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五二冊目次

廬陽周忠愍先生垂光集二卷 （明）周璽撰 清康熙三十六年古燕張氏刻五名臣遺集本 〇〇一

御選明臣奏議四十卷 清乾隆四十六年刻本 〇五七

廬陽周忠愍先生垂光集二卷

（明）周璽撰

清康熙三十六年古燕張氏刻五名臣遺集本

垂光集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周璽撰。璽字天章，號荆山，合肥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禮科都給事中。爲劉瑾所搆，斃於廷杖。瑾敗後，禮科給事中孫禎疏訟其枉，詔復官，廕其一孫。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上卷載疏十三篇，上於宏治朝者七，上於正德朝者六。言皆痛切，而劾瑾二疏，則尤直氣坌涌，聲溢簡外。明史本傳但稱其劾法王眞人，劾太監齊元、侍郎李溫、太監苗逵、尚書崔志端、熊翀、賈斌、都御史金澤、徐源。又應詔陳八事，劾大僚賈斌等十一人、太監李興等三人、勳戚張懋等七人，選將朱廷等三人。又稱其論太監韋興不當命守鄖陽，及忤瑾黨楊玉，不及劾瑾之事。此集可補史之闕。疏後附載家書一通，其許國忘家之意，已早決於未劾逆瑾之前，與盡忠錄陳東八月二十五日家書，詞氣相似，亦可謂食其祿不避其難者矣。下卷附錄敕命、祭文、墓表、碑記及題詠詩歌。其中嘉靖二年諭祭文曰：權姦搆禍，削籍歸田，抑鬱未伸，遽爲淪沒。似謂璽卒於歸田之後者，與史載璽杖斃事狀絕不相符。豈當時諱其杖死，案牘所載，僅以削籍爲詞耶。亦足見明政不綱，恣爲欺罔矣。

廬陽風氣果决故忠義節烈之士往往而有於宋包孝肅公於元余忠宣公於明周忠愍先生然孝肅以剛介終忠宣爲社稷死獨先生不死於國事而死於奄寺之手尤可悲也先生論誅大逆一疏褫其魄而奪之氣則劉瑾不死於先生之彈文而先生必死於劉瑾之棘木不待智者而决矣况先生所指陳者以爲專權之瑾一而附權之瑾百則先生縱不死於瑾亦必死於附瑾之人又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余承乏廬郡景仰先烈於孝肅奏議忠宣全集既先後授梓因次第及先生垂光集讀先生諸疏稾凜凜猶生今並其兩朝之疏稾成一書以公同好嗚呼先生旣持忠入地而祭葬蔭賚繼世有加春秋祭享儼然與孝肅忠宣並峙千古後之讀斯集者雖匹夫有志之士猶足廉立從而風厲上溯兩公是亦公之志也

康熙丁丑陽月上澣古燕張純修敘

周忠愍先生垂光集原敘

忠愍先生者肥産也弘正之際爲名給諫卒以諫死然其死也不於人主之逆鱗而於豚人之毒尾寓內莫不痛之距今垂百年餘人骨朽已惟是諫草之僅存者學士大夫爭慕說而購誦之不衰無如歷禩久遠鋟刻漫滅顧其舊疏亦多散佚未備公之聞孫恭先謀彙而新之適不佞代匱是邑嘉厥懿舉爰捐俸少許助殺青役將竣恭先復屬余引其端余惟自有主臣來謇諤指佞之彥更僕未易殫矣乃吾孔子獨津津賛詡一春秋之史鰌何也夫非第以危言危行不隨世爲汚隆云爾抑卽其瀕殆自數不能進賢退不肖至欲以尸明諫爲推斯志也葢直以大奸距脫爲已任志小不讐軀糜骨碎猶將萬世不瞑矣斯不亦凜凜直臣鵠哉公牽絲泰陵之季于時明良相得言聽諫行勿欺之犯寧足爲公多迨武皇嗣統弗顚厲卯一瑾鴟蟻百執茅靡朝野間幾不知廉恥忠節爲何物於是公手提三寸柔翰爲斧戕而力與之抗一不勝而徙官再不勝而繫獄廷杖至再公竟扼于

瑾以死以何而元兇就𠟭意憤獲紓識者謂公勁氣
直辭揭日月而作風雷者實有以褫瑾之魄而制其
命夫公忠鯁天植至死不變固與史大夫異代同揆
然熄惡璫之燄於撟㦸之後閒棠主之眚於蔽虧之
餘則又鮹之所健羨于地下者假令吾師而在如矢
之衰當不能爲公斬也讀公兩朝奏疏於伊訓說命
誠不知何如要以碧凝之字句粟粟生香球璧僭重
學士大夫慕說而購誦之有以也夫肥邑以蜀山爲
鎭志言蜀獨也蚺聳㟧立俯覷五瀨士氣蓊鬱而挺

生往往以氣節著如孝肅忠宣顯名宋元者孫公繼
起益光大之發皇蜀山之秀以衍長其脈所稱謇諤
指佞之彥夫將輩起世遂以肥爲忠良淵藪也乎君
子謂是集也泚僉壬之顙激俠烈之肝併以昭朝家
豐芑之化徵山川濬發之祥其所係匪輕也敢獻諸
剞劂諗夫讀公疏而代興者明萬曆戊午六月朔知
合肥縣事武原胡震亨頓首拜敘

廬陽周忠愍先生垂光集原序

明武廟之初年予伯祖侍御公諱金者秉正不阿羣
小儕之都人士咸傳云楚有二金臺中錚錚即如攻
逆瑾奉旨籍沒其家皆乃事也嗣是復以敢言忤世
廟謫戍宣州賜環之日已就木矣噫周忠愍公非其
先輩名流耶一時搢笏禮垣凝氣正性冷面剛腸逆
瑾見之卻步乃公誓以死爭而瑾未之敢死也迨慷
慨誅逆一疏義昭星日詞挾風霜爲王薛二君吐氣
九原而豈底楊王孫聽余明輩擢髮數其罪狀耶爾

時瑾即不敢死公公已視死如歸矣迄今讀至祖宗
之天下祖宗之臣工幾語有不慟哭流涕者誰厥後
代更四廟奄宦怗然屏息朝宁廓清伊誰之力歟越
數百年而有魏璫尤而效之毒流縉紳倍慘惟時奮
袂而蹈湯火者若楊左周魏諸君子不愛頂踵髮膚
以殉社稷噫此非忠愍公之餘烈所風勵而興起者
耶雖今滄桑非昨江南北鄉人祠之春秋不衰亦足
見忠義之美報余生也晚竊從家伯祖之後耳熟忠
愍令名適客秋以兼轄安廬備兵于淝水有公之系

袖其遺蹟一帖乞予言爲之弁首正予東粤之杭嚴日也搦管疾書數行聊以志後學同心之誼爾云

旹

順治辛卯歲夏日安盧兵備參議後學石□□書於淝水署中

盧陽周忠愍先生垂光集原敘

蓋吾盧以忠節最稱不朽者宋則孝肅勝國則忠宣逮皇明而周忠愍以諫死于職海內惜之余每讀公書觀公行事議論未嘗不悲其遇之窮而心尤苦也夫臣子致身報主所辦一心即官守言責異宜危言危行異用斷之主臣相得天下泰寧而止豈必其身之死哉至於身死而上不知已獨享其名而天下受其禍而臣子之心愈戚故余謂公忠與二公同而苦心與二公異孝肅當有宋盛時皇祐慶曆間與韓歐司馬耦俱一堂之上願爲良臣足矣忠宣値國家板蕩義與城存亡則亦一死之外無可爲者二公有死有不死然其事畢其心安若公則未可以死而不免於死不死國難而死權璫觀其言曰吾死不足惜第令忠義者畏愞可惜耳嗟乎此其心何如哉故獨立敢言不足爲公重不爲彊禦不足爲公高錫謚錫蔭血食無窮不足爲公寵而耿耿一念政不得以先皇知遇報之嗣皇使祖宗德澤法度蕩涸于纖兒之手則生有餘愧死有餘責此公之自知自恨而不可以

史052-005

語人者如謂一歿足以塞責就身後之名而不恤國
家之大計碯心之士容或有之公其不然矣公諫艸
刻予許者若干篇并近日朱太史所爲垂光畧行事
議論大端備此公世孫恭先輩合刻之屬序於予而
總目曰垂光集萬曆庚子秋吉賜進士出身戶部觀
政六安後學何慶元頓首拜書

盧陽周忠愍先生奏疏目錄 卷上

弘治仁宗朝
論貢舉疏
論罷興作疏
論釋無辜疏
論重名器疏
論欺罔疏
論運法疏
論治化疏
正德武宗朝
論興革疏
論誅太監李興盜伐陵寢木石疏
論正失罰疏
論內侍劉瑾等奸邪疏
論誅大逆疏
遺家書
附載 卷下
誥勅五道

諭祭文二道
墓表
墓誌
墓碑
褒典碑記
耑祠春秋特祭文
入鄉賢祭告文
贈公周重器墓表
贈公賑濟榮膺冠帶序
府縣祭文
輓詩
祠堂聯額

原缺

像贊

天壤正氣廊廟清貲壯齡抱四海之志一日决千里之驥諫垣瑣闥經筵論恩予嘗仰其風度于使命封籓之際壯其膽畧於抗章糾駁之時江夏之博山公之奇涑水之倫槐里之規奮忠藎以孤往竟殞命而何辭寵渥褒揚宸翰流揮緬鄉典之有加而無已肆報忠之特祀而罔虧滄溟浩浩泰嶽巍巍神遊其間為霆為霧沆瀣陰霾盎然春煦憶公精爽寥寐見之欲揄清貞之烈媿乏璵璠之詞粵惟國是匪曰年誼堂堂遺像百世之師

太子太師柱國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年生靈寶許讚頓首拜撰

又贊

予鄉先民曰有孝肅亦粵忠宣清風如穆公侍明廷塞司耳目抗疏摧奸埋輪奮笏殞命捐軀九京瞑目帝曰嘉哉寵光下燭爰賜褒旌顯忠後錄既慰營魂百世斯淑有儼遺像威鳳停翰生氣橫空浩浩矗矗瞻拜起敬景慕芳躅憶予顓蒙荷公化育方圖報稱

公達不祿原委統承吾道攸屬公靈在天不腐如物
世篤忠貞以嗣以續

山西道監察御史門人沈俊頓首拜贊

周忠愍先生傳

公諱璽字天章號荊山其先安慶太湖人迨明初公祖有諱興者始移居廬州遂占籍合肥數傳至公父諱鑑字重器性慷慨尚義事親至孝會里中大疫俗畏染即至親無敢俟者重器皆往存問挾醫授藥死不能斂者輒畀以棺成化紀元之秋淮廬雨澇民饑重器曰吾安忍已之飽聽人之飢也遂捐粟數千以濟流遺全活者甚衆已而生天章公公嫡母胡氏生母李氏李蚤喪公甫二歲鞠於外家五歲不能言語行走人咸以爲癡及長魁梧英敏子史通貫始治經即自憤然曰丈夫不能垂名竹帛祇與草木同腐耳識者一見知爲遠器事嫡母至孝尤厭紛華居常衣皂綈從學於鄉先生張廷吉治書經弱冠遊郡庠性剛介不能容物聽事有不當於異者輒憤激言之歲乙卯領南畿鄉薦丙辰登進士備任吏科給事中旹孝宗在御容受直言公謂治不忘亂古訓也故見諸言論者多糾繆至計不少回曲因上有壽寧侯第宅之營皷秀亭之建河間興濟修崇廟宇公首疏罷止

戶科給事中華杲劾奏程鍬敢典試賣題給事中魏
玒御史王鼎以辯劾被繫窘辱幾死公疏力救之卒
賴開釋岐府輔導官搆訟不決詔遣老成臺諫官往
試之公偕刑部郎中李貢錦衣衛趙承序奉勅以行
至皆取決於公平反得宜訟者僉服嘗奉勅使楚藩
錫命於光澤王王重其風節咸爲詩歌以贈之涇府
承奉韋瑢等不法事聞上勅公往按之竟得其狀而
戮懸以禁時重建清寧宮成營繕司郎中李峯以催
攢物料冒陞京職二級本部尚書徐貫貪祿素著亦

欲籍是以圖殊典公并其情乃有抑奪竟以重名器
之疏其謀遂寢北虜猖獗深入大同等處公條陳四
事曰選將材曰增兵數曰給饋餉曰修馬政深料籌
邊之急務上嘉納之宜大晉擢郎中徐木姚珩不行
預備臨事避難公疏其罪竟坐以枉法十三年庚申
都御史洪鍾題稱新開潮河川工完乞遷賞賚公覈
其欺罔劾之十四年辛酉河流失道公酌時宜以通
運法疏上奉旨允行十五年壬戌陞工科左給事時
值會試之期主司阿附權貴陰厚其子弟以圖交結

投托請解指名東修肆行賄賂公歷陳其弊欲精貢
舉以得正人上從之是年禮闈內外肅清弘治十七
年甲子陞吏科左給事中乙丑陞禮科都給事中未
幾泰陵大漸以公臺諫老成得與禮部尚書謝遷等
同受顧命委以輔導冲主任重遇隆可謂至矣及敎
皇繼統改元丙寅公上謹初服以隆治化之疏開陳
四事曰昭儉德曰息邪說曰親正人曰謹大婚皆切
役杜漸有裨宸衷是歲奉勅出封江藩王禮重之賦
詩以贈與楚藩無異太監李興提督營造將工部坐

孤柴薪折價私貯縱令太監王瑞等盜取壽陵木石
驚犯陵寢公已先具奏上欲輕貸復糾察新寧伯譚
祐侍郎李燧等黨惡忘君乞并誅殛安陵寢以杳聖
制章凡三上竟寘之重典而後止朝野壯之會南京
等處地震災異迭見公上疏以實德修則災變彌請
勅大小臣工直言無隱以消天變上下詔求言公復
應詔上言疏內欲其親大臣以圖治道釐弊政以固
人心省供應以甦民力重詔旨以敦大信正貢賦以
培邦本遵舊制以防詐僞惜名器以勵庶官汰不職

以新治化皆鑿鑿有據上一一採而行之時閹官劉瑾有干政之漸公見其微因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善政不聞兾是大變凡一切縱欲敗度之事踵而不疑推原禍根盖由姦邪劉瑾所致也夫瑾以孝廟舊臣得與春宫任使每朝退輒引聖駕或泛游子或遊南城或縱騎射或放鷹犬或盛排筵席而酣飲或搬演雜劇以縱觀或進新聲以逞奇或獻果核以乞賞因而蠱惑上心濫叨恩寵其則擅改成命竟違詔旨閉上行私氣焰逼人朝士斂手以避乞陛下將送法

司明正典刑以謝天下疏上竟留中不出瑾由是御假於公公門從姦未除缺缺於懷人有勸公少貶以避禍者公正色曰此士人見節秋也儀豈遷避若此奈負朝廷何告厥配潘孺人偕諸男隨宦來邸公促令還鄉孺人知公意不忍別公曰頭遭鬭勢若此安敢禁口傍觀以負國家萬有不測死而後已不必更以我爲念第令諸子各事學業無隳家聲足矣一日與御史蔣欽薛堂徐禎復交章劾瑾不法欽等俱被假台下獄獨公以望重一時瑾懾未敢加害惟矯陞順天府丞使去言路公以先朝舊臣爲瑾所抑由是益加憤勵誓不與瑾俱生瑾聞而怒曰禍根未除終受其患因日與黨羽楊玉計所以殺之楊玉者錦衣指揮也一日謂瑾曰豐潤軍民見今爭地不决若奏旨往勘之即制周璽之命矣瑾善其計僞假旨差司禮監右丞張淮戶部侍郎張瑨都御史張鼐并楊玉同往豐潤丈量田地皆公署順天事玉挾瑾勢以魚肉小民大爲横肆莫可誰何因移文於公吏人坐取依准公曰有國式在吏促之嚴公叱之曰吾指可斷

此文必不可更遂與玉大抗辯色相與訐奏瑾懸公疏捏旨將公下獄令玉自鞫玉杖之三十公不少屈曰吾死不足惜第令忠義畏恨可惜耳瑾聞而益恨之其明日又令加杖隨卒於獄奪其勅命削籍爲民天下聞而悲之時正德丁卯六月朔也享年僅四十有七公既死上猶未知每朝見問於羣下曰朕日中何久不見周墨溪舉朝莫敢出一言後瑾與玉伏誅抄沒其家得公之勅命始知爲瑾害也上大爲悔悟會有禮科給事中孫禎上疏申理寃枉首以公爲言

稱其身死筵楚僞無完膚詔還其官職告身遣守臣徐珏諭祭於墓推其子襲入監讀書仍錄其子孫差役迨世宗即位詔錄先朝忠直及守正被害死忠之臣諭祭修墳歷敘當道復以公為言又遣守臣龍誥諭祭錄其孫于德入監讀書獨詔內修墳一節未及舉行迨今尚為缺典後又崇祀鄉賢勅建專祠代錄奉祀生一人令有司春秋特祭而公之忠始得大明於世矣按公生平矢心謀國不幸死於權姦未獲展盡底蘊識者恨之然為天子諫臣十年躋仕京兆不

可謂不遇矣守正而斃亦復何憾況身沒未幾而朝廷遣祭者再顯祠崇祀血食無窮視彼見道不明與世浮沉當時雖不遽死亦不過竊祿十數年而已安得如公芳名耿耿光昭史冊所惜者朝廷無一字之褒耳然攷當時謚法名不稱實者有矣以彰詔之忠直謚曰惠安東陽之諂肆謚曰文正適足貽譏將來反不若草野之輿論猶存公道也若公之盡忠以死天下聞而痛惜鄉人因私謚為忠愍先生云

秣陵朱之蕃元介拜撰

廬陽周忠愍先生垂光集卷上

古燕張純修見陽校梓

論貢舉疏

題為精貢舉以務得人事嘗謂為政在於得人得人由於貢舉貢舉精則去取得宜而官使有要庶績咸熙貢舉不精則用舍顛倒而賢否混淆萬化不立傳說告高宗曰治亂在庶官孔子告哀公曰為政在人以此恭惟聖朝取士之法固非一途而進士之選尤為獨重合天下鄉試舉人而會試於春闈又合會試

中式舉人而廷試於丹陛臚傳宴賜恩寵加隆朝廷以此待士為正途縉紳以此自待為榮垂百二十年來士人敦尚行實不務虛名主司仰體聖心率由公道故揭曉之後群心悅服私議不聞野無遺賢而朝無倖位風淳俗美良由是耳奈何近年以來法出弊生巧偽日滋士風日薄天下舉人到京素有抱負者固蓄銳養銳以收一戰之功原無學術者則昏夜乞哀以圖　時之幸方其未試之先訪求孰將輪為試官則臨渴掘井投托講題指名束修肆行賄賂迨夫

將試之日訪知親爲受卷等官倚托鄉親轉求照顧傳遞文章代替改作或檢閱名文而割换卷面或假稱看號而講解經書以致酣經醉史者卒老場屋而志不得伸搖尾乞憐者僥倖甲科而名不稱實有等阿附權貴官員則又陰厚大臣子弟以圖納交似此弊端不可枚舉弘治十二年會試奸弊中外切齒幸而天道難容罪人黙伏此皆聖明洞鑒不敢再陳夫言事於未萌之先雖若過慮言事於既敗之後勢不可爲矣照今年會試舉人雲集京師若不申明禁約

誠恐前項弊端仍復滋蔓乞勅禮部出榜曉諭嚴加禁革通行錦衣衛并東廠行事衙門各差校尉緝訪若有舉人私謁應做試官之家仍前臨渴掘井投托講題假公濟私餽送財物者即便指實挐問不許入場容留官員坐以贓罪刻部奏請考官候命下之時即差本部辦事官吏前到各家搬取鋪陳衣服催促各官當日宿部伺候次日早朝陛辭入院不得在家經宿自取物議該衛各選差校尉看守防送進場毋令家人及親友相接各官入院之後所司供給飲食

酌量發用不許家人聽管往來投取餘剩酒肉傳報消息貢院門首亦差官校防閑據守受卷對讀等項雖稱各有職掌俱係御史監臨仍都察院不拘資次推選老成剛正者前去監試務要嚴加防範不得因循怠忽其彌封對讀親自關防試卷真草不對字樣不同即係奸弊査究貼出及官員人等私自下號餽送舉人飲食者即係作弊之人就便拏問參究仍將舉人扶出不許終場凡在場一應奸弊御史不即糾舉狥情姑息同流合汚事發通行連坐再照大臣子

弟中式前代曾加覆試蓋以造士之選匪樹私恩此法復行於今似無不可伏望皇上酌古準今下之該部計議停當斷然行之使天下士子皆知朝廷設科取士大公至正而爲邦黎獻共爲帝臣則弊端以革貢舉以精官使皆賢才邦國自盛矣臣待罪言路輒陳狂瞽惟聖明留神採納不勝欣幸弘治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具題

論罷興作疏

題爲罷興作以隆治道事竊惟爲治道莫大於得民

心得民心之道莫大於愛民力蓋民者國之本也雖
畏威易役實至愚如神然或重役以窮民力則其本
傷矣本既傷而欲國之治未之有也故春秋凡一宮
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之其重民力如此仰惟陛下
即位之初勵精圖治愛養斯民詔諭天下有司一夫
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天下之人皆曰不啻今日
復見堯舜之君夫何近年以來成平日久怠心易生
移之厥初假畧有異興作之事連年相繼府庫之財
費出無經民困於科派而流亡過半軍苦於力役而

逃竄恒多財耗力竭人不堪命臣心知其非而緘嘿
畏死不惟負陛下委任諫官之盛心抑且負祖宗設
立諫官之本意也故敢昧死言之昔唐堯奄有四海
土階茅茨不害於變之風夏禹曆數在躬卑宮恤室
不損欽德之化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
臺不築遂成富庶之休唐太宗鑒秦人之弊財用既
具而一殿不爲遂成貞觀之治蓋樽節於一身者甚
小而功利之及於一世者甚大是皆載之史冊昭然
可考願陛下察之往者壽寧侯宅第之營數年未得

休息今歲毓秀宮之建此時正當勞費近日又差官
前去河間府滄縣地方修蓋房屋廟宇夫以是工一
興窮竭民力靡費財用陛下仁同天地明並日月安
忍作無益以害有益哉且京師腹心元氣也河間數
府其肢體也若土木一興則數府動搖人心嗟怨肢
體傷矣肢體既傷而腹心元氣寧保其無恙乎方今
北虜入貢遠人慕義來王之時正當詰戎兵修政教
使知我朝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以讋服豺狼窺伺
之心可也今土木之工興作無厭軍民之力疲敝不

勝彼將覘我中國之虛而萌覬覦之念矣況近日四
方有災異之陳京師有陰霾之變兼以鳳陽地方流
賊作耗正陛下敬天勤民恐懼修省之時也伏望皇
上俯察微忱斷自宸衷憫斯民之苦罷不急之務仍
於萬幾之暇日御經筵習心經史親近元老講求治
道則聖心湛然百職惟熙而太平至治之效可以並
唐虞起三代陋漢唐於下風矣臣叨居言路輒敢上
瀆言出而禍隨臣非不知也萬一微言得入天意少
回罷止興作以省無益之費導迎善氣以迓無疆之

休臣雖碎首殞身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不勝戰慄
待罪之至

論釋無辜事

題爲開釋無辜以全聖德事臣竊見戶科給事中華
泉劾奏學士程敏政賣題緣由荷蒙皇上聖武布昭
乾剛獨斷着法司衙門拏在午門前鞫問其所賣舉
人徐經等一被鞫問即便輸服情見迹具理屈詞窮
旣而程敏政恃其狡猾陰結權貴乃敢文過飾非重
爲欺罔原問官不能執法徇事阿附以其變詐之詞

上塵九重之聽臣恐以爲陛下大明無私容光必照
必將程敏政明正典刑以爲貪濫無恥者之戒仍依
成命不敢輕瀆至若科道官給事中魏玒等遵奉祖
宗舊制同去門前問人陛下以爲推干獄情着錦衣
衛都拏送鎭撫司打着問自弘治十二年四月十一
日下獄今二十餘日未見發落近日臣聞得御史等
官王鼎等俱在獄中得患傷寒霍亂等病憂愁鬱悒
命在須臾臣以非才待罪言路寧爲過慮而識豈忍
知而不言故不知避忌輒敢上瀆且魏玒等果是推

干獄情當送法司論罪若是遵行舊制亦宜曲賜寬
容今乃久被監禁憂悒成疾若萬一一人不幸病死
獄中知者以爲病也不知者必謂陛下溺愛程敏政
故將言官拘囚困苦陷之死地以箝其口然言官之
死雖不足惜但於陛下神功聖德不無虧損何以爲
法天下傳之後世而服外夷之心乎彼好生惡死人
心所同程敏政之奸貪顯然可見言官劾之尚被遣
坐萬一不逞之徒包藏禍心隱而難知有臣所不忍
言者孰肯蹈湯火冒白刃復爲陛下言之哉昔唐德

宗因諫官言事不避權貴權貴多毀之乃曰鷹搏狡
兔須急救之不然反爲所噬程敏政狡兔也言官鷹
也若非陛下善救言官無計苟全矣況近日法司輕
重罪囚俱以天氣暄熱得蒙寬恤惟魏玒等無辜繫
獄病且危急是爲葉皆榮而一幹獨枯覆載生成之
偏不宜如此伏望皇上俯察微忱斷自宸衷以祖宗
爲法以好生爲心以奸貪負國爲可惡以言路壅塞
爲可憂將魏玒等或送法司論罪或量情發落疎放
免致萬一病死一人以累聖明好生之德則宗社幸

甚天下幸甚弘治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具題

論重名器疏

題為抑奔競以重名器事適者清寧宮因災重建告厥成功內官監以其趨事之人開坐上請欽蒙陞職有差營繕司郎中李堂特陞京職二級命下之日物議沸騰咸謂陛下爵賞過當名器太輕往歲傳奉止於冗職近日內降濫及正途國事日非公道倏廢臣以非材待罪言路苟有所見義不容默切照郎中李堂猥以凡庸叨中甲科濫膺部屬服色俸級亦極寵

榮固宜竭忠輸悃盡心圖報若管理修造職分當然縱有催攢物料之功亦皆尋常易為之事未聞建一奇策以省民節財而有希世絕倫之功也今辦理未及一年輒陞京職二級名器之濫不宜如此彼工匠爵卜無階而入者官冗職濫固不足言至若李堂出身正途資格有常榮幸素定却乃貪緣陞職廿同工匠之流諂事權豪無異乞憐之狗既失夫羞惡之心難容於堯舜之世陛下明併日月洞燭奸邪若不痛加裁抑臣恐本部尚書徐貫見伊部屬尚亦超遷必將循日資紀希望殊典況本官奔競素著曾經彈劾臣愚所以逆料而過慮之者為此故也噫在朝之臣無正途無雜流無小大奔競成風恬不為怪與言及此實切寒心昔賈誼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欲禮義修明風俗敦厚痛革當時之弊挽回隆古之風惟在陛下端本澄源慎重名器一轉移之間耳臣聞先年修蓋太廟工完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王綸等止蒙給賞未曾陞職正與今日修蓋清寧宮事體相同伏望皇

上斷自宸衷收回成命將李堂照例給賞罷其陞職以杜憸邪奔競之門以絕徐貫將來意外之望將見奸邪之膽自落廉恥之風日盛實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愚臣妄議罪當萬死倘蒙陛下矜察則螻蟻微軀亦何足惜弘治十年六月十五日具題

論欺罔疏

題為懲欺罔以正國法事切見近日右副都御史洪鍾題稱新開潮河川工程已完乞要賞賜有功官軍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議者皆謂洪

鍾忍心流毒已遊既外之誅無實冒功復望將來之
賞與情未慨公道難容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竊照
洪鍾先於弘治十二年冬奏要於潮河川鑿山改水
築立重關計料程限可用千人之力不過半年之期
如半年之外事不能成成功之後差官閱實不爲偏
家經久大利則治臣之罪臣雖萬死亦不敢辭續該
兵部題奉欽依已行欽遵修築去後即今工程已過
二年未見成效況本官行事乖戾天毒降災壓死無
辜人命數多窮竭民力糜費財用言官交章彈劾累

次會經該部奏要停止節奉聖旨潮河川已有前旨
了不必停止欽此欽遵臣仰窺節次詔旨無非軫念
邊方惟懷永圖爲宗社億萬無疆之休也有君如此
何忍負之爲洪鍾者一介凡庸叨蒙委任正宜感恩
圖報以死勤事上體皇上深謀遠慮之心下副自己
經久大利之計顧乃率意妄爲肆行欺罔計其今年
四月差錦衣衛千戶牟斌前去踏勘得洪鍾僱工其
塞就使今夏鑿濬可止容放小水誠恐日後沙石填
木淤塞巡按御史張知亦奏稱工程尚多相隔等情

至今未及一月遽爾奏成乞要賞賜縱有拔山蓋世
之雄亦安能倉卒成就如此之速觀其奏稱初意止
欲分泄分勢以免衝城及六七月大水猛發難料臨
期於新堤之傷分減水勢使二處分流水勢必緩庶
無衝城決地之患等情又稱新開河道尚存第一崖
岸未盡開鑿除撥留工價委付分守兵備等官候夏
秋大水過後臨期相度水勢分數再加修築寬廣用
石包砌隄堰比之原奏第二第三寨之間山凹用水
衝聚散流入關鑿而通之則皆由此而入無復衝激

關口之患外高內低約餘二丈鑿爲兩涯水行其間
則沛然就下無復橫流因而疏之以達密雲而至通
州則有水之時十斛運船可至其地水小時月小船
亦可常行因之水運得免山東河南北直隸之民轉
輸於崇山峻嶺之間其利不小等語前後所奏轉換
支吾自相矛盾又關所修磚城亦將衝倒若遇大水
猛發旋築旋壞終無了期貽害匪輕大利安在自弘
治十二年二月興工至弘治十四年五月已經兩度
夏秋會遇大水此時洪鍾何不相度水勢必待分守

兵備等官後來修築卽其本心自知前功決不可成欲免後患旣不服罪矜情痛者已咎乃敢文過飾非重爲欺罔以無益役務從惑聖聽以難成大役退托他官雖稱乞賞官軍其實預爲已地欺罔之罪法所難容況今奏稱靡尼山等處係伊撫屬地失火延燒周圍七十餘里逼近禁山臣恐洪鍾先年壓死人命數多荷蒙寬宥今又燒山裂石致傷和氣故皇天震怒火災逼近驚動陵寢然地道尚靜神體宜安今民怨天怒火逼禁山我祖宗在天之靈豈能安耶是豈

可獨歸罪於地方官軍耶非洪鍾燒山裂石之所致歟伏望皇上以天變爲畏以人言爲恤以祖宗陵寢爲念逼査洪鍾先年原奏事成之後差官閱實不爲國家經久大利治臣之罪緣由仍選差科道公正官員前去從實體勘果有大利如洪鍾先年所言具奏陞賞若是苟僞成功僥倖目前圖免後患亦必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爲欺罔之戒以雪蒼生之怨仍乞勅該部計議遣官祭告陵寢以安祖宗在天之靈如此則國法昭明神人胥慶而先年無辜壓死之寃不致含憤幽壤矣弘治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具題

論運法疏

題爲斟酌時宜以疏通運法事切見今年自夏徂雨涉秋不止河水橫流皆失故道運船漁散罔知津涯雖各處船隻陸續到於通州張家灣或因數日暫晴搬到倉場而陰雨遮蔽不得曬揚或因一時開霽頓車裝載而中途阻雨寄宿村落或前船壅塞在河而後船挨擠難動必待天晴曬揚照常收納則舟車輻輳脚價騰貴倉場囤基數少該曬糧米數多後來或

晴或雨亦未易知卽今秋季將半冬月已近一旦天時寒冱河水凍結船旣阻塞軍亦貧困身迫飢寒之苦人懷鄉土之思未免無所倚藉轉而逃亾遺下運船之人攙貸明歲究支糧米何由償運後來軍國儲蓄愈見闕遲竊照此時在京官軍墻屋多爲連陰損壞而暑雨怨咨嗷嗷待哺者十常八九思難圖易宜若可爲卹患救災亦當隨便伏望皇上軫念運軍艱難預思後來國計乞勅該部斟酌議處將在倉未收各處糧米免其曬揚照依到倉先後次序通行在京

各衛官軍不為常例預先兌支三個月仍將該收耗
米作正支放運軍既得早回京軍亦得接濟實為兩
便陸續到灣來報者若陰雨日久除該撥通倉上納
照常收受其該京倉上納之數仍照時價出辦脚錢
責加耗米寄納通倉放回待後晴明之日聽該部委
官設法督令車脚夫頭給價催覓馱載到於京倉曬
揚完納冉照江南兌糧處所間有潮濕等項各色銀
兩俱該運艎撥曬晾使用之數往往為不才運官指

稱各處打點使收兌落間有一二廉幹官員却又通
收在官上糧之日不行盡給軍用留作附餘或將各
船完糧剩下餘米賣銀湊數呈報該管都司其把總
等官設法取去假公濟私奉承權勢欲了自己首尾
代償別衛錢債以致運官阿附得計妨取虛名運軍
借債完糧不得實用乞行漕運衙門轉行各處衛所
嚴加禁革不許將前項銀兩使收兌減糧完之日收
貯餘銀務要存留本衛以備不虞或量給各軍修理
船隻買辦什物把總等官不得生事巧取事發通行
究治如此則弊端可革運法可疏而救時通融之術

不出乎此臣待罪諫垣輒陳管見倘蒙聖明採擇下
之該部見之施行而於運法國計未必無補臣無任
激切為國之至弘治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具題

論治化疏

題為謹初服以隆治化事臣聞召公告成王有曰若
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蔡沈註云王之初服
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
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仰惟皇上以英妙之年嗣曆服
之大寶智夙成仁孝天性生民無疆之休宗社萬年

之慶實本於此天命一新之初正服行教化之始始
而不謹而能謹其終者無之故伊尹告太甲曰慎終
於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以菲材叨蒙先帝
錄用待罪諫垣今奉勅清查勇士雖悲哀思慕痛切
於心而遭際聖明繼統不勝欣幸誓心圖報義不容
默謹條陳四事昧死上呈伏乞留神採納宗社幸甚
天下幸甚一曰昭儉德臣竊見中外臣僚士庶之家
靡麗奢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居室則
一槩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娼優下賤以綾緞為袴

市井光棍以錦繡綾羅工匠技藝之人任意制造殊
不畏憚雖蒙朝廷禁止之詔屢下而民間僭用之俗
自如若不再行區處切慮糜費財用扇長澆風兢事
浮華大損聖化臣愚以為朝廷四方之極京師天下
之本語曰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寔切
治體方今内帑空虛公私匱之樽節財用乃其急務
况當新服厥命之始係觀法奢儉之機伏望皇上躬
行節儉痛仰谷華法夏禹之菲惡體周文之卑服如
漢文帝之示朴為天下先日用常制之餘悉從省約

天下正貢之外不事誅求罷無名之賞賜停不急之
工作左右工匠之流敢作奇技淫巧希取恩寵者即
係奸邪蠹國之人重罪一二以警其餘大學所謂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則表正影直源潔流清不令而行
不動而化仍乞勅法司衙門通行出榜曉諭嚴加禁
約凡天下臣民服舍器用等項悉照諸司職掌所載
安分遵守敢有仍前違式者治以重罪追奪入官有
司視為泛常不即奉行者一體連坐其工匠任意造
作間發充軍如此則人人警懼而儉約可行財用可

省矣二曰息邪說臣聞宋臣朱熹曰邪說橫流害人
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方今
邪說僧道為甚髡首左衽黃冠羽服架一偏空說以
惑世誣民凡京城内外大小之家被其扇惑極力信
崇彼此往來男女混雜近如仰山寺僧人犯在法司
貽羞勲戚乃其徵驗若夫禍福之說無有而不足信
者唐宋諸儒講議已明臣不敢再瀆特舉近日目擊
者言之朝廷每歲春秋之時舉行祈報之典創造寺
觀不惜財力修做齋醮不時賞賚所以然者上以祝

延聖壽下以濟利生民今一歲之間兩遭大故灾異
迭見將以求福也適以召禍將以求利也適以取害
為用是緇黃者為哉况新服厥命之初實觀法邪正
之機仰惟皇上德侔天地明並日月斷不為邪說動
搖愚臣猶以為言者蓋防微杜漸自不能已伏望陛
下獨奮乾剛布昭聖武乞勅該部通行查出近年京
城内外新建寺院宮觀悉令拆毀及近日法王領占
竹一應番僧發遣遠去屏諸遐方凡無益齋醮一切
停止使京城内外天下大小之人觀感興起是則是

敎爲善爲福爲惡爲禍不求諸渺茫冥昧之間不信
夫虛無妖誕之說皆稱大聖人所爲出於尋常萬萬
則人心日趨於正而邪說之患息矣三曰親正人臣
聞宋臣程頤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今
陛下左右前後不無正人君子而輔弼開導必資賢
士大夫況當新服厥命之初正治忽之所係臣願
自今萬機之暇日御經筵留心經史親近儒臣講明
正學凡內外章疏付之內外大臣議論可否斟酌停
當然後斷自宸衷執之中外事關軍國重務天下利
害生民休戚進退人才等項乞遵先帝已行盛典召
見各該衙門大臣虛己下詢淸心訪問仍令科道官
各一人隨之嘉言善行得以紀載事干機密不許泄
露如有乘間蠱惑聖聰者聽其卽時糾劾四曰謹大
婚臣聞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詩曰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二其操然後可
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敎之端也節
該欽奉先帝遺詔有曰嗣君以繼承爲重也已勅禮

部選婚可于今年舉行欽此茲當新服厥命之初係
內外之所觀法臣願自今選婚責成該部并內臣素
稱公正衆所推服者令於內外各該地方旁求博訪
妙選閨門嚴肅姆敎有素之家凡勳舊貴戚不許援
引親識鄕鄰貿緣鑽刺濫與其選希圖瓜葛以爲固
寵之計竊恐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而驕惰之性素所
養成苟一有此則根深蒂固難以口舌爭矣如蒙乞
勅該部從公選擇不避權貴敢有絲毫徇情許科道
官指實劾奏一體連坐此係宗社大計所以思患而

預防者也弘治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具題

論興革疏

題爲應詔陳言興革以謹天戒事近該禮部題稱南
京各處地震等項災異衆多等因奉聖旨是朕初嗣
大統災異頻仍天戒至嚴深切懼恐事當興革的着
各該衙門開具來說欽此又該本部題稱禮科都給
事中周璽題爲修實德以消災異事內開乞行大小
臣工許令直言無隱等因奉聖旨是欽此臣仰窺節
次詔旨有以見陛下遇災知懼見異修德卽惓惓之欽

若昊天舜之戒勅天命之心也又許開具興革直言
無隱卽堯之舍己從人舜之明目達聰之心也有君
如此何忍負之竊惟應天不以虛文而以實德爲治
不在多言而在力行故益戒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屆傅說告高宗曰知之弗艱行之惟艱若實德不
修徒求直言而欲天心昭格災異消弭正孟子所謂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謹條陳興革
當務之急伏望皇上俯垂離照獨奮乾剛惟克果斷
不沮撓於近習之言不拘泥於目前之計務使事合

其宜政得其理將易災爲祥轉禍爲福自不期然而
然矣一親大臣以圖治化竊惟孔子告哀公曰敬大臣
則不眩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所謂大
臣者踐歷諳練之久稽攷我古人之德國之典刑民
之具瞻也追惟孝宗皇帝每於視朝之暇時召內閣
及部院大臣或咨以銓衡政事或訪以兵食府藏典
則貽謀萬代如見今皇上以英妙之年嗣歷服之大
固宜不時召見圖謀化理可也況內閣大臣劉健等
親受先帝顧命以輔導陛下尤宜尊師重傅使之朝

夕納誨以輔聖德夫何臨御數月以來未聞接見親
近章疏或不與聞召旨多由內降以致興革利病是
非顚倒致災召變實係於此伏望皇上自今退朝之
暇卽御便殿講求治道凡內外章疏悉付內閣議論
停當然後頒布施行至若事關朝廷及軍國重務仍
乞遵依先帝舊典召見各衙門大臣如吏部尚書馬
文升等少霽天威虛心下問使得開陳利害進言無
隱若聖駕回宮亦乞擯棄左右羣小不許褻慢親近
近侍老臣相與出入如此則聖德事修而治道益隆

天意可回矣一淸弊政以固人心臣竊惟利莫利於
鹽法苟鹽法不通則無以給邊餉而足國用害莫害
於皇庄若皇庄不革則無以安人心而永天命故我
太祖皇帝之禁鹽法也考之國
云南鹽一萬餘
太祖曰此是侵奪民利阻壞鹽法坐
到鹽引盡行沒官欽此是 我
太宗皇帝當時之通惠商人以利天下其深意可旬

在矣查得洪武二十八等年月日不等節該聖旨陝西河南山東北平布政司等地面軍馬浩大本處芻糧供給年年不得休息況兼地畝起利比照他處又重如今又加新開田地再着差發百姓愈見生受恁戶部出榜曉諭今後新開墾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用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有司官吏敢有驗畝起科擾害者許被害人民奏來欽此是則我太祖皇帝當時安養畿民以固根本其良法亦有在也以後列聖相承無不仰體我太祖皇帝之心申明前約然治

久則弊息竭則慢鹽法阻壞於兩淮庄田遍滿於畿甸利歸私室禍及窮民淩遲至於近年其弊不可勝言然體太祖皇帝之心守太祖皇帝之法行太祖皇帝之事以承列聖之丕緒者猶不在於今日乎陛下誠不得辭其責矣臨御之初詔示天下海内之民莫不延頸企望如此兩條最為詳盡咸謂太祖之治當復見於今日奈何遂自廢格人心嗟怨近該臣抗命又該部執奏轉移之機倘將有俟而發也夫何方奉入依鹽法阻滯你每還議處來說未幾則又口[illegible]

清等既准行了不必輒停又奉欽依這皇庄田土已進奉西宮你每再議了來說未幾則又日晉等處都作仁壽宮皇庄方信而忽疑遂變而屢遷罔非陛下堅凝之志未定而牽於斷排乃臣之諫諍失職無以仰悟聖心其罪大矣然今畿內之人心怨憤已極全陝之兵荒頻連可憫比但形於都御史王景楊一清疏通陛下上溺於所親下惑於所私臣恐土崩之變之兆釁因未為無據也若皇庄更不查革鹽法更不生於外肘腋之變生於內外內交變雖有智者為陛

下謀之不已晚乎伏望陛下上守祖宗之成法下念政理之惟艱今日寧割愛於私親小利而留意於天下大計合無乞勅戶部即日會同府部大臣會議將法乞追寢譚景楊一清等准行之成命照依該部原議原價給主引目還官庄田乞照依[illegible]係田[illegible]者還民沒官者每畝追銀三分轉解而一切管庄人員盡行取回如此則弊政稍清而天意可回矣一省供應以甦民力臣竊聞古之人主必昭儉德以昭百官必矜細行以基大業如旅獒之戒存於周書

史052-022

皂馬之部若干漢史其後又如唐玄宗之縱鷄鬭鬭
鷄宋太宗之部海東青放鷹犬其治功純駁雖異要
之皆不失爲賢君觀彼之寵鶴以軒求鴨以歲未幾
而禍敗隨之者其賢否固不同矣治亂得失本于好
尚背之前史班班可攷陛下新政曾未有他開而今
日則傳奉進到黃鷹若干連日支猪肉若干斤明日
則傳奉進新犬若干匹每匹日給泥肉若干斤粟米
若干升且如乾清內府深嚴之地陛下遊息之所而
此物將焉用之亦敢肉米以進用是陛下齋莊於路

朝縱肆於晏私酒色遊觀便佞邪僻凡可以熒惑耳
目變移志慮者將何所不至哉固不止於鷹犬一事
而已如光祿寺供應頻繁近來浮辦比之往年十已
添其七八今雖十分節省供應猶恐不堪陛下即位
及今九個月查得本寺除日逐裁減外尚傳添湯飯
共七十八桌半每桌猪肉十二斤十五斤者或用鷄
一隻二隻者肉一斤該銀一分鷄一隻該銀二分每
日計用猪肉不下九百斤該銀九兩雞不下七十隻
用銀一兩四錢是一日則用銀十兩四錢一月則用

銀四百二十兩一歲則用銀五千兩矣當此兵荒之
際正財用空乏之日此等浮辦何從出哉秋毫皆生
民膏血固非神輸而鬼運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廐有
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也爲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況陛
下忍爲之乎且先帝十九年間清心寡慾耳目玩好
絕未動念聰節益勵百度惟貞陛下新政舉動且爾
始而不保何以克終昔臧孫諫魯莊公有曰儉德之
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背之毋乃不可

乎臣伏乞陛下遠觀前古近體先帝必極以修身儉
以養德前項湯桌亦皆停免以後光祿寺供應只照
祖宗舊制分毫不得妄用如此則浮費可省民困自
甦而天意可回矣一重詔旨以敦大信伏請明詔所
裁內一欵各馬房倉庫及各門等處添設管事內官
數多先帝已有成命該部通查具奏裁減其各處添
設守備等項內官不係舊額者一體查奏取回欽此
欽遵近該太監王庸自稱腿膝酸痛不能供職辭解
印信欽蒙聖旨准他王庸著取正陽門同陳良弼提

督巡城典軍欽此前者又傳奉印綬監太監韋英著太嶽太和山燒香管事兼分守湖廣行都司等處地方欽此臣竊謂官以任事非病疾奸貪者所可任使王庸衰殘老病之人止可置之閑散前去山陵司香用之提督巡城點軍則必瘝官廢事況裁減各門內官係先帝成命太陵之土未乾遽爾背違其於陛下聖孝不無少損韋英以貪財竊國之輩用之以分守前項地方必侵漁剝削軍民深為國家厲階況係明詔所載不係舊額之數而復用之其於詔旨自相牴牾遂使舉錯頻失乎人心號令不信於天下感召災異亦係於此伏望聖明無昵近倖不疑去邪將二人罷黜取回如此則聖孝益隆而地方安妥天意可回矣一正貢賦以固邦本伏惟我太祖平定天下創立法制任土作貢惟正是供自頃年以來工作日繁科派日增土地所產者前項追徵未完後項坐派又至土地所産官不知價而濫徵民不知其名而賠買究其所以則皆近倖奸與土木藉此以役占民夫規取料價且謂有勞因以邀寵又求陞賞耳殊不思天下

者太祖之天下也法制者太祖之法制也今土地之產不加於昔而造作之費數倍於前欲民不怨而財不匱豈可得哉且如湖廣四川見今採取杉楠大木長至七丈圍至一丈五尺續該巡撫官奏稱前項大木各在萬山之中山勢崎嶇及至水次有五七百里者每根非數百人不能舉移且係夷猓雜處無從起倩由此觀之則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有矣夫以急用採取猶為不可今乃無故採以備用殃民竊國莫甚於此合乞勅廷臣會議將前採取大木暫行停止以甦民困及今後不係土產物料不許坐派其他工程果不得已仍行科道官會同工部堂上官估計物料停當然後各門分派如此則災怨不生邦本可固而天意可回矣一遵舊制以防詐偽臣查得祖宗舊制凡用駕帖拘拿人犯惟行於京城內外近地取其便捷若差人出外提人取物等項惟給精微批而不用駕帖蓋精微批賚付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則矯詐莫施非若駕帖無號可比真偽莫辨而不可以行之於遠也弘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該刑部

申明舊制題稱今後差官出外必須給批以防詐僞節該奉先帝聖旨是欽此弘治十三年夏爲星變事五月初四日該部大臣陳言時政內一件防詐僞事題稱今後差人員出外提人等項務令給批等因奉先帝欽依准行夫該部之申明大臣之議論惓惓於防詐僞一事者蓋防微杜漸爲國家深慮且切也邇者皇親貴倖有所奏陳陛下摭其一面之詞即行差官賫駕帖拏人於數百里之外驚駭黎庶之心甚非新政美事臣亦嘗言之而未蒙允納今後國家多事

之時[redacted]猖獗於塞北盜賊縱橫於原野萬一無籍之徒僞造駕帖以濟其奸邪之私而所在官司莫之敢問其害可勝言哉方今災異實係於此伏望陛下遠鑒祖宗舊制近遵先帝成命自今差人出外務令給批而不用駕帖以後永爲遵守如此則詐僞可防而奸弊不生天意可回矣一惜名器以勵庶官臣竊惟自古人君奔走天下之豪傑甚要愛惜天下之名器名器重則得之者爲榮而益思趨于善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君師之責至是始盡而萬年之治

至是可保矣竊見近年以來名器日濫士風日靡且如鴻臚寺掌寺事禮部尚書賈斌本以胥流濫叨上卿光祿寺卿張駿等亦由雜進至階三品官爵冗濫士論不平合無將各衙門堂上官員不由科目雜流進用者如鴻臚寺等項官員止陞本衙門正卿以後年勞雖多止增俸級不得濫叨尚書侍郎官銜如內閣中書不係進士舉人別項進用者陞職止於五品以後論績或賞賜或加俸不許濫叨顯職且官爵所以賞功而尚書官銜論道經邦者得帶之雜流供職

者亦帶之章服所以命德而乘軒之榮倡牧皁民者得乘之執役書寫者亦乘之致使正途縉紳一概廻避於事體有乖於體統不順召致災變或係於此然揆度義理自宜區別必如前項處置庶爲得宜臣再查得近日傳陞乞陞官員俱奉詔旨降調禮部精善司郎中劉準亦在乞陞數內何幸漏網乞勅吏部將劉準及臣所未知者逐一查奏定奪照例降級調用授以應該衙門官職不得濫廁部屬正印如此則名器稍重而臣工知勸天意可回矣一汰不職以新治

化臣竊聞傅說告高宗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方今內外官員盡職辦事者固多而曠職廢事者不少以內言之如內官監太監李興生事營造歲月不停假公濟私錙銖盡取內外受其荼毒而怨聲載道軍民苦于力役而愁歎冲天鎮守山西太監陳達貪饕無厭鎮守遼東太監朱秀刻削殘民此內臣之城狐社鼠所宜急退而不可留者以外臣言之武職英國公張懋廢弛戎務新寧伯譚祐衰老無為懷寧伯孫應爵貪聲大著以

此三人而點京營兵權宜乎軍威不振也南京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駙馬都尉楊偉把持行市違怨京都安鄉伯張倫捉賊貪財操江害衆魏國公徐浦驕倨家人攙買謀占平民庄田以此四人而居根本重地宜其物議難容也至若宣府左衞參將李稽役師孫國承寧參將解端庸劣無為分守松潘副總兵官朱廷戰守無策以此輩而任邊方是猶以蚊負山尚何望其奮揚威武而震服夷[redacted]乎文職如戶部左侍郎王嶽南京戶部右侍郎陳金清樂無聞多招物議工部左侍郎李璲奔兢無恥士論不平戶部右侍郎陳清巡撫都御史孫應辰曹元才識不明難堪繁劇南京光祿寺卿胡諒歷遷於人望不協丁憂都御史鄧庠性僻而行事乖方先任巡撫四川都御史劉洪誘番費財養寇貽患遂致為提督營官南京工部尚書李孟暘年力衰老又宜休致此外臣之老奸宿蠹所宜屏逐而不可緩者也凡此不職官員大率妨政害治民怨天怒實係於此伏望皇上俯垂剛斷速賜施行將李興等斥逐貶竄以快人心張懋徐溥

等降旨切責令其改過其餘文武官員壞事者罷黜不及降調至若先次兩京科道彈劾過奸貪等項官員誤蒙姑留提綱者仍乞勅吏部逐一查奏量為黜退如此則公道昭明羣心胥服而天意可回矣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具題

論誅太監李興伐木石疏

題為誅極惡以謝祖宗安陵寢以蕃聖嗣事去歲先帝上賓陛下特以陵寢事重簡命內官監太監李興新寧伯譚祐工部左侍郎李璲提督營造軍夫匠役

出於營爲百物價值供於部廠爲李興者當追思先
帝寵遇之隆仰體陛下委托之重竭力殫志以祇承
厥事可也奈何縱溝壑之欲肆盜賊之謀故將工部
坐派柴薪折價私貯預爲侵尅之計而乃縱使太監
王端等指陛下人罔顧國禁砍伐禁山樹木數萬餘
株掘取禁山石片數百餘丈山林爲之赭赤坑坎不
計深濶龍脉爲之損傷秀氣爲之斲折驚犯陵寢得
罪宗廟此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怒者也罪愆惡
極事跡敗露陛下赫然震怒差官勘實仍勅法司會

問明白具招覆奏臣等謂宜陛下必念祖宗之體魄
震驚痛先帝之神靈未妥大彰天討亟行顯戮肆諸
市朝與衆共棄而乃因循未決旬日之後方節該欽
奉勅旨李興王瑞饒死差人押發去南京孝陵神宮
監充淨軍種菜譚祐李璲俱准擬欽此聖旨一下人
心驚疑道路籍籍謂陛下私近習之恩忘祖宗之重
將必有左右曲爲回護而惑聖聰者且謂陛下近歲
南京守備太監蔣忠於孝陵南二十餘里山平開一
路私便行走事發先帝以孝陵案山有傷龍脉恐致

宗社有損遂擬丁死當時豈無權幸貴近爲之營救
者先帝不爲所惑聖斷不移卒死於獄而後已今李
興等所犯傷妨萬年之聖嗣罪惡深重陛下縱自寬
假獨不爲祖宗念爲子孫慮耶漢時有盜高廟玉杯
者文帝欲置之族而張釋之固請棄市且曰盜玉杯
者族有取長陵一抔土者何以加法乎蓋以盜杯罪
止棄市而族誅之法宜加于盜取陵土者也釋之號
稱執法豈欺文帝者李興等伐掘陵寢木石以十萬
數比之抔土萬一不同使在漢時寧能免族誅之法

郎民間葬地亦欲土脉脊潤艸木茂盛又必封植毋
容樵牧有犯之者構訟經年必致罪當而後已蓋以
祖宗體魄所藏祖宗安則子孫亦安譬如樹木根本
完固則枝葉繁盛此自然之理也故禮載擇地之文
律嚴發塚之禁庶民墳墓且愼重如此况陛下大業
以四海爲家萬方爲土名山天設用爲祖宗列聖衣
冠之藏固將福祚陛下以爲千萬億年之計也而李
興等掘伐之慘至於如彼其包藏禍心何可測也是
雖剉屍萬段尚未足謝神人之怒而仰慰祖宗之靈

陛下不卽加誅止令各充淨軍罪重罰輕誤亦甚矣臣等又惟李興荷累朝之任使憑先帝之寵眷大興營造剝削軍民累貲鉅萬而貪欲不滿氣焰薰天而炙手可熱貴戚權幸求多交納左右近習皆其黨羽凡左右前後有爲回護解釋之言者是畏其威瀝其勢而利其賄賂者也是不爲陛下之大業計不爲祖宗之垂統計不爲聖嗣之蕃盛悠久計者也何爲而輕聽者哉再照新寧伯譚祐侍郎李㻶身爲大臣忘君黨惡跡其情狀厥罪惟均萬無可貸而法司止擬

奏事不實徒罪臣詢李興譚祐李㻶職銜並列于勅諭李次同列于公衙文案同署號令同發事無大小罔不通知而謂照料不及皆由李興三尺之童亦不可誑其延山宮軍兩次捉獲擅伐活樹軍人到官李興不加禁治惟時二人果醉夢而不知覺耶抑病篤而不知省耶不過伴隨許諾黨附李興而已卽此觀之二人擬罪當不在李興下法司合其重罪擬以輕條是亦回護二人而上欺朝廷者也夫法者天下之至公法司者秉天下之至公務令情罪允當足以厭服人心可也今乃上下其手窃弄威權如此不但有愧於張釋之其實有負于陛下得罪於祖宗亦大矣臣等伏願奮乾剛之斷恭天討之誅收回成命將李興王瑞戮於市曹告之宗廟譚祐李㻶縱不加誅亦宜削爵放黜以爲大臣欺罔之戒亦乞且賜裁處仍勅工部併欽天監選取精通地理者前去相視掘伐之處可栽則栽可培則培可塡補者塡補務使龍脉不虧秀氣如舊上以安祖宗列聖之靈下以壽聖子神孫萬萬世之傳臣等不勝爲國拳拳顒望之至

論正失罰疏

題爲再申忠懇以正失罰事臣等竊謂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父有失子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蓋其底慺必改而後已然則人君失罰其所當罰而爲之臣者不能盡力救正而遽已焉亦豈人臣事君不欺而犯之義哉此臣等於李興之事不敢以煩瀆爲嫌必欲爲陛下陳之冀其俯納也夫李興王瑞砍伐皇陵樹木數萬株而鑿其山盤取禁山石片數百丈而坑其地譚祐李㻶知情故縱坐視不救欝移

陵寢獲罪祖宗陛下悉從輕典不加誅竄臣等已經
論列法司亦曾執奏欲陛下仍竄李興王瑞於法而
譚祐李璲重加貶黜以為人臣不忠之戒陛下已降
旨竄罷矣及譚祐李璲自知公論難容陳辭引退陛
下仍復降旨慰留為臣等聞命益加疑懼以為陛下
聰明仁孝敬天法祖而斷此大獄竊恐未厭衆心雖
止鞏義也臣等節該伏覩英宗皇帝聖旨於天壽山
偷砍樹木其該管軍衛有司人等坐視不行鈐束論
罪都該處死及憲宗皇帝聖旨於鳳陽等處應禁山

場伐樹取石正犯處死此蓋列聖防微杜漸之深意
以謂法令不嚴人必輕犯以震驚神靈損傷龍脈為
害不少故孝宗皇帝復收之於例與律併行亦欲聖
子神孫萬世繩繩也今興等所盜非一木一石之比
而其情罪豈直坐視不救之論陛下皆宥其死則自
是而後愚民有取禁山一木一石者將誅之乎則非
宮府一體之謂將欲宥之乎則列聖之禁例自此而
不行此李興王瑞之當照例處死無疑也陛下何謂
饒其死而止令克淨軍乎此臣等所未喻也譚祐李

璲既奉勅一同提督則興等侵盜之錢糧工部所出
入也其何為而不查考伐取木石之軍士總兵所管
轄也其何為而不鈐束今各知情故縱冀惡蔽奸正
合坐視不行鈐束之例且巡山人等坐視不禁罪猶
處死提督大臣知情故縱法安可容況其招詞既曰
譚祐李璲明知工部自有應用木柴及砍伐禁山樹
木例重不合依阿不行勸阻禁約是其情罪止下李
興一等耳興等既當重治而譚祐李璲乃偃然復處
大僚之列豈公刑法之道乎故臣等以某某之罪任

其事而不知則為失職知其情而不舉則為奸邪豈
有奸邪失職之人而可以居大臣之位乎此譚祐
李璲之當罷爵奪職無疑也陛下何為薄其責而不
竄黜乎亦臣等所未喻也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
杯者廷尉請棄市帝怒曰非所以共承宗廟也唐高
宗時有悞斧昭陵一栢者而當時坐免官帝怒曰是
使我為不孝子詔必誅之今興等之罪視之盜玉杯
傷一栢者相去萬萬也陛下皆從輕宥是陛下以舜
文之孝而敬奉祖宗之心反出於漢唐二君之下乎

臣等竊爲陛下惜也夫陵寢者列聖衣冠之藏禁例
者列聖法令之寓陛下繼列聖之大業而廢列聖之
法令列聖以四海之廣付陛下而陛下不能庇其數
十里之山陵使播之天下傳之後世豈不爲聖德累
乎臣等備員言路補拾過遺乃其分也彈劾姦邪乃
其職也以聖明之朝而有此姦邪以陛下之聖而有
此失罰臣等或緘嘿不言或言之不行而遽止焉則
祖宗在天之靈罰臣等爲有罪天下後世謂臣等爲
失職此臣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以盡芻蕘之說伏

乞陛下念祖宗之當重思法令之當守俯從法司之
議割恩正法將李興王瑞仍行處死而譚祐李璲亟
加貶黜庶情不蔽于左右而法得行于貴近列聖陵
寢自此而奠安國家命脈自此而益永宗廟幸甚社
稷幸甚天下亦幸甚

論內侍劉瑾等奸邪疏

題爲糾治羣邪以正朝綱以隆聖治事臣等猥以凡
庸待罪言路靜思身計非不知緘嘿足以自容多言
適以取禍而受國委寄食君廩祿事有當言而不言

與勢有可慮而不慮將來大壞極弊不可救藥彼羣
奸者剉屍分骨固無辭矣然而迷國誤上臣等之罪
亦復何逭是以不避批鱗之誅僭伸苦口之言惟陛
下曲赦其愚而開懷俯納焉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
善政不聞國是大變凡古者縱欲敗度之事踵而不
絕大臣何顧而不言小官守位而不發泯棼愆錯牢
不可回推原禍根蓋左右羣奸或亂之所致也今中
外切齒於數人者而九重獨未覺悟臣等不惜爲陛
下言之竊照司設等監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

彬丘聚張永傅亨羅祥等或係先朝舊人或經春宮
任使遭際已極寵侍實深當皇上嗣統之初正國家
多事之日爲各官者自合小心恭謹因事納忠以救
不逮庶幾上報先帝光輔新政何乃各恃其技能工
巧言辭捷給每早退朝輒引聖駕或泛海子或遊南
城或縱騎射或放鷹犬或盛排筵席而酣飲或撤優
雜劇以縱觀或進新聲以逞奇或獻果核以乞賞凡
所以蠱惑心志變移性習者蓋無所不用其計近日
來多以耳目玩好爲娛而經史不暇究以晏安[illegible]

為事而政務不及理或起居無常或動息失養或賞
以喜僭而內帑財帛用如泥沙或恩由濫與而螻能
未帶施及童稚或成命已行而復改或詔書已出而
竟逆貴倖傾朝奸諛得志老成擯而不用公道鬱而
不行聰明則日蔽于上獘政則日滋于下目前凡百
無有一當人心而協輿論者陛下試思此等舉措果
斷自聖心者耶抑此數人者誤賺而成此也痛哭流
涕賈誼尚施於漢文之世而今日事勢特甚於彼奈
之何而忍緘默耶且如四十萬之銀庫藏已竭假嫁

禮為由必欲取盈五七歲之童乳臭未除以勇士為
名必欲收用織造停免矣而又啓織造傳奉査革矣
而又開傳奉鹽法方差官整理而崔杲又奏帶鹽引
地土方差官清查而張永又奏討地土凡朝廷之大
計軍旅之重事國家所恃以為安危強弱者此曹皆
縱情恣意撓亂阻敗而不恤尚安顧其他哉臺諫雖
交章抗論該部雖再三執奏從者無一二不從者恒
八九甚則指摘差訛隨加責罰臣等以千言而不足
彼以一言而不餘則是壞祖宗之家法傷清廟之治

化累陛下之初政醖天下之禍亂非此數人將誰諉
哉只今各處旱乾水溢民窮盜起財用困於內盜賊
肆於外今歲孛彗飛流明年日食歲首凡此皆災異
之大聖心所當儆畏者也其尤可憂者往年雷震奉
天殿鴟吻未幾而有土木之變今夏雷擊奉天殿鴟
吻其應將何如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固欲修
省祇行祭告是徒事虛文罔修實德實自誣耳何足
回天變而安人心也哉夫天變于上而不悟民怨于
下而不知此古昔有國者之所深忌今日之勢不幸

類此陛下豈可盡謂天下無事日與此輩施施然安
於不職也哉外議洶洶萬口一談皆此數人者壞陛
下繼述之孝而引之於有過之地他日根蒂已牢禍
階已成則事無及矣伏望念祖宗艱難之業察愚臣
犬馬之忠乞勅錦衣衛將此數人拏送法司明正典
刑或肆諸市曹或迸之遠裔告謝天下然後治臣多
言之罪以謝此曹仍乞陛下自今講學親賢修身遠
佞早朝宴罷節用裕民各項獘政憫念時艱悉從該
部議處循賜俞允如此則國典自正國是自明太

之賁泄陰陽之氣和災沴自消瑞應自至天下白太平矣臣不勝迫切忠懇之至正德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具題

論誅大逆疏

題爲誅大逆以彰天討事嘗聞挾無將之心者有誅無赦逐亂賊之黨者讐不共天竊見司禮監太監劉瑾專權擅政蠹國殃民抑且私意妄干濟誅不執臣僚知而不言一旦逆謀果肆雖與之同科亦難逭緘默之罪矣故敢昧死上聞伏惟陛下之天下祖宗之

天下陛下之臣工祖宗之臣工瑾敢擅作威福於各衙門大小官員每每尋事陷害打笇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即行枷號充軍如薛堂王岳之死尤爲慘毒夫二三輩工科察奸邪所以共保社稷也乃敢恣意幾誅略無忌憚豈惟今躬保命之臣畏之如虎即縉紳素著者亦將惕於烈焰而杜口矣指鹿之奸復見今日彼一切不法等情誰肯蹈湯火冒白刃爲陛下上聞耶甚之差委招權楊玉等管事害人不時差出於州縣訪察官員賢否所過地方重遭擾害一時

如羅茶毒充號之事徹於遠近臣嘗奉使道經寧夏百姓遮訴至不得行所在有司不敢阿問間有一二慫恿之輩潛入其黨及假聲勢助之爪牙是專權之瑾一而附權之瑾百往往至於激變囂囂小民安能叩九關見天子哉近又貪緣掌管本監印事權勢益重內外百寮一應章奏不與各官計較不與內閣相干一一抽回私宅與孫聰張文冕等捏寫旨意變更羅變是非混淆將嘗分付吏兵工部陞遷先于已處允行方許奏請內有今日陞職明日擢遷若路一通

隨即起用夫鬻爵賣官此漢唐季主所爲而瑾敢盜弄大權至於如此天下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此瑾之假勢張威負罪滔天者也近又招引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出入監中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意圖度至有臣子所不忍言者蓋因見財貨充盈及勢焰張大故輒起異心臣既知之不敢不言又訪得于本年四月容令心腹牛昭濟[illegible]等陷造衣甲牌面千有餘副弓弩五百餘張潛匿私宅夫春秋之誼家不藏甲與之逆謀尤爲彰著已經河南道御史蔣欽等劾之

陛下不惟不聞[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爲此等欺
誑耶抑瑾之[illegible]行雜言[illegible]臣耶夫大奸起于下
而忠言[illegible]于上[illegible]不爲陛下危而陛下處之
竟若此不幾[illegible]臣[illegible]變趁禍耶臣思祖宗來皆
無奸權豈無邪黨[illegible]大逆不道無如瑾比陛下即欲
過抑聖當如宗廟社稷何臣待罪言路素性愚戇每
憤及此誓不共天故區區之心惟願陛下擴日月之
照奮雷霆之威即將臣瑾俱下法司面相勘問如果
臣言不謬乞斬劉瑾以謝天下復斬臣首以謝劉瑾

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忠愍公寄家書

前見潘二舅書說你母子要來京不知何意我在科
多年其次[illegible]所知況此時劉瑾陰肆逆謀主上
信任不[illegible]臣[illegible]不言我雖屢疏未下每念及此
食不下嚥爾輩但宜在家平平過日各事學業倘有
難處之事需潘二舅裁酌不必來京以致多事五月
初一日父寄

嗚呼此忠愍[illegible]時所寄之家[illegible]至次月[illegible]

公果卒公曾孫敬所諱恭先童稚時即知珍收其墨
言念及此每每上下苦貧竭力修葺以廣其事真孝
子慈孫之用心者於萬曆甲辰年鄰調敬所于館內
見此[illegible]而嘆曰忠愍公殺身成仁之事豈
朝夕之故哉昔文山先生有曰我爲綱常謀有身不
得顧妻今與堅夫子今與堅文忠愍公之書亦文山
公之遺意乎遂梓之以昭敬所闡揚祖德之心且以
識後學景仰之私云

古巢四世晚生宋德頓首拜書

古燕張純修見陽梓刊

誥勅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旌獎賢勞乃朝廷之盛典顯揚先德亦人子之至情朕既體乎群臣恩豈悋于褒命爾周鑑迺吏科給事中璽之父讀書履善晦跡韜光名重鄉評行孚宗黨拯飢恤義發膺命服之榮教子登庸弗建諫垣之養爾詩書之澤未衰而風木之感彌深爰體爾恩用申褒䘏兹特贈爲徵仕郎吏科給事中匪徒增幽壤之光亦以慰終身之慕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家有王臣寶由綱常子爲能臣必先褒錫蓋名之正者古必頒意之美者法必良爾有斐章朕奚吝悋爾胡氏廼吏科給事中周璽之嫡母饋克王中恩能建下致有賢子顯于甲科諫垣之績

既成祿養之榮弗逮宜加卹典以示褒崇兹特贈爲孺人溟命是承歆寔永慰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子之于母德必報其所生君之于臣恩豈悋于所厚兹推令典宜體恒情爾李氏乃吏科給事中周璽之生母婉娩有儀祇勤靡忒篤生令子茂亦賢勞鼎釜之榮既貽哀于風木追崇之命宜賜賁于泉扃兹特贈爲孺人靈爽如存尚其歆服

勅命

弘治十二年正月　二十五日

之寶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直齊庶政分建六科名隸部曹實預盈廷之議職專糾劾亦均治事之勞國體是關公論攸托兹惟清要之地允宜亮直之賢爾吏科給事中周璽技雋賢科列官諫署封章屢上闕廷嚮

史052-034

獻納之忱政務兼修部署嚴於馭之惟剛操持之
克慎致聲譽之彰聞官評不後乎勝明國典須加
乎褒寵茲特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於乎論事
必先大體而後細持身必謹始而慮終尚堅爲國之
心勿替守官之節庶臻來効以俟崇階欽哉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臣有事君之功家隨以顯妻有從夫之義
身與其榮國典既存彝倫攸繫爾吏科給事中周

璽妻潘氏出身名族嬪于儒門持身敦荊布之風
相祀謹蘋蘩之禮式隆闡範宜與國恩茲特爲孺
人尚益懋于相成以副膺乎來命
勅命
弘治十二年正月 二十五日
之寶

兩朝諭祭文

正德九年歲次甲戌八月辛卯朔越十有五日乙
巳有命自天遣守臣祭告于順天府府丞前吏禮
科都給事中周璽之靈時知府徐珏實典本郡乃
爲文而祭之曰人臣勤勞于國生享恩榮而殁膺
卹典所以紀天地之大義而教天下以忠也乃若
以亢顏而掌奸回之禍罹籠以受摧豪之辱禁錮
摧楚身隨以斃此尤聖明照臨而昭雪者也則追
復優渥之典又豈以異世而有間哉公昔膺耳目

之司再晉股肱之寄風生給舍春滿閶闔自爾飛
而切齒于豺狼形管進而誅心于鴟鴞爰茲忌積
遂罹禍基況淪催月舍假夜臺舉朝皆以爲寃而
四海咸以爲枉矣惟茲聖皇獨斷雲漢昭回誥勅
載頒乎夙夜之告特憫乎英靈壠丘修飾章封煥
奕世之光澤役蠲除十孫荷復蒙之澤實惟我天
子浩蕩之恩亦實我公以身爲國所致也公身雖
阨于一時公名式彰于百禩昔人所謂泉臺瞑目
地下解顏又非所論矣珏忝守臣頃承聖諭惟兢

寅以宜揚乃駿奔而報告公爲明神在帝左右駕
風鞭霆歆此椒漿伏惟尙饗
嘉靖元年二月二十二日禮部尙書毛　覆本稱
已故府丞周璽男周襄奏乞遵奉詔旨諭祭修墳
一節正與明詔相同合無與祭一壇行移翰林院
撰祭文及行直隸廬州府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
物香燭就遣本府堂上官致祭其墳行令有司量
爲修葺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
裁次日奉聖旨是准與祭一壇欽遵擬合就行爲

此合行連送仰付該司類行直隸廬州府轉屬支
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府堂上官致祭
其墳行令有司量爲修葺仍將用過官錢同報戶
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

諭祭一壇

一祭文

維
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十一月丁卯朔越七日癸酉
皇帝遣本府知府龍誥　諭祭于順天府府丞周璽
曰惟爾賦性剛明才猷敏達發身甲第簡任諫垣
驟致超遷佐理京府權奸搆禍削籍歸田抑鬱未
伸遽焉淪沒惟茲初政爰布卹典遣祭爾靈用光
幽窆九原不昧尙克歆承
饗

一品物

羊一羫　猪一口　饅首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　按酒五盤
鳳雞一隻　煠骨一塊　煠魚一尾

酥餅五箇　酥錠五箇　雞湯一分
魚湯一分　眞香一炷　蠟燭一對
酒二瓶　焚紙一百張

右劄付直隸廬州府准此

嘉靖二年五月初十日

劄　付

右兩朝諭祭文天啟三年癸亥知府張正學等已
勒于石

周忠愍墓表

忠愍公卒已百餘年其曾孫恭先乃不佞表其墓以不佞為郡司理亦用建言左轉曾行文祭公於祠或以為同好也者不佞即不文然仰慕先哲不獲辭倘片言隻字足昭千古亦何異時展公之墓耶公諱璆字天章號荆山其先代世系與公生平懿媺并元配潘孺人之晉貝載誌狀中不復贅茲特表其墓公葬太城関數武其嗣孫冠裳鵠起歲時祭掃不輟豈與夫白楊衰草古塚淒然名姓磨滅不可識別者同若此則公之墓表矣不佞烏乎表則表乎公之表表當

年使人拜公之墓而低徊不忍去者蓋公之忠烈偏矣前後奏議其所當國計民瘼邊防吏弊觸邪指佞者章凡數十上獨其屢發權璫之奸不少避忌如李興入黨之疏幾令膽落而魂褫且是時嫪弄大阿流毒縉紳最為慘酷無如逆璫一時忠藎駢首就戮者不知幾何其朝臣畏死者咸仰鼻息不敢攖其鋒公獨百折不回伏蒲剖膽讀其彈文至今凜凜生氣與日月爭光矣幸天子神聖璫就誅夷忠良借以昭雪天殆以完節付公耶顧公之惟禍較之蔣劉諸君更

異者何璫固嫉公之獨為正人為名臣也璫即久懷剸刃尚不敢顯行若以為明攻之而後璫中以危法不但忌公且以忌衆俄而遷公京兆矣難之以豐潤事矣始縱鷹犬楊玉者耳心於公矣公自分必死縱搒掠無完膚挺然受之一詞不撓矣噫公誠忠矣其死尤烈矣惟公死之烈豈璫也玉也獨不死耶死等耳公節表表於世殆諸兇表之矣吾不知諸兇亦有埋處否先是泰陵之朝公與侃論劾値明良都俞危言不覺其拂及毅皇御極攖鱗苦口公固無改於初

苟非諸兇肆虐釜鸞何至於斯則公之死於諫而死尤烈也前後屈伸之間天其真以完節付公耶公憤誠時曾彈指曰吾死不足惜獨令忠義畏懾為可惜卓哉言乎公且有表萬世矣宜毅皇之遣守臣徐鈺諭祭修墳蔭其子襄愍皇遣守臣龍誥諭祭修墳蔭其孫于德又特建專祠每年特祭子姓世與蒸嘗奉祀公之食報於兩朝也可不謂殷且渥乎此其大節之可標表者不佞謂朝典即史錄即有陰陽其說者固不能於公議為軒輊也嘗考嚴先生高尚上耳范

仲淹首表其祠以爲風化所關況公之精忠直節與
起百代匪徒一丘一壑以爲適者不侔歆崎歷落何
敢追文正而借片石以紀姓名葢不徒以言爲公重
實借公爲言重儆公之子孫克繩祖武益光揚而大
之表不獨一墓已也天啟二年歲在壬戌孟冬日賜
進士第廬州司理前工科都給事中直經筵西蜀甯
番頓首拜撰

明故中順大夫順天府府丞前吏禮科都給事中
周忠愍公配孺人潘氏合葬墓誌銘

中順大夫周公既卒之二十有一年厥配封孺人潘
氏繼逝其子襄持其門人監察御史沈君俊狀來請
銘予勃然曰如忠愍公墓何止有宿草而尚缺兹典
豈非後死者之責哉襄泣下曰先人不幸時天固未
定將有待也因喟然曰周公平日愛君不欲賣直之
心身後猶能信於其子若此何其忠也公諱璽字天
章號荆山其先爲安慶太湖人高祖考諱與從戍廬
州因占籍合肥曾祖考諱榮一祖諱彥高世雄於貲
俱隱德巢湖之濱考諱鑑以公貴贈吏科給事中妣

母胡氏生母李氏俱贈爲孺人公性倜儻記覽子史
通貫如治經弱冠遊郡庠識者一見知爲遠器領弘
治壬子鄉薦登丙辰甲榜進士拜吏科給事中歷右
與左晉禮科都給事中孝宗御極容受直言公每有
建白悉見採納迨武宗初服逆瑾竊柄全軀保家之
士翕然風靡公獨屢論其奸瑾屢匿疏因矯陞順天
府丞使去言路隨與錦衣指揮楊玉計所以殺之因
使玉勘事赤縣挾瑾勢以魚肉小民行文順天吏人
坐取依准公曰有國式在遂與大抗詞色相爲結奏

誣公箋覩使臣遂矯制收付於獄拷掠殆無完膚畧
不少屈惟曰吾死何足惜令忠義畏愼可惜耳瑾聞
而益憾之又令加杖毒卒於京師旅舍時正德丁卯
六月朔也距其生天順辛巳十月五日辰時得年僅
四十七歸葬於郡城西三里岡新塋嗚呼痛哉後瑾
與楊玉伏誅武宗悔悟會禮科都給事中孫禎上疏
申理冤枉詔還其官職誥身遣守臣徐珏諭祭修墳
蔭其子襄迨世宗即位之二年詔錄先朝忠直存[illegible]
正被害死節之臣當道復以公爲言又遣守臣[illegible]

諭祭有䘏贊未伸逮焉淪没之句修葺墳塋榜其孫
子德公之忠直至是始獲大明於世矣配潘孺人同
邑義民讓之女諸父大尹詮保愛若己子與擇良配
卒歸公性嚴恪勤儉實艮內助罹變時諸孤尚幼支
持門戶紀綱嫁娶訓廸子女各底成立家道賴以不
墜嘉靖癸未歲大祲民之死者十七八孺人不忍內
外姻戚之貧病莫救也乃食粗茹淡約己裕人賴其
全活者頗多鄉人私語曰潘孺人使爲丈夫行義當
不止此孺人生天順癸未九月十二日卒於嘉靖丁

亥二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五子五長官早世次襄業
農次亨次京業醫次文充郡邑學生克世公業女三
長適太學生鄒龍次郡庠生蔚采次邑人沈璐孫男
曰德曰信曰倫曰价曰伊女二尚幼公體貌魁梧天
性剛敏尤有膽畧遇事敢爲不幸厄於奸權以死未
獲展盡識者恨之然褒嘉之典後先相望即千載下
凜凜猶有生氣於公抑何負哉至是諸孤卜以嘉靖
己酉春二月十八日啟公壙而以潘孺人祔禮也銘
曰湖山巖巖湖水縈縈篤生忠直爲國之楨匪忠弗

利惟時罔亨切齒權奸弗與俱生上訴天帝彰成是
程武皇升遐天日再明今上繼統肆用褒旌愛有德
配夫淵水清諸孫纘愛羽翼用成横飛直上足紹家
聲忠臣貞婦用是蟬聯奕天道有孚人情吁嗟
碩猗此佳城百世之下猶有令名嘉靖八年歲次己
酉春二月十八日立石

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毘山朱希周譔文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尚書　　　　書丹

承直郎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連江吳世澤

篆蓋

周忠愍墓碑

余不佞以辛酉之歲承乏廬郡適今上嗣曆服覃恩
宇內凡古陵寢及名賢墳墓咸與修理禁止樵牧甚
盛典也郡忠愍周公以直節著聲先朝屢沐恩數宜
府縣與祠兩直指相代去來即疏請而公曾孫光先
祈於余因題石於隧以識景仰之私云按公諱璽字
天章號荊山其先安慶太湖人曾祖與徙居合肥之
沙灘至公父琠公鑑鑑生公英徵皆學篤忠孝之節

登弘治丙辰進士簡任吏禮等科者一十二年時孝
皇御宇容納讜言公文治武備貢舉興作鋤奸祛弊
等疏朝上而夕報可至毅皇朝雖稍稍益驁然而通
言路酌國用重鹽課靖邊疆諸疏亦未嘗不轉圜受
也洎天稿日功亦非淺惟一疏入黨再疏逆瑾俱匿
留中而瑾懼且忿因與其黨楊玉之嘗充緹帥者謀
所以中之後公京兆丞使去言路隨遣玉販事豐潤
多方羅織遂矯制收付於獄令玉自物備諸搒楚體
無完膚公猶不少屈曰吾死不足惜獨令忠義異慎

可惜耳瑾聞而益憾之又令加杖毒斃杖下後毅皇
朝問曰目中何久不見周黑漢左右無敢置對夫瑾
之奸欺君之賊否而剪其所忌又蔽君之耳目而俾
不得聞可勝誅哉無何瑾與玉伏誅籍瑾家得公勅
命上始大悔悼因俞科臣請復其官遣守臣徐廷論
祭修墳蔭其子褒及肅皇登極又俞部臣請遣守臣
讀誥論祭修墳廕其孫子德而褒邱中有郁郁木溝
蓮西淵設之語亦若告成事於公而卒行其言者噫
公之言不用於伏蒲之初而卒驗於取義之後是於

身雖若危而於國則已安矣瑾之惡能以蜂蠆之毒
戕公身而不能以褒崇之典斬公後是阨之者僅一
時而榮之者已千古矣昔漢唐末造若黨錮甘露之
變合數十賢之力與台衙之柄爭之悉為所毀敗而
雖亦暨焉我公以七尺之軀易九廟之安濟其君
而身亦以不朽視彼廝役及葺吏何如哉是龍逢比
干所抱恨於地下而皋夔益稷所幸際於明時者也
可謂不遇乎英靈勁節直與日月爭光矣第公修墳
之典屢未舉行余不忍見忠諫之盛物為茂草故因

公孫之請永貞豐碑僅三寸管不足為公重惟是闡揚
括生平大節用以表夫隧道之石日是為廬陽周忠
愍公之墓過者其式諸則隧之石又不弟余一人之
識景仰已也是役也郡丞邵君 韻達 別駕曾君 彝 司
理前大諫常君 春 肥令陳君 瑶 咸同臭味焉例得備
書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廬州府事前刑部廣西清
吏司郎中雁陽張正學撰立石調尊甑士黎書丹

褒典碑記

不佞 以庚寅夏得蕭之廬庠首謁忠祠若包孝肅

余忠宣周忠愍三公冏討其故實而悉其行事嘆曰
嗟嗟三公雖忠良異迹總之表表於時無先後一也
昔先聖吊微箕比干曰三仁若三公者倘所稱同仁
非耶故其榮寵一時譽施後世良有以也包余二公
炳炳宋元史冊勿論已獨忠愍我明武宗朝遭逆瑾
專權竟被假旨下獄身死當時為公惜者莫不罪劉
家鮮公道及觀瑾與楊去伏誅之後特賜諭祭修墳
蔭其子　某人監讀書公道竟何如也世宗繼統復遣
官諭祭修墳錄係　于德　補廕俊免了孫永遠獲復差

役此雖聖祖表彰之渥恩而我公忠義之報益不誣
矣厥後建祠肖像春秋享祀重建忠坊多方表揚賢
有司往往注意至督學耿公建議代錄公之後一人
入學奉祀公曾孫　某先　名首膺其典而曹南別駕王
公甫山邑侯來公各置有祭田若干頃以充公祠堂
享祀之費則褒揚之典為之不窮探斯以譚我國家
優卹忠良直卓千古又非直區區宋元比矣雖然茲
典也寧獨為公設也其所風勵開甚遠也昔蘇文忠
作表忠觀碑曰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嗚呼斯銘也固亦余作記
之意乎謹記皆萬曆十九年辛卯春閏月吉賜進士
出身廬州府學教授晉江後學潘洙頓首拜撰

春秋專祠享祭文　　蕭山來三聘　合肥大尹

維
某年某月　　日直隸廬州府合肥縣主祭官　某　等謹
以剛鬣柔毛庶品之儀敢昭祭于中順大夫順天府
京兆丞前吏禮科都給事中周忠愍公之神曰惟公
立朝秉貞抱節權貂擠天公視如蠖措羅鑊錚九死

不折蜀山嶷嶷長留煒煒　某　等食祿此邦仰止前烈
時惟仲　春秋　敬薦芳潔生氣凜然佾我來哲尚饗

歲壬戌十月十一日

弟大公祠祭文云
射人當番以建言觸忌謫廬州司理濫任月餘尊鱸
在念遇郡內有前賢祠者風切仰止者因為文而祭
之祭忠愍周公先生曰人生七尺有若野蒔幻寄天
壤成毀誰留亦曰忠直腰漫匪浮獨超形器長存不
休人生也直自性源頭事若以忠臣茲永修聖訓昭

垂豈徇旁而晨星烈日則照燭幽公爲諫議名滿遐
陑瑾瑁權橫公卿指柔壓咿嚅呢士林貽羞惟公抗
疏摘發逆謀寧蹈白刃不避伏警侃侃讜論朝陽鳳
噦灶煬蜮射石下井投比干諫剖箕子爲囚公雖捐
軀忠直千秋青史昭揭姓謚兼收慨此忠直浩然氣
塞完全充塞祭公何尤追謚曰愍非愍一經實愍社
稷負公莫酬蘭摧玉折忠義生愁撫膺三嘆淚血盈
臆尚饗

崇祀鄉賢祭告文

維
嘉靖三十七年歲次戊午四月戊寅朔越祭日癸卯
直隸廬州府知府汪克用同知麥約言推官郭君恩
率同經歷等官武平寅等合肥縣知縣等官荊秉鉞
縣丞戴陽彔主簿湯宗敬典史王言儒學教授教諭
周進等謹以牲醴庶饈之儀敢昭告于順天府府丞
前吏禮科都給事中周忠愍公之靈曰公在先朝孤
忠自持抗疏摧奸百折不回大奸既殲一死何惜氣
節巖巖凌霜貫日國是既定邦人孔思爰採輿論欽
奠鄉祠春秋俎豆匪朔于公彰我風教百祀欽崇尚
饗

明故贈吏科給事中周公墓表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
經筵日講官同修國史鉛山費宏撰文
賜進士中憲大夫直隸廬州府知府西充馬金書丹
賜進士中憲大夫江西吉安府知府郡人張淳篆題

廬州之南兩舍許有巨浸曰巢湖廣原旁帶而島嶼
中屹涵渟演迤實惟鍾美之澤而其西斧星隆然下

顧深碧者贈科給事中周公之墓也公之子天章今
爲禮科都給事中會天子嗣極禮告百神奉命而南
取道郡郡得以遂其展掃之私歸語其子不覺躍然
以喜既又戚然以悲曰吾親之葬於是餘二十年矣
當其倉猝荒迷之際恨弗克如禮勒銘以昭潛示後
今不亟圖何以慰先靈於地下而亦惡能逭不孝之
誚也乃介其同官王君文哲張君經載來屬予表公
之阡按狀公諱鑑字重器別號松軒其先世爲安慶
太湖人曾祖興國初起從王師調戍廬州遂即泒河

而家焉公事父彥高母徐氏以孝稱和順之德孚於邑里里嘗大疫俗畏染卽至親無敢候視公往往存問挾醫投劑類其家人死而不能斂者輒以棺畀之成化初歲役有勸分之令輸粟若干如例階七品然樂義好施自其所存非有慕而爲之也性敏嗜學居常手一編不釋見古今傳記中所載嘉言善行未嘗不賛嘆賞服於靑烏之術得其旨趣二親之葬實公自卜曰吾不忍窴吾親之體魄於泉礫耳非專爲福後計也其材器足爲世用而以肅布終身未能無

介然於懷天章知學亟加督勵曰吾無以自見巳爲處生成吾志者汝責也汝其懋哉公卒後十年爲弘治丙辰天章登進士列諫垣得以初授官階贈公而公之元配胡氏次配李氏皆贈孺人公雖不逮榮養而其所爲之志固已償矣公之卒實成化丙午五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胡孺人以癸卯十二月十二日卒其年六十有一李孺人以辛丑正月九日卒其年五十有七葬皆公合公凡四子長瑛次琇次璘次璽天章其字也二女適朱泰吳玉孫男十二人｜福曰崇隆曰祿曰藏曰群曰裕曰祚曰官曰襄曰亨曰京曰文嗚呼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也予觀古之人其後嗣綿延而昌熾者必有仁厚之德根培而源濬之豈非以其生意流通而契於天地之心耶若公之所存可謂厚於仁矣故慶鍾後人位列華光寵致泉壤名垂無窮此可見天道之不爽也況都憲君克秉義方務爲顯揚之孝持論侃侃聲動班行褒卹之及於公者尚未艾哉尚未艾哉予故表之以爲世勸正德元年歲次丙寅夏五月朔旦

立槃句王仕綱撰

贈周眞器賑濟榮膺冠帶序

成化紀元之秋由淮抵廬爲雨所潦民多流移皇上特命總督漕運都憲陳公暨巡按諸公賑濟之且勸民納粟補官皆所以爲民也不三月而淮廬之間舉得寧輯大哉聖皇之心實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也直隷廬州府有周君盤字重器者慷慨尚義遂捐粟二千石以濟流移蒙聖恩授以七品冠帶之榮凡與交厚者莫不往賀所謂門第增輝鄉閭慕德者矣頃來

京師觀國之光其婣親張仲華黃相率造予請言以紀其字予惟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生也天有不時歲有不同古仁人君子撫政未嘗不以是而先之者也若歲之豐歉理勢必然雖堯舜之世有所不免也然有如耶洪惟聖朝列聖相承拳拳惟安民是務豐則斂之歉則給之慮所給有限且有勸假之舉所以海宇清泰百年於茲而有本固邦寧之效矣今得重器能於時歛出所有以助恤民之需其崇斯冠帶不亦宜哉昔雍伯施漿尚有藍田美玉之報况

出器以裹濟民其功非雍伯之比他日陰功之報庸有窮乎尚當勉所未至以蓄遠大庶副朝廷冠帶之美而孫都憲諸公獎勸之意復何愧耶重器勉之予日望之是為序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illegible]讀錢塘倪謙序

祭文

[illegible]歲次甲戌八月辛卯朔越祭日乙巳直隸廬州府知府徐珏同知成傑通判夏英推官陳廸率同經歷等官李昇等合肥縣知縣孫聰等謹以牲醴庶品祭于順天府府丞周公之神曰嗚呼含生不易處死節爲難昔抑好窮命之秋適皇路險傾之際尚書下獄[illegible]宰相援門生之婿有猛如狼不寒而慄人皆[illegible]不遂生惟公山嶽鍾靈乾坤正氣鈞鉅之旨不[illegible]言同[illegible]被枉之威方著怨曰並與纒百折之不回任一死之無二嗚呼委身徇國惟既厥心視死如歸不負所學茲當大奸距殛公道昭明官稱復于舊名風節愈彰于今日是用敷宣德意爰舉祀

儀公靈凜然庶茲昭格尚饗

維

[illegible]年歲次癸未十一月丁卯朔越七日癸酉直隸廬州府知府能誥同知傳甫香通判歐陽嵩翁子真推官裴全節李同經歷等官原應軫等合肥縣知縣[illegible]思艮等謹以牲醴庶饈之儀致祭于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周公曰昔者孝宗皇帝之在位也公以進士入居諫垣拾遺補過封駁貫繫侍經筵而恩數逾其優異使緇衣而章命烈乎巍軒及武宗皇

帝之[illegible]老公[illegible]光措奸忌之私厚斯
肇雖屢[illegible]之何[illegible]惜一[illegible]皇纘統明
遠燭蔑旋[illegible]道之在人心自不
容泯而朝廷之待臣下[illegible]是其顯忠遂良之
盛心曾何異于古昔式閭封墓之碑與偶覆見于今
茲使公尚在必究所施惜公早逝負此明時雖祭廿
載以來猶得蒙恩而伸志九泉之下料應瞑目而脫
頸予忝郡欲未領光儀適爲公嗇不爲公悲使禮既
成爰致我私既薦我苾亦酹我巵仰生氣之凜然庶
欣欣其格思尚饗

雜

嘉靖八年歲次己丑二月丁卯朔越祭日癸未直隸
廬州府知府周瑯同知敖文瑞通判何寛費休推官
張宗舜率同經歷等官合肥縣知縣等官胡經等謹
以牲醴庶品之儀致祭于周夫人潘氏之柩曰嗚呼
京兆公以淮南舊望璵闔先登抗疏抑龍鱗之逆孤
忠忤逆豎之嗔完名高節死重生輕實惟夫人貞懿
作嬪內贊有稱既國是有定恩需曁臨先大夫蓋死

屑其報夫人亦生際其榮聯璧共耀九京不泯溥陳
致奠其格其歆尚饗

輓章

前璵當年獨羨公封章頻入大明宮岐豐鳳舞排雲
下阿閣麟遊偃月中門有青山迷墓雨月深黃閣賦
秋桐天家䘏典異汪濊時有龍光照蜀峰

靈寶許　讚　東閣大學士

荊山峻節世間稀一死無辜衆所悲好爲吾皇驅大
孽那堪奸黨搆危機乾坤俯仰名猶在豪傑悄磨事

巳非愁絕蜀山東畔路叢祠雲物映斜暉

曹南王崇獻　都御史

瓣香遲卯古肥城誄議精神日月明事業巳書忠藎
傳江山不盡古今情潮吞淮海聲猶急雲鎖湖山氣
未平同榜如公還有幾丈夫端不負科名

崑山朱希周　吏部尚書

人物明朝第一流才華經濟許誰儔聖皇早寄擎天
力奸竊俄與偃月謀炳炳丹心懸日月煌煌䘏典祀
春秋墓碑屹立廬陽道名節精忠並岳侯

史052-045

華亭顧　清　禮部尚書
忠懸當朝老諫臣荊山靈氣産精英學窺今古無雙
士身任綱常有幾人尺霧障天寃已雪玄雲扶日氣
如新春秋廟食淮舒上水色山光亦愴神

貴溪夏　言　太子太師
諫議佳城何處尋蜀山東下暮雲屑山川常護英靈
氣天地能知忠義心今日紀忠昭汗簡當年投杼餘
黃金瞬風不盡年家淚洒作霜楓滿樹林

江東顧　璘　禮部尚書

蜀山東下是公墳山勢崔嵬正氣存千古英靈環海
嶽兩朝褒祭顯忠勛壠頭碧草萇弘血樹杪餘暉杜
宇魂蓋世雄才一抔土寃哉往事不堪論

永嘉王　瓚　翰林學士
諫議清風百世師妖星嫁禍死何辭身如白璧青蠅
汚心有皇天后土知郎典寧消泉下恨史官寃謨墓
前碑飯生幸忝年家誼幾拜英靈兩淚垂

曹南王　敬　廬州通判
荊山節義事如何萬古令人感慨多一片丹心明日
月滿天黑霧暗關河奸權搆禍情堪恨昭代旌忠耿
不磨策馬幾番祠下過青山遺像共巍峩

貴溪夏　鼎　廬州推官
望望巢湖滾行行蜀山嶺野芳藏泉扃荒烟結塞瞑
撫楷悼忠憤激烈弔孤迥竊惟武宗朝逆瑾恣兇甥
我公屢借劒切齒誅權倖報國以精忠忘身忍念泯
讒構何偶厄奸讒慨靈機穽論定皇鑒明寃白赤心炳
卷乃文言著茲歲事永蔭深石馬驕駟同玉轄靜
采若薦微忱芳意獨耿耿永懷不忘去松梢舊餘影

歸路重回頭雲樹萬峰冷

曹南王　敬　廬州通判
荒城西畔暮雲屑諫議忠臣瘞土深碧草黃鸝春寂
寂荒烟疏樹氣森森英雄既盡生前義日月能昭死
後心太史有文垂不朽凜然英烈使人欽

永嘉王　瓚　寺丞
靈旗石馬護幽堂諫議精靈闕益彰一柱擎天功不
泯孤忠報主死堪傷忠宜廟宇烟雲接孝肅墳臺草
樹芳並稱三傑傳今古頓使山川地脈香

永嘉王　健 寺卿

事業文章我華師先生往矣動人思典刑猶有祠中
像光焰常存疏內詞未報君恩嗟老大不逢人傑恨
生遲晩京生對淮舒月耿耿忠懷祇自知

會稽陶大齡 翰林

名節巍巍冠聖朝叢祠松栢晩蕭蕭儀容不泯鄉人
祭魂魄何須楚些招忠義香聲千古在奸雄遺臭幾
時消忝予郡牧無英討慈闕思賢首重搔

攸縣龍　誥 廬州知府

忠良卓冠古名臣天負奇才自絕倫一寸丹心惟許
國百年淸節竟亡身陽啼寒樹新祠夕花落空山故
隴春天道昭然終有在崔忠郞典重明禋

靳水周　鄒 本府知府

往事難追歲易徂我來瞻拜日將晡英雄有骨蒼天
老日月無私隴樹枯抗疏當年摧逆豎流芳今日播
寰區亭亭華表西峰麓永夜淸秋月共孤

豐城雷　逵 本府知府

西風滿地古苔痕長日松蘿掩石門歷歷江山存夜
氣茫茫天地渺忠魂一身甘作含寃死百代爭傳報
王勲黃土可怜理碧血水光山色自朝昏

麗水呂鳴珂 本府知府

大夫忠節冠淮陽千載精神日月光殄擊權奸身既
殞名垂簡冊汗猶香殘碑斷碣空秋草枯木寒鴉自
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激奠椒漿

廬陵周　亢 本府知府

山嶽鍾靈產異才權奸構禍亦寃哉忽逢蔽日妖氛
起不使中流砥柱摧抗節已難追往事立朝寧畏忤

奸回身騎箕尾歸天上長播英風遍九垓

歸安卜汝梁 本府知府

忠慇才華北斗過九原孤塚在荒坡夕陽古木啼寒
鴉秋雨空林濕蘚蘿千古精神明日月百年忠節壯
山河爲君多少傷心淚灑向長淮作碧波

豐城陳子貞 御史

報國捐軀分所當權奸構禍竟誅亡精靈充塞乾坤
老名姓流傳簡冊香孤塚向陽春草碧古碑無字雨
苔荒至今遺直丹青在古木寒鴉自夕陽

會稽陶允宜　盧府通判

諫議名高帝不忘雄忠專祀有祠堂湖山掩映風雲
接廟宇森嚴日月光下獄寃誣仍竊寒忠君氣節類
王章我來瞻拜新祠下景仰先生世澤長

江西姚士觀　侍御

承家賴有雲仍裔遺疏刊行萬載芳名勒穹碑揚宇
宙氣凌古凜風霜吾皇重節頒新祭先帝鋤奸靖邊
方忠孝一門均感激恩光恒赫貫鄉堂

郡孫盧懋龍　合肥知縣

諫議精誠匡社稷權奸搆禍害忠良名高北斗星辰
上骨葬西山烟雨鄉今古懷人空有恨春秋報祀不
無疆精忠祠下頻頻過一度追思一感傷

萬全胡載道　盧州推官

昊天有眼鑒忠良身死名存世不忘罵賊奸權遺臭
幾朋公千載姓名香

延長鄭　佳　盧州教授

忠祠建來公忠千載英靈武穆同自古奸邪能守
原無地敢相逢

大邑趙　煉　盧州教授

疏非流言害一身奸權搆禍陷孤臣當時被枉人心
憤今日旌忠廟貌新古柏香松森白晝黃鸝碧草怨
青春先生雖死猶不死大節高風仰後人

諸城丘雲肇　本府知府

花滿青山水滿塘先生鍾秀在茲鄉萬年奸賊遺腥
臭千古精忠傲雪霜春雨簷頭鴉宿怨夕陽樹底滿
餘光我來一奠椒漿後志節令人倍贊揚

如皐范　潮　合肥庠司訓

忠義聲名日月懸分明往事在遺編精英耿耿垂千
古節義巍巍炳萬年逆豎請誅寧畏死孤臣自許敢
求全當時桃李知何限回首春風盡黯然

餘姚楊　洲　盧州通判

叨承恩命訓廬庠再拜先生重感傷百代文章明日
月萬年祠像凜風霜英雄淚落長淮水忠烈名飛大
節堂幸遇聖朝崇祀典幾陪侯牧奉烝嘗

雲間黃允登　盧庠司訓

先生豪氣薄雲天報國丹心死諡堅豈料妖氛蒙白

日竟留忠節□□綿古名烜赫垂千古廟貌巍峩祀
萬年今古同心能有幾合教並像配凌烟

後學朱　豸　□□

甘露淋漓禍已深皂囊疏借上方兵妖氛氣惡昏朝
日天鼓聲悲隕大星自古奸權誰不死只今諫草尚
如生英雄肯使綱常墜青簡長垂不朽名

後學吳　岷　□□

先生眞義膽抗疏到承明世去功猶在名存死亦生
留芳風後代遺恨水東流太息當年事愁雲落日橫

吳　錫疇　□□

京兆嗣前烈裾斬孤忠猶自假手禍象賢郡哀請孫
肯吊古深知刺史仁國是千秋存往鑒郡評今日仰
先民慶廷止輦收群策謹復澹波罔遺解

後學萬振孫　刺史

十年諫諍秉忠貞破逆摧奸抗疏頻力極□□□□
日肯辭冤獄陷微身兩朝郵典光泉壤千載英靈在
士民青史標題遺奏凜凜生氣古今存

後學蔡　恐　寺丞

立朝昔日獨稱雄慷慨丹心願匪躬疏奏聖君除巨
惡恩頒故里顯孤忠英聲赫赫貞珉盛遺像堂堂歲
祀隆百代足寒奸賊膽於今到處仰高風

浮梁詹　瑀　廬州通判

讀廬陽志偉周公一律

志載廬陽隕大星權奸此日殺忠臣雨豆黑天悲枉
折雪飛紅地泣冤傾十載諫垣沉疏草千年貞烈有
碑銘憤滿乾坤無敢問欺得窮蒼怪象呈

海鹽胡震亨　合肥知縣

讀疏惜先賢危言振諧前株奸同爭崩死節埒忠宣
殘月籠烟樹愁雲結墓田精靈常不泯夜夜聽啼鵑

後學徐　庚

聖主臣賢慶一堂人生惟願際明良痛傷忠懇遭逢
際益恨權瑞鼓禍長青史百年留諫草明禋千古奉
烝嘗天朝恤典如茲重自是忠良與並芳

新貴馬彥教　郡庠司教

京兆遺蹤何處求獨山東下特祠幽兩朝諫草孫忠
激千古明禋爲節酬烈烈聲稱同敫日悠悠生死等

浮漚垂光祠賦高賢儔三復令人恨未休

泗水後學趙師抃 郡庠司訓

長淮自古挺忠良大節惟公震四方折檻回天稱豪闕批鱗貫日剪貂鐺獨持傲骨神明泣累賜綸音史冊光自是當年生氣凜更垂千載振朝綱

山陽宋士奇 郡庠司訓

當年正色砥中流諫議風裁壯帝州直節氣高紅日近孤忠魂斷白雲愁聲名不朽千年祀廟貌重新萬古秋餘得封章附青史令人感慨淚難收

鳳陽潘夢熊 盧庠教授

仗忠懸奏議因步杜工部武侯祠韻

黃門墳墓蜀山尋翠擁浮雲栢已森千載佳城鍾直氣兩朝褒祀動綸音疾風勁草孤臣節烈日嚴霜義士心莫羅一杯芳草薦杜鵑聲裏淚盈襟

嘉興馮玄鑑 合肥教諭

抗疏彈章在昔年垂光讀罷憶先賢英英氣魄乾坤塞炳炳精靈星斗懸黑霧蔽天非主暗丹心貫日是奸嫌若逢形管班馬筆定將姓字掛爽煙

南城傅良佐 合肥司訓

盛世豪華爾羨公天人一貫學精通丹心北闕日星上白骨西山烟雨中無劍可能誅逆黨有祠應爲表精忠我來聽罷松楸下滿地愁雲泣晚風

泗洲柳 湛 盧州教授

抗疏風裁仰昔賢幾番收淚讀遺編直聲久向嚴廊振正氣今堪日月懸一脉書香流奕世千秋祀典賁重泉表章幸借枌榆重形管如椽屬馬遷

同郡後學黃道年 辛未進士

先民直節事堪幸獨抗豺狼苦見侵折檻宸高暹北轉操戈日徵忽西沉寧持俠骨還天地不負忠魂照古今鄉祀于茲瞻廟貌歲寒松栢有清陰

其二

黃門祠宇照城中見說登朝氣節雄黑漢云亡驚帝座丹忠猶在泣秋風蠻遺諫草山河壯代捧恩綸雨露濃試看斧衮千年事江淮東下幾如公

同邦後學賀子儁 左布政使

當年謇諤著楓宸伏[illegible]說現惟期長國

祚直言不憚逆龍鱗獨犖無限摧奸恨未竟先殘致
主身莫道忠魂誰與慰歷朝炳烺有恩綸

同郡後學趙元吉 戶部郎中

爰君成獨契心膂落奸雄秦華千尋立江河百折東
明神呵譴尊純祐顯膚公箕尾乘知在廉頑没世風

六安後學何慶元 參副

忠愍周公命世才生當多事死當哀英雄有骨埋黃
壤翁仲無言歸孫苦一死無辜今古恨兩朝褒祭後
先來新祠舊塚淮舒上郡廟花歎幾度開

同郡後學蔡殿達 參副

烈烈義士氣常在天地間顧國不顧身一死猶等閒
簡編無改香竹灰不改節斯人有知已萬古與湖月
君王賜慈田埋骨不埋冤祭銘在人口未信金石堅
想見墓前木入土根不屈夕陽叫哀鴉西風亦酸哭

廬江後學盧 謙 侍御

吊周忠愍公三章

昏絲縱橫中葉年朝端梟沸事堪憐垂貂並插黃門
寵請劍誰居黑漢先疏就浮雲封禁陛碧疑潛氣漫
重泉不知東閣平章者曾伏青蒲幾涕漣

其二

誰道直良枉棘折兩朝褒卹日行天微臣自有靈鵬
送聖上還為鄂錚懸多少龔肝看寂寞尋常畫壁龍
嬙妍龍文馬撤淮南路孝肅忠宣好並傳

其三

翼鹿蒐文佶奕然君臣大義賴公全功名遝去翔雲
幻忠節從來日月懸剩有苦心憂異候豈無勁氣待
聯編須江涗水源流遠後死微軀矢自捐

濡須後學錢 兼 少卿

霏霏赤雪濺人衣天脅精忠遂所歸自信諫章千古
是誰知奸計一時非堂堂正氣凋燕市落落忠魂逐
合肥泣語史官牢秉筆齊名包孝莫相違

後學朱萬春 御史

幸遇明良際名昭璽賜時排奸勞隨折斬佞劍先摧
忠義收金櫃封題龍玉墀股肱心膂膂肝亦垂恩

三山林 洪 許州知州

荊山產良玉合獻明主廷落落謝元手休休濟世心

蚊蠅汚壁日蘇鳳儷稽辰屢接封章寵龍光照基門

仁和張　瀚　本府太守

禁掖分曹久逐予與共遊楩楠終作棟冰玉豈為鈞
星隕黃樞日霜飛白簡秋令人歸遺疏猶縮賊臣頭

東鄉萬鍾瑞　合肥大尹

職居青瑣內叩拜皂囊中屢抗匡衡疏常存秀實風
纔捐心自烈主眷氣何雄炳炳遺章在爭光與日同

陳文衡　本府推官

荊山老京兆蒞蒞書忠貞蔑狂謀方切埋輪志已成

雙祠崇報享奕世沐恩榮日月丹心懸千年汗簡青

嘉禾王　徐　本府太守

抗疏明廷斥逆奸沖霄氣吐劍光寒試將何物擎天
手挣掃長空轉日先觀死從容真節易捐生從未
爲難即今遺直垂青史遐使吾人一淚言

傅作舟　延陵縣史

獨憐青瑣客早作玉樓人一死餘生氣千秋播令名
懸思心似鐵還憶骨如銀墓道龍光炳庭除鳳羽新
英風旋澤國哀思動儒紳荊玉時韜彩巢隈自濯纓

鄉祠崇大節翰苑勒貞珉再祝雲仍裔常懷世德馨

郡人董子策　廣東僉事

生願從來死亦安廬陵俄失舊鵷鑾蜀山南望愁雲
結瀧水東流夜月寒青瑣閒邊章草漫黃金臺上夢
魂單功名富貴都休論留得令人不暇瞻

吉水曾乾亨　合肥大尹

獨負乾坤正氣豪矢將直節事明朝霜飛皂儞螭頭
肅日麗丹心懸影猶報主不難甘鼎鑊擢奸何意觸
鐫貂比干已逝龍章在夜夜長虹見碧霄

金壇潘　楓　郡庠司教

曾列諫垣侍雲鵷便與逢于地下遊長歛蠶蝌渾未
試焚龍擢鳳已先收一泓血碧凝封墓幾卷遺章耀
斗牛遙憶精靈常耿耿化爲霖雨遍神州

南昌張壽鵬　本府通判

幾欲誅奸請太阿封章頻奏到鑾坡乾坤未易英雄
志淮海俄驚雉露歌千古清名垂竹帛一抔黃壤護
烟蘿空階滴盡秋宵雨不及廬人灑淚多

雒澤賈熙哉　廬郡同知

荊山氣節凛風霜葵藿傾誠直向陽大義與天同不
朽精忠和日共爭光館書令節丹心壯雲鎖孤墳白
草長我亦從來慕公義古碑讀罷倍堪傷

茂名鄭起發 盧州通判

高皇起布衣疑城難盡釋傳語托中涓諸臣懷蹴踖
繼召靖難師佐命羞斬馘出鎮酬殊勳亦下西洋舶
地天泰不交從來已中隔癡儒怨三陽果朝誰變革
王振曹吉祥劉瑾襲其跡稟旨覘所權佈前尊石書
始信臺閣間無容媚瑾客始信班部中無肩為瑾癖

積威劫所漸書生憚抛擲舉國飲狂泉長懸猶蹋跡
陽球不復興隅虎扇羽翮不有捐生儔那能戢炎赫
一死豈回天庶可塞其責瑾敗衆亦休忠魂坦幽宅
身去名獨昭輝煌映史冊英靈儻不磨念國還頻額
常侍終難除長此爲歎惜

同郡黃道日

丈夫非愛死羞作强顔生國是堪斟念身捐豈藉名
旌忠它日事抗疏此時情展轉思餘輩真如草芥輕

後學李先春

何物權閹觸忌深讀公遺疏係傷心忍看指鹿憑青
瑣不憚撩鬚叩紫宸颯颯陰風悲黯闇亭亭浩氣凛
蕭森恩綸已下忠魂慰更有誰人步後塵

後學王 藿 別駕

禮樂千班擁帝鄉疇能勁節報君王光昭日月心無
諫疏挾風霜筆有芒一掬忠魂留魏闕千秋古栢映
祠堂貂璫此際猶知肅凛凛潛扶國祚長

後學龔承先 縣令

獨聆晴空絕點塵遺編偶讀憶忠臣剛腸原不投氣

類正氣誰能容佞人抗疏已奪奸邪魄黑漢長懷聖
主仁試問當年輕肥者到今幾似肅千春

後學李憲可 縣令

諫垣抗疏不求名髣髴田君倒副心舊牘索來猶恨
晚殘編閱盡不辭頻嶙峋勁節無千古卓犖芳名有
後昆好把皂囊緘再啟披吟一度一霑襟

後學趙民雍

學明制度冠千古神武防危獨斷雄監局沿從先代
設控銜不委掃除供百餘年外漸紛更並騖高飛貴

消息憑寄那能不狂狺猜薛風癡忿豺蜮狂狺豺蜮
毒滔天阮瑕康陵御曆年入虎穴横噬軼振直險犹無
如逝瑾專閹持一下天地覆猖披魚爛隨波咻曾記
班行有鳳鳴奏刊新例茸遂毀舉朝靡沸徒嘆蹙亥
足撐肩闕莫譁巍然鐵面獨批鱗白簡飛霜冠觸邪
根滿乾坤指七尺九關未徹寒針魄留得姮娥姓名
香愧殺鬚眉幾千百一朝宸怒靖兇氛覘消冰解悲
誰托何如勁節凌雲霄聲流奕葉久彌烺中朝砥柱
盡若公聖明考炳勤廣蒙河清策比龍圖在英猷纖

美追英風郎祀酬忠方未艾長願淸寧慶交泰江淮
豪傑棄從王後先晉趁家邦顏

高麟遴 縣令

斑璞懿章懸日月包余去後有黃門竄荒蕪魄歸劉
何楚些何人吊屈原一死因知公不免孤忠勝有史
常存百年祀典恩綸重况復洸洸振玉昆

後學韓文政 文元

艱難國步勢堪嗟慷慨偏懷報紫宸抗論欲確權宦
魄批鱗先隕烈臣身千秋俠骨委烟草億代忠魂耀
玉綸幾度横襟追往跡最羞當日食肥人

後學高效愷 文元

曾記諸公泣孝宗孤忠此際觸兇鋒似難保位殺蟬
風非恐從遊共比龍逢事雨窻悲夜讀當年霜簡憶
新封即今鄉止知何處四海高懸蜀一峰

後學許如蘭 丙辰進士

當年勁節對楓宸諫草敷陳寧計身制虎挺身雄社
稷批鱗抗疏展絲綸留編隱隱猶生氣遺直昭昭鍵
古人理正旌忠仍異代兄公大業甚[illegible]絢

後學龔萃肅 丙辰進士

戊午歲重刊藎光集題

雲霧障天景色朦尚方借劍有周公寒奸壯志向誰
白熱血滿腔祇自紅直傍窮霄擎曉日肯隨蔓草舞
秋風而今莊誦藎光集忠義凌霜千古空

關中賈克忠 本郡太守

幾兩頭顱包囊中請劍尚方職事雄射虎九關驕烈
日蟠螭萬里流悲風[illegible]落丹丘祖
豆豐[illegible]罷殘例天欲[illegible]

後學袁鳴泰 庚戌進士

太阿鋒鋩肅朝綱黑漢當年動武皇殿陛疏陳擢覽膽鐵田持正忤奸璫生前無奈龍居淺死後何如鶴駕昂累代褒崇應未艾玉芝瑶草領書香

冀州後學吳嘉垣

再謁忠愍祠一律

磊砢氣節迥亭亭世界沉酣眼獨醒劬借上方奸未戮謀工偃月晝爲暝一腔熱血凝萇碧千古高名映史青立馬祠前頻悵望蜀山草木盡流馨

蜀人常蕃 都諫謫理刑 富順人

讀罷欽節烈寤寐懷忠貞我來廬子國泠署隱南衙有客贈細帙几席雷霆生武皇駕入駿南巡委龍御醉卧白雲鏜逆璫潛盤據廷寮咸縮舌倚公獨抗疏鼎鋸視如夷奸邪胆骨怖前有包龍圖壯哉公並著懿孫搆詩編允同金石鑄金石特幾何公靈耿不磨高歌爲公慟浩氣滿山阿

淳湖後學陳希杰

天生至性奇男子烈烈轟轟載青史萇弘碧血古猶鮮比干丹心今未死嗟呼夫子生不逢掖垣之側豺狼雄與膺裂肝欲嘔正笏一擊攖重膧夜半矯傳赴北府廷非辯之誰詳主魂兮騎箕上青旻血濺骿閶搶后土精烘晝瞑揚黃霧權璫拍手邀狐群竄洪同死難爲縲于時殿上無朱雲一朝霧掃光復旦天語親宣尊黑漢世廟逍褒加特綸賜謚忠愍恩重與慷慨于茲二百年羅其祖武有今賢豐碑崇祀由名憲陳草新斷燦簡編寒生黨塞來金斗錦嶠遺範先稽首在天爲日地爲江萬古常存同曲阜

雲間後學王均惠敬贊 副憲

千年間氣鍾清流鍛羽朝陽信莫倚哭逼草萊摧烈士慘于星象動奸謀猜忠可沐三朝澤勁節還生六月秋自是豐碑能承世雲礽應不愧賢侯

右步雲間顧東江宗伯韻

高賢方躅可能尋忠蓋流馨萬古新永護山河存姓字昭回雲漢有宸音批鱗橫罹撻璫禍化碧孤懸壯烈心琬琰垂光堪不朽巍巍瞻對幾沾襟

右步嘉禾馮鑒之州牧韻

巢湖毓秀古淝東世德允孚篤我公氣壓閹人驚雨
現血輝犴狴泣孤忠權姦臭跡汚青史義士芳踪燦
碧空同首與亡同一恨只今頑懦倘懷風
里中後學張　蒿敬題

祠堂對聯

寵渥優頒錄子䕃孫昭盛典
恩光顯被建祠封墓表孤忠　龍語府太守

鐵面何之天語輝煌昭日月
丹心不死忠祠巍煥壯山河　胡震亨合肥縣尹

諫佞批鱗當代露章傳舊草
忤權逆耳憲臺立像表孤忠　雷逵府太守

操凜冰霜持論頓寒奸賊膽
忠堅鐵石罹冤益切聖明思　常蕃理刑

大節衍江淮激作怒濤驚海甸
耿光昭日月化為虹氣掃天關　傅作舟巡按御史

氣節嚴嚴瀝義膽披忠肝抗疏兩朝維國是
英靈赫赫植天綱扶地紀流風千古淑人心　衛貞元巡按御史

祠堂匾

氣作山河　龍語府太守　　精忠貫日　傅作舟巡按御史
迴天鳴鳳　衛貞元巡按御史　　鐵面剛腸　常蕃理刑
浩氣猶生　胡震亨合肥縣尹　　生氣凜凜　蕭琬煌合肥縣尹
正氣凌霄　石鎮國兵備副史　　剛烈垂名　孫藩兵備副史
狂瀾砥柱　王業興府太守　　忠風千古　周夢熊府太守
孤忠間氣　龔鼎孳禮部尚書　　忠直流芳　方象瑛合肥縣尹
正氣塞天　劉啟濬通判　　玉骨冰心　薛之佐府太守
山河正氣　何朝聘舒城縣尹

御選明臣奏議四十卷

清乾隆四十六年刻本

史052-057

欽定明臣奏議二十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

敕編以

皇子司選錄而

尚書房入直諸臣預繕寫每成一卷即恭呈

御覽斷以

睿裁蓋敷陳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時代既近殷鑒尤明將推溯勝國之所以亡與

昭代之所以興者以垂訓於無窮故重其事也考有明一代惟太祖以大略雄才混一海內一再傳後風氣漸移朝論所趨大致乃與南宋等故二百餘年之中士大夫所敷陳者君子置國政而論君心一劄動至千萬言有如策論之體小人舍公事而爭私黨一事或至數十疏全爲訐訟之詞逮其末流彌增詭薄非惟小人牟利即君子亦不過爭名臺諫鬨於朝道學譁於野人知其兵防吏治之日壞不知其所以壞者由閹臣奄豎爲之與援人知閹臣奄豎之日訌不知其所以訌者由門戶朋黨爲之煽構蓋宋人之弊猶不過議論多而成功少明人之弊則直以議論亡國而已矣然一代之臣多賢姦並進無人人皆忠之理亦無人人皆佞之理即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陳無言言皆非之事亦無言言皆是之事是以衆芳蕪穢之時必有名臣碩輔挺出於其間羣言淆亂之日必有讜論嘉謨搘拄於其際所謂披沙簡金在乎謹爲持擇也是編

稟承

訓示辨別瑕瑜芟薙浮文簡存偉議研求史傳以參考驗其前言考證情形以衆論歸於一是譬諸童謠婦唱一經尼山之刪定而列在六經一代得失之林即千古政治之鑒也至於人非而言是不廢芻蕘論正而詞乖但爲刪潤

聖德之廣一善不遺

聖度之宏大公無我尤非尋常所可測量矣

凡例

一明代奏議現在四庫全書館散見諸臣文集內者甚多并有彙萃成書如經濟錄及疏議輯略等編茲俱詳加蒐採選錄全文至于館書未載而其言可錄則從明史本傳中刪節之文採入以存梗槩

一明臣習尚喜滋議論奏牘之繁迥逾前代是編所錄專擇其危言讜論得失攸關以著勸懲而垂法戒如屬泛行陳奏或涉門戶交攻文乘雖工槩從汰置

一是編所錄固多忠藎名流間有品誼未醇而所言實中利病謹遵

聖諭不以人廢言之盛心並為採入書期有用與流傳選刻泥稱名臣者迥殊

一明至神宗後應燬違礙文集奏疏覓由事涉我

朝其建議頗多剴切顧自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以外正史不及盡載姓名茲俱按其時代編入字句稍加節潤未曾改易全文用仰副

皇上近取殷鑒昭垂萬禩之至意

一舊傳選刻名臣奏議之本宋趙汝愚尊錄本朝明楊士奇兼綜歷代但分門別部轉近類書體裁是編篡次謹遵

聖訓一依明代紀年先後其有同時陳奏者則參攷官階之大小編入次第犂然悉符史家體例

一是編每疏題下俱謹遵

聖訓注明某朝某年並查載進止原旨與疏之行否于後俾一事顛末展卷瞭如而其時之朝政亦遂可以攷鏡

睿慮周詳尤為從來編輯諸家管蠡所莫逮云

一奏議中有引用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者悉遵

欽定改正並將當時所稱藩部人地名俱查出譯改

御選明臣奏議目錄

卷一 洪武

應求直言詔上書 葉伯巨

太平十二策 桂彥良

大庖西室封事 解縉

言九事疏 馮堅

卷二 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景泰

請豫備倉儲疏 楊溥

三殿災請修時政疏 鄒緝

上仁宗奏疏 李時勉

陳八事疏 范濟

邊方事宜疏 劉球

元儒吳澄從祀議 楊士奇

敷陳十事疏 劉球

劾朱勇等疏 葉盛

建言疏 劉定之

覆楊寧陳邊計疏議 于謙

劾許貴請講和疏 于謙

審察敵情疏 葉盛

賞功罰罪疏 葉盛

京畿民情疏 葉盛

卷三 景泰 天順

請擇恩克特穆爾遷北疏 于謙

劾郭亨等縱民壯脫逃疏 于謙

劾衛穎等怠廢軍政疏 于謙

劾官聚等疏 葉盛

禦敵安邊疏 葉盛

劾陳循疏 葉盛

陳災異疏 葉盛

請選五團營疏 于謙

論時政疏 左鼎

請修屯政撫逃民疏 孫原貞

劾內官弓勝疏 葉盛

論時政疏 鍾同

兩廣軍事疏 葉盛

卷四 成化

扶植綱常疏 羅倫
政務疏 商輅
乞分豁土田疏 彭韶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 謝鐸
陳京衛官職因差騷擾疏 彭韶
嚴賞罰以禁盜賊疏 王恕
論駕帖無印信疏 王恕

卷五 成化 弘治

乞取回中官王敬疏 王恕

陳治安疏 王恕
制治保邦疏 王恕
陳政治終始疏 彭韶
論山陝救荒疏 王恕
進大學衍義補奏 邱濬
漕運議 邱濬
陳時事疏 鄒智
論濫陞內官奏 王恕
請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講明律意疏 馬文升
請勤政事疏 馬文升

卷六 弘治

陳治道疏 馬文升
防邊患疏 馬文升
請御賽瑪爾堪進獅子疏 倪岳
請嚴捕近京盜賊疏 余子俊
恤民弭災疏 馬文升
正罰俸疏 馬文升

進鹽場圖冊疏 彭韶

卷七 弘治

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王恕
再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王恕
恤民弭災再奏疏 馬文升
清理刑獄疏 馬文升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林俊
請振紀綱疏 蔡清
覆振九功正祀典疏議 倪岳

請豫教太子疏　馬文升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劉大夏
申明律意疏　馬文升
請添巡撫疏　馬文升
卷八 弘治
陳災異疏　馬文升
修飭武備疏　馬文升
請視朝疏　徐溥
論罷興作疏　周璽

論重名器疏　周璽
卷九 弘治
應詔陳言疏　何孟春
陳邊務疏　王守仁
卷十 弘治
制科議　王鏊
論傳奉疏　馬文升
災異陳言疏　林俊
論救周疏　周璽

會計天下錢糧奏　韓文
請皇太子御經帖疏　馬文升
巡撫事宜疏　馬文升
卷十一 弘治 正德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覆金洪陳邊務疏議　劉大夏
請立記注史官疏　儲巏
預處邊備以備供餉疏　楊一清
經理要害邊防疏　楊一清

預處兵機疏　楊一清
陳攻守十失疏　李東陽
卷十二 正德
裁冗食節冗費奏　韓文
請辨忠佞疏　劉玉
論誅太監李興伐木石疏　周璽
論正失罰疏　周璽
論內侍劉瑾等奸邪疏　周璽
劾劉瑾疏　蔣欽

再劾劉瑾疏
劾太監馬永成等疏　陸崑
器使將才以修戎務疏　楊一清
劾宦官疏　韓文
論誅大逆疏　周璽
卷十三 正德
舉糾漕運官狀　邵寶
獻納愚忠疏　羅欽順
議邊軍入衛疏　李東陽
地方利害疏　胡世寧
請戒諭寧藩疏　胡世寧
時政疏　張原
應詔陳治安疏　何景明
卷十四 正德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楊廷和
勸止臨幸疏　梁儲
大舉入境乞兵救援疏　王瓊
亟易鎮巡官以保重地疏　王瓊

請究失事邊臣疏　王瓊
預防邊患疏　王瓊
禦敵安邊疏　王瓊
劾朱寧疏　方良永
訟胡世寧疏　程啓充
請罷中官奏討鹽引等疏　梁儲
審大計以重本兵疏　王瓊
邊情疏　王瓊
卷十五 正德
革冗員以安邊方疏　王瓊
傳奉疏　王瓊
劾太監史宣疏　孫懋
自劾不職乞賜罷黜疏　孫懋
武舉議　王瓊
聲息等事疏　王瓊
給衣禦寒疏　王瓊
申明賞罰疏　王守仁
請回鑾疏　吳儼

劾朱彬疏　徐[illegible]
卷十六 正德
請崇典禮親政務疏　楊廷和
止微行疏　楊廷和
防邊患疏　王瓊
停差燒造太監疏　唐龍
江西捷音疏　王守仁
邊軍缺食乞早議處疏　王瓊
陳急務疏　黃鞏
諫泰山進香疏　鄭善夫
請還宸濠所占民田疏　唐龍
水災自劾疏　王守仁
乞寬免稅糧疏　王守仁
請正大獄疏　楊廷和
請均田役疏　唐龍
卷十七 嘉靖
請學親政疏　王鏊
請正綱常昭典禮疏　楊廷和

議大禮疏　張璁
議大禮疏　方獻夫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夏言
請寬邊儲以固人心疏　夏言
大禮議　毛澄
大禮議　汪俊
辭封爵乞普恩賞疏　王守仁
慎刑獄疏　韓邦奇
卷十八 嘉靖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林俊
請親大臣疏　林俊
請勤學疏　林俊
節財用疏　林俊
議禮疏　林俊
謹天戒以修人事疏　孫懋
止陳道等乞陞職世襲疏　張原
駁趙雲陞廕疏　張原
弭盜疏　張原

御選明臣奏議　目錄　一　朱攸校

史052-064

修德弭變疏 張 原
選近習疏 張 原
請逐太監蕭敬疏 張 原
再乞亟黜逐蕭敬疏 張 原
卷十九 嘉靖
勘處倭寇事情疏 夏 言
議大禮疏 席 書
議大禮疏 桂 萼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林 俊

正法守疏 林 俊
乞免查撥莊田疏 劉 麟
論錦衣衛朱宸等疏 張 原
寢楊倫職命疏 張 原
黜異端疏 張 原
論王邦奇等七次奏辯疏 張 原
卷二十 嘉靖
停國戚張鶴齡等恩典疏 張 原
停司禮監請乞疏 張 原
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疏 張 原
停止織造疏 張 原
論議禮諸臣黜陟疏 胡世寧
大禮議 吳 鵬
請乘大禮以安人心疏 朱 淛
勘地方賊情疏 張 原
在告極論朝事疏 張 原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胡世寧
陳愚悃疏 林 俊

卷二十一 嘉靖
論刑獄疏 黃 綰
執中行政疏 胡世寧
陳入事以足兵食疏 李承勛
罷兵行撫疏 王守仁
選張經請慎差遣疏議 胡世寧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勛
卷二十二 嘉靖
郊禮議 夏 言

請弭災變以安黎庶奏　楊爵
修舉武備疏　徐問
遵憲綱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卷二十三 嘉靖

議處浥爛倉糧疏　韓邦奇
諫討安南疏　唐胄
益兵據險以防敵患疏　韓邦奇
郊典禮疏　唐胄
諫征安南疏　張岳

請順人心以隆治道奏　楊爵
劾嚴嵩疏　張永明

卷二十四 嘉靖

劾李如圭張瓚疏　周怡
請敕責大臣不和疏　周怡
劾嚴嵩疏　周怡
旱災陳言疏　張永明
請復河套疏　曾銑
復河套議　翁萬達

卷二十五 嘉靖

重論復河套疏　曾銑
議曾銑復河套疏　楊守謙
陳邊務疏　胡松
請罷馬市疏　楊繼盛
災變請黜奸臣疏　趙錦
請誅賊臣疏　楊繼盛

卷二十六 嘉靖

議撥種馬應用疏　李遂

議設狼山副總兵疏　李遂
論嚴嵩欺君誤國疏　董傳策
條上定策備邊疏　楊博
黜貪臣以消民怨疏　林潤
議分布西北防秋兵馬疏　楊博
條上經略薊鎮善後疏　楊博
倭寇暫寧條陳善後事宜疏　譚綸

卷二十七 嘉靖 隆慶

劾縱盜各官議川省善後疏　譚綸

選練州縣民壯疏　楊博
陳修齋醮疏　海瑞
條陳薊鎮未盡事宜疏　譚綸
應詔陳言疏　王世貞

卷二十八　隆慶

懇乞聖明覽本顧問疏　溫純
乞慎重贈典奏　溫純
察變謹微疏　鄭履淳
請面奏事宜疏　駱問禮

議處安攘大計疏　高拱
議處邊方激勸疏　高拱
議處邊方有司疏　高拱
辨大寃以正法疏　高拱
議處本兵司屬疏　高拱
請豫調保邊入援兵馬疏　譚綸
言邊事疏　王崇古
言宜許諳達貢市疏　王崇古

卷二十九　隆慶　萬曆

議處科目人才疏　高拱
議處馬政鹽政疏　高拱
陳四事疏　汪文輝
議錄御賊三臣疏　高拱
議處廣東舉劾疏　高拱
弭盜疏　高拱
辨名分疏　高拱
論諳達貢市事疏　方逢時
遵旨議治黃運兩河疏　潘季馴

查議黃河後患疏　潘季馴
恭報兩河工程次第疏　潘季馴
恭報兩河工成疏　潘季馴

卷三十　萬曆

陳吏治積弊八事疏　邱橓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奏　沈鯉
請宥革除緣坐外親疏　溫純
陳十蠹疏　余懋學
請正文體疏　沈鯉

請停礦稅疏　溫純
乞矜廉吏被誣疏　溫純
乞保聖躬重宗社疏　盧洪春
請嚴言官曠職之罰疏　李懋檜
劾廠監張鯨疏　張沂
卷三十一萬歷
請保護聖躬疏　趙志皐
論公用舍疏　逯中立
論修史用人疏　逯中立
論邊事疏　王錫爵
請止開礦疏　王錫爵
陳天下四大害疏　趙南星
論輔臣植私黨阻言路疏　湯顯祖
備陳邊事疏　王錫爵
寧夏兵變疏　趙志皐
論寧夏事並陳時政疏　趙志皐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逯中立
條陳禦倭事宜疏　李頤

陳時政闕失疏　于玉立
卷三十二萬歷
請召對疏　王錫爵
定國論一政體疏　王錫爵
催發章奏疏　王錫爵
請御門宣捷疏　王錫爵
請發宸翰免口傳疏　王錫爵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王錫爵
再請召對疏　王錫爵
乞禁止倭人貢市疏　沈一貫
劾王錫爵疏　高攀龍
請斥奸獎忠疏　安希范
再救降謫各官疏　趙志皐
請視朝疏　楊東明
請寬言路疏　馬經綸
弭變修省疏　趙志皐
乞振朝綱疏　趙志皐
請補本兵疏　趙志皐

再催補本兵疏 趙志皐
請備邊材疏 趙志皐
陳議兵事疏 趙志皐
卷三十三 萬歷
陳天下安危疏 呂坤
條陳海防疏 李頤
言倭患既平兵勿輕動奏 沈一貫
劾礦使陳增疏 郝敬
修省弭災疏 馮琦
劾晉璫誣重臣疏 朱吾弼
陳礦稅六害疏 田大益
論孫朝魏允貞事奏 沈一貫
乞免發私宅擬票疏 沈鯉
請愼終保治疏 楊東明
請罷礦稅疏 沈鯉
請明功罪以勵人心疏 楊東明
條陳河漕先務疏 李頤
劾內監路辱大臣疏 湯兆京

卷三十四 萬歷
議開泇河疏 李化龍
遵旨備陳河工疏 李化龍
時政疏 沈鯉
請召還言事諸臣疏 姜士昌
乞休第二疏 葉向高
乞振朝綱疏 周起元
官僚徑去揭 葉向高
請革解納白糧積弊疏 徐必達
乞裁藩邸求請疏 周起元
劾稅監高寀疏 周起元
劾三黨疏 李朴
卷三十五 萬歷 泰昌
乞休第六十一疏 葉向高
劾惡璫辱官剝民疏 王紀
劾趙興邦疏 周起元
極陳時弊疏 熊明遇
特請蠲賑疏 王紀

再請敕督撫防疏　熊廷弼
陳河東諸城情形疏　熊廷弼
陳戰守大略疏　熊廷弼
請勅限發兵疏　熊廷弼
請處分以重封疆疏　熊廷弼
請敕臺臣査勘遼事疏　熊廷弼

卷三十六　天啓

金吾遠遽廢弁疏　畢自嚴
請移宮疏　左光斗

仁義兼盡疏　左光斗
敬剖和同之旨以銷結習疏　侯震暘
諫令客氏再入疏　侯震暘
門單法紀全弛疏　侯震暘
禁廷人命疏　侯震暘
請發帑金疏　朱燮元
上復鏶疏　王之宷
新例苦累難支疏　高推
防緝都門刼盜疏　宋禎漢

卷三十七　天啓

藺地善後機宜疏　朱燮元
地震陳言疏　畢自嚴
地震頻仍疏　畢自嚴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漣
請除奸璫疏　蔡毅中
糾傅櫆疏　左光斗
再劾監織中涓李實疏　周起元
請興江南水利疏　周起元

請修省以弭災疏　周起元
水災請蠲賑疏　周起元

卷三十八　天啓

劾魏忠賢疏　魏大中
極言補務不修疏　高推
請斥魏忠賢疏　宋禎漢
極言濫舉縱貪疏　宋禎漢
修政恤民疏　宋禎漢
矢心入告嚴杜請託疏　范景文

飭兵屯守疏　朱燮元

卷三十九　崇禎

請燬要典疏　倪元璐
辯揚維垣詆東林疏　倪元璐
舊餉告匱疏　畢自嚴
劾孫之獬請存要典疏　吳煥
嚴行彰癉以息擊勢疏　吳煥
直抉吏治病源疏　范景文
陳黔省情形用兵機宜疏　朱燮元

議主客兵餉疏　畢自嚴
請無急近功小利疏　劉宗周
請撫卹三秦疏　吳煥
革大戶行召募疏　范景文
督黔善後事宜疏　朱燮元
陳黔蜀連界扼要情形疏　朱燮元
籌餉糧疏　畢自嚴

卷四十　崇禎

請勿用小人疏　黃道周
遵旨具陳疏　黃道周
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　華允誠
痛憤時艱疏　劉宗周
劾溫體仁疏　劉宗周
劾溫體仁六大罪疏　傅朝佑
諫令錢士升回籍疏　詹爾選
撫賊未可輕信疏　范景文
議論當存人才可惜疏　范景文
姧回誤國請正憲典疏　馬嘉植

國勢阽危廟算未定疏　馬嘉植
乞停遣部科催餉疏　倪元璐
劾馬士英疏　劉宗周
陳時政疏　劉宗周
陳五事疏　劉宗周

御選明臣奏議卷一

應求直言詔上書 洪武九年　葉伯巨

臣伏讀聖諭因遇者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詔臣民直言得失海內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禹湯罪己之道也凡有識知莫不欲竭智盡忠況臣愚蒙久承養育以至今日者乎臣竊惟漢晉唐宋之世凡有災異必由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逆主紀綱不振或制于權臣或移于宦寺或陵夷于女主或潰敗于邊戎上下偷安苟延歲月天變于上而不知戒人怨于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之救也今天厭元德特命陛下以神聖之資掃除亂略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至治漢晉唐宋之失舉皆無有然而日月星辰失序者得非陛下鑑觀前世矯枉除弊又有太過者歟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衛姑以所聞于經傳并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斯為不善矣是故日刑于月猶之可也日月相刑是月

抗日臣敢抗君也竊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刈草芥包絡豪傑如使臂指今公卿大臣將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有敢抗君乎惟是都城過百雉國之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城郭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或則恃險爭衡或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理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與太子定分使王侯之國與

京畿同列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使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之子孫也當時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以危王室遂成劉石雲擾之亂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以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

邪心向使文帝早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就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于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爲慘怛之意于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遂生于天地之間也不幸有不率教者入于其中則不得不加之以刑耳故其仁愛之篤洽于民之肌膚淪于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

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長守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爲之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歟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强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

也而用刑之際務從深刻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律諸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嘗有戒飭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寬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始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

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

哉良由激濁揚淸之不明善惡賢　一無別識賢[illegible]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于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于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于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苟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相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

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莫不苟且旦夕以求自免良以此也漢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亦有之而猶聞有拘其家小餘丁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職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敵人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

無窟可追以討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
之驚駭潰散入于深山大谷不可蹤跡之地與之較奔
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
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旣無其方
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
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向者流移他所朝廷
許之復業附籍矣今又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于
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
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

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而
猶見在開封祗候訴言騷動不知所爲況太原諸郡外
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兹之後北
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
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
從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
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也晉郭
璞有言陰陽錯謬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
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

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苛刻
聚斂者罷斥之鳳陽屯田之制現在居屯者聽其耕種
起科已起戶口現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
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
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
于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
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
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
國家紀元九年于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

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
懼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
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再令而尋改已赦而
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
愚謂天下之趨于治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
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
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
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

澗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為民師帥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為急務

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以取人材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市鎮城郭或但置立門區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

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小民不知忠信為何物爭鬬之俗成姦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宣導風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為要務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末節而不暇舉若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

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于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之詳如此故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于禮部升于太學歷練眾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出于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之入官委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其人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顏回子奇之屬舉世不

可驟得以賈誼之材識文帝猶疑其年少不用今開國
以來選舉秀士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
之在者有幾人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
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所謂求治太速之過
也臣愚以爲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尙廉恥守令
則責其先禮義愼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
責其先敎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切如此則德
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于太學須令
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

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其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
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激勸
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罰旣淸則刑
期無刑矣崇禮義尙廉恥而風移俗易矣主上端拱淸
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至矣
尙何天變之不消也哉　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
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旣至輔臣乘帝喜乃敢奏命繫刑
部獄瘐死

太平十二策 洪武十三年　桂彥良

臣惟太平之策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
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于天明如
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効勞庶事自
若身兼庶務不挈綱領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
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則人皆化于爲善而自
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
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
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
多之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

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閑之地
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豐足矣三曰順
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卽天命所在故善治
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
養之而日厚扶之而不危節其力而不困君之于民猶
父之于子民之于君亦猶子之愛敬于父母矣三代之
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文武仁
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

則私念之起如重翳之蔽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欲懲其忿怒天君泰然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國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之世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為法秦隋之失為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

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不可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宜擇老成名儒于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于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大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法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器可當此者然後俾任之至于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與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蓋刑罪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苟不欽恤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著治也理刑之官擇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張釋之

于定國輩親信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材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純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為朝廷之用矣十曰慎邊防夫禦外之道守備為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

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今海內旣
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閒有未順者修文德以來之遣
信使以喩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何勞勤兵于遠
哉元季遺衆尚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鎭守謹其防
禦俟其釁隙一舉而蕩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
之才俊或隱于耕釣版築或起于商賈屠沽皆足以興
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古云立賢無方旁求俊乂
今于秀才等悉已舉而用之矣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
或以微罪困于里閈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

果有材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衆薦之開其自新之路
許其効忠竭力庶奇材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
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
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
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聖朝混
一中外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
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叅輪對
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
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奏古有納言之

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
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
以畢舉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疏入
帝喜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
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大庖西室封事　洪武二十一年　解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
言古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

哉臣謂成王于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因以進諫之
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君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
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太
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
借令有之亦是垂世臣主同休後至停婚仆碑臣竊謂
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
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
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陛下
毋自狹小誠爲世一時也陛下聰明天亶一統華夷功

高萬古此放勲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眞所謂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除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既已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愼獨之功雖處深宮之內一如郊祀之將推所以愛臣之心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于

不經蓋令數改則民滋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齊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人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豈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闕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

之恩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與少加密耳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讖妄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窮閻寒士抄緝穢雜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

商周孔之典下及關閩濂洛之傳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汰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缺而禮記出于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縉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

而以顔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固仍舉起天朝之
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
廟之制奉云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
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絶倡優伶
於變之民不還于淫巧易制寺閹俾天子之貴不近于
刑人統戟陛墀皆爲古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戸
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于衆職定久任
法而加封待臣子以一禮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
稅鋼務鈔之征商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

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
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夫元首叢脞則股肱
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爲用帝德罔愆則民志應
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拳拳于畏天畏鬼
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孳孳于治民治強暴而所以
治心者猶未極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樂之時儀文
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文也豈誠足以盡事天事鬼神
之道哉簿書之期訟獄之斷詔誥之勤鉤距之巧此皆
治強暴之末也豈真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上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元
名之福祀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
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
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
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
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
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姦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
持意謂如此則上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欺

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
鏡照之哉臣竊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
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極
難禍患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
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
一身刑必延乎親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
怒哉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監生進
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
瞽取而或佈于朝省縣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

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殷之賤衰纊魏義負販之儔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恍惚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肅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于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黨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亭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

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靡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身也今也廳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譏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謂非當今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豐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贓得以侵欺其或歉

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次豐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

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鬭武備墮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雜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進天下之俊又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實上有

莊義田育族皆宜與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不及嗣迪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將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歉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內外官司捶楚屬官甚于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擧跪由拳于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務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贓惡解官笞

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奉命何畱急于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擧惟陛下幸垂鑒焉　九疏入帝稱其才

言九事疏洪武二十四年　馮堅

臣堅上言九事一曰養聖躬王者綜理萬幾因當宵衣旰食然陛下春秋高未晃日而朝百官日旰猶未罷非順時調護之道也臣願淸心省事不預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其左右輔導不可不愼臣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正色直言以時匡救三曰攘要荒先王立綱陳紀備服遠人然後中國奠安得施政教今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邊鄙無備可乎臣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廓有司方面諸臣所以表率守令臣願得廉正有守之士旌別所屬賢不肖具實以聞而黜陟之則人皆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生而功業顯當時逝而聲華著後世載在祀典所以崇德報功臣願敕有司采歷代忠烈事蹟追加封謚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寺人之設備使令給

灑掃而已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遂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臣願裁去冗員實可杜異日威福陵替之漸七曰易邊將將者國之爪牙第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放縱淫佚不可駕馭臣請凡將帥量諸關外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先王以知人安民爲急知人所以安民也今有司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能自立者鮮矣爲善于下而上不加察非激勸之善術也臣願廣布耳目訪廉斥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立法防姦

有國所務陛下置勘合凡有徵發必驗之使同然後得行可謂得革弊之本矣近聞諸司惟以帖委胥吏傳習所部少不如意輒加箠楚其害乃及于民臣願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塡寫差遣旣訖繳報如此則所司必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致曠廢矣　疏入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

御選明臣奏議卷一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

請預備倉儲疏 永樂元年　楊溥

臣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于甚艱難者蓋豫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豫備之政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凡有豫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于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于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于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併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

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具文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卽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旣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妄揑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以爲私己池塘養魚及隄塞爲私田耕種者此弊南方爲甚雖間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餘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

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淹沒田禾及閘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繫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俟後年豐熟舉行其現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舊制凡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卽于農閒時月修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侵欺者根究明白悉令

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盜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準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有損壞悉于農閒用人修理有强占陂塘私用者卽令退還犯在赦前亦免其罪不退還者亦準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還陂塘及圩岸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秋成豐稔之處令府州縣官于現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

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皇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攷滿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粟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該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迹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蔽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正官參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

壞臣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命部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　疏入帝從之

三殿災請修時政疏永樂十九年　鄒緝

臣惟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芻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

歲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
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蠶絲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顧
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
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
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
皇暴露莫知所適遷移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
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
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污吏偏布內
外剝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

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彊自
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
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
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
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
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
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至報効軍士朝廷
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横恣閑遊往來此皆姦詭
之人惟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也朝廷歲

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買馬外蕃所出常數千萬而
所取曾不能一二馬至雖多類皆駑下責民牧養騷擾
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
之大者漠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
知來者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于來朝
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為後日子孫患至宮觀禱祠之
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
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皆下失民心上違天
意怨讟之興實由于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群臣發號

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
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
天譴怒前有監生生員以舉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
戍者此實有關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
尚復拘繫並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
官全其廉祿拔簡賢才中行為衆官吏貪贓蠹政者嚴
其罪而罷黜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所以保安宗社
為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基莫有大于此者矣且國家所
恃以久長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常視人心為去留今

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遷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于無爲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于後也　疏入帝不納

上仁宗奏疏　洪熙元年　　李時勉

臣聞言之逆耳者非聖君不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然必上有仁聖之君斯下尤有忠直之臣伏思三代以上莫盛于帝堯而伯益猶以怠荒淫逸爲規三代以下莫盛于太宗而魏徵猶以十漸不終爲戒今聖人在上日月之明天地之量知周萬物而求賢常恐不

及憂及困窮而從諫有如轉圜是有納者之君又遇可言之時愚臣豈敢緘默而不吐露心腹也哉然臣之所欲言者惟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欲勤政事務正學伏惟陛下新登寶位渙發德音大赦天下首命京官舉薦賢才恩澤所加遠近無間羣臣鼓舞于朝萬物條暢于野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也亡何即位未幾土木遽興雖茅茨土階非今日之所宜而峻宇雕牆亦前聖之所戒昔漢文帝作露臺召匠計之值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以文帝之富貫朽粟陳于百金之費猶且惜之陛下何不惜百金之費而欲撤成功而更新乎唐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溼請營一閣以居帝憚勞民費不許以太宗之治斗米三四錢于一閣之費尚慮擾民陛下何不惜民力而取材于遠方乎矧宮殿創乎太祖高皇帝法規樸素渾堅傳之萬世可無震凌太宗文皇帝旣任其勞于先陛下當守其成于後雖當改者猶且不忍于三年未可改者不宜遽更于三月矧天下之民仰望太平正宜與之休息今又重勞民力闢內宮催木疾如風火郡縣被其拆辱小民

被其鞭楚公私繁擾所至騷然苟民力旣殫而或繼以饑饉則臣恐陛下之赤子無復如前日矣臣之所願節民力者此也經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乃天子之孝也太甲居憂處仁遷義故成湯之業賴以不墜高宗諒陰三年而恭默思道故中興之功卒能有成斬焉衰絰之中正以禮導民之日也側聞內官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爲之驚疑衆心爲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宮古有常制則大孝尙未終左右侍御不可無人則正宮尙未

毋恐乖風化之原有阻維新之望況始者終之漸也小
者大之萌也涓涓之水不先隄防則流必至于漬川星
星之火匪豫撲滅則勢必至于燎原豈可不防微杜漸
而慎終于始乎臣之所願謹嘖欲者此也自古人君莫
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食此文王之所以勤政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此齊君
之所以早朝也太祖高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未嘗見日
而臨百官今或東方既曙鐘鼓既闘旭日已旦朝儀方
肅似非古人庭燎待賢之意也若謂天下大安可以優

游于庶政則飛蝗蔽天民食寡乏之誠職兢惕厲之日也
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猶恐禍生于所忽尚何容一息
之或怠哉臣之所願勤政事者此也仲虺告成湯曰能
自得師者王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在昔
人君未嘗不學也然帝王之學豈效尋章摘句也哉程
子曰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
之時少自然氣象變化德器成就臣願陛下于萬幾之
餘進一二儒臣以侍左右以備顧問或求帝王經世之
要古人治亂之由參究天人之蘊察知稼穡之艱俾涵
養既深本心既正則惟精惟一遊樂無益之事無自而
萌芽矣違義遵道佛老異端之說無自而啟惑矣臣之
所願務正學者此也臣荷國厚恩備員耳目久欲有言
恐犯天威是以思之累日不敢驟進然犬馬思効之誠
當不辭直言之罪已往者雖不可追而方來者尤當謹
慎陛下詳審而思之擇善而從之追大禹之克勤嚴成
湯之不吝敦崇節儉與民休息躬行仁義慎始慮終則
太平之基將與天下共悠久矣臣愚忱戇昧罪當萬死
伏望陛下矜其愚衷寬其斧鉞使來者盡其言則天下

不勝幸甚　疏入帝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
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

陳八事疏　宣德元年　范濟

宣宗即位范濟詣闕言八事一曰楮幣之法昉于漢唐
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
做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
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
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干天
下正稅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

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僞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湖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益兵防禦廣開屯田修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

清野使無所得俟其備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三曰兵不在多在于堪戰比者多發爲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四曰民病莫甚于勾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旣至州縣擅作威福追脅里甲恣爲姦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

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賂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衛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諜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勾取送衛則差人騷擾之弊自絕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爲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勅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

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于此者六曰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校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爲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爲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于國學磨礱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

唐太宗禦突厥于便橋亦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詔命將欲淸沙漠旣以饋運不繼旋即班師遂撤東勝衛于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內修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徙頑民不數年間多爾濟巴勒獻女巴延特穆爾鄂爾布哈等相繼擒獲納克楚亦降此專務內治不勤遠略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爲快毋以犁庭掃穴爲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于田桑盡

心于庠序邊塞絕傷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夭閼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于萬年矣八曰官不在衆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並依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成熙而天下大治矣　疏入帝曰所言甚有學識多契朕心當察其素履以聞

邊方事宜疏 正統六年　劉球

臣聞帝王之馭四裔必寬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敎以待其降至于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于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尙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

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梟魁未獲亦多戮羣醜爲誅爲舍無繫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于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匪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于崇越也至衛拉特終爲邊患及其未即騷動正宜以時防禦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猝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愼防過如周漢之于玁狁匈

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暨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于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溝塹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　疏入帝命下兵部請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

元儒吳澄從祀議正統八年　楊士奇

臣士奇等欽遵抜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子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爲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于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奥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

屢徵復起亦不久于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讜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諡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于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頹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子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具奏聞

議奏帝從之

敷陳十事疏正統八年　劉球

臣聞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于便殿裁決庶政權總歸于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

故事使權歸于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
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
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然未幾時又
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
論小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為計勿輒
拘繫庶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
清愼習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備
臣使領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
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閒亦嘗行之今

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
廉幹之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
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
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為輕重民用多
冤宜使各舉其職至邇磚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
之春秋營築恐警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
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完宜罷工
以蘇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
事虛文宜令戶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施

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費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
將貪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得以歸不過梟諸通衢
而已緬將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
怒與之則兩麓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
跌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宥令從軍仁心若
此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窮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
死地豈不有乖于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遣人求
貢非無悔過乞免之意若赦緬斬任發首來獻仍赦思
機發盡削四境之地分于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

矣邇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測宜分遣給事御
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
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
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矣　疏入
帝命下廷議言球所奏惟擇太常官宜從

劾朱勇等疏　正統十年　葉盛

臣聞失律喪師難逭滔天之罪陷君辱國當加赤族之
刑憲典甚明人心共憤竊照總兵官太保成國公朱勇
鎮遠侯顧興祖修武伯沈榮等俱以庸鄙幸際明時平

居不義不仁惟務剝削軍士臨事無謀無勇遂致玷辱朝廷邇者額森侵犯邊境至尊爲奸臣之所誤擐甲冑以親征朱勇等職典軍機手握兵符自合運籌畫策樹勳績于疆場獻勇效勞靖兵鋒于邊境庶幾少竭涓埃之報以酬天地之恩奈何各官棄甲曳兵累挫威于小寇望風承旨尚受制于奸臣凡事依阿專守諂諛之故態六師潰亂全無紀律之可觀遂使蕃庭詭僥倖之功鑾輿成孤注之失臣民塗粉師旅創殘臣竊惟朱勇等總兵戎既無決勝之功臨國難又無致死之節含垢忍

恥尚甘食息以偷生遁跡潛形不詣闕廷而待罪古今大惡何以加焉人臣不忠莫甚于此食其肉不足以慰四海臣民之心磔其屍不足以紓三陵祖宗之憤夫交阯外邦小國非有萬乘之尊天下之大也當時征伐先刑之臣先皇帝或誅其身或籍其家或削其爵況以朱勇等罪惡深重如此者哉伏望殿下俯遵祖訓大正邦刑換拏朱勇等寘之極典籍沒其家仍乞以臣所言奸臣王振誤國之由朱勇等敗事之實諭告天下然後訓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興師問罪以成安內攘外之績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聖駕之旋軫可期邊服之綏寧可致矣　疏入郕王從之

建言疏景泰元年　劉定之

臣惟昔者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于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尚能奮于既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額森桀驁直抵都城以我將吏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

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臣愚敢略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璘三疊陣法互相倚恃迭爲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軍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于火槍也紫荊居庸二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陸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水則瀦泉令深名

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尤以驛人招撥啓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于上皇朝乞徙漠北降人智謀短淺未蒙採納比者此輩乘國釁奔歸故土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遷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可省俸給減漕輓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納月錢于私室于是乎不習擊刺之法是不習進退之宜節轉貨爲商執技爲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姦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毋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令腹民猶將帥之剝兵也宜嚴糾攷愼黜陟犯贓者舉主預其罰然後貪墨者寡廉舉者愼民安而邦本固矣古販繒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

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智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旣廣禦侮有人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大事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爲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職勿躐新階他日勳名若著而爵賞加正未爲晚夫旣與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旣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冊以示懲勸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姦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爲言郎中

庸所謂智仁勇也智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于
尚書春秋史莫正于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于君
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
而趨避審矣于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
知有仇士良陳宏志之惡于馭廷臣也既知有蕭曹房
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
則于智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鄉者備臣進
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
過之其不至于冥行顚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創尚

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
強讎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
不為此 疏入帝從之

覆楊寧陳邊計疏議 景泰元年 于謙

臣等查得獨石龍門長安嶺等處俱係萬全都司所屬
緊關城池去年敵衆深入俱各捐棄失守茲當聲息稍
寧可以措置雖經具奏令總兵等官朱謙等修設整理
誠恐各官遷延有妨邊備已經節次議擬奏准令都督
僉事董斌提督前項衛所官軍修理城池防護糧儲等
項及昌平侯楊洪原留在京開平龍門等衛官軍三千
員名并其餘俱係口外衛分在京報効等項官軍俱令
都指揮楊能董斌領回原衛所操守近該董斌題稱獨
石馬營雲州鵰鶚長安嶺等處城池委係外控敵境內
庇宣府懷來一帶若獨石馬營等處城內嚴固則腹裏
衛所自然無虞今議將前項城池重復修飭整設屯營
誠安邊禦侮長策合設都指揮一員在彼分守地方肅
降敕書并給符驗及將獨石等處衛所官軍男婦人等
俱要聽伊鈐束督發原處以實空虛之城庶將萬全都

司帶俸都指揮推選有謀有勇之人分派獨石馬營李
家莊鵰鶚龍門等城專一守備操練聽伊調遣等因具
題抄出本部又經逐一依擬奏准通行去後今尚書楊
寧奏要將獨石龍門等處候有餘力然後議及一節臣
等竊詳各處土地城池俱係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
門一帶正係極臨敵境緊要去處外為邊境之藩籬內
為京師之屏蔽去年敵人糾衆入犯守臣慮恐勢孤援
寡因而捐棄失守至今清議不容今額森等已來請和
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興滯補敝修設故疆以為久遠之

計以圖復雠之舉況前項城堡已命董斌提督並原守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日正在修置之際彼處鎮守總兵等官並不曾奏雖以修復緣由豈可自餒自畫輕易擲棄且我退一尺則彼進一尺我失一寸則彼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係況使干戈擾攘之日尚當固守封疆況平居無事之時不宜自蹙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軍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通行請敕宣府總兵參將鎮守參贊巡撫官員撫寧伯朱謙右都督紀廣內官柏玉

侍郎劉璉僉都御史任寧都督僉事董斌等將獨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莊鵰鶚龍門長安嶺等處一帶邊務查照本部節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區處勘酌人情之勞逸相看地形之夷險先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略其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容修理其各城合用都指揮務在推選至公俾邊城守備得人而糧儲防禦有法不許各持己見怠忽因循自餒其志廢弛兵備若因此失誤事機必治以重罪不恕其奏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當益兵將固守緣永寧懷來

已有都指揮同知楊信葛全右衛已有都指揮僉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總兵官撫寧伯朱謙參將右都督紀廣大同已有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參將都指揮潘興東路已有參將右都督方善西路已有參將都督同知許貴宣府大同所屬前項城除總兵參將及把總提督守備官軍外又有都指揮或一二員或三四員守城操而所在衛所官軍止勾固守別無相應官軍可以增添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

妄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節減一節臣竊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南北寇戎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有功官軍中間若有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所在提督參贊軍務等項都御史及監察御史等官重復體勘明白方纔定奪陞賞而總兵參佐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覆奏降黜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荊等關及大同宣府官軍俱係殺敗敵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

冊奏要陞賞節行駁勘明白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
人心其有退縮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
死于鋒鏑未嘗陞用一人況兵家之事以絕勝敗敵爲
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爲勲績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爲因
賞崇卑則人皆顧戀首級未免爲敵所制今稱有妄報
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攷合
無通行各處總兵鎮守參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
奏報殺敵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
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爲從何人生擒巨敵何人斬獲

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徇私泛濫將無功之人
一槩冒請陞授以致賞罰不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
罪及奏沿邊遇有聲息預將人畜收入城堡固守俟敵
師老氣惰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
腹背受敵等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現行事例別無定
奪緣節該欽依看計議來說事理具題　議奏得旨是
獨石龍門一帶乃宣大藩籬若棄城不守則宣府必孤
京師何以禦敵寫敕與朱謙薑斌等上緊修城不許因
循誤事

劾許貴請講和疏　景泰元年　　于謙

臣竊詳北敵額森既侵邊境復犯京畿拘留上皇震驚
陵廟是爲仇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
秋冬之間正敵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鐸
指揮岳謙等齎執金繒往使將賂纔入于穹廬敵騎已
至于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敵營不見上
皇鑾輿而還敵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望風遁去朝廷
灼見敵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遣往還惟敕邊
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和

議之說臣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
與彼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之
有所不可和也又北敵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
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
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敵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
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
沮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萬兩疋迨及季世
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
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

賄之甚則不得不降尊號其爲含垢忍恥屈己從和固
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
援古證今和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
兵養威蓄銳敵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敵若遠遁不貪
利以窮追萬一復有大舉入邊之謀則我兵操練有素
加以將帥思奮臣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
不出敵人之下其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敵人自知數
入不利變詐爲善遣使入貢則示以善意與賞賜遣
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

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
而臣愚見止于如此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
能銳意滅敵卻乃倡爲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
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
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齎文
切責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
方必期滅敵以贖前罪仍通差人齎文前去遼東宣府
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荊倒馬等關
口總兵總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飭人馬固守地方
如遇敵人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因而失
誤機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
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奮以圖
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
理具題　疏入帝從之

審察敵情疏 景泰元年　葉盛

臣竊惟迺者衛拉特額森僥倖土木之戰驕氣盈溢自
以其鋒爲不可當迺脅其主托克托布哈摔我太上皇
帝悉衆而來南北分道一從紫荊關一從龍峪山排闥

直入肆無忌憚我師臨城拒守持重養威討罪之義尚
未大彰而額森不約請和無故自屈勤懇切至于再
三請奉我上皇還宮皇上待以不欺遣使迎復此誠天
意悔禍陰誘其衷英大之幸也然臣闇劣竊以爲額森
奸險狡譎至難測料今此舉有二說焉其一曰怯其一
曰示怯比聞額森之來奸細如李讓喜寧輩誘之曰中
國一遭土木之潰士馬耗矣人心去矣大物可唾手得
也而今所聞見士馬尚如此其富也人心尚如此其固
也孤軍深入耳疑且懼故爾陽同善意送駕回京多索

犒賚貪得金帛意在復歸巢穴徐圖再舉此其怯也不然須森之計必以爲中國人心不過以迎復上皇爲急上皇既歸人心必懈且我力請和好彼必以我爲怯而不我虞假託結好之名潛蓄跳梁之志緩我戰守之具誤我將士之謀乘弊而發大縱剽掠通州而南援絕水陸此則示怯而實不怯也今日之計怯固可擊示怯必擊使其怯而縱其歸苟安則可矣如後患何因其示怯乃遂信之而不疑置之而不問臣恐禍患之來衹在目前不待久也昔者金人侵宋种師道奏俟因擊之李綱

亦請縱歸擊之師道又奏臨河要擊之而當時主和議者不之聽以致釀成靖康之變追悔莫及前鑒昭然不可不慮伏望皇上以宗社軍國爲心急敕總督總兵等官幷各營大小頭目卽須十分整辦軍馬趲運糧餉精明紀律申嚴號令厚賞而重罰以和爲虛以戰爲事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仍四散分差健卒晝夜多方哨探敵騎一或退動或擣其虛或襲其後或乘其斷絕或縱其半出邀籌決勝務出萬全使沙漠肅清匹馬不返庶足爲雪恥復讎之一快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臣不勝

犬馬拳拳爲國竭忠激切之至 疏入帝不納

賞功罰罪疏 景泰元年 葉盛

臣竊惟徧拉特侵軼京師戕殺神武奮揚尋見奔遁皇上念機會之不可失敕命將吏乘其困而擊之廟算不遺成功可必矣臣愚昧竊念賞功罰罪治天下之要務況今日陳師鞠旅之時尤爲切要者乎賞不徒賞有功者賞必厚罰不徒罰有罪者罰必嚴今日之賞罰旣行他日之勸懲所係賞罰明信將見人人用命力于事功何讎不可復恥不可雪哉頃因德勝等門殺敵有功幷

陣亡官軍有司未暇取勘皇上速其舉行賞罰之典且戒以勿遲指揮魏眞臨陣逃回法司以其罪請皇上則殺之不宥臣切居侍從躬奉綸言知皇上信賞必罰之意卽造化春生秋殺之心眞大有爲之君也臣竊詳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武淸侯石亨都督僉事楊俊俱以軍功近蒙超擢然其間如都督孫鏜毛福壽都御史羅通等或運籌畫策或奮勇克敵俱有足稱非他人比又如守備白洋口通政使謝澤從容就死守備紫荊關都指揮韓靑力戰而亡都督武興御史趙驎亦皆親冒矢石

殁于王事良可矜憫其提督紫荊關都御史孫祥先差守備按察使曹泰俱各棄城逃遁使關門無結草之固以致戎馬出入自由如履無人之境經今日久蹤跡杳然身為大臣既不能捐生以赴難又不行詣闕以待罪不忠不道莫甚于此都御史段信明知紫荊關係該提督地方乃多方躲避不行前去整理及至敵人入關作為不知具奏掩飾似此奸詐豈能盡忠錦衣衛指揮王虹御史吳中郎仲職王晉職專巡視關隘因循怠惰以致關口不固軍守不嚴敵騎長驅尚不星馳奏報推原

情犯法所難容上項公罪伏乞聖明將都督等官孫鏜等照依給與誥命餘用其子優恤其家仍乞聖斷將都御史等官孫祥等拘拏赴京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則賞罰當而人心服法紀明而事功成矣　疏入帝從之

京畿民情疏　景泰元年　葉盛

臣聞京畿為天下根本必畿甸充實然後京師鞏固必京師鞏固而後天下乂寧此理勢之必然者也方今順天等八府實為京畿要地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斯民困極加以去年戎馬抵關驚疑之後民不聊生今又天久不雨禾麥不長臣近奉敕于河南等處公幹往還之際經過霸州等州永清等縣備見所在人民逃亡者衆道傍屋廬十空八九桑棗多被斫伐牛羊罕見成羣間見居民扶老攜幼或扒蜆以為食或拾草以為糧艱難百狀不忍言及況且各府差役較他處為尤甚有運送糧草者有赴上司築城挑壕者有當衝要水馬驛站者有明令柴薪等項夫役者有沿途協送官船者牽遞官馬者有運官物者夫斯民艱難若此衣食尚且不充而差役又加繁重尚何顧戀而不逃乎比者雖寬恤之恩詔

累頒然重困之民猝難甦息雖有撫民鎮守等官職專綏撫未見實效又聞臨清以南八府及山東等處流民大車小輛攜男挈女塞行路宿流移而南者自驚疑以來至今未絕臣惟地方有限流移無窮若不加意甦息不無愈見逃亡非惟他處地不能容有干他處實恐畿內空虛所係非小伏望皇上留意斯民特敕該部行移各府鎮守撫臣嚴督官司里老人等十分用心招徠撫綏逃者必欲復業存者務令得所其大臣務須親歷鄉村慰安人心勿視虛文務臻實效然其原本又在于朝

廷仍乞敕該部與廷臣集議將前項地方應有派辦差
役如軍器年例物料及冊造夫役等項亦須量與斟酌
不為常例或寬減分數或暫派南方待後事妥民安俱
仍照舊仍查各府豫備倉糧有無多寡數目設法賑濟
及給與牛種使得漸安生理則京畿安而天下皆安不
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　疏入帝從之

詳　玉輯楷校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

請釋恩克特穆爾還北疏　景泰二年　于謙

臣竊惟中國之馭外夷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
恩信所以折其強而結其心也今額森節次遣人朝貢
其譎詐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
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恩克特穆爾既不騎坐勘
焉又不潛入邊城明說探接使臣別無姦細情節而守
墩官軍就將本人搶奪只貪一時之邀功不顧朝廷之
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輒便輕信起解今訪

陳爾能校

得恩克特穆爾現行監問竊以為此特一俘囚爾殺之
不足為武而或有以起釁舍之不為怯而或有益于事
如蒙聖恩乞敕法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
息別無其餘重情請敕令該府差人連恩克特穆爾齎
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處收領撫令聽候邊
上如有額森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額森以朝
廷忠厚撫待之意使知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並各
邊總兵鎮守等官今後各要整飭軍馬固守地方果有
敵人侵犯相機勦殺若外面遣人來邊打話止一二人

三五人別無奸細情由及遠探隨身再無跟隨掩襲人
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生事以啓邊釁
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爲由縱敵入境剽掠以誤邊務
緣係請敕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疏入命從
之

劾郭亨等縱民壯脫逃疏　景泰二年　于謙

臣竊詳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爲將之方貴乎兵有
其制前日大同陽和後口并土木等處我軍失利敵人
肆志者皆由平日將帥庸懦號令不明假寬厚持重之

名以遂貪私苟安之計上下遠近習以成風致有此禍
即目邊務孔殷敵情不測正當盡革宿弊豈宜仍蹈前
非況前項民壯夏勝一等一百八十餘名自景泰元年
四月間捏寫僞印批文逃回原籍該管坐營把總等官
朦朧隱下不行作逃被各原籍官司舉發解來本部奏
送法司問罪及令該營總兵等官查明回奏方纔捏稱
于本年二月間開逃遷延日久若非各逃原籍官司及
本部具奏則各人終于賣放在家名數虛存營伍空缺
朝廷何由而知兵備何由而肅及照奏內開稱民壯夏
勝一等糧賞不曾關支行該戶部四川清吏司手本開
查得前項民壯夏勝一等四十九名已于景泰元年四
月分造冊關支糧米今卻妄行奏稱不曾關支顯是該
營把總等官指揮郭亨等比先通同作弊受財脫放冒
關月糧侵欺分用懼怕有罪又行捏脫瞞官作弊情犯
昭然今各營現在坐營把總管隊官員數多因見郭亨
等賣放民壯盜關月糧全無忌憚互相效尤作弊官軍
日見消耗兵政日益廢弛萬一失誤事機追悔何及再
照武清侯石亨本無汗馬之大功謬膺朝廷之重寄惟

知市恩而誣下不思申令以正人縱容該管把總等官
作弊壞事及至本部奏奉欽依查勘又復延挨久不回
奏都督衛穎屢次于教場呼喚郭亨等查究抗拒不服
卻乃私到石亨家送與公文本官輒又聽從首領官金
以惠並當該掾吏聽受郭亨等買囑通同隱下賣放民
壯侵盜月糧實情捏稱兵于揭查等詞石亨出名朦朧
奏准致令奸人得計兵政廢弛似此上下交通互相蒙
蔽若不通提問罪竊恐貽患方來合無行移石亨嚴加
戒飭本官并各營總兵等官今後務要竭忠盡誠修舉

戎政以副朝廷之委託以爲下人之表率不許似前罔
上孤恩苟安日月及縱容下人受財壞事致令坐營把
總等官將現操官軍縱容脫放如違一體治罪其把總
官員數內杜山先因爲事不卽查理情罪頗輕合照節
奉欽依且饒他這遭事理施行所據賣放民壯盜支月
糧情重指揮郭亨吳能并石亨處通同作弊省鎭官仝
以患及掾吏人等合提送法司明正其罪仍于郭亨名
下追糧追官賍使人心警懼而法昭明武備克修而事
無謬緣係整飭軍務參問軍職官事理具題　疏入帝

從之

劾衛穎等怠廢軍政疏 景泰二年　于　謙

臣伏見該刑科等衙門劾奏都督同知衛穎等交通飲
酒姦宿樂婦怠廢軍政等情欽蒙聖恩寬宥弗加罪責
此誠天地生物之仁然臣竊惟衛穎等俱以凡才叨膺
重任擢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縱欲
而敗度況終日飲酒爲樂又復用錢買姦若非剝削營
軍此物從何而得卽目敵人雖已請和而邊報未甚寧
息舊恥未雪當君臣臥薪嘗膽之時大舉未圖宜將帥
捐軀效命之日而衛穎等所爲若此上辜朝廷之恩下
失軍士之望惟務一己之嗜欲豈恤衆情之艱難曩者
土木之潰大事殘危正由爲將帥者平日貪淫敗度受
財賣軍互相交通貪緣黨比戰鬬之事不習兵戎之政
不修將帥互爲仇讎上下自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望
風先解前日之覆轍未久而衛穎等又復效尤廉恥蕩
然全無忌憚比者在營軍士逃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
不爲衛穎等賣放逼迫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愼且賞
從賤罰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術也今衛穎

等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何所取法而管軍者
何以爲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聖恩寬宥而此等鄙俗
之才終難任爪牙之寄合無將衛穎范廣陶瑾張義郭
英穆虎俱不許管理府衛事務及坐營領軍調往開平
獨石大同一帶操守殺敵以贖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
餘人知懼恩義並行而戎政修舉矣爲此具題　疏入
得旨衛穎等饒他罪今後者改過自新再有犯必不赦

劾宮聚等疏 景泰二年　葉　盛

臣照得宮聚等俱係朝廷將臣受邊方委託辜恩負國

罪惡貫盈或畏縮退怯而失誤軍機或貪淫酷暴而累干邦憲原情論罪死有餘辜數內宮聚害軍殃民宿師玩寇括索金銀器皿動以百千失陷軍民人口不下萬數激變彝夷而貴州幾至于失守拘收婦女而土官亦被其征求結怨西南流毒未巳我皇上明斷雖曲宥斬罪仍降職令其立功王驥雖降所鎮撫尙令囚繫其宮聚刑部追贓完結明正典刑此誠至明大斷正法度以恪遵祖訓示操縱以收繫人心端在是矣今石亨等乞量復職熒惑天聽臣竊詳貪淫酷暴罪猶止于一身激

變失機禍將見于天下將臣之罪至此巳極此而可容尙何可罪使宮聚果稱驍勇尙無可用之理況其無謀無勇人所共知王驥累次奏詞昭然具在再照國家多事固急于用人恩威所臨尤嚴于賞罰威不可以徒行必威行于一人而千萬人懼恩不可以濫加必恩加于一人而千萬人悅賞罰旣明則人心無不服人無不服則號令必行事功易立戎醜不足平而治平之期可立致矣伏望皇上始終此明始終此斷將宮聚等各照先次該衙門奏奉欽依發落庶下有合乎公論上無累于

聖明及照石亨楊洪等素擁重名叨膺大寄未聞有保民衞國之奇計而乃有黨邪舉濁之私心歸怨于人斂恩于己數內張軏先與宮聚同事竟亦均無成功副使李睿等累次上言臣等各衙門亦嘗劾奏聖恩寬大尙緩刑誅今又同流合汚以類相聚輒敢朦朧會奏顯有朋比重情律以至公俱合拏問 疏入帝不納

禦寇安邊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竊惟衞拉特陽託和好之名陰蓄憑陵之志是和好之說必不可恃而憑陵之患不可不防此理共知不待

智者況今日瘡痍之痛甫定敉寧之效未臻苗蠻煽焰于西南猺獞弄兵于兩廣凡百汲汲有爲惟恐緩不及事若猶因循苟且則事尙未可知然今日當爲之事固多而莫若禦寇安邊之爲急也禦寇安邊固未易爲而爲之之要在求言以行之耳欽惟皇上爰自居輔繼登大寶以來體天法祖一志求言所頒詔諭不一而止以故芻蕘之微皆得自達苟有可稱卽見嘉納但言者或緩急之不知或鉅細之雜陳奉行者或知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至是誠未足以隆修攘之業收廓淸之功副

皇上中興圖治汲汲皇皇求言納諫之盛心也臣生長盛時叨聯侍近雖一得之愚亦嘗過蒙天聽而汲汲迂疎于事無補受恩思効言不逮心夙夜憂惶罔知所措竊復自謂天下大物也兵戎大事也民風土俗萬有不齊人情事體各有攸宜必非單詞一力所能料理維持者若非廣延衆論俯察輿情竊恐事迫臨期徒貽悔恨如蒙聖慈聽納愚言特降玉音除有詔書事理朝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及興利除害等事許諸人直言無隱不拘外特令在京各衙門官員俱于今年十二月以裏

或各具奏章或合辭連署務盡所長開陳禦寇安邊奇謀上策如云若何可以摧強屈敵若何可以出奇制勝寇兵猝至何以應之求請無厭何以杜之士馬之操練未精者何故必用何法始精邊儲之供餉未足者何由必行何政始足某處地方要害防鎮之道何居某處關城頹廢修葺之方安在前日所稽之功罪孰爲得失如何可以收人心今日所習之器械孰爲優劣如何可以必全勝某人有某長可治軍旅而屈在下僚某人有某短恐妨調用而過居高位孰可以爲戰將孰可以爲守臣戎行遥諭之守何人可以棄瑕錄用監軍守鎮之任何人可以旌異超遷他若天下之大本當世之急務與夫上干朝廷事關廊廟凡可以衛國保民可以濟時艱而軍政者悉聽攄竭以備采擇其間人品不同分量亦異或止能陳處一事或兼能識達衆事隨其所能俾得自盡務須直陳實事毋徒虚飾繁文仍不許避迴顧忌及以位卑越職爲辭而退有後言俟陸續封進羣言畢集仍乞聖明于大臣元老平昔公清直諒良實忠純者及經筵內閣衙門老臣與兵部等該衙門特加宣召付

之議擬令其勿事虚文勿應故事不論其人之崇卑惟觀其言之當否不必欲其同已而惟求得乎事機不必嫌其異已而惟求合乎情理言苟不當必隱之而貸其過言之果善必從之而見諸行萬懇聖斷親御覽重加紬繹使之開陳利害所在的然可施行者即下所司以必行之不惑浮議不懈初終則嘉言日進而聖德益崇治具畢張而強寇自弭社稷之福也邊境之福也

疏入帝從之

劾陳循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聞罪莫大于欺罔而大臣欺罔者罪不容誅法莫嚴
于怙終而小人怙終者法難輕貸舊章具在重典必加
竊照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一介書生叨居清
要尚書學士官品極其崇高內閣經筵責任最爲深重
豐備法醞日給太官製帶襲衣屢出內帑五朝作養百
辟具瞻恩封上及其祖宗葬祭下臨于繼室儒臣遭際
之幸又孰有過于斯乃陳循妄意要君甘心負國靦顏
厚貌全無圖報之心恃寵矜恩大肆兇强之志索橫鄉
曲即併吞其墳山暴虐貧寒敢强占其田地李遇乃奔

競小輩以伊女之夫而代爲訴冤李武本激變元兇以
伊壻之兄而曲爲營救傳致平人于土豪事例恣逞己
威搆捏鄉民以人命重情熒惑上聽罔鑑執法不屈反
羅織以爲奸王豪勘事不阿又支吾以文過情詞虛妄
欺罔之罪莫逃塵瀆再三怙終之惡已著雖皇上寬仁
大度曲加保全奈陳循稔惡不悛愈無忌憚跡雖殺視
風塵實則愚弄朝廷臣竊詳方今多事之秋而陳循謬
當內相之首救時急務曾一事之不聞利己巧言乃連
章而不厭昧主憂臣辱之義舍忘家徇國之心謂天可
欺謂人可侮謂祖宗之法度不足畏謂士大夫之淸議
不足恤是致九重煩厭萬口沸騰蓋孔子之不信宰予
知言行之莫掩呂誨之必彈安石識姦詐之難容伏望
皇上處以至公斷以大義明彰祖訓大正邦刑將陳循
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欺罔怙終之戒　疏入
帝不納

陳災異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竊惟陛下卽位以來累頒聖諭有云垂降災異乃上
天愛人之心今後遇有此等許諸人直言又云今後君

臣皆宜正心修德以回天意臣叨居近侍躬奉德音有
以知陛下克謹天戒至公無我惓惓求言望治之盛心
矣然尚不能弭災異之重至者其故何歟爲臣者負陛
下也陛下何負于人哉近日以來災異洊至臣雖有識
莫不凜凜臣愚不識占驗但以爲陛下以聖德居天位
勵法堯舜之治以理揆之尙尙不宜有此蓋嘗稽諸載
籍而知其說矣書曰急恒寒又曰極備極無凶詩曰高
岸爲谷深谷爲陵地道亂也又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止逸佚也臣聞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

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季春
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秋令則天
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傳曰皇之不極厥咎常陰
必有下人竊議上者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
厥罰常寒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眚赤祥
又曰不明善惡親昵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
則有赤祥又曰三公非人則三光不明又曰朝廷不和
災異並起又曰邪氣積于下怨惡蓄于上上下不和則
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焉此災異所繇而起也雖各爲說

不同大率不過陰盛陽微所致夫天道之應皆由人事
人事動于下則天變形于上其來有自其應不虛非一
人一事所能召致非一言可以推測非一時可以徵驗
也臣竊思之方今百官之衆未可謂皆賢修輔之職未
可謂皆舉外寇兇強而吾之邊防未盡飭內盜竊發而
吾之生齒未盡安即如昨者聖諭所謂天下大小事務
豈無差訛大哉陛下之言日月之明見藥石之至論也
爲今日之計若非博采羣言急加修省臣恐天意未必
能回災異未必能弭而意外之虞或近在門前或遠隔

年歲豈無盡言難必者乎且災異求言在歷代有故事
在祖宗有已行之詔令有已行之明效臣愚以爲今日
弭災之急務應天之要道莫先于此欲乞陛下以臣章
疏留中詳覽不必降外特出聖意手敕文武羣臣各加
勸勵仍如先次聖諭所謂許諸人直言極諫令其各以
致災之本弭災之術凡有益于國家有利于軍民者爲
言陛下許其擇而行之將見忠臣義士愛君憂國之人
感陛下之仁誠樂陛下之聽納莫不披瀝肝膽以圖報
稱天意不難回災異不難弭羣臣不敢有負于陛下陛

下誠不負于天矣臣雖無狀亦當別有所陳　疏入帝
從之

請選五團營疏　景泰三年　于謙

臣等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
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邊境之患自平矣
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既廑聖慮今議得
各營現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
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
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

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肩
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
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
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
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
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卻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
名衛所年貌查對查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
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槍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獎勵
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為兵者知

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
調遣大意前項團操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
一敵人侵犯數多則各營俱動數少或分調一二營或
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
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
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機
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
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
逐漸暎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敵之所恃者

弓馬衝突而已敵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
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
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彼若來緊堅陣不動
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敵必謂
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礮飛
槍火箭弓矢齊發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分調精
銳馬軍用長槍大刀勁弓射斫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
衝入敵陣或刺射人馬或斫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
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

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
德威遠布敵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誠當用心設法將
各營已選團操並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
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
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
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
走陣以為戰鬪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
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于閉守之法則今
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敵縱

勢衆可以固守無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北敵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 疏入得旨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軍馬有

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急易于調用這等不負朕委託之重

論時政疏 景泰四年 左鼎

臣惟衛拉特變作將士無用由軍政不立謂必痛懲前弊乃今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為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恐得減贖𣂏倣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為四僉事益三而為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夫今之巡撫鎮守即曩之方面御史也為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為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耶至御史遷轉太驟當以六年為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

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皆當慎擇而久任之也 疏上帝從之

請修屯政撫逃民疏 景泰五年 孫原貞

臣竊見近者各處屯軍率以營繕轉輸諸役致妨耕作宜簡其精銳餘伍悉歸之農田苟增萬人屯即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且積餘糧六萬石兵食豈有不足哉今歲漕數百萬石道路費不貲如浙江糧軍兌運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耗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是田不加多而賦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

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爲出汰冗食浮費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之數庶民困可蘇也臣昔官河南時嘗招撫逃民簿籍凡二十餘萬戶此輩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羣聚謀生安保其不爲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爲編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生計既定徐議賦役可無他日患矣　疏入帝不納

劾內官弓勝疏 景泰五年　葉盛

臣竊惟今日各邊各關軍中奸弊固多而莫大于管事

官員私占官軍廣種莊田一事卽如口外八城堡比之各邊尤號艱苦兼之新經復守瘡痍未瘳官軍上下衣食不給若使管事官員稍能撫恤令其休息牧放屯種之時各自經營生理養活家口庶幾銳氣可生戰心可鼓第往年無事之先總兵鎭守內外文武官員專一役占官軍廣種莊田多至千餘少亦百數守墩臺者不及看莊出餘者之多執犁鋤者不比操弓演箭者之少附近肥饒地土盡屬官豪窮邊沙薄山岡纔及軍士軍士不惟無力可種亦無暇得以自種卽年豐歲稔而窮軍

下人未免有啼飢號寒者大官巨室千倉百廩由是而應召納粟則關給官銀糴與鹽商則多沾重利無非供苞苴賄賂之用盆子女玉帛之娛不顧剝削軍士之脂膏耗損下人之氣力以此銳氣日減怨氣日增一遇緊關人心渙散禍胎病源已非朝夕矣臣前年初到口外之時爲見此弊諭將各官舊日莊田踏勘查出派與領養官牛軍士又得都御史李秉建言申明整飭屯種卽今又嘗會議于各處拒敵墩堡每處量撥官牛三具就撥近堡田畝令守堡官軍且耕且守以固邊備今弓勝

受朝廷之厚恩當邊方之重寄不圖報國惟務身謀敢弄貪縱機關甘蹈前人覆轍營幹私事役占軍人不知旗軍樊名韓得辛等俱是食糧官軍近又朝廷賞賜銀兩卽今敵情不測傳聞草青馬飽四五月間必來犯邊乃朝廷養軍之心弓勝不知今日邊關之事弓勝不理曰惟舊落將官撥軍管莊種田且弓勝現在獨石居住卻乃遠往雲州置立莊田則獨石莊田不言可見玩法欺公全無忌憚成法具在重典難逃再照樊名韓得辛等親管頭目不能鈐束以致各軍投託管莊種田俱倉

有罪乞敕該衙門行令巡按御史將弓勝等問明白治
以重罪警戒將來　疏入帝宥勝不問調之他鎮

論時政疏 景泰五年　鍾同

近得間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構惡戕害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姦黨旌

忠直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威服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警勵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濫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即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矣　疏入帝不納

兩廣軍事疏 天順四年　葉盛

臣竊惟兩廣賊情廣東以海賊爲甚廣西以猺獞土賊爲甚而近年廣西猺獞因見土賊爲惡未正典刑互相倣傚肆無忌憚越過廣東糾合山猺爲惡海賊則無如嚴啟盛土賊則無如呂趙幸賴天威遠被自前年殺獲嚴啟盛以來四遠商民通番小人皆知警戒海中强寇幾至絕跡今年廣西殺獲呂趙而土官衙門頓然悚懼猺獞小寇亦皆聽戢軍民人等無不稱快兩廣之人心已定一方之境土漸寧此雖將士效勞實皆皇上聖德神武所致但各處賊徒皆因地方官員或因貪賂或因

怠忽養成禍患日漸日深節該欽降禁約交通外夷貿易番貨并禁接受土官及猺獞人等錢物聖旨榜文誠爲明見萬里大哉皇言遠徼邊人不勝慶幸臣竊聞法立貴乎能守居安不可忘危寇擾雖日袪除豈敢因而怠忽況瘡痍之民十分艱難未得甦息誣詐賊情朝暮難保當嚴防範除再通行申明欽遵節次聖旨榜文外并將呂趙罪惡備榜曉諭各土官衙門各山猺獞夷民及軍衛有司等官愈加遵守朝廷法度改過革非慎固封守以圖共享太平之福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

生　陳嗣[illegible]校

御選明臣奏議卷四

扶植綱常疏　成化二年　羅倫

臣聞近者李賢遭喪朝廷援楊溥故事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知禮義不顧流俗陳正論以扶綱常者是用緘默因循至今今臣若又欲言而不敢言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期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愊

[illegible]校

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于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不可以爲人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

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者禮歟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于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簡臣之初意不合也陛下將以故事起復之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不敢遵

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冊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

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臭于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忠其君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宋爲監使賢盡孝于君親爲當代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歟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盛强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

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員則水隨以員盂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陛下誠能于退朝之暇淸閒之燕昇崇高貴重

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攷古今之治亂識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己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貪鄙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擧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擴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夫賢之起復猶謗

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搢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于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于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斷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厲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

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請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于舅姑與亦三年孫于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于夫初無預其妻起復于父初無于其子今或含館如故妻孥不動及號于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

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于此哉爲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于此哉枉己者未有能直人忘親者未有能忠于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羣

臣復何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利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利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利在擢科則匿服以應舉利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利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于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靡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敝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耳夫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于天下必先行于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絰之制任國事于外盡心喪于內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振國勢由是而一矣臣愚昧豈不自知言忤于人殃及于己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取議于天下貽笑于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　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政務疏　成化三年　商輅

臣叨居內閣慚無補報偶有所見不敢緘默謹述時政

上塵睿覽一勤聖政臣惟自古人君總攬萬幾未嘗不以勤爲本如堯舜兢業于一日之間大禹克勤于寸陰之下成湯坐以待旦文王不遑暇食而周書無逸一篇諄諄以逸爲戒矧當災異屢見邊方弗靖之日可頃刻而忘于勤哉所謂勤者非必下侵庶職惟在戒逸欲以率人法乾健以御下如各司章奏事無鉅細悉經御覽固已勤矣然而章奏之外豈無所當究其心者乎何者爲足國裕民之道何者爲安邊禦敵之術何者爲才賢當任之而不疑何者爲奸貪當去之而不吝伏望皇上

日以數事詢于大臣謀及庶官或使口陳其說或令疏
陳其事乞賜裁度見諸施行如此則臣下有所觀感樂
于趨事矣一納諫言臣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求言爲
務堯舜詢于芻蕘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故聖人
者其德無以加其治無可議而猶汲汲求言納諫者誠
慮夫處崇高之位逸欲易生非有忠言莫儆其實此其
德所以愈盛而治所以不可及也下逮漢唐宋之君未
始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失若唐之太宗慚德雖多惟
納諫一事高出近古用能彌縫缺失易亂爲治史冊書

之以爲美談惜聽受之際誠僞相半至其晚年漸不克
終是以不能無愧于帝王耳皇上嗣位以來詔旨丁寧
凡政事得失民情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太平之治其
機端在于此伏望自今以後凡遇建言之人並賜優容
所言可用卽爲施行如不可用亦不加罪及成化元年
以後廷臣或因建言降調如羅倫輩乞敕吏部查取起
復職任如此則善言可進治道可成一儲將材臣惟今
之議者率以將臣之人爲慮殊不知自古及今未嘗借
才于異代特以智勇之士或沈困下僚或棄置閒散才能

未著人不見信爲今之計宜倣前代武舉之法必須儲
養試驗于先庶可委任責成于後乞命內外重臣會同
總兵等官于在京各營各府各衛現任公侯伯都督都
指揮千百戶鎮撫年四十以下二十以上精加簡選取
其體貌雄偉筋力壯健諳曉文墨之人或五六員另擇
近便處所時常操練空閒之日令讀兵書講求方略就
三營總兵官內委任一員帶管教習每歲一次會官考
試如果弓馬習熟兵書通曉列爲上等或弓馬雖熟兵
書未通或兵書雖通弓馬未熟列爲中等若二長俱無

列爲下等三歲三考照例賞罰如此則才識日有所進
而將臣不至缺乏一飭邊備臣惟禦敵之要邊城爲急
邊關次之大同宣府等處軍馬宜多糧草宜廣若不豫
爲處置一旦有警倉卒調遣遲則緩不及事速則人馬
疲乏虛費糧賞訖無成功兵法所謂待敵者佚趨戰者
勞是也乞敕該部會議凡前項緊關城堡酌量添撥軍
馬糧草增置墩臺器械遇有聲息就便相機行事不必
臨期調撥其山海至雁門關中如喜峯古北居庸白羊
紫荊倒馬關口雖有官軍守備然各關地方散濶多有

山坡小徑可通人馬如往年邊警何嘗經由正關率皆
越山而來後雖差官修理誠恐歲月經久或被雨水衝
塌或因樵採開通徒守正關徼至莫禦乞差能幹大臣
一員前去督同各關守備官員帶領軍夫逐一挨蹐何
者小坡平漫可通上下即令剷削峻險使敵人不能攀
援何者蹊徑可通往來即令營築堅固使人馬不能衝
突此則邊關謹嚴內地人心不致驚疑一汰冗濫臣見
吏員放滿冠帶聽選有經十二三年未得除授者中間
多有衣食不給借貸于人將來授之以官委之以事何

以責其廉介弗至侵漁于下哉又況冗積愈多聽選愈
久數年之後冗濫之弊有不可言嘗道慮其冗濫也于
是多方裁損授職之後曾未幾時有以罷軟而去者有
以老病而去者混及他途槃加屏黜彼貪酷不才辟跡
顯著者固無足怪矣若乃中人以下之資民情必久而
始熟政務必久而始諳雖欲假以歲月勉圖後功不可
得矣夫欲流之清必先濬其源慮官之多而不慎選于
出身之際徒裁損于任事之後非良法也乞敕該部今
後吏員放滿仍照宣德正統年間事例而行則賢否不

混而冗濫可革一廣蓄積臣竊照各處豫備倉所儲米
穀本以賑濟飢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
人戶開報其鰥寡廢疾無所依倚著實飢民一槩不報
蓋慮其無力還官貽累賠納故臣思宋時朱子社倉之
法豐年取息二分中年取息一分凶年無息止收其本
數年之後息米不可勝計此誠良法也今後各處豫備
倉飢民關過米穀不拘豐年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
鰥寡廢疾戶內別無人丁無所依倚之人俱照數關給
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後或有餘剩

自作正數入倉如此非惟飢民得濟而數年之後倉廩
亦漸充實矣訪得各處提調正官不行親閱展轉委付
致使看倉大戶人等多生奸弊放支之際或插和糠粃
沙土等項每米穀一石止得五斗六斗者有之及還官
之時或刁蹬留難多收斛面或高估價值折收銀物名
雖無息其實加倍今後乞令巡按分巡等官嚴督府州
縣正官放收之際務在親行提調痛革前弊庶幾官無
虛費民得實用矣一崇聖道臣惟孔子道高德厚功參
造化故中庸稱其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謹按前代封號唐稱文宣
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云至矣至聖二字本中庸惟
天下至聖言其德之盛也大成二字本孟子作樂者合
衆音之小成而爲大成言其德之全也但于道字或有
所遺于中庸所稱猶有未盡故元時加封詔云先孔子
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
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豈
非封號未盡于上律下襲故詔詞止及于祖述憲章也
歟我朝尊崇孔子遠過前代而封號仍舊豈非缺典臣

愚望皇上斷自宸衷于大成之上加封道配天地四字
則于孔子之道德無遺中庸之稱述兼盡矣臣又思宋
胡安國蔡沈眞德秀諸賢雖我朝增入從祀然皆未有
封爵乞敕禮部翰林院通行議擬奏請定奪則儒道增
光斯文幸甚一謹士習臣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教
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以正其心術十五入太學
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以明于體用此其教有
次序故學有成效後世科舉之事立士無少長率留意
于文詞無復有如古人之學宋時朱子慮風俗人才日

趨于下也于是輯爲小學一書以垂世立教元時許衡
嘗稱之曰小學書吾敬之如父母信之如神明是誠幼
學之軌範入德之門戸也今之府州縣學生徒俱令兼
讀小學教官與之講解義理以啓發良心提督等官按
臨之日兼令背誦講說以攷察其實行庶幾學無躐等
將來得用矣　疏入得旨所言有理著該衙門看了來
說

乞分豁土田疏成化五年　彭　韶

臣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處事以大體爲先豈不欲順

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
且以臣所勘眞定土地言之眞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
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
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閒一歲一收者所以賦有
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
洪武二十八年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
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田地不
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宣德六年戸部官又奏北京八
府供給尤多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卽堯舜

之心也以此眞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請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彧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盡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

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理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磽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決于前我祖宗許開種于後良爲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皁隸等項一年常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多餘皆奪爲閒地則供事俯育且無所資其于糧差

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眞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況聖朝十世無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到彼時百姓扶老攜幼遮道哀告臣不覺自失不忍重擾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極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託量加寬恤庶幾民

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臣亦咸休無窮矣　疏入帝詔以田歸民而責部方命下詔獄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 成化九年　謝鐸

臣謹奏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令修撰羅璟并臣鐸等校勘訛誤將翻刻以供睿覽臣退竊自念是書成于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溯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在宋

時神宗理宗二君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
治之間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望有如陛下今日之舉
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宗廟社稷之幸天
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踴躍之至臣待罪翰林今
八年矣恒竊愧慊思欲仰酬聖恩于萬一而庸鈍淺暗
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者大
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口與心
謀趑趄前卻不敢無因冒越以至于今臣愚竊觀今日
天下之勢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

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以陛下端拱持盈于上羣
臣奔走仰成于下宜若無待于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
昃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秋之漸故昔者聖人在泰有
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无備之戒蓋不
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
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
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
以保此泰豐大有之業于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
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間哉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智不然則知之
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
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其爲君
子而不能用知其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
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
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于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于
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智爲仁爲勇者具見
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載漢唐二代之
君其于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間亦略可見矣蓋必若

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庶可謂之智而苛察
之智非智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
可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羣議
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
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于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
是以貪昧而昏其智也明皇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
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于恭
顯之譖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冤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
延數若者其治亂安危之相去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

天下之治上安下泰文恬武嬉積習因仍循名廢實天
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
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
士夫之無廉恥者自若傷官司也而汚暴益以甚瘼民
兵也而疲弊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于奔走蠲
免有詔而征斂每困于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
開備禁非不峻而私饋日滋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
者未必勸罰窮誅殛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
其歸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誠不足以知之夫以陛下

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豈不知講
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
用或者一念之間奪于彼則不得務于此惑于外則不
得專于內故雖勞于求賢而一或有妨乎己則賢者未
必得用雖勤于立政而一或有礙乎己則善政未必得
行是惟陛下審察此心懼有于無必開拓此心之所謂
智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力
求所謂中行有孚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深任之必篤
以爲左右啓沃之助務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

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
今嘗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
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卻顧兢兢此心罔有內外
罔有終始大本既立節目自隨則前所謂積習因仍循
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雖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
之業可保無失不異唐虞三代瑣矣區區漢唐之治如
此書所載何何足道哉臣狂瞽迷謬凡此皆儒生之常
談世之雄傑才辯者未必不以爲迂腐而不可用然臣
力求往古反復究思要之至理竊惟治道之大本莫切

于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先于此舍此而欲別爲奇謀
良策以坐收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敢負此心以欺陛
下也夫以陛下之聖據大有爲之勢操大可爲之權如
天之于萬物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無與牽制
無與沮撓斷然而行在聖心一轉移間耳伏惟陛下察
臣之愚矜臣之志不以出位爲責不以未信爲嫌試以
今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
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
昧入帝不紬

陳京衛官職因差騷擾疏 成化十一年 彭韶

臣近准本司所屬驛遞申呈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差千戶舍人等進象六隻沿途非法拷打勒要銀兩陵辱上下遞打驛官等因到司臣聞自古帝王不患娛心之不足惟患德業之未隆不患備物之未能惟患盈成之難保是以勤儉守己撫綏遠人誠不敢恃太平而自暇逸也蓋勤則剛斷于事儉則不貴異物柔遠人則休息物力三者在陛下盛德中無所不至而群臣或不能仰體聖心其所使官員又不能善于其事因而作非遂使遠方軍民漸至失望思欲告訴而無階也竊見鎮守雲南太監錢能屢貢象馬禽鳥等物雖曰敬奉朝廷之意然而孜孜于勤奉外物未見其爲淳實忠愛也伏聞禽畜之類內苑已備非所急用有之無益無之無損萬里傳送勢必勞擾承遣之人狐假妄爲亦或有之伏乞陛下廣德業之盛美念成守之艱難斷自聖心將前項物件罷去欽敕內外臣下敦柔守法撫安夷民則遠人歌舞聖治永遠無極矣 疏入帝不納

嚴賞罰以禁盜賊疏 成化十二年 王恕

臣惟衛所官軍本爲防奸禦侮緝捕盜賊征討不庭而設非徒費軍實張虛聲而爲美觀也且雲南地方諸種蠻夷雜處其人兇悍好殺不以盜賊爲恥披甲掄刀弓箭挨牌等項軍器家家有之動輒三五十人或一二百人結爲群黨各執軍器流劫村寨抄財殺命或截商旅貨物略無忌憚各處雖有哨堡巡司及巡捕官軍非惟賊衆軍寡不能抵敵亦由馭之無法所以不能成功何也伏覩大明律失誤軍事及主將不固守條內別無與賊對敵殺傷官軍罪坐管軍頭目之例況勝負兵家之常雖智如良平勇如信布亦不能保其必勝奈何近來庸懦不才頭目因向時領軍將校或以輕進被拏或以損軍得罪以此遇賊先以退縮保軍爲心略無向前與賊之志幸而稍得其利輒便虛增首級妄報功次以圖陞賞不幸而折損官軍就行隱匿不開設辭遮掩以避其罪況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如此爲將校者誰肯提軍出戰爲士卒者誰肯奮不顧身此官軍遇賊所以不能成功者也設若臨陣奮勇與賊對敵而死者厚卹其家不罪領軍之官若能成功厚加賞賚其

臨陣退縮不能奮勇効死致賊猖獗殺害良民失陷地
方依軍法處治設或鼓之再戰誰敢退縮誰不向前此
馭之之良法也如此則賊不期破而自破功不期成而
自成矣且雲南強賊比之他處數加十倍雖曰習俗使
然其致之也則有由焉或土官舍家奴糾合部民而爲
之或管莊之人招引無籍軍民而爲之盜以土官并管
莊之人爲主人贓俱藏于其家誰敢捜捕此雲南強盜
所以多于他處也況雲南去京萬里非可以朝發而夕
至若將應決強盜依例奏請至秋後然後行刑動經監

候一年之上或二三年者亦有之比及奏請至日或死
于獄中而不受刑者多矣將何以警兇惡而快人心乞
敕該部計議今後官軍人等與賊對敵而死者官給銀
物以恤其家本管頭目督軍同戰救不及者不罪如或
有功量加賞賚若遇賊退縮不能奮勇不能督戰及見
同征軍士被圍故不救援者俱以軍法處治土官并管
莊之人縱賊爲非者亦治以重罪仍將今後所獲并已
獲未結強盜三司會問明白同在獄已問結者俱引赴
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處會審無寃委官就便處決

仍于打劫之處梟示然後具奏如此則賞罰當而官軍
知所勸法令嚴而賊盜不敢肆矣　疏入帝從之

論駕帖無印信疏 成化十二年　王　恕

臣叨掌風紀材疎學淺不諳事體近聞雲南中衛百戶
汪清自京師齎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衛百戶宋
鑑臣竊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公文及
給批差官公幹或提取犯人俱于所在官司比號相同
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衛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
掛號皇城各門印照出關防所以防詐僞也今齎來駕
帖既無監科印信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
疑者一也近臣等題邊外脫回內地軍丁事都察院奉

旨選官往勘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置今還差郎中鍾
蕃等齎前旨于本年九月初六日到雲南提犯人盧安
等到官鞫問百戶汪清又齎駕帖于本月十一日到送
與鍾蕃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所疑者無他
惟爲事體之不一蓋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
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
濟其私設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

死乎不死乎果出于上意而不死則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于地下由是言之篤怙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䟽逖孤蹤刼炙手可熱之權要眞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此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騰衝一夫啓釁以致虀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所爲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

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爲陛下言之其罪與否朝廷自有法度臣豈敢容私意于其間哉臣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而欺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倖免亦豈忠臣孝子所忍爲乎且忠孝乃臣子之節臣若以不忠不孝存心朝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陛下哉況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乃臣之分也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爲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疏入改怨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但抵盧安等罪

御選明臣奏議卷四

御選明臣奏議卷五

乞取回中官王敬疏　成化十八年　王　恕

臣始爲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處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于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老稚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不可勝數臣奉敕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妥妥

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王敬此行爲賑濟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造之恩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究贊御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愼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

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褶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强可以爲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倘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

豈忠臣乎非惟有愧于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于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疏入帝召敬還

陳治安疏 成化十九年 王恕

臣聞邇者敵人大侵內外戒嚴朝議以各邊軍餉不足也既遣官以糴買之以京營軍士不足也復遣官以清查之又以內帑銀物不足也而出征官軍無厚賞方今天下一家海內一國以言乎糧餉漕運之轉輸陸路之飛輓非不多也以言乎銀兩鐵場之開辦糧草之折納非不廣也以言乎軍馬在京有四十餘衛所又有外衛番上之役到營而操練分將以統領非不衆也夫如是宜乎廩有餘粟而不可勝食矣庫有餘財而不可勝用矣軍士多且精而所向無敵矣奈何一旦有警輒見不足蓋承平日久安不慮危糧費于冗食財費于侈用軍疲于差占若王師不早出敵人不早退臣恐不止口外之被擾邊民之被擄其爲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今敵人遠遁王師凱還此實皇上聖德格天天道助順將校

用命之所致也然目前似無事矣臣不敢保其必無事似可安矣臣不敢保其必可安若謂敵人既遁必不來也臣不敢保其必不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此臣等居高位享厚祿爲國股肱者所當致意也伏望陛下當此閒暇之時敕令諸司明其政刑量減在官冗食之人申嚴冒報功叙之罰重名器抑奔競則不加賦而糧自足矣少作無益之事不貴無用之物慎賜賚節用度則不厚斂而財自足矣免番上替石之差嚴私役買閑之禁時數

閑養銳氣則不招集而軍自足矣三者既足則元氣自壯根本自固邪氣自不能入外侮自不敢作設有邊報需軍馬即有軍馬需糧草即有糧草需賞賜即有賞賜尅期以出相機而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敵之不可破而何功之不可成哉苟不撙節愛養于平昔及其事至而欲取辦于一時臣未見其濟也此國家之大計廟堂之上必有以處之也若無待于臣言矣今臣言之者亦區區爲國之心也惟聖明恕其狂瞽而裁察之幸甚

疏入帝從之

制治保邦疏成化十九年　王恕

臣聞周官有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誠以未亂而制治則必不至于亂未危而保邦則必不至于危使已亂而制治雖勞心經營終不能救其亂已危而保邦雖極力扶持終無以免其危此往古已驗之實事非俗儒閑談之空言也臣不敢遠舉姑以近事言之宋徽宗初年天下太平蔡京倡邪說勸上作玉清神霄等宮崇信道士林靈素以朱勔領花石綱加以梁師成專務應奉是以民窮財盡政事不理國勢不競遂致方臘之亂而成靖康之禍方其初也使納言者之諫罷前項無益之事專以節用愛人爲心使百官和于朝萬物和于野宋豈有衰乎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寧謐國勢若金甌之完全無纖毫之缺損又況皇上聖德寬仁神武不殺上合天心下合民心禮樂法度之粲然典章文物之煥乎可謂治且安矣宜若可無慮矣然古人有言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治之極者亂之始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憂也陛下雖精一執中無怠無荒第左右之人感戴聖恩思欲報之而不得其道崇飾非禮取容于進誠恐浸潤日

久嗜慾日滋靡費日多財用日屈民日益窮事日益壞即不幸有數年之兵數年之荒不知何以爲計欲如今日之安欲無後日之悔恐未能也此臣之所以願陛下制治于未亂之時保邦于未危之日以隆聖明萬億年無疆之丕緒也伏望陛下以古爲鑑仍敕多官會議制治保邦之條件採而行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疏入帝不納

陳政治終始疏成化二十一年　彭韶

臣伏覩詔書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

無隱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聖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爲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既發于歲暮又形于正旦此天心仁愛之至欲陛下善始善終而示于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大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于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

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于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于聖明者不止于前數事也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敘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陛下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于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于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

所請輒從此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于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陛下儉約之德已著茲者鎮守內外等官間有進奉仍照天順二年以前例行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必皆減膳徹樂豈宜轉令進奉此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

之財以充進奉之名豈有出自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然歸公家既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將此項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陛下用人詳慎至于近日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大臣無故而加之保傅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于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

聖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禄有勞力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卽其已往而慎于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于後世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眞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隕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山陝救荒疏　成化二十二年　王恕

臣伏聞邇來禮部因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災傷題請査例令僧道闕給度牒就彼納米給賑又聞湖廣

鎭守太監韋貴奏稱饑民南流日有萬口請遍行該巡撫將新舊流民招撫復業又聞大學士萬安等奏令生員納米准監民人等納米准授軍職俱赴災處上納給賑又聞差侍郎耿裕等祭告嶽鎭河海之神臣有以見皇上畏天憂民救荒恤患之心無所不用其極雖雲漢之詩所謂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靡神不舉靡人不周者何以過之臣惟陝西山西地方連年災傷米價貴甚閭閻小民貧難者多殷實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納者寡焉能濟衆臣思流民缺食無計聊生拊循失策必爲

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賑濟本處饑民及四方流來之民以消後患如河南兌軍糧米無徵亦須別作擘畫仍敕各處巡撫巡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于該管地方卽便加意賙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且人一日不再食則饑兩三日不食則病不能起五六日不食則死此救荒

當如拯溺救焚宜急而不宜緩緩則無及矣臣深慮各項納米急不能得有誤賑貸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出賑濟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銀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爲福有以見皇上深仁厚德合生之類益將感戴于無窮矣　疏入帝從之

進大學衍義補奏　成化二十三年　邱濬

臣竊見宋儒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于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

齊家之要而于治國平天下之要缺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缺略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缺也前書主于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于事

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開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資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于語言文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于今時之宜者矣于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于

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于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天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于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于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殁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冊隨本上進　疏入帝下內閣議行

漕運議 成化二十三年　　邱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秔稻以給幽燕（原註：見唐杜甫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原註：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邱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一百八十里）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原註：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攷

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海曰河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夲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不為臨事之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正成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原註：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

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猝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

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即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儕輩通番航海之人閩粵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即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于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貯照依現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如海艘載八百石則

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其櫃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為省其免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騈集而公私俱足矣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

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苦于運河窄淺船艫擠塞脚費倍于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為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須貨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說者若謂海運險遠恐

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歷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說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于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盡將江淮荊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謹議　議奏帝不納

陳時事疏成化二十三年　　鄒智

臣惟體乾者人君之職贊化者宰輔之事陛下之于輔臣有缺必備有事必咨有疾恩典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于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于議事之時又唯唯諾諾若不能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甘于模稜恬于伴食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

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憸邪挾詐辜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為夏竦則黜之孰為夷簡則容之孰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則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小人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于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

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尊居終日罔思盡職甚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隨之其誰吾聽耶嗚呼既不進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于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能黜浮沈之輩廣求風節之臣使之得展底蘊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則天聽于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于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

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特以其所言所行利于公室而不利于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勳碩德顧制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亮直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斥之或疎之或竄之使不得一遂此豈上天生賢之意哉臣願陛下將王恕等分居要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于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者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

禍亂之原故凡寺人之徒惟供掃除之役頃年舊章日隳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刑餘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鎭撫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于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于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以應事耳臣願陛下思義理之難窮攷之于經驗之于史會之于心體之于身無一日之不然則所

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疏入帝不納

論濫陞內官奏　弘治元年　王恕

臣伏覩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縱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陛下前將內官論年遞陞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也臣于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

以爲監而遲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陞之似乎不可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于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寶位治近習蠧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

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恐不可得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幾也可不慎歟況今北敵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于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于中詞不能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疏入有旨這起內官隨侍春宮年久因這節日各量陞一級了罷

請講學聽政疏　弘治元年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于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異世同心孟子于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于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爲而天下治也陛下

御極以來放遠奸邪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勤政若此可謂堯舜之君故天下翹首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臣昔忝侍從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明誦經書未嘗降一辭問以究聖賢之奧皆儒臣虛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辭說以闡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于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行何由識

之退朝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于諸司之條例尋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言而已至于百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傾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徵臣恐陛下之資于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惛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廢之豈能始

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覆解詳釋旁引曲喻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

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書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采之文華殿後日輪大臣講官使居前殿之右廂凡遇題奏或有奇字奧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外朝之時多處深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萬幾閒暇之際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必使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于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

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分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府衛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陳地方之事亦畧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勿至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之論而審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批答凡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利弊兵

民休戚年歲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就行之其讒佞諂諛者斥逐之愚蠢狂直者容恕之謇訥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經講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論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即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疏入帝從之復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

講明律意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巡按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于本衙門遞降敘用欽此欽遵外竊惟國家大事莫先于刑獄刑獄所重莫先于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自古帝王莫不慎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于五六爲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重會衆律親御宸翰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于人命尤致詳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于律意務爲講明鞫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矣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

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徒流雖有所枉爲害未大至于人命一有所冤關繫匪輕且如强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强盜而不曾造意同謀雖分贓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讎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讎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至死亦可止問擬因公毆人至死徒罪又如故殺鬬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鬬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于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略有將强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

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讎故挾情由而但問擬斬罪
者有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御
擬鬬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
斬罪輒取情眞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
姦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凌
遲處死姦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
查得數年之間天下布按二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
本院幷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
決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著恭遇

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雖盜無贓仗人命
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辦
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含冤而死者不
知幾人矣其所以傷和召災者果誰之咎歟法司尙然
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
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
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
有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于主文之人盡由巡按御史
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臣愚乞敕兩京

法司堂上官令所屬官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
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
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
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眞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
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辯明及
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並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
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
史按察司分巡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
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並

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敕吏部行移法司將擬去
辦事進士就令與現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
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
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
施之弊獄無枉抑而世底刑措之美緣係講明律意以
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疏入帝不納

請勸政事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爲法乾健以勤聖政事照得近來各處具奏地
震而雲南尤甚邇者天象示警彗星偶見此皆上天仁

愛皇上之意也皇上亟勤惕厲減膳撤樂凡有遊燕悉
爲停止此又應天以實而不以虛文也將見彗星漸消
與宋景公一言而熒惑退三　者無異信乎天人相與
之際甚不偶矣臣惟帝王之德莫先于勤勤則裁決萬
幾而無少壅滯上天之道惟在于健健則發生萬物而
無或差忒是則天道聖德實相脗合故易曰天行健君
子以自強不息皐陶之告禹亦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史靑美大禹曰克勤克儉是皆以勤而成聖德所
以裁之經史而垂光萬世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至

憲宗純皇帝俱昧爽視朝早朝後日每二次裁決在京
各衙門並天下一應章奏或有大政事復召大臣面議
而行此我朝列聖之定規也恭惟皇上膺上天之眷命
紹祖宗之鴻圖卽位之初宵衣旰食勵精圖治視朝決
事悉遵祖宗舊規日長時月每日又有午朝之舉誠足
以媲美古帝王而克紹祖宗也近年以來視朝稍晏間
或早而復晏日止裁決章奏　次此固皇上頤養天和
保固皇躬雖得君逸臣勞之道但所其無逸帝王所重
仰惟皇上清心澹學俯體寡慾聲色不邇貨利不殖篤

志以求道游藝以養心雖古帝王祈天永命之道亦不
過此又豈待于他有所求哉今視朝固亦早矣但日止
裁決庶事一次非所以率中文章而垂法後昆也甚有
以掩皇上勤政之心其于聖德所關甚大臣竊惜焉伏
望皇上自今法天道之健遵祖宗之訓每日二次裁決
庶務而視朝常常如此則聖心之勤不異于初政祖宗
之規不改于今日其于聖德實非小補而底堯舜之治
亦不難矣伏乞聖明留意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
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五

御選明臣奏議卷六

陳治道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竊惟贊襄治道固在于百司糾正百司莫先于風紀風紀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為先務焉洪惟我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二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郡縣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

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奸宄得以逞其邪謀羣小得以恣其欺妄賄賂公行紀綱日紊帑藏錢糧浪費空虛貪官汚吏肆無忌憚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奸邪敗露羣小屏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于今日矣臣猥以庸材荷蒙聖恩擢總風紀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己無由答知遇之隆進言納忠庶幾効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皇上留心採納俯賜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題請旨一選賢能以任風憲竊惟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朝廷頒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進士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凡遇御史有缺止于進士出身知縣並行人內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者所以未盡得人臣愚乞敕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並布按二司官各于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

縣內從公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奏遇有御史員缺吏部據此並于攷滿行人博士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縣員少于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本院官攷選具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為之振肅矣一禁摭拾以戒贓官自古重贓吏之法所以為安養斯民之計也蓋贓吏之害良民猶稂莠之害嘉穀故我朝于文職官吏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永不敘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贓吏

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巡按御史並按察司官爭問貪贓官吏事無所枉俱不敢摭拾具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饕十數年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贓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行提到官對證明白律該為民充軍者往往懷怨原問官員摭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奏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雜辯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國體沮壞風憲莫甚于斯所以風憲官員互相效尤各保職任坐視

贓官不敢究問以致法度廢弛貪污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臣愚乞敕法司今後凡貪贓等項官員被巡撫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為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捏虛詞摭拾原問官員者或另行差官或備行巡撫等官先行提取一干人卷勘問明白別無冤枉委係摭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充軍該為民者發口外為民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枉問及違法情罪明白參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行提來京情輕者俟巡按滿日到京參送問罪

不許輒便將御史等官一概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犯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于所屬張掛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一擇人才以典刑獄竊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我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于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理問斷事司斷事及各府推官有缺俱于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尚不得人近年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

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概以年老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刑之際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于此及各處巡撫巡按並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尤為誤事臣愚乞敕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等官有缺俱于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除授推官理問斷事有缺俱于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

概濫除仍乞敕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為心以人命為重務求真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邊例擅便差遣有誤問刑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致于枉濫矣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獲安也其分巡分督官常川在外徧歷所屬接受詞訟禁革奸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若到朝行

甚至徧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壞而奸弊滋甚也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今後布按二司分巡分督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贓污官吏名數追過贓罰等項數目及完過勘合詞訟分管官將催完過錢糧撫安過人民並一應合行事件各開報撫按處查攷撫按同日仍具略節總類開奏乞敕該部俟三年六年攷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諉避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擅自回司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究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同與撫按官計議者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瘝曠而奸弊為少革矣一申命令以修庶務洪惟我朝洪武永樂以來于各邊添設將官假以節鉞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修飭邊備以防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

時各官奉公守法仰副委託所以朝廷無外顧之憂生民免流離之苦近年以來各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進貢為名肆意科斂軍士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軍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瘝曠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滋蔓此皆方今之弊而所當痛革者也伏望皇上降敕切責各邊鎮守總兵並各處都布按三司及巡撫官員務要下思安享祿位之榮上念朝廷付託之重洗心滌慮改過

自新爲鎭守總兵者用心操練軍馬修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巡撫三司者務使朝廷恩澤之下布郡邑貪污之斂跡倉廩充實軍民安妥凡百政令無不修舉如仍蹈前習許巡按御史從公糾舉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益修矣一 逐術士以防扇惑竊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奸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正也故我太祖高皇帝于大明律及皇明祖訓皆惓惓以致意焉其所以鑒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

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咒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果報一切邪術人等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鄧常恩之輩貿緣妄爲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于一時誠恐復于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臣愚乞敕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並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于所管地方逐一挨訪除軍

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妄言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送法司問擬明白軍發極邊衛分充軍民發口外爲民仍乞敕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但有前項之徒及不係內府工作人役擅入皇城者就便拏獲具奏送問如有故違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于扇惑矣一 擇守令以固邦本洪惟我朝設官分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

臻治理今在外之官方面固重而守令爲尤重蓋守令爲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往年知州知縣未盡得人該大學士李賢奏准凡遇朝覲之年吏部于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赴選遠近攷選銓除臣在陝西巡撫之時亦曾具奏于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每逢攷選之時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遲遲正官既缺佐貳管事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且堂堂天朝豈無其

人蓋因拘于附近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甚惜之乞敕吏部查照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年一次于聽選舉人監生內考選年力精強堪任知州知縣者若干人臨時于各衙門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豫訪州縣之繁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缺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豫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于一年之久至

于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繫甚大尤宜慎選陞用俾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考是實轉達吏部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一嚴考覈以示懲勸洪惟我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俱送都察院考覈初任稱職者朝廷給與誥敕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關給且有黜罰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考覈人無異言近年以來各衙門屬官因

見本堂上官考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考作不稱職者輒便捏詞具奏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祖宗勸懲之典廢弛殆盡若不從公考覈無以警戒百司臣愚乞敕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覈屬官務要察其平昔行止斟酌出與考語若本院考覈不稱職官員敢有似前捏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蹟明白劾奏有贓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廉能而御史挾私考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舊典

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警戒矣一禁公罰以勵士風竊惟科罰科斂法律所當嚴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盛天下府州縣官員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等曾經旌異或上司禮待稱爲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餘兩者誠恐議論欲掩人之耳目或領支修理學校或給發盖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己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爲由亦各濫罰財物憲宗皇帝明見此弊之甚嘗降戒諭之敕比之穿窬之盜今弊猶存並不知

矧且兩京爲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淸則流潔表正則
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
物者亦有及供送柴薪皁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
措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
按並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加禁約所屬不
許似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實
不分有無原告就便拏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己正
人毋蹈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卽便糾劾仍乞敕兩
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恥之風共助維

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爲不偷矣一廣
儲積以足國用竊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省
財節用恒以國用之不足爲憂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
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不過綵段所以內帑
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尋小用事妄興造作
貽罔多端以致府庫爲之空虛天下爲之困憊皇上嗣
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況天下府州縣倉
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亦止有一二年之用萬一邊方
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以濟輿言至此深可寒心臣愚

乞敕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衛所大小文
武官員及各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共該支本色俸
祿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
干鈔貫若干有無敷用如果不足作何區處使不缺乏
及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
或鑄銅錢或淸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閱辦天下之稅
課或淸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足國之計無擾于
民有益于國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積儲可廣
而國用爲之不乏矣一恤士人以防後患竊惟思患豫

防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竊見順天府
所屬固安永淸武淸漷縣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
永樂年間原安插外民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齒日繁
雖同編氓終係各俗卽今精壯男子恐有萬餘爲官者
止憑俸祿而俸祿爲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爲
不增況其官折俸銀兩比先年間按季關支近來過二
三季或一年不得關支者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
足爲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
事之可憂莫大于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後患臣

懇乞敕戶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長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外民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閑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人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爲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管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弭後日之患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于後日矣一淸僧道以杜遊食竊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繫急者僧道是也蓋當緩者僧道也所繫急者

民食也若視僧道爲緩而不嚴加淸査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恒不足矣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千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餘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又不耕不蠶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爲之者少矣其

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于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修寺觀徧于天下妄造經典多于儒書敗化滅倫蠧財惑衆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于僧道者過半民食不足未必不由于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査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臣懇乞敕禮部通査天下并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各若干名除額度之數外多若干名如果數多既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故違再言度僧

者許科道官糾劾拏問仍通行各該撫按等官督責官司嚴加査勘但係新修私創寺觀卽便拆毀併于古刹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道童卽令還俗當差敢有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行道童收爲徒弟者各問發口外爲民寺觀住持還俗爲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同所司官員容隱者亦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致故違重甘結狀付所在官司査考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坐費矣一敦懷柔以安四夷竊惟四夷來貢者慕化

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肇造丕基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饜飫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食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酒飯甚爲菲薄每桌肉不過數兩而胥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食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四夷到席無可食用全不霑筯待之四方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外人

怨言亦當具奏蒙憲宗皇帝敕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四夷禮部該司官並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恐年復一年益加苟且此事雖小關繫甚重臣愚乞敕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飯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午門外供給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似前剋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

光祿寺官並局長等參奏拏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四夷之歡心矣一節財用以蘇民困竊惟治國莫先于愛民愛民莫先于節用仰惟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寬恤之詔示以惻念小民凡事減省之言天下蒼生無不欣戴且我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富足故雖外征北邊內營宮殿樂于趨事未嘗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覺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爭以進貢爲名科取百端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陜西連年荒旱不收有司素無備積民

之死亡過半田土荒蕪而糧稅如故北直隸山東之民養馬供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及供兩京內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若非節財之用生養休息十數餘年豈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始臣愚乞敕戶禮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鵝及擡柴夫工價銀兩等類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逐查明白逐一上陳御覽斷自宸衷量加減省若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就爲定例不許

各衙門再行具奏增添尤望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
史加撙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
之盛德復見于今日而民困爲少蘇矣一足兵戎以禦
外侮竊惟爲國之道足兵爲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洪
惟我太祖高皇帝創建之初設衛籍兵天下之軍共有
數百餘萬自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絶者過半蓋由里
老埋沒而無冊籍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
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二三雖解到衛所而隨
逃者十常八九若再加百年絶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

弊如此也其現存之軍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趲運糧
備江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
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居重馭輕京師
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之上然多有
名無實況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
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現存之弊如此也
消耗之軍既不能復現在之數又不堪用兵戎誠爲不
足遇警將何調用況今邊騎猖獗于甘涼出沒于西北
強賊又嘯聚于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臣

愚乞敕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府州
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
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總貫充軍來歷年月
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
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即便改
正仍收備照務要磨勘明白除年遠盡絶外將宣德以
後逃故之數每省各鈔謄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
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故事庶奸詐
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憲宗皇帝山

陵畢日乞敕兵部徑自具奏請命本部堂上官一員會
同各營總兵官將現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團營務足
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敕南京內外守備官員
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體清查仍乞禁約管軍官員
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
日各另回奏仍造冊送兵部查攷其現在軍士務要著
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
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爲有備矣　疏上得旨這本
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

防邊患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為豫防邊患以保重地方事臣竊聞事貴早圖患當豫防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制治于未亂凡事固然邊患尤甚竊照甘涼地方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胡人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兩郡相合不下數十餘萬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為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

屯聚重兵故我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干戈後至正統初年多爾濟巴勒等為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保喇瑪拉噶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勦平既而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敵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敵入河套侵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為寧靜近自成化二十年以來所在搶掠官軍失事先因進貢等項各裁輸所罷困已極敵人知我虛弱益肆猖獗且陝西路

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彼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文該甘涼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奏敵人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城堡官軍所報不曰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墮賊計掣兵回還必曰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鈎拖去訖未嘗見奏有挫衂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陝西靖遠衛官軍斬獲敵人首級三十七顆而人民被其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況

邊因甘涼等處缺糧陝西臨鞏二府人民已經趲運數次困苦不勝近該巡撫甘涼都御史羅明差來奏事舍人石玘臣等詢問說稱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敵人自涼州直抵陝西蘭州一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畜人口不知其數今甘涼總兵等官奏稱止被敵人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敵人連年搶掠每得厚利邊將畏懼罪責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敵人窺知我邊糧缺兵寡即因天氣炎熱遠遁窮荒固覺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弓勁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我邊無

備不無又遭蹂躙年復一年敵人益為得志而甘涼之地大有可憂思慮預防不可不慮乞敕兵部計議甘涼各城現有馬步官軍若干若敵人擁衆犯邊有無足數調用如或兵數不足預調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綏調兵三千往來不常久駐則虛費糧草頻回則徒勞士馬遇敵入侵緩不及事如何為宜及行彼處總兵等官計議敵若擁衆侵犯用何方略挫其初來之鋒設何奇謀遏其深入之勢敵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略早定人馬預集務使敵人大遭挫衂

不敢犯我邊方用紓朝廷西顧之憂永絕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于必行仍乞敕戶部查算甘涼各城現在糧草若干可敷彼處軍馬幾年支用如調客兵有無缺乏如或不足作何措置使糧草有數年之積不致臨時有缺乏之虞若再令腹裏人民越運千里饋糧民有飢色撫蘇後矣師無宿飽皆兵家所忌況陝西之民瘡痍未復尤非所宜前項二事先時計慮猶恐為遲若臨時方籌不無誤事事之大有可憂者無過于此故我皇祖訓有曰外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征必選

將練兵時謹備之者亟慮此耳臣等叨任大臣濫總風紀荷有所聞事關地方不敢緘默　疏上得旨說的是邊防大計兵部便計議行

請卻賽瑪爾堪進獅子疏弘治二年　倪岳

臣謹奏看得賽瑪爾堪所進獅子乃外番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畜留之于內既非殿廷之美觀買之于外亦非軍伍之可用日逐餵飼之費及所賜銀幣等件俱係府帑之財出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真偽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

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番人窺伺之心以為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竊為朝廷惜之蓋因各番先于成化年間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今若不為處置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倣傚以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遠番之心貪得無厭何哉臣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郤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敕諭止朝

鮮白鵲海青之獻皇上踐阼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
鎮守等官進貢騷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
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四月內因迤西番人進貢玉石
等物卻令帶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監王與
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為聖
德恭儉蓋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而一致由是而終
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
巡官員又將賽瑪爾堪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仰
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聖德之累但恐有以
先年事例為言容其到京則經過道途騷擾必多賞賜
犒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于陝西甘肅驗
放起送即今現一起哈瑪爾丹等一十八名到京為因
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旨
止是准令回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聽從海道前來則
後來倘有附近本地浮海番商詭稱本處差來入貢則
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偽就使的係本處差
來使臣則既從陝西又從海道濫冒差人糜費財幣終
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啓意外之虞即今各處地

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卻乃疲中國以供遠番費有用
而易無用臣愚見深謂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
艱難察番人詭冒之奸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卻所
貢仍差的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
會同巡撫或巡按及合屬司府官就于所在地方支給
官錢量為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腳力送回廣東量予
賞賜薄答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為修理著令撐駕回還
仍請敕一道曉諭阿哈瑪特王諭爾忠敬之心朝廷具
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依常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路
赴京為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
來進如此則遠方諸國知明天子之所為有非彼之所
能測然後益崇儉德益修政治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
遐域無驚萬邦賓服如此則雖西靈畢至未足以增光
盛治矧一猙狩異獸亦何足以為明時之輕重哉再照
鎮巡等官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
臘暹羅滿剌加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該于廣東
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賽
瑪爾堪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琳等呈報各官自

台遣人諭以朝廷爭例并詔旨事理附回為當如果番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奏候請明命以為進止可也御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亦合參究伏乞聖裁　疏入帝從之

請嚴捕近京盜賊疏　弘治二年　余子俊

臣竊惟京師乃宸居所在四方萬國所歸人煙輳集貿易繁華實有一等不務生理各處逃往軍匠囚徒心腹相結三五成羣為非作歹人號喇虎逼至家業蕩盡卻乃賭博抹牌下棋打雙陸踢氣毬贏者得財仍恣所欲

輸者喪氣袖手無為遂至飢寒迫切發起盜心往往京師肆行劫掠防微杜漸誠不可緩乞敕五府六部六科各差有力屬職官共五十五員內給事中五員會同錦衣衛堂上官并巡城監察御史督行五城兵馬司順天府委官通將城裏城外官民排門不越一家取勘果有容留賭博不務生理來歷不明軍匠囚徒等項許于各官處出首係民者送戶部係軍者送兵部係匠者送工部遞發原管官司收候無籍貫者送五城兵馬司監候事畢另議定奪以後再有逃來者查係發遣之數果曾原犯死罪遇蒙恩例得免仍送原問衙門擬以死罪鄰右窩家今次並以後容留隱蔽不舉俱與犯人同罪各官就行審編火夫除例該優免本身戶下二丁及止優免本身及官員優免本身一門外其餘大小人家不拘幾丁盡行編為火夫輪流坐鋪每夜務勾一十五名并力捕盜務在得獲不獲者巡城御史參奏責戒鄰右不行救護者就行送問獲賊之日要問出窩家不服審編及審編不出者果係應請旨者具實參奏餘人就行送問其火夫文冊各官將稿付與兵馬司類造仍乞敕

禮部查例禁約官民人等衣服靴帽等項不許僭分過侈以足財用以省奸盜其運南北直隸三路軍衛有司照舊設立火夫防護道路及禁約往來人等早宿明行不許中賊奸計如果遇賊勢不能敵星馳通報京營差去把總官員撲捕毋得隱匿再乞聖旨榜文將前項弭盜事由詳載于內昭示臣民以為遵守各官此外再有所見何者為致盜之弊何者為弭盜之方俱令條奏以候酌行臣謹奏　疏入帝從之

恤民弭災疏　弘治二年　馬文升

臣謹奏照得先准禮部咨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傳奉聖
旨近日京城雨水為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之異朕當
檢身飭行祗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各加修省勉其
圖報毋事因循各衙門政事有缺失當舉行改正的者
酌停當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轉行到臣除仰遵聖
諭痛加修省及將本部當舉行改正事宜先行條奏外
臣惟天命人君以出治人君命臣以分治皆所以為民
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能愛養斯民使得其所深仁
厚澤洽于民心故今百十餘年民之愛戴無異成周但

生齒日繁地土有限豐收之年尚可度日一遇凶荒輒
多餓殍況邇年以來差役繁重科派無度且如京畿之
民既有擡柴砍柴人夫每名一年用銀二十一二兩雖
曾減去四五兩尚有一十六兩之多又有寄養孳生馬
匹京班皁隸各關閘夫及內府各衙門黃穰茼擡竿等
項差辦非止一端每一州縣一年多者用銀三四千兩
少者一二千兩至如通州雇倩接應人夫一年各縣協
濟亦用銀數萬餘兩而稅糧馬草不在其數往年全靠
多餘土地幫助近被皇親功臣勢要之家占奪已盡民
之困苦所不忍言咨怨之聲盈于道路致災之由恐在
于此非獨畿甸之民如是而天下之民皆然又如南京
內官監成化年間具奏徑行南京工部坐派南方各布
政司銀硃土硃生漆鐵線肥皂各五萬斤共該用價銀
二十餘萬兩其他買辦又不可勝計民困財竭誠未有
甚于此時者也幸遇皇上嗣登寶位以來布德施惠節
儉愛民凡百無益之事悉皆革罷然猶有災異者此蓋
天心仁愛示此儆戒正欲皇上仰體祖宗之心以安養
斯民以撙節財用以培植國家而鞏固皇圖于億萬斯

年也　一天下之民固所當愛而畿甸之民尤所當深愛
也今順天等八府之民既有前項徭役又遭此水患加
以秋收無望即今已有缺食流移者冬末春初必須賑
濟若徭役不減照舊徵收是所濟者不及十之二三而
取于民者十之八九內而飢寒切身日無所給外而嚴
刑峻法日加箠楚隨濟隨追欲民之不逃亡不餓死豈
可得乎其追賠馬匹擡柴夫役已經兵工二部覆奏暫
且停追外其餘科派徭役尚多若不通行查勘痛加減
免不惟逃亡餓死又恐致有意外之虞自古人君欲同

天意而弭災變必先愛民而節財用伏望皇上法成湯之子惠困窮思周文之惠鮮鰥寡乞敕戶部速行巡撫直隸都御史轉行順天等八府除糧草外各將本府所屬現今一應買辦歲辦併各項係役共若干項每項用銀若干兩通共用銀若干兩作急具奏候奏報之日該部會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十三道從長計議某件合當暫且停免某件合當量為裁減中間果係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者該部支給官錢買辦送用仍通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並南直隸應天等府今後每

年終將奉到兩京各部勘合坐派所屬一應買辦物料及歲辦之物備開件數併該用價銀數目備細具奏仍照前會官計議當裁減者奏請裁減當停罷者停罷不為定例內外諸司衙門敢有故違擅自勝擬具奏增添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究治仍乞敕戶部預先區畫賑濟被災州縣飢民錢糧以備臨時之用併將各免糧草作急定奪蠲免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回災異可弭而祖宗之鴻業可以保之億萬年而不替矣臣叨居大臣同國休戚覩茲災異義所當言不敢緘默　疏上得旨是戶部知道

正罰俸奏疏弘治二年　　馬文升

臣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及謁見園陵若朝會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欽此又伏覩大明令內一款凡民官月俸錢米相兼罰俸止罰俸錢軍官月俸錢米如遇罰俸合與民官一體折算追罰俸錢欽此此我聖祖立法蓋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犯不卽加罪止是罰俸而又止罰俸錢猶存俸米使之得以養其妻子不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優恤臣下之心雖古帝

王無以加矣但令內所載年久未曾申明近年以來文武官或有大小罪責荷蒙朝廷寬宥罰俸有一月二月者有四月五月者戶部行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住支況遇因水旱災傷倉糧數少卽今各官月俸止支本色米三分折色錢鈔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子無所養贍未免啼飢大官猶可小官何以度日誠非聖朝頒祿養廉保富方穀之意也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祖一應舊章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乞敕戶部遵依大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今

後凡奉欽依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銀鈔照數住支仍存本色養贍妻子庶祖宗舊章得以昭明罰俸官員咸蒙惠澤臣叨任大臣事干國體所當言者不敢緘默

疏上得旨是

進鹽場圖冊疏弘治二年　　彭韶

臣伏聞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其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以豳風無逸親書以進者有以農桑耕織繪圖以進者甚至有獻流民圖者要之豈能盡夫民間百色艱難之狀但于深宮之中

即是少寓目而動心焉亦不至草芥以取之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借乎古今未有圖詠士大夫少知之者況于在上之人乎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謹爲陛下陳之海鹽煎熬全資人力竈戶饒給之家丁多力盛因山海自然之利無門戶不足之憂誠與樂土之民等也貧薄之人雖有分業途蕩然自來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豫借他人凡是煎課餘利盡還債主而本身之貧有加無減故其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則無人不守則無入此舊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海午汗如雨雖至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熏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雖至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之苦也不分寒暑無問陰晴日日有課月月有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咆哮如虎旣無現鹽又無抵償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加有疾病死喪等事尤不能堪逃亡別處則身口飄零復業歸來則家計蕩盡誠爲去住兩難安生無計孟軻所謂窮民無所歸此等

是矣所宜加意矜念選事覽恤蠲賑未能使之頓如其願然亦足以示朝廷存記不忘之心彼將有所感動仰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鹽場景象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寫成冊上進伏乞萬幾之暇俯垂睿覽庶幾目擊貧竈之迹臣不勝願幸之至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六

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弘治三年 王恕

臣竊聞古人有言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臣謂賞罰不當與無賞罰同何以勸善懲惡服天下心天下不心服則萬事瓦解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諸葛武侯有見于此故告後主有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斯言也實公天下之格言服人心之要道也雖為後主告實所以為萬世人主告也臣伏覩昨者發落南京御史姜綰等聖旨似與武侯之言不同大駭物聽誠恐天下聞之謂今聖明之時內外異法豈不有傷陛下平明之治乎臣實不忍敢不昧死言之且姜綰等與太監蔣琮交相訐奏互有虛實姜綰等既降調其職侍郎黃孔昭等被其連累亦各罰俸三箇月豈宜獨宥蔣琮之罪而不為之處置乎夫為此一人遂廢天下之公論壞國家之政體豈陛下之本心蓋未之思耳臣荷聖恩起于既退之餘加此一品之職非徒富貴之也蓋欲朝夕納

誨臣輔至治臣知此事未宜而不言是不忠也倘異日陛下自覺其非豈不以不忠責臣乎縱使陛下終不覺悟臣亦安忍坐視乎昔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由是言之是君不可以不聽言臣不可以不進言也臣伏願陛下追還前旨另行裁處務合公論使彼此心服天下無得而議將見盛德大業可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疏入得旨這事已發落了罷

再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弘治三年 王恕

臣昨伏覩發落太監蔣琮及南京御史姜綰等聖旨昧死上言欲望陛下追還前旨另為裁處以昭公道以服人心且免天下後世內外異法之議是臣惓惓為國之心非敢徇情妄言以惑聖聽自取誅殛之罪伏奉聖旨以為事已發落了說臣惟此事雖小關繫治體甚大設未得其當雖再易之不為過要于其當而後已若謂已發落即不可易古之所謂從諫如流者所從者豈皆未

發落事乎漢文帝欲重犯蹕之罪張釋之曰當罰金欲
族盜高廟器者張釋之曰當棄市文帝雖發怒終從其
言未嘗以不合己意而不從也伏願陛下昭日月之明
察芻蕘之言廓天地之量赦狂幹之罪乞將前事再加
隳括別作處置使內外無分彼此而人心服則治體不
致虧損而朝廷尊矣　疏入得旨朕意以嚮琮守備不
宜輕動如何又這等來說不准再不許來奏擾該衙門
知道

恤民弭災再奏疏 弘治三年　馬文升

臣聞天命人君居大寶之位享天下之奉所以爲民也
人君簡賢任能分布庶位亦所以爲民也蓋民爲邦本
本固邦寧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宗社之安危繫焉
故皐陶告舜曰在安民孟子之美文王曰視民如傷易
曰節以制度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侈用則傷財傷財
必至于害民故愛民者必先于節用也仰惟皇上聰明
睿知文武聖神于帝王傳心之法得之已深而帝王致
治之要行之已效然而近年以來各處水旱蟲蝗晝晦
地震是皆災變之大者非皇上仁民之心有未至蓋天

心仁愛示此災異欲皇上側身修行戒謹恐懼節儉愛
民以隆祖宗莫大之洪業于億萬斯年而不替焉耳皇
上亦當仰答天意思繼祖宗克勤克儉而愛乎民焉臣
謹以民之困苦言之且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府州縣
每年該備用馬二萬匹每馬一匹用銀一十五兩共該
銀三十萬兩惜薪司砍柴擡柴等項人夫一年共用銀
三十萬兩京班皁隸六千七百餘名該柴薪價銀八萬
餘兩通共該銀六十八萬兩及各王府郡王將軍郡主
郡君等位生者蓋造府第薨者修理墳園及祭祀等項

又該銀數萬兩而買辦採辦秋夏稅糧水馬驛站又該
數百萬兩且天下之生財有限不在官則在民以有限
之財應無窮之徵年年如是欲民之不困財之不竭豈
可得乎民財既竭一遇水旱災傷流移死亡餓殍盈途
所不忍言加以官吏之貪酷惟知催科之緊迫小民困
苦無所控訴嗟怨之聲上徹于天災異之召實由于此
況近來內府各衙門坐派諸色物料供應牲口等項較
之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十增其三四該部依數派去有
司徵收急于星火北方之民別無恒產止是種田既要

完納糧草又要備辦料徵收成箇畢十室九空啼飢號寒比比皆是即今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南直隸揚州等府俱被旱災又多蝗蝻生發加以官府追徵遞年拖欠錢糧及買辦等項小民變賣田產已盡計無所出逃亡數多倘來春青黃不接所在倉廩空虛無所賑濟其勢必至人自相食而意外之虞遂起賑救之備不可不豫伏望皇上上思天命之眷顧宗祖之付託下念小民之艱難凡百用度務從儉約無益之費量爲減省敕內府各衙門今後凡派出合用營造物料務要會同該部

計算各庫會有會無合用若干方奏行該部斟酌合該司府地方有無災傷分派前去依數送納不許似前參派一概具奏若有故違雖奉有欽依該部亦要明白覆奏減去亦不許依奏分派累民仍乞敕該部將前項果被災地方一應拖欠錢糧並買辦採辦等項物料暫且停止果係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許借支官銀買辦應用其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皁隸係補助俸糧不及難以停止亦暫派江南王府頗少並無南京各衙門皁隸去處十分之三不必令人前來止照例總解柴薪價值自

弘治四年爲始候豐收之年照舊分派原僉去處應當十分災傷去處戶部仍預先差官前去整理賑濟錢糧若臨時前去人民逃亡緩不及事其該追虧欠倒失馬匹亦暫免追補備用之數災重去處暫減三分明年收成後仍前補解再乞敕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所屬州縣一應科差當停止者徑自斟酌停止當具奏定奪者明白具奏凡可以蘇民困者聽其便宜處置所屬官吏果有恣肆貪酷的爲民害者就便黜罷勤于撫字深得民心者量加旌異又督令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務照

都察院奏准事例常川在各管地方禁革奸弊訪察民隱扁盡倉糧撫恤流移凡有不急之務不許擅自興造一應公移債負不許擅自逼追一夫不許擅役一毫不許擅科大小詞訟不許濫受以致監禁人民分巡分管官敢有故違事例不聽回司延住坐視民患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究治仍行在京大小衙門官員各要敦尚節儉不許過爲奢侈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回而災異可弭矣伏望皇上俯賜施行天下幸甚斯民幸甚 疏上得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清理刑獄疏 弘治四年

馬文升

臣伏覩宣德三年三月初四日欽奉宣宗皇帝敕諭內載聖人制刑罰用照天討以弼治化刑罰當則天道和平人心悅服國家天下並受其福否則感傷和氣災沴百出是以古昔帝王必愼簡刑官我國家稽古爲治建三法司自祖宗以來愼重人命務在恤刑欽此及續大明律保辜限期內一條手足以及他物毆傷人者限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者無問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莊誦再三不能無

疑夫鬪毆成傷既立辜限則辜外身死當依本條今律云辜內因傷死者以鬪毆殺人論該載已明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又若各從本毆傷法該載亦明今問刑衙門不審據何所見遇有毆傷辜外死者不分原傷有無平復輒依毆殺之條坐以絞罪恐非律文之意曰辜外因傷死者不合償命則死者何辜誠如所云則辜限一條可以刪矣何用保辜哉況本條又云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辜限滿日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竊詳立限之意惟以限滿爲期若傷未平復辜限一日不滿雖笞杖之輕未敢便決蓋恐被傷者死必令償命則杖刑難贖若辜限已滿傷未平復雖徒流之重就便斷決隨卽發遣且限滿不平復毆傷必重有死之理若該償命豈肯遽以毆傷全科其罪乎假有毆人至篤疾該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篤疾之人養贍設使彼毆之人限滿不平復既將犯人坐以全流又斷以財產若斷後彼毆之人因傷身死復坐以死則非惟立法有無紀極而前之已流斷付財產又何所處乎今笞杖徒流悉依

此斷獨辜外死者不依此條何其不攷律意而矛盾若是也及覩墮人胎條內註云墮胎者謂辜內子死者乃坐其雖因毆若辜外子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不坐墮胎之罪以此推之則辜外因傷死者不坐以死明矣謹按太祖高皇帝制律之時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後又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每一篇輒繕成書上奏揭于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雖笞杖徒之輕尚歷歷明著其罪

若辜外因傷死者律該處死必明定其罪如何又云各
從本毆傷法乎昔待制馬宗元之父馬麟毆人致死雖
在辜限四刻之外尚不抵死蓋以刑主欽恤法無久近
我祖宗立法初意正在于此故名例律云凡稱曰者以
百刻又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者議
擬奏聞取自上裁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
刑夫五刑之條莫重于反逆殺人矜其老幼猶不加刑
況鬭毆不過一時忿怒彼此交爭初無殺意比之謀殺
故殺不同所以特立辜限若辜外因傷死者一槩坐以

殺罪是與辜內因傷死者之罪無異矣豈祖宗欽恤之
意乎伏乞斷自宸衷或敕都察院會議奏請通行內外
問刑衙門今後問擬鬭毆辜外因傷死者罪名合無照
依辜限條內該載擬罪難復仍依鬭毆殺人律條科斷
務求至當永為定規毋曰行之已久難以更改如此庶
欽恤稱情人心悅服而辜限一條不致虛設矣豈得先
該本院奏為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近年以來兩京法
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
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

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于律條多不熟讀律
意亦不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人就律將就發落笞杖
徒流縱有所枉為害未大至于人命一有所冤關繫非
輕有將煩溢窩主未曾造意同謀官吏因公毆人致死
本無挾私故勘而俱擬斬罪者本係故殺都擬鬭毆殺
人殺非者其他以是為非以重作輕且以法司尚然則
其餘府州縣衛所內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此
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乞敕兩京法
司堂上官併令所屬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

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
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
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
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死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分辨明
白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評
事爲永清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尚書何大理寺卿馮
等計議竊惟條律之設肇自往古我朝斟酌最為適中
且互相關毆者于虛怯致命去處被傷即時身死者律
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

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內皆須因傷死者以鬪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別議又曰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變于先意及者事情迭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延者止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傷法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鬪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

平復者依律全科且折跌人肢體致成殘廢篤疾尚流三千里又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被傷篤疾之人養贍若因毆人頭傷風從頭瘡而入限外死者既不坐死又不斷付財產而止擬毆傷流罪則是于死者反輕于生者反重不惟死者含冤于地下而彼孝子慈孫亦抱恨于生前矣再攷前刑要覽載待制馬宗元之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于郡得原父死者蓋唐律文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無別因他故字樣于

我朝大明律保辜條內文意自不同也但人多不肯講明往往引宗元為說而致疑耳且人命至重律文之意況限外因傷而死者擬以鬪毆殺人絞罪自國初至今已踰百年若有所疑前人豈不具奏合無今後凡鬪毆傷人如前折跌人肢體毀敗人陰陽破人骨墮人胎斷人舌等傷官司責其保辜限內不能平復纏綿至于限外而死情真事實者仍擬鬪毆殺人絞罪原問衙門臨時備由奏請定奪其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務與推究真情力為辯明不許拘于限

內具擇原告刁潑將被告之人一概問擬死罪致有冤抑有傷和氣庶于律意不違而刑罰罔濫事體歸一而法司有據矣　疏入帝不納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弘治五年　林俊

臣竊見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聖諭于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仰見陛下聖仁廣大惇敘九族盛心然體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與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迫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

當與也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禮聰察識事斷不爲此以損賢名備來之恩耳大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倒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于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給府宮殿構蓋益殿下現移聚銀兩分贊廣修益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國將軍起銷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

不可已者也所存儒學文廟傾頹問其故謂科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計無自出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營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工西顏垣朽柱東拄西撑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于義不可已有可爲割財丙綸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斷茅茨不翦土階賢

堯舉宮贊所衛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淵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理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王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崇采椽茅茨之盛規崇古尚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壞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沒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肯爲之耶臣所謂備未之恩者也況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

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事務而規規衙常文具之間以毀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法古人又謂被禮愛獨至臣深感切若無益于賢王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猶不當以用琉璃誤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貧誠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止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聽思嚼悟必有劃于臣言者伏望聖明籌

懿親斷大義乘善道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者完㬋毋涉
嫌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為
世世頌美幸甚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振紀綱疏弘治五年　蔡清

臣伏見近日彗星之異天道高遠其果為人間何事而
見固未可必知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外敵之勢方
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恃天之意其為此耶臣
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
日以廢弛紀綱已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

屈民力日屈則國勢危矣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
期難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
朝廷之紀綱而其次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
自固要荒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臣姑以耳目所及者
言之前歲皇上諭令羣臣陳時務得失于是兩京科道
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此
亦修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己曲相彌縫
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眾為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明
明指曰某為奸之首某為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其所
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
皇上所親見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其
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于君門萬里之外者哉紀綱之
廢弛一至于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
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
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塡委溝壑
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朝廷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
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民之貧者無立錐之
地而宦官所養宅舍擬于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

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于民以為士馬之資者
乃多充物于庸將之家轉運于權倖之門于是兵弱不
能衛民敵驕一至而邊氓之身家蕩然一空臣慮今日
國中之虛實外敵亦當知之過半矣蓋士風弊則人才
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
具無一可恃也其可不及是時而振吾紀綱以救藥之
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
綱之大要而朝廷之所以為朝廷者也方今堂堂天朝
幅員萬餘里尊無二上足兵足食綽綽有餘者惟紀

綱紀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
也周世宗高平之戰纔一揆誅敗將何徽樊愛能等而
兵勢遂赫然改觀于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
竹之勢則紀綱爲國之命脈舉四肢百骸至重而不
輕也明矣若夫紀綱之根本則又在于人主之一心故
心正而後事可理理明而後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
學必正學坿循于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要不
外乎眞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此一書者眞聖學之
綱領也人主不但于經筵日講凡深宮燕居之際終食

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
化于一心而時出造見于應物之間然後爲有得而天
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卓事而爭之日日而
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
外患之不弭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爲事之不理而患
君心之不明今日兵備廢弛邊境爲尤甚其當救爲尤
急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于權要之門朝廷
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于權要之手氣勢不振于未
戰之先威令不行于方戰之際功罪不明于既戰之後

我之虛實既示爲敵之所窺敵之虛聲益足爲我之所
畏今欲救之極當宜遣朝官以類給不必悉關白于將
領私役官軍委官以訪察無事則督養其才力非親得
耑于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効試中者乃
進之一或敗事于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
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于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
不凡則無事于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于朝廷之紀綱
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背儧皆商虞
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爲總帥而南方遂平于旬月之內

唐憲宗討淮西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而
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糧賞亦在乎所
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救時之急務
也　疏入帝從之

覆張九功正祀典疏議　弘治六年　倪岳

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
山大川祭五祀凡載于祭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
所謂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
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

之謟也又曰淫祀無福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
又曰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
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
有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
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
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
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用稱朕
以禮事神之意其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有
司毋得致祭欽此欽遵及大明律內一款凡私家告天
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褻瀆神明者杖八十若僧道
修齋設醮而拜奏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災者同罪還俗
又一款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
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
會一切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
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
三千里欽此欽遵其所以拯弊俗于千古垂至戒于萬
世至深切矣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

而增益祠祭或以禱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
之不察後遂援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
轉相鼓煽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
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
舜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
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于今
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
捨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
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該部仍通行天下除
應祀神祇照舊致祭外其餘非有功德利澤及民及不
經奏勘不合祀典者即係淫祠俱各查攷盡行革去僧
道修齋設醮師巫假降邪神左道亂正者嚴加禁約敢
有故違依律問罪其在京各宮觀寺廟神祇出處不載
于正經功澤莫稽其顯跡但係非時遣祭者並皆停免
中間有經累朝崇建難于輟廢亦宜釐正其名號減殺
其禮儀庶幾朝廷之上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至
于祀典之存亦足致乎帝舜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
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于治道誠非小補今

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俱由逐一議擬開坐伏乞聖明裁處　疏入命從之

請豫教太子疏　弘治六年　馬文升

臣惟太子國之儲貳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教者也大易有蒙養之卦禮記載教世子之篇古帝王覃深思遠未嘗不以此為先務也皇上嗣登寶位敬天勤民法祖圖治至仁洽于四海大孝隆于兩宮皇天眷顧祖宗

垂佑誕生皇子寔出中宮姿表異常質性聰睿茲已能言能行矣不可不早為教養也蓋童蒙之時良知良能未有所誘天真渾然不早教之一有放失習與性成他日雖有良師傅教之亦難入矣為今之計必選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衛聖夫人楊氏者保抱扶持言語必教之以真正之音行步必教之以端莊之舉內庭之宴鐘鼓司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鰲山之戲不使之見迨夫稍長嚴敕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覃吉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于天性仁敬之心本于自然至八歲教之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民愛物之則無不啓知端其趨嚮及其漸長建立官僚之時仍乞敕內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愼選名實相符才德老成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以充其任凡邪詭秘者不使之預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凡世事艱難在所當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與夫上天之所當敬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䘏財物之所當惜如此則內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于豫皇太子德不至于堯舜文

武之域者臣未之信也臣以菲材荷蒙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又蒙皇上加臣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惶懼思無以報惟在豫教皇儲以成至德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是臣一得之愚倦倦忠愛之意也伏望聖明留意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疏上得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弘治六年　劉大夏

臣等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

役終是勞力浩大較之濬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雖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瀦水勢已遲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經水州縣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仍于潮神廟南北各造滚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長十四五里以圖經久若此處

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不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于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爲利便臣等仰知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爲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尙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况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臣愚乞敕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計處斟酌前項工程于理應否興正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于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于何處支給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疏入

帝嘉之賜璽書褒美

申明律意疏　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爲治莫先于德教輔治莫先于刑罰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前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爲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

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于強盜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祖宗朝凡錦衣衞捉獲盜強綁赴御前引奏者俱奉綸音三法司錦衣衞午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即具奏奉有欽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者知所勸奸惡者知所懲與刑

既正盜賊屛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官傳奉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著三法司奏請會集多官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為定例欽此欽遵揩律該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枉故令三法司會集多官審錄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不待時緣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以一向因循但係強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秋後處決之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

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異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況處決之際因是囚衆多至日晚或至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如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鬭毆殺人者為無異矣又非歷代制律懲惡之意欲強盜之息得乎伏望皇上今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強盜郵赴御前引奏者乞照先朝故事敕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于午門前會問明白追有贓仗擬罪如律備由具奏奉有欽依刑科覆奏不必監候隨即處決中間果有情可矜疑者亦要明白上請定奪或有冤枉亦與辯明其法司從問強盜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兇犯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贓仗真正毋撓于勢要毋拘于成案發大理寺審擬合律類奏奉有欽依者刑科覆奏亦就處決庶有以正邦刑而懲姦惡息厲階而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決重囚照舊會審恭惟皇上寬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言進者蓋此時強盜恣肆劫財殺人全無忌憚比之往年大有不同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往

往有之若不將強盜兇徒依律不時處決則恐厲階自此而生將來有不可制之患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事也強盜有犯不時處決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于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臣叨掌邦政弭盜安民乃其職任苟有所見事干國體不敢緘默

疏上得旨是法司知道

請添巡撫疏　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我朝自宣德年間各地方添巡撫官員或都御

史侍郎以節制三司比時惟河南山西陝西南直隸蘇松等府設有巡撫官其餘布政司止是不時差遣大臣巡視或一年二年而回所以三司官員互相因循府司官員惟知貪利以致福建賊首鄧茂七浙江賊首葉宗留廣東賊首黃蕭養倡爲亂階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僭號稱王攻劫城池殺擄人民地方騷擾爲之不寧者數年其廣西貴州苗蠻因而爲亂朝廷命將出師方克剿平彼時兵食尚足人民富庶未甚費力近年以來宗室位多冗官太濫加以水旱相仍科派無極所在倉廩空

虛軍士乏糧城池坍塌武備廢弛守門者皆老幼之卒操練者半羸瘦之輩如湖廣桂陽縣被賊百十人進城如入無人之境江西贛州府地方流賊數百劫掠十數餘日至今未曾捕獲福建武平廣東程鄉縣賊盜尤甚倘或嘯聚日久爲患非輕其浙江大戶之家或爭私忿各聚人衆相殺數日有司莫敢禁治誠非治世所宜若非添設巡撫官員早爲整治將來之患有不可測今江西已添巡撫官一員但止管南贛二府及福建汀州府廣東韶州南雄湖廣郴州一帶不預民事三司官員未服節制難以行事查得本部先曾建議要于福建浙江添設巡撫官員未蒙俞允今日之勢又非前數年之比兵患合早爲處置臣等職掌兵政天下安危所繫若不預之于早萬一有事臣等萬死何足以贖伏望皇上以地方爲重乞敕吏部會同本部推舉練達老成剛柔兼濟官二員爲都御史巡撫浙江福建地方專一撫安軍民緝捕盜賊禁貪殘除奸弊修理城池整飭武備措置糧儲操練民兵凡事與鎮守內臣計議而行大意以弭盜安民爲本其江西都御史金澤就令巡撫江西多在

南贛二府居住仍兼管廣東韶州南雄二府及湖廣郴州桂陽一帶候命下之日各易請敕行事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七

御選明臣奏議卷八

陳災異疏 弘治八年　　馬文升

臣謹奏據湖廣布政司呈據長沙府申據善化二縣申稱照本縣地方自弘治八年二月以來天雨不降高岸去處未曾翻耕即今苦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黄連樹生黄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月方纔渦溯備由轉呈到臣會同巡按監察御史鄒惟恒議得凡物之生各有常性今當地方旱沴之餘土木併興之際而山林園圃草木多開異花生異實反性之常厥妖甚異斯固微臣失職之咎亦由民力難堪怨聲沸騰有以致之也除洗心滌慮思過補愆及行都布按三司一體痛加修省等因具奏抄出該本部備查近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如輪氷雹屢降天火時發夏霜隕不等項災異歷致傳記以詳厥罰上荷皇上修德以弭天怒及要行兩京文武羣臣各竭乃心殫乃力勤臣職以奉朝章修人事以同天意期變盡乎修弭之道用少裨乎宵旰之憂凡事關乎治理驗條奏以舉行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是弭災之道在修人事事關朕身的當自舉行爾兩京文武

羣臣並各處鎮巡三司管官尤當痛加修省勉盡職務共回天意毋事虛文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痛加修省勉盡職務及本部合行事宜另行條奏外臣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知保天下在得民心故惓惓以安養斯民為念立綱陳紀無一政而不在于養民發政施仁無一事而不寓乎仁愛貪官汚吏之害吾民者必重置于法豪宗巨族之殘吾民者必大治以罪列聖相承率遵是道所以百餘年來海內晏然災異少見民之感德浹于骨髓淪于肌膚也仰惟皇上嗣登寶位愛民之心實同乎舜禹仁民之念遠繼乎祖宗無一令之不善無一政之或乖夫何近年以來乃有前項各處奏報災異數者之中惟地震一事攷之前代固有震者未若今日連年震之不已而海內俱震草木之妖固不能無未見今日並生一府又在同時此皆災異之甚者且變不虛示必有其應由人事乖于下斯天變應于上然而致此者固皆臣等不職所致實由賦重役繁小民不得其所之所感召耳何以知之什一而稅古之常制今之田畝十稅八九且宣德正統年間宗藩位少武職

未冬江北布政司稅糧務付邊方京倉上納者每石價銀不過五六錢多係布絹之類來京糴買未費要銀兩而有司倉存收者俱收本色其運之數十之四五近來宗藩位多武職太濫邊務方殷祿米去其大半小民之糧盡數改撥京邊二倉上納每糧一石少則用銀八九錢多則用銀一兩一二錢俱要煎熔淨銀幾年用糧八九石方得易銀一兩歉年則借取富室收後加倍償還間有空閒地土又被各王府及勢要之家占為莊田催租之人百般科害控訴無門往年京師倉庫錢糧易

于上納過年使用之錢過于所納之數若至絲綿花絨闕布大絹一切物料交納尤難非稱攬頭小民不敢上納所以在京米糧騰踴價值日增每一布政司該徵銀百萬餘兩而備用馬價燒柴夫役京班及司府州縣官柴薪皁隸驛遞馬驢船隻又該銀數十萬兩而買辦顏料織造段疋供用之物不在其數江南兌運京倉並各衙門糧米運至京師者每正糧一石亦該二石之上甚至三四石者今年如是明年亦如是歲歲如是無有了期柔瘠髓之已空而絲絹猶徵田畝賣之已盡而稅糧

猶存逃亡人戶稅糧俱于現在人戶代納收成已畢而枵腹啼飢者比比皆是隆冬墮指而赤體號寒者處處皆然衣食不足問知禮樂風俗日見其澆漓人心日滋其奸偽子育其父習以成風骨肉其兄信不為異究其所由和學久廢人不讀書以致如斯賦重民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好逸惡勞人之常情古之帝王遂民所欲今天下之民河南者因黃河遷徙不常歲起人夫五六萬每名費用盤纏銀一二兩逐年挑塞歲以為常近因河決張秋有妨運道欽命內外大臣往彼修築又起河

南山東人夫不下二十萬所費錢糧不可勝計皆出自小民脂膏江南蘇松等府挑濬河道亦曾起人夫二十萬即今南北直隸河南山東沿河沿江燒造官磚及湖廣前後修益吉興岐雍四王府該用人夫匠役不下五十餘萬江西前後修益壽二王府今山東青州修益衡王府二布政司亦該用人夫數十萬先修者三年之上尚猶未完後修者方纔興工先後用銀豈止數百萬兩今兩廣用兵民之供運軍餉者又不知用夫幾何山陝二西人民供給各邊糧料終歲勞苦尤甚他方及命

派天下各王府校尉廚役齋郎禮生每當一名不數年必致傾家蕩產且洪武年間封建諸王惟秦晉等十府規模宏大壯麗將以懾服人心以固藩籬其餘諸王府俱各差減蓋恐費民財而勞民力也永樂宣德年間亦皆如是以後年間修蓋各王府方纔寬大宏壯一府有修蓋二三次者北方府州城關民稀拆毀軍民房屋不致太多今江南府分多有依山傍嶺傍河臨江城小人稠自唐宋以來未嘗封王軍民居住相傳數代生齒日繁今聞差去內外官員止照北方王府周圍牆垣丈尺

及起蓋軍校營房有將軍民房屋拆毀十之二三者甚有拆去四五分者斬山平地多傷風水軍民蕩析其居無所歸咨告訴之言盈于道路嗟怨之聲徹于上穹加以做工人夫暴露日久為一積怨恐生他虞即今在京各項工程亦眾操軍連歲少休多有累及逃亡及在外司府州縣並各邊總兵等官非奉奏准明文擅動軍民修蓋不急衙門并禮祠廟及耕種自己田土做造私已器皿者亦多襄河一帶直抵南京平昔俱有聽撥拽送馬快船隻等項人夫近因三次親王之國豫備接應人

夫又不下數十餘萬聽候日久飲食不足尤為困苦役繁民困未有甚于近歲者也賦重役繁二者併行則民力豈有不困民財豈有不竭欲望遂其生養豈可得乎民既流離困苦不得其養則上天生物之心有未遂矣人君子民之責有未盡矣災異之來未必不由于此賦稅之重勢至于斯固不可已但價值亦當少減工役固不可已緩急亦不可不節王府之修固不可不加宏麗亦不可不計地之廣狹而斟酌損益此等事情關繫甚大若不早為處置誠恐年復一年上悖下嬉災異之示

或不可弭而意外之虞難保必無合無通行各處鎮守巡撫總兵并都布按三司官員今後各要上思朝廷委任之重仰體皇上恤民之仁邊倉糧價斟酌定奪比前量減銀數而各邊管糧官亦不可多收及行仰所屬凡遇分派夏秋稅糧之時將京邊二倉糧料先儘上戶次及中戶起運下等人戶俱作存收或折納潤布嚴禁里書人等不許挪移作弊致有不均其徵收之時亦要酌量緩急豫定期限陸續設法催納不許要譽逞能嚴刑峻法逼民逃竄其桑棗有遭荒歲砍伐已盡者亦要申

明祖宗舊制著令照丁栽種務實效以後民之恒產其
提調學校官員亦要修舉社學之規慎選教讀之人各
里凡民子弟俱要入學誦讀孝經小學並御製大誥俾
知孝弟之道法度之嚴以復民之常性巡撫官尤宜振
肅紀綱倡率所屬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可以養民之
生者一一舉行貪官在所當去汚吏在所當黜可以蘇
民之困者悉要振作視民如己之子節財如己之肉使
民無啼飢號寒之苦得遂仰事俯育之天如有盜賊生
發小則設法撫捕大則調軍勦滅毋致滋蔓貽患地方

其于委任斯無所負其大小衙門若有應合修造工程
事干動支錢糧起倩人夫數多者務要奏奉明文次第
合應修葺小小工程亦要申稟巡撫等官示下方許修
造其餘一切不急之務一毫不許擅科一夫不許擅役
及行各邊鎮守分守等官除修邊外不許擅撥操軍修
理一應淫祠私宅公館等項並耕種田土做造器皿重
勞士卒廢弛武備如有故違通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
提問如律上請定奪情重者文職照坐視民患事例降
調敘用武職照私役軍人事例降級發落通行京通二

倉內府各庫局內外提督巡視等官並各邊監督官員
各要嚴加禁約官攢庫斗人等不許刁難納戶措勒財
物仍乞敕工部轉行湖廣江西先次差去修葺各王府
內外官員如果工程未完作急修葺完備若是已完即
便回京不許在彼遷延靡費供給有傷民財仍乞敕三
道分投齎付今次差去湖廣江西山東修葺各王府內
外官員及請敕彼處鎮守太監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
公同相度今次所修王府各府城內地方有無窄隘如
果城濶人稀其周圍牆垣丈尺並宮殿衙門一應房屋

照式起造分毫不可有減若是城狹人密別無空地周
圍牆垣不必拘于北方王府周圍丈尺徒使府內空地
太多以後致令起蓋離宮別殿臺榭遊玩去處致惹事
端有違祖訓且使軍民嗟怨其合用木植等料必令匠
作斟酌相度而用不許因爭小忿將長材故意截短虧
民重買有稽工程其督工官亦要撫恤人夫時其飲食
不可太急及窮要財物若牆垣宮殿基址大工修築已
就將原起人夫或分班做工或疎放一半不許盡數拘
留致生疾病因而死亡有傷和氣內外官員仍每半年

一次具奏要見造完工程若干用過物料若干現在做
工人夫若干不許似前遷延歲月久勞民力工部仍查
內外節年修蓋派出料物若干工程已完未曾送納者
卽係冒餘之數准作後來應用不必再派有司寬其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若然民雖不能盡遂休養亦可少
蘇困弊一二前項事情國家安危所係伏望皇上鑒臣
所言如果有益生民有裨治道斷自宸衷俯賜施行更
乞益遵祖宗之訓益篤愛民之仁節財用省造作以培
植邦本崇正學抑邪術以端澄聖心庶幾天意可回災

異了弭而國家萬萬年無疆之基業實在于是矣臣干
冒天威不勝戰慄恐懼惓惓爲國爲民之至　疏入得
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修飭武備疏　弘治八年　馬文升

臣竊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
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横奸雄窺伺而天
下危矣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致藩鎮之亂趙宋之季
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阨載在史冊昭然可攷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
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邊之念故私役一軍
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
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
業遷都北平密邇邊塞其于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
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
部落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
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
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阨至今
讎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屢差官前去清

理亦多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
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現在者不滿七八萬江南
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
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
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
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
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
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畜養銳氣
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

徵尚以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一二錢行糧糧賞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現在者羸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且武備之修尚在乎兵尤精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于空野官地置立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足堪牧放春冬又全支料草以備餵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趕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猝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擄賣與人況六個月止關草二個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敷一月支用凡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草夏秋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既有朋合樁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現

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于此時者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盔甲廠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其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摩肩全不合式盔尤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係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尺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槍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入己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挪移塘塞有名無實況去歲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燬數多現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于此時者也且軍馬充足甲兵堅利若將不得人亦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

卒者但中間多有負利為害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奏行天下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時莫展寸籌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于此將者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

知攻殺擊刺之不熟至于馬匹猶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兵寒即為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敵騎之嫻熟蓋亦膏粱之不侔操練未精亦莫有甚于此者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成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禍福安危相為倚伏近日北敵近邊遞送番書要求進貢中間詞語驕傲必以三千人俱入不要減去一人似有啓釁之

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迹且北敵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為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即非我土至若密雲薊州尤為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倘有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為應援若不早為修飭誠恐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師軍馬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奸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

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置之于法更乞天語丁寧著為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害敢有不遵事發照依內外提督大臣欽奉敕諭內事理發落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營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似前遷延因而私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同臣等選軍之後奏准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為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操

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不及數致滿之日不許隱用庶兵有所養勇于赴敵而逃亡亦少矣仍望皇上念戰馬爲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敕齎付見差清查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龍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官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四至明白就爲丈量每營原該地若干頃內已耕種地若干長草堪

以牧馬地若干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係親王管業者另撥無礙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至埋立封堆仍于各該教場官廳內豎立石碣將四至鐫刻在上永爲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劾奏治罪今後馬匱故有將該支料豆隱賣與人及將官馬匱與人騎坐者事發俱于教場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騎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

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十石馬至十匹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有私買軍士料豆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敕戶部將京營馬匹春冬六月支與草束三個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與三錢尤望皇上以兵器爲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敕工部通查內府各庫現收軍器共有若干週歲有無欵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敕內府兵仗局成造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

各二十頂副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處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官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並有司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現收在官並拖欠未完責追完備于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于各府收貯布政司去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于淮安府江南直隸俱于蘇州並太平府北直隸于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並各衛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于布政司並前定府分軍器局內兒造長槍叮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圍

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
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綿寸扎外用堅漆刷面俱用厚密
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作不如法者三
司並各府衛委官照依織造段疋事例參問降級發落
若已造完陸續送京工部會同本部官看驗總送內府
各庫收貯專備從調官軍領用以後前項司府每二年
俱照此例攢局成造一體運送赴京照前看驗交收庶
軍器可用不致有誤本部仍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
武並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並府州縣等

官各查照本部先今事理但有習熟韜略弓馬絕倫或
有出衆奇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或草野之人
俱聽舉用有司以禮起送赴部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
用將材並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
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官
逐一詳議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叅
將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具名奏聞挨次關防
推用舉到奇材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
其舉到將材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
心訪察務得實材不許一槪濫舉有孤朝廷廣求將材
盛意庶將官得人奇材不致遺棄更乞敕團營提督內
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爲具奏行
令欽天監選擇吉日務在十五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
規矩並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內走陣下營二
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
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聰明者造册在官不許
頻換教演之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聽金鼓令其旗
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

則止行止合節爲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鋒破敵全
藉此器京營原無教師合無行移陝西鎮巡官于在城
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
糧腳力差官管送來京于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于各
千原習大刀軍人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待其通曉
其法仰令專教本千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
千自然習熟原取陝西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營操軍
除神槍刀牌外其弓箭手共若干員名于內府該庫收
貯各處布政司運到歲造官弓內每名給與一張各隨

力之強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逐日開弓演習日久自射能及遠而擧甲可透敵人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尤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拗鞍轡之類俱要堅固整齊庶便于馳驟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而又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臣等職掌兵政因北敵窺伺武備未修日夜憂惶寢食弗寧故敢冒昧上陳伏望聖明留意俯賜施行宗社生靈幸甚　疏入帝不納

請視朝疏弘治十年　徐溥

臣伏覩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天勤民無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爲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來視朝甚遲或日高數丈殊非美事臣等已嘗屢言不敢瀆論内閣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事情不拘時奏聞今止一次遂以爲常批答之出動經累日各衙門題奏本章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致壅滯不得即行且本朝列聖自洪武以至天順年時常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顔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章奏又不以時斷決其于政體實爲有礙至于經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之端陳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于此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去年春夏日講止得三次秋冬經筵止得一次較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竊聞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有以修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惑世求利之術聖主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科儀符籙一時最盛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猶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失守求福未得反以召禍今内庭禁地修

建不時賞賚無算黜退道官復歴眞人賜以玉帶恩寵服色過于公卿遠近傳聞無不駭異至若燒煉之事其害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肝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遂殞其身雖杖殺柳泌何救于事惟漢武帝始雖迷惑終知悔悟謂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于是文成五利之徒相繼誅死故雖海内虛耗亦以壽終今龍虎山上淸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内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僞亦已甚明況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何丹所驗者何藥如其無

效則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以感召嘉祥培益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于彼異端之說者哉且自古奸臣佞人蠱惑君心以自肆其欲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禍患一來悔之何及唐相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派重疊財穀耗竭兵馬罷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妖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爲可慮陛下

深居九重言路之官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伏願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奸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　疏入

帝從之

論罷興作疏　弘治十年　周璽

題爲罷興作以隆治道事竊惟爲治之道莫大于得民心得民心之道莫大于恤民力蓋民者國之本也或重役以窮民力則其本傷矣本既傷而欲國之治未之有也故春秋凡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之其重民力如此仰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愛養斯民詔諭天下有司一夫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天下之人皆曰不圖今日復見堯舜之君夫何近年以來興作之事連年相繼府庫之財費出無經民困于科派而流亡過半畢苦于力役而逃竄恆多財耗力竭人不堪命臣心知其非而緘默畏死不惟負陛下委任諫官之盛心抑且負祖宗設立諫官之本意也故敢昧死言之昔唐堯土階茅茨不害於變之風夏禹卑宮陋室不損鈌德之化

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遂成富庶之休唐太宗鑒秦隋之弊財用既具而一殿不爲遂成貞觀之治是皆載之史冊昭然可考願陛下察之往者壽寧侯宅第之營數年未得休息今歲毓秀亭之建此時正當勞費近日又差官前去河間府興濟縣地方修蓋房屋廟宇陛下仁同天地明並日月安忍作無益以害有益哉且京師腹心元氣也河間數府其肢體也若土木一興則數府勤擾人心嗟怨肢體傷矣肢體既傷而腹心元氣寧保其無恙乎方今北庭入貢遠人慕義

來王之時正當詰戎兵修政教使知我朝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以懾服邊方窺伺之心可也今土木之工興作無厭軍民之力疲敝不勝彼將覘我中國之虛而萌覬覦之念矣況近日四方有災異之陳京師有陰霾之變兼以鳳陽地方流賊作耗正陛下敬天勤民恐懼修省之時也伏望皇上憫斯民之苦罷不急之務仍于萬幾之暇日御經筵留心經史親近元老講求治道則聖心湛然百職惟熙而太平至治之效可以並唐虞超三代陋漢唐于下風矣臣叨居言路輒敢上瀆言出而禍

隨臣非不知也萬一微言得入天意少回罷止興作以省無益之費導迎善氣以迓無疆之休臣雖碎首殞身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疏入帝從之

論重名器疏 弘治十年　周璽

題爲抑奔競以重名器事邇者清寧宮因災重建告厥成功內官監以其趨事之人開坐上請欽蒙陞職有差營繕司郎中李堂特陞京職二級命下之日物議沸騰咸謂陛下爵賞過當名器太輕往歲傳奉止于冗職近日內降漸及正途國事日非公道攸廢臣以非才待罪言路苟有所見義不容默竊照郎中李堂猥以凡庸叨中甲科濫膺部屬服色俸級亦極寵榮固宜竭忠輸忱盡心圖報若管理修造職分當然縱有催趲物料之功亦皆尋常易爲之事今辦理未及一年輒陞京職二級名器之濫不宜如此彼工匠醫卜無階而入者官冗職濫固不足言至若李堂出身正途乃貪緣陞職甘同工匠之流諂事權豪無異乞憐之狗陛下明並日月洞燭姦邪若不痛加裁抑臣恐本部尚書徐貫見伊部屬尚

亦超遷必將藉口貪緣希望殊典況本官奔競素著曾經彈劾臣愚所以逆料而過慮之者爲此故也噫在朝之臣無正途無雜流無小大奔競成風恬不爲怪與言及此實切寒心昔賈誼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欲禮義修明風俗敦厚惟在陛下端本澄源愼重名器一轉移之間耳臣聞先年修蓋太廟工完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王綸等止蒙給賞未曾陞職正與今日修蓋清寧宮事體相同伏望皇上斷自宸衷收回成命將李堂照例給賞罷

其陞職以杜憸邪奔競之門以絕徐貫將來意外之望㒺見奸邪之膽自落廉恥之風日盛實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愚臣妄議罪當萬死倘蒙陛下矜察則螻蟻微軀亦何足惜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八

應詔陳言疏　弘治十一年　何孟春

臣聞范雎獻秦王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于書其淺者不足言也宋蘇軾曰臣試論其小者而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夫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瀆其君乃者清寧宮災陛下夙夜祗畏敬天之戒特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浹月之間囊封投匭延頸企踵顒俟報可而所見施行未盡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

急耶當世之務入于弊者多矣臣敢先以果聽斷公委任爲陛下陳焉而始及之前日宦官李廣未死陛下于聽斷委任不無假借令廣身死罪露宵旰之間聽斷果矣朝廷之上委任公矣臣猶以爲言者蓋欲陛下即已往以戒將來也人君御煩治廣苟聽斷不果意緒紊于遲迴藻鑑昏于私繫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立爵非士共罪非衆棄而賞罰不明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是疏爲令而號令不一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吏稱民安由其信賞必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

嗣阼權入恭顯之手而宦業遂衰由其優游不斷牽制交義以失之也近者陛下于各衙門所奏事宜或不即出出則有非原所議擬者中間豈無有奔走倖門交結近侍以和引救者乎躁者望速化戾者覬苟免私者顧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親所偏好則曲爲掩覆所偏惡則横肆擠排是以人言籍籍謂某人某陰爲之地某事某陰爲之間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見斥及推西路總制乃閱數人而用越其間得無有營越于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奉詔補外乃踰年而後得參議其

先得無有毀綸者乎甘肅守臣請封哈密兵部具題欲無差官陛下不允所奏及擬人以上閱一月而又准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陛下之意久而不差必所差之人有非陛下意所欲者庸知左右不有欲差其所厚者以僥倖功名因無陛下之命而遂致中止乎陛下英睿邁古不應左右能預末議惟遇事稍涉遲緩故或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近年各官所上封事多有久留中者彼所言不干廟廊則觸權貴總總然常恐被禍而陛下輒復留中使彼不得請命徘徊戀慕叩天無路何也夫事之可與不可行與不行兩言而決耳陛下豈欲留陳爲庶時省覽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耶又或其言謬悠無可採耶討彼之敢于上聞傾瀝肝膽熟思審計非以爲己謀也以爲己謀小加譴黜大正典刑可也非爲己謀則于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審計者陛下亦當節短取長未可漫無別白使爲左右者得以成其曖昧之禍而諷風節之士也陛下始意圖治求言甚切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胡獻以言事罷斥給事中胡易猶在禁獄臣恐非陛下求言於意

也伏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來政治徵對曰陛下貞觀初導人使諫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徵之對不及政治而政治之進退實決于此臣願陛下一審察焉得頌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諤諤得所可悅不如得所可警人情不甚相遠彼顧欲噓死灰以自焚啖野葛而自毒耶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不顧盡其言于天子者蓋袞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言脫其口告攻其身怨種于前禍生于後彼非失心遺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

著將來流弊人且浮沈自營心口相戒甘苟玩以誇太平執文具以爲觀美務因循而長偷慢樂軟熟而憎剴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同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于盛世安所取乎臣所以願陛下之聽斷果也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然舉而措之一人之力不能濟故必借其力于下而使下咸與其力然君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又不可輕借也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之過也參朮以補芩黃泄之不可以爲醫繩墨以

引斧斤背之不可以爲器甘滑以進苦澁維之不可以爲味理必然者陛下今所委任不爲乏人然上下情隔忠誠未孚動遭掣肘竊璫乘之黠運潛持陰邪之徑貸利之關日闢日廣爭馳捷出人才雜揉吏事滋蠹陛下且不知其底止矣然其致此則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與以圖天下之治都俞吁咈談讌一堂推置心腹洞徹表裏纖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爲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無所避忌而其君所爲而成所欲而遂陛下能如此乎臣生長外郡見

郡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爲通無不賂門卒者所上簿書必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吏于守何親而得賣利而假權況乎人主之左右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褻昵也前李廣未死陛下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矯而假也羣臣趨趄于外覬望風旨罔李廣之不若也于是有苞苴具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基宦遊未達欲其進級地在閒遠欲其招攜跡涉孤危欲其培植事

防詿誤欲其回護衣冠清流豈真不知恥哉無以結知于陛下故結知于陛下之左右也變時之念奪于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敵營身之計士風如此陛下可無挽之歟近科道請按李廣賄簿以治交結者罪陛下但令指名以上而卒置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于所聞縱未皆實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以警後來也今陛下用意過厚殆謂彼附李廣由廣有寵廣死彼將自罷何足深責以敗士類陛下于此可謂惜大體矣臣以爲陛下果有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于委任自古願治之君無

不詳責于臣下而攷其政詳責于臣下故賢否不能隱攷其政故是非不敢私其所以使之不能隱不敢私者非用智術以伺察猜防也恭惟我祖宗在位優接臣下罔有間隔早朝奏事未畢每于晚朝盡之遇有機務輒駕御左順門召六部大臣與之商摧然後施行今陛下視朝稀闊通政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天下事一切徵諸尺牘臣惟臣下之告君見于疏奏不如見于對陳之爲切蓋疏奏者剴切言之而不足對陳者從容出之而有餘疏奏者堂廉高遠或𢄙于讒邪對陳者公論

具存無憂于扞格今羣臣有得更番需次對陳于陛下者乎是以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陛下無由知之將何以詳責于臣下而攷其政哉臣願陛下明目達聰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內外一一付部詳議既得畫一則斷而行之不以小恩廢大義不以私憾枉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于兩可之辭不沮于交鬬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其不勝任之人科道劾之而彼非被空文陛下斥之而彼更無遺憾豈復肯以賂結左右而取罪哉士大夫之氣既作宦官

宮妾之勢自不得行臣所以願陛下之委任公也若夫特政之入于弊者請別白而終言之其一曰臣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縣得人則百里受其賜郡得人則千里蒙其庇或非其人則百里千里受其害聖君在上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獲其所猶爲不可況千里百里之生靈可寄之于匪人乎臣觀今之爲陛下守令者有非其人者矣狼羊相牧爲情是貪闒茸齷齪所在皆是陛下之民有不獲其所者矣筋骨疲于鞭扑肌膚刮于鉗刀終歲瘡痍痛定復痛知治體者能無怵然古者郡守

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職甚不輕也今之爲知府者皆四品廷臣累日積久而後至宜少不才者府佐及知州知縣佐貳等官則進士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十六七而世之所重在進士其攷課之法旌異之典獨詳至監生吏員出身者不才者怨于攷課才者略于旌異此其弊也論者曰進士年少氣銳州縣職非彼所止彼能自愛故不安小成而多曠職旌異之典宜先焉監生吏員出身者大率志氣銷蝕精力疲憊無有幹局貪利而昧事相沿成風若攷課弗恕十人而九皆坐可

黜之列無以酬其燈火徒選之望塵埃奔走之勞矣其
間有織中錚錚者雖間被上司旌異部議又以此非進
士無所事旌異也臣以爲不然趙禹之才出于佐史貢
勝之賢發于郡吏黃霸丙吉薛宣非漢名相乎嘗爲卒
史爲獄史爲書佐矣人才何常之有作之則振摧之則
靡進之則前退之則卻所賴上之人執其機耳天下善
人少不善人多號名進士者亦有不才者矣況今郡縣
之官不皆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常居大半而上復無
以爲作之進之之機采名不采實惟其出身之拘而不

較其才使監生吏員出身者才者無以見其能而不才
者遂無顧藉曰我非進士比空自苦何爲于是受賂營
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爲事上司至則厚奉迎以寬指摘
飾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則以歲月廣爲子孫之地
是監生吏員出身者無勸于前無懲于後幾何其不率
天下而爲不才之歸也天下之民又何辜焉祖宗時其
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待之也均凡諸途出身之人皆
有以自樹今一大府連數州縣分職數十員而自進士
數人外乃少可旌異者此考課不嚴之弊也臣愚欲令

撫按以及分巡官凡遇所屬府州縣掌印官員有政績
超卓者遴行覈實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之異而偏低
昂之衡不廢乎資格之循而無形迹之泥進士出身者
將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肯自棄矣至
于考課之道古今有二一察其守一視其爲守以廉爲
以能而課牧民之官者又以得民心爲本世有廉者未
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愛之者非有煦咻撫循
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故以得民心爲考
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員有廉者有能者有得民之

愛者該部既按實以擢用之又每歲取其廉且能而民
愛之者一人奏爲高第如漢故事陛下特降璽書獎諭
以風天下使爲守令者知愛民是尚而循良之歸民將
受賜于無窮矣其二曰臣聞國初未嘗有巡撫宣德間
始設于南直隸河南山陝今則除浙江福建外悉有常
置秩皆都御史邊方領制置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
持敕旨以便宜行事三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是
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見吏部推各處巡撫腹
裏則會戶部邊方則會兵部審酌已定而後請上親擇

何謹如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求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已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與革席不暇煖而座已非矣今制歲差御史一員巡按各處其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按無異何復用巡撫爲哉昔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謂陛下欲行久任之道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

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臣請限以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一次赴闕陛下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示以優異一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蕃錫而慰遣之其或不職科道指實而論之夫既擇其人于先而又久其任于後于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褒有削官奪爵之辱則彼必思有益地方而無負陛下矣其三曰臣聞古之明君必愼惜名器惜之故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爲重後世爵祿混濫無復審擇童豢無知坐致人上視其名器無足爲重上與之而閙其

法賤易也下得之而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也如此上之爵祿不足以爲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識者所以致議于其時歟我朝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既久勳勞茂著者方降特恩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近年三品以上始概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之任子使子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其武臣則不然父死子繼無子同產兄弟繼之從兄弟亦繼之又廣于任子之法蓋我太祖平定四海太宗肅靖內難武臣摧鋒破敵九死一生惟其艱險故報之獨延長也今天

下衛所已定人滿于位而後來之官往往倍蓰什百不論事之難易功之大小例得世襲其中乃有身不臨陣徒以預參隨頭目之末而濫冒者彼所獲首級豈陣前手刃之賊或由勢邀或出貨取或戮已死守臣皆與奏報張皇功次雖經部議節行各邊禁約而弊端竟不少衰今之新任有功之人要無祖宗時比者將不世襲之歟則隳將士立功之心將世襲之歟則繼繼繩繩無有限極其如後來之冗何臣惟文武之途有二食君之祿實一[illegible]餐既優諸武矣則法律之繩于文武者豈容復

與今文職犯贓必罷職枉法滿貫必充軍而軍職所犯該絞斬者止降級調衛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同罪異罰甚覺不倫臣考之于律軍官犯笞罪者收贖杖罪者降調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皇祖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者等而刑官乃特遵近年條例近例又載搶奪姦盜敗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為民子孫承襲夫敗倫傷化者罪死而得為民已非懲惡之典而其子孫即得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彼有為民之名無罷職之實其罪不更輕于降調者之不得即替哉

或謂職乃其先人之功所得職亡于其身故即承襲于其子孫以報其先湛恩汪濊罔應如是臣以今之世襲者不皆開國佐命之舊至于有罪又每從寬貸其源不清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足重也乞敕部議今後各邊有警從征官軍若能臨陣斬級回營之際赴鎮巡官辨驗以俟具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陞而願賞者鎮巡官厚與賞犒如敢依阿奏報事發之日凡關節所通俱坐欺罔又乞法司會議軍職犯罪一斷以律庶化年間事例不得引用該罷職為民者必俟本犯身死方許子孫承襲其先人非開國佐命之舊承襲之日革去一級于原衛所帶俸差操庶幾彼知慮後不敢藐上之名器矣其四曰臣聞民惟邦本故山附于地君附于民陛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凡天下旱乾水溢宜無不盡知者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亦宜有不忍者然臣竊見凶荒之處耆老告報府州縣必委官踏勘得實始為上申鎮巡官必委官踏勘得實始為請命命下該部必查例當行始為行文轉而下府州縣即所傷分數以減征貸賑夫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轍之鮒

望斗升水于旦夕猶恐不足而彼文移往復動經數月豈其所堪哉故今之凶荒耆老既不以報府州縣復不以申蓋明知其無益也委官踏勘多一次適滋一次騷擾究之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之宜不忍于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凶荒朝廷所以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襁負相屬道殣相望無賴于此嘯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被其害而有司又催督租稅身受棰枷良民亦且流移行劫矣臣以為九重軫念元元宜先事詔諭府州縣官倘遭水旱即

委公正官一員勘明分數具申鎮巡官若係半災即將
當年夏稅秋糧開除若係大祲即爲設法處置令府州
縣將預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回報以憑奏聞蓋
救荒之道宜速不宜緩速則肉骨之恩人人皆徧緩即
排門散粥延街依米而不及事漢謁者汲黯過河南以
民傷水旱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官行事
于外非黯當時之比地方去京師遼遠權以救荒之不爲
專也或謂朝廷誡降是令凡遭水旱不賑則貸倉廩何
所備民將有妄稱凶荒者臣謂非也漢文帝自即位賜

臣宋 仂 校

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過
凶荒尚爾況于凶荒而可吝乎上之儲蓄固以爲民也
苟無妄費冗食冗患儲蓄之虧凶荒水旱有目共見有
耳共聞其勢豈至于可欺哉其五曰自秦開阡陌天下
遂有兼并之弊然止民間貧富強弱之相形耳今乃有
甚焉者其皇莊乎先朝畿內空閒之地籍之公家佃民
種而收其入其地廣狹有定界其入有定額非以病于
民也近年看莊人役罔恤國體近莊田土小民衣食之
資橫加侵占求益不已在莊旁者產去稅存征科之及

身累賠辦窮者以貧貸者日甚民間馬牛羊豕或誤遶
莊地即無望復歸有以近莊之故塚墓被發屋廬被毀
耕夫餉婦稍不迴避輒罹鞭箠含酸忍痛閉默無言按
巡之使過之而不敢問守牧之官即之而不敢直此非
九重厚民之意也承平以來生齒日繁雖盡地力不足
以給民食而莊地莊賦今廣于昔豈荒地果日闢哉不
過掠之于無辜耳昔漢宣帝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
民流民還歸者假公田種食今縱不能以假貧民忍于
民衣食租賦所出者而又奪之以致其貧乎議何咫尺

臣宋 俊 校

尚不能無害民之地況于遠方陂湖園池爲王府所有
者私蓄聚斂之臣各操漁獵之具所在之民能無困乎
臣聞勳戚世族所得附京恩賜莊田家人亦多挾之以
肆蠶食其他軍民之不逞者復以己業投獻權要恃爲
窟穴而他取償焉或投作陂戶以嫁糧差附京如此在
外王府之所認納宜又倍之爲害不貲不可不嚴爲之
所也伏乞陛下敕官往勘皇莊地面從實丈量若軍民
告認舊業即諭有可執結割而歸之其本莊之地坐某
府州縣即就地起科佃民耕種止稱公田丈量已定造

冊繳部歲收其入以備經費若遇水旱與民田一例開除旣不失本莊之賦亦不病近莊之民畿甸之內庶無侵奪之害矣該部仍通行各省王府凡陂湖園池係王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爲送納租賦免致王府差人督取今後世族之家各飭管業家人毋致生事害民舊非陵戶不許冒報及以己業投獻敢復不悛事發其業入官軍發邊衞民發口外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兼并之弊庶幾可去矣其六曰臣職司馬之屬竊檢軍政條例有以見我朝列聖之拳拳于軍政也我太祖皇帝底

定中原洽不忘亂設爲衞所養天下兵荒陬絕徼所在充斥今經百三十年未嘗有大征伐以耗之也各處府州縣今皆有清軍官而又有欽命之御史上下相兼其查出軍丁例行批解軍丁到衞例加存恤清軍官查出數少者攷滿行黜解人縱軍在家延住及在道賣放者并坐衞所官旗使刷所管軍丁致其逃者降級調衞立法之密若此此外問刑衙門又有問發充軍之律清軍御史又有招募爲軍之榜日積月累宜各衞所尺籍歲有增益矣今視祖宗時額數反損邊方腹裏一遇奔潰

僅數無餘何也臣知其故矣軍之新舊相承出入參差不容齊一丁從衞所逃逃則册從原籍查勾查勾不斷于遐年而逃逃常虛于舊伍姦黠之徒或竄大戶而易姓或贅婦家而避身或乘調他衞而遂脫亡或因流他方而遂變役軍固不易清也清軍官異境之人在任不久豈能備知本軍充調來歷里書作弊動曰文冊無稽故紙千百之中屢轉查閱幸得查出一二起解之際又非親丁即解親丁亦不得其正妻同解所解去者乃其義男女壻及臨期掠賣之妾婢此類到衞其有不逃者

乎衞所率去原籍數千百里逃而再勾本過數年勾而再解又復數年在逃三次于法應死輒稱原逃不獲或稱已死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肯追究何怪乎軍伍之常虛也其據律問發者官爲押送沿路防護涉烟瘴逼沙漠飢渴勞頓將以實邊而邊卒不可實不徒戍者之就死且累送者之無還其出榜招募者莛莩無蔕孰保收籍況今時非國初可比土著頁民孰願爲軍此例之行虛名而已此衞所之軍所以不免于缺乏也臣聞唐陸贄論鎭守之兵曰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

不問論選置鎭守之兵曰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而總之以便于人情之一端今天下爲軍者北人而南南人而北使其族姻永棄齎費不前僵仆于不可極之途而困迫于已至之域豈便于人情者哉是以軍戶被勾痛若剝膚軍丁被解哀同棄市原籍苟可匿跡邊恤其他衞所苟可脫亡無虞厥後宜乎律示免死而人懐等死之心榜求報効而人鮮自効之念也然則陸贄便于人情之語其安爲軍者之道乎今日安軍之道卽贄所謂量其性習辨其土宜是已伏乞敕部計議轉行各處清

軍御史督同淸軍官員稽查伍冊凡缺伍失勾及勾而未到衞者造冊繳部將兩直隷十三省所屬府州縣起其衞所南北于南北又各度其遠近然後合計查出軍丁之數與之兌換使南解補南北解補北近及五百里遠止二千里入伍之後衞伍不許再勾則風塵免其艱難水土易于諳服逃者將自行首官旂者將樂于就役豈憂額數之不復乎至各處問發人犯定擬衞分雖罪應發極邊亦宜分其南北并令當房家小隨往斯不過遠以累解役而本犯不致逃逸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戍不遠無以儆衆臣以爲欲儆衆庶在于遇赦不輕原不在遠其土宜而窮之極遠也其已查出軍丁有不願行者令其戶當二軍于本處或隣近衞所食糧差操餘丁照例優免彼安土重遷宜多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凡此六事其中亦有急于時者故終言之願陛下終聽之焉　疏入帝從之

陳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　王守仁

臣惟邇者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邊陲告警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

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苟有一二之見敢隱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于爲大臣者外託愼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塞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虞警省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

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言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于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璽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敝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警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惶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賴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敵人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

多以過失罪名擯棄于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于人上至于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于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其功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國因糧于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敵非漕輓則無粟非征

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于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適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敵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敵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敵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敵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然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于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

實無所裨益誠使分使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于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效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于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于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敵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于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遣度而往莅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子有

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于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囚而逃竄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人于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于規矩繩墨之中臣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

皆歸聲既揚矣今之寄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京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于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于帳下矣必自京而出之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之輸水陸千里蹐頓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謂遠輸則百姓貧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

今之京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敵至則授甲歸屯遞為聲勢以相犄角敵去仍復其業因以暇日繕完敵所折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愛人俟時之道王師出于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于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于麾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敵今邊

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于東陲暮調守于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實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則豪門之蒼猾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割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兵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愛之也其肯以不庇乎

苟戾于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敕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濱攙倖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厲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于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赦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亡死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賑其窮乏其死者

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宜以國恩喻以敵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敵患有不足平者矣何謂損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損小全大之謂也今敵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鋭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爲遁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

我以利也從而信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敵情虛實事難猝辨當其挑誘之時奮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于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敵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其操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畜鋭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敝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蓋中國工于自守而敵人長于野戰今邊卒新
破敵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與敵
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姦勤間諜以
諜敵蹤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
皆奮力蓄鋭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後乘怒急決之
則其勢并力驟至于排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
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
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
破敵今我食既足我威既成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

既堅我氣既鋭則周悉萬全所謂不可勝者既在于我
矣由是我足則敵日以匱我盛則敵日以衰我怒則敵
日以曲我逸則敵日以勞我堅則敵日以虛我鋭則敵
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敝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
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
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
以鋭攻鈍所謂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
之道也抑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
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

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于
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廢弛一
至于此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
轉行提督等官即爲斟酌施行切使視爲虛文務欲責
以實效庶于軍機有裨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疏入
授刑部主事

御選明臣奏議卷九

制科議 弘治十四年

王鏊

臣惟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精密矣先之經義次之論表終之策問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于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乎時然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舉趨而奔向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淳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今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

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于是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于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為益于治也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年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丕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才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嫌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惜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臣愚欲于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與焉有官無官皆 聽之其用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

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于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嫌易也　疏奏帝不納

論傳奉疏 弘治十四年

馬文升

臣惟人君之大柄莫先于惜名器國家之首務莫急于節財用仰惟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之初稽古建官各有定員非効勞任事者額外未嘗輒授一官彼時事無

不立而政無不修所以府庫之財用有餘雖遇兵荒未嘗告乏到今相承咸率是道未聞有傳奉之官至成化年間始開傳奉之門而冗官為之漸多十六年因遇星變廷臣論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傳奉文職大小官員除勲戚功陞廕授錄用不動外其餘及儒士都寄名放回有缺取用內有為事發實并乞恩陞授的査來定奪各衙門匠官精通藝業的存留著支半俸欽此欽遵綸音一下中外歡欣鼓舞咸以為雖漢武輪臺之詔亦不能過但當時傳陞官員尚有退之未盡者恭遇皇上嗣登

寶位之初俯從言官之請但係傳奉官員盡行裁退天下欣然稱頌仁明奈何近年以來大小官員傳奉者復多其他亦有白衣人送中書處食糧留字出身得授中書舍人者前項傳陞等官十年該支俸糧動至數萬石皁隸銀不止萬餘兩況今親藩至三十餘府而郡王將軍中尉郡主郡君縣君儀賓等項不下千數所用祿糧通該百萬石有餘而兩京軍職比之洪武永樂年間員增數倍加以軍國之費所以內外倉廩空虛帑藏匱竭一遇兵荒動至賣官鬻爵而措之無方矣且國家賦

有限皆小民脂膏以此有限之脂膏供彼無功之厮輩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則天下生靈豈有不困而府庫之財豈有不竭者哉本部嘗上請乞退此等冗官人等以省財用俱未蒙俞允亦有留中未出者伏望皇上大奮乾剛俯從群議將額外傳陞及乞恩所陞官員及中書處習字人數除勲戚並進藥有效書寫制敕及大臣並經筵講讀官子孫外其餘通行裁革閑住或止許冠帶榮身隨藝供事仍乞今後凡有代替乞恩傳奉陞官之人斷之以義不徇所請以塞倖門而戒奔競庶名器不

濫而國用少足矣　疏入得旨你每再查議停當來說

災異陳言疏　弘治十四年　林俊

臣聞雲南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今年正月初一日陝西延安朔邑等二十餘處同時地震決非泛泛循省可以消此大變者也攷之前古漢和帝永元二年則宦閹之應安帝建光元年則內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則權臣之應今宜皆無是也惟兵禍之應漢光武時則武谿蠻反晉成帝時則蘇峻亂宋仁宗時則元昊不庭方今敵人久聚河套兵禍之結已兆于斯萬一制勝無

常可憂非細而草澤之間又保必無相煽而起者乎臣觀近時用費日奢科差日重人民日貧頗無固志如荆州瑞州九江等處爲合強徒輕竊名號敵殺官兵況內地人民之苦有加數倍者乎則不但北敵可憂遠壤內地均可憂也漢宣帝本始年間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正之士無敢端言其所以然宋儒胡氏謂地者道也若見如此若有敢言使宣帝戒懼有以善處則霍家之禍無由成矣夫宣帝賢君也霍光有輔遺之功有房闥之親小心恭慎賢臣也謂帝而不念光家謂光之家容有

禍邪事不可料政亦類此則所謂宮闈內侍柄臣者臣望陛下靜思兩善處之未有謹而太過者也他如齋醮之設褻天黷神不惟無福實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樣太巧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或由此至于占役當清冗食當汰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遊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皆陛下所宜留情盡已以修人事回天變者也伏望獨斷宸衷如元氣運行妙于無迹則宗社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論欺罔疏 弘治十四年

周璽

臣竊見近日右副都御史洪鍾題稱新開潮河川工程已完乞要賞賜有功官軍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議者皆謂洪鍾忍心流毒已逃旣往之誅無實績功復望將來之賞輿情未愜公道難容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竊照洪鍾先于弘治十二年冬奏要于潮河川鑿山改水築立重關計料程限可用千人之力不過半年之期如半年之外事不能成成功之後差官閱實不爲國家經久大利則治臣之罪臣雖萬死亦不敢

辭續該兵部題奉欽依已行欽遵修築去後節今工程已過二年未見成效況本官行事乖戾天壽降災壓死無辜人命數多窮竭民力糜費財用言官交章彈劾累次曾經該部奏要停止節奉聖旨潮河川已有前旨了不必停止欽此欽遵臣仰窺節次詔旨無非軫念邊方惟懷永圖垂宗社億萬無疆之休也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爲洪鍾者一介凡庸叨蒙委任正宜感恩圖報以死勤事上體皇上深謀遠慮之心下副自己經久大利之計顧乃牵意妄爲肆行欺罔計其今年四月差錦衣衛

千戸牟斌前去踏勘得洪鍾趲工甚急就使今夏壅深止可容放小水誠恐日後沙石草木淤塞巡按御史張垣亦奏稱工程尚多相隔等情至今未及一月遽爾奏成乞要賞賜縱有拔山盖世之雄亦安能倉猝成就如此之速覩其奏稱初意止欲分泄水勢以免衝城及六七月大水猛發難料臨期于新隄之傍分減水勢使二處分流水勢必緩庶無衝城決堤之患等情又稱新開河道尚存第一崖岸未盡開鑿除量留工價委付分守兵備等官候夏秋大水過後臨期相度水勢分數再加修築寬廣用石包砌隄堰比之原奏第二第三寨之間山凹川水衝聚散流入關豁而通之則皆由此而入無復衝激關口之患外高內低約餘二丈鑿為兩涯水行其間則沛然就下無復横流因而疏之以達密雲而至通州則有水之時十斛運船可至其地水小之時小船亦可常行因之水運得免山東河南北直隸之民轉輸于崇山峻嶺之間其利不小等語前後所奏轉換支吾自相矛盾又聞所修磚城亦將衝倒若遇大水猛發旋築旋壞終無了期貽害匪輕大利安在自弘治十二年

二月興工至弘治十四年五月已經兩度夏秋曾遇大水此時洪鍾何不相度水勢必待分守兵備等官後來修築即其本心自知前功決不可成欲免後患旣不服罪輸情痛省已咎乃敢文過飾非重為欺罔以無益徼勞熒惑聖聽以難成大役退託他官雖稱乞賞官軍其實豫為已地欺罔之罪法所難容況今奏稱楂尾山等處係伊撫屬地失火延燒周圍七十餘里逼近禁山臣恐洪鍾先年壓死人命數多荷蒙寬宥今又燒山烈石致傷和氣故皇天震怒火災逼近驚動陵寢然地道尚靜神體宜安今民怨天怒火逼禁山我祖宗在天之靈豈能安耶是豈可獨歸罪于地方官耶謂非洪鍾燒山烈石之所致歟伏望皇上以天變為畏以人言為恤以祖宗陵寢為念通查洪鍾先年原奏事成之後差官閱實不為國家經久大利治臣之罪原由仍選差科道公正官員前去從實體勘果有大利如洪鍾先年所言具奏陞賞若是苟簡成功僥倖目前圖免後患亦必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為欺罔之戒以雪蒼生之怨仍乞敕該部計議遣官祭告陵寢以安祖宗在天之靈如此則

國法昭明神人胥慶而先年無辜瘞死之冤不致含憤
幽壤矣　疏入帝從之

會計天下錢糧奏　弘治十五年　韓文

臣等竊惟因地制賦乃立國之大經量入為出實理財之要道故禹貢承六府之修而分土作貢成周以九賦斂財賄必九式均節之降是而後若漢唐盛世或設官置吏以賦民租或計丁授田以立租調是皆能撫本末之義以適斂散之宜者也洪惟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疆理之盛遠過前代貢賦之制取準哲王不可尚已然

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為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鼎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為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于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于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一項其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常鎮廬鳳淮揚既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前項五布政司兩直隸地方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費用減省故百凡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國家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于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金南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為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

之費耳若計近日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者年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藉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徙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者加于前內帑缺現年之用而給費者日何于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潦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止漕運遲誤邊鄙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求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須四百萬兩之銀亦難遽集不幸

復加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數萬之軍旅告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困已極欲借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正以此也臣等猥以非才叨司國計今天下倉庫處處空虛軍民在在疲憊晝夜思維策無所施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物凋敝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豫圖斯有備而無患如蒙俞允乞敕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

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屢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免征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餉得倉猝之用隙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

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條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于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窮財盡之極體祖宗節用愛人之心少留睿覽斷自宸衷俯賜施行臣工胥慶此外凡供應興造之浩繁量為減省近臣貴戚之賞賚少加撙節如此庶幾存一分國有一分之蓄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于邦計亦大有所賴矣臣等不勝悃懇之至　奏入得旨卿等所議事宜深切時弊重京儲另旨發落省供應均禁例已有旨行了清

鹽法等再議來說其餘都准議行

請皇太子御經帷疏弘治十五年　馬文升

臣謹奏恭惟皇太子殿下年漸長成天資英偉內外宮臣朝夕輔導講誦學有進益此誠宗社無疆之休後世臣民之福也但臣等叨任大臣臣文升臣瓊俱任東宮保傅自弘治十一年三月初六日皇太子初出讀書于文華殿獲覩睿顏之後至今五載止是正旦冬節及每月朔望日于文華殿門外朝參相去頗遠仰惟皇上嗣登大寶日決萬幾猶每月三御經筵令翰林儒臣講讀

經書以隆聖學而追古帝王今皇太子當進學之時雖日出讀書止在左春坊與二三內閣大臣及東宮並翰林院講讀等官相接且去處頗狹未甚從容攷之古者帝王之教太子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此所以教諭而德成也臣等愚見以爲欲請皇太子照皇上御經筵故事每月三次初六十六二十六出御文華殿令臣等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鴻臚寺掌印正官並二品以上官同內閣大臣東宮講讀等官侍班講書其侍衛將軍等項比皇上御經筵之日減半庶

臣等得覩皇太子之睿顏而皇太子亦識臣等之愚貌收斂身心嚴威淵穆相接日久自然度量益宏識見益廣日就月將以至于緝熙光明之地睿德益盛而帝王之域有不難造矣臣等惓惓犬馬愚誠如此伏乞聖明留意裁處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疏入帝不納

巡撫事宜疏　弘治十五年　馬文升

臣謹查得先該戶部奏准各處巡撫官員每年八月以裏一次赴京議事續准兵部咨爲公務事照得各處巡撫官員每年在邊者于四月內腹裏者于八月內到京議事緣近日各處地方中間賊情未甚寧息者若令一概赴京誠恐缺人誤事合無行移各處巡撫官員其斟酌各該地方如果平安別無緊要事情妨占照例議事若是地方賊情尚未寧息軍民未得安靖有事難以擅離宜將應議事件明白條陳徑自奏請定奪等因具題奉聖旨是各處正要用人且都不必來欽此備咨前來臣猥以菲材謬膺重寄夙夜憂惕思圖報稱惟欲軍民安妥地方寧靜其一應合行有益軍民事務除遵依欽奉敕諭內便宜處置事理陸續施行及會同欽差鎮守

陝西太監等官計議停當節次具奏外今將合議事件開列具本謹題請旨

一重守令以廣德澤竊惟致治莫先安民安民在擇守令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得其人則庶民皆安養而天下無不治矣皇上愛民之心無異乎舜禹宰相贊理之勤有同于伊周然而治不古若而小民不蒙郅治之澤者蓋以守令不得其人而已矣守令之不得其人者由作之無其法而已矣竊見今之守令由進士舉人出身者往往多得其人由監生除授者鮮有能稱其職揆其所自其監生坐監並在吏部聽選二

十餘年方得出身比至除授之時年已五十以上鬢髮皓然神志昏倦其意以爲在任不久又將黜退壁用之例諒不我及所以惟務貪贓之計罔有治民之心雖有吏部考察黜退之例及臣與巡按御史按察司糾問之嚴然今日之黜退者爲因老耄貪婪後來之除授者又有老耄闒茸之甚于前所退者蓋以國子監所養人材不過如此若止仍舊考察數數黜退而不知所以更張遴選之則小民送舊迎新徒爲勞費夫用賢所以育民而賢才之盛未有過于進士也以進士而除授令人皆以爲幸登黃甲輒除外任有辜父母之望而灰士子之心殊不知設科所以求賢求賢所以爲民以年幼進士而任守令民情世故無不練達他日或居藩臬或補內任輔世長民綽有餘裕是亦作養人材之一端也陝西地方比之各處大有不同其同知判官縣丞主簿近年部運各處邊方夏秋稅糧相繼往來并不在任止有知州知縣獨員處事若非得人事何克濟伏望皇上敕吏部今後各處知州知縣有缺照依已故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選將在部聽選舉人不分到部年月日遠近

及監生中年未老篤資質英俊者通行考選學問老成文移頗通堪任正官者與將各部觀政進士照依甲數挨次取用除京任外其餘相兼舉人監生除授知州知縣其進士到任之後果有廉名政績昭著者不分三年六年仍令挨次擢用知州陞郎中知縣陞主事御史評事或令巡按御史都布按二司官于所屬官員內廉名素著才能出衆堪任知州知縣者各舉所知三五員各另從自具奏吏部定奪授職在任苦有貪酷事發連坐舉主之罪以後知州知縣有缺俱照此例除選如此庶使守令皆得其人而太平之治可期矣一添風憲以撫流民臣聞防禍于未然者易除患于已然者難蓋禍患未萌以治術防之而有餘禍患已成雖兵戈除之而不足此古人所以圖難于其易而消患于未然也竊照漢中府地方廣闊延袤千里人民數少出差甚多其河南山西山東四川並陝西所屬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糧差或因畏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漢中府地方金州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目今各處

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以上去歲因満四等反叛臣恐乘
機嘯聚爲患地方已令按察司僉事孫遂吉前去彼處
査勘現數造冊收照行仰各該官司撫恤禁治聽其自
在生理候豐年省令回還此等之徒若逼迫緊急又恐
激變爲患若聽令在彼居住難保久遠無虞况漢中山
勢之險尤甚于竹房流民之多不減于襄鄧雖嘗委官
巡視終是責任未專必須添官以專其任庶使地方可
保無虞査得河南爲因南陽之間流民甚多添除參議
僉事各一員奉敕專一撫治近于荊襄南陽之間又蒙

欽命都御史一員以總其事是皆思患豫防徙杜漸
之意也如蒙乞照河南事例或添除或就于按察司僉
事內專委一員請給敕書前去漢中府就帶家小專一
在彼往來巡視撫治前項流民共一道分巡事務亦令
本官管理及會同守備漢中府都指揮張順操練軍馬
守護城池禁革奸弊防察不虞務要處置有方不許偏
執誤事如此庶使責任專一而地方可保無虞矣一措
謀鈔以贍軍用竊惟理財之方有經常之道有權時之
宜經常之道可行于無事之日權時之宜則施于財匱

之秋也若拘經常之道而不知權時之宜則軍國之用
有不足而軍儲之需有不充矣照得陝西所屬衛所官
軍除沿邊外其腹裏軍人月糧該支一石者止關本色
六斗其餘四斗折支鈔貫其軍職不分沿邊腹裏四六
關支本色六分折鈔四分及査得官軍折俸折糧行各
王府及將軍儀賓并司府州縣官員折俸通共一年該
用鈔一千七十六萬五千四百六貫今所屬每年止收
額設戶口食鹽課程鈔共九百五十八萬七千四百九
十四貫所收不及所用一年共欠少一百一十七萬七

千九百一十二貫而災傷減免者不在其數且陝西官
軍披堅執銳臥雪眠霜比之各處官軍勞逸不同其妻
子在衛全資月糧俸米養贍爲因糧餉不足減半折支
鈔貫今所折鈔貫亦因不敷有一二年不得關支者四
五年不得關支若縱得關支一年鈔貫亦不得易買數
月之糧又兼要買補馬匹置備軍裝或典賣妻子或揭
借財物艱難困苦相繼逃亡月糧折支鈔貫人情已有
不堪鈔又不得關支尤非事體若不行權時之宜易行
設法整理誠恐年復一年困苦嗟怨益爲罷弊將何以

蓄養銳氣而使折衝禦侮也臣看得西安府在城四門一日之間各處販賣柴薪等項牛騾車不下五百餘輛及看得陝西河南客商販賣馬騾一年之間亦不止數萬餘匹俱從潼關經過前項車輛馬騾亦令投稅若將馬騾車輛量加納稅鈔是亦權時增廣鈔貫之一端也如蒙乞敕戶部計議轉行陝西布政司將西安府在城四門所進柴薪等項車輛照依在京事例每大車一輛納鈔四貫小車一輛納鈔二貫其馬騾委西安府首領官員于潼關收報每馬一匹納鈔十貫每騾一頭納鈔

五貫每季將二項所收鈔貫俱送布政司官庫收貯以備官軍折色俸糧支用候年終將通收過鈔貫數目布政司造冊奏繳戶部查照其收鈔去處按察司分巡官不時巡視敢有作弊者就便拏問如律如此庶使課鈔頗增而官軍俸糧折色不致匱乏矣一撫軍士以蓄銳氣竊惟克敵制勝莫先于軍士之効勞養銳蓄威必在乎衣食之充足蓋軍士在邊必衣食充足而復可以蓄養其銳也照得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俱在三邊操備有一年一次回衛休息者有十八個月回衛休息者又有

一家正軍餘丁二三名在邊操備者其在衛餘丁又要種納屯糧子粒守城等項差使且以在邊軍士言之既有官給騎操馬匹赴邊之日彼處總兵副參等官每軍一名又要脚力或馬或騾一匹頭其軍士既無營生又無產業止靠月糧六斗養贍置備軍裝整理盤纏亦皆仰給于此懼怕到邊責打只得原籍戶下津貼財物置買前去比至則邊方該管官旗或指以買置旗號纓頭為名或假以修理城垣門樓為由節次科斂逼迫無奈又將原買脚力馬騾變賣出辦未及一年使用盡絕或

又有倒死官馬隨要買賠逼迫緊急只得揭借或本管指揮千百戶彼處副參等官馬匹錢物馬一匹還銀二三百兩者有之銀一兩還本利三四兩者有之比至回衛各官家人隨即前來索取在衛官員懼其勢要只得監追或典賣妻子或揭借月糧歸還前去賠馬一匹已至破家蕩產倘再倒死將何所買賠因此而逃亡者十常八九所以各邊軍士日見缺少且以官馬倒死責令賠補固為良法其馬之倒死若不論其急病瘦損倒死之分一概令軍士賠補誠恐年復一年艱難益甚又不

止于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之虞矣臣聞弊軍士莫甚于斯況在邊軍士多有衣不遮體食不充口瘦損尫羸形容枯槁總兵等官略不介意臣在石城目所親視如此而欲望其用命効勞克敵制勝蓋亦難矣所以一遇兵戎犯邊多有不能支持必須奏討京軍若不肯著實優恤省養鋭氣誠恐因循年久益加困弊敵人窺伺我軍虚實掠衆犯邊重有以貽國家之大患也臣每念及此深爲寒心如蒙乞敕兵部計議行移各邊太監總兵都御史等官今後將所屬官軍領騎操馬匹置立印信文

簿每月三次點視膘息肥壯者列爲一等膘息瘦者列爲一等若三次點視俱瘦以後馬匹倒死者著令買補以戒軍士不肯用心餵養之弊其三次膘息肥壯過有緊急病證倒死者免其追賠以蘇軍士艱難之苦如果倒該買補本軍在邊艱難者行移原衛著落戶下餘丁買補完備本都司差人解送前去若是各軍將及下班倒死馬匹者就仰回衛從容置買上班之日騎坐赴邊及遇有纓頭旗號損壞須該置備者令總兵巡撫等官設法措置買辦應用如果無處措置行移陝西都布二

司派撥買辦解去並不許分毫科擾于軍及非奉奏准事例亦不許擅自役使賠害其各軍士上班腳力隨其貧富或騾或驢或二人共買騎者各聽從其便總兵等官俱不許追究逼迫及不許仍前放債于所管軍士令家人前去各衛取討逼軍逃竄果有前項奸弊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區處仍用心優恤軍士作興鋭氣務令得所不致逃亡如此庶使軍士感激而可以成克敵制勝之功矣一清軍丁以杜勾擾竊惟發冊清取軍人不許差官撫勾所以絶勾擾之弊而立兵久之法也然法

立既久不能無弊若不隨時斟酌嚴爲禁治則前法愈壞奸弊愈生而民有不勝其害者矣近該陝西布政司清軍委官左參政于璠呈查得節據西安府耀州等州蒲城等縣軍丁惠林等各告稱各有戶丁應當瀘州利州清州等衛所軍役有告稱在營現有正軍身力精壯又有餘丁三四丁者七八丁者十四五丁者甚至二三十丁者俱各種田買賣家道富實因怪原籍戶丁不來供給往往買囑衛所官旗捏稱老疾逃故等項遞年發冊勾擾及至解衛爲因軍伍不缺將解去戶丁爲奴驅

使者有之析種田地者有之甚至將盤纏衣服等項盡數拘收又已放回者亦有之又有告稱正軍回還取討盤纏不一二年軍裝又回取討軍妻回衛不五七月餘丁又來取討者原無人丁為因辦納糧差家道貧窮無從措辦只得將田地房屋典賣者有之將男女頭畜貨賣者有之及至打發起程猶不如意輒便回衛發册勾取又有告稱正軍餘丁人二回還出賣自己房屋田地因與房族親戚及鄰里人等爭競雠恨在心回衛妄取別房人丁者有之妄取同名同姓者亦有之此等情節

往往赴官訴告分豁所司因見兵部發册清勾難于主張只得依文解去查理原籍拋下田地無人耕種遺下糧差無人辦納又累里甲僉點大戶管解及到衛所投文官吏又要拜見錢物旗甲索取讚送土宜彼既有丁只得放回往回數千餘里動經年年之上破家蕩產甚可哀憐查得欽降兵政條例內開正軍在營已有壯丁就收補伍不許原籍勾取有司從勘是實回報原衛將在營已有壯丁就收入軍亦不許違例勾擾除依奏外今各該官吏故違前例往往將見在營軍丁斯嚇輒與

發册清勾非惟索煩官府抑且擾害人民照得陝西布政司每歲該清軍士不下數十萬餘各該衛所發册之弊固有而利州瀘州二衛青川一所發册之弊尤多是乞通行四川前項衛所禁約等因到院竊詳衛所欽軍發册清取戶丁理固當然軍伍不缺行文勾擾原籍民實受害且陝西人民遞年供給各邊糧草兼以累歲旱荒薄收財力皆困凋弊已極今前項衛所軍人不思原籍人丁艱苦困怪不與供送盤纏輒便捏故清取連年擾害不得安生誠為可恨除前項清勾軍人行令參政

于瑶暫解戶丁前去查理及行四川按察司禁約外誠恐各處衛所亦有此弊如蒙乞敕兵部行移天下衛所各將現在并逃亡等項軍人備查的確鄉貫充軍來歷現在看要開應役正軍并在營餘丁姓名口數每一布政司並直隸各府各另類造文册一本差人齎送本部照清册事例轉發各該布政司並南京直隸府分收照以後各處衛所發册清勾軍人到彼先行比對原降文册如在衛原造有空開餘丁數人又清取戶丁顯是挾雠作弊所清戶丁免其查解仍行彼處清軍按察司官

員再行本衛查理如果在衛有丁就將作弊之人并該管旗吏先行提問加律干擬本官奏請提問不許管軍幹事者令帶俸差操若是在衛原先止有一丁今開逃故者亦要開寫某年月日逃故許解戶丁前去補役仍通行各處巡撫巡按並清軍官員嚴加禁約所屬衛所不許接受財物聽從本衛當軍之人因怪原籍不與供送盤纏捏作逃故一概發冊清勾擾害果有逃故例該清勾者衛所官員務要取勘明白方許造冊送部清勾如此庶使在衛軍人無僥捏之弊而原籍戶丁免勾擾

之害矣一存遠軍以實兵備竊惟陝西關中重地北連河套西抵番夷南通漢中東接襄鄧安危所繫誠爲不輕比之他方尤當軫念況敵人犯邊必先于此方今急務惟在兵足兵若不足以戰則不能勝以守則不能固今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以十分爲率逃亡等項已有三分以上除各邊操備及屯田外現在守城正軍每衛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疲癃不堪守戰若非宣德正統年間將本處充發遠方不服水土遠年清勾軍人編發附近衛所收操及將罪囚隣

洮延安慶陽人民邊作上軍則陝西軍士誠爲之缺少而各邊操備者益爲之不敷矣近年缺少各邊操備逃故及死損軍士爲因腹裏軍少無從撥補文移往來終無裨益査得陝西西安等府所屬縣分人民先年爲事充軍多有發編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衛所者爲因水土不服多爲煙瘴所侵隨到隨死不可勝計及至各衛所移文清取過二年或三年方得起解到彼又爲前項之故復多死亡仍行原籍清勾其戶丁與解人懼煙瘴死亡之患兩懷戀土之心彼此通同或逃

走外郡潛入番夷一二十年不得到衛原籍人丁懼怕清解全家逃亡者有之其南方之人發充陝西當軍逃故等項發冊清勾者亦多畏懼此間地方苦寒不肯前來著役間有解到又多氣體瘦弱不堪操調到衛未久隨即在逃雖有清勾之名全無解補之實軍伍空缺兩無所益如蒙乞敕兵部計議將陝西人民先發四川雲貴廣東廣西福建地方充軍者除四川貴州現今有例仍令解補應當外其雲南兩廣福建年久逃故原衛無丁戶丁隨到屢死屢解屢逃者行仰陝西布按二司清

軍官員將前項衛所遠年清勾當解戶丁如果屢次解
發到彼死亡者仍照此先不服水土事例收發陝西三
邊缺軍衛所補伍操備若雲南兩廣福建有充陝西衛
所軍役遠年逃故清勾不到者即令收發本處鄰近衛
所當軍仍行兩處清軍官員查令各該衛所將名伍彼
此開除操備之後但有在逃者仍發原衛當軍如此庶
使軍士各服水土而無死亡之患衛所不致缺軍而有
捍守之實矣一禁通番以絕邊患竊惟欲絕邊方之患
當禁啟患之源蓋邊患不能以自生必因人以啟召之

也照得陝西洮岷河州西寧等處衛所沿邊番夷即古
之吐番其性譎詐叛服不常歷代以來屢為邊患洪惟
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
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用食茶鐵鍋銅器羅段等
物奏奉明文方纔給與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
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軍民遵守不敢
私自通番以取其利其各族番人亦盡知我邊情虛實
一向畏服不敢為惡其後有等各邊無知軍民及軍職
子弟甚至守備官員往往亦令家人將鐵鍋食茶段疋

銅器等貨買求把守關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進入番
族易換彼處所產馬匹等物以致番人將所得鐵鍋段
疋置造軍器及戰襖等項遂萌侵犯之心或因爭論價
值將通番漢人殺死同去之人因是違法不敢告官番
人畏懼漢人報讎亦不敢前來交易日肆搶劫漸成讎
隙及各寨堡把守官軍因見鄰近有等本分不曾為惡
吐番卻又妄稱本族搶劫等情恐嚇賠償財物因而激
變隨同各族為惡引惹邊患皆由于此甚至有等近邊
土人居民因與番人結親或通吐番冒名進貢貪圖賞

賜往來情熟專為嚮探邊方一應事情動輒傳與所以
各邊番人益加生拗不聽撫化節次為惡搶殺人畜物
件若不嚴加禁約誠恐各邊官軍互相倣傚一概通番
積習年久重貽邊患未便如蒙乞敕都察院查照洪武
永樂年間福建廣東下海通番事例出給榜文發仰洮
岷河州西寧但係鄰近番人去處張掛曉諭今後但有
置買鐵鍋銅器羅段私茶等貨潛出外境進入番族貨
賣及各寨官人將良善不曾為惡族詐稱搶劫恐嚇財
物並與番人結親傳報腹裏事情者事發勘問明白本

身處死全家軍發極邊衛分民發腹裏衛分充軍若軍
職及守備官員縱容弟姪兒男通番買賣者指揮千百
戶鎮撫亦發邊衛充軍守備官員奏請定奪如此庶使
法度嚴明人知警懼而邊患爲少息矣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一

議行武舉疏　弘治十七年　劉大夏

臣惟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
士收拾廢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
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求
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
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閭閻以及草澤均得人以備任使
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
隆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世享簪纓家足饒

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于武弁一途
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
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現有官職之人其間
往往徇名而不覈實挽強引重者視爲勇敢談說縱橫
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
者少蓋因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
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
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紬于文者或優于
武不以遠而簡不以賤而棄如傑茁生于寒微吳起困

于爵旅樂毅出于疎賤黥布雄于輿臺者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僭竊蓋異人傑士咸奮興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

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當彌請置武舉嘗曰法度粗率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竊與之異世而同慨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試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豫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騎于戎卒或係于仕籍許赴所在官

司投報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考數日請于次年開科初校騎射二較步射三試策論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酌定庶法式昭宜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伏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合群策而用之何慮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必思借才于異代也哉　疏入帝從之

覆金洪陳邊務疏議弘治十七年　劉大夏

臣等看得陝西巡按金洪所奏後開十事俱係邊方要務本官親歷其地査較閱實聞見必眞擬合逐一對款議擬伏乞聖明裁處一嚴燒荒以安邊也査得每年秋深草木枯乾之時本部請敕各鎮守臣并協守一方內外官員先行差人哨探敵情然後行令副參等官各照地方出境燒荒已有常行定例但將官實心奉行者少欲于燒荒畢日更復出境查驗勢恐難行今許本官所奏之意則是套內敵情有無可以驗燒荒虛實合無通行各邊今後每年燒荒官軍回日巡撫務要盤檢有無

牲口帶來日後如有外夷在套戎近邊住牧就遣夜不
收哨探在何地方離邊遠近查與原報燒過里數若干
就將原日領軍出境燒荒將官指實參奏聽問本處查
有入墾失事緣由依擬降謫一修城堡以固邊止查得
近該延綏守臣奏稱本鎮寧夏至定邊營一帶地方衙
要應行修築邊牆等因已經題行總制衙門公同守臣
勘議具奏外今本官又奏前因大意在于選用巡山官
員修理各該險阻事在彼處難以遙制合無備行總制
秦紱公同二鎮守臣一并查勘備由具奏一揀將才以

鎮邊也看得本官閱視地方開奏各官賢否應當參酌
所言處置但延寧一帶為事將官近該本部奏稱敵衆
過河要人隄備已經奉有欽依姑令記罪前去領兵隄
備候敵情寧日照舊問結所舉王戟魏鎮藍海案候聽
用外所據開奏馬隆姜漢亦各稱有將官器度宜當俟
其後效傅釗張巽既稱其怯敵圖利無才貪殘合無行
令總制并各該巡撫再加詢訪的確俟各官問結之日
另行具奏定奪一放土軍以信邊也查得先為急募土
兵以禦敵人事招募過延寧二鎮土軍共二萬一千三
百七十六名編成隊伍關與軍器各隨衛所營堡食糧
就令原招人員管習武藝情願常操者補作游兵之數
其餘分作兩班每年十月起至開年三月止每班備禦
三箇月該管官員敢有科擾及擅勾非時公私役使者
參奏究治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通行去後續該
彼處守臣奏稱各軍情願留操及將沿邊增設衛分就
將各軍編發補伍行令勘處間今金洪親歷其地據告
員情稱比先招募之為近日拘留之苦供貼之難甚至
願將原賞銀兩送官賕放中間難保其無捏作願留及

科擾役使之弊合無將金洪所言備行總制秦紱候邊
情寧日選委二司能幹賢實官員各赴二鎮將原招軍
士逐一清審明白仍查照欽依事理除著實甘心願留
補作游兵其餘俱責令里老及該管人員保領照例冬
春輪班操備夏秋放免歸農遇有重大敵情一面行移
巡撫巡按會同拘集一面奏聞拘操之日照例支糧中
間查有死亡告相明白即與開除願補者聽註名捏報
逃走者就拘原報之人正身及父兄子弟頂當仍將審
過實數并處置過緣由咨部知會若查有科擾等弊應

督問者督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一教騎射以禦邊也看得操練官軍騎射係是將官本等職業今金洪親歷其地比驗軍士如此不堪該管將官所幹何事巡撫因何扶同不言況事在人行兵難中制合無不必本部立法差官止將金洪所言通行各邊總兵今後務要嚴督副參等官用心設法教習騎射巡撫不時比驗將把總管隊等官量行賞罰若將官果有中間不肯嚴督操練處應故事即便具實奏聞御史按歷去處比驗軍士若果騎射不熟及詢訪將官止知掊尅私役者指實具奏

本部將巡撫總兵一并參奏取自上裁一飭工役以逸邊也查得先該寧夏守臣各奏稱勘識過本邊原有古渠三道東渠中渠現通水利可遏敵路惟山邊一渠內地方似為敵境欲將舊渠挑成河塹以限戎馬多得地利以資邊儲本部議得工程浩大難便輕舉仍行各官會同巡按再行計議迄今三年未據奏報今本官奏稱所開之渠地高于水不能灌溉山口多石功亦難成並據寧夏久疲未蘇之人何以堪此合無備行總制秦紘移文該鎮守臣從長計議如果此渠難于施工徒勞無

益即便停止咨報知會一用精銳以助邊也查得各邊遇有敵中走回人口審有的確鄉貫者送發寧家完聚免其雜差係現行事例今本官奏要將前項在敵年久走回之人俱令就彼便所收入隊伍與糧賞是亦選用精銳用防邊鄙之意但此輩被擄日久自意骨枯草野不復與父母妻子面見幸而脫死生還情雖一槩強留合無行移彼處鎮巡官員今後被擄走回審有鄉貫之人若果精銳情願在邊殺敵者量給賞勞與邊軍一體收伍食糧不願者仍照舊例施行一分地方以理邊

也看得二司官員巡守必須地方便利方可責成今關西河西二道既地里遼遠懸絶難于遍巡則一方庶務何以督理而貪官污吏安知警懼金洪所奏亦為有見合無仍行陝西巡撫再行參酌奏內事理如果前項所定地方均停從宜更改行令二司官員遵守施行一慰死事以勸邊也查得孔壩溝死事官軍近該總制秦紘具奏本部議擬具題節該奉聖旨是朱鼎妙齡武臣許慶湯璽各贈官二級仍查他子孫照例襲陞其餘陣亡官軍便著查明來說定奪欽此欽遵通行去後及又查

得本部題准事例凡夜不收公差人役被敵殺死者賞銀五兩擄去者亦賞銀二兩以恤其家今本官又奏前因緣各齎有前項題行事理難再別議合咨都察院轉行本官將前項奏行陣亡官軍事情作急勘報及今後有公差夜不收被敵殺擄者照例具奏施行一分貼補以恤邊也查得官軍騎操馬匹除追敵燒荒等項公差倒死免追其餘槽下倒死告相明白官軍朋合出銀馬主出備樁頭官為通融買補此係奏行事例其朋合之例每年終止令六箇月按月每月都指揮出銀　錢千

百戶鎮撫出銀七分旗軍出銀五分樁頭之例倒死馬主都指揮出銀三兩指揮出銀二兩五錢千百戶鎮撫出銀二兩旗軍出銀一兩五錢走失者各加銀五錢今金洪因見各邊騎操馬匹追補不均要得查究倒死緣由分別免追一節最為有見既查有前例相應通行遵守合無本部移咨各該巡撫及各都察院轉行本官各仰所屬衛所官軍務要各將騎操馬匹用心愛惜餵養膘壯以聽調用內有因公追敵等項致死者免其賠補官給馬匹醫治不效者即係槽下倒死之數照例追徵

樁頭銀兩貼補朋合銀兩買補其有為因私事走死及諸般作踐倒死者查勘的實即追好馬一匹還官或追銀十兩在官買馬各邊一體通行不許偏執致有彼此不同則馬政不致廢弛矣　議奏得旨准議

請立記注史官疏弘治十七年　儲巏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召見大臣至于今歲凡行尤數或究典禮或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制御四方邇者又親御午門鞫審大獄盛德偉績垂耀無窮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

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史官當時紀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職甚重也臣備員班行每覩陛下宣召羣臣奏對多係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聽聞史臣何由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散失摭拾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及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乎且儒學聖筵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實錄年譜以備遺忘陛下傳精一之學臨埏紘之衆勵精

圖治益大有爲自此延訪日廣政事日新盡有不可勝
書者顧乃無所纂記以貽來世非缺典歟失今不圖誠
恐歲月縣遠耆舊彫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
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雖悔之亦無及已
竊考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陛下特敕在
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聖旨奏對之詞具本進
覽宣付史館如事涉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乞封
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
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止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

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遵祖宗
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　疏入帝從之

豫處邊儲以備供餉疏　弘治十八年　楊一清

臣竊惟圖事于平時者易應變于倉卒者難先年陝西
固不曾先事儲蓄及至敵人入套動調馬軍奏開課鹽
若干萬引運送官銀若干萬兩舉行納銀冠帶等項事
例敵尋出套師旅既罷倉庫一空徒爲乘時射利者之
地而民遺饑運轉輸之苦迄今比屋蕭然生理未復向
使敵人不退兵連禍結內變將作何以爲計言之可爲
寒心邊報稍息上下相安遂謂無事儲蓄之策廢而不
講頃者敵復入套烽火絡繹計所儲在在不足相顧駭
愕仰給朝廷幸而敵人悔禍遠遁設或潛伏河套經年
不出乘秋大舉長驅深入縱然不惜府庫之財以充供
軍之費而地方所出有限倉卒亦難辦給此皆失于先
事儲蓄之過也且如每草一束平時價不過二三分遇
急收買費至七八分一錢而無措每糧一石平時價不
過五六錢遇急轉輸費至二三兩而不足此理甚明人
豈不知其因仍玩愒長亦有故今之士大夫任耳不任

目惡聞人善而樂談人之過失寧倉卒而勞費人無非
議平時招糴增糧增草則羣而譁之以爲多事甚則疑
其因以爲利用是凡厥有位卑者苟且自保幸免罪責
尊者因循悠忽坐待陞遷有能實心爲公家任事者寡
矣臣竊恐議者因見廷寧小捷地方稍靖遂置邊儲于
度外萬一有變又將貽後時之悔深慮部顧不得不極
言之伏望皇上俯念陝西關中重地邊儲缺乏太甚所
宜急爲豫處乞敕部下陝西關中兩淮等運司常股存
積等課鹽百餘萬引及今招商于夏秋收成之後糴買

糧料草束查撥固靖蘭州環慶各該邊堡屯駐軍馬缺乏去處上納仍要斟酌敵情緩急如果敵人在套盡收本色量寬斗頭使人樂趨不許嫌避誤事若非緊急敵情又當酌量年歲豐歉年豐有收則廣爲招糴不厭其多如歲歉收薄則量收一半本色以防目前之急仍存一半價兩以爲來歲之圖免以不貲之財坐爲營利者所得其他充實邊儲事宜擇其有益地方無損治體者爲之大要使邊倉各有二三年之儲則遇警不至于告乏布政司常有數十萬兩之積則臨期尚可以有爲此

在巡撫督同布政司官通融處置次第舉行若常勿習于玩愒事勿傷于急則事集而人不及知不必取旦夕之盈爲張駭之舉重費其力以希勢利此愚臣爲兵事謀爲民事謀爲治體謀之惓惓也　疏入得旨是著各官上緊趲時整理務要處置停當邊儲充實無致臨期缺乏

經理要害邊防疏　正德元年　楊一清

臣竊見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敵人侵犯止在本境爲患猶淺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敵衆拆牆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犯我環慶侵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州縣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敵人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因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于延綏又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敵人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敵人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戕敗我士卒魚

肉我生民敵人得志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寧夏鎮巡等官太監張僴總兵官郭鍧都御史王珣等節經議奏請將舊邊牆幫築高厚邊塹挑濬深闊又該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言請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兵部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于所見止添修四五小堡及弘治十七十八年冬敵復大舉自花馬池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廑宵旰之憂特命愚臣整飭經理臣雖關步歷官陝西邊事頗常究心但

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敵人動號數萬倏
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
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
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
方張之勢臣歷延綏一帶邊牆城堡墩臺逐一閱視及
將原擬議事情會同陝西鎮巡諸臣廣集衆思徧咨羣
策參酌損益其大要有四修增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
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
當務之急莫先于此但修邊一節地方財匱民勞興此

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繫有大小土木之害
較之搶殺爲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爲大大事可成則
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卽古
朔方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
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減鎮
兵數萬夫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永佚受降據
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舍受降而衞東勝已失一
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
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敵巢深山大川勢顧在彼

而寧夏外險反在河南此陝西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
解也玆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
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郡
轉輸斯爲上策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
蒐選守邏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
冬敵人若復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謹當督率諸將恭行
天罰雪恥除殘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
于他人哉　疏入帝從之

條處兵機疏正德元年　楊一清

臣愚以爲敵人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
後橫行無忌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
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軍覆沒又河凍之後
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冰入套之
衆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
威武已將沿邊直抵腹裏分爲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
機邀截但兵少敵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
已臣愚以今冬深河凍敵果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
奇官兵于延綏中東二路住劄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

套住收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自起邊釁如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行令延綏鎭巡官選人分投出境哨探敵營遠近衆少會合主客官兵豫先分布逼近敵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閒有機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兵依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參將時源所領本鎭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爲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鎭遊定頭撥等官軍三千名次之以爲中軍大同遊奇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奇兵又次之以爲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

領本鎭兵馬並本隊官軍于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爲陣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旣近敵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敵旣潰亂舍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壁嚴備不許貪利輕動前鋒勝負未決恐無聲援必待其旣回以爲羽翼敵若糾衆尚集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爲殿後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疎遠孤兵無繼詎難成功者不同敵入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遁歸我廢疲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劫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敵戀巢之心旣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敗安邊制敵之計莫快于此　疏入得旨是閫外之寄卿等所專出奇制勝事難遙度務要計出萬全以除邊患無致疎虞

陳政令十失疏 正德元年　李東陽

臣伏念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擬議率多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姑以其重者言之前人譚

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旣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搖撼官府沮陛下之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旣已謝退家人引曰此商人者也不相干而乃曲爲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據之舊制俱不當擢況紀功官原開揆狀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迹又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循近年弊政欲遷數百冗員以官法爲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

二也內府充員奉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八十餘名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于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不可言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鉄人吏部奉旨放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攷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夤緣傳奉詔下裁革者曾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傚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詔書爲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

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畿小民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傳帖出外收入眾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皇親家人奏擾畿民使佔田土輒爲給帖提解來京鎮撫司訊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冤苦無伸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等人驕恣先朝盜空府庫一則夤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

營伍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筭究覈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瓷器奉詔蠲免三年又令起進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寄託之言仰念陛下委任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豈忍于主少國疑四方多事之時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思

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向者所陳奏有聖諭云朕便處治至今未見施行又奉聖諭云待斟酌施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乞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艱危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承先帝付託之際保祖宗基業之重矣臣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疏上得旨所言事件著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盡心職務以副倚任該衙門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一

裁冗食節冗費奏 正德元年

韓文

臣等欽遵查理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預知

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餘萬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以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旨蠲免歲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乃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豫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例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荆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近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支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空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

漏巵鄧木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應變制用倉卒取盈豈不難哉臣等叨備任使受恩深重苟有分寸之補敢辭犬馬之勞但晝維夜籌計無所出將欲少徇乎人情又恐致傷于國體將欲取給于目前又恐貽患于將來或益少而損多或害重而利微輾轉凝思如芒負背臣等所以不敢輕爲之議者蓋以此也竊嘗上觀往古下迨唐宋遠揆先王之制近觀祖宗之法莫不以

財貨量入爲節以勤儉愛惜爲本以侈靡妄費爲戒蓋
天之生財有限而人之用物無窮若不撙節于平日何
以克濟于臨時然撙節之道要未有不自君身始者伏
望陛下念天命之至重荷祖業之至大念民事之至艱
躬履儉約爲天下先乞將臣等議擬條件留神覽察斷
在必行庶乎轉嗇以爲豐伸縮以爲贏非徒濟一時之
用實以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惓惓憂惕仰望之
至除有禁例難行及各官或另有條陳聽戶部徑自覆
奏外今將臣等會議過事件逐一開坐上請定奪一裁

革冗食查得近奉詔書幷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濫
官員軍匠通行裁革矣但其間裁革尚有未盡者亦有
已蒙裁革仍復夤緣希圖照舊管事者以致冗食如舊
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亟爲裁革變通之計
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乞勅下禮部將光祿寺逐年科
徵雞鵝等項廚料通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
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
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皁囊爲帷惜中人之產罷
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效大驗也邇者皇上

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敕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
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等不得衣羅段紵絲三品以下
暑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懽欣稱頌以
爲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肇于此矣蓋人君一身實爲
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行君不能自行則雖令
不從臣等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憂國用匱乏之
極守恭儉崇尚節約凡一銀一錢之微皆爲小民之
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省無益之工罷
不急之用仍乞敕司禮監御用等監凡百上用輿馬服

飾器用玩好屛去淫巧務從樸素使度數不得增于前
而法制可永垂于後再乞敕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
員日逐費用桌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減革者一
一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聖意之所在翕然向化
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
一裁革冗費仰惟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
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
僅該九十餘萬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
該三百餘萬其他料豆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

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即所謂以十之七為經
費而備其三以備兵荒支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
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甚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
作勳戚貴近悉賚不貲宴樂游賞費出無節司兵柄者
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
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成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年累
稱不敷索取于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
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糧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
年到今戶部并太倉進過銀不下三百萬兩錦衣衛官

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
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
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
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
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
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前歲
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
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會派廚料等項俱勾歲用
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

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
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邊境為患解過銀八百餘萬
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支給草料之
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
愈繁則供餉愈急罔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為今之計若
不急為裁節年復一年噬臍何及合無敕令戶部約祖
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為中制示
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用件及王府寶冊等項不得用
金非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制

不得纖毫浪費及因事花銷并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
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算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
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乞陞收充等項各
該衙門作急查奏曾奉旨裁革者悉從原旨存留者照
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後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
祖宗之舊制成濟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
司其間事干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戶部知會
撥辦事體實有未便況國計盈縮事例應否一時計處
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

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奏入有旨這本內所開事件都准議行

請辨忠佞疏　正德元年　劉玉

臣伏惟朝廷大事凡治忽安危之所繫為臣子者當効忠陳諫豈可自諉泛遠甘為容默之理臣待罪近幾竊聞陛下近日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伏思劉瑾等佞倖小臣凡其巧為戲弄不過博陛下之一笑而已

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多矣至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者也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下弗察顧不忍于彼而忍于此徇逸遊之樂棄輔導之臣逆先帝付託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隳不可不謹也抑臣尤有深慮者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閑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處乎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寇盜日起以陛下即位之初而天下之危敝如此正宜恐懼修省克己從人乃更厭老成而喜私暱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豈不殆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

羣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尤臣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祖宗創造之艱難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等送下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仍責以輔導之任其司禮近侍悉簡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理治如此則海宇乂安皇圖永固陛下壽同乎軒叢名齊乎堯舜誠宗社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疏入帝不納

論誅太監李興伐木石疏　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為誅極惡以謝祖宗安陵寢以務聖嗣事去歲
先帝上賓陛下特以陵寢事重簡命内官監太監李興
新寧伯譚祐工部左侍郎李𤦺提督營造軍夫匠役出
于營繕百物價值供于部廠為李興者當追思先帝寵
遇之隆仰體陛下委託之重竭力殫心以祗承勝事可
也奈何縱溝壑之欲肆盜賊之謀故將工部坐派柴薪
折價私貯橐為侵尅之計而又縱使太監王瑞等指麾
下人罔顧國禁砍伐禁山樹木數萬餘株掘取禁山石
片數百餘丈山林為之赭赤坑坎不計深闊龍脈為之

損傷秀氣為之虧折驚犯陵寢得罪宗廟此誠天地所
不容神人所共怒者也陛下赫然震怒差官勘實仍敕
法司會問明白具招覆奏臣等謂陛下必念祖宗之體
魄震驚痛先帝之神靈未妥大彰天討亟行顯戮而乃
因循未決旬月之後方欽奉聖旨李興王瑞俱免死差人
押發去南京孝陵神宮監充淨軍種菜譚祐李𤦺俱准
擬欽此聖旨一下人心驚疑道路藉藉謂陛下私近習
之恩忘祖宗之舊將必有左右曲為回護而惑聖聽者
且謂近歲南京守備太監蔣忠于孝陵南二十餘里山

中開一路私便行走事發先帝以孝陵案山有傷龍脈
恐致宗室有損遂擬丁死當時豈無權倖貴近為之營
救者先帝不為所惑聖斷不移卒死于獄今李興等所
犯罪惡深重陛下縱自寬假獨不為祖宗念為子孫慮
耶漢時有盜高廟玉杯者文帝欲置之族而張釋之居
請棄市且曰盜玉杯者族有取長陵一抔土者何以加
法乎蓋以盜杯罪止棄市而族誅之法宜加于盜取陵
土者也釋之號稱執法豈欺文帝者李興等伐掘陵寢
木石以十萬數比之抔土萬一不同使在漢時寧能免

族誅之法即民間葬地亦欲土脈膏潤草木茂盛又必
封植毋容樵牧蓋以祖宗體魄所藏祖宗安則子孫亦
安故禮載擇地之文律嚴發冢之禁庶民墳墓且慎重
如此況陛下以四海為家萬方為土名山天設用為祖
宗列聖衣冠之藏因將福祚陛下以為千萬億年之計
也而李興等掘伐之慘至于如彼是雖剮屍萬段尚未
足謝神人之怒而仰慰祖宗之靈陛下不即加誅止令
各充淨軍罪重罰輕謬亦甚矣臣等又惟李興荷累朝
之任使遇先帝之寵眷大興營造剝軍削民累貫萬萬

而貪欲不簡氣焰薰天而炙手可熱貫威權倖多相交
納左右近習皆其黨羽凡有爲回護解釋之言者是恃
其威憑其勢而利其財賄者也何爲而輕聽之哉再照
新寧伯譚祐侍郎李璲身爲大臣忘君黨惡跡其情狀
厥罪惟均萬無可貸而法司止擬奏事不實徒罪臣謂
李興譚祐李璲職銜並列于敕諭每次同列于公衙文
案同署號令同發事無大小罔不通知而謂照料不及
皆由李興三尺之童亦不可誑其巡山官軍兩次捉獲
擅伐活樹軍人到官李興不加禁治惟時二人果能薦

而不知覺耶抑病篤而不知省耶即此觀之二人擬罪
當不在李興下法司舍其重罪擬以輕條是亦回護二
人而上欺朝廷者也臣等伏願奮乾剛之斷函天討之
誅收回成命將李興王瑞戮于市曹告之宗廟譚祐李
璲縱不加誅亦宜削爵放黜以爲大臣欺罔之戒亦乞
且賜裁處仍敕工部並欽天監選取精通地理者前去
相視掘伐之處可栽則栽可培則培可塡補者塡補務
使龍脈不虧旁氣如舊上以安祖宗列聖之靈下以爲
聖子神孫萬萬世之傳臣等不勝爲國拳拳願望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正失罰疏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爲再申忠懇以正失罰事臣等竊謂臣之事君
猶子之事父也父有失子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冀
其感悟必改而後已然則人君失罰其所當罰而爲之
臣者不能盡力救止而遂已焉亦豈人臣事君不欺而
犯之義哉此臣等于李興之事不敢以煩瀆爲嫌必欲
再三爲陛下陳之冀其俯納也夫李興王瑞砍伐皇陵
樹木數萬株而藉其山鑿取禁山石片數百丈而坑其

地譚祐李璲知情故縱坐視不救驚動陵寢獲罪祖宗
陛下悉從輕典不加誅竄臣等已糾論列法司亦曾執
奏欲陛下仍置李興王瑞于法而譚祐李璲重加貶黜
以爲人臣不忠之戒陛下已降旨寢罷矣及譚祐李璲
自知公論難容陳辭引退陛下仍復降旨慰留之臣等
聞命益加疑懼以爲陛下聰明仁孝敬天法祖而斷此
大獄竊恐未厭衆心非止本議也臣等節該伏覩英宗
皇帝聖旨于天壽山偷砍樹木其該管軍衛有司人等
坐視不行鈐束論罪都該處死及憲宗皇帝聖旨于鳳

賜等處應禁山場伐樹取石正犯處死此蓋列聖防微杜漸之深意以爲法令不嚴人必輕犯以震驚神靈損傷龍脉爲害不小故孝宗皇帝復收之于例與律並行亦欲聖子神孫萬世繼繩也今興等所盜非一木一石之比而其情罪豈直坐視不救之倫陛下旣宥其死則自是而後愚民有取禁山一木一石者將誅之乎則非官府一體之謂將欲宥之乎則列聖之禁例自此而不行此李興王瑞之當照例處死無疑也陛下何爲僥其死而止令充浄軍乎此臣等所未喻也譚祐李璲旣奉

敕一同提督則興等侵盜之錢糧工部所出入也某何爲而不查攷伐取木石之軍士總兵所管轄也某何爲而不鈐束今各知情故縱黨惡蔽姦正合坐視不行鈐束之例且巡山人等坐視不禁罪猶處死提督大臣知情故縱法安可容況其招詞旣曰譚祐李璲明知工部自有應用木柴及砍伐禁山樹木例重不合依阿不行勸阻禁約是其情罪止下李興一等耳興等旣當重治而譚祐李璲乃偃然復處大猷之列豈公刑法之道乎故臣等以祐璲之罪任其事而不知則爲失職知其情而不舉則爲黨邪雖有姦邪失職之人尚復可以居大臣之位乎此譚祐李璲之當罷爵奪職無疑也陛下何爲薄其責而不竟繩乎亦臣等所未喻也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杯者廷尉奏棄市帝怒曰非所以恭承宗廟也唐高宗時有誤斫昭陵一柏者而當將坐免官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誅之今興等之罪視之盜玉杯斫一柏者相去萬萬也陛下皆從寬宥是陛下以漢文之孝而敬奉祖宗之心反出于漢唐二君之下乎臣等竊爲陛下惜也夫陵寢者列聖衣冠之藏禁例者列

聖法令之寓陛下繼列聖之大業而廢列聖之法令列聖以四海之廣付陛下而陛下不能庇其數十里之山陵使播之天下傳之後世豈不爲聖德累乎臣等備員言路補過拾遺乃其分也彈劾姦邪乃其職也以聖明之朝而有此姦邪以陛下之聖而有此失罰臣等或緘默不言或言之不行而遽止焉則祖宗在天之靈謂臣等爲有罪天下後世謂臣等爲失職此臣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以盡芻蕘之說伏乞陛下念祖宗之當重思法令之當守俯從法司之議割恩正法將李興王瑞仍

行處死而譚瓞李璲亟加貶黜庶情不蔽于左右而法得行于貴近列聖陵寢自此而奠安國家命脈自此而益永宗廟幸甚社稷幸甚天下亦幸甚　疏入帝不納

論內侍劉瑾等姦邪疏　正德元年　周　璽

臣謹題爲糾治姦邪以正朝綱以隆聖治事臣等猥以凡庸待罪言路靜思身計非不知緘默足以自容多言適以取禍而受國委寄食君廩祿事有當言而不言與事有可慮而不慮將來大壞極弊不可救藥彼羣姦者劉屍梟首固無辭矣然而迷國誤上臣等之罪亦復何

逭是以不避批鱗之誅僭伸苦口之言惟陛下曲赦其愚而開懷俯納焉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善政不聞國事大變凡古昔縱欲敗度之事踵而不疑大臣瞻顧而不言小官守位而不發推原禍根蓋左右羣姦惑亂之所致也今中外切齒于數人者而九重獨未覺悟臣等不惜爲陛下言之竊照司禮等監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張永傅亨羅祥等或係先朝傳人或綠春宮任使遭際已極寵倖實深當皇上嗣統之初正國家多事之日爲各官者自合小心恭謹同寅納忠以救

不逮庶幾上報先帝光輔新政何乃各恃其技能工巧言辭捷給每早退朝輒引聖駕或泛海子或遊南城或縱騎射或放鷹犬或盛排筵席而酣飲或搬做雜劇以縱觀或進新聲以逞奇或獻異技以乞賞凡所以蠱惑心志變移性習者蓋無所不用其計近日來多以耳目玩好爲娛而經史不暇究以宴安沈湎爲事而政務不及理或起居無常或動息失養或賞以貴倖而內帑財帛用如泥沙或恩由濫與而蟒龍玉帶施及童稚或成命已行而復改或詔書已出而竟遭貴倖傾朝斜誤得

志老成擯而不用公道鬱而不行聰明則日蔽于上弊政則日滋于下自前凡百無一當人心而協輿論者陛下試思此等舉措果斷自聖心者耶抑此數人者誘賺而成此也痛哭流涕賈誼尚施于漢文之世而今日事勢特甚于彼之奈何而忍緘默耶且如四十萬之銀庫藏已竭假婚禮爲由必欲取盈五七歲之童乳臭未除以勇士爲名必欲收用織造停免矣而又啓織造傳奉查革矣而又開傳奉鹽法方差官整理而崔杲又奏帶鹽引地土方差官淸査而張永又奏討地土凡朝廷之

人討軍旅之重事國家所恃以爲安危强弱者此內皆縱情恣意挑飢附敗而不恤尚安顧其他哉臺諫雖交章抗論該部雖再三執奏從者無一二不從者恒八九甚則捐摘差訛隨加責罰臣等以干言而不足彼以一言而有餘則是壞祖宗之家法傷廟堂之治化累陛下之初政釀天下之禍亂非此數人將誰諉哉只今各處旱乾水溢民窮盜起財用困于內盜賊肆于外今歲孛彗飛流明年日食歲首凡此皆災異之大聖心所當儆畏者也其尤可憂者往年雷震奉天殿鴟吻未幾而有

土木之變今夏雷擊奉天殿鴟吻其應將何如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固欲修省祗行祭告是徒事虛文罔修實德實自誣耳何足回天變而安人心也哉夫天變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此古昔有國者之所深忌今日之勢不幸類此陛下豈可盡謂天下無事日與此輩施施然安于不職也哉外議洶洶籍口一談皆此數人者遠陛下繼述之孝而引之于有過之內他日根蒂已牢禍階已成則事無及矣伏望念祖宗艱難之業察愚臣犬馬之忠乞敕錦衣衛將此數人拏送法司

明正典刑或肆諸市朝或迸之遠裔告謝天下然後治臣多言之罪以謝此曹仍乞陛下自今講學親賢修身遠佞早朝晏罷節用裕民各項弊政憫念時艱悉從該部議處俯賜俞允如此則國典自正國是自明天人之憤泄陰陽之氣和災沴自消瑞應自至天下自太平矣臣不勝迫切忠懇之至　疏入帝不納

劾劉瑾疏 正德元年　　蔣欽

臣竊思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拂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忽臣等奏留二輔

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倒職然臣思畎畝猶不忘君況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于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爲腹心也給事中劉蒨指陛下闇于用人昏于行事而瑾恻其狹撻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于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于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爲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嘆之聲動徹天地陛

下顧憤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乞卽臣所奏垂聽察焉　疏入杖三十繫獄

再劾劉瑾疏　正德元年　蔣欽

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

方劍斬之朱雲何人臣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于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三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　疏入復杖三十欽遂卒于獄

劾大監馬永成等疏　正德元年　陸崑

臣竊見自古姦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毋自勤約宜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顒然望治乃未幾寵幸奄寺頗褻興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遊上干天和災祲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姦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

食豈知小民祁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訴之無路昨日雷震郊壇茸由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可恣情縱欲而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宏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忘綬悅從巽順退託自爲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輩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天下幸甚　疏入逮下詔獄杖三十除名

器使將才以修戎務疏　正德二年　楊一清

臣惟三軍之命實繫于將而戰守之將其用亦各不同今之參將分疆畫地各守一關所謂守將遇警固未嘗廢戰而其用則先于守今之遊擊隨敵聲勢往來策應所謂戰將所至固未嘗無守而其用則專于戰守將之務修車馬備器械據要害固封守明斥堠謹禁防敵至而先為之備不必求取戰功求無所失而已若遊擊之官披歷荆榛眠宿霜露非身先士卒不足以鼓勇齊力非躬冒矢石則不能解圍潰堅雖謀勇貴乎兼濟而常以勇為主是二者固未有不相通而目前之用則先其

所急竊見分守延綏東路右參將都指揮僉事時源性資果敢驕氣猛厲慣經戰陣驍勇著聞今分守一方雖亦未嘗廢事使當遊擊之任衝鋒破敵是其所長延綏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戴欽性資明爽才識疏通曉暢邊情熟嫻戎務今為遊擊非無可取若措分守其所建立必有過人且人才難得用違其長雖能者無以自見隨才器使則天下無不可用之人況延綏慣戰精銳之兵東西應援必得驍將領之而神木孤山一帶營堡密邇河套敵人過冬首先窺伺分守得人有不戰自屈之勢乞將時源改充遊擊將軍戴欽改任分守參將此二人皆易地而居各當其才戰守之寄兩有所託待其勞效顯著主副將官之基未必不由于此　疏入得旨兵部知道

劾宦官疏　正德二年　　韓文

臣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于中夜

把嘆臨食而泣者屢矣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抗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于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高鳳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竊緣此等細

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
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
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潰臨何益于事乎昔我高
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
下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
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
國其禍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馬永
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
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恩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

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
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盛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
主臣等亦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
戰慄俟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誅大逆疏正德二年　周璽

臣謹題爲誅大逆以彰天討事竊聞挾無將之心者有
誅無赦逐亂賊之黨者誓不共天竊見司禮監太監劉
瑾專權擅政竊國殃民抑且私意妄干潛謀不軌臣備
知而不言一旦逆謀果成雖與之同科亦難逭緘默之

罪矣故敢昧死上聞伏惟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陛
下之臣工祖宗之臣工瑾敢擅作威福于各衙門大小
官員每每尋事陷害打死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即行枷
號充軍如薛堂王岳之死尤爲慘毒夫二三羣工糾察
姦邪所以共保社稷也乃敢恣意殘蹴略無忌憚豈惟
全軀保命之臣畏之如虎即矯矯素著者亦將懾于烈
燄而杜口矣指鹿之姦復見今日彼一切不法等情誰
肯蹈湯火冒白刃爲陛下言耶甚至差委指揮楊玉等
管事害人不時差出府司州縣訪察官員賢否所過地

方重遭擾害一時百姓如罹荼毒冤號之聲徹于遠近
臣嘗奉使道經寧夏百姓遮訴至不得行所在有司不
敢詰問倘有一二慫慂之輩潛入其黨反假聲勢助之
牙爪是專權之瑾一而附權之瑾百往往至于激變嗟
嗟小民安能叩九閽見天子哉近又夤緣掌管本監印
事權勢益重內外百寮一應章奏不與各官計較不與
內閣相干一一抽回私宅與孫聰張文冕等揑寫旨意
朦更變是非混淆時常分付吏兵工部陞遷先于己
處尤行方許奏請內有今日陞職明日黜退賄賂一通

隨帥起用夫豐爵寶官此漢唐季主所爲而瑾敢盜弄大權至于如此天下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此瑾之假勢張威貿罪滔天者也近又招引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出入監中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意圖度至有臣子所不忍言者蓋因見財貨充盈及勢焰張大故輒起異心臣既知之不敢不言又訪得于本年四月密令心腹牛琚潘某等擅造衣甲牌面千有餘副弓弩五百餘張潛藏私宅夫春秋之誼家不藏甲瑾之逆謀尤爲彰著已經河南道御史蔣欽等劾之陛下不惟不問反坐之

罪果出自聖斷以爲此等欺誑耶抑瑾之矯命恣行耶言者曰耶夫大姦起于下而忠言塞于上有識者莫不爲陛下危而陛下處之竟若此不幾養虎貽患胎變稔禍耶臣思祖宗來豈無權奸豈無邪黨而大逆不道無如瑾此陛下即過欲狎昵當如宗廟社稷何臣待罪言路素性愚戇每憤及此誓不共天故區區之心惟願陛下擴日月之照奮雷霆之威即將臣瑾俱下法司面相勘問如果臣言不謬乞斬劉瑾以謝天下復斬臣首以謝劉瑾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二

舉糾漕運官狀 正德五年 邵寶

臣謹題為奉命催儹糧船舉大義以糾運官事查得本年九月初五日濟寧州地方被大夥流賊燒燬糧船臣仰思國計不勝驚惕除具題處置外參看得漕運官軍值此流賊有不能不避之勢有不容不敵之義有不當不用之法有不可不體之情必兩于此而行之此朝廷不得不舉之事臣愚不敢不言之職也蓋此賊嘯聚人衆馳突數千里內攻城掠野莫有攖其鋒者顧此運軍

固非其敵此所謂不能不避之勢也但軍至十萬之衆既有都御史總兵參將為統制又有把總都指揮等官分領之又有指揮千百戶等官管押之大小相承居則有衛行則有次導前踵後儼然行師之規為各官者膺爵食祿孰無是分皆看視大孰無是心死衆死制孰無是責此所謂不容不敵之義也今或圖便以先或偷安而後遂致卒伍乖方紀律失序軍不足道未聞何官以智而全何官以身而傷何官以義而死慌忙披靡賊與遶羅軍運之初意不剛鄙今山東等處被賊攻圍失事地方自府州縣不守巡兵備巡撫等官現蒙差官查勘論罪臣愚竊謂漕運都御史總兵參將體同巡撫把總都指揮等官體同落泉指揮千百戶等官體同守令以此較彼其罪惟均倘以力之不敵縱而不問則何所懲以為他日責成之地哉此所謂不當不用之法也然各處兌運軍船到遲則罪在軍民糧納遲則罪在民若水旱災傷奏缺失時以致派剝相戾則罪在有司官吏向各總運衙門題經議准立法務令緣地遠服從寧之罪無可歸人不知者況各處衛所無完伍鄉無完具科

無完儲口無完糧身無完衣棄遠父母妻子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加以繁科重斂叢于一身如此而責其死力可乎此所謂不可不體之情也臣待罪計司奉命督運惟茲事關朝廷竊有所見不敢不言如蒙敕部院大臣詳議其是行移新任總督將把總等官逐一查勘職名并失事實跡明白的確照例于運事畢日拏問治罪總兵參將任大責重亦合請命行法庶幾分義昭明政令振肅自是厥後雖有玩心不敢復作仍敕本部每年例差臨兌官員務選精練之人令其親詣各水次從實查

勘除依限交兌外若有違誤者必根究所由或在軍或在民或在官吏指實參奏係軍職行漕運衙門係民職行各該巡按御史提問如律照例發落不許視為泛常苟且塞責其軍伍船料衣糧缺少及一應科斂積弊則詔各該衙門速為處置嚴加禁約使上下相安遲誤違期漸復漕規之舊天下幸甚　奏入帝從之

陳納愚忠疏正德六年　羅欽順

臣惟事君之義以獻納為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一曰修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惟天佑于一德竊嘗仰窺天

意其眷佑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奸謀雖深而太監張永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陛下既以褒賞功臣延其後嗣猶不思所以奉答天眷以祈永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將修其德而已夫孝奉九廟敬事兩宮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修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遊宴盛德高于千古天眷申于萬年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祖宗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已而又臨內朝司禮監等衙門亦以次奏事皆有定規臣嘗伏讀高皇帝訓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又嘗伏讀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搉臣惟此皆陛下家法所當率而行之者也柰何近年以來視朝愈簡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務紛紛未遑盡理流傳四遠虧損實多臣懇伏願陛下常以昧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

職役者皆得以盡夙夜之勤于昭昭之際而事無不康朝集之員蠻方之長當見辭者皆相與瞻穆穆之容于蒼蒼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決大政未安即乞如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搉憂勤惕厲之心果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疆矣三曰作士氣頃者賊瑾竊權擅作威福毒痡四海不忍究言在朝臣工孰無知覺何能抗已愧于心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為羽翼之助臣不知後人之視今日其猶以為國有人乎否耶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舉錯為先蓋

凡爲賊瑾挾私懐忿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
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或遺凡爲賊瑾超遷累擢而
委任之者大抵多邪佞之徒也雖節次誅戮而其大
者猶在當治化更新之日實世道轉移之機伏願陛下
參伍羣言勿爲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眚棄大善勿以
微勞貸大奸伸屈窮斥朋比退讒諂進剛方庶幾既明
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倚仗之人不然國之安
危未可知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于時易貴通其
變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

相爲終始至于剛柔之用損益之權理須隨時勢難執
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如洪
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
永樂而大者至捐交阯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
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
也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爲吏至長子孫祖宗
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
于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
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

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
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則陞侍郎陳本深
自主事郎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即陞都御史布政
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即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
之法相爲流通超于前則後之久任皆謂當然超于後
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
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貫以升自西徂東倏近而遠往
來如織勞擾多端奮勵有爲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
循自便者飭謹守以坐待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

乎臣愚以爲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真才省遷遷陞
久任以爲陛下分憂共理惟陛下主張于上則大臣有
以奉行于下矣此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
或動于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京城內外至山東
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羣與大者攻陷城
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村落殺擄人民朝廷飭營領擇
文武大臣俾其分頭招捕或點集民壯或摘撥禁軍區
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
之所致耶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夏

書亦云威克厥愛允濟今大臣雖奉敕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效力超群敢于殺賊及機謀深密堪以為間者數金之賞又不足以易其一死欲以重賞賜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劫掠無餘安危所關變在呼吸始謀不善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查抄賊瑾家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為賊瑾囊橐之寶民之為盜固其所也夫盜起由財之聚則財散而盜可不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為陛下願也陛下幸聽臣言乞于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錢

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為賞之資仍乞假以便宜之權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無不用命間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夫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蓋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徂流纔得其四伏乞以前二事躬行于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請施行誠致察于邇言必廣求乎衆論盡聞天下之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致太平實由于此　疏入帝不納

議邊軍入衛疏　正德七年　李東陽

臣聞有獻策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屯戍邊陲每歲春秋番換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騷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恣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

違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暖之不相宜或野貲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脣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伏望博采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之福也　疏入帝不納

地方利害疏 正德九年　胡世寧

臣竊惟盜賊之興即當撲滅若其既久而多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矜治以勢則延蔓難盡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強盛之時下令勃海諸持田器者為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自古招撫之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敗壓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若令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江西之賊華林瑪瑙勦散無餘東鄉遺黨尚及千人姚源或云三倍其數其他尚有贛州舊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于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覬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憤其首惡之陷己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在姚源者舊雖聽招不曾流叛近于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彼則始憂濫及而

有覬望之罪後求自雪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撫勦之大略也有言當撫者曰彼既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于前過惡永不追究後或再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之刑不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為之奈何有言當勦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為誘浮言既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激之終不為變哉變則招撫之人獨罪難當矣固不若勦則成敗利鈍與衆共之地方之禍自彼地方使然也于我何咎此則撫勦二策未有定見之情弊也如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于微即此三言而事定矣朝廷憫念地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各臣功罪臣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目繁多文案堆積巡閱難遍于鄉邑採訪或謬于傳聞又況忠臣或遠或去而又恥于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于媒蘗雖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

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未免有傷公正之體致負忠義之心若前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勦報以定撫勦畫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息耳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羣臣會議于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勦計畫萬全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命下兵部議行

請戒諭寧藩疏正德九年　胡世寧

臣竊惟江西之盜勦撫二說相持其實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江西之

患有不止于盜賊者伏見寧府自貽計瓏復衛兵以來威勢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廛地採辦擾旁郡蹂藉偏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或于現在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員或另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員前來地方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

興革利弊皆得便宜于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至于光棍害人姦貪怠玩等事悉聽禁革其于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而江西三司以下政務聽令各官照常自行若有事情重大應合奏請者奏聞朝廷區處不許該府干預更宜嚴戢下人恪守禁例施舍已賣惡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內臣軍校等項擅出外府生事者悉令取還再有稔惡不悛及

額外投充者聽令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敕鎮撫以下官員俱要查照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事例或遇王府發出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盤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矣臣不勝激切願望之至　疏入下部議尚書陸完覆奏違制擾民疑出僞託宜令王約束之得旨報可

時政疏正德九年　張　原

臣無似誤蒙聖恩擢居言路日月云踰悄焕莫報竊惟

以言爲職以諫爲名上自朝廷遠及邊陲政事得失生民利害舉所當言卽言不盡中猶愈無言也臣觀今天下之事弊緣法久事以時殊博訪熟思有慨于中激切之誠莫能自已輒稽往古之道載攷祖宗之法爰及今時之弊因酌政治之宜謹條爲十二事言雖鄙俚事皆切實迹若淺近效實恢宏千慮一得輒用進呈伏望陛下逐事覽擇留意施行至于臣之愚昧不知忌諱指斥時事言雖直戇心實靡他更乞曲賜優容不加譴斥以開忠諫之路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一曰正守令臣聞

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知守令最爲親民得其人則政平訟理萬民樂生非其人則刑繁政敝民多愁歎然其斡旋之機顧人主激勸如何耳漢宣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徵入用之唐太宗疏刺史縣令之名于屏風注其政跡于下以備黜陟我英宗皇帝亦嘗因天下諸司朝覲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賜以衣服褚幣筵宴是皆斡旋激勸之道也今之守令固有端靖慈祥之士亦多闒茸污賤之流大肆貪饕過逞酷暴詭譎成風拜靡乞哀苟託終日跂足待遷發謀舉事皆爲身謀計是者十常八九然來朝之時陛下賜宴賜幣每行賞格而卒未見士風之變吏治之精臣以爲攷察之責繫于御史御史職分于訟獄之繁力限于地域之廣其不能精其事有由也伏望陛下于三載攷察之外更遣周歲巡行之使官如御史職專訪廉令博采輿論之公不據一人之見如其賢者不俟來朝卽加褒賜如漢郭賀故事遇有貪酷之人不拘攷察年限卽奏罷黜其職聲

著執者又當破除常調大加顯罰用爲衆戒以安民生二曰擇將帥臣聞將者三軍之司命繫國之安危古者築壇而拜告廟而授推轂而遣分閫而治蓋重其事愼擇其人也我太祖皇帝奮起東南混一海宇雖曰天授而諸將之功實多當時命將必先選于稠人觀于燕閒審其器識量其勇謀而後遣之今之爲將者多紈綺貴胄子弟平居意氣軒昂漫以戰陣自許及應敵臨戰遠爾怖懼或逗留玩寇或退縮僨軍況其平日威不足以服三邊恩未能以撫士卒韜略未聞智勇安在非徒無

益兵事抑且有損國威且世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而其論將之五德曰智信仁勇嚴不識今之將有一于此乎無古人一略而濫膺將寄臣竊寒心伏望陛下廣爲蒐羅愼加簡察武舉之外別置貢舉科條攷察之條再立采訪官使不惑于阿大夫之譽言曰至不抗于趙奢千之大言無貫戰陣屢經者始授之節鉞不限于邊鄙之遠人智勇着譽者方寄之藩閫不昵于左右之嬖倖庶幾蒐羅得人邊陲有備三曰理刑獄臣聞治天下以政爲治具以刑爲政輔刑以輔政而後姦慝懲暴亂息

矣此古之降典者又有待于折民之刑而政刑二者所以不可偏廢也書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蓋能愼用刑則仁恩乎洽足以培固國本是持法者又不可不愼也漢唐之初立法甚善其後巧文深智酷爲鍛鍊之徒耗散國脈天下翕然喪其樂生之心惟太宗每決重辟必令三覆五奏減膳撤樂誠知人命至重而徹愼之也我太祖皇帝當草昧之初卽留心于刑獄删定律令昭示章程告戒丁寧亹亹不已嘗曰用法不當則無辜受害又曰刑得其當則民無冤抑又嘗因讞獄淹滯廷

責輔臣盡垂畫一之法存欽恤之心也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弊政弛治獄之吏率不任法貪墨自恣賄賂成市輕重在手喜怒任情或二人同事而異罪或二人同罪而異罰或一獄而稽滯者十餘年或一事而株連者百餘輩舞智弄法深詆巧文雖陛下時下湔滌之詔敬愼之言殆亦彌文而已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者也今天下之法如此陛下以爲公乎法旣不公而欲天下之治得乎伏望明敕法司申嚴成憲以大明律令爲聖祖之所詳定者遵用而不違以現行事例爲廷臣之所集

議者參攷而不失內外一律不以輕重自恣大小稱情不以喜怒自任讞獄明允俾無株連之冤決遣以時使無稽滯之枉陛下亦宜篤示大信敬守祖法曲赦不行視宮中府中于一體欽恤恕至誠三覆五覆于崇朝庶幾刑罰以清姦宄以息五教以敷四民以安四曰汰冗食臣聞洪範八政食貨爲首孔子論政足食爲先聖帝明王未有不以此爲急也自非旱乾水溢霜隕雹擊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自足以供一歲之用古者什一之法以制其取收五穀之入以制其用建百官之秩以

制其食他如府史胥徒之類亦必量功稱事初無廉費因事置人署無冗員是以費用省約公私優裕我太祖皇帝旣酌天下地里建置官吏復因內府衙門置設工役官有定員不至冗雜工有定數罔有濫倍今國家之用率多取辦于東南然而旱乾水溢霜隕雹擊以爲天災地歉者旣無寧歲抑且貪饕朘削漁奪竊食以爲民害物蠹者復無餘利則食之所生其源已病矣加以都畿之內耗食者衆巧計投充而趨辦月錢恣意影射而假食月糧一方之內瑶隷匠卒無不食祿之家一家之

中父子兄弟無不給粟之人夫趨辦月錢則利歸官府假食月糧則害及倉庾況月錢之辦僅敵月糧十分之二三則民之所以競趨于彼者固其所也是以供辦之夫數倍往昔而徵求之名盡越法制物力如之何不絀哉伏望陛下從國初淸明之制洗近年積習之弊嚴立法禁大加簡閱內外官員係因事建置勢不可無者姑仍其舊若事在得已職涉冗繁者一切罷革又各色匠作及勇士力士校尉人等凡近年巧計投充者盡爲裁黜其有占悋影射者亦必從法究治以杜其弊庶幾漕

輓充裕國計可舒五曰省征斂臣聞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太宰以九賦斂財賄大府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府爲掌財之官漢景帝時民每三十而稅一唐高祖令租庸調之外不得橫有調斂我太祖皇帝嘗曰歲賦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漁剝削皆原于此又嘗因四方進貢而卻之以爲四方之物皆民之財斂萬民之財以爲彼一身之利制自今其毋復獻是知民不可貧漸不可長而希寵生事者宜有以塞其源也今天下

征斂曰新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宜財用之多也然一舉事而掌國計者輒至告乏何哉民貧故也民之所以貧者有二一由守令之貪殘一由守臣之進貢國家近年均需雜輸屢見疊出率十倍于舊制而皆取辦于守令守令之貪殘者且假託以自殖而又十倍于上供此民之所以貧者一也至若守臣進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巧立名目競出新奇恣意逢迎以爲孝順彼豈肯舍已之財以盡已之忠哉不過取于民耳取于民者有數十倍而供于上者纔一二分虎狼之暴莫可梏制谿壑之

欲無有止極此民之所以貧者二也伏望陛下禁守令之貪殘而一毫不許擅取止守臣之暴斂而一物不許擅進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務使斂之有定賦用之有定數掌之有定員貢之有定制法外之征不加之民無名之貢不入于上庶幾民財不匱民心不失六曰愼工作臣聞古稱善治者必曰不盡民之力蓋匹夫之家上父母下妻子嗷嗷數口待一人而食苟使之終日勤役而不得經營口食則彼父母妻子之養何所取給哉況軍士隸名尺籍實爲防禦而京營之

設又所以衛王室以備緩急者也顧可使之勤勞工作以索其力哉平居無事旣索其力倉卒有事復欲其捐軀殞命以効一旦之用非惟法制不宜抑且人情不堪昔者漢文帝欲作露臺旣召匠計直而復已唐太宗欲修洛陽宮已下詔發卒而復罷我太祖皇帝嘗指宮中隙地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樂但恐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大哉王言萬世攸仰今都城內外工作繁興起撥軍夫動以千計雖非急務一槪舉行事可因仍皆務改作計其工程或期月可辦而㤀其怠緩營

至終歲而不休徒事因循耽延歲月假爲督理大肆誅求做工者能幾人而縱放者率已過半上工者能幾日而停止者又或歷時虛名有在實效無徵利入私門怨歸公室況今內殿營建在邇工程浩大力役重繁使不豫爲培養何堪臨事勤煩伏望陛下俯頒渙汗申敕所司養銳節勞坐待重役合謀併力動應大工將現今大小工作一切停止內外人役擧皆免放庶幾民有餘力樂于趨事謳歌不作詛誦聿興七曰恤士卒臣聞樂生惡死者人之情也今驅無罪之人使之披堅荷戈以蹈

必死之地而樂于進趨勇于敵愾者豈其情哉惟上之人加意于存恤使卒昔遂其飽煖安逸之願而無倚矛脫巾之怨而後可耳苟或勞役而不肯節其力朘剝而不能體其心怨讟聿興戰禦喪氣深可畏也昔魏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趙李牧居代鴈門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以享士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故能克敵禦侮所在成功我太祖皇帝躬臨戰陣備知艱苦屢頒詔旨恒切注意嘗因天寒念沿邊

將士加給衣帛又制優恤軍屬之律申剋減衣糧之禁恩至渥也今境內之卒既疲于道路之奔涉而屯邊之卒又困于差役之繁重兼且統領將佐百計征科巧立名目下及芻薪肆行朘剥至竆髓血月糧雖給曾未得升斗以贍私上下誅求又旁及餘丁以輸辦一家數口迄無朋人一身百工都無餘力人人無更生之樂懷終歲之憂夫平時愛養既不能得其歡心則臨敵禦侮安可望其死力哉伏望陛下申明舊章嚴立約束務使統領將佐不敢貪殘軍伍士卒得受實惠有玩法自殖稔

惡不悛者寘于重法用為千百之戒初不以內外大小異法殊科庶幾萬衆如挾纊之和邊陲有踴躍之樂勇氣倍增戰禦無失八曰明賞罰臣聞賞罰者人主勵世之大權不可不昭大信于天下也蓋由賞當其功則不惟有功者知所勸而天下之人亦將汲汲焉圖効力以立功罰當其罪則不惟有罪者知所懲而天下之人亦將惴惴焉圖自修以免罪是故操此大權昭示大信其賞也因天下之善而後賞罰也因天下之惡而後罰故紀綱振立政事修舉人心淬礪治功可成也昔漢張裔

稱諸葛亮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唐裴度亦以藩鎮底平為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而致然我太祖皇帝嘗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皆不足懲勸至哉斯言誠治天下之龜鑑也今天下好惡不公賞罰不信或無功而受賞或有罪而不罰或既罰而復免或既賞而復加庸才濫登率又賜玉微功莫効輒爾封侯恩或濫及于年資賞或妄加于閥閱希圖傳奉冒生微倖之心

請託乞恩大啓覬覦之念政體廢弛權柄下移載稽邊功其弊尤甚足不出門庭率寄名而受賞身未經戰陣多迎合以奏功捐生禦敵者或未沾恩臨機畏縮者或至脫禍功差六級古法不免謫官覈至全軍今則縱其曠過虛張謀報率欲冒功深自隱藏全無實覈士卒由之解體邊寇因之陸梁似此弊端殆難盡數伏望陛下申示章程大張乾斷精明賞罰實覈功勤凡所施行必布公道賞不令其倖得罰不致其倖免其或左右近習之人閥閱權勢之輩沮公撓法背理任情請託貨緣肆

無忌憚者皆聽所司執奏或已經聖旨俞允雖有成命者亦聽科道參駁皆付法司究懲庶幾公道昭明國是有定九曰親大臣臣聞君者臣之元首臣者君之股肱況大臣者又人君之所遴選甄拔置諸左右以資輔弼啓沃尤非羣臣比也既將以為輔弼啓沃之資而堂陛森嚴限乎尊卑之分法制縝密沮乎情意之孚甚至廟堂大計臨付外廷雜議者亦皆承示意旨徒靡虛名而不使可否于其間則向之遴選甄拔者豈徒隆之以虛禮縻之以高爵而已哉唐虞之世君臣相與一堂之上都俞吁咈賡起賡歌唐制天子燕見大臣開延英殿從容坐論移刻乃退宋仁宗召大臣于天章閣賜坐給札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我太祖皇帝及列聖皇帝正朝之外亦率于便殿不時召問燕語或究機務得失之故或察閭閻幽隱之情當時諸臣以為榮遇各有紀述可攷也其後時事漸異禮意寖衰形迹闊略日以睽廢弘治年間我孝宗皇帝因言官建白亦嘗舉而行焉故當時政務修舉刑賞昭明海宇乂安治化休美伏望陛下崇信老成優禮耆宿每遇閒燕特賜召延脫略儀文外

察形迹從容賜坐款曲昭言講論經書旁及民隱商榷機務周究事情可否之言出口入耳密勿之計彼感此孚務使上下之情兩達內外之事周知庶幾老成之臣曲盡忠悃天縱之資益進聰明而一德可咸庶績咸熙矣十曰開言路臣聞主聖臣直古有是言主非聖不能容臣之直臣非直不足見主之聖故君以降志受言為德臣以犯顏敢諫為忠彼此相須上下相濟而後天下可理也朝廷設臺諫之官而名為耳目之司所以廣九重之見聞益一人之心思使天下萬事未易周悉者于此可悉也苟循默緘晦不能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隳廢此為不忠之臣不忠之臣誅無赦抑或人主驕愎自賢不容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隳廢是自塞蔽其耳目也昔漢文帝于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羣臣袁盎等勸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唐太宗于上書言事者皆黏之屋壁出入省覽我太祖皇帝臨御之初每導羣臣使之盡言進投疏奏無不盡覽言或可采輒賜褒嘉欣然改從初無繫吝蓋即成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之心也故當時治化之盛與三代同之今天下政事

之興衰人才之用舍大有可言者而人亦未嘗不言之然或畏而不詳迂而不切陛下一皆優容聽納無所咈戾甚盛心也但言者雖衆而猶懷逆鱗之憂聽之雖勤而尙有遺善之嘆伏望陛下廣詢博訪咨延納如古之所謂開導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虛襟懷以聽之者務使有懷者皆盡其所言有言者各盡其所見然後徐察其可否而賜之施行其或言有不當觸忤塵瀆亦宜假借優容不加罪責庶幾兼天下之善集衆人之長舉策畢用庶政無議十一曰崇天道臣聞君者民之父母

天者君之父母人子有過則父母戒敕之規諭之甚則笞責譴呵無所不至蓋其愛之之心無所不至故朝夕警省蘄其飭躬勵行而後已也人君事天實亦類此彼其位曰天位職曰天職民曰天民皆不以爲君之所自有而必繫之天者是其受天地之託居宗子之任宜乎祇奉若天以盡其道也況人君尊臨九重至尊無上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使非上天陰鑒而默相之尙何所憚而不爲哉故災祥沴異之來蓋亦愛君之至薄示笞責譴呵之意以爲戒敕規諭之方冀乎飭躬勵行而已也

董子以災異爲天心之仁愛詩人以不敢戲豫馳驅爲敬天漢文帝以水旱疾疫下詔責躬宋太祖以霖雨不止夙夜焦思我太祖皇帝嘗因時不雨素服草屨步詣郊祠設藁席而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每令蔬食雜麻麥以進其憂民之心事天之誠萬世無容議矣今天地示變戾氣作沴雨暘愆伏日月薄蝕星辰隕墜風雹震擊是天道不淸于上也旱魃洊臻大水侵溺盜賊充斥三邊侵擾是地道不寧于下也不識陛下以今此之時爲治安矣乎抑或以爲未也若以爲未至于治安則所以飭躬勵行者豈可已耶臣以

爲應天以敬而不在儀文繁縟之末立政貴誠而不係聲音笑貌之爲使能持一敬以爲感格之本積一誠以爲施設之基乎洽于齋僚百執事之間昭著于宮壼深大廷之際如漢光武之推赤心置人腹中唐太宗之至誠理天下則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至和感召萬靈順應而沴不爲災矣昔唐太宗憂民食而蝗不爲災宋景公發善言而災星退舍是皆應天以誠而能轉災爲祥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十二曰進德

學臣聞人君之德爲天下治忽之機古之明王未嘗不
以修德爲急而賢臣之輔導勸說亦未嘗不以修德爲
急何也世無常治亦無常亂德日新者有以致萬邦之
懷儀不忒者足以致四國之正感應之機有不可誣者
然德之修否顧學何如耳高宗遜志時敏以求建事成
王宥密緝熙以求顯德故曰明君以務學爲急知務學
而德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知學而能修其德者也知
修德而治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修德而能善其治者
也務學而不能純其德者抑務之未得其要也修德而
不能善其治者抑修之未得其要也且人君之學豈若
經生曲士之爲哉撮大旨繹大義審治亂安危之機探
得失是非之源如斯而已耳我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萬
幾叢委日取論語洪範諸書樂而玩之每遇儒臣經筵
進講卒令盡心剖析又命有司訪古今書籍以資覽閱
又深慮聖子神孫以暇逸爲垂拱無爲故其垂訓拳拳
以大禹惜寸陰文王不暇食爲言蓍之乎典冊傳之乎
後世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凡有耳目者所共見聞當萬
世遵行而不可違者陛下即位以求于茲九年雖求治

錄 朱 欽 校

之念恆切于中而致治之美未臻其效原者修德之實
尚有可言也伏望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屈天下仰賴
之厚體聖賢善治之言遵皇祖垂世之訓深居法宮尊
嚴簡出清心窒慾勵志省非日取論語孟子尚書諸書
以及戈直之貞觀政要真德秀之大學衍義陸贄之奏
議循文約理撮旨取義時賜省覽以裨聖學緝熙之益
又采其切近簡要者施之踐履以爲聖德高明之驗而
騎射弋獵荒遊盤樂之事絕意不爲或左右嬖昵之人
有以此事先意承順逢迎導引者亦必大加懲艾以爲

錄 朱 欽 校

奸諛不忠之戒如此而聖德不純聖治不美者臣未之
信也昔唐貞觀之時斗米三錢刑措不用太宗曰此魏
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夫太宗一行仁義而天下即見
治平是以進學修德而能成化致治已行而有驗者惟
陛下察之　疏入得旨張原違厲驟陞科道不諳事體
摭拾往言輒來奏擾本當重治姑且從輕降雜職調遠
方衙門今後新科進士俱要先選在外有司歷事一二
攷方許除授京職其有因事發遣的不許朦朧擅自取
用如有違犯的都治罪不饒吏部知道

應部陳治安疏 正德九年　　何景明

臣謹奏邇者皇上敕諭羣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無不感動交相慶慰然自敕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嘗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而今復處之晏然何也夫災禍切近慘厲斯深形勢積成改悟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人心近觀時事遠攷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欲圖理興化更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

下之政勤則治逸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則可存亂則終亡事理有必然者方今上下恬嬉遠近壅塞切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利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實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義子同起居此豈今日所創見先朝所未聞者也耽樂逸遊厭怠政理何以圖治況義子為陛下寵幸之人盤游為災鮮能善

後尤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阿徇事乃寢廢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之憲章制之理義不為兩可之辭則制度不隳功實不謬名器可正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制行賄交結無恥取容者并為罷斥而奬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事不苟然後嚴擇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以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略也要之大本秖在聖躬陛下若以章奏條委濱亂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

以通上下之情必有能陳說利弊指稱時事為切要之言以悟陛下者矣臣聞先勞後逸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忍自勵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于一時而怡豫于無窮陛下何憚而不為此乎昔成王感于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于雊雉之異是臻嘉靖之效惟陛下深思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要荒必向流而化尋常小康之

治亦何足為陛下言哉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三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四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正德十年　楊廷和

臣聞之禮莫重于視朝禁莫嚴于宮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宮衛之防以消弭禍變我朝列聖尤致謹于斯伏覩皇明祖訓所載有曰朕以乾清宮為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盡言視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于

心蓋言宮衛之當謹也此皆憂深思遠為聖子神孫之家法者也恭惟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祖訓乃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落其初蓋因一時起居違和而然積以為常傳之外朝將謂縱欲晏安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人馬親自校閱其事蓋因一時邊戎犯順而然意在練肄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苑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職居輔導出入禁闥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

愧悚無地伏望皇上鑒皇祖之訓典察微臣之愚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祀事乘平旦之氣以裁決萬幾竭獻享之誠以昭格九廟仍選用方直以為侍從信任老成以為腹心軍士操練必于演武之所朝夕督厲付之將領之官推恩左右體恤勤勞啓處以時庶不有勞于聖體關防既謹亦可盡釋于羣疑將見聖德日新天心豫悅神人胥慶和氣致祥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此矣　疏入帝不納

勸止臨幸疏正德十年　梁　儲

臣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臣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藉藉使臣心志發悍神魂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竊惟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夜以達旦至于皇城各門又令勳戚重臣把守祖宗之法至為詳備今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羣臣茫不預聞無故輕身而出率意而往攫

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姦盜竊發之變出于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以天神協相決無是事而臣私憂過計實切寒心夫千金之子尚不肯垂堂而坐陛下一身乃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為身惜獨不為宗廟社稷計乎仰惟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洞燭天下之事幾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羣小貢諛希寵之徒倡引導端蠱惑聰明陛下偶未深思而遽從之上累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始不容誅但事在祕密非臣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陛下念祖宗付

託之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後端拱穆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玩好仍乞查究導引之人真之于法以彰剛斷之德以解臣民之疑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大舉入境乞兵救援疏正德十年　王　瓊

臣謹奏為得巡關御史張鼇山奏稱朵顏三衛和垣與實嘛博羅諳詐驍勇彼欲增貢則增彼欲襲職則襲我既墮其計中彼遂決為大舉今之畫計者有三曰增貢

決不可從曰守亦不可出曰攻則忠臣義士之憤未可
為非要調宣大遼東邊軍旬日之內速赴地方分布防
守出其不意以攻之豫為必戰以禦之等因臣等竊觀
自古制禦邊庭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
以求和況朶顏三衛世受國恩進貢効順近日窺我邊
備廢弛乃敢挾詐要求覬勢強弱以為從違既殺害將
官又擁眾侵犯興兵征討未為無名大義所關誠不可
已御史張鰲山所論理直氣壯詞嚴義正合准所言速
議施行查得先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著桂勇將團營

西官廳前營官軍操練侍報啓行續該本部奏調遊擊
將軍劉寶原領河間官軍一千名前去薊州駐劄聽調
中間出軍等項事宜現該本部議處具奏但行兵之法
謀算豫定庶功可成倉卒調發未免疎漏合無本部將
調兵一應事宜逐一議處停當上請定奪　疏入得旨
是這調兵一應事宜便議處停當來說

亟易鎮巡官以保重地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御史汪賜奏稱馬蘭峪地方被敵搶擄人
畜殺死參將陳乾皆是太監王忻遂安伯陳鏸都御史
王倬平日綱度無方紀律不嚴所致若不亟為取回仍
令其恬然在任不免外寇覘我強弱將來之患誠不可
測一節緣外寇犯邊殺死參將委的事重若不將陳鏸
等取回問罪不惟各邊將官聞風怠玩無所忌憚抑恐
以後薊州一帶邊關官軍不知有法愈加放肆不肯用
命効力而陳鏸之罪益加深重難以自解今日不取各
官固非朝廷之福亦非陳鏸等之利也伏望皇上軫念
防邊事重俯察公論當從早賜宸斷將陳鏸等取回究
問則綱紀振肅號令更新邊敵和坦等易于征剿陳鏸

等心亦得安矣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

請究失事邊臣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廣東等道監
察御史高公韶等各劾奏鎮守薊州等處總兵官遂安
伯陳鏸巡撫都御史王倬鎮守太監王忻守備太監蔣
廷玉兵備副使王玹等各員委任地方失事要將陳鏸
挐解來京治以重罪王倬罷遣王忻蔣廷玉取回閑住
王玹降調別用急選賢能官員前去更替又要將提督
侍郎陳玉切責等因查得各官失事先該本部題奉欽

依行巡按御史查了來說並將王忻陳鏸王倬降敕切
責外今六科十三道官交章劾奏前因臣等竊惟有功
必賞有罪必罰此治天下之紀綱不可一日而廢者也
科道之官又所以振舉紀綱以扶持公道者也陳鏸等
既是各官交章論奏公論不容合無本部並吏部作急
會推堪任總兵官巡撫兵備官員並司禮監奏請差內
臣二員各前去更替陳鏸王倬王忻蔣廷玉等接管行
事將陳鏸提解來京送都察院問罪奏請發落王忻蔣
廷玉取回閑住王倬等罷黜以正朝廷之法以紓邊人

之憤仍請敕切責侍郎陳玉俾用心撫督現在官軍勉
圖後效其餘失事官員與陣亡官軍應否優卹緣由再
行巡按御史一併查勘明白具奏定奪抑復將今科道
官劾奏陳鏸等情罪再行巡按御史通候查參至日奏
請定奪伏乞聖裁再照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奏
要本部速為議處務使全定安攘之策大興聲討之師
復我邊疆三軍常勝之威保我國家萬世全盛之業一
節與巡關御史張鼇山奏要發兵攻剿事理相同現該
本部題奉欽依着桂勇操練團營兩官廳前營官軍待

報啓行合無本部將出軍一應事宜另行計處奏請定
奪 疏入得旨是這地方失誤事情重大陳鏸著回京
王倬王忻蔣廷玉王玹著戴罪禦敵待巡按御史查參
至日來說陳玉已有旨了其餘事宜陸續奏來處置堪
充總兵官的便會推兩員來看

豫防邊患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議宣大二鎮共有官軍一十四萬延寧二鎮又設
有官軍七萬歲費糧儲數百萬計專為防禦邊敵近年
各鎮守臣因循怠忽不肯豫先料度邊情運謀設策調

度軍馬相機戰守以致邊敵深入得利而去大肆搶掠
無所畏憚及至朝廷命將出師彼軍已去留兵在邊等
候為因邊地廣闊彼軍出沒不常不得恰好相遇一戰
以此勞費雖多不能成功即今若不將本邊將士戒飭
豫為隄備邊敵過河必來侵犯倉卒計處必蹈往轍緩
不及事貽患非輕臣等愚見乞敕宣府大同鎮守太監
總兵官巡撫都御史會同計議今年河東邊敵過河駐
牧作何設法隄備可保無虞訪取熟知邊情地理之人
密切審問先年邊敵進境搶掠出入道路應該調撥何

城堡軍馬在何地方駐劄可以正當敵衝截殺取勝于何地方按伏可以邀其歸路追勦得功本鎮軍馬雖各散處城堡必須量數挑選精鋭官軍記名聽候有警調取會合勦殺務在料敵先知算無遺策不可互相推諉因循苟安及似常分調按伏不當敵衝虛應故事以致邊敵深入搶掠出入自由定照葉椿姜彬高友機等事例挐問取回降黜必不輕貸各將計議過隄備邊敵事宜明白具奏不許含糊遲誤　疏入得旨是這隄防邊患事宜你部裏行移彼處鎮巡等官知會

禦敵安邊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給事中任忠所奏大意謂朝廷命將出師固是禦敵之策但敵人聞出師而暫退見班師而復來徒費糧草不得成功莫如以守禦爲本明賞罰久任人邊備既修邊敵自畏臣等竊念近年以來爲因守臣數易賞濫罰輕以致封守不固敵人內侵黎元受禍給事中任忠所言切中時弊但今邊務廢弛已久邊敵強盛大舉入攻勢甚危急所以本部建議命將出師蓋欲宣布國威振作邊方士氣如前代細柳棘門霸上之舉實非得已惟若議論不定朝更夕改機會一失必又勞費無功伏望聖明再敕張忠陳天祥張洪料度敵情務期必中敵在陝西則爲陝西之備敵過宣大則爲宣大之謀閫外之事悉以付之不必遙制務使敵勢頓挫不敢深入內郡獲安不致擾害毋或失誤機會以致師老無功若敵衆離遠駐牧不來侵犯即便具奏班師以省坐費其各邊守禦事宜聽各鎮巡官照舊施行不許推稱節制失機誤事本部仍行紀功御史從公紀驗以行賞及行給事中御史從公按覈以行罰除提督軍務都御

史係簡差外其各邊巡撫都御史賢能可任者乞敕該部查照成化年間前寧夏巡撫都御史賈俊等事例須待六年以上方許陞轉並總兵等官聽本部從公推舉亦須久任無故不必更調如此公行賞罰久任責成本邊將士皆可禦敵京營軍馬不必遠出省費息民培固邦本當今急務莫先于此　疏入得旨是禦敵安邊各項事宜都依擬行

劾朱寧疏　正德十年　方良永

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中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

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于強聒而一身之
患害輕于百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為陛下言之臣惟民
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
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民之財尤當愛惜也
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意謂我有大臣可付託也我
有親臣可倚任也臣則以為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有
親臣而不肯為用雖謂之無臣可也陛下環視左右最
親且信與國同休戚者誰耶臣以為莫朱寧若矣寧也
出自賤虜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

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為寧者粉身碎骨以
圖報稱尚難酬萬分之一乃恐搜取陛下之民財戕賊
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罪乎臣于正德九年十
月初十日到任即聞朱寧鬻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
鎮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司曰寧堂鈔價意欲倍增何
如臣茫無以對細詢之璟言前發十一府鈔每一塊易
銀二兩傳報朱寧心怪其輕故欲增至四兩次日復語
如初臣堅持不可璟離席晉曰我受朝廷厚恩豈不知
此事貽害百姓顧勢不得不為耳我即不為他人必為

百姓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淚俱至悒悒不
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臣退而思之有
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救亦失職也
乃自劾求去繼聞新有禁例勢豪鬻鈔害人者必罪臣
竊喜此事徐當中止故遲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
矣例格不行而有司徵價急如星火或緣為奸利倍而
又倍推膚剝髓民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于監司
監司欲言而未果發民亦吞聲而不敢言輸價之吏絡
繹于途矣新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蹙然不安

乃出巽辭謂寧堂好人初不知鬻鈔之難如豫知之必
不為也今業已為之可以已完二萬四千兩裁解少慰
其意前太監既為之斂我不得不為之解二臣所稱寧
堂蓋指朱寧也其勢焰之熏灼可知矣方今四方寧謐
甫息瘡痍未起邊塞多虞饋餉或不時繼浙東西諸郡
自冬徂春雨霪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
何時也大司徒不能為陛下畫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
冗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逋稅是豈得已哉冗
食不可去而奇禍隨之矣臣故曰陛下有大臣而不能

用也且劉璟王堂皆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愛民之孳乎此無名橫斂宜可于談笑間卻之耳而二臣瞽徒能涕泣蹙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爲一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斂不可卻而隱禍中之矣事勢若此彼猶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彫瘁根柢蹶拔陛下其能晏然于上乎夫義子亦親臣也今人有一飯之恩必圖報陛下之待朱寧豈一飯比哉不圖報則亦已矣反取陛下之邦本而動搖之邪

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故跡其所爲在子爲不孝在臣爲不忠在法所必誅而無赦者臣故曰陛下有親臣而不爲用也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奮獨斷之勇廷詰朱寧以鬻鈔害民之故苟或愚不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祈恩之不暇則削奪官爵薄示懲戒根究主使之人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短不肯服辜是敢于欺罔也陛下又何取于寧而必欲子之乎宜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以爲臣子悖逆之戒斯二者惟陛下明察而果行之仍祈急敕都察院行浙江鎮巡三司等官將已斂鈔價盡數還民未斂之數速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侵尅之弊悉寘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陛下誠知是行之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固不暇恤也陛下如以臣言爲不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將必肆無厭之求有出于尋常所不料者矣臣不勝激切之至　疏入寧欲中以危法或諫曰害之適成其名乃寢又選所遣使者而以鈔直還之民

論胡世寧疏正德十年　程啓充

臣聞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弭盜事宜旁

及寧府軍民弊政兵部題奏施行嗣因寧王奏稱胡世寧妖言誹謗離間親親奉旨提解來京臣于此仰窺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建白陛下不以爲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副使人臣也耳目重其司行其言所以體其心既乃寧王摭拾爲言陛下以爲嫌疑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因以洩其怒一舉而二者交盡也夫以陛下之厚遇寧王重違廷論有護衛土田之錫璽書褒美之頻其隆重之極乎信之深有耳目者所共知也胡世寧豈獨無所聞見哉彼殆

有所激而云然切問忠而過者抑亦知聖明之虛懷聽納寧王之闕過則言也不啻狂瞽之徵乃罹羅織之厄夫陛下始則可世寧之奏正欲隆親親之恩繼因宗室之言乃令御史提解又以寧王上在逃之章于是乃有官校之命陛下于此亦近乎投杼矣臣竊思此事大有可疑蓋稽遲之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交致之不重則報復之心未快君臣父子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世寧將遁之何所哉其間道自投蓋與其死于溝洫而人與之知寧得見天日而甘心受戮也臣願陛下詳察之哀矜

之臣聞寧王之事先江西給事中徐文溥論其威勢日甚暴形大彰王府長史司啟稱由郡王將軍擾害民間動指本府名目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王亦曰詞非泛言事有指實自乞譴罰以示宗藩是知人言沓至民怨流行王之心至是亦不安矣臣按胡世寧之奏所謂盜賊踐蹂乾旱水災官民失業賑貸無備王府之債負遍及閭閻莊田之逼迫民無安息三司官員多被鈐束問刑長吏舉奉成案買辦濫及于外府騷擾遍及于窮鄉合觀徐文溥之奏長史司之啓寧王之自言事跡禍蹤内外同辭但寧王指為郡王將軍而世寧則以為臣僚輔導之非法官司奉承之太過此固所謂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也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啓隱伏之私流毒之苦誰其攻之是世寧在陛下則為忠在寧王則為義俾宗藩因其言而自戢朝廷用其言而防微則為達權具三善而獲罪臣愚之所未解也仰惟皇祖有離間親王之刑蓋懼小人之震搖朝廷杌隉藩府者也世寧欲乞還詔戒諭寧王益崇謙德仰遵祖訓其非離間也彰彰明甚苟蒙俞允

明頒渙號戒諭維殷親愛彌篤陛下何嘗因其言而少存嫌貳哉至謂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詞氣之間固為抑揚太過然區區之忱思以防微杜漸尊主庇民消尾大脛腫之憂植強幹弱枝之計耳使果妖言誹謗天日之驕安所逃罪又何能曲荷欽依戒諭諄切乎寧王若能因言自省則于仁賢有加謙光無損朝廷隆重之恩君臣孚契之情與天地相悠久矣而顧為是言意者王之左右懼發摘其私而禍且逮己故假危言以激王之怒耶大按察副使祖宗所建外臺也言雖過激亦當

引告優容豈至指摘排擊引而置諸危法也哉果從王
言則上損國威下拂物議張難犯之勢杜將來之口一
舉而四失焉臣愚之所尤未解也聖如陛下而狂直且
不能容誠恐人懷自危中外解體卑遜之臣不足惜如
朝廷紀綱何積薪之火漸炎敢言之氣頓銷壅蔽之患
既成猜嫌之隙必至日復一日職為厲階矣伏望皇上
由垂赦宥矜此孤愚賜用奏內應行之事追究沈匿旨
意之由務使官守其職民安其業朝廷致天災之消弭
府篤朝宗之心則本支百世永享無窮之福矣　疏入

世寧得旨論戍

　請罷中官奏討鹽引等疏正德十一年　梁儲

臣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
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為可慮況今寇患未
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常不
足以供一歲官軍之費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
可以備飛芻輓粟之用然數年以來鹽法大壞猝有邊
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蓋因公差人員奏討引目數多
一時就要盡數支與本等客商皆守支艱難日漸貧困

以至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各邊軍馬
之需而鹽課成法又日益廢壞無以接濟急用萬一復
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草不知朝廷將何以處之
近該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
運司現鹽一萬引兩淮運司現鹽六萬引跟隨人役類
多挾勢謀利或至各支一萬引乃夾帶至八九萬引以
此裁造船隻填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
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
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鹽法抑恐激成他

變臣實切憂之再照陝西延綏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
穀薄收人多饑饉加以去年敵寇更入搶掠又有回賊
累次作耗瘡痍之民尚未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
分窘乏彼處官司計無所出現行奏乞賑濟方患無以
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玉前去
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糧茶品等項
欲令陝西鎮巡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
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
小衙門毋得違阻令以此意撰寫敕書臣躊躇惶懼未

敢仰承聖意緣前項地方既值兵荒貧窘民不聊生前
項措辦錢糧欲取之于官則庫藏匱乏欲取之于民則
閭里空虛其太監以下人員至彼之日所費又復不貲
爲彼處官員者若欲撫卹軍民則恐以違詔致罪若欲
奉行詔旨則恐嚴刑峻法之下民窮盜起別生意外之
患此固爲人臣子者皆宜爲國深慮者也而況忝居內
閣義同休戚如臣者乎又況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地設
若內地盜起彼必乘機入爲邊患地方安危關繫非小
至于便宜處治惟統兵官員臨機濟務得以行之尋常

令幹豈可援以爲例伏望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允取
回今後凡有奏討鹽引者一概不與重念陝西歲荒民
貧錢糧無處出辦仍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敕書免令
撰擬地方生靈不勝幸甚　疏入帝不納

審大計以重本兵疏　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工科給事中瞿瓚所言添設提督以振軍
旅等四事俱係京營要務合就查議明白開立前件伏
乞聖裁一添提督以振軍旅查得正統十四年因邊人
犯順欽命太子少保本部尚書于謙不妨部事總督軍

務操練三年該于謙會同武清伯石亨等議得邊人額
森背逆天道聚衆近邇若不豫爲設法選練設使遣將
調兵兵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恐號令不一致誤事機
合無于五軍三千神機營揀選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
萬分爲十二營揀選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
等往來提督等因奉景皇帝聖旨是欽此天順年間邊
方寧靖十二營罷立總督官亦不復設成化三年爲整
飭兵備事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奏該本部議擬復立
十二營團聚操練會推大臣一員提督本年四月二十

日具題節該奉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白圭兼兵部
尚書不妨部事提督十二營操練欽此成化十一年白
圭病故該太監懷恩傳奉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左
都御史王越不妨院事著提督十二營操練人馬欽此
以後本部尚書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閻仲宇劉宇曹元
王敞何鑑陸完並今臣瓊俱不妨部事奉敕提督十二
團營今給事中瞿瓚奏要查照景泰天順成化等年事
例添設或尚書侍郎都御史一員爲總提督常川在營
會同操練不妨以他務不奪以他官無非欲委任專一

整飭軍旅之意不爲無見但査前項節年事例于謙等俱以本部尚書不妨部事提督內王越以左都御史不妨院事提督今要添設一員專管提督係干事體重大臣等擅難定擬伏乞聖裁二愼選擧以備將材査得先爲選將領以資武備事該司禮監太監蕭敬題稱閱視京營坐營侯伯都督等官比較馬步弓箭詢其韜畧大意次及大小號頭把總官員一體比較試驗馬步弓箭分別等第量加罰治中間若有年力不堪官員亦就罷黜若仍以每年春秋二次閱視不無太密若用五年一

次又恐太疎合無斟酌疎密以後每遇三年之期兵部奏請照例舉行等因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具題節該奉聖旨是欽此通行欽遵外正德十一年八月抄該三年閱視之期今給事中翟瓚奏稱把總以上等官闒茸不材者十常八九要行本部尚書會同內外提督大臣嚴加攷選把總號頭等官貪墨太甚者盡行汰黜謀勇素著曾中武擧者盡行收用遇有分守守備官缺以次推用所言誠爲有理但査今年正該閱視之期合無手抄本部尚書公同欽差司禮監太監等官依其所擬

照例攷選閱視從公進退務令得人遇有員缺照例推用及査坐營坐司侯伯都督等官曾例俱該本部會同各營提督武臣推擧上請簡用原無會同內外提督攷選事例合無亦候閱視之時公同攷驗果有馬步弓箭不能嫺熟戰陣韜畧不知大意素無謀勇應該罷黜者亦就開具奏請定奪三重伍兵以謹團練照得近年各營操練委的徒事虛文全不精銳一遇有警皆不堪用追剿流賊則隨處敗走出征宣大則浪費邊儲給事中翟瓚所言深切時弊臣等近日痛懲宿弊大懼誤國會

同計議推左都督劉暉等豫行選練振揚軍威正欲兵將相識有警得用伏乞聖明天語丁寧戒諭劉暉等務要用心揀選嚴加訓練中間合行事宜遵照欽奉敕內事理著實奉行不許因循顧忌致誤大事四禁占役以實營伍査得先爲整飭兵備事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該司禮監太監懷恩題本部査得京營提督內臣軍伴一百名掌營內臣總兵官各六十名坐營官十五名把總官六名俱于五軍等三大營取撥又査得成化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節該欽奉憲宗皇帝聖旨練兵講

武是國家最重的事但承平日久中間私弊多端有名無實近來將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官軍揀選頭等精壯的分爲十二營團操次等的仍留三大營操練慮恐日後人不知警私弊復生該兵部便出榜禁約自今坐營把總以下官但役占五名以下者降一級五名以上者降二級甚者罷職充軍仍發邊遠守禦如或容情故縱不舉奏者事發一體治罪不饒欽此欽遵外今照前因合再爲申明役占六名卽爲五名以上役占一名二名二名四名俱爲五名以下俱照前例降級一名二名

以上積至六名者各通論從重併數減降數至十名以上此其甚者或罷職或充軍論罪之日取自聖裁其提督總兵及點軍等官明知前弊容情故縱不卽舉奏者事發一體參究題奉憲宗皇帝聖旨是該部裏便將今定事例出榜去營內張掛曉諭欽此已經出榜于各營張掛曉諭欽遵外今給事中孫璽奏要查照前例出榜曉諭以憑改正遵守合無本部再行申明行移各營內外提督等官一體欽遵仍要嚴督各坐營把總等官但有役占者通行改正遵守舊例若有仍蹈前轍者聽點軍科道官訪出指實參奏　疏入得旨提督官不必添設其餘准議

邊情疏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近奉聖旨這進馬事情還著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放欽此臣等仰窺聖意蓋以聖人不治邊庭懷柔遠人故令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放以示含宏但近該巡撫都御史李瓚奏來巴爾斯巳差寶台等將進馬徹爾等叫回只在三四日內要來作歹誠恐都御史李瓚因見奉有欽依惟知幸免目前無事不與鎭守總兵

官公同計議查審明白徑自任意將巴爾斯所差人容令進馬遂使朝廷節次降到旨意明文皆爲虛詞以後邊人再不信服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李瓚會同鎭守總兵官計議除進馬邊人巳回外若仍現在關外務要遵照明旨查審明白果係都督和坦等差來進馬以禮犒勞驗放入關若係巴爾斯獨自差人進馬相機行事設法撫勦不可自示怯弱致生侵侮亦不可機謀疏漏誤墮賊計其各關口防禦事宜比常嚴加整飭以備不虞　疏入得旨是鎭巡官所奏邊情前後不一還行與

他有照依恁部裏節次議擬查審明白相機行事仍要加謹防禦毋得止圖自便不顧國體因而廢弛邊備責有所歸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四

革冗員以安邊方疏 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查得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三邊先年各設總兵官一員掛印鎮守係是舊例其陝西省城並固原地方原無設立因弘治十四年邊賊大舉入寇方纔暫設副總兵一員于固原駐劄不久裁革以後或留或革或兩員並設事體不一近年又將副總兵趙文暫移河州駐劄原議邊寇寧息另議定奪現今趙文陞充總兵官專一固原駐劄鄭卿陞副總兵更代仍在河州其領布勒等賊已過河西事仍照舊河洮岷三州舊各有守備官一員

足以責委今戶部署郎中馬應龍奏要將副總兵鄭卿照舊裁革委的事理相應亦與本部原擬相合及照鄭卿先任甘肅遊擊將軍該吏部尚書楊一清保舉嫺于弓馬習于戰鬭臨機有謀遇敵不怯以此本部會官推陞副總兵協守陝西今署郎中馬應龍奏稱本官在彼無事高坐罔恤軍民疾苦窮極剝削絲毫無遺頭目家人作弊百端等情合當究問但無指實合無將鄭卿革回原衛帶俸本部行移巡撫巡按官通行嚴加訪察禁

治界有貪害實跡參奏治罪其鄭卿原係協守副總兵
員缺不必推補河州洮岷等處事情聽巡撫都御史督
同兵備副使並各守備官照舊施行　疏入得旨是鄭
卿既冏恤軍民弊端百出便革了任著同原衛帶俸待
査奏至日來說其餘事宜依擬行

傳奉疏 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等謹議得京城內外先年設立五城兵馬指揮司職
專禦風火察姦盜及錦衣衛官校巡警夜禁緝捕盜賊
監察御史巡城禁革姦弊在外通州良鄉等處各設有

軍衛委官巡捕其後通州等處又設分守涿州良鄉又
設守備又三年一次差御史錦衣衛官分路巡捕弘治
元年因盜賊生發奏准于三千營選撥官軍一百員名
于彰義門外義井兒及良鄉並清河高碑店四處每處
二十五名撥備盜賊正德初年京城內添設把總官二
員委官八員各分地方每委官一員管領馬軍二十四
名步軍二十五名共四百員名京城外添設把總官二
員每員領有馬官軍五十員名委官七員每員管領馬
軍六十名共四百二十名正德十年會議京城內每委
官一員各添馬軍二十五名步軍二十五名共軍七百
九十二名馬四百匹京城外每委官一員各添一百名
共軍一千一百二十名馬一千一百二十匹把總並委
官俱一年一換城外把總該領官軍全給盔甲海巡馬
軍給與一半八十副今年又奏差工部右侍郎趙璜專
一整飭武備挑選河間等衛舍餘交與分守通州都指
揮袁傑及涿州守備崔璒亦添撥官軍各給與馬匹撥
往巡捕垻上良鄉等處正係袁傑崔璒等該管地方立
法不爲不密責任不爲不專但京城內外人烟輳集遊

食者多垻上良鄉等處軍民艱窘差役繁重以此盜賊
隨捕隨發難得盡絕自去年本部會官議添巡捕官軍
數多定擬條格賞罰嚴明又給與盔甲火器馬匹草料
以此一年之間把總官捉獲强盜二百餘名錦衣衛坐
委官校及各該緝事衙門亦皆緝捕數多奈何世情艱
難財重命輕致厪聖慮屢降明旨著落官軍用心挨拏
未得寧息今又奉旨令臣等從長議處停當奏來定奪
臣等愚見若欲從長計議處置停當必先撫恤軍民輕
徭薄賦人得安生則盜賊自少前項節年議處捕盜事

宜已極周密今若不先撫安專立嚴法搜捉擒捕誠恐法網太密致有激變前代漢武帝時因山東盜起遣官衣繡持節發兵擊斬至萬餘級盜賊愈滋至不可禁正德四年添設巡捕御史帶領家眷專督捕盜法網嚴密賊勢愈熾兇惡之徒乘機倡亂肆行劫掠至勤邊軍入勦逾年始平是其明驗以故捕盜之法固不可寬縱亦不可太嚴今將弭盜根本及先年捕盜事件開查明白合無照依弘治元年事例本部會同錦衣衛並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再行計議應否施行奏請定奪正德十一

年十二月十三日具題本月十五日奉聖旨是這先年捕盜事宜恁每還會官議處了來說欽此欽遵今將原擬捕盜事宜開立前件會議明白一弭盜根本近年捉獲盜賊多係當差軍民原無產業又被管軍管民官員不肯撫恤惟知科害以致艱窘衣食不給飢寒切身甘心為盜視死如歸合無請降敕旨令各營並在京各衛所順天府及在外直隸保定等府州縣衛所管軍管民官員今後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擅起一錢不許擅科敢有故違科害逼迫軍民失所許被害之人指實陳

告治以重罪前件依擬一大明會典一款凡地方軍匠人等舊例令各家俱于門前置粉壁一面開寫本家籍貫人口身役對伍並寫不敢窩藏逃軍逃匠囚徒盜賊等項以憑挨究今查前例日久廢弛以致盜賊潛藏無所警畏合再申明置寫挨究但有犯者照依律例究問解發前件依擬不拘內外官員及勢要之家一體挨查但有一應來歷不明及不係官員軍民匠籍之人俱不許容留潛住如有倚勢窩藏不報挨查者該城兵馬司具呈錦衣衛並巡城御史參奏處治一京城內外人烟

輳集去處盜賊強劫皆由夜禁不嚴巡捕不謹所致合無今後但有強盜明火持杖強劫人家財物出入自由火甲不行傳報救護巡捕官軍不在地方巡歷追捕將巡捕官軍並該管兵馬司官吏弓手火甲人等俱參送刑部問罪若地方被盜火甲知覺傳報救護及巡捕官軍現在地方巡歷遇賊追捕者不在此例前件依擬一弘治元年百戶王敏建言要于京城內外小巷路口置立柵欄夜間關閉本部會官計議題准先于城內關廂試驗令巡城御史督同兵馬司計算工程先儘財主勸

帛銀兩如法成造果爲有益城內另擬後因兵馬司奏
行無法一概科取騷擾地方又行禁止其已修完柵欄
亦不如法不久損壞今照京城之內大街小巷不止一
處巡捕官軍止有七百餘名未免巡歷不周一聞有盜
昏夜追趕小街曲巷輒被藏匿合無除寬街大路不必
置立外但係小街巷口相應設門去處各照立門柵遇
夜關閉如遇追逐盜賊不得委曲隱藏本部仍委官一
員會同巡城御史督同兵馬司官相視計議如法修置
合用工料勸借本巷得過之家情願出辦不許強逼科

害致生怨議別有良法具奏定奪前件先年已行未免
騷擾地方今不必舉行一京城外東北巡捕現有把總
都指揮楊嵩西南巡捕現有把總都指揮王佐通州一
帶現有分守都指揮袁傑涿州一帶現有守備都指揮
崔璲各有原設巡捕官軍壩上良鄉等處皆是各官該
管地方又該工部侍郎趙璜奏准許令袁傑帶領河間
等衛舍餘五百員名太僕寺撥馬五百匹又行令崔璲
揀選官軍舍餘五百四十二員名太僕寺撥與馬一百
五十匹盔甲腰刀選給三百副今無本部再行整飭武

備右侍郎趙璜並巡撫都御史李瓚嚴督袁傑崔璲等
本部督令楊嵩王佐等各照地方務要比常加謹用心
緝捕如遇追襲強賊走出該管地方亦聽乘機掩襲會
合勦捕但不許一概搜捕妄拏平人驚疑地方事發從
重參究前件依擬一各巡捕官軍捕獲強盜或地方失
事正德十年會議賞罰條例俱係暫行今已革去除歷
賞遵照舊例施行及京城內外失盜照依前例查明送
問外但係通州良鄉壩上等處在外地方被盜強劫失
事仍照正德十年會議事例把總官委官一年之內該

管地方被強盜響馬打劫一次全無拏獲委官積至五
起以上降一級十起以上降二級不及五起者委官每
一起罰俸兩箇月分守守備把總官每一起罰俸一個
月捕盜該歷者照級准贖其罪庶使人心知警不敢玩
忽前件依擬每年終一次兵部查奏又將另議合行事
宜逐一開款一現今京城內東西二邊把總巡捕官下
共有馬步官軍八百員名京城外東北西南把總巡捕
官下共有有馬官軍一千一百二十員名但京城內外
地方廣闊街巷數多巡邏不過合于城內每總添撥步

軍一百名城外每總添撥步軍一百五十名共五百名
與原撥官軍分作兩班派定地方輪流巡邏不許私役
放賣一現委城內東邊把總巡捕都指揮章縉西邊把
總巡捕都指揮謝素城外東北把總巡捕都指揮楊詡
城外西南把總巡捕都指揮王佐俱各謀勇未聞難責
成效俱各更換今不爲常例會推得原委西南巡捕都
指揮高謙堪替楊昺原委城外巡捕都指揮盛瓘堪替
王佐指揮孫浩堪替章縉指揮郭文堪替謝素伏乞聖
裁候命下之日仍令各官把總巡捕以後事故仍照舊

例兵部委用一捕盜陞賞事例必須申明通行庶使人
知激勸查得近該兵部議得合無今後務要所獲強盜
果係聚至數十人之上兇惡顯著委曾相與對敵人所
共知行該地方覆查得實者方准照例陞級其餘緝捕
零賊並買求他人所獲轉數捏作兇惡勢衆對陣擒獲
者俱不許陞級等因正德九年七月初四日節該奉聖
旨是今後拏獲強賊果係數十人以上兇惡顯著曾經
對敵人所共知覆勘是實的方許照例陞級不許將緝
捕零賊並計買提轉的一概朦朧奏擾欽此又查得兵

部會官議得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江西等處遇有官兵
人等擒斬賊級若與賊對敵就陣擒斬有名劇賊一名
顆不願陞級者賞銀三十兩擒斬隨從強賊者每名顆
賞銀十五兩陣亡者重加優恤若不係對敵止是緝捕
強盜者每名顆賞銀十兩若擒獲僞稱名號首賊者又
不拘定數目聽候各官斟酌加賞其不係應捕人員一
體給賞等因正德六年三月十七日兵部等衙門尚書
等官王敞等具題本月十九日奉聖旨是這賞罰事例
既議擬停當都准行通行出榜曉諭各該地方官員人

等知道欽此前例合再申明通行若京城內外把總巡
捕官及在外分守守備等官遇有擒捕緝捕強賊查勘
是實照依前例陞賞有能運謀設法擒捕強賊數多地
方寧靖功績顯著者聽巡撫巡按官奏保陞級兵部遇
有相應員缺不次推用一大明律內一款凡強盜窩主
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
百流三千里共謀者行而不分贓及分贓而不行皆斬
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欽此又查得問刑事例內
一款皇親功臣管莊家僕佃戶人等勾引外處來歷不

明之人窩藏爲盜坐家分贓者同發邊衛充軍其該管家長參究治罪又一款知强竊盜贓而接買受寄若馬騾等畜至二頭匹以上銀貨坐贓至滿貫者俱問罪不分初再犯枷號一箇月發落若三犯以上不拘贓數多寡與知强盜後而分贓至滿貫者俱免枷號發邊衛充軍竊詳立法之意止欲禁止窩藏盜賊之家及接買受寄之人不敢窩藏寄買則盜賊無所藏匿寄放易得事發但今盜賊事發到官窩主及接買受寄之人多從寬發落以致人無警畏合無兵部轉行法司今後盜賊窩

主並接買受寄盜贓人犯務要照依律例從重問擬枷號充軍等項發落一錦衣衛原有領馬校尉一百名務要不時往來各該地方督同兵馬火甲人等緝捕盜賊遇有强盜打劫會合巡捕官軍併力擒捕如有誤事聽本衛提督官比較處治　疏入得旨高謙盛瓊孫浩郊文各書把總巡捕其餘准議

劾太監史宣疏正德十一年　孫懋

臣聞織造太監史宣與沛縣官奏訐奉欽依將主事等官王鑾胡守約等拏解去訖臣聞之初尚驚駭謂胡

守約必有遲誤御用重情隨訪得史宣在途酗酒作威肆行兇惡所過索要菓果分例或逼取折乾起關等錢又且聲言欽賜黃棍專令打死官吏勿問隨路陵辱指揮知縣等官人民逃竄雞犬驚散風聲氣焰有若雷霆道路傳聞莫不震駭計其所獲動盈千數流賊之害不慘于此及照史宣織造有年貪虐日甚贓賄之入亦動以千計南京軍民病根入髓先經南京科道糾劾未蒙究治近該巡按王崧奏稱進貢進鮮等項黃馬快船管運官員多勒人夫嚇取財物綁縛官吏乞要出榜禁約

等因已經該部題准如有仍前違例索取財物及曲爲容隱者該巡撫巡按等官指實參奏處治詔旨已行史宣何人乃敢公然不遵愈肆兇暴一不滿欲輒行搆陷職官若王鑾等果被中傷則各官聞風畏懼莫敢誰何何禁令之足行耶臣竊覩憲廟時太監王敬帶領千戶王臣江南爲害該巡撫官王恕奏其罪惡當明正典憲今史宣惡浮于敬真當道豺狼也陛下明足燭奸仁足保民而容忍史宣之惡如此耶況各處黃木積至若不爲處臣恐沿河軍民無以自存人情洶洶易于生變昔

宋朱勔以花石綱擾害江淮卒致靖康之禍安可忽以爲細故哉惟陛下惕然深思廓然遠覽即將史宣寘之重典王鑾等復其原職庶使刑政允當人心稍安而禍變可息矣　疏入帝不納

自劾不職乞賜罷黜疏　正德十一年　孫　懋

臣竊惟災異之來實由人事人事失于下則災變見于上天人感應之機捷于影響甚可畏也頃者伏覩四方奏報災異比之往年特爲尤甚豈非羣臣不能盡職之所致耶伏念臣猥以庸愚誤蒙選擢寘之言論之司委

以耳目之寄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庶官之賢不肖皆得以聞之亦皆得以言之若聞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或既盡言之矣而不能委曲開導以致主上之必納皆所謂失職也然則臣之失職亦多矣若近者以用舍之未審于是有明國是之言以委任之未重于是有存國體之言以天變之未回于是有實修省之言民害當去而憂其未去也于是有保重地之言兇惡當懲而憂其未懲也于是有安人心之言姧有當昭而微有未防也于是有安宗社之言是數言者皆有益于朝廷有關于時政有切于生民有繫于庶官之賢否者也臣晝夜以思詳復以議而後敢言亦庶幾仰贊之餘施行一二以少裨職分之萬一也豈意陛下一切留中不報臣即不審果已經聖覽以爲不急姑置之耶將左右權倖務爲壅蔽未之達耶謂曰壅蔽以陛下之聰明察下左右之忠誠事上且逆瑾覆車方切爲戒寧有是耶謂曰不急陛下亦宜批降明示大廷公議可否可則行之否則置之其或臣情有過激言有太露或誤犯忌諱或觸忤權貴陛下幸而賜之優容可也加之罪譴可也

何乃是非不分可否無辨而竟留中若罔聞耶萬一姧人緣此陰相結黨公爲隱秘果有警急陛下不聞大臣不知其禍可勝言耶臣竊聞明目達聰堯舜所以成聖治偏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亡伏願陛下以堯舜爲法以秦隋爲鑒則天下之幸宗社之幸也若臣待罪無狀不能匡贊大猷裨益化理以致人事缺失上干天變災異頻仍貽憂宵旰負國之罪不容誅矣伏願陛下特賜罷黜以爲人臣不能盡忠者戒　疏入帝不納

武舉議　正德十二年　王　瓊

臣謹奏查得今次各處起送應舉官生人等共八百七名內遼東二百三十七名其餘各有二三名者有全無者多寡不均四月初九日試馬上箭每人走馬三回射九矢共該走馬二千四百餘回共射七千二百餘矢本日射必不周又于初十日試馬上箭一日方畢若遇風雨又難拘日期若不照鄉試專例酌量地方南北定數起送不惟地方取人有偏抑恐以後人漸加多難于較射況武舉之設重在騎射或有馬上中九箭步下中四箭以上者因論策不稱不蒙收錄監生省祭官生員等

項已有出身正途又應武舉中式仍送吏部選用未免紊亂選法舊例軍職官非親冒矢石獲有軍功者不陞今以從容較射偶中數矢輒陞二級一級似失之易千戶以下官員徒在取中支米之列終無出身効用之路其得陞試署鎮撫知事終身支米亦無可用又文武科舉自有不同今武舉既倣文舉會試殿試事例刊錄文字其馬步數目不載錄內亦似欠缺既稱答策論三道馬上中四箭步下又中二箭以上者陞署職二級答策論三道馬上中三箭步下又中一箭以上者陞署職一

級則是專以騎射為重又稱所答策論參以弓馬俱優者列為上等弓馬稍次者列為中等則是又以策論為主以致主司難以去取前項事件俱未穩當臣等議得漢制武舉皆起布衣至唐開科亦有定議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召集海內名儒酌古準今議定制度文職設科貢二途以取士武職世襲故不設科然又設流官五府都督及方面都指揮俱不世襲以待有功及賢能者陞用各衛指揮千百戶五年一次考選委用蓋于世襲之中而寓選舉之意則武舉之制已在其中矣天順

間始議武舉成化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猶取騎射大略而已至正德三年尚書劉宇議定今行條格三年一次舉行著為定例中間條格如前項所查既不取法于古又不合宜于今規制苟且事體乖謬誠未穩當臣等先已查奏不係洪武永樂年間舊例應否舉行不敢擅議奉欽依照例行今若不備陳議處誠恐紊亂舊章取議後世伏望皇上念祖宗制度係于重事非劉宇與臣等孤陋寡聞之人所可更定遂足以為遵守乞敕翰林院儒臣攷據古今詳度事理如果舉用將材祇應遵照舊

例于武職中推舉致選賢能之人及于功陞官內酌量
推用則武舉一科不必另設若世襲武職之外恐有遺
材則參酌古今定立武舉制度務在事必師古不礙今
制將前項現行條格未穩事件逐一改擬停當開陳明
白徑自具奏本部會集多官再議上請定奪其以前武
舉中式官生人等內部指揮果有行檢材能者照例推
用千百戶鎮撫總小旗及舍人軍餘所陞試署職級內
有情願赴各邊總兵等官處報効殺賊者在京者具告
本部在外者具告該管官司轉行本部各送所告地方

總兵等官處參隨殺賊該支米石就于彼處查照支給
仍聽巡按御史查點不許寄帶空名冒支食米其生員
民庶人等所陞試署鎮撫知事及試巡檢聽該管上司
就委本處府州縣衛所專管巡捕如有犯罪依律問革
議奏得旨是今後武舉還照舊舉行其間事宜有未
備的係部裒還議了來說

聲息等事疏 正德十二年 王瓊

臣等謹議得宣大鎮巡官現奏賊營大衆近邊駐牧入
寇之舉旦夕難測延綏官軍已調大同遼東官軍現在

薊州駐劄給有賞賜馬匹亦該同時調去今若遲疑不
決令蕭滓自行哨探又待宣府報有緊急纔令前去必
致坐失機會虛調無用查得近來因謀慮不審無事先
調否卽班師有事纔調緩不及事糜費錢糧動以數十
萬計前項南京兵科給事中閻用等所論切中時弊臣
等深以爲戒明白具陳誠欲爲先事之謀以弭患省費
非敢偏執一見必欲自用也伏望皇上俯察用兵機宜
關繫最重現今宣大各報賊衆逼境奸謀難測特允臣
等原議卽今蕭滓統領人馬過關隨宜駐劄相機戰守

有事策應兵精可得其用無事徑回兵少亦不多費如
此調度似爲得宜若必待寇犯宣府然後出口往返十
日必不得用不如此時卽同遼東尤爲省便臣等叨掌
兵政事有所見不敢隱默再照團營官軍臣等原擬行
提督官計議應否挑選備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不曾
奏要馬不下場今奉欽依團營下場馬匹照前牧放則
是不准各官會議惟以戶部所議爲主竊恐職掌侵越
事難責成萬一如去年賊勢強盛大舉入寇軍令戒嚴
倉卒無措雖是罪坐所由臣等終難辭責伏乞皇上俯

僉兵機最重委任當專許照臣等原擬行團營提督官計議應否挑選備用奏請定奪庶明炳先幾事無後悔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是蕭滓便寫敕與他著統領人馬前去鄰近宣府地方隨宜駐劄相機戰守會合策應毋致誤事團營官軍應否挑選備用條每還會議停當來說

給衣禦寒疏正德十二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遼東右參將署都指揮僉事蕭滓呈稱原選調宣府征進官軍來時各穿夏衣節今八月天氣漸

寒缺錢置買棉花乞要給衣等因一節查得常年各邊調來策應官軍原無另給胖襖褲鞋事例前項正德八年延綏遊擊李愷官軍三千員名調來山西策應正德九年遼東遊擊林睿調來薊州駐劄俱該工部並本部議擬奏准給與胖襖褲鞋蓋念調征之苦時將寒凍不能自備衣鞋所以不拘常例給與實非過也今遼東官軍自遼東遼來調去宣府駐劄策應又非先年遊擊李愷調在山西駐劄之比若不准給軍士受凍致疾將何以責其効力殺賊若遼東官軍既准給與其延綏官軍連年調出在外比之遼東官軍勞苦尤甚若不一例准給誠恐恩惠不得均普致生嗟怨合無本部移咨工部查照前項李愷林睿事例不爲常例將蕭滓杭雄朱鑾周政各領官軍俱照數查給胖襖褲鞋庶使調出在外軍人不受寒凍緩急可用　疏入得旨是蕭滓並杭雄等所領遊奇官軍俱准照數與胖襖褲鞋不爲例

申明賞罰疏正德十二年　王守仁

臣惟招撫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長惡估終之寇可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于俘

服隨叛之黨按南贛間始有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嚮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于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賊盜之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

兵素不練養頰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剿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于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為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

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卒以抗強敵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進而効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之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于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夫兵得隨時調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舊例俱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之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特敕兵部俯採副使楊璋之議亦如往者律例再加申明臣亦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于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于所失矣

疏入帝從之

請回鑾疏　正德十三年　吳儼

臣初聞聖駕出京幸昌平等處曾具疏瀆冒聖聰言詞蹇拙不蒙採納既而又聞八月廿八日聖駕復出過居庸關幸宣府又幸大同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衛護以行臣戰慄驚惶罔測聖意之所在伏而思之是必邊境弗靖羽書急數陛下慮羣帥之不力憫邊氓之被俘急于制馭遂不暇咨之廟堂謀之帷幄而行耳不然沙漠之淒涼決不若京師之富麗邊塞之馳驅決不若宮禁之尊嚴陛下奚取于此而輕身以幸

之哉古之聖帝明王不能無外夷之患三苗不服虞舜固征之矣而奉辭伐罪乃責之大禹舜實未嘗自征玁狁孔熾而宣王伐之矣而出師致討乃責之尹吉甫周宣實未嘗自伐載之詩書昭然可攷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寧無一人忠貞謀勇可以委任而陛下必欲自行邪夫君居其逸臣任其勞此古今之大義若天冠地屨不可得而易者今陛下自任其勞而以逸遺臣下是愛身不若愛臣下之深也無乃倒置歟聖駕初出之時臣民引領北望皆謂回鑾必在九月萬壽聖節則天下之

朝賀者畢至四夷之貢獻者在廷豈宜使之空行九月過後又謂回鑾必在十一月長至令節則九廟有歲享之大祭兩宮有慶賀之大禮豈宜遣人以代十一月過後日望一日今又過元旦若干日矣聖駕巳回遠不能知萬一未回則郊祀大禮古今所重尤非臣下所敢代者將遂缺而不舉歟若謂敵尚在邊則待靖敵而後聖駕可回歟萬萬無此理且京師者天下根本之地郊社宗廟于此乎建立宮殿陵寢于此乎奠安羣臣百工于此乎會萃三軍萬姓于此乎長育財貨珍寶子女玉帛

皆于此乎輻輳外之郡國雖或有一二富庶必不及京師萬分之一況遠在邊徼者乎譬諸人身京師猶腹心也郡國猶肩背腰膂也邊徼則四肢也腹心安然後肩背腰膂安肩背腰膂安然後四肢無恙今有人焉養其四肢而心腹之不安則不顧是可謂之善養身乎況今京師內外人心搖動口語藉藉轉相傳播淮徐以南荒饉千里去冬三月雨雪為災民無衣食至于父子漂流兄弟離散略不係戀間有自經及投水而死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為盜哉臣恐所禦之敵尚遠隔于陰山而

不虞之患或猝起于肘腋此不可以不煩聖慮也伏望皇上念九廟之統緒思兩宮之付託審內外之輕重恤黔黎之窮困速回聖駕端居九五修明政教委任賢才則百廢盡舉萬國來王無復北顧之憂矣臣無任留都山川修阻恨不能俯伏道左扣馬泣諫不勝惶恐戰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劾朱彬疏 正德十三年　孫懋

臣竊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為所禍者蓋其始也媚以徼寵其終也挾君以自恣必致危人宗社而

後已哉諸史冊可具攷也竊照都督朱彬本以梟雄之資兼憸險邪之念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由是陛下聖德爲彬所累者多矣況復怙寵恃恩愈肆無忌游樂罔節輕褻弗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臣即欲指名論奏猶恐傳言未眞且猶冀彬改心易慮自爲善後之圖誠不意彬自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欲挾陛下自庇故又導聖駕出居庸關又無大臣一人保護聖躬下子然獨處于沙漠苦寒之地者殆將半載險哉彬之

用心誠有不可知也且彬武夫其于前代若漢高白登之事或有未知至于我朝英廟土木之變則固習聞之矣何故乃導聖駕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外敵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六日六夜使當時各鎭之兵未集狂狡之衆皆來幾何不蹈往轍哉然昔王振之挾英廟猶以敵衆犯邊率師親征今彬之挾陛下不知何所爲哉是振以禦寇彬以誘寇彬之罪又浮于振矣且聖駕在外萬幾叢委兩宮違養廟享不親四方災異迭見遠近盜賊蠭起中外臣民疑懼向非皇天眷念之有

歸朝廷法度之具在宗廟社稷亦岌岌乎危哉是彬也不獨陛下之罪人實宗廟社稷之罪人且彬在一日則爲宗廟社稷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朱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臣竊又料彬無以自解必將肆爲巧言以爲行止皆出陛下欺罔聖聽夫陛下臨御已十有三年于茲何前此未聞他幸自彬用事而乃輕出不常如是耶在陛下左右之臣亦多矣何以皆不及從獨彬爲之先導耶正使實如彬言又獨不可諫止之耶故自彬言之以爲赤心事陛下自臣觀之實未免包藏禍心彬之

罪固有不得而逃矣陛下于此亦宜不欲復庇之矣臣叨荷國恩養育成材備員言官當此權奸稔惡之秋正委身圖報之日如緘口自默徒切浩嘆禍亂已成噬臍何及故不得不極力痛切爲陛下言之且嘗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愼勿姑息大哉皇言所以爲萬世聖子神孫告者明且切矣伏乞陛下仰承祖訓俯納芻言急敕錦衣衛將朱彬拏送法司按鞫其罪從重處治以雪神人之憤以爲奸惡之戒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五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六

請崇典禮親政務疏 正德十四年　楊廷和

臣竊惟大祀南郊乃人君敬天第一事皇上所以仰承
祖命茂膺鼓福者端在于此今聖駕南征罪人既得實
天佑我國家所以戡定禍亂如此之速正宜奏凱班師
舉行大禮告成于天以致皇躬之誠明年春孝貞太皇
太后大祥祔廟奉安神主俱應皇上躬親行禮非臣下
所敢攝行者又今天下諸司官員赴京朝覲吏部會官
考察必須皇上親臨御座面賜裁決近日以來內外衙

門具題事務累次齎奏日久未見發出施行率多積滯
如推用巡撫等項官員處置各邊兵糧問擬罪犯等事
動經數月未奉明旨人心疑惑誤事非細所據前項典
禮政務關繫重大不可輕忽伏望聖明留神省覽俯賜
采納中外臣民不勝慶幸　疏入帝不納

止微行疏 正德十四年　楊廷和

臣荷國厚恩叨官內閣供職無狀心切憂懸竊見近日
以來在京各衙門題奏一應軍馬錢糧緊要事情動經
旬月猶未得旨事多壅滯不行又道路相傳聖駕不時

巡行市肆或至野館菜園等處遊幸夜或不歸甚至馳驟街衢衝冒風雨深更静夜出入宮門臣等初聞且驚且疑未敢輕信已而流傳既久衆議紛然今亦不敢不信況聞遠邇軍民皆有不美之談臣等之心尤有不勝其隱憂者謹具奏聞伏惟聖明察納自今以後切以尊居九重裁決庶務順養天和茂隆國本流通政務安內攘外綿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臣不勝惓惓之至疏入帝不納

防邊患疏 正德十四年

王瓊

臣謹奏議得明年黃河凍開邊敵大營若在河東威寧海子等處駐牧仰賴皇上威武嚴督宣大將官整搠軍馬及調延綏遊奇兵馬相機戰守邊敵入境必遭挫衄但恐河開邊敵在套駐牧擁衆深入延綏寧夏陝西地方廣闊兵馬分布不周難為戰守查得今之黃河套即漢河南朔方之地自古匈奴所居為患中國我朝除以前年分不查外弘治十四年套衆大舉深入命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統領京營官軍勦殺又命工部侍郎李鐩督理軍餉弘治十八年套衆大舉深入正德十年又

大舉深入除敍總制都御史鄧璋調各路人馬防禦敵衆俱至固原平涼下營分投搶殺官軍寡弱俱未能成功正德十三年套衆聞知固原有備蘭靖空虛御從乾鹽池西入蘭靖搶殺今不及早議處邊敵在套陝西地方必又被害合無本部差人馬上齎文交與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各該鎮巡官各差的當人役哨探查勘黃河凍開之後邊敵大營若不在套在于河東威寧海子等處駐牧宣大山西三鎮嚴謹隄備延綏遊奇兵馬聽調策應若不過河在套駐牧行候萬壽用茂勢將深入之時延綏遊奇等兵俱分布定邊安邊等營寧夏人馬俱分布花馬池等處遮年敵衆經行之處遇寇侵入會合勦殺陝西鎮巡官豫先計處除環慶固靖守備人馬及固原遊兵外再量調取腹裏衛所州縣堪用戰陣官軍土兵民壯編成隊伍委官管領處置盔甲馬匹並查照舊例豫造戰車火器礮銃等項料敵必由之路設伏隄備一遇敵人出奇奮擊或乘夜斫營或截其歸路俱相機行事再行宣府大同甘肅各鎮巡官各挑選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定委將官統領俱約定五

月以爽到于固原會合禦敵戶部奏差堂上官一員整理軍餉本部另行議奏若官處置馬匹聽候屯軍一應禦敵防邊本部今擬不盡事宜聽各該鎮巡官作急計議具奏定奪如此庶謀有僃定事得先機伏乞聖明俯念近年邊敵大肆搶掠地方受害早賜裁處特敕各該鎮巡官遵守施行邊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年以來邊敵深入搶掠地方受害這禦敵防邊事宜依部裏計處周詳議處明白便差人馬上齎文著各該鎮巡等官依擬行不許怠玩

停差燒造太監疏 正德十四年 唐龍

臣惟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凡有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帶參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于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于民西江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官兵四集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大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再念江西人稠俗點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黠則易動而難安況盜賊無種起于飢寒禍福無門生亡窮迫即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告白晝殺人則訴黑夜劫奪盜賊無處無之兼之桃源東鄉贛州南安懷疑之輩反側未安臣朝夕致慮爲今之計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變立起矣前議查革不蒙俞允未幾鎮守燒造太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懼且泣曰人殃乃至乎頃蒙聖明將邸得孥問尹輔取回百姓聞皆私慶曰人殃幸不來乎自茲頁為樂業矣官府不添科派矣獄訟賊盜日可消矣夫前

項太監初本爲地方而設今聞其來憂愁慟泣則若遇蛇蠍聞其不來則歡忻鼓舞若脫水火是誠何賴焉且江西前此之民止遇兵戈旱暵與宸濠之毒而已加以淫雨無時洪水泛至禾稼渰溺室廬傾圮民之困苦比前尤甚伏望查照天順年間停差事例將江西鎮守太監裁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巡撫三司等官綜理將燒造太監永久查革磁器行令饒州府督造起解供用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閹寺也用禮閹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不預焉太祖初

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鎮守太監蓋倣周爲治也其措意誠遠立法誠至永樂間始于緊關處暫設鎮守是時江西尚無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爲成法而以暫設者爲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横政肆出網紀蕩然民財盡耗海内多事孝廟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後復中止至今天下以爲憾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其害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將各處鎮守一併查革以復太祖之舊以成孝宗之志則天下之禍亂于是乎塞蒼生荼毒于是乎除矣　疏入帝不納

江西捷音疏 正德十四年　王守仁

臣竊惟寧王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兼以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在蘇四方武藝驍勇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遣奸徒于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脅其商旅軍民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將數百艘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與之抗衡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非智謀忠憤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才自闇于凡庸知每失之迂謬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起事于危疑顛沛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首惡是固上天之陰騭陛下之威名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于將萌見機于未動故臣提督使得抗制上流而稟

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救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人徒見發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豫謀早計之功又孰得而先之乎伏願皇上論功錫命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厲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

年而發之旬月輙就擒滅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難窺尤願皇上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絶姦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邊軍缺食乞早議處疏 正德十四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巡撫宣府都御史甯杲咨稱各路城堡官軍擁門禀告月糧半年未支人心憂惶不能度遣將來冬深及春夏軍日愈貧餓日愈甚逃竄死亡日多墩堡空虚誰與戰守要早議處一節臣等議得會計邊儲惟由戶部職掌而軍士逃亡實與兵政相關且祖宗朝開

設邊鎮屯兵集糧百五十餘年俱有定規今一旦匱乏如此若非原額虧欠必是濫費過多若不急爲議處禁止軍士逃散失誤防禦關繫匪輕合無本部馬上齎文支與都御史甯杲等將缺糧軍人處置借支從權寬恤毋拘常法逼迫逃竄仍咨戶部作急查議拖欠者追補缺少者借撥及查近年不足之由今日足用之法議處明白作急陳奏定奪庶軍不困憊邊備幸甚　疏入得旨是

陳急務疏 正德十四年 黄鞏

臣謹奏伏惟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患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愼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反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一新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不以聞或事

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鎭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嘆如此則誰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爲匹

夫而不得者竊為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幾何不流為盜賊也姦雄窺何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

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檀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五夫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竊弄威權貪饕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為也彬行伍庸流兇很傲誕無人臣

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怨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

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　疏入帝怒甚下詔獄復跪午門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日廷杖五十斥為民

諫泰山進香疏　正德十四年　鄭善夫

臣聞芻蕘草野皆得獻于君臣待罪禮官竊守職事不能匡正萬一愧死無地近來明旨有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泰山獻香者竊念此事雖芻蕘草野苟有一念愛君蓋有蒙死而言其必不可矣況臣身有官守職與奉行者哉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弗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宮牆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姦也夫

以天下大器權姦側目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獨不見劉瑾之事乎陛下託瑾以心膂委瑾以機務時豈不以瑾為盡忠社稷且日在左右而一旦叛逆乃爾況今乘輿遠出萬一變出陛下誰保以無虞乎前車之覆後車之戒臣不敢斷其必無也且陛下遠舍宗廟以祀泰山誠以為社稷人民耶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然而和肅然而威萬化時行有神宰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有尊于天乎故凡在天之下者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也今以付之陛下誠欲陛下

敬天之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獻香之事其有重于郊社之禮與禘嘗之義乎今陛下郊不親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恐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恐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圜丘之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神廟之夕而七月雨雹此天戒也陛下顧不動心敬此天戒乃輕萬幾冒重險以事于泰山何哉臣見五岳之神不啻天之僕隸也褻慢于主翁而敬恭于僕隸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敢享也況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甚至有父子

相食者六飛一過勢必嘯聚山谷備重傷心更何以激福于社稷哉夫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不可不察也陛下連歲北巡而為陛下留行者抗言有害而未見其害非惟無害而反有利宜陛下厭言者之無稽而果于獨用其意也臣竊以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君不用三見而逆去嘆曰昔公疾在腸胃湯藥可及也及在腠理鍼砭可及也今入骨髓矣雖有司命將奈之何哉臣恐失今不治而扁鵲逆矣天下名寶方懼大乘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今忍以天子之尊

自貶而稱公此莫大之怪也非但大怪也且必有大變今天下藩王皆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責其不臣無禮耶明明祖訓臣恐彼有執詞矣且陛下之所欲自封者豈不以雄姿大略自足為功將相耶然袵金革纍霜露縱能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顧甚鄙也臣聞堯舜惟恭默無為而萬世言治不聞其擅一將之長今不師堯舜則亦已矣亦不聞有先帝乎先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祭祓幸絕游畋亦惟自正其心以為天下本實未嘗有所作為下親將

相之事也然而文武劾用身不勞而天下治此陛下與
左右所習知者陛下夜氣清明之時獨不一思先帝之
所爲乎臣竊以治亂之機實在陛下一心心一正則百
邪皆廢陛下試一轉移靜求先帝何故身不勞而反治
今何故身獨勞而反亂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自追
悔不暇只此一念欲成堯舜事業不難也夫以陛下之
聰明英武顧不惜勞瘁其身以求治而豈惜一念之轉
移哉惜無明智者早爲陛下陳之也臣不揣茅職非言
路所以寧觸忌諱不敢愛死者誠惜陛下之英明而不

忍視天下之日敝也謹疏上聞伏候敕旨　疏入忤旨
廷杖

請還宸濠所占民田疏　正德十五年　唐龍

臣惟財者民之命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
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
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今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
肆并吞其于民間田地山塘房屋或用勢強占或減價
賤買或巧爲准折或妄行抄收中人之家一遭其毒即
無棲身之所上農之田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猶且
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關欄用增稅額利歸一己害
及萬家前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繼科道官交章舉發
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
不靖強占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燭奸深知
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
則陛下仁以惻下蓋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
言具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頃者宸濠既敗
一應田地山塘房屋俱抄沒造報矣但查勘時業主多
因驚散上司急欲了事依契瀾查占買未分明詔雖有

給主之條小人猶抱失業之恨澤未下究怨徒上歸況
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
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豪奸徒有私竊之計開埋沒之
端其在南昌新建與惡同處受害獨深賊師起事抄掠
尤慘困雖已破殘者未蘇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
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祿米共
四千二百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民納不前官宜爲處
然一方之統會在于省城各府之錢糧併于司庫今布
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掠繼因軍餉動支萬一變生則

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且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爲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水災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詎始創新因陋就簡誠一時之不可廢者也乞敕該部速爲處分上恤公家之所急下濟萬民之所需則庶乎財聚而民安矣　疏入命下部議行

水災自劾疏正德十五年　王守仁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

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非才謬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吉贛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于木杪商旅之舟經行于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絶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徐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

失職臣啓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困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縱使豐稔連年由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急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偃然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于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茲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勦未息南畿

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絶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按境不能圖于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于原野百姓殆于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于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

于舊章使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徵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于國下不能有濟于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孱悴之餘百病交作近屬衰服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于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于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

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怨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矣 疏入帝不納

乞寬免稅糧疏 正德十五年 王守仁

臣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乘釁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鎮御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飢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乞敕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

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于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責辦于草料骨髓竭于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群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頓頓號呼于梃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于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

上下洶洶如駕漏船于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徵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惶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徵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旋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喘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于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

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徵之令固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紿己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徵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

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吸吸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姦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亂竊聲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雖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夫措置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之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割貧以濟貧猶割心膂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

且又有使客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什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飢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今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

憂乞敕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更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于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猝起即出數百萬石已無救于難矣此其形迹易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　疏入帝不納

請正大獄疏　正德十六年　楊廷和

臣惟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惡陛下赫然震怒下之法司天下聞之交相喜慶既而法司議上再命會官覆審臣等擬票進呈俱從上改竟從寬貸聞者莫不駭愕以為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妥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語曰上無失政下無私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下之大政也縱姦長惡而使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此行政之大失也所以科道與刑部司屬相繼言之或交章或獨奏入則議于朝出則議于巷遠臣小吏亦將有聞風而言者不意舉明有此舉措也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皇祖大明律一書首之以十惡大罪不待時而決如張銳等正所謂誅不待教殺不待時者也堯時四凶之罪不過巧言令色治水無功而已舜誅殛之而天下咸服今張銳等之罪萬倍于四凶而其罰止于充軍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姑以近日之事校之張銳等所犯與錢寧江彬相同畢眞王綸等又在其下錢寧

等既伏誅而張銳等乃得保其首領罪同罰異使錢寧等有知亦當不服于地下矣此輩縱不一一皆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決不可赦伏望俯納羣言即賜宸斷將張銳張雄張忠三人仍依原擬則大法以正而人心皆服天下傳之史冊書之直可與舜之誅四凶千古並美矣　疏入帝不納

請均田役疏　正德十六年　唐龍

臣惟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故糧均而民不病今江西巨室置產者遇造冊時行賄里書有飛灑

現在人戶者名爲活灑有暗蔽逃絕戶內者名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者名爲畸零帶管有留在實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爲包納者有全過割而不歸正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爲懸掛掏回者有暗襲官員進士舉人捏作寄莊者在冊僅紙上之名在戶皆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賠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于逃且絕而已此弊惟江西爲甚江西惟吉

安爲甚故遇僉當糧長者大小對泣親戚相弔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謠臣嘗立法清理雖未收蕆事之功亦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覩律例欺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欺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分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手飛糧二百石以上發邊衛充軍夫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里書但顧圖利不顧壞法皆姦民之首也今罪止于杖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分詣地方嚴督州縣內飛詭田糧酌量弊深者換田丈量輕者換戶清查首尾之因度虛實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瘠均塗淤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付歸原戶總都總縣總每圖令造流水冊各十本每甲各收每縣造大流水冊各四本解南京後湖各一本布幷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糧編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避之患庶幾弊革一勞永逸賦役自此可均戶口自此可復息盜非必無少補焉　疏入帝命下部議行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六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七

講學親政疏 嘉靖元年

王鏊

臣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由于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由于上下間隔夫所以爲上下之交者果遵何道哉臣伏見陛下即阼以來時御經筵嚮學勤矣然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時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于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

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太懸絕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疾苦政事得失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瀝劾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臣請盡言之惟陛下少留意焉一請講學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闊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不過三五日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說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于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于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群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群臣有以開

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今也闊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高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

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者翰如飛藻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于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于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于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誼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齋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諮民間疾苦閒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夫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修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于前矣

一請親政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于下下之情達于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臣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臣在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

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

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焉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于斯屢召大臣于便殿講論天下事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刻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御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見辭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夫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除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疏入帝優詔報聞

請正綱常昭典禮疏 嘉靖元年　楊廷和

臣忝為三孤之官謬當輔導之地凡諸司之所守者皆臣之所當道者也況綱常典禮之大者哉近者陛下欲追崇本生父母禮官據禮以守其職科道交論以定其制臣與同官蔣冕毛紀費宏等上稽古史之舊俯察庶言之同執奏再三不蒙采納續奉皇太后懿旨加帝后之稱既已力排天下之公議曲伸罔極之私恩矣後乃再奉詔旨欲于帝后之上復加皇字臣聞命驚惕不敢奉行隨即封還請從前議豈敢無禮于君取罪于己哉誠以典禮所繫不可壞之于朝廷綱常所關不可廢之

于今日也昔者魯夏父弗忌逆躋僖公其死也焚煙徹于上宋濮園之議論者謂韓琦歐陽修皆失當夫生莫逃于公議死莫逭于天刑何也蓋人臣事君不以禮議禮不以正之鑒戒也陛下謂臣等所陳皆推至義朕之所本昊天至情又令臣等不必拘于史志臣思自古帝王入繼大統皆不行追崇之典豈忘昊天之情無罔極之恩哉而儒者之論亦未嘗議其不孝何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統身無兩考尊無二上守此者謂之綱常行此者謂之典禮典禮一失綱常以隳拂萬方之心起萬世

之議豈聖人以禮事親以孝治天下之道哉綱常典禮之在世譬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在地自三代至今日萬古不可變非若制度文爲可以損益不相沿襲也豈可謂前史所載非今日之制而不繼哉　疏入帝不納

議大禮疏嘉靖元年　張璁

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奉迎聖母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豫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于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陛下實承祖宗之統與豫立爲嗣者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父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

自絶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絶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　疏入帝大喜下廷臣議

議大禮疏嘉靖元年　方獻夫

臣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為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為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為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

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陛下于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為考豈名實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合于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王為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于宮中是實為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于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為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為是

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為子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也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為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為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為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

未嘗有無父之國也昔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為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為達孝豈有子為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為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尊崇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

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非惟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 疏入帝大喜下廷臣議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嘉靖元年 夏言

臣竊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緣先朝

內外奸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聽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章奏或遷延沈匿不與關達或捏改旨意肆為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甚者假以朝廷震怒劾遣譴謫循制人口不復敢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真贋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壞祖宗法莫大于此重以奇衺淫巧百醞誘惑經筵輟講積有歲年浹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疎遠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奸人之手綱紀大壞奸黨橫行蓄患邊防毒流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

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壅蔽之禍茲亦極矣如先年劉瑾捏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尚賴皇天眷祐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其幸耳茲者伏遇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四方萬國延頸拭目瞻望太平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于此焉決昨者伏覩明詔痛革先朝敝政洞察小人奸狀中外臣民不勝懽躍以為

我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美蔑以加矣但臣以為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可憂伏願陛下奉天法祖總攬舊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情重大論議矛盾者則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如先朝之為者即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念內閣機密重

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敕諭似若無可容者何以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憚則是關防之術尚若闊疎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勢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攷之司禮監職掌着之祖訓內閣創置列于會典臣愚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載稽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每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

本對同雖陛下聖旨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否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敕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儀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紀其數目送吏科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沈匿之奸宜無所容而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于正矣 疏入帝從之

請實邊儲以固人心疏 嘉靖元年 夏言

臣聞禦戎之策守備為本兵之所屯以食為急苟無儲蓄是棄封疆故曰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自昔啟亂之故鮮不由斯今宣大二鎮凋敝極矣蓋緣先朝六軍之供億頻繁萬姓之瘡痍未復繼之將帥無恥刻剝恣行撫臣不才侵漁太急加以連歲荒旱穀粟不登況近月傳聞二鎮飢窘比昔尤甚米價騰貴兵與往時所欠軍糧多未補足人懷愁怨曰不聊生又聞大同飢民爭啖人肉宣府飢卒搶奪市米教場操揚飛之軍至不肯舉旗以應號令營門臥飢羸之卒至不能跨馬以執器械兵勢委靡人心渙散計其無事已甚阽危有如敵騎不測果于內侵京軍出征復來駐

劄臣恐餉餽不繼無剋敵之資儲蓄不充非屯兵之計爲一制御乖方三軍缺望撫循失策邊人離心以不制之兵懷無聊之志意外之患何可不虞前此雖嘗發銀十萬或二十萬不過補塞罅漏未見大振頹廢為今之計所宜急處宜大資糧專以充足軍倉稍復賑濟邊氓昨該提督軍務刑部右侍郎臧鳳奏乞定運漕糧數十萬石以濟軍餉可謂老成長慮知所先務者矣臣愚欲乞陛下特敕廷臣再加會議將通倉應儲漕糧或已貯在倉或現在水次者撥發三四十萬石每石加以出關

餉價米若干責令侍郎臧鳳設法調度輓運出關其關內台用人力車腳必須計處周密勿致騷動仍令本官不必待有警報先著領救前去專務區畫糧料賑活被人面就彼處闊邊士振揚軍聲其所運米斛不必盡赴官府宜分貯懷來保安等城以便附近官軍輪班支給其大同去關稍遠宜收貯二鎮交界要害城堡以備主客兵馬就便關支更令塞外乏食流亡之人挑負轉運發以腳米酌量時勢緩急略加賑恤庶軍民得以大沾實惠救百萬生靈之命收三軍離散之心外可以防

主 吳舒帷 校

故患內可以固軍情此實今日所當留意者也伏望陛下軫念邊務俯察愚忱邊圉幸甚生靈幸甚　疏入帝從之

大禮議 嘉靖元年　毛澄

臣伏攷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又攷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為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為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

主 吳舒帷 校

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　議奏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

大禮議 嘉靖元年　汪俊

臣謹惟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為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

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
爲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
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
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
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
言禮官所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
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
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稱統緒所
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

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他八十
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 議奏留中

辭封爵乞普恩賞疏 嘉靖元年 王守仁

臣謹奏竊念臣以凡庸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隨加
收錄洊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
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掎角
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
心事未及自明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開臣于覆盆
之下而照之日月惻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

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
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
獲是于其君者而況于臣之卑鄙淺劣將何以堪此乎
今又加以封爵之榮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
蹈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于嚬笑之微不以假于匪人
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
且不可而況于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
四不敢不爲陛下一陳其實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
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

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
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
臣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
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
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僥倖過難而得以便宜調
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
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
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嘗顯蒙而
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

初起勢發猖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
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
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
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
益御史張鼇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
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紀驗
其平日人品或有淸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
有捐軀効死之忠勠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
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

尤奐舒惟校

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
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
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
蓋有諸將士所不預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
嘗歷者臣于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
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于鋒鏑或
犯難而委于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
時號召之人臣于顚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
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寧濠反爲奸

黨搆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讎抱冤齎恨實由
于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
慘目負之于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于臣然猶
有先事者爲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于衆則非臣一
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
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臣世受國
恩虀身粉骨亦無以報謬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
鰥曠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
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于世兼之親疾
顚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

尤奐舒惟校

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
于叨天之功罪莫甚于掩人之善惡莫深于襲下之能
辱莫重于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
非所以辭榮也避禍焉已爾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于
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于林
下以所濫施于臣者普于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
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
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 疏入得旨卿

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愼刑獄疏嘉靖元年　韓邦奇

臣謹奏爲愼刑獄以光新政事臣聞刑者人主治天下之大防而天下治忽所由繫書稱堯舜之治至于四方風動其究歸于皐陶象刑之功故刑者人主之所當重愼而不可忽者也國家法古制刑內則總之三司外則總之提刑按察司後又特差監察御史審錄都御史巡撫且皆付以糾察之寄其法詳且盡矣至于錦衣衛之

設蓋以待夫隱辟極惡天子非時震怒特遣下之非以爲常者也然其制列聖相承止行于畿內至正德二年以來權姦相繼用事假此報復私讎中傷善類用張淫威廹脅海內官校紛紛而出所在有如豺虎破家亡身者郡邑相望天下洶洶幾至大亂使非聖明繼世中興革而正之天下未可知也近者聖明駕過山東高唐州同知金波供應有缺陛下詔錦衣衛官校拏至京師天下愕然驚疑謂聖明在上亦復有此夫金波小官何足以動天下之聽聞而錦衣官校出京拏人則固天下聽聞之所繫也伏望陛下特宥金波之罪自後在外府州縣官有犯付之按察司三司官有犯付之撫按官撫按官有犯付之三法司如此則內外相承體統不紊罪皆閱實孰可逃刑哉臣以外服之臣乃敢塵瀆聖聽罪誠難逭但臣山東方面官高唐臣山東屬州金波臣山東屬官陛下差錦衣衛官校拏人自臣山東始故敢輒肆狂瞽以獻芹曝惟聖明采擇焉　疏入下都察院覆題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七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即封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奉共王之祀宋英宗以濮安懿王長子繼體仁宗亦立濮安懿王次子宗懿以主濮王之祀陛下光起親藩入繼大統尊崇大禮已舉行無遺矣惟興獻帝之後未立主祀久虛允禮不可緩者宜準先朝故事擇興獻親弟之子倫序所當立者襲封興王繼興獻後以主祀事則義正心安情禮兼備本生之報益曲盡無遺

矣所以遲久而未決者或謂欲待前星輝祥螽斯衍盛然後分封爲興國後臣以爲不然陛下之子則興獻諸孫行也以孫繼祖是禰其祖而名實紊非禮也或謂宜封親王次子嗣王暫主興獻之祀俟皇子稍長襲封興王主其常祭暫主之王別封之以大國臣又以爲不然夫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既主其祀即爲之後不容復易且陛下大婚未舉儲貳有待興獻王祀容一日無耶雖歲時遣官相望道路乃天子命祭而非祭之主也概以人後之說則精意未必感孚氣類未必顧饗非惟失禮之正亦莫識鬼神之情狀矣或謂親王亦有不立後者而無長立次繼伯以姪率用爲常濮王宗懿之立立次者也共王景之立繼伯者也興獻茂毓聖明入繼大宗顧不得世食少宗之祀如在之神殆若有未安者或又謂安陸龍興之地容有形似之嫌臣又以爲不然昔周文武以德厚長世豐沛出漢高未聞復有漢高感無謂之小見廢必舉之大禮以絕本生之祀謂陛下爲之乎或又謂興獻立國已久土賦甲于他藩臣又謂此閭巷鄙俗之論天子天下爲家不宜過自封殖王祿歲既有

常數矣土田僅宜十分爲率錫之二分割其八分以給無田之民則親親仁民並舉不悖是爲堯舜之仁政道無先于此者臣恐議者互興或緩以失時或雜以惑禮或利以害義故不避煩瀆懇懇言之也 疏入得旨禮部知道

請親大臣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聞虞夏君臣更相告誡商周而下亦資輔弼故有臣鄰之喻股肱耳目之喻舟楫魚水之喻上下交修而趨向正心術純法令公人心悅有由然矣太祖未旦臨朝

晡時而後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溢等禮賢之館胡翰許
元等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治道講論經史當時外
臣亦時引見論政事問民所疾苦太宗每當奏事畢令
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承顧問商機密漏下十五刻而
退仁宗賜士奇等蹇義夏原吉繩愆糾繆等圖書令
協心贊輔盡誠相與言有未從具本用圖書密進念黎
杭民力艱難供用服色減半織造宣宗每召儒臣燕見
從容咨訪曰有君亦貴有臣使堯舜無禹皐能獨治乎
又嘗書唐太宗善受諫曰君人當以太宗為法英宗親決

章奏厭左右干預密語李賢就閣賢曰在爾斷時勳戚
乞恩澤堅執不與家人私蓄店房命寘之法毀其房賢
曰眞可謂王者無私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
議禮故能茂宏至道恢廓皐猷中間雖有偶惑貴近之
悔然瑕不掩瑜孝宗誅斥邪佞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
講開經筵時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論
理道革傳奉裁冗食斯時之政庶幾比盛矣自古人君
未有不由親君子而治狎小人而亂者也正德之間群
邪鼓扇干紀亂常沮喪士氣枯竭民財人心已離天命

幾去幸聖神入承大統登極一詔中外騰歡收已離之
人心回幾去之天命然而數月之間天人之意似若稍
異傳曰為君難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
也其道親君子遠小人是矣今正人滿朝陛下傾心延
接加意採納則邪念消躁心息驕氣平出政公布令信
慮患遠為學勤所存所行皆大中至正之道大君子道
之所寄也大親則大效小親則小效不親則不效而小
人乘間蠱國殃人前監固不遠也聞近時經筵少開諸
臣延接頗少至大臣亦少宣召陛下所託腹心以共成

嘉靖之化者何人偶亦未之思爾且太倉之儲蓋無名
之冗食小民之膏盡無名之誅求而劉瑾錢寧江彬張
銳張雄等富倍于國華堂之盛以間計者數千百閒神
宮之費以銀計者數十萬兩新部之革所謂壞極不得
不革者也臣又惟移易風俗道化先之君倡之而臣和
之漢文帝身衣弋綈云樸質為天下先毛玠在吏部清
儉率人士羸衣糲食廉節自勵吏潔于上而俗化于下
方今習俗之侈不獨貴近為然自朝廷以及搢紳民庶
亦頗尚之奢侈成風公私俱竭革奢先乎此者朝廷天

下之觀陛下身先率之以立化本搢紳民庶之觀士大
夫先奉之以立化基則下觀而化渾樸之風不改後辟
之俗盡革所謂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而天下治也
疏入得旨覽奏具見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請勸學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學緝熙于光明日新則日進不日新則日退故曰
莫止于畫莫病于自足君子有無已之功焉禹惜寸陰
傳說告高宗念終始典于學君所自學臣所論學要皆
如是也唐太宗延文學之士更番直宿討論文籍夜分
乃寢宋太宗年老猶喜讀書仁宗邇英講讀未嘗少廢
此故事也太祖有觀心之亭禮賢之館揭大學衍義于
兩廡揭洪範于座右朝夕省覽太宗視朝之暇輒御便
殿閱書史召儒臣講論仁宗業意文事留心讀書宣宗
循揚士奇等曰朕寒暑不廢書冊對曰帝能勤學問宗
社生民有賴英宗時楊榮等建議經筵降敕勉諭曰朕
即位以來夙夜惟厥道必學乃明爾翰林儒臣
分直侍講憲宗孝宗循行無改國家列聖勤學故事在
邇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陛下正志學之年何可

輟邪且經筵之聽講顧不謂勞文華之清燕亦不謂褻
而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又爲
進學之會夫天下之治不治在人君之聖不聖人君之
聖不聖在人君之學不學太祖嘗言人君一心治化之
本存諸中無堯舜之心欲施于政有堯舜之治決不可
得也陛下天稟穎異聖性精純誠于此時日親儒臣以
講求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本以開發聰明成就德性使
神有所領意有所會則立道有體致道有用設心措念
有所持循踐人出政有所據守是謂有堯舜之心斯有
堯舜之政民無患乎不被堯舜之澤矣　疏入得旨經
筵日講朝廷急務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節財用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竊謂財貨譬如雨澤天地之間僅有此數我國家相
承節儉天下休息百四十年武宗承之國豐豫時也而
諂國之徒乃盡取而濫費之帑藏匱竭海內虛耗陛下
承之則蠱極而困時也雖恭儉性成足以風示天下而
積習流俗尚有未盡然者方今四鄙多事水旱之報日
聞軍旅之需日急民窮無所于斂所恃以應之者內帑

之餘耳然私計所着不過三邊數月之儲而嗷嗷待哺之民尚無足以副之且歲供之費幾十倍于昔其可不思所以爲繼哉茲者大婚有期六禮之儀固有不可易者但先朝故事內外賞犒爲費尤多若于此時一一而强舉之是謂時詘舉贏斷不可也夫禮備而已物可節也賞尤可節也昔漢文帝綈衣革履後宮不藉珍飾以示樸爲天下先臣願陛下力取則焉使遠近見聞皆知朝廷訓儉而抑奢貴禮而賤物則自王公以及士庶𢿘輔以及荒陬浮靡之風翕然一變民生阜厚國用充羨

而和氣亦臻矣　疏入得旨覽奏具見爾忠愛至意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知道

議禮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天孝篤生聖神爲天地人物綱常之主一兵不試而宗社奠安特頒詔書中外傳誦謂太祖之開創陛下之釐革前後龍邐儷德同功爲近者所聞似涉稍異意議禮未定好事者遂成其妄人言甚可畏也臣聞憲宗臨御之初議上尊號近侍有迎合稱慈懿皇太后久病只宜推尊所生傳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旨諭意大學士李賢彭時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只在正綱常此舉損聖德多矣因議並尊爲皇太后賴憲宗委曲勸諭聖慈仁壽聽從及慈懿上仙又有迎合別擇葬地彭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等奏如前議憲宗御文華後殿召問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好但于聖母有礙彭時曰皇上孝事兩宮奉梓宮合葬全聖孝爲宜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不可從也因具本乞申勸聖母以終大事于是百官伏文華殿號哭聲聞于內傳旨諭退

皆曰不得命不敢退既而得旨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未允朕心不安再三據禮所請聖慈允諾其如前議施行衆遂稱萬歲皆謂憲宗孝隆兩宮故能曲成此二大事內不失親外不失禮彭時姚夔皆紀之文集中外相傳以爲盛事臣竊觀今日之禮似若未純陛下聖德同慈從善甚勇容有不純事耶孔子曰覩過知仁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協過于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女之于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予爲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

焉女子旣嫁則服移所天之父母所生降期焉至于嗣子所得贈封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恝然忘情哉制于禮也其致所生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之主何忍襲爲之臣等亦何忍陛下襲爲之愛子莫如父母聖母亦何忍致陛下襲爲之且新詔裁革皆深姦巨猾惟欲幸我有可指之隙外資耤口內恣交合以害正道甚非細故也中間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間

曾不知廷臣之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聖人治情以禮輔臣禮官持論甚正與往時憲宗之臣無異陛下孝誠純至必能勸成大禮與往時憲宗之請無異聖母慈愛純至必能允成大禮與往時聖慈仁壽之命無異禮若未舉因無難從禮者旣舉亦無難更孝召慈慈成孝孝成禮然後上下粲然有倫而綱常正祖宗安人心悅傳曰過無憚改又曰一慚不忍終身慚之乎夫禮天下後世之公議也禮不自正後人亦自正之憲宗事二太后盡孝然議尊議祔終不苟順從乖大倫失正禮所謂自正者也魯文公躋僖公春秋譏爲逆祀而卒正于定公所謂後人正之者也臣堅乞致仕聖諭責以輔成新政夫政莫大于禮禮失則政亦非古聖王之政矣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謹天戒以修人事疏 嘉靖元年　孫懋

臣竊聞天人之間感應如響人事失于下則天變見于上此理之常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孳孳圖治任用輔相開廣言路斥遠邪佞登進忠良聖政日新令聞四達人事之闕失臣未之見也茲者伏聞五月初一日雷擊

奉天門獸吻及日精門災天戒赫赫胡爲而然也臣則聞之矣人事失而變隨應者固上天仁愛之心人事得而異或見者尤天心仁愛之至況天位維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天之所以警動陛下者殆不可謂無意也臣備員無補實切憂惶謹以所聞人事當修者七事仰塵睿覽一曰定聖志臣聞之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仰惟朝廷今日之政已大定矣所慮姦人或乘時妄議以疑聖心則他日之事有未可知書稱舜曰烈風雷雨弗迷伏惟陛下體天

心之仁愛法帝德之罔愆聖志一定斷之不疑勿以調
停之說爲然勿以更張之驟爲信亦勿始銳而終怠則
唐虞之治可望于今日二曰保聖躬臣聞之人君所愛
莫切于身人臣亦莫切于愛君之身恭惟陛下頃以親
藩入繼大統聞上有祖宗之靈母后之聖下有內外臣
庶之衆阿護翊戴靡所不竭但臣區區蟻誠竊謂陛下
聖年方妙聖質未甚充盛凡夫起居飲食之期寢與勞
佚之節小大曲折備慮所宜周悉至于左右前後委任
尤須得人詩曰王躬是保伏惟聖明留意三曰信詔令

臣聞之詔令所以行于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人主
之權廢矣恭惟陛下改元肆赦革故鼎新救天下深沈
固結之弊爲生民永遠太平之謀所在聞之歡欣鼓舞
甚于更生雖漢史所稱山東布詔民之老羸癃疾扶杖
往聽者殆不是過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伏乞陛下維
新渙號尤懷永圖執之必堅行之惟允保信以保民實
天下至切之望四曰明賞罰臣伏讀祖訓有曰凡聽訟
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震怒禍及
曰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竊照

江西宸濠之變雖已討平有日然忠義之勳未酬黨惡
之罪未正若將有待然者不可不留聖意臣聞之功有
高下亦有虛實今欲賞當其功宜將隨征各官繳過文
冊盡行降出仍令先後紀功各官查明開奏而冒功者
必黜庶賞不僭而人人以爲慶矣罪有輕重亦有眞僞
今欲罰當其罪宜取現獲各犯招過情由不拘成案仍
聽法官及會多官再三研審而負冤者必宥庶刑不濫
而人人以爲威矣五曰斥遺奸臣伏讀祖訓有曰歷代
多因姑息以致奸人藏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

其奸退亦何難愼勿姑息竊照太監蕭敬與宸濠歷年
來往已經太監張永查保書底簿籍有名人犯具奏先
帝著外私宅閒住所處已寬頃者忽聞司禮監下監賴
義傳奉聖旨外私宅閒住太監蕭敬著本監掌印照舊
辦事此命一下中外驚疑其于新政所繫非小誠以宮
府一體不宜異同今若起用蕭敬一人其何以處同犯
諸人交結重情不宜輕縱今若不懲于既往其何以示
警于將來且敬自負前罪强顏供職則亦無以取重同
列展布行事伏乞陛下仰承祖訓早決宸斷縱不加罪

仍令退閑以釋中外之疑以昭平明之治六曰嚴內禁
頃者聞得御史張翰奉敕點押大工一日從內官監出
忽見內使人等約有三五百人或挈棍棒甎石向翰圍
擁撒土其守衛官軍直日旗校明見兇惡不為防護臣
聞之不覺驚愕竟亦未詰其故然以皇城禁密之地而
敢爾肆為兇忿其在外無忌則又可知仰惟天威震怒
必有重法以處治之矣臣竊謂漸不可長事宜豫防伏
乞陛下在內即敕各監局掌印官各行嚴束所管人員
各于本衙門專務本等職事不許輒出各門各路口聚

眾為非違者許守衛直日官旗人等即時捉獲通將該
管官員參奏治罪其京城內外亦即敕錦衣衛及巡城
御史兵馬司官嚴督官校弓兵火甲各于分管地方不
限晝夜用心巡邏但有前項生事之人許即拏送法司
從重問斷違者罪亦有歸七曰慎邊防臣聞之御戎之
策守備為上備邊之要兵食為先然食足則兵強是食
又先于兵也即今邊餉缺乏軍士困憊一旦烽火有警
何以驅之應敵況先該宣府報稱敵中走回男婦供報
敵衆扶起小王子與烏蘭哈等講和及瞭報塞外兵勢

下營四十餘里其意蓋非尋常侵掠之比幸遇聖明御
極威靈遠震狂酋雖已大沮然亦不可忘備伏乞陛下
軫念邊防之重特從廷臣之請早將各犯抄沒銀兩分
給各邊以紓困急仍敕各該鎮巡總兵等官務在嚴飭
將士保固疆圉以稱陛下內修外攘之意 疏入帝不
納

止殷通等乞陞職世襲疏 嘉靖元年 張 原

臣伏見興府旗軍軍校校尉軍人廚役殷通等一千三
百餘名俱緣從龍之故蒙恩填註錦衣衛食糧當差各

賞銀兩彼乃不知止足援引喬成例連名具奏又乞陞
職世襲近該給事中安磐論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臣仰觀聖意似非斷不欲與之者是以復冒死言之臣
惟世祿以待有功而非軍功不易致此祖宗懸爵賞以
為砥礪天下之大典立法至嚴且重也邊陲將士冒鋒
鏑歷艱苦脫萬死以得一生幸獲渠魁然後上功于幕
府而復覈驗于臺部輾轉歲時至再至三方僅增其一
秩今殷通等無汗馬之勞尺寸之功徒以一時遭際顧
欲得世襲官職以自比于軍功之列臣恐邊陲將士聞

之解體必曰吾捐軀命以求官而未可必得彼徒袖手徼幸得之是朝廷視吾軀命不甚重于官秩也陛下將何以待邊陲將士之有功者耶抑將何以勸邊陲將士之有功者耶夫官至于世襲可謂至矣人至于一千三百有餘可謂多矣陛下嘗汰冗員革冒功今無故陞此一千三百餘人其冒濫何如也陛下身自行之曾未幾時乃復自背之失天下大信破天下大閑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往日喬成等乞請之初使陛下俯聽該科該部之執奏覈其狀而治以罪則殷通等今日之比例臣知

其決不敢矣若謂其有扈從功出于一時之特旨臣又以爲不然扈從之功優之金帛足矣不必假之官且世襲也昔唐太宗時秦府舊人未遷官者多怨望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得天下之心如是則陛下今日之于殷通等實示天下私也陛下有堯舜之資閒堯舜之治顧所行反出唐太宗下臣固知非陛下本心也伏望陛下秉天下公爵割一時私愛敕該部遵照前旨殷通等止許食糧當差照舊替補仍將先後陞官世襲如喬成等者通賜查革庶後人覬覦之心貪冒者無援引之例而邊陲捍禦者亦有所企望而知勸奮矣臣不勝惓惓爲國之至　疏上得旨該部看了來說

寢趙雲陞命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謹奏爲懇乞上憫念御馬監太監趙山蕃邸服侍殷勤于其死也賜之贈祭爲之安葬曠蕩之恩至矣極矣爾因少監王佐學爲其弟姪乞官蒙准陞趙雲爲錦衣衛正千戶彼時臣等該科郎嘗具奏論其不可奉聖旨已陞了罷欽此臣等自恨平日誠信淺劣不足以感聖心言辭鄙猥不足以啓宸聽有負祖宗設官求言及臣

等以言爲責之意俯首捫心靦顏慚懼既而又蒙該部論列宜有當聖意者冀猶可以回成命也及其極言執奏復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相顧錯愕莫知所以夫趙雲止一人其陞官亦止一事似不可再瀆宸聽但此事係祖宗之憲章朝廷之名器聖德之得失國事之是非非細細者不容緘默而已也然其事之不可臣等該科及該部論之已詳臣豈能復贅其意外之言哉竊念官爵乃古聖人治天下之大法是故本之禮以爲之綱維行之義以爲之權度成之信以爲之楨幹有品式

以定其制有等威以異其名國家懸此以奔走天下之
人使賢者居之有所勉而勸焉不肖者覦之有所企而
靡焉其名若虛而國家受其利也實大昔人謂爲礪世
磨鈍之具是也我太祖高皇帝時臣下立戰陣功者多
止賞之以金帛其或功出異常不得已始與以一階今
之尺籍可攷見已高皇帝豈刻印刓敝忍不能予者耶
誠以賞多則濫濫則人不以爲恩少則貴貴則人知其
爲惠然必上之人自愛之重之斯下之人亦愛之重之
何也以其得之者不易也否則漫然與之漫然受之與

之者略無難色受之者以爲當然其何以奔走天下之
人而又何貴于礪世磨鈍也況可聽人代人乞請而即
許之耶使可因人乞請而即得之皆將鑽刺請託取徑
行險以競求遂其所欲倖門一開頹波四潰彼惟知恩
出于所求而不知有君上矣陛下懲往年冒濫之弊嘗
查革乞陞傳陞人員天下方想望仕版澄清紀綱振肅
以成更化之治顧可又許趙雲之乞陞以開新例紊舊
典失大信乎趙山雖有服事殷勤亦其職分當然覦戰
陣功何如也使其服事殷勤即可以言功則陛下何用

下山哉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嚬
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今之正千戶其
階正五品其秩武節將軍其祿幾二百石尤非敝袴者
比陛下略不少加敝袴之愛惜率意輕與無功之趙雲
所見與昭侯異矣該科該部不肯阿意奉行而執言以
請皆其職也居其位食其祿任其責而不能盡其忠舉
其職臣竊恥之陛下亦安用之今臣等該科欲舉其職
既以爲不可該部欲盡其忠又以爲不可陛下獨排羣
議毅然以爲可而與之則是臣等該科及該部之言舉

不足信也臣等位卑望輕言不足信固宜獨念尚書爲
陛下喉舌之官分任責成賦政四海之人而彭澤又陛
下以德業聞達特詔起用素所傾注倚毗者顧亦不信
其言焉則陛下之所信者誰也臣伏見近日陛下批答
中外執奏章疏率曰已有旨了或曰已有成命了或曰
已發落了不特趙雲一事爲然詞涉婉而意甚厲情若
順而旨則離講雖務而執愈堅雖未嘗顯言拒人而實
寓不容人言之意是豈陛下任人用言之道哉究其末
流將必至以人言爲不足恤也孟軻氏曰訑訑之聲音

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已于言
者蓋亦為此昔史臣贊堯之德曰舍己從人湯之德曰
改過不吝至漢高帝亦曰從善如轉圜唐太宗亦曰從
諫如流是皆書之簡冊傳之後世人至今頌之不衰不
識陛下何獨異于此也今之議者皆謂旨由中出政多
下逮貂璫竊國命奸倖擅朝綱政以賄成法緣私廢天
下事漸不如初者十二三而正德之故轍多蹈行之觀
竊乞請節其一端陛下聰明神聖天下欽仰獨于此尚

不省悟乃酬甘其諛而受其欺耶陛下去年即位之初
尊詔天下天下之人扶攜往聽咸舉手加額欣欣然喜
見大聖人之出世而幸閭閻之更生真有願少須臾毋
死思見德化之成之意陛下今日奈何懷姑息之小惠
背已行之大詔渙既得之人心隳垂成之功業乎伏望
陛下為祖宗崇重官爵為朝廷愛惜名器俯納該部禮
國之奏特寢越雲乞陞之官仍依擬量免徭役俾之世
承其祀則君義臣忠兩為得之臣又聞漢諸葛亮告後
主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

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
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臣更望陛下修太祖
之舊典孝宗之遺烈宮府不異體刑賞不異法惇大信
以示天下庶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恩自上出權不下移
平明之治行當見之矣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罷

弭盜疏嘉靖元年　張原

臣奉命香河縣地方公幹行過通州南出城門當有驛
丞梁說前面具有響馬強賊劫馬傷人止臣不行及臣
再行三四十步至河東岸有人告稱係上班官軍被賊

四五十眾各騎馬披甲將伊用刀背砍打劫奪官馬去
訖臣再行二十五六里至地名甘唐莊又聞被賊劫去
本地居人馬匹臣再行十數里至寶林寺又聞被賊劫
去牧放馬匹官軍跟蹤哭告仍復丟還及臣回至通州
又聞是日劫去張主事及南京進貢內臣船隻行李等
物竊思響馬強賊雖云無歲無之然或三五人十數人
而止抑或止于曠野無人之處遇有經過往來官員猶
知有所畏避而不敢犯初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動輒糾
合人眾歃血為盟披戴盔甲擺列行隊白日大市之中

州治部關之內刦奪居人阻遏行旅而公差官員往往被其剽掠抑且拒敵官軍殺害丁夫或寫遞字帖于鄉村要來搶刦或傳寄語言于官府要來報讐每日巡行村落徧索富家供給酒飯牽取頭畜驀濫曼道路充斥縱橫任意莫敢誰何遠近驚疑不遑寧處翹首跂足日虞其來生民荼苦無所控訴上下相蒙匿不以聞臣自出京每每聞之人言前項強賊每起或四五十人或六七十人通共不下三百餘衆通州富河莊一帶村寨聯絡皆其巢穴平家灘諸處樹林茂密又其藏聚處所

而固安等處地方今亦在在蠭起若不早為撲滅誠恐醞釀日深復如往年劉六劉七趙風子之為也臣又聞通州五衛巡捕官員素無謀勇率皆闒茸平時既不能率軍士設警備以時而巡邏有事又不聞出一騎發一鏃併力以追捕就使邂逅遇賊亦皆爭先潛避惟以恐其奪馬為言其分守指揮王蘭以新進之人承積習之弊人不孫附事皆掣肘立志雖勤坐成無策況其屬軍貧馬夫壹長圖力小勢孤不能成事而名該掌印官既為各衛之統領預有地方之責任顧乃自分彼此坐視

旁觀恬然自安略不經意以致賊勢猖獗肆無忌憚一日之內刦奪數四居民行旅受害孔多京官內臣咸罹其禍況通州地方土產多賊而張四張五蔣傻子等現今難制王蘭已嘗拘執張五之妻子彼亦知勢不可已但既激之稔惡則緝捕之計不可不急為之處臣逆料各衛官員自解必曰前項強賊豕突鴟張出沒無常我軍出捕之時彼必先知而豫得避計殊不知彼能先知我軍之出捕而我不能逆知彼賊之欲來據事度情則諜報防範之未周玩愒因循之不免而官司知情故縱

之宿弊民間窩藏傳漏之姦作殆亦不能無也飲此曠職僨事玩寇養患情皆可惡法亦難原況小懲大誡乃人心之常而防微杜漸尤治道之急伏望皇上軫念生靈受害地方重事敕下兵部急為議處務經久之道以合事勢之宜其五衛巡捕及掌印官員合無通行查提遵照律例從重治罪或暫且住支俸糧令其戴罪嚴限俟獲賊完日再行奏請發落而分守指揮王蘭亦乞行文戒諭責其後功以贖前愆如此庶官司知警而盜賊可息地方獲安也臣比與賊先後同行相距纔三四里

目擊耳聞其事如此臣恐九重之上或不能盡知其詳
也故敢不避瑣細瀆冒聖聽倘肯俯加聽納少賜施行
地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京地方設置守備兵備等
官正欲禁捕盜賊保安軍民各該官員因循怠玩以致
賊徒嘯聚恣意行劫又彼此蒙蔽不行奏報好生不畏
法度便著各督所屬用心緝訪務在一月之內擒獲盡
絕以贖前罪還著提督巡捕都指揮桂勇量調官軍前
去設法勦捕其餘事情兵部看了來說

修德弭變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見邇者南京風雨異常伐屋折木而郊社寢陵宮闕
俱各罹災抑且江水泛溢民多墊溺陛下遇災知懼不
遑寢膳至勤手詔痛自尅責臣仰見陛下法祖敬天畏
命重民甚盛心也然詔旨不言臣等指陳時政缺失意
者陛下無意于求言抑恐人之言及陛下歟雖然陛下
縱不許臣言臣職在于言豈容不言況陛下又諭臣同
加修省勉修職業則臣之所以修職業以修省者秖在
于盡言是以昧死為陛下一陳其愚臣惟變不虛生必
由人召天人之際捷于影響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每
有災異必謹書之雖不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或為君
有失德或為臣有亂政或為孽小柄政或為宮壼制權
或為外寇犯邊人事感于下則天變動于上事以類應
有不可誣者陛下秉上聖之資備中和之德撫運中興
撥亂反正天與人歸宜乎百異消滅衆祥騈集夫何即
位未幾而有日精門之災涉冬而有雨沙之異郊祀之
日而有掖庭之災今大婚適始議期而有內局之災南
京又告此風雨之變他如湖廣江西之水河南陝西之
旱盜賊竊發于畿輔戎馬深入于內境尚有未易縷數

者陛下清燕之暇亦嘗熟思而反觀否乎傳曰災異者
天心之仁愛又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今上
天之仁愛陛下者不為無意而示之以行與事也不為
不明且至陛下所以警戒省循仰答天意之仁愛者顧
可忽耶臣伏讀聖諭謂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
國是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似矣臣恐陛下能
言之而未能見之行能知之而未能悉其事也聖諭又
謂事關朕躬者痛自省循臣又恐陛下徒事虛文而未
得矯枉更化之要以為省循之實也何也臣聞之詩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言天命不易人當敬之
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威可畏人當保之也
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敬保
之道不可怠忽也陛下事天所以敬而畏之者果如是
乎書曰天既孚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
諶辭言有誠德天輔之也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弭
災之道先當正厥事也陛下事天所以正德正事者亦
如是乎夫天地之大不外陰陽而萬化之行亦惟陰陽
人君爲天之子代天立極其呼吸喘息與天地相爲流

通精神運用與天地相爲孚契故王道公正修明則陰
陽氣和而災害不生烝民安樂如其循敗失綱則陰陽
外繆是以有大風拔木水泉涌溢孽火燒宮之變皆人
先以譴示乎人君也天先譴示之者天意若語爲人君
者冀其能悟而知改之也若此不悟不改爲天所罪之
而禍亂隨至矣董仲舒曰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
天災內燔甚者罪當重燔輕者罪當輕今朞歲之間大
異疊見且皆出自禁掖而郊社寢陵宮闕皆不免焉則
罪當亟而在內也可知陛下自親藩入繼大位所以凝

天命得人心者凡以登極一詔然耳詔書之所蠲正率
皆祖宗之舊典陛下行之曾幾何時冗官增置猶夫故
也倖賞濫予猶夫故也刑緣近倖苟免權因左右下移
猶夫故也內閣不聞夫宣詔府部不從其處分臺院不
納其諫議猶夫故也廢詔書爲故紙視德音如常談先
後舛致自相齟齬略不復有所顧慮愛惜之此皆政事
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之實上干天和昭
示譴告之由陛下祇舉其概以及大四者其詳則隱而
不言之發爲此臣愚所以謂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

能知之而未能悉其事也然應天以誠不以僞以德不
以文若徒襲行故事近炫人情避殿減膳撤樂以爲痛
自省循云然臣恐上天昭鑒未易可以虛文感格此臣
愚所以又謂陛下未得矯枉更化之要以爲省循之實
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
大號言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今詔旨已行旋復改
之是反汗也是守善不篤也如此而求天意之回災變
之弭難矣伏望陛下主敬立誠飭躬勵行正厥德以正
厥事順天道以祈天心擴明聖之德昭然而遠悟體乾

元之健奮然以有為總攬權綱明謹政體攷之災變之應揆之當世之務追維前日詔書為得人心之本而近日紛更為疵聖政之由再申救旨將近日事務一切有乖先奉詔旨本意臣前之所疏或已經府部科道論奏者俱許案行如故信之以為行之以果勿眩于浮言之疑勿安于近日之姑息仍望陛下時宣內閣重臣俯加咨議其所啓沃裨益必多六部大臣亦乞特賜召對俾之明陳其職得以展盡乎事情陛下因之覈攷其功亦可周知其人品庶乎上下相孚君臣一德陰陽可和

政事可理嘉祥可致災變不得弭而自無矣臣幸得備員諫議之列奉職不修不能輔宣聖德以召天和因不可言忠亦不敢辭罪儻陛下因臣愚言少賜省悟則臣愚報國之忠庶可少罄于涓埃而不職之罪亦可少逭于旦夕矣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選近習疏 嘉靖元年　張原

恭惟皇上纘圖撫運光啓中興號罰倫王肅振綱紀凡正德年間左右近習弄權納賄蠹政害人之流俱已置之法典但其人漸網于昔者或覬倪柄用抵罰于今者或鑽緣復起緣附黨與盤據根株勢已漸成牢不可破率皆布置名下潛入或在各宮答應冀其假彼託此之言施其抵隙投間之計其為謀也甚密其交人也甚廣謀密則秘計詭形未易以察其奸交廣則一唱衆和或可以誑乎聽雖皇上聖智同日月臣恐不能防閑于日之久人之衆也況今市井之間傳言若人往往市買珠翠寶玩之物價值踴貴私齋進貢各宮以為孝順爭奇競巧嶽售其術出入宮門初無避忌皇上已嘗敕下各

門戒諭禁約然而流風未殄頹習尚存鼠伏蠅營乘間竊爆雖皇上無私如天地臣恐垂逮母后之心而亦不能已也臣又聞昔唐肅宗因李輔國之專恣致有興慶之事宋仁宗璁任守忠之讒間遂成章獻之隙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忿恨于肅仁二君也大抵小人獻諂進諛全無為人之謀依阿逢迎秪求目前之寵傳報往來言說搆成彼此嫌疑積以歲時遂致釁隙釁基在此理因必然我武宗皇帝之所以不御內宮者蓋亦由小人讒間其間外人不得而知也不然何恝然于夫婦之情

耶伏望皇上洞鑒往事善先正始杜絕小人使往年以
罪放斥之人勿復收用如或左右近習敢有巧言飾詞
游說請託者即以姦黨治之或有貪緣各宮傳奉者亦
宜一切罷之勿聽仍乞再申敕諭內城各門及各宮門
守門人員凡遇內臣出入務要驗其牌面審其事故不
許容令前日罪人名下之人私擅進入各宮瞰白進貢
其各宮大小內臣亦宜禁其私相往來交接以杜後患
即今冊立中宮之始臣愚以為宮中一應答應內臣必
須揀選謹厚老成之人左右用之若係前日罪人名下

者即賜退黜勿得復留然揀選之任祗宜付之太監張
佐鮑忠等以責其用心而太監蕭敬已自涉于姦黨恐
亦不足信也臣迫切至情言念及此不知忌諱死罪死
罪惟望皇上俯賜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宮中一
應執事內臣著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
用其先年亂政壞事罪人名下之人不許假以進獻為
名私相往來交通請囑違者司禮監嚴加訪察禁約勿
得容隱同護該衙門知道

請逐太監蕭敬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謹奏伏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封進宸濠與
太監蕭敬交通私書因具疏以發其姦奉聖旨該衙門
知道欽此繼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節奉聖旨已
有旨了欽此臣聞之無任驚懼晝夜思維莫得其說夫
罪之至大莫過于謀逆情之至可惡莫過于逆黨故春
秋示無將之戒漢法垂不道之誅我太祖制刑擬以十
惡之律而著于常赦不原之條蓋皆為此陛下豈以敬
之交通宸濠謂為小過而可輕宥之耶宸濠本以宗室
至親尚且削其屬籍置之典刑敬何人也獨可逭其罪

耶陛下昔在藩邸越數千里之遠如敬之姦多未之詳
猶可諉也今自即位以來凡江西逆黨之所招宸濠簿
籍之所記注與夫兩京科道等官指其實而數其罪者
不下二三十疏則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羣議任
己私而不肯罪之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
機務抑且屢賜溫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為也且敬受
累朝厚恩不思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潛為異謀則
其得罪天下得罪宗廟得罪社稷大矣陛下豈能無疑
于敬而恝然于心乎雖敬亦自知為天下為宗廟為社

稷之所不容而凡朝夕侍奉左右之際亦將有疑于心而不自安也上下相疑恐非陛下之利敬平日收恩干名下私覆其黨與凡內府名宮及各監局布置皆有其人況其学家太監如劉恭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號狡猾最善貪緣布在內外爲之應援而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設或陛下一時不察誤聽浸潤之言使彼得施其黙助之奸則敬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敬之去留以爲起伏臣竊爲陛下危之書曰去邪勿疑今陛下知敬之邪而曲護之引以歲時猶豫而去之不決陛下縱全私愛奈天下人心何奈宗廟社稷大計何陛下若以敬爲知事司禮監執筆不可無敬今敬之年八十五六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幾時他日若敬已死陛下將復用人乎抑必欲留敬不死而用之乎敬以柔媚啗人以陰險賊物歷年已久更事頗多積慮設謀最深且熟眞所謂老奸巨滑也自成化年來屢被言官論劾略不畏避每語人曰我受國厚恩不忍遽去俟大婚後卽當懇辭耳今大婚既已禮成止見一具疏請陳旋卽自止覩其意秖欲以暫謝人言也厚顏據

位貪抹隱忍昧無一毫愧恥之心敬尚得謂之人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敬之事已敗矣罪已大矣順天下心爲宗社計速發詔旨將敬放黜則陛下保全敬之恩實大且至況敬　裒聚積貲不下一二十萬計其餘年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牖下亦當感陛下于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招權被人論劾彼乃稔惡不悛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匹夫投託敬門庶其權勢冒濫授官凡此皆攙置打點爲敬腹心肆爲貪贓極其富貴敬賴此輩以保固寵位而不恤壞陛下之事此輩賴敬以苟圖富貴而不恤壞敬之事敬之所以不能去不肯去者有此輩爲之謀主臣以爲此輩之罪不可赦也更望陛下敕下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殛仍敕內府一應內臣以後敢有代敬貪緣請託者一體罪之庶有以翦其羽翼除其根本而奸計不得潛滋奸黨無復依附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但見其壞陛下之事亂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爲陛下備陳其惡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再乞亟黜逆黨蕭敬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于前月疏論太監蕭敬與宸濠潛通逆謀宜賜罷黜
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意陛下憫念其老不欲顯
言斥之姑俟其自陳而徐為之處恩至大也繼今口語
籍籍劾者愈衆敬不自安始具疏辭免復蒙聖恩不即
俞允臣請復以陛下之亟宜去敬與敬之自宜亟去者
不避煩瀆再為陛下備陳之敬受累朝厚恩珍衣玉食
寵極富貴至武宗皇帝託以心腹寄以股肱舉天下大
柄一以付之肆其胸臆由其掌握頤指氣使無不如意
武宗何負于敬而敬乃陰結逆黨忍心以負武宗如此

耶今陛下之所以待敬者不加于武宗安知敬之他日
又不忍負于陛下耶小人嗜利無恥貪得罔厭機深術
熟無所不至前日之事可以左驗況其姦謀已攻發于
衆人暴白于天下其心必不能一日忘意于禍之已及
也技窮勢極尤有臣所不敢言者昔漢景帝見周亞夫
言動心懷不平乃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臣覩敬自
陳之疏辭氣不平勃勃通人鞅鞅殊甚略無畏懼之心
漫託蕪詞以自解避而交通宸濠一事乃隱昧不及若
人者顧可為陛下沖年新政臣耶臣謂陛下宜亟去敬

者此也夫勢者衆怨之門利者衆欲之府敬老矣來日
無多矣何為沈湎祿位貪戀權寵尚與人爭其所欲以
蹈夫衆怨之門耶或者敬恐一去其位人有躡其後者
抑敬之子姪臧獲恐敬去位而已皆不免焉故爾戀戀
不舍以直俟夫死而後已也殊不知敬若速去則人之
怨之者少而朝廷疑之者尚淺庶乎可以自全而子姪
臧獲之富貴亦可以自保使其執迷不悟怨日以積疑
日以深一旦鐘鳴漏盡雖有善者亦難乎其免也況敬
負天下之惡耶敬可謂不善于自謀抑不善謀其子姪

臧獲者矣臣之所以謂敬之自宜亟去者此也陛下盍
早賜乾斷聽敬之去以全其餘年仍發明詔旨許敬之
子姪臧獲得以共保富貴凡其平生罪惡皆置之不問
庶敬無所顧慮肯于必去而其子姪臧獲亦肯令敬去
矣臣固知敬乃權權臣攖之而禍必至顧臣受官于
朝以言為職不忍默默以負陛下之恩故敢據事之理
極論以瀆宸聽復揣敬之心善言以導敬如此大要欲
去敬以安朝廷蓋存吾君云耳實非有讎于敬以敬之
去為快也伏乞留心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

門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八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九

劾庇倭寇事情疏　嘉靖二年　夏言

臣看得倭寇肆逆各該地方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剿捕漫無籌策坐失機宜以致荼毒生靈占據城池劫奪庫藏燔燒官府戮害將臣辱國損威莫此為大及查據前後章奏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遁情狃寬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秖故常所以屢瀆宸聽多是曲為裁答即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

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寇打擄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到境仰仗

皇威剿殺幾盡并將賊俘獻之闕下事聞中外顯喧物議以為堂堂天朝統御萬國而東南疆場之臣忽忽武備廢棄職守反外臣之不若方且務為掩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勘治何以示戒將來鎮守三司守巡重臣濫膺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障地方市舶海道備倭衙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備以禦防禍亂寧紹府衛所縣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倭寇縱橫來往

于封域之內殺戮攻劫于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略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二起倭寇到時實因各官從事怠緩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又一籌不展狼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扃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舉火自焚魚司差官爲賊嚮導閫帥墮馬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軍何在且宗設領倭寇不滿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令乃任

彼兇殘肆意劫掠畢竟無與爲敵尚謂國有其人致使蹂躪城郭破壞閭閻貽國大恥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情得于道路傳聞未易悉舉今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誤朝廷事機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于不振功罪終是不明況巡按御史當時倉猝聞奏稽察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夙夜思慮實懷隱憂伏望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凶變特遣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領敕前去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重行誅賞大明陟罰庶人心以定國威以伸而

四方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再臣考攷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不滿所欲則燔燒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惟是倭寇時或犯我海道用是于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發官軍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隄備近年

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邇來事久而做法玩而弛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日本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乞特選官領敕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于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關視舊額墩堡盤驗現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與撥補墩堡圮壞者即與修築兵器朽鈍者即與換給官員之不才者即時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即時

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疆不測之虞
可以壯國家全盛之勢矣　疏入帝從之遣給事中劉
穆往按其事

議大禮疏嘉靖二年　席書

臣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
未有立從子爲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
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
稱濮王爲伯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
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

未嘗立爲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
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于帝王
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爲父以父爲
叔倫理易常是爲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
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
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
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于獻帝章聖已去本
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璁臣萼臣獻夫及文武
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稱

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父也
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
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望陛下仰遵孝宗仁聖之德念
昭聖擁翊之功孝敬宜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兩有歸
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
廟于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
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
聖人其孰能之哉　疏入帝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

議大禮疏嘉靖二年　桂萼

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
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章
遏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于與爲人後之非而滅武
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于慈壽太后禮
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璁霍韜獻議論
者指爲干進逆籍人口致違禮者不敢駁議竊念陛下
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
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
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

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之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也則陛下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命臣等面質　疏入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嘉靖二年　林俊

臣近見魯鐸爲祭酒士夫相慶繼之鐸以疾辭允之屬有司俟其病痊具奏起用陛下知鐸處鐸士風增重其知勸矣夫治道教化爲先學校教化之所由出而太學又收學校之成功明教化成人才贊天子以出治者也祭酒師儒之本模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爲祭酒漢以下若劉向韓愈劉毅呂公著楊時諸人爲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今鐸志尚精純道足以鎮雅俗淳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魯鐸與前謝鐸人品相類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碩美有作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碩美陛下將亦同孝宗矣夫薦賢所以爲國祭酒尤賢才盛衰所關伏望斷自宸衷亟賜施行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正法守疏　嘉靖二年　林俊

臣竊惟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

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奸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太祖以鎮撫司非法陵虐焚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憂惡輒拏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姦而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弊一舉而革除之天下方仰至治不

意于內監崔文等而廢法豈彼有所偏惡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鉞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罪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徵求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因臣等奉職無狀而宜治臣等之罪祖宗之法未可廢也況今風霾雨土亦曰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拂于天萬一有大于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

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爲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疏入得旨宋鉞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

乞免查撥莊田疏　嘉靖二年　　劉麟

臣竊查各府皇莊先年各差太監旗校人等管理皇親功臣亦各設有管莊僕佃人等領種希勞取寵者撥置并吞爭競不明者朦朧投獻而地土之在小民者日侵月削有司莫敢誰何小民日見逃亡畿內彫零亦已太甚自聖明登極諸弊一新前項管莊人員通行裁革原係投獻地土盡歸業主仍令所司徵銀解部係各宮主省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部告給公私相全上下交慶二年以來事體益便況此項田地佃種既久或昔雖磽薄而今則肥饒或昔苦難往而今則坐失其原佃之人又經幾有所居種有樹木或祖孫相守或姻婭相聯倶難于摘離勢逼遷移恐成激變且先年皇親功臣家賜地土踏勘丈量恣肆豩窒加以不才郡縣曲爲奉承無籍佃僕巧事逢迎遂將左右民田因而一概吞噬力弱者流離顛躓能言者奏訴纏綿又有無賴之徒聚衆逞

兇殺人詐稱今又有原差土事坐守倒取莊田兼以螟蝻蔽野與食禾稼互相騰掠怨口嗷嗷臣既得之聞見不容緘默夫空閒地土虛名無據自撥置爭吞之計行而吏民拱手于昔朦朧投獻之私作而版籍失眞于今民有逋逃之籍國有空閒之名豈眞有所謂蕩然無人之境坐待所司舉以畀人哉慨自召佃以來民方得業疆場桑梓之計勞瘁畎畝之工豐歉翕融相慶一時不謂旗卿奪之如雀在叢如魚在水而忽有異物撲之情何以堪莊田之賜以臣觀之若陛下以股肱之肉

而啖心腹之疾必欲盡飽禍不忍言臣又惟擴充無厭者寵幸之大戒錫予有漸者保全之至恩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割恩以義將陳萬言等奏乞莊田盡行裁抑諭令萬言等自省寵祿之厚比之未遇之時豐約何如苟或足供家衆將今賜莊田暫且停免待後子孫繁衍祿食不敷從實具奏方議撥給為未晚必不得已救下戶部就將各官類造銀兩約量查給仍將原差主事行取回京則民心以安國本以固而所以重戚畹厚貴戚者亦兩得矣 疏入帝不納

論錦衣衛朱宸等疏 嘉靖二年 張 原

臣伏見錦衣衛前所千戶陳昇官冒錦衣材本斷役虛張聲勢懾服衆人肆其壟斷之心挾以羅織之計接受詞狀搜訪陰私拏攝平人括檢富室妄自驕悍雖堂上官受其挾持擅用刑威雖內臣家被其索害先嘗坐喇唬房肆志已甚又嘗坐通州季慮取尤多害衆不止數十家得利已踰一二萬道路側目儘有怨言錦衣衛革職千戶魏顧狡猾成性貪緣用心先年已奉詔旨革除今又謀在東司房辦事夫以冠帶總旗之名乃與千百戶並坐理事于法例既舛于名分實乖況權勢憑依朋聽是肆貪饕括聚報復公行物論既多良可深惡錦衣衛掌印指揮同知朱宸既為一衛之統領凡事皆由其掌握卻乃納賄徇私用人不審始焉或貪其餌或附其勢終焉乃受其制乃容其奸縱彼豺虎之傳貽我閭閻之患觀其所用之人如劉儒關威及陳昇魏顧此類頗多罪爲可追再照錦衣衛乃親軍之司實機密之地責既云重官宜得人今指揮同知朱宸瘧疾耳聾應對不給指揮使周傳素行不謹穢德彰聞而指揮同知駱安

則又貪取略同才猷未著既皆未孚于人望焉可委任于所司況朱宸尅減俸錢官員皆鄙其行分取官總旗校咸怨其貪營利之計百生訪事之使四出又其子謗校尉以羅織平人嚇大戶而欺取財物宿娼不檢生事妄爲周傳鑽刺機巧實先朝奸邪之黨人彌縫殊深乃新政殛誅之遺悪顧方以為得計不知悛改前非代人追債兩分其財唆人告訐而利其有朋惡相濟衆怨攸歸又以戚畹至親乃復營求管事故違事例擅啟弊端此二人者處之近侍尤非所宜乞將朱宸等特賜退黜

陳昇等逓行從究再乞飭下兵部該衛掌印管事員缺另行推選歷練老成公謹廉靜人望素推之人用之再將東西司房辦事寫字人役差官逐一清査遵照近日題准事例勿得容留先年査革人員仍乞敕諭該衛凡有公幹須要秉公擇人但係平日生事害人者勿得一槩差遣此後敢有先年査革人數仍復謀在東西司房辦事寫字及平日生事害人之人營求一切差委者俱聽科道官指名劾奏治以重罪臣又訪得通州坐季原非祖宗舊制比因彼處盜賊生發權宜差人止爲訪拏

盜賊一事此外並不得有所干預其後生事圖利之人營求差委馴至今日遂爲地方之害況天順年間巳嘗因事奉旨査革而今彼處又巳設有兵備守備等官則此坐季人員似亦甚爲冗贅伏望皇上察納臣言俯賜停止生民幸甚　疏入得旨兵部看了來說

寢楊倫職命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該內官監小火者張通等悃本官太監楊聰病故比照太監趙山廕弟趙雲事例具本題請官其姪倫奉聖旨准他楊倫與做錦衣衛百戶管事該衛門知道欽此臣等因知聰乃藩邸舊人也陛下昔者龍潛藩邸私厚于人固無不可今爲天下主以天下爲家天下之人皆陛下臣顧猶可自分彼此厚薄以示不廣乎祖宗朝內臣旣殁間有寵被恩私錄用弟姪者然皆賢勞著績輔翊有功素爲內外人所知敬者方始得之然亦不過一二人以示異數初未嘗概予而濫施之也藩邸舊人在當時人品不無賢否歷年不無淺深効勞不無大小左右近侍足當聖意者亦不無差等其間不宜槩以舊人一例論也夫官爵乃祖宗之定制天下之公器

陛下自當爲祖宗爲天下崇重而靳惜之不宜任私意往往濫及私人也況倫以廝養之賤無戰伐功而濫受六品武職其于名器爲何如以公家廩餼皆生民膏血而容倫叨竊其中其爲冗濫何如且爲官擇人因能授任乃國家官人之法今不論其才能可否而即使之管事豈擇人授任意耶縱使私厚舊人恐亦不宜如此也張通等代爲之請是乞陞也不由該部議擬陛下特降內批與之是傳陞也陛下即位之詔巳嘗痛革此類播告天下天下之所共知在先朝者俱査而革之在藩邸

者又從而與之是天下之人皆不許傳乞而藩邸之人獨可任爲之岐宮中府中于二體判前日今日爲兩端方自行之旋復背之矣信破例天下其以陛下爲何如往時趙雲准與千戶妄起弊端臣等已經屢次執奏而不蒙俞允今倫襲其故智又復然矣小人得志日長月滋彼此效尤妄肆比引將來恐又不止于此此臣等所以凜凜然大懼不得已于言也伏望陛下以天下公爵待天下有功不比于匪人不溺于私愛崇重名器靳惜恩賞特降明旨追寢楊倫蔭官之命不使後人復援楊

聰以爲例天下幸甚若必欲其杜絕倖門更乞將趙雲官職 一體追奪庶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所爲從善弗咈改過不吝迥出尋常萬萬也 疏入得旨楊倫已有旨了只著帶俸該部知道

祛異端疏 嘉靖二年 張 原

臣謹奏該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奉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仰覩聖意似未慨然賜俞者故復昧死一言之竊惟人君好尚天下趨向繫焉雖發于一心之微著于幽深之地行于一時之暫然而感召孚應之理形發影響之機波蕩風靡之勢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者如此雖或告誡丁寧刑罰督責無益也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况夫姦巧貪婪之徒貪祿干進者百計以用其心而輕假柔媚之人乘時射利者每日以試其術二者錯布于內外則人主耳目之前舉凡可欲之事皆理而害治者紛然雜進矣人主還可欲之事或口一言焉或身一行焉讒諂面諛之人罔不亟順旨以致其美或先意以導其行人主始有受其欺而不

自覺者是以心志爲之蠱惑視聽爲之眩誘彼之甘言得投于間隙之時或竊國之命或移其所好姦巧貪婪之徒得以貪祿干進爲自古人主苟非明理燭幾之聖鮮不爲其所欺矣昔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勸我遠佞人我不知爲誰疑是汝今果不謬宇文士及叩首謝若太宗者可謂歷代之英主而不爲小人之所誑惑矣臣自去歲聞左右近侍之人有與外面官觀華職人員陰相交結承其指授誘引陛下崇信道教致于煖殿建置老子像又

令內臣誦習其書演行法事比臣即欲具言竊念陛下明聖決不爲此而外人之言或出孟浪以故中止近日道路流傳言者愈衆且謂陛下躬自臨壇焚香拜籙而大學士楊廷和等今又以之爲言臣始信陛下真有此事而人言所謂左右憸佞之人乘間設餌以誑陛下欲爲希寵干進者之媒不誣也陛下即位已踰二載聖心堅定百無所好一旦乃復爲此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惟孔子之道載諸六經治天下者率必由之由之則治違之則亂無之則亡未聞以佛老也佛老之教以清淨無

爲爲本苦空寂寞爲宗今陛下爲天地百神及天下臣物主萬幾叢委萬物攸賴顧可清淨無爲爲耶抑可苦空寂寞爲耶獻說陛下者或稱其導引之術或盛爲禍利之說其所以聳動宸聽大約不過二者陛下一時不察遂以爲真有益而誤信之殊不知其事已嘗歷試于漢唐宋之君往往無益秖以自欺或且又有害焉明效大驗昭然可攷陛下何不據往迹而省觀之乃復崇信之深如此也或者陛下欲爲宗廟社稷及天下蒼生廣所福利勉焉爲之意固是矣但今星辰失度雨暘愆期

風霾亘旬江湖洶溢盜賊充斥死亡載道彼佛老者不能副陛下崇敬之誠爲陛下禦災捍患福國庇民以佐成泰和之治則彼無靈神而不足信也陛下亦可以攷矣陛下爲萬乘之尊以事異端之教自視之若無大關繫也然而瀆亂大經虧損聖德貽笑天下取議後世實非細細者況自祖宗朝來內殿未嘗有此建置陛下乃創爲之可不可也及各宮好事及漢經廠番經廠西天經廠并靈濟宮顯靈宮諸處日逐俱要供給齋飯供養等物俱必經由光祿寺造辦所費至爲衆多其一切支

用內府帑庫錢糧以爲醮施賞賜者嘗又不止于此夫內府帑庫錢糧儲之本爲軍國之用現今各邊鎮軍士缺少月糧有司往往告乏各處地方盜賊旱澇百姓在在告飢陛下一切吝而不與而乃爲此醮施賞賜等項所濫費使群小倖然持之誇耀于人以示得志則亦安用此帑庫積蓄爲耶臣亦未見其可也祖宗設師傅保之官而處之禁密之地師導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乃其職也今楊廷和少師也蔣冕少傅也毛紀費宏少保也皆陛下師臣也彼聞人言或及于陛下願

未得寵勿論道之義乃爾登言章奏之間計亦不得已矣觀其旁引曲譬析事論理委曲詳盡激烈剴切蓋實情迫于中真切于身所以盡忠陛下也所以求舉其職也陛下漠然應之曰已知道了詞雖婉而意實厭言君親而旨則隔略不見有改悟之意而許之施行此臣之所以不能不懸其疑也陛下初即位何召延和等事必務之而後行今併其言置之而不聽何見彼師臣尚且如此臣民何望焉前日因災異陛下兩敕中外文武群臣同加修省天語丁寧至再至三而吏治民隱興利除

害都要著實舉行之旨又往往形之批答之間既曰事關朕躬的朕自舉行又曰齋醮俱已停止迄今齋醮之設自若也抑又日益而月盛焉是部旨徒事虛文舉行託之空言停止虛應故事陛下已自食言而所令反其所好矣何以責中外羣臣祗承德意而欲其著實舉行政務耶此臣所以益信陛下受佴于左右輕儇者既深也伏望陛下清心寡慾以立天下之本稽古正學以建四方之極端其嗜好勿為小人之所偵知謹其習尚勿為異端之所搖惑上畏天戒下恤民窮速將所建佛像盡行撤毀內外齋醮俱各停止凡誦習佛老之人勅令散歸原籍各該衙門萬幾之暇惟當專一游心孔子之道涉覽大學尚書及古君臣事跡則聖心開悟樂地自多治道裨補宏益實大固不必服鑒衣誦真言以從事所謂異端之教也臣又聞內臣有周用田隰蔡秀者賜僉之才姦狡之性柔佞便捷本其所長原係罪人名下之人今復夤緣左右答應彼乃巧伺上意動中機會挾持左道熒惑聖聰凡齋所為皆其誘引蠱紈陰為引用罪人立赤幟也臣于去年不揣愚妄請陛下遴選近習

忠正在周用等節奉聖旨宮中一應執事內臣着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用欽此至今司禮監官牽制私意廢格敕旨不見有所施行伏望陛下將周用等屏逐出外勿得復留左右使為羣小引用之地其宮中答應執事人員更乞敕司禮監遵照前旨從公揀選中間但係往年罪人名下如周用等者一體俱賜遣逐庶幾拔本塞源而太平之治可成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論王邦奇等七次奏辯疏 嘉靖二年　張　原

臣謹奏近日錦衣衛左千戸等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
奇等第七次奏稱查開復官已經臣本科參駁去後臣
竊惟詔旨不可不信紀綱不可不振法度不可不行昔
朝廷大體所關治亂攸繫恐陛下未之深察故敢瀆陳
查得先本詔書內一款正德元年以後各衛門官軍旗
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並不係臨陣對敵斬賊一應陞
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又一款節云抗違妄奏者問
發邊衛充軍欽此及經科道部衛等官查明具題奉聖
旨是官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

看了來說欽此續該兵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旗
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
閑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
欽此後因錦衣衛右所副千戸楊忠奏辯該兵部參覆
奉聖旨是楊忠抗違詔旨朦朧妄奏法司提了問欽此
又因錦衣衛中等千戸所千百戸總小旗劉鑽等奏
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你部裏說的是但係弘治十八
年以前陞授職級都照舊不動正德元年以後陞授的
盡行查革不許再來奏擾劉鑽等饒他欽此今邦奇等

俱係官軍旗校在正德元年以後緝捕而陞官正詔書
相應查革之人中間雖或亦有事情真實者殆亦不過
一二而今皆不可放難以辯理亦在所不必論也是何
也蓋以正德年間國柄潛移權倖用事祖宗之制度朝
廷之紀綱蕩廢殆盡以致奸邪小人依憑城社大肆夤
緣率皆納賄以求官計日而遷秩下至販夫豎子廝養
僕隸無不為之無不遂意名器為之大壞紀綱日以決
裂比時雖彼倖進之人亦以為濫而知後來不能安享
也陛下昔在藩邸知之亦稔幸而天佑我明陛下即位

之初滌刷垢敝克復舊章冠帶之塗天下方喜于廓清
不意于邦奇等之奏復有看了來說之旨臣固知邦奇
等平日榮冒官資紆拖朱紫出入炫耀意氣揚揚一旦
革之使之索然情固不能無怏怏然既有明旨還與之
冠帶閑住則亦可以安命知止矣若必欲復官則奉有
正德元年以後通行查革之詔累奉依擬查革及盡行
查革之旨理不可行法不可行朝廷之體統亦不可行
凡茲舉朝大小臣工孰敢犯天下清議甘萬世重譏奮
然自任再開倖門以復邦奇等之官以蹈抗違詔旨變

亂成法之大罪乎邦奇等本以緝捕得官臣卽其事論之十五六年間羅織鍛鍊無辜而死者不知其數抑有罪人雖死而尙不知何事者有人心者無不痛心邦奇等試揣于心亦當自知也殺人以求富貴在天理以爲何如今乃不自悔訟復𧦬騁其讎怨之口極爲詆詈之言恣其兇悍之性欲爲報復之計肆無忌憚至于此極古人有言徽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亦皆所以敬君也今科道等官爲陛下左右之官是近臣也衙

陛下命往理其事乃陛下之命使也邦奇等視之曾陛下皁隸之不若而叱詈之屢加漢法所謂大不敬何大于此其所攀比之人又皆一偏之見殊不知各人之事迹不同詔書之條格嚴密官司之開籍詳明不入于此則入于彼應革應留據實可見非惟不敢容私雖有私亦不能容也且法者原于天道制于祖宗主于陛下而奉行于百官今天下事非一端奉陛下法治事者非一人寧使邦奇等之姦計得遂市虎之流言成眞則百官臨事皆將有所觀望而畏縮規避孰肯爲陛下任事怨乎況屢奉詔旨一則曰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一則曰朦朧奏辯的參奏重治一則曰不許再有奏擾而大明律及現行事例又有摭拾劾問官員者民發口外軍發極邊衞分之條今邦奇等七次奏辯不知于詔書于律例何如也臣該科雖嘗舉行參駁而不知復有引詔旨據律例奏請論之如法如往日之治楊忠者則邦奇等之不悛亦宜也今天下奸邪潛匿竊攻屏息世道淸明者賴有此卽位一詔爲之隄防耳臣等之所以謹守而不敢苟遐人心繊然不言者亦以此也此詔一決則潰溢四出汎濫滔天陛下大事去矣臣待罪該科已奉

有明旨許臣參奏況又親見此輩衆朋引類以搖奪國是敗壞國體抗違詔書摭拾劾官臣大懼世道之下陵上替紀綱之日隳月廢工不信道朝不信度關繫天下治亂也不細彼科道部衞區區數臣固不足惜也伏望陛下獨奮乾綱大奮雄斷敕下法司將爲首王邦奇遵照詔旨從重發遣以爲衆戒仍追究代寫奏本之人照例治罪庶朝廷不失信而百官得以展布供職也 疏入得旨兵部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九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

停國戚張鶴齡等恩典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昨見吏部奉敕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敕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欽此又該傳奉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昶俱與做正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命錯愕甚有不安于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

之常經先王之大法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檢人心砥礪世道陛下纘祖宗大統為天下義主當以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隳祖宗天下之法制鶴齡等無閒關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椒房之親重荷恩寵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一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偏及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宮階者一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寵賚頻仍爵賞橫濫抑且私厚戚屬輕用王章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萬言新聯國戚列佐皆府循之舊例進封以伯尚有可諉臣猶嫌以太驟鶴齡等果何謂耶若以為母之恩罔極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覃恩已至今茲之予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積勞于國家則論功行賞亦止宜于一行豈可去年降一敕今年又降一敕去年加官今年又加官洪恩過寵頻頒疊見以瀆以僭至于如此然則何時可已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概濫被輕授無度實啓傳陞之厲階何以壓塞人言防杜僥

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也且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事也陛下不諱之輔弼大臣賴自內降手敕率易行之授之事理殊未為安況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以輕授祖訓昭然法制具在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易行之也夫富貴忌于太盈功名嫌于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絕私恩而不肯少假借外戚其外戚之知道理識時勢者亦或守謙讓戒盈滿而不敢少憑藉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

而為善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于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陛下顧今所爲又似戾于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評臣所以爲陛下甚惜者以此况今各處盜賊縱橫生靈糜爛饑饉連亘道殣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聽者陛下曾不少動于中而存心于宵旰顧惟拳拳成就而敷覃恩澤臣恐天下以陛下無意于斯民而秖知有外氏其害詎非細也臣所以爲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陛下以天下爲家以萬民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遵祖宗慎守名

器之訓謹戒厲驕僭禮制之防俯納臣言將前項恩典暫爲停止俟他日再圖議行庶賜賚有名官爵不濫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成就得全知足之令名臣之此言非敢薄于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覩此事理之或舛實有不能恝然于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死上聞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停司禮監請乞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該司禮監右監丞閻經等題爲已故司禮監太監張淮弟張銘姪張琦張瑋及閻欽等乞討官職及現任管事奉聖旨張銘准南鎮撫司管事其餘還該部知道欽此臣等竊見淮以閹閽之子入侍帷幄榮冒蟒玉叨官司禮雖有奔走之勤殁亦職分當然槪其生平寵榮殊未足以報稱況當陛下纘統而覃詔推恩已嘗官銘爲指揮同知今淮既死又錫之葬祭若復用銘不無失之濫槩往日太監趙山楊聰等死其發送諸內臣爲其弟姪乞官臣等執奏論其不可不蒙俞允然彼皆藩邸舊人既獲從龍之幸或荷非常之恩事偶可以一

行固亦妨于聖治不意今日遂以爲例一槩踵而行之是何也臣等據法之言既不見信而徇私之請得以肆行故耳夫朝廷用人本以辦集事務初不問其人之才不才乃惟心其私故輒委之事其不至于僨敗者鮮矣鎮撫乃機密之司尤當用人乎推選而朝廷于機密之事豈宜以人而嘗試臣等昨嘗略見銘之爲人禮度且猶不知于事何能辦集設若他日有所僨敗則陛下事也皆于事體有乖治道傷損甚非軌物慮世之意再照司禮監右監丞閻經職名司禮顧不能守禮以贊成

陛下維新之政乃棄禮任情爲人乞官使陛下蹈濫賞妄施之過其官者有倖位僨事之匪人設心不臧苟堪委任若係追念昔爲張淮之門下則豈宜以朝廷之公物爲報復之私圖召枉啓濫是謂不忠他或有所利而爲之則又豈宜假朝廷之恩典爲私門之商販貪公徇利是謂無恥其稱淮之墳塋離京窵遠須得親人往來照管聽其言似是究其理則非照管墳塋銘係親弟亦即可以自便似不係于官之管事與否又本後開爲乞官人數頗爲衆多而閻欽本非淮之族屬實與綏之姓

氏相同中間尤可疑惑且各名之下輒自注擬官職事屬擅專似不知恩典出自朝廷典守各有攸司怙寵擅權市恩罔利皆大不可赦陛下聖明止許張銘管事其餘俱已報罷臣仰贊聖德無任踴忭但張銘管事尤非祖宗軍政推選之舊法聖賢因能授任之明訓臣等待罪該科不得不又爲之言也伏望陛下遵奉公道抑絕私情俯納瞽言追寢張銘管事之成命仍將閻欽薄示懲責以爲後戒臣又聞行事必先申命明罰所以敕法不塞其源不足以止其流不懲夫一不足以戒夫百吏

乞敕司禮監通行戒諭各監局官俱要同心協力守法奉公不可代人乞討陞官管事等項恩澤以貪圖利益自壞行止則幸甚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疏 嘉靖一[illegible]年 張 原

臣謹奏訪得建昌侯張延齡被宛平縣民孫銘奏訴强占地土等不法事五件投匭而法司不敢理論延齡擅自差人前往法司門首將銘捉拏至家鎖拘馬房內者五日銘妻又嘗將情抱奏而法司亦不聞有所施行延齡又將銘責打二十而後陳放去訖似此恃貴驕恣妨

國害民臣恐陛下深居九重未之或知也近日皇親功臣轉相效尤大率皆是如此又如定國公徐光祚本以癃瘸病夫驕恣已甚而伊弟所謂三公子者每下鄉邑擅坐轎乘擅著蟒衣擅住公館擅接詞狀擅出告示擅用刑杖作威作福違禮違法不可悉舉而玉田伯家昌化伯家亦每代人追討錢債貪圖賄賂妄生事端羅織平人經月拘囚私自拷訊聲勢張皇道路側目恐非諸皇親功臣之福亦非宗廟社稷之利陛下爲天下軍民之主而實賴天下軍民以立國今觀諸皇親功臣違法

害人而不與之作主則軍民受害者將復赴愬于誰萬一日久勢迫民怨心離陛下又將何以立國延齡等巳爲富貴之極而不務求持盈守成之道乃貪婪貨利無有止足恣意妄爲驕横不法如此似不知有朝廷而畏法度也由今觀之則我太祖之待功臣漢文帝之處薄昭皆不可謂之少恩而諸皇親功臣之事陛下亦不可謂之守禮陛下之御諸皇親功臣或亦過于厚矣陛下固云念其親親之情世功之胄然民惟邦本之義獨不當念而惜之乎今小民受害而無所控訴法官畏縮而

不敢究理以致諸氏之驕恣日甚民日不堪陛下曾不少爲動心而略加詰責若縱之使然者非計之得也正德年間雖權奸用事而諸皇親功臣猶知畏罪自戢領亦不聞有此今陛下聖明在上而延齡等乃至如此之甚臣竊以爲陛下姑息太過威令不行致然耳伏望陛下重繼祖宗洪業之難創念兆人心之易失閭閻生計之至微憫戚富貴之巳甚常以義而制情不徇恩而掩義申飭戒諭痛賜裁抑務使諸皇親功臣皆知敦尚儉素恪崇謙恭各守禮法各保富貴不可輕自恣肆冒犯憲典以貽後悔其所奏建昌侯定國公事情仍乞敕法司通爲究理倘得其情皆照之法庶威令得以彰明貴戚知所儆戒不徒小民之幸而亦諸貴戚保全富貴之幸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停止織造疏 嘉靖二年　　張　原

臣謹奏先該內織染局署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請差官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爲不可反復辯論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極爲詳盡不圖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差內臣二員提督之旨此事關繫聖

政之得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忽不得不昧死以陳其愚陛下登極之初巳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聖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爲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歎更生之福不勝慶幸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現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殣載道而兩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爲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以征科朘削之擾耶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救濟之方屢降明旨

發內帑減征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弊源一開倖門再啓千用謀利之人遂以爲例凌遲之勢決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類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戎馬之所殘傷民或死于飢餓之間鋒鏑之下者餘已無幾呻吟之聲疾甓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恐窮民之無告者或迫

至于反抉而不逞上梗聖化噬臍何及邇聞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瑤指稱進貢差人私齎寶貨滿載舳艫前來打點意圖帶管織造比時給事中章僑豫以爲言正欲遏閉其途稽延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請梁瑤當倭賊搆亂之際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瑤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矣自後鑽託左右緣宫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引伸觸類之術致令差官之命竟爾必出而與之挽回臣按瑤之擅啓弊端違格部書爲陛下斂衆怨爲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伏望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差官提督之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豐稔人民充足再爲議行仍將梁瑤取回究治以杜貪緣則生民幸甚臣亦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論議禮諸臣黜陟疏嘉靖三年　胡世寧

臣昔于陛下踐阼之初竊倣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

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化朱隆禧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屢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

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姧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乃若數用廷杖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箠楚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實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豈所以昭聖德之美哉臣願陛下自今謹之于後而已腐書以達禮受知陛下親擢禮部尚書與得古

聖王知人善用之體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昔之比而乃援書為例夤緣請託不由衆推以得倖進者聖明于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旨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聖明于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皇上聰明仁孝親定大禮追崇皇考為恭穆獻皇帝聖母為章聖皇太后已無于臣父之失矣然而議者欲正兩考之失追改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謂其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陛下入繼大統雖由皇考遺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承戴實承孝宗敬皇帝聖治之蔭臣知聖心純孝其于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行而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陛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消其嫌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困惑而宥其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歡

洽無間九州四海成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新舊諸臣和協于下以佐理維新之治用以祈天永命于萬年此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疏入帝不納

大禮議 嘉靖三年　吳一鵬

臣謹按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為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雖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譏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于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

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儗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于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璁萼等法司按治　議奏

帝報曰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違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

請舉大禮以安人心疏　嘉靖三年　朱淛

臣竊惟嘉靖三年二月三十日恭遇慈壽皇太后聖誕節奉旨命婦皆免朝賀伏見近來天災流行聖心警動諸凡供御一切裁省母慈體國當示謙冲但睿旨簡嚴不言所以臣民觀聽惡得不疑咸謂朝賀之禮近在興國太后固已舉行今者慈壽誕辰乃聞報罷事體相類禮數頓殊傳報之間關繫不小竊念慈壽皇太后手提神器親授吾皇母子至情天日在照孝宗在天之靈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天下臣民萬姓之心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今乃旬月之間一廢一行彼此相較形迹太著何以安母后之心慰孝宗在天之靈副天下萬姓臣民之仰耶臣愚以爲朝賀之禮在母后雖云固辭在陛下尤宜敦請比諸常禮加意舉行致誠致敬盡情盡文不然萋斐成文嫌隙易啓兩宮之疑漸積國家之釁日生興發隆替實繫于斯臣不勝感激之至　疏入忤旨下獄杖斥

勘地方賊情疏　嘉靖三年　張原

臣謹奏先該福建鎮巡等官勘報過漳州等處流賊攻劫殺擄並官軍斬獲緣由前來已經兵部又據莆田縣被害民人詹與艮奏稱彼處衛司不行勦捕致賊猖獗大肆荼毒等情看得中間情辭各異其他隱蔽尚多不無追究未盡遽難定奪欲再轉行彼處巡按衙門覆勘等因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功罪幷陣亡死節等項事情著巡按御史從公查勘務見明白來說賊起去處失事情由還著廣東鎮巡官上緊勘明具奏欽此臣惟

前項盜賊攻劫鄉邑焚燒室廬搶擄人民汚衊婦女拒
敵軍民殺戮官吏甚至殺人祭旗剝皮分屍剖腹取胎
流毒三郡遺害兩省備極慘酷人皆憤怨蓋不獨詹與
貢一人言之其鄉人聽選官陳文達及給事中等官鄭
一鵬等幾二十人皆嘗連名具奏彼皆土著居人身親
睹記所見必真所言可信其稱賊在附城劄營二十餘
日衛司坐視不顧任其歌彈飲酒從容劫殺給票買物
明報官司准令供應又稱忽聞賊至都司先已遁去次
日方知所在軍出酒頭偶聞風吹于兵仗有聲指揮以

下返奔入城官軍未嘗與交一矢止有民兵屢戰被殺
約有五百餘人典史中箭而死檢校被擄贖回等項情
節與臣所聞大略相同及觀彼處鄉人所撰癸未錄者
紀載彼時事情尤為詳備其與彼處官司之所勘報十
無二三該部欲行覆勘蓋已洞燭其弊但彼處官員既
經查勘回奏豈肯再有異詞自為先後矛盾況彼俱係
待罪人員未免回護遮掩抵事虛文搪塞以致欝悶閭
之憤失綜覈之實遂僥倖之心傷公平之治深為未便
合無照依勘處倭寇事例再煩敕旨選差給事中一員

前去將彼先次勘報并詹與貢等各奏事情逐一查勘
務見明白其廣東賊起去處失事情由亦令差去給事
中一併勘保具實奏聞臣之此言非過為是刻薄也比
見近年各處盜賊繁多率皆起于細小彼處守土官員
既不設法捕處又不及早申報勢已釀成專事隱蔽擁
兵自衛安坐旁觀聞賊在前惟擇善地而遠守與賊對
壘乃先望風以奔遁大有喪敗則減百而為十又假為
彼傷之名稍或捕獲則張百而成千又多係冒報之數
及被查勘率復遷延動經二三年間傳歷一二人手俟

其日久時易心懈事緩方行掇拾冀以塞命中間又以
選官去任為解功罪掩贖為詞以至賞多濫恩罰不及
罪法令不行人心玩愒流傳此弊已非一朝往日山東
河南南北直隸勘報事情大率皆是臣所以信今日詹
與貢之言不誣也臣又聞近日山東盜賊復起河南嘯
聚已逾千人廬鳳地方現有奏報而湖廣諸郡在在生
發以臣觀之皆非細故使非朝廷及早厲法度明賞罰
大加振作于上臣恐人心無所警畏政令日就廢弛各
處守土官員蹈襲宿弊皆事苟免天下之患未易止息

用是拳拳不避壓瀆謹以愚見昧死上聞　疏入得旨
兵部看了來說

在告極論朝事疏嘉靖三年　張原

臣近以灼艾在告聞科道等官交章劾論主事桂萼張璁等之邪佞皆未見陛下有所指揮臣竊憂憤不知所以呻吟之餘謹昧死輒以萼等所以固守前說必欲求勝之意與科道等官極言舉劾不欲與之並立之故為陛下備言之為萼等者固自知變置宗廟詆毀詔書離間宮闈誹排大臣搖亂國是罪在不原然業既為之譬

之騎虎難下盍復固守前說猶冀可以富貴一時是即鄧綰只知好官桓溫不避遺臭之類耳宜其大言橫詈愈無忌憚而不肯已也為科道官者亦固知聖志已定天威方赫雷霆之下無不摧折渙汗之餘豈容撓沮顧以邪說橫流奸人干進國之安危繫焉比之亂臣賊子其迹雖隱以微而害實大且烈恐陛下一時不察誤中其餌使奸邪之計萬一得行而伯考之說竟或改稱人心洶洶為是之懼所以連章累牘紛紛不已逆鱗犯諱亦有不暇計者臣嘗驗之人心非特在廷之臣以為然

雖下至閭閻匹夫亦皆以為然也此可見孝宗皇帝深仁厚澤洽被人心人心無不延頸思欲為孝宗死者科道官特因人心而述道之耳況其職守所繫公議所關亦宜其抗言執奏愈見激發而不敢已也萼等既已召至京師搢紳大夫皆不與之立談彼豈無一鄉黨朋友素相親厚往來者哉闞其日所造接祗皆先年罷革不得志之人幸災樂禍之輩每語若人曰吾已得君矣吾言已見信矣吾行將柄用矣吾當進退百官變置法制矣肆行胸臆謬為大言以欺人如此尤可深惡而痛恨

也新進小人曲學阿世幾得陛下假借以顏色輒爾矜大衒耀若自不能堪者其器局狹隘識趣卑陋甚矣他又且不論也陛下亦嘗知之否乎今陛下于萼等所奏一切留置于內庭其諸科道官之論列每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然聖意叵測而國是無所底定以致人心愈自激發而言或傷于煩聖心愈見堅執而聽或至于厭蓋亦無怪其然也何也大禮已行于往時明詔已布于天下聖孝純篤萬萬無復改易之理此但陛下自知之耳天門九重外人不得而知也夫人不見知而致疑上

不明言以示信馴至內外沮惑君臣乖睽所謂上下不交而庶事叢脞也其將何以為天下臣所以愛憤而不能已于言者大率為此陛下為天下計曷不降赦大廷徧諭羣臣備述明詔已頒大禮已定以示再無改易之意其桂萼等亦宜早賜處分遣之回還仍就舊列則人心以安人言以息國是以定寶宗社無疆之休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嘉靖四年 胡世寧

臣竊見御用監太監張忠題准將成造龍牀等件官匠趙奎等六十八員名內陞職五十四員冠帶一十四名節經部科諸臣據法參駁未蒙聽許伏惟自古國家建官分職下至百工技藝之人皆有月給俸糧使之各食其食而事其事非若民間雇用工藝人等身非所屬事必相酬也至于陞官止惟武職論功當因用其死命其餘則皆遇缺掄材銓補非以酬勞也今趙奎等歲入官廩成此工作乃其職分當應更加陞賞故如我太祖太宗創造兩京宮廟城闕及各項衣冠禮樂器物並各衙門廨宇比今趙奎等所作工程何啻倍徙千萬皆若一

一陞職冠帶則流外官豈堪數紀而竭天下財力不足以供矣何以能至今日保民如此之盛傳天下如此之遠也豈惟我祖宗列聖未嘗有此雖攷古歷代中葉之君亦未有因如是工作之成而一旦陞職如是之多者陛下試思此事傳聞天下後世以為何如其于聖德有累否也太監張忠素聞安靜老成今不意其有此蓋止知下植私恩不顧上虧國體知愛忠者猶為惜之況我皇上天縱聖明卽位以來痛革權姦濫賞之弊豈宜誤聽人言一旦有此陛下試敕戶部通查天下額徵稅糧歲入幾何歲用幾何有無足數更敕吏兵等部通查每歲功陞乞陞各項官職幾何該添俸糧幾何常賦有限將何以給竊惟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于變我皇上聰明睿智日新聖學其于古今治亂之原何事不知今思所以為祖宗保天下為天地養生民者必由愼賞節財其于前旨之誤鄭自璧等之言必有契于心矣而猶未卽從者豈非以令出惟行不欲因臣下之言而遽改耶昔者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以為一代聖王垂裕

子孫六百年之法我皇上天性恭儉仁孝自來聲色貨利一無所好蓋實于湯有光者乃惟官賞或非功德奈何因言有改惟此一事豈恐聖德未全如湯也伏願陛下痛思祖宗創業之艱備訪軍民困苦之狀愿欲愛人必先節用欲節用必先省官俯察言官之諫曲從本部之請將趙奎等陞官前旨收回敕令照舊供役或止與署職冠帶俸糧照舊關支不許再後貪緣奏乞如此則紀綱正而人心服財用足而民生安陛下聖德亦傳于百世祖宗鴻業長保于萬年矣臣以庸材謬蒙擢任兵

部軍職之濫職所當言不敢負恩緘默謹昧死以聞

疏入帝不納

陳愚悃疏 嘉靖四年　林俊

臣惟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容而採擇之德之大也若紛遝太辨恐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于斯有悔焉存卹敘復日俟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陛下比德堯舜于湯何有哉伏望早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惟古者撻人于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皆厚綿底衣夾以重氈迭帕猶狀臥數月淤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去衣之端重非國體所宜釀有撻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時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打著問喇號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祖宗仁厚之意節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朝署為空

近聞石珤又欲休致伏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二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繹鐸諸人乞引自近以裨聖德圖聖政幸甚

疏入帝下所司不果行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

論刑獄疏 嘉靖六年 黄綰

臣謹奏伏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跡民間享國特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酌古周備無遺覩漢唐宋爲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慎既設刑部以掌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兼之問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錄凡問過罪囚具照送審凡招不協情情不合律者駁回再問若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冤枉囚自翻

異不服則取供行移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翻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圓審詳載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爲制甚密及查現行條例遇有重囚稱冤原問官員輒難辦理者許該衙門移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于京畿道會問辦理果有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蓋使彼此精研互相覺察故爲問刑審錄之司者敢不積誠竭慮據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易知易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辟以止辟刑可期于無刑也奈何豐豫之餘人心玩愒問刑者不惟五詞之審五疵之克審錄者不知觀刑之中獄成之孚惟意出入百司視效不究其當究刑每濫于無辜不問所以問罪常詭于非情苛碎煩擾長究興奸俾良善無控訴之門狙詐得横行之路習迷不返乃稱守法因陋踵弊反爲得體以求實理爲怪異以論舊章爲狂愚遂使祖宗良法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今幸陛下天錫仁勇孜孜勵精剗除宿弊圖新化理臣等幸沐遭逢忝司平反以爲照駁圓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憚庶獄決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攷課官屬矜

恤獄囚查革淹滯省節煩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遵修舊章上裨聖政之萬一也伏望皇上俯察特敕法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再問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若問有冤枉囚自翻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不服止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審十分重情遵照會典會同九卿圓審原問及改問官若容私偏向仍有冤枉不明者一體參提問罪其餘事情均乞敕令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

甚爲此開坐一問刑衙門固應遵照律例問擬發落但民僞日滋或有所犯出于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律輕或律重情輕難以照常科斷者節該刑部都察院及本寺臨時議擬上請奉有欽依發落歷年以來非止一端此皆出于聖明參酌情罪以補舊章之未備誠宜傳之永遠使司刑者有所遵守也臣等恐歲移積久職守不常未能一一查照奉行至有出入或重復奏請上煩宸斷深爲未便合無行令刑部都察院會同本寺將自嘉靖元年以來凡問過事情臨時議擬奏請及撫按等衙

門奏行部院議處具覆奉有欽依發落者逐一查出再行議擬停當開款具奏取自上裁著爲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永爲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律條之類刻附律書者俱不許傳用庶聖謨至顯而刑不濫矣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于大理寺職司參駁關繫尤重凡任兩寺官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員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其間歷年既久諳練專體盡心職業者固多亦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卽欲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固得

指摘罅漏借爲口實至于參駁本寺亦不降心輒逞雄辯往復數次淹累囚衆至不得已只得將就允行亦有彼此騰謗遂相擠陷本緣公務反成私隙以致刑獄不清多此故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除評事官令講讀律例半年以上放居疏通者方許干預平允如有刑名生疎者比照試御史事例仍令重歷重歷不堪者參送吏部對品改調在京別衙門敘用其現在者除寺正寺副不攷外其餘亦限三月以裏通加攷驗勤惰內有年久未諳者一體參送吏部別用若有究心刑名才

識出衆者開送吏部候兩寺正副員缺不論年資銓補至爲正副又能益勵職業比照刑部各道年深郎中御史一體不次推陞如臣等堂上官不能正己格物以致刑獄未協于中亦乞聖明早賜罷黜以爲不職之戒庶人心知勉法律昭明而足爲天下之平矣一訪得刑部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己私不體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強竊盜及人命重囚不問虛實輒加嚴刑苦訊又有經本寺審允題奉欽依處決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稱病故不得明正典刑及未成招死者枕藉于獄雖經

御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應故事本寺所審者止據現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攷以致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省文移提牢官緣此便于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彘習以爲常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于此此等弊攷已非一日茲當欽明大獄之後人圖自新誠無敢蹈前非者臣等恐宿弊難袪頹風易靡不可不豫爲之防也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成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得非法陵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不痊身死

者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重傷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并未結事情雖係真正死罪重囚不曾請醫用心調治假揑虛文開報者俱將當該官吏參究從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及干證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槩淹禁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現在開除病故囚數開具說帖御前宣奏庶司刑者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冤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懼復命推延數日積死數因方行相視以致屍肉潰爛臭穢

熏蒸莫敢近前非惟死者莫辨其冤生者亦被所染瘟疫眾發莫可救藥誠爲可矜亦乞敕都察院等衙門遇有該部開報死囚隨即差官相視所差似前耽誤參究治罪如此則陛下如天之仁及于枯骨矣一近時法司問事多有淹滯日久牽累人多合無行令今後問擬大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限十日小事限五日俱要提齊完結如錢糧行查未明強竊盜伙黨正犯未獲人命未檢結勘以致稽遲者將現在人犯及本狀內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寺即明開各

犯到官之日以憑查攷有淹滯過期者年終彙奏量請罰治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衛有司會勘違限并託故推調不即赴勘者原委衙門照例參奏提問庶宿弊可革而官無曠職矣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衙門每遇地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槩送法司法司又加求入以重罪送寺審擬方行改正又聽人囑託濫准詞訟批發兵馬司問理以致牽累貧民動經旬月甚至傾家蕩産鬻賣子女始得完結者臣等以爲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市非細民愚蠢無知過恒不免或因醉

洒嘖譁或因微末爭搆至有妻妾妬寵而反目子孫違令而打駡皆人情所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槩送問反壞人情誠為擾害合無今後行令各城御史今後除殺竊盜人命等項重情地方呈報照舊送問外其餘一應小事審無別故者量情發落不許送問法司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使司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兵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乃風可息而貧民獲安矣一給由服滿雜職官弁雙員人等到部違限及洗改緊關字樣者查攷大明會典及該部節年題准各有送問事例固難輕宥但近據送問者審其情各可矜事非獲已如過限者因久候巡按攷覈或因官司不即起文或因缺盤纏或因病疾或因地方遠涉不得及期赴部其洗改者或因司府吏胥差誤所致原無緊關字樣若不體恤一槩送問則贖罪一番所費不貲又聞有吏違限免其送問罰班書辦轉行雇人繕寫遠方貧吏未免揭債了事揭債日多未免貪求自給及至敗露或反回護衙門不肯送問如此是責其細故而啓之以犯法也合無行令該部今後除官吏職役已滿

及丁憂服滿并事故迴避起送不行赴部者請除照當十七箇月與官批限外再量地方遠近各除水程復有違限及在籍官員批文咨結俱有洗改緊關字樣者俱照舊送問外其餘過限未及三年原籍并所在官司皆有事故勘帖明白至若雖有緊關字樣或洗改批而咨結與正或洗改咨結而批與正或結狀一處洗改他處查對不差並洗改非緊關字樣律稱勿論者俱免其送問及罰班書辦等項庶情法兩盡事得不擾而卑官賤吏亦可以責其守法矣疏乃得自遂本所言罷惡人情不淪法守且合朝廷欽恤之意法司便查照著實行

執中行政疏 嘉靖六年　胡世寧

臣聞帝王之學中而已矣堯之授舜舜之命禹皆曰允執厥中嗣是以來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尹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至吾夫子繼往開來而傳至其孫子思遂筆于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

哀樂情也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寂然不
動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發皆中
節則事無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
也夫喜怒哀樂發于一心之微而措諸天下之廣凡國
家刑賞之政慶恤之典無不皆由于此故曰天下之大
本天下之達道故如人君喜有賞怒有罰或當喜當怒
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而留滯不散皆非中節也又
或今日當賞而因前日之怒格之不賞或今日當罰而
以平日之喜縱之不罰又或此事當賞一分而因喜賞

御選明臣奏議 卷三十 九 朱 攸 校

遷于他或此以當罪之事而因怒遷罪其餘亦非中節
也故人主須當於無事之時常加涵養此心使寂然在
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則又臨時審察
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于哀樂亦然不徒今日如此
而無過不及不如此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事之不皆
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足使天下無
一物不得其所而何德不修何治不成何災不弭誠先
儒以為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者不過此事而已
伏願聖明留意焉然使樂不[illegible]持循而在臨政不用於[illegible]

之其常如持衡之勢不使少有所偏如古聖賢論治體
則周公告成王有曰作稽中德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後永則謂使百工知所遵循各就有條理自奮揚而
起勤事惇大以裕則臣之休閒亦永有辭然後其
蘇夫當之成功湖實安之時而不為弭終有功太疏則
法羁偷惰而廢政殃民尤見陵夷之狀矣若專明作有
功而不為惇大成裕之圖則治流刻薄而人心不安矣
斯乃名道深此二者不可偏廢亦執中之意也故周
公欲使成王知此意特如此以供職而使其君長有

御選明臣奏議 卷三十 十 宋 攸 校

令聞于後世忠臣為國遠謀之意如此臣竊見國家承
平日久士習因循偷惰太甚以致政弊民窮天災日見
聖心憂勞累年今一旦豁然天啓奮然雷動信用忠賢
釐革政弊人心惕然警省政治煥然一新知我皇上勵
精圖治之志而皆奮為明作有功之舉然而中人之性
素無定見惟事隨風趨靡以速時名而或事為過舉以
失朝廷建中立教之本意則非惇大成裕之道也臣近
見撫按參官本中有以飲食紙劄應用微物而即坐贓
參提者至或大奸大貪置之不舉而惟繩此武職小官

以塞責如此臣恐諸臣倣傚刻薄成風而傳諸天下後
世不知我皇上天高地厚之德非尉公願其君永有辭
之意也除此小事臣已緊令改正外至于大政事大賞
罰之有關于天下大體者伏願聖明特敕大小臣工今
後供職行事常懷明作有功之念而不可有失惇大成
裕之體雖懷惇大之心而又不可遂廢明作之志復蹈
因循之弊則陛下之聖學推之政事者眞爲允執其中
而堯舜禹之聖不過是矣至論聽言則舜戒禹曰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是則舜之大聖亦欲其臣正諫也然雖

樂正諫而又曰朕堲讒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堲
讒說而又曰欽哉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疾之不甚
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也蓋舜之執中見于所言者如
此至于後世孔子論事君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則將順與匡救皆忠也孟子則曰逢君
之惡其罪大則深惡逢迎之不忠也臣嘗上論逢迎與
將順不同蓋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
將順也君所行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
迎也二者事情不同忠邪攸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

不明人心世則不正或以將順爲逢迎諫奉爲激取正
諫之名故奸諂之徒斯當將順者而亦抽加粗過以
爲推激其諸其心雖懷報國之誠惟圖媚寵之利因而
排擊忠良驅除異己臣欲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於
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年以來主威下替政
不行民生困者亦已甚矣其罪蓋不止如舜遠佞言也
近賴皇上天日開明赫然奮發讒說殄除壯猶一變矣
然恐其間或有事當言而言或過激又或迎合動聽
而意見差錯者與被讒邪同棄不無可惜又恐神人揚

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奸莫之敢論至昧我皇上
本心納諫之誠以誤國事伏望聖明容臣與吏部細加
查訪并凡因公降謫官員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
重量其才之長短陸續上請或還原職或量收敍至于
情理難容不該收敍之人久謫遐荒者亦乞聖慈體大
舜欲並生哉之意量加寬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則曰
湯執中立賢無方此其大要也伊尹告太甲曰任官惟
賢才左右惟其人其難其愼惟和惟一此其大法也夫
難者難于任用愼者愼于聽察夫旣立賢不拘其類而

欲難愼如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
入全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玉之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
朽不害其爲器也惟夫姦險媢嫉之人無隙可指而能
誤國大事者則不可用耳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
一所以任君子也往時人才自入仕途卽事交結援置
清要坐躐卿輔而乃私立門戸謬爲譽制以排斥眞材
不使得用以是民瘼不知政體日壞民生困苦實由于
此今我皇上聽納忠言痛革前弊均調內外立賢無方
期得眞才以輔至治大臣體國者日事薦賢明良相遇

眞足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矣然慮其間猶有所誤者
則在聖心其難其愼而已至于同寅協恭非徒群臣
爲然而僚寀之間見或不同相規相就亦當如是所以
爲嫌此皐陶陳謨于舜禹陳誥所以有師師之說
也更願陛下以此時誡羣臣使知和而不同以共成我國
家無疆之休而已況此經書大旨聖明天縱經筵日講
豈有不及而臣猶以爲獻者惟區區芹曝之私不能自已
也伏望聖明俯賜採納天下幸甚　疏入得旨覽卿所
奏足見爾臣愛君陳辭至意朕知道了該復宣具且催

吏部知道

陳五事以定兵食疏

臣維孔子論政不過曰足食足兵孟子每論王道亦未
嘗外耕稼而務高遠難行是以足卿聖設莫先乎兵食
而兵食充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加賦以病民撫綏爲
務而救其偏補事而去其弊耳足兵之目有兩曰選京
軍以壯根本曰調操以實內地足食之目雜以卹邊鎮振紀
綱以御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爲要紀綱振則萬事自
舉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便轉輸以蘇

民困定經制以裕國用召和氣以致豐穰就中論之召
和氣爲本和氣應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何謂選京軍
以壯根本夫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
居守環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勳舊卒伍必精
勇器械必銳利而鮮明豈徒示觀美已哉蓋居安防危
其爲慮深且遠矣臣見京軍膂力勇健而武藝精通者
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盔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
州朝貢外藩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奸謀哉至
于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揀選號十二萬

爲將領者果皆名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脩粱債帥濫
竽其閒乎爲卒徒者果皆武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
有冒名影射耗斁于其閒乎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
八陳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
玩愒日月乎臣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于承平
之久而振于中興之日故殷武車攻雅頌並稱高宗宣
王服遠之美以爲得苞桑之良圖令官軍以勇悍善鬬
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土禁軍之中未聞有力扼
虎射命中可以戢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寖失

朱　攸　校

居重馭輕之權操於尾大不掉之患臣誠過慮不能不
竊憂之昔周勃仗北軍之強乃能制產祿之死命李林
甫壞府兵之制而漁陽之變莫可救藥殷鑒不遠患貴
豫防伍乞兵部凡宿衞操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
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者精於技藝之士而不致
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衣甲必稱身而後給遣團營
較各營爲遠而將衞繳關爲尤嚴地使將兵具辦
于京師布列環衞狀來倫乎至廟之中消不測于無形
之際此則詩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其他營壘

之衆汰老弱僞冒以省國儲練少壯精勇以備次撥而
役占剋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衞軍不致怨嗟逃避國
威一振天下聞之莫不畏服何謂止調操以實內地我
朝官軍調操之制當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
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蹕
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具論如河南山東
南北直隸與京師咽喉山陝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
軍或調操于京師或調操于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
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

朱　攸　校

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備操後盜入商洛鎮巡官
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
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趙燧足爲前車之戒臣知
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
供饋送而已于國有行糧草料之費于私有饋送科尅
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
變此軍旅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
省行糧以羼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
慮遊旅之寡請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委官同民壯清

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
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
不問有警無警一概分派調操者强弱多寡之勢又不
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
卹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
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
取邊軍征剿流賊習串于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
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寵賜有子女玉帛之
供無飢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

輕視之志況以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
往以衣糧不足嗷嗷于軍門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
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
願皇上敕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于邊者
急易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
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令
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
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何謂振紀綱
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于賞罰賞罰

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子嘗
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
號令最嚴徵調會期時刻不爽正因正德年間逆彬怙
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
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長而姑息之政行
軍情衆而侮慢之態作臣願皇上大奮乾綱申明軍令
選將領而束以什伍連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以親上死
長之義嚴上下之分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悖跋扈之
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存

紀綱振肅勇健之士足以爲國爪牙而無跋扈之足虞
此郎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何謂謹收納以清宿
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
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
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爲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
怠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以此各官鮮
肯實心任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
不定不出由票示民易知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
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事或派遞差無人監收多致

費耗來年三月以後軍船已至水次府司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輸銀不得不半價以求售或願輸銀而責其本色又未免稱貸而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完竣明示下司依時收納自十月至十二月而止州縣管糧各官不得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黃收白放之謠守巡各官毋于收糧東作之際舟輿衛尾旣往復來以私謁撫按而費民夫馬則後事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

戶各有善弱各有豪強糧里豪強則以善弱人戶爲可欺加增每過于正額糧里善弱則以刁惡人戶爲可畏拖欠則代之賠償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以無人敢言而反得安身善弱者以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抑此勸懲顛倒之弊也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二弊旣革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里不致追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于此何謂便轉輸以蘇民困國家糧稅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旣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肖者以糧長爲囊

橐上司過刻者視糧長爲寇讎兌軍之類每石包賠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包賠二三石者有之各衛菽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充糧長一年有卽爲絕戶者矣家有壯丁十餘充糧長一年有卽爲乞丐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于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爲數十家同充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遍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旣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逋負動數十萬多由于此臣久任東南目睹諸弊日甚

一日而不能救不敢不爲陛下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兌運等官上下一心同恤民隱本分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聽撫按科道等官指實查參若夫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司亦宜重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致害人而稅糧易完矣何謂定經制以裕國用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虐政旣不量入爲出又不量出爲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

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以爲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計若干經國之費緫用若干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于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于昔而浮于今者必放昔之所以約者復之又放今之所以浮者省之其裒多益寡挹彼注茲又在臨時通融調劑務使所出不踰于所入仍將出入總數造冊進御即時有盈

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若歲之豐凶事之多少每歲季冬戶部會奏通查何處災傷蠲免若干何處用兵支用若干以各省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何謂召和氣以致豐穰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爲蠹于衆并耗于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又或以農功奪于雜役失時苟且而水利塘防之制一切不講

亦似矣而未探其本大都年不順成由于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伏望皇上聖不自聖于聽政之時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顰一笑適中輕重之宜喜所當喜而不失之過怒所當怒而不失之不及普均平之治宏衆利之休則和氣之敷既充于下而天庥之應自徵于上又何患乎雨暘之不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哉　疏入得旨覽卿奏具見忠愛事關朕躬者朕自有處餘下所司酌議以聞

罷兵行撫疏 嘉靖七年　王守仁

臣惟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于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

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
今甫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
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
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
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
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
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
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
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踰二年

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
一年之耕百姓飢寒切身羣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
號召其禍殆有甚于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
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
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又不能宣
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
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
往返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
我方有賴于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

也益肆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
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
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
關隘之兵時常孤弱増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
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
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
未易息遠近相煽竊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
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于飢寒之民其患六也軍
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雇直

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
取辦于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
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
兩省土官于岑猛之滅已各懷脣齒之疑其各州土目
于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慨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
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役湖兵死者過半其
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俱有償命銀兩
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跋涉道途不得顧其家
室亦已三年勞苦怨憋潛逃而歸者相望于道誅之不

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變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屛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于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爲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于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

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于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于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慴其僭妄之心

反側之奸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竊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于驚擾劫掠無虞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于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于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狐悲之憾土官無脣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

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旣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剿之患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于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糜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眾而竟

無一職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徇土夷之情而拂士大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者蔽于其中而四毀惕于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能其職而苟利于國亦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哉今日之勢無利害較然見在擇而行之者矣　疏入帝從之

覆張經請愼差遣疏議 嘉靖七年　胡世寧

臣竊惟聖明御天四海臣僕孰召不來孰罪敢匿內外法司委之提問罪犯孰敢延緩至差官校齎駕帖出外

所過地方無不驚擾雖有以身許國之人素持不顧利害者無故猝然途遇亦皆震駭失色至于所提罪犯之家老幼驚惶破嚇財物怯懦者或因喪膽以成疾貧窮者或因稱貸以破家致提罪犯或被窘辱難禁而自殘身命所至官府急無打發多借官銀纤貪官吏乘機就落以一報十上司坐視莫敢誰何小民代賠不勝哀怨聲聞于天降災致儆不無所自我皇上至仁覆物勵精圖治平日事天如父愛民如子凡所以體天心而究民隱者無所不用其極惟此一事無人敢言未經聖慮今給事中張經等因言弭災建議及此實効忠諫之職言所難言伏願聖明俯從今後官民有犯在內責之法司在外責之撫按按察司等官作急提問完報不許淹滯遇有事體重大合提在外緊關人犯到京問理者行令各該巡按御史嚴限責差的當人員提解來京以憑問理非有事干機密十分緊急重情近在畿甸地方不須再差官校乞斷自宸衷永爲定例如此則陛下攬權于上百官承式于下體統正而朝廷尊人心懽忭而和氣致祥矣伏乞聖裁　疏入得旨卿等所言朕知道了自

有酌處

論知人安民疏 嘉靖七年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易爲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何爲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效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殃民者多而爲監司者

又不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
日重察之閭閻軍民日困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
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寬恤之事廢格不行奉旨蠲免
之權重複徵擾其他奸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
急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爲之宣播而小民不能盡
知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爲之奉行而小民不得沾
壽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皇上特敕天下撫按督察
有司使朝有善政必及于民民有隱情必達于上天下
之官厲民者去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宜民者

行事有當爲卽爲之而毋以利害爲念事有當擊卽擊
之而毋以强禦爲畏事有當言卽言之而毋以觸犯爲
慮則所謂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者庶幾可冀矣至于兩
京科道以言爲職亦多不能體皇上求言求治之心間
有論列不過畧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戒諭令其靖共
爾位略承順之細節進陳善之宜規于凡官之失職政
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職舉則遠近嚮風而郡
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
通何憂乎天下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一

郊禮議 嘉靖九年　　夏言

臣于前月伏承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幷朝日夕月之禮臣即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略開陳奉有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覲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月以來側聞議論紛糅人懷異見殊爲可訝及昨覩給事霍韜之奏深非分祀之議臣攷先王之遺訓稽國朝之典章殊未見不

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茲不容于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爲對而後辨韜之失言臣竊閱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于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埋沈疈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祀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子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朱子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祀主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于冬至以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祭地于夏至以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于震之

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于未之地取其坤居于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于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之議者以社爲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爲百姓而立王社爲藉田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天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

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祀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從示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爲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爲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于經矣祭天而兆于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于北郊以就陰位易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直曰祭地于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于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

必別祭則以天爲尊以地爲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抗天矣與天爲敵矣乃不以爲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于南郊大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于圜丘而于山下祭地不于方丘而于澤中漢之制祀

天于甘泉祀地于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于合者

從省約也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邱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爲瀆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于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

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
爲可遵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
敬天法祖無二道也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
天也欲遵祖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一
正千古之謬也將以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于
下風也所謂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于此者
也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
變文武之舊也况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聖祖之心
豈無所望于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此正今日之事也

臣吳鼎雯校

韜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旣而曰
諫官創議蓋指臣也韜之此言私心害之也大律有姦
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
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姦臣交結
朋黨紛更壞亂交通扶同爲姦作弊以欺君罔上虐民
害政者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
典我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毀大祀
丘壇之文解律者曰丘壇祭天圜丘祭地方丘壇其所
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也惜乎韜之未達乎此也至

于毀周禮一書尤爲妄議臣不敢一一指摘當于其大
者辯之韜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
歆爲之也韜名爲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
攷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踵訛之說也夫周
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
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
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先儒嘗謂累周禮者其罪小
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
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

臣吳鼎雯校

也今韜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爲陛下獻乃獨取胡宏
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辯一時以誤陛
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爲王莽僞撰不得表章
而遵行之其關繫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爲韜懼也臣何
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至力詆天官冢宰篇爲莽誣
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爲
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
心誠意之學于此攷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兼領
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

重于此後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僞爲耶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爲周制之士苴而莽集其大成韜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莽始夫莽旣僞爲是書矣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耶其說不得而通之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無疑矣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散諸公則未嘗誤也韜謂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如此千萬世一人

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聖上此言誠是也然旣以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也三代之典也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襲王莽瀆亂之舊耶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于世則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做于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耶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爲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耶是故韜之言臣不敢以爲是也獨怪夫韜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況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

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韜奏止之及韜修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韜平日未嘗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耶殆不可曉也識禮之家名爲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況于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愼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恨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皇上恢宏天度開張睿聰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小大臣

工必能克去己私仰體聖明深求古義以奉明詔所據圜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壝規制自有我太祖刊定之典備載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舊而已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饗帝則脗合周禮然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矣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爲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爲太宗體天行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當之區區之愚有見于此

不敢不以爲獻乞再下臣章敕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
臣協心同德深攷博求務合經訓破除臆說不狃于苟
且之論不惑于衆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皇上中興
大有爲之志以光復太祖之始制使天下後世知郊祀
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陛下始顧不休哉
疏入得旨這所奏皆發明古典朕已具悉禮部便上緊
將各官所奏并此本詳看開具務要據古斟酌會官議
擬明白奏請定奪勿得稽遲避忌

請弭災變以安黎庶奏 嘉靖九年 楊儕

臣于嘉靖八年十月內承制往湖廣公幹節今事完回
還臣知陛下哀憫斯民之心懸于閭閻之下凡四民利
病民間休戚必欲聞之故今謹述所過地方災傷生民
可痛之狀爲陛下言之南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等處
地方當禾苗成熟之日蝗蝻盛生彌空蔽日積于地者
至三四寸厚將禾根食之皆盡居民往往率婦子將蝗
蝻所食禾苗痛哭收割以爲草芻之用其他蝗蝻稍少
之地禾苗食有未盡者頗有秋成之望矣未及成熟嚴
霜大降一時盡皆枯槁遭此災變民失依倚去年冬月
民所資以爲食者皆其先時所捕蝗蝻與木葉木
皮等物當此之時民之形色顛悴雖甚可哀而死于道
路者尚未多見比及今春臣復經此地每見餓死尸骸
積于道路者不可勝數又見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即
道傍烹食之又聞有父子相食者井陘縣一日而縣官
獲殺人食者三人臣聞之拊膺大痛食不下咽自謂有
司必能具奏聖明在上聞有是事必至流涕比臣到京
聞廟堂之上救民之死非其所急而所議者郊社之禮
耳微臣愚固愛君之心切于中而不能不有所言也昔

者漢文帝之時家給人足海內富庶賈誼上書猶曰可
爲痛哭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不可謂安況
于今日時勢當何如耶古賢王之治天下也生養遂而
後教化行教化行而後禮樂興方今災傷之地生民死
十有六七存者起而爲盜賊雖稍有積蓄之家亦難保
于自食其勢渙散不可收拾朝廷之上舍此不之憂而
議合祀分祀之禮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
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
心離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勢可以立待縱使周公所制

禮文盡行于今日亦何補于天下之亂乎深念及此可
爲寒心不知陛下宵旰之際亦嘗慮及于此乎左右謀
國之臣亦嘗言及于此乎且南北分祀以復先王之禮
非不可也但今日救民死亡之日而非興禮樂之時也
自古國家衰亂未有不由民窮盜起而爲上者不知憂
恤遂至人心離叛而天命亦去宗社不可復保矣故臣
之所憂者不在府庫之財不能徧濟天下而但恐陛下
無憂勤斯民之心也夫憂民卽所以憂國治民卽所以
治國也陛下日事經筵隆寒甚暑未嘗少怠臣知陛下

銳志太平而欲爲堯舜之君矣盍堯舜之心急于救民
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假使當時飢
死之民滿于溝壑有如今日堯舜之心當何如哉臣願
陛下上畏天心之儆戒下憫斯民之死亡不遑他務專
廣仁恩移此議禮之心區畫賑濟之策以長沃民生則
皇恩浩蕩孰不頌明明天子深仁廣被在在戴生我父
母向之枵腹待哺者今有飽食之處矣向之妻子離散
者今有室家之樂矣民心已渙而復收邦本雖搖而轉
固縱値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海宇蒼生享太

平之福聖子神孫纘萬年之緒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
慄儆惕恐懼之至　奏入帝從之

修舉武備疏嘉靖十一年　徐問

臣生長南服發跡儒生蒙皇上擢臣兵曹之佐雖才不
足以充任而志不敢以曠官謹條八事上塵聖覽一練
畿兵以重聲勢順天府霸州文安縣等處古爲幽冀人
習悍强且密居畿內實爲周官六鄉六遂漢六郡良家
之地也竊聞有招軍之令悉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召民
爲軍已失國家定籍倉猝應募類非土著居人旣無父

兄產業以藉稽查未免徒耗衣裝冒叨糧賞遇利則先
遇見害則退避緩急將何所恃乎臣愚以爲平居無事
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心查訪舊團有年
壯膂力過人并家有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
每選五十名推身家衆服者一人爲鄉長俾其各相聯
屬自爲教練如上司初至之日召令面試藝勇量給犒
勞卽放歸農生業若有緩急必待兵部題本方纔起調
胄鎧器械該部各預備給庶使各邊之人知內外皆兵
漸消窺伺矣一練外兵以爲羽翼山東德州武定山西

陜西潼關等衛設爲直隷蓋欲犬牙相制以禦外侮拱衛京師而京師擁列諸衛居重以馭輕强幹以弱末立法之初未嘗不善但承平日久人心玩狎京軍以多役少練而坐致罷弱直隷以形分勢遠而久不備備重以世胄詠求尺籍雖存而逃流過半矣正德初年邊事告急議以參政韓福爲大理少卿操練畿輔民兵又分行巡按官閱實直隷衛所武備蓋亦不忘內豫潛消外變但當時補偏救急亦有著實振舉而施行之者況燕趙涿易古稱悍强若欲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當如往年故

事推舉內外文職官內有文武長才諳曉韜畧實心廉慎者加以僉都少卿之任以提督直隷民兵兼審淸査挑選遇有緩急行移提督衙門調用可一呼而集兵威振揚在在有備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一防制邊人以需調用直隷保定等衛有來自邊外之人其驍勇悍强狀貌氣習與漢人不同未敢保其不異但以安插既久勢難變更惟在所司設立紀綱嚴飭武備以攝其攜貳反側之心合行巡撫督令兵備一體鈐束每遇降開操之日間或一試以觀武藝而犒勞之又須加意推

戒諭佑恤其所私使知有中國生涯之樂妻子室廬之繫必得其心而盡其力庶可無他虞也一區處屯丁以防敵患邇者城堡不完人無固志有舍業者多就鎮城以居所遺在堡類皆游徒單弱無所賴藉城堡旣破必將深入逼近邊城而士女震矣爲今之計再行査勘種地居人若干籍其姓名嚴禁該管官不得別項科差索取仍于堡內官爲起蓋房屋安插居住不許任意星散令其無事則聚衆耕收敵至則登陴拒戰入則俱入守則俱守不許參差延緩致生他虞官軍旣有此輩以爲

應援則氣勢自增防守自固敵不得乘虛而突入矣一經略邊關以防黠敵看得居庸紫荆等處皆鄰邊阨塞之地地方廣闊或限于巡閱之未周文移雖頻或苦于奉行之玩愒又各衛守邊官軍闇于利害徑自潛回將來尤可深憂若使各邊撫按督令兵備等官嚴加閱視邊關城墻如有頹塌即加培繕修補務須堅實使邊軍可恃爲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官躬親査閱若有逃回等項參究治罪而守備必嚴矣一鞭策武臣以奮自效査得現行條例軍職有犯罪者俱發邊方

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夫操持宜責備乎文臣而磨勵宜激昂乎武職使其闒茸庸才棄之可也或平時武勇偶阻于時勢之末乘梟氣粗豪或至于跅弛而不檢一發地方置于無用其于邊境亦何利焉臣以為隨宜調遣令其懲創奮發立功如果有功即與議奏遞爲末減以贖前愆或有非常勳績一體拔用所謂不以一眚掩德當有如古名將出于罪戾者矣一專委任以杜寇窟朝廷隨時設官務爲除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兵政不修殃民召寇者固不足道亦有因避嫌疑營幹

他務者有厭棄荒野延住省城以密近撫按者有徒藉刑威陵轢官屬而于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者以致民患莫除盜賊滋蔓況今湖廣辰常等處時有旱災民多飢殍里甲散之四方未必不轉而爲盜而洞庭湖又聞常有盜警失今不治將來隱禍深爲可憂應申飭各處撫按督令兵備江防海道官于原設緊要地方住劄廉正以率屬咨訪以盡情僞閱以實兵操練以振武聯屬里保使之相稽遞設鑼鼓使之相聞互爲犄角使之相救堅其險阨使之相守其平時振舉武備者務須盡勤乃職以固藩維焉一專內治以杜釁端兩廣雲貴在禹貢荒服之外山箐險阻猺獞羅猓諸蠻所居漢武拓地或稍通中國或自相盤據雖設土官統轄亦僅羈縻而犬羊狼虎吞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奈何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示信以嚴其防惟利大征翦除以盡其類不知此類蕃如草木巢穴充盈非誅殺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惡黨相率走藏所殺類多愚蠢苗人是生民膏血斂爲軍儲祇足以飽用事邊臣谿壑之欲以易千百無辜之命而已昔宋儒楊時以爲邊事之興多出

于貪功幸利之人不務撫馴幸其時草薙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患也今日邊方弊正坐此宜申敕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兵參等官務要仰體皇上好生之心布其威信嚴其阨塞謹其哨保則久安長治之道得矣 疏入

帝從之

遵憲綱考察御史疏 嘉靖十二年 王廷相

臣謹奏爲遵聖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臣等伏覩嘉靖六年八月內皇上欽諭都察院有云正統六年

英宗皇帝詔中外風憲係綱領之司須慎選識量端宏
才行老成任之其有不諳大體用心酷刻者並從都察
院堂上官考察降黜成化七年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
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
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
年此例雖存不聞劾罷一人蓋因堂上官不能振揚風
紀反爲屬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心怠弛今後巡按
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贓私過犯推避事等項實
蹟取具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蹟

不許朦朧具奏照例奏請罷黜欽此欽遵臣等伏讀之
餘仰見皇上慎重風紀之司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
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眞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
臣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
相關防免其考察外其餘巡按巡鹽巡關巡茶清軍刷
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御
前復命仍備呈都察院考覈出巡有無贓犯及乖違等
項違礙劄仰該道從公保勘委無違礙方許奏准照舊
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止言贓犯乖

違未嘗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盡職本院無
所憑藉以之廢實漫言指摘以爲未便臣等議得今後
御史出巡回京考察除犯該贓犯據有實蹟照例奏請
提問及過違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算外今將關繫職
守之大者六事定爲出巡規格凡御史有差備開載于
劄付之內行令一一遵照條款考其修否以別勤惰臣
等另有訪察不在此限如此則御史目覩耳聞之餘必
能警省惕厲無怠職廢事之愆而朝廷之風紀亦于是
乎振揚矣臣等欲候命下咨行各巡撫都御史劄行十

三道并各巡按等項御史各一體欽遵施行緣係遵聖
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理未敢擅便具本開坐
謹題請旨一除革奸弊御史之職方今天下官邪民玩
甚矣錢糧出納之侵欺驛傳往來之汎濫里甲困于無
藝之供糧長苦于應官之饋巡鹽節販私鹽捕盜與盜
通氣入官有見面之錢管事有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
料斂任情指稱修理而罰金無度吏典無賄而文書不
行豪富通財而差役得免隱奸蓄慝不可枚舉近年以
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諏

博采以察下之隱微況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但有奸弊發露即當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副皇上救弊卹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奸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修否一伸冤理枉御史之職竊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得其眞者況權勢之家間官懾于利害富豪之室賄賂靈于神明朴實之民鈍口奪于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于草菅粗疎之

吏才情拙于淑問由是情僞莫分冤枉無愬小民有不得其生者矣旣不能體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眚莫不由此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愼刑明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即與伸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獄無冤民回京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修否一揚清激濁御史之職竊惟御史爲朝廷耳目出巡于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繫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

旌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異政績與否但見其奉承殷備禮貌足恭便以爲好即一概濫舉多至數十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貪大奸蠹政而害民者則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爲國大壞風紀于斯爲甚合無今後御史出巡于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即事察政即政察心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爲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薦舉其中人

以下平常之才止可注在考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及罷軟無爲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跡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賢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跡造冊呈院以憑考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含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繫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有等公勘盡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守巡官員一一依期

完報其有等殘無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關繫利害之事則推託閃避遲留而不爲干礙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爲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作急勘報其自己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其餘十箇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開具已未完數目造冊呈院以憑攷察其有遺漏

等項事情難于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爲御史者必須淸修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狡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淸約之節反生驛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以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

假聲勢于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以爲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亦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

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拏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按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爲患如此欲望一方攻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爲春秋之義王人加于

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敕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爲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于朝廷之上也若據禮制名分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爲宜合無今後巡按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遵者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攷以不諳憲體奏請降調 疏入得旨覽奏足見振揚風紀深

切時弊都依議務要着實舉行內除奸弊一事還查照前旨不許假以訪察爲由誣害平民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二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三

議處浥爛倉糧疏　嘉靖十四年　韓邦奇

臣謹議爲議處年久浥爛倉糧以濟時艱事據官府前衛申據本衛豫備倉委官現監鎮撫劉欽等各呈告自嘉靖二年起至嘉靖十三年四月終止除放支外現在倉麤細糧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三石有零在廒盛放年久節次查盤賠補折坐問徒盜經收人員晝夜憂慮性命猶輕錢糧爲重地氣濕浥米粒日漸蟲食經年看守有損無增愈加致累不得聊生等情具申定奪等因

到臣行間續據官府左衛申開豫備倉委官現監千戶楊欽現任千戶竺雄等名下現在麤細糧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九石有零官府右衛申開豫備倉委官現監千戶尹鸞現任千戶李政等名下現在麤細糧八千四百八十二石有零興和守禦千戶所申開豫備倉委官百戶李雄等名下現在麤細糧三千五十石七斗有零亦各稱年久日有壞爛無支放之期又據千戶王鎮開稱在城時估每絲銀一兩糴粟米八斗又據軍人郭驢兒等亦稟稱米價甚貴正當青黃不接之期折色糴米養

賸不足乞要放支本色等情通據得此臣會同總理糧
儲戶部郎中蕆照前項倉糧委因年久浥爛經收人員
問罪追賠往往至于家破身亡其現在倉糧臣等取而
視之委將浥爛目下青黃不接時值委爲太高軍士糧
價月止六錢五分糴糧不過五斗委于養贍有所不足
又召商糴買銀一兩三四錢方可得糧一石而米價愈
至于騰踴若不因時議處何以克濟時艱合無將前項
倉糧借支給于本城軍士作爲月糧候秋成之時將廣
億庫所貯軍儲銀兩糴買抵斗還倉如此則一轉移之

間有五便焉以陳朽而得新好國儲不至于有虧一便
也軍士得受其實惠而不至于怨咨二便也富商不得
專大利而時估可平三便也所費錢少而得米多四便
也經收人員不至賠冤負枉破家而亡身五便也再照
倉糧之浥爛米價之高貴軍士之缺食不特鎮城一處
爲然在各邊亦多如此而米價之貴又有甚于鎮城者
亦合通行從宜酌處倘如蒙敕下該部再加議處如果
臣等所言可采乞俯賜施行則臣等幸甚地方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諫討安南疏 嘉靖十五年　唐胄

臣竊惟今日若欲安南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
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請一一陳之古帝王不以
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滅
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
以爲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今當率循二也外夷
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
陳八姓迭興迭廢嶺南外警遂稀今紛爭正不當問奈
何殃赤子以威小醜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

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死幾半所立銅
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暫平之然屢
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財力僅
得數十郡縣之虛名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
元憲宗世祖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
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
今雖兵亂尚累累奉表牋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
名不符御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
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

口之帥而兩廣積貯數十萬卒耗于田州岑猛之役又
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
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
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强據我河
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啓南征之役脱有
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闇于大體倘稍杜是非
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仰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
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彻下
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

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　疏下兵部請從
其議帝不納

益兵據險以防敵患疏　嘉靖十六年　韓邦奇

謹奏照得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寧武以東隘口及
山岡平漫之處雖敵騎可通然有險可據得人以守敵
終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敵切近爲隣則漫然平
曠敵騎可以長驅無阻而原設兵將比之他邊甚少城
堡亦甚稀疎然前此敵人顧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
兵爲之屏蔽也且由老營堡至八角所等處土曠人稀
無所擄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入岢堡寨始焚縱有
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平朔等處之兵截于前老營
偏頭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返必須數日則大同鎮城重
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往失利而去彼雖驍勇深入
然亦有所畏憚不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寡弱老營
堡等處雖極臨邊境地方平曠而敵之侵犯比之他邊
爲少也臣等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陽等衛所官軍
撥去大同防禦者七千餘名官軍月糧仍在山西支給
夫以山西官軍戍守大同山西糧儲供給大同者正以

其屏蔽山西也且敵之侵犯三關必由大同邊境而入
今者大同之境時被侵犯切于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
時久事失其初大同三關又各自分彼此如此則三關
之地巳爲大邊極塞而老營堡一路平曠若此兵馬之
寡弱者此將官城堡之稀少若此敵騎擁衆南下其何
能支哉兵法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待之者
無其具也惟恃其不來耳此在我者如此也臣等載觀
近日敵之入寇奸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
明盔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于下馬不敢攻挖城堡

今則整備鍬钁攻空城堡矣向也不如我之虛實夷險
雖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按轡而歸矣向也
群聚而入群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衆決于一處分
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
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
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爲之謀畫有
中國之人爲之嚮導有中國之人爲之奸細有中國之
人遺與之以鐵器况事變之時投入敵中者又皆慣戰
有勇之人也此在敵者如此也度我度彼勝負從可知

矣臣等閱之萌芽不翦滋蔓必長履霜不戒堅冰斯至
今大同之兵既不能爲三關屏蔽而三關之兵馬不增
將官不選城堡不加規畫臣等惟恐今年深入明年深
入今年得利而回明年得利而回漸不可長大起于細
邊人論候不足言也數年之後敵且生心矣臣等竊見
各處大邊如宣府延綏等處敵皆不得肆然而入何也
一則兵力强盛一則關山險隘一則百戰之餘豪傑蘗
生皆未有如老營堡之空虛爲可乘者也敵若狃于常
勝妄興異謀闖入中國惟此途爲甚便臣等嘗察中外

之界自大河以西由石隰甘嵐靜樂寧武至雁門歷紫
荊居庸直抵山海關一帶界山崇岡峻坂固天所以限
中外而保障生民者也中古以來類皆守于險外以爲
重險之固紫荊居庸之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既設重
兵復設五路參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操守把總等官
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雁門之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既
有重兵復設三路參將九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
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其城之堅必不可攻也其池之
深必不可越也馭戎設險之道誠莫有加焉寧武以西

其險則在興嵐石隰等處古人皆以此地建節國家亦
守于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然止設一副總兵一遊
擊幷近日巡撫奏設止有四守備騎兵惟九千餘名而
興嵐等處則又棄而不守其城數日之間可攻而破也
其池頃刻之際可負土而平也且宣大既有巨鎮重兵
而內猶守居庸紫荊雁門之險今偏頭等處既已兵孤
將寡而興嵐等處乃又棄而不守敵騎長驅而下更何
所恃以爲藩屏哉我國家設險禦戎自遼東以至甘肅
經理周密獨偏頭等處乃一大空缺故臣等以爲敵若

妄生他志圖入國中必出此地而入也夫善動者因其時先機者通其變當今之時變而宜通之時也以臣計之岢嵐州實中外之界有險可據宜設一參將益兵三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設一守備益兵五百八角之東寧武之西八角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各為一堡各設一守備或于五寨前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所益之兵聽臣等召募或于民壯中戶大者僉取副總兵宜陞為總兵推選謀勇都督鎮之駐劄寧武其偏關仍一守備益兵八百可也提督都御

史不必兼理巡撫山西一省止巡撫沿邊一帶地方所代保嵐石五州所屬及雁門石隰二兵備并都司布政司管糧官按察司管屯官并守巡冀寧道及參遊守備俱聽節制其餘山西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賢否軍民詞訟歲辦差役俱不必管理庶得專意經畧邊事老營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軍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不過給馬七千匹發銀十萬兩工程可計日而待也其山西汾州等衛所防禦大同官軍仍舉回山西三關防守遇有警急與大同互相應援如此則不惟三關之兵威可振而大同之勢亦遂為之壯矣如蒙敕下該部再加議處仍行總督宣大偏關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博訪參議覆題如果臣之所言少切時務伏惟聖明俯賜采擇為臣等不勝隕越待罪之至疏入帝從之

昭典禮疏 嘉靖十六年 唐胄

臣惟自古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方也太祖高皇帝南

京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無敢改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各官會議不敢違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元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預此可歎以方之言感之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命立功臣廟于雞鳴山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于卞壼蔣子文等廟後復祀

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等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死生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爲此言哉及細讀勛奏稱英于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于副將巳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經勤苦今勲績尤

著植封曹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郭鎮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巳十六年矣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爲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尹直謇齋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于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預蓋各以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預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

爲謚又誤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有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于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巳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皇祖親定即古廟禰祖從享祭于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與尤重英于廟且不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謬也哉前代帝王之舉此者當龍虎風雲之會篤山河帶礪之盟如西漢元功十八之位次東漢雲臺二十二及唐

凌烟二十四之圖畫至今昭垂青史然皆託褒揚于位貌而我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爲褒揚其酬報尤重故品別尤精位次參差之間尚不可輕以移易況無有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纔英侯功先于開國亦當俯首斂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皇上于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終全臣節而我國朝之一大典禮足爲史籍之光矣　疏入帝不納

諫征安南疏　嘉靖十六年　張岳

臣伏覩皇子誕生渙頒詔命華夷內外莫不覃敷惟安南以久不入貢詔使臨遣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册赦陛下不欲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國王黎賙爲逆臣陳暠所弒國人立賙弟黎譓主國事以兵逐陳暠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譓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譓弟黎廱相之既又弒廱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其久爽貢期大抵由此非敢阻兵據險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獨叛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敝中國今用兵之聲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謀動兵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然爲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王霸猶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斷輿

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觸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敝猺獞犽獠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耳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弓刀手連年疲于征調內懷讎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返之期狼顧兩端貞堅圖志南方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猺獞犽獠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見其不可四也近日爲大工役府州縣俱係于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變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搢紳之喜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爾諳深于兵者必不談兵其掇拾古人糟粕以談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大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于天下大勢其財用

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為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為民命愛惜審酌輕重于當用兵之中求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伏惟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覽殊俗舞干羽以格苗修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宜響應去年十月六日皇子生之日近畿地震數次聖
德緯際天眷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殆為開導
乎天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動搖之臣中夜以思不寒自慄伏望陛下上承上天仁愛之心遠思皇祖不

辭之訓待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南事勢反覆詳議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如果內難未定則且申敕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毋得妄生事端待安南亂定奏請定奪此于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靈得免于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吏也義當擐甲執戈率先所部以死効命顧不度分量輕肆瞽言干撓廷議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冒昧為陛下陳之伏冀陛下哀矜曲垂裁察天下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請順人心以隆治道奏 嘉靖二十年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爲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于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幾無隱而不飭為大于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于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疾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

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于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況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廷甄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陛下汲汲于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謬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蚤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

臣于國恩有未報至于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略舉目
前所見其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
者爲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陛下之洪恩下
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
莫大于以危爲安以災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大可樂
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有齟齬于其
間積弊而至于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
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旣又
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

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
祈惠寧之時也而在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
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于
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
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引君當道
志于仁而先天下以爲憂者也無忠君體國之心而居
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
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
大惡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于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卽罪深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
爲姦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微遏之于漸則朝廷
優體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勳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
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于政柄則羣狡趨赴善類退
處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
其爲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
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
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
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

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于離散離散無所
歸而至于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
人此特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
而在于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
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瓦羹蔬食以延須
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
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
添設者乎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
朘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

固邦甸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蹶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願陛下以為法則宇內生靈之慶也況今外難未靖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其見于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耋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功

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懇惻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近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闕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陳請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大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

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況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蹌蹌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于咫尺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庭苑金紫赤紱賞及于方外之士臣不意陛

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于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楙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迂怪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為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而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聖躬之福耶甚非聖天子所以崇

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于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于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于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爲臣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强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道之使

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于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爲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

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邱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口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卽遠于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于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

報國家眷顧禮遇之恩于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佑則莊敬日強而彌壽永于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爲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懇切之至 奏入帝震怒下詔獄拷掠幾斃

劾嚴嵩疏 嘉靖二十一年 張永明

臣竊惟人臣事君之道猶事天也矢心對越精壹無貳

內無私慮外無私交日惟恪恭以勤乃職猶恐智能淺劣無所裨補以仰答恩造若復懷奸肆欺互相朋比以崇長其陰私豈惟臣道之缺實上乖天常下亂人紀罪莫大焉者也茲者郭勛溷天之惡逾于四凶仰賴聖明昭鑒窮治其罪歡呼之聲遐邇傾動莫不舉手加額慶明威之震曜加雷霆也夫天下幸其然武人獷悍兇悖由來久矣若夫搢紳之臣習服聖賢之訓而猶不聞君臣之義顧有陽效恭順陰肆矯誣爲私黨之附此尤非臣所敢知也竊照禮部尚書嚴嵩受皇上殊眷崇階峻秩

恩寵逾涯苟圖報稱雖捐軀恐不逮也迺與郭勛陰相交納大肆奸欺密請造以爲歡締婣勢以爲固至如互分邊帥之金而相悅以利偏尅軍士之資而相蒙以私大蠹兵政以生戎心無日不造勛第情好尤密縱妻赴飲其家路人所知嵩之附勛誠表表彰灼者也臣聞之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也無禮如勛者不能逐之已爲罪矣況親暱之乎又聞人臣之義無私交苟非公義況有所交且不可況悖逆之臣而可與之交納乎在小臣且不敢況受恩深重如嵩者而可二三其心

乎再照嚴嵩近又具疏自劾是不惟假此以掩罪而又援此以爲直肺肝如見其將誰欺夫嚴嵩與勛其居甚密其跡甚親縱不軌之謀隱秘難知若其咆哮恣橫驁逆貪贊其誰不切齒且亦嘗經論列矣然嵩不言于虐焰方熾之時而顧言之于蹤跡既敗之後附其勢以爲利又尾其敗而因以爲功此尤見其陰詐陰賊反覆無恒之甚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自有載籍以來未聞小人而能成功者也宋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然從古小人易售其欺而君

子弗究于用何哉蓋憸險之夫習爲欺罔多便利快順之可喜而端方重厚之臣上下陰有賴焉者多以其悃愊無華而忽之耳才德之辨君子小人之進退惟皇上深留睿察天下幸甚臣再惟嵩與勛比附之故有二焉一則其嗜利蔑義之臭味相同一則其竊位固寵之聲勢相倚夫嗜利之心重則効忠之念輕徇私之黨衆則奉公之臣孤二者之勢若持衡然亟反之以歸于正其機甚微而世道登降之由于此焉決今聖君當極正臣子殫心竭蹶之日過嵩乃敢怙終罔悛陰相朋比以自

厚其私圖是豈所以報主恩明臣節哉大臣如此小臣何式文臣如此武臣何忌風之漸靡臣不知將何底止也乞將嚴嵩速賜罷黜爲人臣志公徇私者之戒庶有以破私邪之黨明臣子之義國法大彰士風聿變而太平之治可拭目覩矣臣待罪南科已歷數月每憤諸臣深負上恩無以贊成睿志今元兇幸已伏辜而邪黨猶得隱匿其姦以溷聖明若畏避權貴不敢指斥爲循默保身之計則不忠不直臣罪不容于死矣又何諸臣之憤爲哉仰恃聖明敷瀝冒陳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三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四

劾李如圭張瓚疏嘉靖二十一年　周怡

臣竊惟近年敵人侵邊更番迭入人皆知籌邊失策由絕撫之臣失職不知邊臣失職實由根本之地大臣不職所致不于根本圖之而惟枝葉是務未見其善也夫禦戎之要莫急于兵食兵食之根本莫重于戶兵二部兵食不足邊臣無所用其智勇戶兵不得其人而欲足食足兵亦必不可得也臣觀戶部尚書李如圭之理錢糧也當邊圉多事官兵所急需者惟在芻糧各鎮撫臣

每有題請如圭漫不經心司官以職掌呈議方且悖目視之言邊鎮之事自有邊臣司之何預戶部動爲題覆夫尋常無事之時尚當悉心竭力變通調度以求生財裕國之道今乃于急要之日蔑視國事罔修職業不忠如此將焉用之今山西屢遭兵革上廑聖心軫念生靈蠲免稅糧又發內帑命大臣賑濟憂深慮切真痌瘝乃身之心也如圭曾亦思所以仰承德意下恤邊方而有變通調度之方否耶臣又聞河南周府往歲奏增祿米價銀如圭貪受賄賂不行勘查徑自覆題每石加銀一

錢共加銀一萬四千餘兩原價每石三錢五分倘且歲
有逋欠無能追納河南撫臣因地方時勢之難奏請戶
部宜圖經久之計今如圭竟不爲調處臣見苟延愈加
積欠新增徒有虛數而已臣閱周府如撫臣有奏令人
齎送銀兩餘如圭等乃爲覆題及周府分派祿米每石
加銀五分計銀一萬二千餘兩以補前數遂致宗室閧
然不平訐呈巡撫至今追銀問罪未結夫王府乃天潢
一派帝室懿親祿米自有定數增減自有法例屈伸盈
縮與時消息是亦該部之責也如其當增則亦當攷前

此何爲而不增及今時可增與否明白議奏請旨上裁
豈可貪受賄賂以私賣耶如不當增則枉法受賂尤大
不可于王室至親尚敢剋食不法而況于其他耶且今
日大工之建邊防之費日新月盛帑藏已虛民力已困
凡宗室賢王亦知上體國憂獻金銀以助萬一寧得于
祿米定價更欲求加重困朝廷耶如圭職掌司農罔恤
國計乃反徇私貪賂賣朝廷之恩壞國家之政王府不
沾實惠百姓日見流亡尚何望其調度以給邊防之需
乎如圭不罷欲求國計之充足決不可得也兵部尚書

張瓚屢經論劾荷蒙上姑留罔知報效凡遇都督總兵
副參遊備之陞補無非平時賄賂之私人其賄賂者豈
皆取諸私囊大都借貸于巨室一得陞補即剋剝軍士
以償債肥家如此用人安望其有奮不顧生舍命敵愾
者乎瓚今雖不受一賂遂用智勇之將而爲所用者亦
確信平日之心術而深疑今日之舉用以爲危急之日
雖擢用不次而償賂之念終任用不堅後之繼今者亦
猶今之繼昔也今日尚何賴于瓚而任用之哉往者陝
西奏微倖之功本兵先蒙重賞廕子錦衣今日山西屢

至失事巡撫總兵與之同罪則本兵亦當先受顯戮豈
有成則先論其賞敗獨不可分受其罰耶近日山西被
兵二十七州縣孳畜一空子女盡去殺傷之慘尤不忍
聞兵部近歲用夜不收三十名往來探聽以爲緩急之
備山西撫臣乃厚賞之兵部復厚勞之令其勿言山西
之慘止言敵人已困殺馬而食以懈衆心以罔朝廷瓚
等職掌本兵乃互爲欺蔽上負聖眷而不顧下犯人言
而不恤尚何望其折衝萬里哉張瓚不罷欲留智勇忠
義之將決不可得也其提督十二團營兵部尚書劉天

和年垂衰羈步履艱難氣血衰憊昨觀各城門揚兵之議有同見歲犬圖營之兵挑選精銳內爲王室干城之重備外備四方不虞之救援必須精敏奮勵之臣以提督之則可以作六軍之生氣備萬里之長城今用此衰憊以當重任必誤大事但天和壯歲自立素孚重望及今衰作精神策勵自不如前合令致仕以全晚節別簡才猷廉精之臣以充其位則于國體軍務兩得之矣夫籌邊經國必期兵食之足將帥之良使以匪人充之何以新天下之耳目鼓中外之勇志伏望皇上早賜罷黜

速易賢才實宗社無疆之福邊方再造之願也 疏入

如圭還籍待勘瓚留如故天和致仕去

請敕責大臣不和疏 嘉靖二十二年 周怡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國爲忠協力齊事爲和自古及今未有卿輔大臣爭于朝文武大臣爭于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近者內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許讚互相詆訐而大同總兵張鳳周尚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不和人持己見各自爲心此事誤國實甚臣請近驗之一身夫耳目手足必從心所欲而各效其職苟或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則于心志所欲曷由克副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羣臣猶耳目手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寧肯耳目自相違手足自相賊耶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長于外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于下由今溯昔求之或易也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于茲矣初年求治之

銳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育矣今陛下日事齋醮而四方之災荒未能消也日求富國之計而府庫未能充也日下寬大之詔而百姓未能蘇也日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陛下勞心焦慮于上而下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時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繁興以外則敵人驕甚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宜如丙魏同心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凡可以利國家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答君心下以勵寮寀可也夫何大學士翟鑾嚴

嵩憑藉寵靈徇己營私播弄威福市恩修怨是二臣已
不和矣何望其同寅協恭以事上而風下也哉夫輔臣
與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服
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進退吏部亦宜有
貞心直節使人望之知畏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
宜依阿奉承一啓順婣而從不可逆也今嚴嵩招權攬
勢陵逼百司使凡有陳乞擬畏者罔不奔走其門先得
其意而後敢聞于陛下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惟知畏
嵩也翟鑾則依阿委靡不能主張尚書許讚雖曰小心

謹畏而不能以直氣正色豫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
矣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
世之氣象也今卿輔大臣陰擠陽排互相詆訐不思培
植元氣愛護人材共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
何心哉臣恐大臣不和則憸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黨
比媒孽啓釁非國之福也往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
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謫之夫直言敢諫之臣于權
貴雖不利于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罪之謫之臣恐自
是之後雖有如檮杌驩兜無復言之者矣入秋以來宜

大已報聲息而文武總制大臣各立門戶各持意見平
時既不相和協則必無長籌遠馭之策臨敵調兵援伏
對壘必將甲可乙否彼是此非其不誤事敗謀也幾希
矣朝廷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以制三軍之命
使無不如意也今乃各自爲大而恥相下各自爲是而
恥相從是假之權位以相角而豈爲衛國禦侮計哉伏
乞陛下明垂離照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臣無務修
怨以竊威福戒吏部無務依違以輕黜陟戒邊廷文武
大臣無懷小忿以誤大事更望虛心聽納先務和德于

上則大臣公忠爲國各務和讓于下區區外侮有不足
攘者矣　疏入帝大怒責其謗訕令對狀怡惶恐請罪
帝怒不解杖之闕下復錮于詔獄尋釋之

劾嚴嵩疏嘉靖二十二年　周怡

臣伏見嘉靖二十一年八月陛下敕令禮部尚書嚴嵩
入閣辦事維時臣等卽論重位不宜任以匪人既而言
論紛集未蒙採納而于嵩也任之益篤遇之益隆夫豈
眞以嵩爲賢而任之勿貳耶抑豈以臣等之言眞爲未
是而不用耶蓋嵩之奔走于陛下左右有年矣其心術

之虧回行檢之汚穢人品之鄙劣識見之淺陋亦已照之悉矣第以目前奔走承順頗可驅役一時未有當意者姑令承乏亦因以試之庶幾感深圖報飭躬勵行嵩未必無人心耳嵩因人言自陳之疏云臣之負冤真若沈于苦海又云入泥往事臣以爲嵩宜蚤夜以思上感殊遇下恥人言痛省往愆髓圖新美庶可以仰答聖明之萬一少息人言之責望不宜積迷不悟執下不返長負國恩反讎公是卒自同于盧杞裴延齡之歸也陛下近又賜嵩以忠勤敏達銀記豈謂嵩果能稱此耶夫亦

金錢愧心之意將使嵩思果忠矣勤矣敏與達矣抑未能如聖諭之責望耶反觀內省夙興夜寐勉求四字以增聖明用人之光以稱輔臣弼君之任聖意淵深或在于此乃嵩自罹釁卧病未出之後幸可以專柄攬權于票擬諭旨從違可否不秉聖裁竊爲威福遂使待罪承恩者車馬輳集于私門少不順附則播弄隨之近如王堯封共爲人不齒于士論人皆知之嵩乃力爲援引誑言陛下意欲用之覲約吏部尚書許讃至東閣傳示聖意讃以未見明實倘遲推與及奉明旨再推然後以堯

封推上果崇欽黙一時羣臣驚愕以聖斷方切姑忍而未言以需後效茲南京科道官張汝棟等各具疏論劾即奉明旨王堯封照前旨不許推用綸音煥赫衆意豁然不意聖明之世嵩乃敢欺罔至此也夫陛下即有欲用王堯封之意嵩等猶當力論以爲不敢曲從致皇上有後悔也矧非出聖意者乎嵩又嘗對人言即今翟鑾病久不出當以是面奏陛下房杜謀斷相資臣以一身兼之爲難陛下稱以古昔周公亦秖一人此言有無不可知誠如聖諭則嵩當愧悚不暇佩服聖訓永言師法

可也尚可揚揚誇詡以自侈大耶輔相之職莫大于進賢退不肖勸善懲惡以爲朝廷樹風教貽典則今多事之時正以求賢擇才爲急海內英豪不爲乏人現任去任寧無數人可用者嵩可諉于不知耶知則宜時聞于上出格推用爲時解紓今未聞其進一賢舉一能是敝賢也不知則宜急爲訪求不當泄泄沓沓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內廷外衛而已也又如樊繼祖附勢媚竈惡跡穢狀罄竹難書築城之役與前任霸州兵備副使王鳳靈上下通同燒無數磚實破得銀巨萬不數月而冒破

無存喪師債事仍以為利此誠盛世之戚臣使老死牖下猶為逸罰乃近以傳奉起為工部尚書督採湖廣大木此雖今日急務在廷在外未為無人奚必用罪人樊繼祖耶嵩宜力為陛下陳之何未聞其出一言乎朝廷于大臣贈官贈謚為勸懲大典雖身後不少假也其歷任雖久倘經論劾者不許濫請已故兵部尚書張瓚在任無一善狀屢被疏劾上負國恩下遺邊患明判倖逸于生前顯禠宜行于歿後顧乃典禮加隆贈謚兼備又已故南京兵部侍郎呂柟未究厥施宜隆恩典乃奉明

旨呂柟罷謚大禠張瓚之官可以懲惡增呂柟之秩可以勸善嵩皆無一言則又將焉用此相臣為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辨之不早辨也今聖明在上嵩豈敢有他志哉願聖眷益隆而怙終益甚人言雖劇而遂非殊熾伏願陛下簡重綸扉甄別淑慝則內外臣僚無不欽帝天之神察矣 疏入帝不納

旱災陳言疏嘉靖二十三年 張永明

臣竊惟古昔盛治之世未嘗無水旱而卒不為災者人事修而防患豫也待民飢莩流離而後議之則既晚矣臣等謹集衆思講求所以弭災防患之道列為五事伏乞敕下該衙門詳議可否上請施行萬一小補地方幸甚一曰申飭官箴傳說有言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官者為民而立者也茲天降旱災民庶艱食孟子曰受人之牛羊為之牧而立視其死臣等何所逃罪哉照得南京國家鴻業肇基陵寢攸在是以並設府部院寺科道等衙門兩京並峙同符周之鎬京雒邑第留都既與各省不同各衙門俱于撫按無屬事權不一力敵勢分又有府廠內

臣公侯勳貴均受有地方之寄者故或倚法以朘削小民或越分以勞役丁夫行戶有和買之擾十不償五坊廂有供具之費月無虛旬宴席太豐儀文太侈是皆官箴之不飭而民怨所由生也乞敕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備行各該衙門申飭修省查議裁禁務在清約成風四方為則至于在外郡縣與民尤親利害尤切不得其人其貽患播惡殆不止于臣等前所云者仍乞備行各該撫按詳加察劾其有貪污酷虐罷輭無能不勝任者即不時論劾議擬降黜再乞申敕吏部加意受災地

方遇有正官員缺卽選才賢比照近年山東山西赴任事例嚴限供職庶幾官必得人而救荒之政有攸賴矣二曰節省民力竊照江南財賦甲于天下而江南民困甚于昔時丁田糧差歲有定額而餘羨之徵無名之斂又再倍之其尤病者如徭里甲徵銀在官謂有書冊事例而營辦支應重復擾民經過使客之供億士夫人情之餽贈驛遞關文之冒濫船隻夫馬之繹騷無非取諸民者而又備水陸珍奇之奉謂之天字下程增科耗紙贖之科謂之徵輸常制推剝多端繭絲殆盡是以豪猾

則投匿欺隱貧弱則獨累攤賠遂至拖欠正供重虞部使催督愈嚴逋逃愈甚再照上江二縣差額尤繁除係籍軍匠正役外有內府各監局并工部匠役有內府各庫藏并外關司鋪戶人夫曰夫差有輪年里甲徵銀上櫃支應曰櫃銀一民備此三役而又暴取出于多門經用替于無制是二縣之民窮尤甚爲臣等涉歷未廣咨詢未詳前項所陳十不一二至于事情之僻遠弊竇之隱微其所未知多矣若不及今急爲疏滌興革竊恐江南之民無安日矣乞敕戶部備行巡撫衙門及南京戶

工二部通將江南地方民情利病詳議查處易之損曰二篇可用事今民急無食生不自聊非用損之時乎臣等愚昧以爲諸在得已之科者皆宜暫行停罷當事之臣所宜悉心體國毋泥弊文毋避嫌怨要在修舉舊制剗革苛法急紓民力以弭災患可也臣等不勝惓惓三曰博舉荒政嘗聞救荒無善政宋臣司馬光曰竊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蘇軾曰熙寧之救荒費多而無益者以救之遲故也然則得人而備之豫其猶庶幾乎臣等敢得宋臣趙

抃之賑越也先期詳詢屬縣民之被荒者幾鄉其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民可募出粟者幾家吝諭周詳先事爲備抃之所以爲善也乞敕戶部詳博議擬轉行各該巡撫衙門備行各屬依倣前法審計豫備其有事勢迫切民命急在旦夕者許所司便宜賑恤毋得拘泥文移申覆輾轉以致稽緩誤事庶有及時之益然今災旱地方闊遠衆以江南屢歲未豐蓄儲匱乏非仰賴皇上浩蕩異恩厚加賑恤斯民不易存活除各

該有司地方聽該巡撫衙門查勘議擬題請外照得南京城坊之民尤為四方根本乞敕戶部轉行南京戶部查將堪動倉糧量行官糶一二萬石使貧難下戶各止糴買五斗以上一石以下少濟目前庶米價不致騰貴其糶本即歸本部候湊買補似亦兩便秋冬以後倘穀且盡民散愈急再議開放常平倉米以加賑恤其所不足則在該部議擬上請施行至于煮粥救飢古人雖嘗行之然粥食久頓則難用民聚蒸鬱則病生似非良法乞敕所司詳擇酌議施行四曰責任撫臣竊照江南應

天蘇松徽寧十一府州兼帶嘉湖二府物衆地大奸孳易生而直隷地方無布按二司之統轄無分巡分守之專寄所賴以撫治者巡撫都御史也查得景泰年間巡撫侍郎李敏以撫內多事建請添設大臣一員分巡督理其後兼為一員事繁勢重官尊秩崇每多不肯盡心民務況遷轉既速則雖雅志有為年到地方咨詢未悉遽其籍習則除書已下矣且南畿近因先任巡撫都御史歐陽鐸志欲裕民改為新法然事不法故條令煩多民不安習後任撫臣屢嘗通變宜民而皆不久陞任未

底蘊一前後文移不同吏愈得緣為奸今照巡撫都御史丁汝夔新任未久民情土俗日漸諳練當茲旱災似宜久于委任以責成功臣等查得先年南畿輔臣熊槩則以大理寺卿在任周忱則以侍郎繼陞尚書在任李敏則以侍郎在任乞敕吏部查照近年題準事例各處撫臣必須久任其有年勞積久相應掄擢者疏請加陞職銜照舊管事必使地方寧謐功績有成然後遷任此尤圖治之要弭患之先務也五曰防遏盜賊易曰履霜堅冰至故事勢有積習之漸而聖人貴未然之防今亢

旱已極饑饉必至饑饉至而無以舒之則擾奪作擾奪作而無以禁之則賊盜行矣是不可以不早計也乞敕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備行各屬軍衛有司務在誠切撫諭使民咸思安業不思他變而又慎守關隘以詰奸慝善撫流民以防潰散嚴禁搶擄以銷邪謀庶幾民得安堵再照南京江防事體尤為重大而承平日久法禁弛怠容臣等再加訪究具奏外仍乞先行操江巡江衙門慎重江防倍加隄備庶幾奸弊不萌而地方以寧謐矣　疏入帝從之

請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五年　曾銑

臣惟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天禮樂文章一新昭代之制文事武備殆曠世所罕及者是宜舞干羽于兩階內治修而遠人服復邊陲告警敵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逼榆林內地傷殘邊氓驚懼夫敵人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乃爾豈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未得其要歟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敵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難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于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

而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隸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略唐初朔方軍以河爲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警歲省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斥澤進陷靈鹽河套復爲敵有卒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創建大業成祖文皇帝威加海內逐北追亡敵衆救死不暇而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以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寧謐土地沃饒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而守乃區區于榆林之築此時敵勢未大猶有議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敵編從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大入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建至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使敵人濟農得以套爲巢穴腡根紇種竊發無時出套則寇宣大三關入套則擾延寧甘固生民荼毒於陝用徹巳極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于皇上也夫河套自三代以迄

于今世所固守以界中外又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自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俾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疏虞強敵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據托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我皇上德邁三皇功光列聖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用凡所以攘卻外患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實鑒臨之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因近利則喪遠謀小有挫失媒蘖其

短者纔踰而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況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輕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爲者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以爲不與此賊共戴天陛下德邁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足備又非但裴度之比可使強敵猖肆蒼生阽危一至此哉夫豶豕之牙爲力尚易猛虎負嵎則有莫之敢攖者

其勢則然也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塵睿覽伏祈敕部會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采納速賜施行慎選將材除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牆方議修築今臣輒有復套之議曾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爲數十年之謀也敵在套中生長日繁病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備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敵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擬揚武威驅除外患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既昭敵膽懸裂狼顧狎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爲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聖子神孫之永圖也今神聖在上英俊在旁時所當乘機不可昧謹陳復套數事伏惟皇上裁擇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一曰定廟謨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駕三代而撫四夷非漢唐所能彷彿者此正大有爲之時也而闔外之臣迺不能奮揚威武迅掃強梁以嚴中外之限繼春秋之志者臣竊恥之夫河套者敵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居守禦罷弱芻

糧莫繼歲掠之民往往爲其先驅是敵之害所向無前將來生聚日繁負嵎日恣南侵之禍深有可慮趙充國屯田中漢宣帝主之于始而魏相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襄者裴度也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伏願聖明先定此志命廷臣詳議以爲長治久安之計恭行天討以除暴亂以清朔漠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乖難之事而憚擇選謀猷忠勇之臣付以閫外專征之任惟求底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殆見拯民于水火之中傳祚于磐

不之固則我皇上文教既崇武功亦競商之高宗周之成康豈足以比倫也耶二曰立綱紀綱者人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節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既立則戎事可興矣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處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敵驅之出境即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為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

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敵敵未膽落輒興版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為惆生民之陷溺而興之除患發整雄師張皇丧旅春蒐于套秋守于邊如是三年敵勢必折俟其遠遁然後拒河為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發于衛所凡該口外為民者皆定發于州郡將套中之地豫為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後弊

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閒一頃是為閒田以養地力其沿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倣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于稼穡敵騎難以馳驟夫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使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于講武之時為禦敵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略也乞敕部豫為經理三年之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

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整頓實難須及時防治來年四月先將近邊剿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力漸雄然後恥聖明無外之度闡皇上救民之仁檄示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擄之民與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在師中吉矣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機論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算在我何往不濟敵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駐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十數

萬長驅深入彼衆而攻我分而守此敵之時勢我軍不得而預之也及其入套深冬冱寒水草枯乘又皆各散駐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敵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攢槽牧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敵不得而預之也今之禦邊者誠弱不來因仍怠怯敵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事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何丁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敵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發矢道同的礮火激烈雷擊霆殺敵縱

有援旬月斯集目前虜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討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總督鎮撫諸臣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駐牧之強敵敵倘敗亡必將遁河逃遁厥兵牧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掎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敵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況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牆可使撻伐如是三年敵勢自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為險修築墩隍一如榆

林守邊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實邊民牆塹既固耕穫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寧夏之河防亦寬而內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不然敵之強也來不能禦敵之弱也去不能征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四曰選將材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否勇怯所繫匪輕如馬永之于遼左梁震之守雲中至今稱勇以其能善戰料敵不負專閫也今三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懦怯習于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遠為自守曾未有出一死力為士卒先者臣

到地方親臨戰陣與之共事已得其槩矣蓋總副參遊等官爵位漸高志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此所以有敗而無勝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邊之廣豈謂無人但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故英雄豪傑之徒往往雜于卒伍雖有才美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韓信拔于行伍陳平起于亡命感遇思奮遂建奇功欲為恢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各鎮將領除中材堪以策勵者照舊任事外凡有

庸流別議任用乃自指揮千百戸以至總小旗夜不收等人員及屢年各處廢棄謫戍將領中間果有智勇超羣謀猷出衆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即以爲千人之長可將萬人者即以爲萬人之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將兵出塞果能摧鋒破敵聽臣等覈實奏請即與實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彼沈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掃清朔漠以恢大業可坐而待

矣然此特就復套而言不爲常例如循常守舊無所樹立者令各復還職役其有畏怯逗遛玩愒失事者照罰自有明典夫復何言如此厚賞以酬有功明罰以懲不恪爲將者亦將爭自洗濯嫌于見棄而武功日競矣五曰任賢能夫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材而後可與建非常之業兵馬錢糧百需靡易況與師于數百里之遠以驅數十年盤據之敵以拯數百萬生靈之禍非得練達忠勇好謀善斷之臣授以專征之寄曷克有濟易曰師貞丈人吉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

之懷萬邦也臣實庸愚不知戰陣誤蒙聖明委任以敉負山悲等寵命晝夜憂思期少補報而不可得然非敢自謂臣之材能足以辦此蓋強敵憑陵據我門戸征之則遠而利在于上不征則邇而禍及于遠深根固本之圖不可不豫爲之所也伏乞特敕廷臣議擬公舉文武兼資大臣一人前來專統其事脫不以臣爲卑鄙亦使備役行陣參協其議雖竭駑骨所不敢辭但慮非所長也仍乞戸部堂上官一員專理芻餉兵部司官二員稽查軍馬又乞簡差科道官各一員前來于選將練兵厲

器牧馬等項有所督責比臨期紀驗功次而各鎮撫按實相成之凡本省鄰省布按司府等方面官員公忠而有才識者亦聽委用如此則集衆美立成器而敵不足滅矣六曰足芻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蕭何給饋餉漢高帝所以破強楚李牧日擊牛饗士所強敵大破遠遁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軍六萬人馬六萬匹山東槍手二千名及將領等官廩給諸費共約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然此經常之費語其大畧也師行千里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不有

厚賞以結之于先安望得其死力于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壯其力多積金帛亦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法以威之兵有鬬志將以增氣雖數萬衆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敵之期斯可卜也賞犒之類約需銀十餘萬兩總計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深一征之費比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之需京運銀一百四十五萬兩今陝西于年例防秋之外亦捐此客兵之費以充復套三年之費非甚難集不然准折每歲餘鹽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億尤屬相應乞發帑銀四十萬

兩付總理糧儲大臣督同延綏陝西寧夏三巡撫處預爲會計召買聽候行軍之費其中十萬兩作爲犒賞之需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別項移借仍令豫備輜重待時而行則食足兵強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七曰明賞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勛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雖分毫不與昔孫武斬宮嬪而吳兵可用穰苴誅莊賈而軍士股慄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我皇上明罰敕法令甲昭然有邊

功者特加陞賞而失事將領即械繫誅譴可謂勸懲之公矣然臣思之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日久戎務廢弛紈袴之子罔知兵革已失統馭之術三軍之士習于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故聞鼓不進聞金不退積習之弊非一日矣臨陣退縮逗遛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于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首級而衆數十人爭之在己既不免于傷殘且縱敵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爲敵所挾者往往皆是也請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敵者雖無首級定爲首功而爭

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買賣冒奪之徒纏以重法罪至于死必戮之以徇衆務俾畏我而不畏敵雖赴湯蹈火莫之敢違法曰威克厥愛允濟此之謂也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況玩愒之餘衆心渙散迫之以威則離循而附之三軍之士溫如挾纊臣請給發帑銀之外詳著條款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心知所趨避夫有賞以誘之于前有刑以驅之于後則士卒感恩而畏威有勇而爭奮矣八曰備長技漢書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爲表裏斯爲萬全之

術今敵之長技不異于曩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爲表裏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于火器蓋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安望其有摧擊之功乎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盞口礮毒火飛礮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敵雖爲今秋于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出強敵故來降人口云敵久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盞口礮

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槍二萬根長槍二千根生鐵炸礮十萬個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爲表裏庶可摧折強敵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礮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于此而不宜于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于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礮裂留以别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盔甲神槍等器原爲私藏者例也

而盞口礮長短鐵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實爲籌邊破敵之公器伏乞敕部不以爲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撫鎮官于山陝等處置造以爲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敵技精強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疏入得旨據河套久爲内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敵復套爲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爾部裏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著銑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

副上方略造邊牆千里沙漠與宜大地勢不同只著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許徑費

復河套議 嘉靖二十五年 翁萬達

臣惟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北征漠北殘其部落舍黃河衞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已至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也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蟠據

其中游牧生養聲之為家者成業久矣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夫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途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軍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而可集也我軍數萬衆綴行持重則彼備益固疾行邀利則輜重在後即得小利歸師尚艱倘失覊導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佯遁犄角時動壁壘相持乍合乍離終不渡河我軍于此將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

者我所便弓矢利于馳擊火器利于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擊于黃沙白草間大非計也議者欲整六萬衆為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于征秋冬馬肥彼强我利于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而守夫馬之肥瘦我與敵共之者也即彼弱矣然坐以待之憚其擾擊我也及彼強矣又懼其報復我也其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焉能待三乎即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叛衆亦無日也議者見近時出征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蹴遂以套

為易復然出征因其近塞可以乘其不備勝則速歸否則舉足南向即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為利套則其四時駐牧地彼肯晏然而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以守時先於築渡口墩牆以次移築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舍套而出乎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者乎堡非有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特而遊徼騎望者不預焉當三十萬衆不止也況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尤不可

不深慮也若使彼有間隙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強敵以事非常臣愚所不解也　議奏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四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五

重論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六年 曾銑

臣按鎮撫諸臣勘議復套事宜所見略同然展轉因循之懷間亦不能無也臣奉欽依有參酌之責敢不悉心吐露以為聖明告乎夫河套之復預有天下之大機惟在審天下之大勢以起天下之積廢庶幾文武全功帝王大業可運諸掌矣何謂大勢夫河套者西北之樞全陝之喉吭也三代秦漢並列中原迨我皇明盡入版圖顧承平日久武備寖疎敵因竊據漸致繁衍蓋人畜之

孳息者既蕃而擄掠中國男婦又衆以此穹廬四望勢益盛強遂為門庭勍敵貽中國之患出套而東則宣大三關受其害畿甸為之震恐西則甘肅蘭靖棠其薪洮岷為之戒嚴入套而南則全陝延慶等處無不遭其侵掠舉耳目之所親記如嘉靖十九等年以迄于今山陝邊甸之間殺掠人畜無慮百數十萬蓋敵處其便中國失其險不有以制之則啓敵人輕侮之心將來禍患不可勝道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極重不可反此憂國者之所當審也何謂大機夫有非常之材而後能建非常之業敵騎剽掠經略未遑不惟狃于治安之可恃抑亦贊襄者之無其人是以敵人猖獗至此今皇上文德武功至昭無外敬天恤民憂勤不息故嘉納復套之奏即下之臣等具上方略頃者三邊風動我師氣倍而強敵且畏遁矣誠使忠計之臣不懈于內謀勇之將忘身于外復此舊壤以除禍階郡縣其地而守之有方豈止百年無事耶是河套一復非惟廣地實鞏皇圖遠邁百王近配二祖惟聖明有可致之資爾故曰天下之大機夫知其機審其勢亦為之而已矣禦戎之臣猶懷觀望

甲可乙否鮮能振勵使臣愚建白之意孤危莫遂遷延不決者夫豈無其故哉良由畏懷之徒嬰痿痺之疾恣猾巧之說膠粘人心已非一朝一夕雖忠臣義士亦不能不為其所惑此不可以不辨也凡邊方撫輯之事付之于文職戰陣之事付之于武職而又擇大臣以總督之朝廷制敵亦慎重矣奈何將官每出于豢養罔知夫忠義遇賊不戰擁兵自保虛張聲勢欺罔上下惟冀身家之無恙不念宗社之安危父祖子孫由兄傳弟凡在邊官襲此虛套遂使敵勢猖狂無所忌憚而文職諸臣

坐守城堡莫辨眞僞一唱百和遠邇同聲始則邊徼之
飾辭終成朝野之通患遂信以爲強敵眞不可抗彼此
戒懼惟謹備之爲尚而猶不能免焉是使中國武勇遡
焉無聞士卒見敵不匿則潰此其病瘵之原也或曰套
地險要固當復也但我兵少又素脆弱終難與敵也夫
兵貴精不貴多也中國不患無兵而患不練兵誠使各
處巡撫兵備等官于糧餉器甲之具與鼓舞激將之方
各修其職總副參遊等官于科尅冒占之弊與憂恤操
習之規知所戒勉則所在兵可使勇且知向義何敵之

不可破哉昔周瑜以三萬之衆破曹瞞百萬之師李靖
定襄之捷以三千而破突厥十萬衆寡強弱豈有常形
耶惟在善將者馭之而已或曰九邊之守歲費已極若
加復套尤爲不貲財力殫竭將奈之何夫成大事者不
計小費不一勞者不永逸此定理也即以宣大三關言
之客兵歲費百五十萬今事併守然亦歲常百二十萬
直以百年爲準須錢穀萬萬猶未已也若復套之費不
過宣大一年之費其屯守修築不過再倍三倍事已集
矣套地既復則郡縣其地將來賦稅足供三邊之用地

開民祭有神中興之大業所謂大事者在此而小費豈
足恤哉今臣習夫火攻之法助以槍箭之長效察地利
攻以車陣馬步相兼水陸並進欲進敵莫能禦欲止敵
莫能撼內有驍勇之壓外無衝突之患加以斥堠嚴明
賞罰必信雖三千之士可當敵萬騎均志合戰者立于
不敗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庶其近之或曰套誠復矣
全陝之地可免敵患敵既無巢侵掠不免獨不爲宣大
之憂乎此不知中原一體之勢而秦越視天下者之說
也夫敵之所以侵軼無忌者爲其視中原之無人也若

果奮其武勇逐之河外挫衂之餘兔喙自遠其敢以一
河之隔而復肆猖獗耶蓋虎豹在山藜藿不採其勢則
然況宣大諸邊自有防禦之兵初非掣彼以守此也凡
此皆方今之疾漸成大癰賈誼所謂一脛之大幾如腰
一指之大幾如股者正此之類臣恐癰瘵弗瘳有諱大
討故不敢隱默若此漢有謀臣曰晁錯者議削諸侯地
蘇洵曰晁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
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敵人之強不減
于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直以苟

兇于身之爲幸鮮有不以臣爲愚者惟賴聖明辨之于早斷之于獨霸其勢速其機以起夫天下之沈痼而已

疏入得旨兵部定了來說

議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六年　楊守謙

臣嘗揣測形勢較量彼己復套之役有六可焉請言其實夫河套延袤二千餘里延寧邊垣已一千五百餘里若因河爲固較其長短多五百里比之守牆其易十倍三時務農不煩戍守止須冰合然後防河鑿冰爲塹壘冰爲垣比之守牆易猶三倍此蘭靖寧夏河曲保德現

有恒規一可也敵人穹居野處一帳之外便爲敵國我則宵烽晝燧以爲守城郭溝池以爲固敵馬地凍草枯膘騰以減春時冰解尤甚尪隤我則閉廐而居芻豆而牧此天時地利彼短我長若選驍騰之騎簡鋒銳之卒冬春之際因其近塞遄往速歸襲其營帳掠其牲畜敵必遠徙但數百里內不復敢牧則河套之中已非敵有此近時名將已效梁震屢有成績二可也寧夏一鎮勢據上游利于舟師若採雪山之木下蘭州之筏大造戰舸嫺習水戰還出敵後軼其不意破其營帳時走單舸重募死士風雨昏夜破壁其壘敵益驚擾三可也寧夏地饒利擅渠堰穀粟可備饋餉之需方船而下沿河而下順流而運不煩車牛其易百倍四可也今陝屯地多極膏腴以屯田之法治之不煩益費卒乘可增花馬定邊地多閒曠以營田之法推之北諸瘠鹵利當以倍平日則併營田之粟儲之寧夏以助軍餉套復則移營田之人耕墾沃壤以實邊堡五可也濟農諸子盤據套內勢雖盛強然敵人之情利在剽掠東馳西擾北攘南侵勢非株守如辛丑壬寅與夫甲辰套內殆空俟其既出

縱遣營帳不過一二萬人我以十萬之師水陸並進勢必遠徙但師及河岸分佈舟兵截據渡口敵縱糾集部落求逞報復然轂馬之技難用于洪濤渾脫以浮難當夫戰艦比及可涑諸壘已完如前而守焚蘖草萊千里赤地敵望必絕六可也　疏入得旨敵據河套爲國家患朕惓懷宵旰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今曾銑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已看詳便會同多官協忠定計來說

陳邊務疏 嘉靖三十年　胡松

臣竊惟去秋諳達掠興嵐即傳箭徵兵剋期深入守臣

旨稔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備禦無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賄遺令勿侵己分地與嫁禍他境今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與重典以爲諸鎮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爲敵用今宜招使歸有攜畜産器械來者聽其自有更給牛種費優復數年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拊而用之皆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强敵哉大同最敵衝爲鎮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祿廩使得收召猛士豢養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必不爲苟且旦夕計而邊閫自固又必稍寬文網非大干憲典者官毋得輕劾以壞其成功至用間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諜獲于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潛縱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事貴人否亦可覘强弱虛實而豫爲備又寇貪而好利我誠不愛金帛東賂黄毛三衞以牽其左西收額布勒遺種予善地以綏其右使首尾駭異自相狼顧則我可起承其敝坐收全勝矣　疏入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參政

請罷馬市疏　嘉靖三十年　楊繼盛

臣謹奏爲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絶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皇上發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套衆不遵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關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郊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讎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讎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諳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酌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北敵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于草茅下位

酋又不可勝數其讐茲奪衆叛不能生擒酋長剿絕酋
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
不可爲者爲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敵
素實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犯殺擄如此之慘則神
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讎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
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擗列祖之怒下舒百
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讎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
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于天子之尊哉皇
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方所共喻者也方今

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
師之興眞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
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
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
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
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醜逆爲此交易
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倒置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
此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達衆殺戮人
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

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
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
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
謀去矣異日欲復號召誰肯興起此喪豪傑効用之志
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
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
謂中國外裔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
鎮之責者曰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
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

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貳之心久矣一旦雖
有外交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
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
言乎此開邊方私通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罹于水
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
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弱姦茲小
醜尚不能服若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
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逆衆深入
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猝未備其疑畏之

心尙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曰中又究有乎我哉此長北敵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諳達之性詐變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賚金帛至邊等候同市彼違約不來交易亦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擅闖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境而詭言別部落入犯未可知也或以瘦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

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賊入彼詐之計九不可也彼地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彼地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取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彼地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借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

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夷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犯得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諳達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知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

駕車也不過爲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況彼以馬爲生又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諳達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蓋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

貲大市馬固不可許買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諳達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犯殊不知彼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而馬之利爲是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

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敵人于日蹙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造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于敵人則甚利焉蓋數十年

來敵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犯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賊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敵人而不利于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者何哉彼議而

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敵再入境皇上剛明必追究大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姑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嚮國目前之寵敵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敵人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倘突有欲謝事擠于人而無由者爲何

以自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敵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敵人之入與不入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敵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大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

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豈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豫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同思欲討之初志念敵人之志欲難饜非馬市小利足以羈縻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始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諳達于闕前驅戎馬于海外使彼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謹奏 疏入得旨這事邊臣奏來既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御乃肆意瀆奏好生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

災變請黜姦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趙錦

臣惟春秋日食三十有六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以示災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頃者夏言以貪黷之資厕跡禁扉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百官懾息諸司望

風今夏言雖莫逃于大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味淺其惡爲易見嵩柔佞而姦深其惡爲難知請舉一二而陛下自察之蓋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詔諛側媚之態似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敢露善以厚賂結交陛下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陛下見其小有所諍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嵩于不經意之事稍爲執論以絕陛下之疑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嵩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

請而莫敢不從或候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上聞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嵩任其咎怙寵作威招權納賄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爲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敏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必以爲嵩有可用之實而關于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

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士之掊克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懼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因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怨十數年以來使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靖外敵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稍寧民困已極而內患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陛下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由以致之臣願陛下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賜罷黜以應天變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怒下錦詔獄拷訊斥爲民

請誅賊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楊繼盛

臣謹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奸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

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于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于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于戎敵凡有害于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

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患惟諳達爲
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諳達者邊圉之瘡痍之疾
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
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
在勦絕諳達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
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
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
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
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于此時日夜

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
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
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
賴皇上 敬天之誠格于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
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發占云大臣專政
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于嵩者去年冬日下
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
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
于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

于賊嵩之身者乃日侍于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
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
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于此也臣敢
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
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
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
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
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
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

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
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
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
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以
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
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
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
知畏懼奉承于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
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

可毫髮借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
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
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
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于我故票本黜之皇上宥一
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
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
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
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已
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于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

甚于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
工又盡附于嵩嵩之心腹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
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
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
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
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
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
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

之出于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刊板行
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以前
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
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
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
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
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
不漏洩所以旨意未上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
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

郎中江栗事于嵩曰昨御史蔡樸劾守備許實等失
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閱東樓已票送入未知
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
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
如嵩言此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
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
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倉惶落
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
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

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竝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兩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竝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負冒軍功將令其孫言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

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與鵠皆世蕃子也隨任家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孫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

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倆既作做傚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負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負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論達缺何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論達闘知豈敢軀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丹爾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條子嵩父子彼

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故嵩嘗自嘆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賊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

十九年敵人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絶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是雖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

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職爲民矣嵩乃于嘉靖三十年攷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攷

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何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

所專主者于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賂嵩爲事將官既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

傚外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跖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

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賓賄結交情熟于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唾之聲遊觀宴樂之為無不報嵩

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間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輾轉撫飾其惡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

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于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預中書

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預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通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御史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眞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嗾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

道諸臣寧忍于負皇上而不敢于忤權臣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戚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其可為流涕者也是皇

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挾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于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

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捨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已前丞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幾一月臣雖至愚豈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于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

一之功哉顧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㧞于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伏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于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邪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

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諳達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犯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縶諳達之頭梟濟農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邊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具本親齎謹奏　旋入得旨這廝因論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為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着究問明白來說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五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六

議撥種馬應用疏 嘉靖三十七年 李 遂

臣照得倭夷連年入寇長江南北横被殘破臣身在草野竊懷隱憂不意罪廢之餘謬蒙錄用感遇酬知是臣盡節効命之日也敢不夙夜以圖報稱除臣召募兵勇分據要害區畫錢糧設處戰船繕葺城垣精利器械申嚴防禁愼遣哨探一切可以權宜遵奉欽依徑自區處不敢陳瀆外伏照江北原隰曠野本爲騎射之地倭夷兇狡善于衝突我兵新集買陣不堅必須借以馬力用爲前驅主客之形既殊馬步之力且倍以逸代勞理無不克往年參將王介收功亦以馳騎之力節據選募新兵雖勇敢善闘苦稱無馬難以待敵臣查得前任巡撫都御史蔡克廉先于嘉靖三十六年題該兵部覆議題奉欽依許于種馬内暫借應用已經欽遵施行外緣今錢糧缺乏收買無資春氣已深措處不及臣愚欲得于各屬種[illegible]內選撥一二千匹暫時借用分給各兵騎坐以備馳突期以二月初旬領出至六月終交還官爲飼養不致瘦損無虧于孳息而有益于戰守捍之事理似

亦相應如蒙皇上軫念重地敕下該部容臣于種馬內挑選給軍騎坐依期交還庶兵威益振士氣自倍倭夷知警而海防有頼矣 疏入帝從之

議設狼山副總兵疏 嘉靖三十七年 李 遂

臣謹議得淮揚地方濱臨江海陸通鳳泗水達瓜儀而狼山一帶上控下援尤爲適中要害之地添設副總兵控制形勝捍之事體委屬相應但隔離江南水面曠遠地既分屬人自爲謀江不可以盡分而責容易于他諉萬一賊乘風迅揚帆中流伺間突入流毒内地既乖共濟之憂安望協助之力況節經移咨會議事體異同終難歸一合無查照部議比照金山事例添設副總兵專制江北水路自瓜儀周家橋掘港直抵廟灣雲梯關其陸路自通泰淮揚天長直抵鳳泗各參將守備把總備倭等官及地方衛所悉聽節制其狼福二山及周家橋圌山江陰等處跨江南北不分彼此各多設巡船分截遊兵出洋會哨遇有警報兩地兵船并力堵截若互相推諉備禦不周不問南北一體坐以失事之罪是權寄雖分而責任則一利害相關心力不容于不協矣再照

夫江南北地形對峙然江南自金山以東境連乍浦便入浙江而江北由掘港以北達達雲梯俱爲屬地比之江南尤爲闊遠就使添設副總兵若非偏裨得人地廣兵分亦難遙制且查大河口徐稍營廖角觜等處懸接大洋屢經倭患祖宗朝設立備倭營寨連絡雖武備盡弛而規制猶存又鹽城縣治瞰臨海澳尤爲淮安扼塞此地不守則淮揚高寶皆可長驅先年議設把總一員近復調取邳徐淮泰軍民兵勇督委閒住將官往來防禦意亦有見于此查得江南既有副總兵又設參將二

員及把總八九員各領兵船分屯要害今江北地勢較廣而關繫尤重據其事體似應比照但屬郡既少而財力且竭兵船費重供億務繁計亦非四郡之力所能辦也合無將通州參將移住鹽城其鄰近各場及興化淮安雲梯關廟灣羊寨東西二海州所皆爲汛地乞將四衛官軍責付本參分番操守自鹽城以北一帶守備把總等官水陸兵船俱屬調度而以鹽城把總移駐大河口將徐稍等營官軍補完原額并召募現操民兵及匠四餘東餘中餘西金沙西亭各場竈勇悉聽約束在大河口則地近狼山兵力不患于單弱在鹽城則兼制羊寨東西自便于應援大抵千里江海之防有揚州參將以當其南有鹽城參將以當其北而又得狼山副總兵居中調度掎角之勢既成首尾之形相應官無冗設而事便責成似亦計之得者也如蒙皇上軫念陵寢漕運重地乞敕該部再加詳議如果相應即于狼山添設副總兵一員前來通州駐劄操練兵馬有警移駐狼山與金山副總兵彼此會哨出洋夾攻前項水陸汛地遇有警急一體相機調度剿殺其鹽城參將大河口把總均

乞各赴改擬地方就便行事庶江海之防愈嚴而重地之守益固矣地方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論嚴嵩欺君誤國疏　嘉靖三十七年　董傳策

臣謹奏爲奸貪輔臣主持邊塞欺君誤國大負聖恩懇乞宸斷早除兇惡以圖安攘實效事臣近見北敵寇邊財用詘乏屢塵皇上宵旰之憂至發帑藏濟急聖意所向遂令言官糾劾邊臣屢下明旨究治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于欺罔皆由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極陳元惡之誤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所

聞蓋皆畏彼之中傷愛身惜死故寧負陛下而不敢忤奸臣耳臣知陛下之神明英武非不洞燭其奸特以輔臣倘彌優容令自悛改而嵩怙不知警負恩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私之奸居位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司又不能言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不忠至此臣竊私心痛之念有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瀝肝膽條列嵩之大罪伏惟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者責在督撫諸將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力也今戶部所發歲

不下百萬至爲一切苟且之謀日不暇給而諸將邊臣尙深結嵩心以求掩己之敗所請財賦大半入嵩之家或以數萬希圖內轉或以盈箱黃掩喪師輾轉饋送殆無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贍敵至閉城任其得利而去嵩爲元輔匿不以聞甚至邊臣已罹法者猶稱受其賄遺曲爲掩護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而嵩擅撓部事賄賂公行選司銓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塡發將官求推善地動輒掊剋軍士以充饋獻

如近來嵩家爲文選方祥爲職方皆嵩之至親擇其心腹頤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家之誚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大工鼎建財用不貲識者盡以民力爲憂而嵩猶乘機侵尅縱欲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與嵩同鄕行郡動支贓罰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嵩家前後累至數萬他如築堡修城之費嵩皆假公濟私而獻諂者又甘爲浸潤或因而攘入私囊遂至冒破日甚請求無措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公帑又不在民間其在嵩家可知也陛下

試令人查檢嵩家恐富于帑藏者此其蠹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陛下英斷斥之使去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橐鉅萬盡寄嵩家恭造大房居皇城之西頗壓上游而嵩收之入己略無顧忌遣令數人護送文華南還比至徐州卽駕座船恐嚇州縣私役民夫及支供給之費嵩之敢護私人類如此此其護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嵩家動以千數不得不掊剋民財民財日困則嵩家日富絡繹遣人解回江西動起關文騷擾驛遞此其害地方之罪五也自嵩貪

饕不顧一時嗜利無恥之士漸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五六千求改要地或以七八百與選美官士風大壞官箴日喪綏急不得賢才而嵩猶洋洋坐政府自謂得計回視要地皆彼腹心莫敢出一語卽有能自振拔者又懼禍不測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禍階徒以嵩之姦邪善能變炫名實擠人死地而世蕃以市井無賴之徒入市攫金逢迎父惡恬不爲怪一時臣子非受嵩父子之舉則畏嵩父子之姦誰肯爲陛下言之臣待罪刑曹宜詰姦慝乎

生讀忠孝書蓋熟聞致身之義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陛下知臣忠直而違忤姦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闕節致死況臣羸弱多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覼老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愛但有感于聖明在上姦佞不忠而諸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禍自委有君無臣實可憤惋臣故不論一身利害冒昧上陳爲天下蒼生懇祈聖主速賜乾斷以求安攘實效臣之微軀何足惜哉倘蒙俯垂採納乞敕九卿科道從公會議數嵩罪狀取自上裁庶陛下勞心焦思不爲無益將見人心聳然思奮三軍之氣倍增而邊防漸可修舉官爵漸可愛惜國用漸可充積蠹惡漸可消除地方漸可寧謐賢才漸可效用矣臣不揣疎賤發自忠憤伏惟聖明鑒察臣不勝激切惶懼之至　疏入下詔獄謫戍南寧

條上定策備邊疏　嘉靖四十年　　楊博

臣竊惟敵騎入犯多在涼爽之時防禦機宜貴審緩急之勢今之九邊以薊鎮爲第一蓋腹心既安四肢自無可慮以故齎調各鎮之兵爲之戍守多發度支之糧爲之餽給精選驍健之將爲之捍禦仰荷聖皇深思遠慮

靡所不至臣等何容別議今據宣大總督李文進所奏止是永什卜烏紳巴雅爾三部之兵其酋首諳達黃台吉巴圖爾併土蠻俱各未見蹤跡聲息將飛必戢其翼其爲薊鎮之慮臣等謹將大同薊鎮應行事宜條列上請伏乞聖明俯賜採覽一大同所犯之敵數本不多本鎮兵馬巳經總督李文進先期分布似爲有備臣等近又移文巡撫陳其學總兵官劉漢令其堅壁清野以固其守設伏出奇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搗其巢簡懸少以邀其馬臨機應變計日下必當遠遁據李文進所請宜

府遊擊孫輔六同遊擊周資文入衛遊兵二枝另本前
量議處一敵犯薊鎮必由白草川三間房一帶哨探一
節全在宣府獨石參將盡薊鎮止得其情獨石則得其
形知之既早豫于古北黃花鎮等處加謹防禦所謂先
則制人自保無虞合無容臣等仍行宣大總督李文進
巡撫趙鳳翔總兵官李賢督率參將劉國多差人役遠
爲哨探但有東行蹤跡即便飛報本部以憑調度一薊
鎮各區臣博先任總督之時每區定擬兵備副使僉事
一員爲之監督連歲督臣行臣之計日益詳密但防秋

之後未曾定擬賞罰誠恐人心解弛關繫不輕合無容
臣等備行總督楊選巡撫張玭嚴行副使溫景葵范公
巡栗永祿李尙智張邦彥伊介夫各照地方用心督理
一切兵糧事宜悉聽徑自區處督撫官不得遙制一昌
平鎮居庸鎮邊黃花鎮三鎮與宣府懷來延慶永寧四
邊界相爲唇齒宣大總督每當秋近移住懷來正爲南
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互分彼此必須聲勢聯合事
方有濟合無容臣等備行宣大總督李文進仍駐懷來
如果賊犯薊鎮古北口一帶宣府別無聲息即便多發

精兵星馳援應若止犯延永潮近南山鎮將各枝兵馬
分屯薊鎮牆上協力固守但使匹馬不得入關即爲首
功一薊鎮總督巡撫揭報本部每以主客兵馬錢糧十
分缺之爲詞事在戶部臣等不知其詳密據公差人役
皆稱現差科道査勘戶部候査明之日方議處發但今
事在燃眉師行糧從時不可缺合無容臣等備行該部
將昌平薊州二鎮不拘銀兩漕糧作速運發以備目前
之用俟科道査勘畢日一併計算一薊鎮燕河冷口一
帶逼近遼東敵若自東入犯薊鎮督撫官相去隔遠調

度自不能及即使有兵可發千里赴援不惟無以濟事
亦非兵家常算合無容臣等備行遼東都御史吉澄會
行總兵官雲冒即將本處兵馬整搠停當如果敵犯燕
河等處不必候調徑自領兵前來策應 疏入依議行

黜貪臣以消民怨疏嘉靖四十年 林潤

臣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淮浙等處鹽法
蓋因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朝廷特敕其經理財用以濟
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計也爲懋卿者潔己奉公使上
不失國課下不失民情斯爲大臣謀國之忠也顧乃自

蔑憲典所過驛縣倍則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縣各有饋等其鹽運司則無貸焉兩淮尤爲鹽商輳集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琳等照引科派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于內帑幾何而攫入于私囊者如此贖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爲罪一也平民李守謙告王欽等使匿寄頓財物懋卿將欽等覊提而擅定罪發府欽等懼罪送禮銀三千兩矣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己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贓私玷辱

風紀其爲罪二也懋卿在揚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爲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爲語曰吾將劾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餽贐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得其懽顏又往鳳陽謁陵糜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爲罪三也且陵隸有司暴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揚官姚佩送冊稽遲廚役祭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此殘忍酷毒不恤怨言其爲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懋卿目擊其形略不加動念仍責于有司務必取之于民是朘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揚州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易產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在彼過嚴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爲亂此動搖邦本斲傷元氣其爲罪五也夫懋卿之罪朝野共知遠近側目伏乞敕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鄢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公論快矣　疏入帝不納

議分布西北防秋兵馬疏 嘉靖四十一年　楊博

臣等竊料今秋敵情第一則垂涎薊鎮其次則側目山西蓋緣宣大二鎮蕭條之甚無可劫掠保定三關阨塞之險難以突入以故薊鎮山西雖春夏之交猶當戒嚴況茲秋高月朔萬一不慎未免墮其計中臣等晝夜籌畫節次申飭各該總督鎮巡官在薊鎮則畫地分區步兵拒牆擺守騎兵按伏援應以守爲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添布兵馬在大同則遠哨廣備清野堅壁在山西則嚴拒陽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荊等關以戰爲守又慮獨石三間房白草川一帶實敵騎入薊必由之路

貴戍參將劉國多方哨探不時馳報又恐畿輔地方倘
有緊急各處之兵不能猝至備行宣大總督江東移駐
懷來以備南山一帶宣府鎮巡官馬芳趙孔昭移駐隆
慶以便星馳抵關大同鎮巡官姜應熊陳其學候報移
駐懷來以便馳入居庸山西鎮巡官吳嶔楊宗氣候報
移駐廣昌一以馳入紫荊一以聽援宣鎮保定巡撫李
遷移駐易州總兵官祝福移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涿州
京營選定兵馬三枝如果有警處給盔甲一面啓行一
面奏聞至于一切戰守機宜臣等逐一參酌徑自舉行

不敢一一煩瀆天聽　疏入依議行

條上經略薊鎮善後疏 嘉靖四十二年　楊博

臣竊惟薊昌密邇京陵自庚戌敵變以來議守之計獨
詳議戰之計稍略即如昨者三河平谷之警仰仗聖皇
在上天威震疊風雨助順兵將爭先以致孤山之連戰
古北之一舉誠自來未有之事但各兵一時雖稱雲集
多係宣大遼保山西之人無警常使候援則勢有不能
臨警方行徵調則緩不及事其在今日必須別爲規畫
方克有濟臣不揣膚淺僭陳十事伏望皇上俯賜採覽
枝下遊行一議處督總標下額兵臣等議得近日胡鎮
孤山之戰多得標兵之力但軍門舊設標兵止有一枝
其總兵巡撫原無標兵以臣愚見此等勁兵必須新舊
總設五枝計該一萬五千名操演精熟方得實用合無
將總督劉燾下再添標兵一枝總兵胡鎮何進巡撫溫
景葵下各設標兵一枝每枝務足三千名或于各區現
兵內挑其精鋭或于各處家丁壯漢內多方招募合用
銀兩就于山東河南民兵銀兩動支不敷之數作速具
奏聽本部與戶部會同計處臣等又惟經始之初全在

得人除參將王孟夏現管總督標兵外查得參將黃演
堪管總督下新添標兵守備董一元堪管總兵胡鎮下
新添標兵原任參將李康民堪管巡撫溫景葵下新添
標兵遊擊王世英堪管總兵何進下新添標兵一切應
行事宜就聽演等以次經理此後遇有警報總兵官胡
鎮即將五枝合爲一營相機剿殺一議處各鎮入衛邊
兵臣等議得延綏寧夏固原宣府大同遼東保定七鎮
入衛兵馬初調之時人強馬壯甚于薊鎮有濟即如嘉
靖三十三年臣博在古北口等處與賊相持大率多得

邊兵之力乃今因循既久人心玩愒徒有三千兵馬之名殊無三千兵馬之實或以老弱參預其間兵爲疲兵或以尫羸苟充其數馬爲弱馬往返奔馳徒勞無益合無備行各該總督鎮巡兵備等官今後入衛之兵務要揀選好軍好馬方許調遣起行到薊之日本部選差風力司官一員前去點閱如敢仍蹈夙弊臣等指名參奏重加究治一議處鄰鎮添調援兵臣等議得薊鎮與宣府遼東保定相去最近其次則大同山西卽如近日三河平谷之警雖因臣等豫先徵調實以地里稍近故不

及旬日士馬雲集但中間精強者固有疲弱亦居其半相應通行整飭合無備行各該總督鎮巡兵備等官各將正兵遊兵逐一揀閱軍與馬務足三千之數如軍不足應該招募其銀兩于何項內動支馬不足或本色折色應于何項內處辦文書到日限半月以內各另回奏聽本部與戶部會同計處若果士馬精強在本鎮可以壯邊圉之威聲在薊鎮自當收應援之實效一議處薊鎮總兵駐劄地方臣等議得薊鎮總兵官先年駐劄三屯營專爲朶顏三衛撫賞卽今古北口石塘嶺等處既

爲敵衝在總兵職任于撫夷爲緩于勦敵爲急三屯營相去軍門數百餘里遇有警報自是無濟緩急查得石匣營密雲古北石塘牆子嶺四處適中之地合無于防春防秋之日總兵移于石匣營駐劄帶領正兵八新募總兵下標兵相機戰守夏冬無事仍回三屯營以備應與軍門聲勢聯絡氣脈通貫一議處牆內險隘設伏臣等議得古北諸區牆內如潮河川等處多有險隘可據卽如近日參將郭琥伏截一擊狃敵落膽若使各區但有險隘去處諸將盡能如此敵之入也可以扼

其吭敵之出也可以攻其心比之角力血戰者難易自別合無備行總督劉燾總兵胡鎭巡撫溫景葵嚴督各區副參等官各將本區險隘去處或暗設地坑或各置伏藏或以水攻或以火攻各畫一水墨小圖送部查考一面刻期舉行一議處入衛邊兵糧賞臣等議得各邊入衛之兵遠離鄉井辛勤萬狀必須優其糧賞方能鼓其敵愾之氣往年糧料充足賞賚隆渥以故士嬉馬騰足堪戰守乃今應得糧料既給不以時散兵賞賜文歲加減削以致諸軍往往私賣戰馬以充食用殊非事體

合無備行總督劉燾會同巡撫溫景葵督同薊鎮昌密管糧郎中并各該兵備等官從長計議糧料應否加增或通給本色賞賜應否復舊或量為從厚作速回奏一議處宣遼境外哨探臣等議得諳達巴圖爾黃台吉之巢在宣大邊外土蠻黑石炭之巢在遼東邊外一則山川隔遠難于探得其形一則屬夷勾引多致反覆其說先年建議之臣請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薊鎮不過因屬問虜誠為確論但如頭者之患半月之前宣府獨石境外先已瞭見以故臣等得以像諭邊兵足為明驗

除遼東原係軍門節制外合無將獨石參將兼聽薊遼總督節制如遇白草川三間房等處哨見賊形即便飛報薊遼總督軍門薊鎮有功則與之同賞如或誤事一體治罪一議處州縣軍民屯堡臣等議得收保之法大者為城其次為堡再次為墩雖大小不同必須高堅深厚方能賴其保障臣博往年巡撫甘肅嘗創為墩院之法大率每村一二十家共築墩院一座或有力者能家築一座亦從其便嘉靖二十九年賊犯涼州耆末未嘗有失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其計莫善于此合無容臣等

將墩院之式畫成紙圖咨送巡撫溫景葵處令其督率兵備府州縣等官責令居民于上脉融和之日以次舉行務使愚民各知墩院之設全為生我非為勞我庶幾人心歡動工效可稽其原設堡寨亦要逐行查明但有不堪去處一體修理完固一議處薊鎮獲功賞格臣等議得薊鎮昌平密邇陵京比之各邊緩急不同敵騎侵軼勢必聚衆方敢深入亦與各邊零散頓異以故先年本部題准敵入內地與邊方陞賞不同拒敵不得入邊雖無斬獲然准一體世襲意誠有見于此合無今後除

村莊壯夫零斬敵級仍照舊例陞賞外其官兵與敵大衆血戰臨陣斬獲如胡鎮等近日之功者願陞者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所獲馬匹器械等項盡數給與本人充賞各邊不得援以為例一議處朶顏三衛臣等議得朶顏三衛夷人邇來陽順陰逆專為北敵嚮道雖即掃蕩巢穴不為過舉但中間情狀不一有畏敵勢而曲從者有得敵情而偵報者玉石不分又非國家懷柔之意合無聽總督鎮巡官榜諭朶顏三衛都督等官汝等父祖皆知敬奉天道護衛朝廷故與汝土地賜

汝救印每來朝貢則厚加賞賚恩德如天夫何汝等後人翻向北赦甚至勾引入境今後爾等各宜照汝父祖効忠守法如遇諳達黃台吉等到汝營內果能設計擒斬酋首來獻定行奏聞朝廷給與萬金如仍前悖逆彼時勦汝不要後悔總督鎮巡官一面將曉諭過緣由咨部查考一面將應撫應勦事宜明白具奏定奪　疏入依議行

倭寇暫寧條陳善後事宜疏嘉靖四十二年　譚綸

臣會同總督廣閩都御史張臬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李

邦珍議照修政貴于及時有備所以無患福建地方適自乙卯以來倭寇紛紜廣賊並出因之民窮盜起內外騷然馴至興化之事而顛危極矣茲者仰仗聖皇神武赫然一怒次第蕩平八閩之間遂獲寧宇十年之內僅見一時若不乘此戰勝之暇亟為善後之圖誠恐寇情叵測事變靡常必待患至而始為之備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掣肘多艱噬臍無及臣等用是大懼莫敢寧處謹稽諸舊典酌之時宜質諸輿論之公參以一得之見條列十有二事上塵聖覽實慮患豫防之愚忠為久安長治之至計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請自宸斷速賜允行則地方幸甚臣愚幸甚一曰議復寨以扼外洋照得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海中諸國獨日本最為狡猾藉我姦民乘間內侵不但此時為然蓋自洪武迄今皆嘗受其患查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置衛凡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巡司凡四十有五以控之于陸又置水寨以防之于海初惟烽火門南日山浯嶼三寨耳景泰年間增而為五時則戰艦如雲旌旗相望且皆守皆衛所之軍有司無供億之費外威內固有自來矣

法久人玩武備漸弛倭患突發舊制盡失為今之計亟宜查復五水寨之舊每寨設兵船四十隻兵萬三千名五寨通計用船二百隻用兵六萬五千名以五把總領之定為五大腙內以舊設烽火門南日山浯嶼三腙為正兵增設銅山小埕二腙為遊兵而又為之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賊寡則各自為戰賊眾則合力併攻以扼外洋擊來賊為功第一擊去賊次之失賊弗擊與致賊登岸者查照信地論罪五寨兵船俱屬總兵官統督監軍道監督未汛之先總會南臺聽統督整搠訓練汛期

將及分發哨守汛舉復總台南臺殿最功罪而賞罰之
仍整飭訓練以備來汛如此則總臺有經營勢亦重虛
偽盡革實效可臻但立法雖詳振舉在將閫中武弁得
人甚艱現今各寨把總僅惟原任守備秦經國尚堪鞭
策外他皆用之倉猝之餘率之勇敢之氣臣等查得現
奉欽依坐二級泉州納級副千戶傅應嘉泉州衛指揮
魏宗瀚百戶鄧鍾浙江松門衛千戶羅繼祖皆熟諳海
務屢立戰功及照浙江定海等關把總皆奉欽依以都
指揮體統行事閩浙海防責任惟均合無比照浙江事

體請乞敕下該部查將傅應嘉魏宗瀚鄧鍾補前職仍
五寨之中又有緩急而五臣才力亦有大小臣等酌量
相宜小埕為省會門戶宜用傅應嘉蓋本官有才傑抱
將略尤優一時武弁無出其右次則烽火門宜用魏宗
瀚次則銅山宜用鄧鍾次則浯嶼宜用秦國經次則南
日宜用羅繼祖斯則因地用人乃無不勝之患二曰議
處兵將以責實效臣等查得前福建巡撫都御史劉燾
分為南北中三路請設三參將領之軍門標下另設遊
擊一員各練陸兵三千名其經畫亦云備矣但參遊既

難于得人而尾大每至于不掉數年之間未覩成效職
此故也臣惟知兵之將世不多有治標之事難執一方
亦惟隨時措置有益成事而已今照分守溫處福興副
總兵官戚繼光忠誠懋著文武兼資貌雖不踰中人才
則可將十萬南北將官號為節制之師而收堂堂正正
之效者誠未見其比也第其秩雖都督官總副總殊未
足以展其千里之才而獻入閩之望臣等請宜請乞以
戚繼光充總兵官鎮守福興漳泉延建邵武福寧金溫
九郡一州其三路參將悉改為守備所轄信地俱仍舊

章且宜即以戚繼光部下偏裨驍暢兵事屢立戰功者
充補其任則在平時既兵知將意將識士情而于臨事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誠為計之得者今該
臣等查得戚繼光營內現充軍門標下把總納級指揮
胡守仁其才則堪中路守備現在領兵納級指揮王如
龍其才則堪北路守備但南路守備尚難得人臣等又
查得福建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宗元精敏向進合無
請乞敕下兵部查將胡守仁王如龍推中北二路耿宗
元以原職帶管南路各守備職任行令查照原分信地

各帶所部兵夫往劄防禦三路五寨水陸兵將俱屬總兵官統督監軍道監督客臣等查處堪動官銀于閩縣南臺地方開設鎮守教場及監督公署在彼聽其公同調集合營訓練風汛之月乃分布四出聽各往劄該道分投監督水陸防守蓋無事而合營團操則號令出于一人而兵有實用臨汛而畫地分守則水陸備于多算而事有成功誠又計之得者但本鎮以一人之身轄全閩之廣馭二三萬之衆若非分任得人務能巨細畢舉仍應照例添設坐營都司一員專司調度中軍把總二

員職掌旗鼓統領標兵其人則查有現任北路守備羅章堪備坐營之任戚繼光部下納級指揮陳濠金科堪備把總之任就而用之庶幾上下相信任使有人而軍務為可舉矣再照原議遊擊領兵一枝專任軍門標下以備往來策應現在遊擊員缺查有江西南湖守備李超堪以銓補伏乞聖裁三曰議處客兵以備常戍照得金台之兵臣與戚繼光居浙頗久勞心訓練故長于陸戰漳泉福清之間入以下海為業故長于水戰今浙江不能不用閩兵以備之于水亦猶福建一時不能不用

浙兵以防之于陸蓋其兵技有如南舟北馬既不可以強而同而其應募亦如遊藝行商實不可以禁而止是固無容別議外但越省從征勢難久駐而萬衆裹食坐費餉金臣等因行副總兵官戚繼光監軍副使汪道昆將前客兵從公詢籍願去願留分為上下二班每班務足九千名上班自今七月初一日為始分布教訓以防小汛至十月無警放班下班亦自七月初一日為始差官押送回籍至十月初旬聽各把總統領上班以防春汛汛畢仍于六月終放還又以前班兵夫限七月初旬

上班以防秋汛年年如此歲歲更番務以三年為率不許別有變更但出應募每不為本處有司所喜值其放班因肆陵虐情亦有之故兵將往往以此為慮伏乞天語丁寧浙江巡撫右侍郎趙炳然通行該管道分及府縣官員務要一體存恤并得自分彼此因其應募輒事誅求致開他釁內有把總等官變亂行伍違誤戍期及赴他處投用者聽臣等從重參究拏治如此則陸戰有人閩事自定而浙之列郡與閩境土相接者亦無脣亡齒寒之患矣四曰團練主兵以固根本臣惟先年編簽

民壯大縣多至五六百名中縣三四百名小縣亦不下百五十二百名每名歲定工食銀七兩二錢近年東南皆給帖聽募人自取盈有倍收至十一二兩者兵有定數糧有定額所以抹官軍之做得寓兵于農之意比者屢經言官建議詔下有司團練鄉兵法莫有便于民壯者乃沿習日久本意寖失以有用之錢糧養無籍之棍徒無益實用臣等請宜將各縣額設民壯責之駐劄守巡兵備該道督責知府知縣巡捕等官通行查出汰其老弱與市井棍徒補以精悍丁壯給以堅甲利兵編成

隊伍分為班次一班屬之知縣就便訓練在縣防守一班屬之巡捕官領赴本府團操每季更番稍均勞逸每府聽臣坐委知兵武職一員假以把總名色為之統督知府為之監督公同訓練駐劄該道以時閱視別其勤怠稽否而賞罰之務使人人善戰縣縣皆精該道該府該縣等官乃為稱職否則他事雖賢亦以曠官論罪八府一州計可得兵為二千人小警則各自為戰大警則互相應援如此則糧餉不增戰守有備行之三年即八閩之內可轉弱為強而議罷客兵矣五曰議處憲臣以

重監督凡用兵既有大將為之統督又必用憲臣為之監督蓋訓練士馬臨陣決戰身先士卒則統督之事也稽察奸弊覈閱功罪處置錢糧則監督之事也除水陸守備把總分駐信地料敵出戰則聽臣行駐劄該道分投監督外至于合營團操與大兵進剿大將臨戎必同心文官一員與之終始其事臣等查得兵備副使汪道昆忠存許國才足投艱素與副總兵官戚繼光雅志臣時協誠任事故去春今夏屢建奇勳武略文謨並輝窮海今戚繼光既欲其總鎮八閩而汪道昆則伏蒙欽陞

二級爲一推遷別省不免有掣肘情伏望聖明軫念遐方剛生神氣敕下該部將汪道昆遵照成命陞授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協堂請給關防敕書監督全省水陸軍事務與戚繼光同心一德共濟時艱俟其年勞茂著績用有成超格擢用伏乞聖裁六曰薦舉賢能以備任使伏惟為政在于得人而見賢乃可授任方今聖皇壽考久道化成多士濟濟隨試輒效固不必爲官而擇人也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而時屬艱危亦宜歷試照得福建海道之官最爲重任人所畏爲而延建二府素稱善

地比以山海之寇屢次傷殘鄉無完字民樂從盜撫摩安輯尤貴得人知府周賢宣年踰一致海道副使邵㮣則任滿六年誠恐一旦轉遷別行推補郎係賢能克堪厥任而于海防事體境內民情豈能一旦熟悉今該臣等查得分守建寧參議金淛分巡興泉參議萬民英鹽運司同知劉汝順漳州府同知劉宗寅皆夙抱忠猷才誠茂著素嫻軍旅人望共推且居閩既久民情地利無不周知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遇有前項員缺即將金淛等推補則任使得人而于殘破地

方眞有賴矣七曰議處有司以圖治理臣惟安內攘外必先有司蓋其于民最親而民之望最切如使拊循無術防禦失宜民禍滋矣近該言官建議吏部題奉欽依通行撫按衙門將各該地方凡才力不及幷貪污不職官員體訪既眞不時參論蓋誠有見乎此閩中戎事日棘吏治日非徒以糾察未遑懲創弗及方今外患始息內治當修有司官員亟宜議處除循良著聞俟其成績地方簡僻許其自新不致濫及外該臣等查訪得某官刑政教之餘以沽名假餽遺之儀以射利才足濟貪

政多搖惑其官性資庸劣志氣卑污當民窮財盡之際性殘法而取盈適力詘舉羸之秋獨與工以求悅政聲湮沒物議沸騰此二臣者貪污不職所當亟爲罷斥者也某年力龍鍾才猷駑鈍充耳無聞面命猶煩介紹措身無地跬步必假人扶精力消亡職業曠廢此一臣者年老有疾所當准令休致者也某官外若可觀中無所取買辦軍需百求而百不給講求民瘼十問而十不知政已下移志非尚往此一臣者才力不及所當改調閒散者也以上地方或爲省會門戶而當倭賊之衝或在

山谷險隘而爲寇盜之藪安民弭盜必得其人乞敕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某等罷斥某官改調別選進士有才力者以補其任庶幾因地擇材因才授事官守得職而民生有依矣八曰申明職守以振頹惰臣惟以民養軍以軍衛民三代以來未之或改國初沿海地方衛所相望行伍充盈一切軍需莫非民力故出海有軍烽堠有望險塞有扼城池有備凡以下捍民患上酬國恩由彼視之固皆分內事也比來法令廢弛行伍空虛各該衛所官軍大都綠驁不馴頑鈍無耻罷之戎

行則恍然自失責之城守則恬若罔聞于是乃復以供賦之民受登陴之役事之倒置未有甚于此者夫彼以積弱自名難于不教而戰水陸之防固無望矣至若變城自守力猶可爲顧又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則又焉用養彼爲哉查得現行條例凡沿海及腹裏府州縣與衛所同住一城及衛所自住一城若遇大敵攻圍不能固守衛所掌印官與專一捕盜官俱比照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律斬其府州縣掌印官及捕盜官與衛所同住一城者不能竭力協守俱起送吏部降一級別用

是則典守之責既有等差而失陷之罰亦分輕重臣請申明前例分別職守如鎮海等衛安海等所官軍自住一城並無居民相錯者責之掌印捕盜官編定精壯食糧官軍署名防守如或老弱即爲汰革另選餘丁精壯者補之其不食糧軍餘舍餘既有身家亦要一體編派協助其餘與府州縣同住一城亦照此例編定如或城垣寬袤戍守不敷先儘官軍而後以機兵及居民補其不足假令失事悉照前例分別論罪設若賊勢重大攻圍緊急許赴附近守備官處請發援兵援兵聞報必須整搠器械關支行糧沿途探哨相機徑往大約離程三日者即限以十日爲期如過期而援兵不至因而失陷者領兵官照律擬罪若倭賊始登攻圍未久援兵已發程期未滿及爲賊所襲原非攻破者俱止罪坐本衛所官員如此則事有責成人無規避敵愾之勇可作偷惰之弊可袪而無復覆轍之足虞矣九日請乞錢糧以救危急臣自受任以來歷稽往牒福建用兵之始歲費六十餘萬其後巡撫劉燾當詘乏之時爲撙節之議盡罷兵食秪增軍糧大約一歲計之猶至二十八萬然而武

備俱廢寇患益深而閩遂不支矣及巡撫游震得繼任之後更議調募稍爲調停雖費出有經亦不下四十二萬頗續中奏留僅存虛數而民間窮困無救供需其後失事日殷調兵日至使非聖明大破常格特發帑銀與取回浙直原借去銀兩閩事去矣臣始入境則各部調戴官兵已近三萬而各營斬獲功級不啻三千五百有奇解到帑銀近俱用盡即有未到之數內又除去三萬兩准作興化修賑等用外以臣等計之僅存一十萬兩以供來歲之需近該臣等部署水陸分布官兵共計用

兵二萬三千歲用工食銀二十八萬加以修船給械懸
賞衝鋒通計一歲非三十二萬不可視前巡撫劉燾所
議之數止加四萬亦期以實心行之或可濟事即今汛
期相仍歲事孔棘萬一兵食不繼士氣不振不惟盡棄
前功抑恐仍蹈故轍即臣以身殉國固所甘心國事謂
何伏乞皇上留神于廟算垂成之功終惠于海隅更生
之命敕下該部查照浙直江西先年用兵事例就近請
發兩淮鹽課銀十二萬兩兩浙鹽課銀四萬兩兩廣椒
木銀四萬兩責限解發前來聽臣撙節用度散訖繳報

庶足以濟部中待哺之急免日後噬臍之憂十曰請緩
征科以恤凋殘臣惟貢賦惟正之供催科有司之職市
恩曠職謂之不臣孰謂不臣而可為也近因各省拖欠
內庫折銀節經戶部題請通行撫按督催按季開報臣
雖愚下固知內庫為不可缺上用為不可稽欽限為不
可違部議為不可格也近該臣督兵剿賊親歷福興延
建汀邵之間聚落成墟汙萊蔽口民間危急愁苦之狀
殆周人所不能喻鄭俠所不能圖矣以此而責有司招
徠之撫字之猶懼不既將復使之集流亡督逋負誠不

忍出諸口也邇蒙皇上恩臨溝壑化被海濱大施曠蕩
之仁屢下蠲免之令民間父老猶幸得及于寬政庶幾
可保其餘年使臣不能宣布德意而一切督責有司彼
必以應文逃責之心而務遠禍全身之計有司傲民民
傲有司或以爭鬥離心或以耰鋤起釁縱能頭會箕斂
而得不償失將焉用之查得先任詔安縣知縣龔有成
龍巖縣知縣湯相俱各心勞撫字政拙催科部議以完
糧不及分數照例移官一時有司翻然改慮後該巡撫
陸穩奏開龔有成巡撫游震得奏保湯相于是始知朝

廷不輕絕之仁無求備之義莫不感激恩奮精白承休
是則部議之殿最吏治視之以為隆污吏治之隆污民
生視之以為休戚者也乞敕該部憫念流離稍從寬假
福建一省即七分不完姑免降級四季未報毋論稽程
庶遺民得以休息而更生下吏得以紓徐而從事地方
幸甚臣愚幸甚十一曰乞蠲租稅以復流移臣所謂緩
征者謂全省之民也至若興化之莆田平海福寧之寧
德建寧之壽寧政和泉州之晉江永寧漳州之玄鍾南
靖生理久絕喘息未甦以此而視全省之民又不可以

詞曰語矣先是興化克復該巡按御史李邦珍發銀六千兩興復水利賑濟流離近報平海蕩平又該御史林潤請銀三萬兩爲之修城築堰捐貸助耕凡所以爲斯民居養計者至深切也顧自府縣官到任以來日以招集爲事近欲淸查戶口歸併都圖乃拊循之急務而民恐征徭之將至又皆轉而之他卽使有地可耕有城可守民多疑畏相率流移紛紛未已及查寧德之民久報賊平不願歸復政和壽寧之民猶懷亂掠不樂寧居大率民困則易離民勞則易動事所必至理固然也竊計

地方殘破莆田平海爲甚寧德壽寧政和次之晉江永春古鍾南靖又次之使非廣布之以寬貸之恩明示之以招徠之信卽使龔黃爲治民弗能依伏乞免其征科與之更始甚者三年而後納稅次則二年又次則一年使之蘇息有期歸復可待庶幾漸遂有生之樂益彰無外之仁但照遞年部議蠲免猶征起運僅免存留是可以少紓乎災傷之民而不可以概施于殘破之地何則水旱之災不常有而豐凶之歲恒相乘卽使年穀不登而舊儲可資豐年可望于是酌其緩急爲之調停卽寬

一分民已受賜一分矣乃今故貲蕩廢已往旣無所憑生業淪亡將來又無所賴故雖用其一而緩其二彼惟知有怨而不知有恩誠能寬之歲月悉爲蠲免庶一方可無後憂而三年或有成效十二曰修復額糧以修軍政臣惟三代以下兵農始分兵制不同用之惟一國初衆建衛所部將官軍出則從征居則戍守法至善矣其後承平日久尺籍徒存軍兵不足賴而後有民兵民兵不足賴而後有募兵制益分而軍費益廣矣查得國初爲設福建馬步官軍四萬八千二百員名夫有軍則有

糧有糧則有額要之以境內之賦養境內之兵非自外至者也邇來衛所消耗行伍空虛計其所存曾不能以半較之額數不知其所餘者凡幾何矣當事者綜覈盈虛裒益多寡或那移別用或轉運地方理固然也乃今欲以轉弱爲彊而爲久安長治之謀則必查復額糧振飭武備計莫出于此者何者譬之攻疾也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治標者烏附之類客兵是也治本者參朮之類籍兵是也誠能申明舊章查復定額那移者照舊補足轉輸者照舊取回是四萬八千之軍需可不外索而自

足由是而汰其老弱選其丁壯定其部曲時其訓練籍客兵旣張之勢以作其氣舉客兵已試之法以定其趨俟三年有成由是而罷客兵調發之費減民兵供億之需因地制賦因賦制兵眞救時之長慮修武之善經也以上所陳訓練主兵査復額糧與前巡撫都御史劉燾先年建議因兵以求兵因糧以求糧大意相似自非需之以歲月不免同入于虛文故臣等徵兵請餉之議恒孳孳焉必期以三年之久庶幾爲萬全之策不然往事具在顛覆相尋臣等雖竭犬馬之愚亦無救地方之患

伏乞聖裁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七

劾縱盜各官議川省善後疏　嘉靖四十四年　譚綸

臣謹奏據成都府申查得仁壽縣堂上櫃內原貯白銀被盜劫去等因臣將該縣知縣周大績巡捕主簿李華責令戴罪拏賊所據失事官員通合查參以懲弗恪參照仁壽縣知縣周大績忝居令長不顧司存銀已在庫而慢藏與守之心何怠賊得攀城而行劫防禦之術誠疎在平日雖有愛民之心于臨事殊無弭盜之略人贓稍獲遺逸尚多巡捕主簿李華才本闒茸政亦怠弛伴

食縣堂任兵疲而弗練高臥私室致寇至而罔聞雖在履任之初難逭曠官之咎此二者臣所當提問以爲奉職不恪者之戒也布按二司守巡川西二道左參政李尚纘僉事呂應均有地方之責難免疎虞之愆但李尚纘則兼攝下川南道巡歷敘瀘未回相應免究呂應則不委監督操務彼此顧慮難周相應量行罰治再照四川一省遠在西陲山川險阻甲于天下法網疎闊自昔而然邇年以來在外則諸番跳梁雖屢行撫勦而桀驁之態尚轉相效尤而恬不之改在內則武備廢弛郞嚴

行督責而文武之屬率視爲故事而莫覩其成如臣自入境以來卽首視各郡縣城垣要皆卑薄無益防禦甚如雲陽等縣之城則倒塌殆盡僅存遺址推之通省大略類是總之簡閱軍伍尺籍徒存逃亡過半此則天下衞所皆然而四川爲甚矣至于民壯則論糧編丁最爲近古其在今日可以循名責實轉弱爲強惟此而已奈初意寖失于承平之久良法盡壞于不才之官有司視役占爲當然以選練爲長物而先年又以採辦之故工費浩大稍議折徵以濟一時燃眉之急後以民力告困

暫行停減因循至今額數皆失而所存無幾又皆白徒市棍遊手遊食責之披堅執銳以待暴客其將能乎故自富順失事之後僅及年餘而越城劫庫已經四起有由然哉又照全蜀四塞之地皆有盜區而永寧播州二司尤爲淵藪蓋二司利羣盜之重賂羣盜恃二司爲三窟出沒無常緝捕難及非一朝一夕之故故先年議設分守參將一員于永寧宣撫司駐劄兼制播州一帶蓋欲其宣布威信鈐轄土夷誠爲有見乃今反使羣盜得憑藉諸司以爲逋逃之主而莫之誰何則又將焉用彼

分守鎭制爲哉其故蓋起于各官謀身之念太重任事之志弗專徒欲上下雷同遷延歲月僥倖無事以保全其富貴而未知顧名思義原始要終爲地方謀爲朝廷計耳則亦無怪彼之桀驁愈甚轉相效尤而莫之敢也至于參將周表則又有難以備責而當爲之處者蓋制馭土夷之道在我當守其舊章在彼宜責以定分則我旣有執詞而彼亦自心服查得本路參將原係分守銅仁後改爲思石兼制川湖播州等處向駐貴州石阡府今復改駐播州兼制思石遂使該司上下同辭紛然申

擾以爲不便臣初嘗切責之比查前此當事諸臣亦累行議處至久而未決蓋土夷每以激變上國爲言周表亦以孤危難處爲慮臣因爲之熟計宣慰楊氏之有播州已數十世所轄八司土夷自常賦之外朝廷未嘗令其妄出一錢而一旦以其素未嘗有之官隨帶三省之兵改駐于其治內供應太煩不免偏累誠于情有弗堪故其心未帖服而周表此時且不免委曲遷就以討定人心爲事不然恐生他故愈益難處而又何暇問其臧汙納垢之事而舉得行吾志哉故臣謂難以一概責備

而又當爲之處者此也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將知縣周大綸等行巡按御史提問僉事呂膺量行罰治左參政李尚智免究仍聽臣嚴督守巡兵備等道府衛所州縣等官將通省大小城池並行修濬務爲深妳法保障有資合用工料從宜措處其原設民壯盡行查復舊額分投訓練務成精兵以備不虞及通行永寧等處參將安大朝并敘瀘重夔各兵備道嚴督播州宣慰楊烈永寧土舍奢效忠等將竄入該司地方有名強盜盡挐獲解臣正法仍禁戢所屬不許再行窩藏其參將周表

仍聽該部轉行臣與貴州巡撫都御史從長計議改駐適中地方免使獨累播州一司致生疑畏而文武庶官中之有怠緩不職與土司中之有桀驁弗恭者皆從臣遵照敕諭參挐處治甚則加之以兵如此則守無不固令無不行而區區小寇不足慮矣 疏入帝從之

選練州縣民壯疏嘉靖四十五年 楊博

臣竊惟天下州縣選立民壯照依里社以爲額數相沿日久名在實亡每遇地方有警動稱無兵必須仍復舊制以壯兵威以嚴內治蓋今之郡縣即古之諸侯昔人謂與之土地人民而不與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誠爲至論尚書馬文升有見于此選設民壯量里社多寡爲編次遴處深謀眞得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若使州縣官果能收選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可以彈壓奸宄之心有事可以坐收擒剿之效邇年以來寖失原意或以之調防邊塞或以之抽補軍役徒有民壯之名未見兵勇之實即如近日四川南直隸妖寇之變守土官員束手無策誠爲後車之鑒應即行南北直隸井十三省巡撫都御史轉行兵備守巡該道著各府州縣掌印官照依彙

年事例即查本州縣原額守城民壯若干現在若干逃亡未補若干中間守邊抽軍各若干即令應該作何處置或將本處現有快手機兵等項改補止要查復原額之數不必多增一人以致勞民傷財編列隊伍每五十人爲一隊設隊長一名一百五十人爲一總設總管一名更查空閒官地一區立爲民壯校場春夏秋三季月操六次至冬操三歇三務使武藝精熟器械修整如遇草寇生發即便督率勦捕有兵備官處聽兵備官無兵備官處聽守巡該道官不時教閱撫按官巡閱同衛所

官單一體操練如果人強藝精卓有成效許其特爲奏請重加獎賞怠玩廢弛者指名參究一整飭間既無增餉之勞立見足兵之利矣　疏入帝從之

諫修齋建醮疏嘉靖四十五年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于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

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眞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以來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臣竊謂陛下不及漢文帝遠甚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眞是陛下之心惑過于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

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于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其大端在于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于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于仙桃天藥

怪妄尤甚昔宋眞宗得天書于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若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眞爲無害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惟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

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皐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于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于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于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　疏入逮下詔獄

條陳薊鎮未盡事宜疏隆慶元年　譚綸

臣謹奏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劉應節議照薊昌爲九邊第一重鎮自有邊患以來前後督臣之所經畫大小羣工之所建明與本兵二次集議其防守事宜可謂至精至密無遺策矣當事諸臣信如兵科給事中張鹵議恐能以實心行之又何兵有弗精守有弗固而邊患

有足虞乎而臣等復不能無言者蓋消埃之細亦愚者千慮之一得耳謹冒昧列款以聞伏望敕下該部再加覈詳如果言不涉迂擬議上請俯賜施行其于秋防大計亦庶乎有小補矣計開一曰議應援臣等竊惟薊鎮邊天險足恃據險以守本無足虞而前此往往爲敵所乘如入無人之境蓋徒知以守爲守之當事而不知以戰爲守之得策耳臣前議練兵三萬列爲三營分任責戰庶幾以戰爲守一大應援之兵矣然以臣所總督薊遼二千餘里之邊專三萬應援之衆合之雖若有餘

分之則我見不足且我方明于所往彼已決于聚攻自非就近設有援兵一枝與之相持相戰則擺守之兵未有不敗事者爲今之計合于十路主客官兵之中各選精鋭三千人每五百人定把總一員領之謂之一司每二司定千總一員領之謂之一部每三部定參遊一員領之謂之一哨無事則免其做工常行訓練遇警則視其所攻往來截殺無論大舉深入務與主兵併力拒守以待大援之至如大援已至而失守則失守之罪當以大援爲首而本路援守官軍應從次論若大援奉調計

其時日地里逗遛不進以至失守則本路與大援各任逗遛失守之罪若大援奉調計其時日地里尚未能至而先失守則本路獨任失守之罪如敵犯別路本路確然無警則此援兵三千亦聽臣隨宜調撥如此則隨處有援人心知警而戰守爲有賴矣伏乞聖裁二曰明節制臣等聞之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夫將爲三軍司命而勝敗之機乃係于兵之有制無制何也蓋有制則上下之利害皆切于身而其心不得不與之共死無制則秦越之肥瘠無

預于己各計謀生故臣當謂節制之節卽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則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否則在上者旣無所責成因得以遂其推諉之計在下者漫無所關繫往往視棄其主將如弁髦而莫之顧焉此不特士卒之于偏裨偏裨之于主帥爲然卽于督撫亦莫不然者矣故領兵裨將居常每對人言曰何必自苦遇有事來我尚隔著幾輩挨一充軍無不了者是在偏裨且爾又況其下者乎此皆節制之法未講耳臣等謂宜請從領守總兵官而下豫爲部署如總兵則謂之一鎭

總兵之下有參遊其所領則爲之一路一哨參遊而下有千總其所領則謂之一部千總而下有把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司把總而下有百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局百總而下有旗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宗旗總而下有隊總其所領則謂之一隊凡臨陣戰守之事在一鎭則責成總兵一路一哨則責成參遊一部則責成千總一司則責成把總一局則責成百總一宗則責成旗總一隊則責成隊長但有觀望退縮皆得以軍法論罪至于踰一總兵則以所部下參遊踰一參遊則以所部下千總踰

一千總則以所部下把總蹶一把總則以所部下百總
蹶一百總則以所部下旗總蹶一旗總則以所部下隊
長蹶一隊長則以所部下兵士皆斬亦有是語責成則
自大而小凡爲之主將者不得不致其忠論失事則自
小而大凡爲之偏裨士卒者不得不護其將合千萬人
之心以爲一人之心此則所謂節制之法故雖士之以
無能之將亦不可敗昔臣在東南治兵大率用此故能
轉弱爲強今邊塞之軍令不行已久臣等竊謂備邊之
策蓋莫有急于此者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今不

講自治之法而惟紛紛以備邊爲言眞空言無補耳伏
乞聖裁三曰議功賞凡論功行賞視首級之多寡以爲
殿最此若可以爲據矣然臣以爲論小敵則可若遇大
敵則當先破敵者勢難取功奪首級者未必殺賊此不
惟功賞不明人心解體往往又因爭首級馴至誤事故
臣等謂宜于臨事之際以密雲等三大營之兵豫分爲
三大枝專備衝鋒破敵而于各路調到之兵分配于三
大枝之後以爲應援或遼東或宣府入援之兵則張布
兩翼或資之夾擊或聽其出奇仍各將其兵編爲三人

一伍三伍一隊三隊一宗三宗一局三局一司三司一
部三部一哨每伍以二人殺敵一人取首一首止許同
伍三人共之越三人者不許作功其先爲某枝統領所
傷者則以歸諸本枝統領之兵用槍棒者不預焉至于
各枝齊奮致敵墜崖墮死者則聽主將于事定之後總
取其首合而分之大率以十分爲率衝鋒破敵夾攻出
奇者各得其三應援之兵共分其四臨陣斬獲之功願
紀錄者以親斬論墜崖之功主將許論部功士卒給賞
而已如此則軍無爭功朝無僭賞其得之不以爲倖而

賞之足以勸矣夫賞當其功固爲公平之道而賞不踰
時又爲激勸之機今之功賞往往踰年而不決主使獲
功之人有不以功爲功而反以爲累之歎豈所以致人
盡死力哉蓋緣隨軍無紀功之人日久成腐爛之物以
致眞僞難明因而持疑莫決也謂宜于秋防之時聽各
巡按巡關御史會委老成練達推官二員與之隨營稽
察凡遇各枝官軍所獲功次當即得赴紀功委官處登
時紀驗准與作功者即給與關防小票爲照其首級仍
與標記明白別與差人齎解紀功御史覆驗無異仍給

印信小票爲照其各委官先給之票追回不用仍印具
奏臣賞則衆皆競勸人樂捐生而府功爲有待矣伏乞
聖裁四曰議修守查得防邊集議明戰守一款内云將
諸鎮入衞客兵專責之戰守本鎮主兵專責之修邊是
徒知主兵之弱而不知主兵之中亦有强者也徒知客
兵之强而不知客兵今日之弱非盡可恃也爲今之計
謂宜于十路主客之中選其强而可以戰者三千人就
帥慎擇一參將領之如臣等前議免其做工責之常行
訓練以爲就近應援之兵其餘不論主客仍盡責之以

修守之事庶幾無藉其戰猶資其守不然二事俱廢則
又焉用彼入衞爲哉伏乞聖裁五曰革冒濫夫三軍之
士賈勇直前凡以爲功也有功而賞之後期人心且解
體矣況奪之功乎臣等竊聞塞上風弊凡軍士之功將
官家丁輒得攘之矣將官輒又攘之矣總督鎮巡中軍
旗牌聽用等官輒又攘之矣四方鑽刺報功之人輒又
攘之矣是戰士出百死一生而得之而輒見攘于將官
與將官家丁之手已甚不堪而未操寸刃罔殺一矢者
亦得以奪其血戰之功以爲功則誰復肯致死而用命

哉臣等謂冒濫之弊所當嚴爲禁之也伏乞聖裁六曰
禁虛詐竊惟春秋兩防大小文武功罪必從臣等與之
敍論上之朝廷下之本兵復下之巡按御史以覈實之
然後殿最請行誅賞可謂至公至明至精至密且無倖
功苟免之弊乃各大小將官不修實事專尚虛詐厚養
刀筆之徒置之帷幄之中廣收辯舌之士布之營壘之
下每當有事之秋即撰爲活套揑寫虛文如見敵輒奔
則云如何而拒敵未見烽塵則云如何而轉戰觀望不
前者輒敢以陷陣自名摧鋒破敵者反或以退縮見嘗

敵未退而先報出境本有罪而肆言有功中外交構遐
邇播揚能使聞者聳聽見者色喜因而顛倒是非變亂
黑白甚至冒犯交結之條甘蹈欺罔之罪徒取便于身
圖不顧觸乎法網比比皆然此而不禁相率爲僞尚安
望其盡忠耶臣謂宜請下該部每于邊塞有事之時行
令五城兵馬差人于東西長安門外與兵部都察院門
首往來巡察但有在彼高談浪議邊將功次即係前項
辯舌棍徒許便拏赴所司嚴加拷訊坐以潛住京師窺
探爲奸之條其擬送各衙門報功報事揭帖亦宜遣人

送赴巡按巡關御史與之從公查覈如所報是實情尚可原若事涉虛誣即從重參究幷根治秉筆之人如此則詐偽息而聞見不淆公論定而人心自奮矣伏乞聖裁七曰廣利器竊惟中國之長技莫踰于火器而火器之利又莫踰于佛郎機但其制必用銅其次用鐵銅之巨者每具計費二十金次亦不下十五金鐵之巨者每具計費八九金次亦不下五六金點放不得其宜易破破必傷人更制則其費又半之以故不能多具具亦不敢輕用臣在南方見有木佛郎機之法因教武生徐明

臣造而試之其利與銅佛郎機同連發七八銃又不破壞破壞亦不傷人法用堅木為體長七尺圍一尺四寸中空經寸外束以鐵箍六道計其工費共用銀三錢三分壞則止易其木而鐵箍則長存費省而用巨莫有善于此者臣謂宜請乞敕下工部支銀一萬一千兩前來分發薊昌二鎮十一路參將分投照式制造三萬三千架分布各緊要關口以備戰守之用且點放則人皆可能輕便而運動復易壞則責令該路取木易之再壞再易不必更給之費以現在之兵各兼守一銃計一路增銃三千架猶如增兵三千名由是推之郡縣推之營堡制而用之為利甚博是亦禦敵之一策也伏乞聖裁

疏入帝從之

應詔陳言疏 隆慶二年

王世貞

臣伏覩隆慶二年三月詔書內開朝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竊惟皇上秉聖睿之姿當鼎革之際委用良佐詢召耆碩挽國是于將非收人心于既渙大法小廉朝野寧謐而又霈然下德音求讜論此誠古帝王之盛典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湔拔復領事寄而夙遘疾

癘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恩即壑苟有一得敢愛其愚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尸祝之戒謹列為八事上請倘以為可採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懸切願望之至一法祖宗以宏聖德臣竊惟我祖宗功莫盛于太祖高皇帝德莫盛于孝宗敬皇帝高皇帝業由闢創政多更始臣愚不敢妄瀆至于孝宗皇帝承列聖之貽範而丕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于今過一甲子而謳謠之不衰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告孝宗皇帝簡恭恬穆後宮無偏私嬖蠱之寵節儉敦

護後乘無狗馬遊肥之嗜御極十八年貢獻裁損殆盡
行幸稀簡昧爽視朝退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召大學
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
講析政要較求書一以故聖聰日啓萬幾益練少詹事
王鏊嘗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章有所指摘退朝即召
中人李廣戒昜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爲汝等宜自省勿
貽後悔學士張元禎上太極圖說西銘之且讀且嘆曰
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爲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
特命內庫擇藏珠爲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

珠不思困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上疏忤旨左右請
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
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其年至致仕者皆賜金織
以與廩偶遇糾彈即爲溫慰聽自陳乞休以故當時大
臣實恭循法無自私求逞之念言官精白靖獻戒愼許
刻覈之風宮府一體朝野敉寧卽詩書所稱曷以加焉
臣願我皇上深維而憲述之或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
于孝宗皇帝聖政錄成一編朝夕省覽以爲聖德之助
天下幸甚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

極之後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
誥敕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于民上無
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
之初明數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變
攸新耳目未幾災焚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
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貴乎成親皇上爲上帝元
子可一日而不奉繼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需
發明詔于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
華蓋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皇極殿等名以慰英爽之

思實爲便當一酌恩義以處宗室臣于嘉靖二十九年
遇故修玉牒臣云自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書名者幾三
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五萬位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
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
往者閣臣會議裁省經制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
竊以爲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于用恩其待宗室之
法往往傷于用義夫族屬至于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
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絕所謂傷于用恩者也
雖其疏者皆高帝及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于一城而

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于用義者也伏望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于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籍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終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赴學應試聽爲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少延中土之民且獲安天族之養再照各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複且犯創造生盜自今而後係中

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拘何字非惟可免重複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繫典章臣竊以爲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弊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伏惟皇上銳然行之一寬禁例以求才拆竊惟王府親戚不得爲京朝官原非祖宗甲令只是宣德年中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子詔謂錫現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滽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王親劾爲比例出輔參政鬱邑以殺夫屠滽修區區之小忿而使國家

負猜疑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爲滽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援引用浮言沮之迄今未復天潢流派繩繩無已屬在國親其歷不德即有奇謀碩畫不得預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託以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盡才于聖世甚無謂也且今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府一宮室而已豈有鈎結黨與爲國家憂如梁孝燕剌者乎伏乞下臣所言于吏部今後凡係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

壅閼庶幾國家宏蕩蕩平平之政宗親無戚戚具爾之歎矣一修典章以昭國紀臣竊惟大明會典一書實我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九年間修完進呈不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典儀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于不修者臣愚欲命內閣輔臣作速更定進御頒行至于法司上體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爲師頻倒三尺或疏辭引一王而比以詐傳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

或奉旨延遲而比以棄毀詔旨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
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明旨禁革著之會典
中永以爲戒臣又惟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
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
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
臣愚欲下內閣諸者碩臣攷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爲一
書附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殞身滅族
以衛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
齊泰等亦當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于國家治體關繫

非細一推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慶元年詔書旌錄言
事及查舉先朝大臣卹典海內士大夫欣然加額思奮
其忠力以爲國家風勵一世之典無或過于此或有事
涉遲違或于格小有未合者臣請籍其一得以備裁擇
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王外功莫
大于韓國公李善長穎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德慶
侯廖永忠善長籌帷轉餉之功不下于酇侯中山以嫌
疑獲罪王國用辨之甚詳友德等戡定蕩闢之績遠過
于絳灌卒老牖下而時屬防勁未蒙易名之典文皇帝

北伐時失律者主帥邱福耳而同安侯火眞等焉能力
戰以死其忠節皎皦若實錄中臣以爲此諸臣者宜優
加贈謚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宮秩其高風
足以廉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潛心聖傳化行鄉里
間其緒言足以繼往而開來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上
議言力持權璫氣節足以彰明國是文章足以潤色皇
猷臣以爲數臣者宜特褒以諡者也故給事中陸粲吏
部郎中薛蕙一則上言典禮一則糾論權奸相繼竄罷
中間粲雖移邑令蕙則引疾乞休以歿于例小有不

合然其直節懿行何可遺也臣以爲此二臣者宜量予
以贈者也夫旌及于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于下則位
卑者勉修一舉而勵世之籌備焉矣一昭爵賞以旌異
勳臣見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爲列侯所以張大
國恩率厲士氣至隆厚也今寇無歲不犯邊國家之財
用少絀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爲異格以待下
下不爲異勑以報上斤斤守刓印之故規而欲責人以
撻伐之蹟烈臣以爲萬無是理且王守仁在武廟時提
烏合一旅生縛逆濠致之闕下而區區伯爵始見格于

悍卒今復沮于多言夫書生不諳故典謂伯爵爲至重不知今世世稱伯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祖宗時鐵券核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皇上幸下臣言吏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高皇帝功臣如前所舉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亦宜并下所司訪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量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犁庭掃穴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兵平冠軍出而應召者乎一祿兵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固原將

士萬且入衛日漸減耗爲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癃無用之士爲之扼腕且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望皇上敕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于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宣大遼東精選三千餘名以爲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以爲步兵仍于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爲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督統之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各哨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現缺者停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惟薊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寖強戰無不勝者也臣愚不勝惓惓之至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七

懇乞聖明覽本顧問疏 隆慶三年 溫 純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未有不啻此以為治者皇上御極以來朝講勤矣言路開矣獨覽本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之而該部未暇為皇上請者豈非以即位之初服制未闋在古有三年

不言之禮乎又豈非以政務勞乎奏牘雜陳欲皇上一一而覽之一一而問之將涉于勞而無其要乎今先帝三年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邁訓成王訪落故事望我皇上皇上思有以答臣工之望則莫如覽本顧問而已往歲臣在山東聞皇上于講筵之暇以石州殘破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為聖天子留意邊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內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警惕是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倘由此日與大臣商摧時政則其所激發又不知當何如也

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寇盜弗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巾求糧之苦皇上試于此時勤顧問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修攘大計為皇上言者諸臣言之皇上採而行之一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覽本不必于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司章奏有關于聖躬者有切于民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經行者于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覽也顧問非必于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而進退中

國何由而久安四夷何由而賓服于此審之不終日而問對可悉也伏乞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敕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合無行令閣臣俟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為二等凡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經行者不必煩瀆其關于聖躬切于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御覽即時而請應否採納施行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霽天顏俯賜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

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于一堂矣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乎于麻哉臣不勝顒望悚息之至　疏入帝從之

乞愼濫贈典奏 隆慶三年　温純

臣伏見該禮部題覆司禮監太監陳洪乞恩疏蒙聖旨是陳洪侍朕恭愼効有勤勞伊父准贈都督同知母一品夫人後不爲例欽此臣等不勝駭異以爲祖宗二百年贈官之制至今始變隨查大明會典凡武職有功封贈父母各照現授職事對品封贈無有贈內官父母爲

一品者先帝時太監温祥得贈其母爲一品夫人然越禮踰分已當議革而温祥之父不得預封者以子爲太監父無封太監例耳詎意太監陳洪則因温祥贈母而求并贈其父已自無例可比也而該部則曰贈官原比武職事例豈以所引滕祥廕弟姪爲贈官例乎且都督同知與一品夫人皆極品爵也洪不過一五品內侍耳視對品封贈之例既不相協而內臣之于武職又何相干涉今天下武職多怠玩而不振者以爵賞不足爲天下勸耳使都督同知既可以無軍功而得則人何必蹈

湯火赴白刃視死如歸耶即有蹈湯火赴白刃視死如歸者陛下其何贈以加之耶夫贈軍功與無軍功者同則人且不勸況有軍功者尚爲品級拘未盡可得都督同知耶陛下即以洪爲恭愼爲有勤勞然蟒衣玉帶陛下之所以寵之者亦極矣洪果知恭愼其何忍以私親故而壞國家二百年之制陛下又何忍以宦官故而施此二百年未有之恩耶且此與果出陛下意乎抑因洪曲請而後與乎又因閣臣票擬而後與乎果出洪曲請陛下直以祖宗之制問之彼自當無詞以對若出陛下

意則閣臣當救正部臣當執奏今在廷諸臣皆知出閣臣擬則其意不過以上下之情未通遂不得已爲調和中外計耳夫陛下爲天下臣民主不使閣臣直行其道而使不得已市恩中貴雖廢祖制壞名器而不顧臣等竊以爲不可伏惟聖明裁察　奏入帝不納

察變謹微疏 隆慶三年　鄭履淳

臣惟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饑寒迫身易爲衣食嗷嗷赤子聖主之所以爲養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

廷困窮之慍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祺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逆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克儉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同寮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閹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宮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疏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不安者伏願奮英

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宏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釐弊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經疏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同天開泰計無踰于此矣　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

請面奏事宜疏 隆慶三年　駱問禮

臣謹上面奏事宜十條一曰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曰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獨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曰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曰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曰頒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諸臣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其皆得自効六曰陛下臨

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預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曰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曰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于上敕諸臣奮勵于下以挽頹惰之風九曰面奏之儀宜略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曰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

遞乘輿一切查勘執簡侍者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
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糾繩以垂勸戒焉　疏入
帝不從官寺復從中搆之語聞謫楚雄知事

議處安攘大計疏 隆慶四年　高　拱

臣惟兵部尚書卽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
安危所繫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
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儲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
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
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猝得于臨時也臣觀兵部

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
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
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
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
邊務未免假借于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
于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
補于東又缺于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
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爲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
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于兵

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
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
煩于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
夕至又不致于那移追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本兵
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
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卽以其尤深者
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
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
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

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預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
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
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厭爲傳舍不肯專心于所職
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
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
官于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
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
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
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于下無

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義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䘏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費萃于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于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

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作姧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而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于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于蹈蹶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于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

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豫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

安攘之計或莫先于此也伏望聖明裁斷敕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豫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

議處邊方激勸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爲瘴海之鄉劣覩其地有司出科甲者十之一二而雜流者十之

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旣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于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旣不通于四方動靜尤難達于朝宁為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卽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舶衆奇貨為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蠱人此其一也貪風旣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旣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固不可以勝劾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為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旣長惡不

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于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擅可漁之利而共國于無所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于盜賊也若不亟處弊將安極查得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謂當于此等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為可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推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察劾處治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如仍苟且塞責容臣等劾察治罪庶人

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肯者罰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為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為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況于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尚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績行題請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貴皆稱絕徼近年皆

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脉流通項踵皆至然後可以為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為在上者所明照而君上綜覈之意為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服誰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為一人用此道也伏望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

議處邊方有司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敵騎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非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誰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于邊方待之既薄志意隳沮又何望于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為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為遠地而曾

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後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人不當為官擇地祇當為地擇官今邊方既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略恢宏可當大任卽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為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于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豫為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

縣代州五臺繁畤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邱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于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概以邊稱徒資倖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得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為處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聖明裁斷施

行邊方幸甚　疏入得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妥宜加
意遵所議都准行

辯大冤以正法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謹奏近該審錄重囚該刑部備例會同吏部都察院
大理寺先于朝房內將各犯招由詳加檢閱內看得一
起王金係陝西鄠縣民陶世恩陶倣俱係湖廣黃岡縣
人申世文係陝西三原縣人劉文彬係湖廣黃岡縣人
高守中係河南太康縣人該王金招稱在官陶世恩由
父陶仲文進用恩廕尚寶司少卿自幼傳習陶仲文僞

書世恩在官姪陶倣見世恩係近侍官員不合互相交
結有在官申世文與金鄉里在官劉文彬武當山道士
在官高守中俱與陶世恩無異金等各不合陸續來京
互相援引與陶世恩陶倣結交窺探內情金等因結黨
深固遂不合妄造藥物希求倖用陶倣妄造丸白等藥
及兜肚香袍陶世恩妄造小涵等丹內用麝香附子等
熱藥金妄造百花等酒令人喫飲即刻丹田發熱申世
文妄造天水生元丹劉文彬妄造經驗仙丹高守中妄
造三元等丹各陸續奏進因前項丹藥俱係熱燥傷人

之物致崇大行皇帝誤服聖躬違和金與陶世恩陶倣
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各處罪重仍各不合朋謀合製
金衰水救脬丸及太乙寶丹從鼻孔吸進扶同奏入又
崇餌服內傷偏重至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內金等又不
合妄進湯藥一服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損聖體當蒙
遺詔方士人等各正刑章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荷蒙
恩詔准奉遺詔內開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
陶世恩妄進藥物致損聖躬着錦衣衛拏送法司從重
究問欽此蒙錦衣衛將金等拏獲開送刑部陝西司嚴

究各情明白將王金陶世恩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
中俱問擬比依子弒父者律各凌遲處死決不待時等
因臣等閱此招由不勝隱慟流涕曰先帝之受誣一至
此哉至訊日何可對衆出言審問故今亦不敢議而特
爲皇上辯明其說古之人君有死于非命不得正其終
者其名至爲不美豈實有其事而不容掩故有以流傳
而取譏于後也若我先帝果是不得正終實有其事否
乎先帝聰明睿智允文允武事無大小悉洞燭其隱微
至于寶愛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院官一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權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旣服受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之理此自陛下所明知也今乃曰熱藥傷人之物致蒙誤服聖躬違和又曰丹藥從鼻孔吸進又蒙誤服內傷彌重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先帝聖主也何乃不自愛重至是耶果聞自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終歲從容上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又妄進湯藥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損聖體乃擬王金等比依

子弒父之律謂先帝是王金等所害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先帝聖主也何乃致于非命至是耶又果聞自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議事者不知意何所爲乃假先帝爲辭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先帝爲何如且陛下以父子之間而明于陛下前誣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陛下爲何如今罪囚招中明開先帝爲人所害是何事體每歲審錄大庭之上明說先帝爲人所害是何語言凡在臣民皆不忍聞久懷痛憤九重高遠此等形狀何由得知臣如不言其誰爲陛下言者若不亟明其事

恐天下後世信以爲眞卒使先帝抱不白之冤于天上留不美之名于人間則天地古今之變無有大于此者而陛下亦何以爲情也伏望敕下法司會同多官將王金等從公再問務見的確然後渙發綸音明其事于天下宣付史館明其事于後世使皆知先帝以正而終更無他說則不惟可以仰慰先帝在天之靈而陛下爲親昭雪亦可以明父子之恩臣等爲君昭雪亦可以盡君臣之義爲此瞻仰在此舉也至于王金等臣等非欲爲開釋直以先帝受誣臣等一念忠憤分不能自已特

爲先帝辯耳彼王金等者惡踰滔天自有當誅之罪今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萬死何足惜哉　疏入得旨這事情重大著法司會同多官從實究問明白來說

議處本兵司屬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拱具奏備發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于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爲本兵司屬者調匡討停當陸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

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採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于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于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士馬之强弱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眞僞皆其所知但可一問而得以是爲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既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二分之一餘員尚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聖明裁定敕下臣等施行仍乞著爲令甲永遠遵守仰

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繼續不至間斷其于邊務所裨必多　疏入得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并著爲令

請豫調保邊入援兵馬疏 隆慶四年 譚　綸

臣謹奏本月二十二日酉時據分石守塘領參將陳勛揭稟白海子迤北瞭見敵兵約長七八十里于八月十三日起身往東北行走又據薊鎭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西路敵兵十分重多已到塞外地名商都等因各報到臣該臣督同鎭巡等官査照節年事規將主客官軍酌量地勢衝緩題請分布乘牆列守而又議以黃花居庸鎭邊三路有警該昌鎭總兵官楊四畏統領本標官兵首先應援迎敵古北牆子嶺曹家寨石塘嶺有警該西路副總兵官李超統領本營并臣標將李如樻等標兵首先應援迎敵馬蘭松棚太平三路有警該總理都督戚繼光首先應援迎敵燕河臺頭石門山海關四路有警該東路副總兵官胡守仁統領巡撫標下及本營標兵首先應援迎敵而臣與巡撫都御史各往來督理運餉隨營調度各該總協等官本路無警他路有警即便

相機策應夫分路列戍布置雖詳但邊長人稀全仗軍門鎭巡協守標兵近者則首先迎敵遠者則相繼應援設使直入一路或分伺兩路又地方相去不遠即有二三十萬之衆臣等以四標全力合併拒阻卽不資外助可保萬全但今據所報西路且有二十萬衆東路懲創往年挫衄之事糾合各部計亦不下十萬屢報西路謀入黃花鎭而東路又謀入古北口東西又犯入馬蘭峪是分爲三路矣東路則謀犯義院口爲石門寨所屬又謀犯界嶺口爲臺頭營所屬又謀犯冷口爲燕河營所

屬又謀犯潘家口為松棚谷所竊則未能四路並犯但
今四路內屬諸番各自逃去亦必有分犯二路之意且
一路過敵左右二路俱當戒嚴是薊昌一十四路東西
相去二千餘里處處受敵臣等各標之兵可以應援截
殺者纔有四營東二營合車騎步兵計三萬有奇昌平
一營不滿六千又抽諸長陵等八衛之人最為脆弱難
恃所堪恃者僅東之三營耳以三營三萬之兵而當三
十萬五路入犯之衆已為力不能支而況黃花鎮為陵
寢重地臣必自將密雲一營合昌平標兵誓死以當黃

花一路則所謂古北石塘曹家寨擂子嶺首先迎敵已
無其兵而東路既欲分犯二處則副總兵胡守仁郎合
巡撫標下之兵其力亦難兼顧總兵戚繼光協總胡守
仁郎如初議過營首先迎敵亦再無別兵可以調發相
繼應援臣等用是苦心籌畫無所措手為今之計合無
請乞敕下該部該將保定鎮撫應援兵馬行令整搠三
枝星馳前赴密雲聽臣分撥標兵三千相兼前去駐劄
石匣營適中地方專備古北擂子曹家寨石塘嶺有警
分投赴邊併力拒回又行遼東鎮巡官該將入援人馬

星馳進關至石門寨燕頭營屯劄專備東路土蠻如果
分犯二處總兵王治道與副總胡守仁督兵分投拒遏
巡撫都御史劉應節往來調度俾臣得以專當黃花鎮
一面保護陵寢戚繼光專當馬松太平三路如或黃花
鎮無警臣仍率協總李超標將李如樟等專待擂古曹
石首先迎敵而以保定援兵分發西自擂古曹石東至
馬松太平遇急策應又或擂古曹石無警而敵悉衆分
犯馬蘭以東臣則親率標兵以東而以保定應援兵馬
留在平谷以西一則防備西路突敢我虛一以豫備內

地又或馬松無警而擂古以西或得潰入則戚繼光躬
率全營標兵星馳而西與臣連營奮戰如此則勝算粗
定不致顧此失彼若謂二鎮援兵必待敵已潰牆而後
入關策應則有焦頭爛額之功不如曲突徙薪之萬全
也伏望聖明軫念敵衆兵寡俯賜俞允畿輔地方幸甚
臣愚不勝幸甚　疏入帝從之

言邊事疏 隆慶四年　　王崇古

臣竊惟諳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
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巴噶奈濟千里來降宜給宅舍

授官職豐飾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諳達臨邊索取則責令縛送拜甡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彼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諸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即令巴噶奈濟統領之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諳達死子錫棱阿必有其衆因加巴噶奈濟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錫棱阿必忿爭兩族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

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諳達日夜南望侵擾不已又或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爲叛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矣伏乞陛下採擇施行　疏入帝從之

言宜許諳達貢市疏　隆慶四年　王崇古

臣謹奏昔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驕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例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諳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邊劉功者誠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諳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甎聚灰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諳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于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敵既不得請懷憤而去糾以巴噶奈濟之故不撓宣大而土蠻三

衞歲窺薊遼濟農賓都侵擾西部息警無時財力殫屈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額森以缺減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也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攷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西諸部傳之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八

議處科目人才疏隆慶五年　高　拱

臣惟國家之用人皆欲其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熙平之治非徒以一日之短長遂為終身定例而故有所抑滯于其間也今布列中外自州縣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數進士居其三舉人居其七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假此為網羅之具以觀其他日之何如而非謂此必賢于彼也國初進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登八座為名臣者難以一二計厥後進士偏重而

舉人甚輕至于今則極矣其係進士出身者則衆向之甚至以罪為功其係舉人出身者則衆薄之甚至以功為罪上司之相臨同列之相與炎涼迎面可鄙可羞之甚而皆不自顧也至于保薦則進士未必皆賢而十有其九舉人未必皆不賢而十曾無其一也至于陞遷則進士治績之最下者猶勝于舉人治績之最上者也即幸有一二與進士同陞然要其後日則進士之俸少而陞官又高舉人之俸多而陞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選則惟進士得之而舉人不復有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

氣常盈舉人氣常怯盈者日驕每襲取而寡實怯者日沮率隳墮而恬汙以故舉人皆不樂仕苟年稍強學未甚荒者皆相與遷延冀倖一第直至年邁學荒淪落已甚然後出而就選以為姑用了事云爾間有一二壯年從仕者又皆為貧之故求溫飽者也若是而欲望其有為胡可得哉夫崇尚進士纔三分耳而又使之驕棄却舉人已七分矣而皆使之沮則天下之善政誰與為之而民生奚由得安也臣愚以為欲興治道宜破拘攣之說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者初祇以資格授官授

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進士而優則先之苟未必優即後于舉人無妨也舉人而劣則後之苟未必劣即先于進士無妨也吏部自行體訪但係賢能一例陞取不得復有所低昂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官務除去舊套但係賢能一例保薦亦不得復有所低昂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取數多者撫按官以不及論其既陞取之後又惟論其政績一例推轉舉人之俸不必加深進士之官不必加美若果才德出衆則一例陞為京堂即上至部卿無不可者如此則拘攣之

說破而功名之路開苟非至不肖者必不甘于自棄也至于舉人就選之時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爲州縣之長蓋州縣之長責任艱重須有精力者乃可爲之彼其精力既衰胡可以爲哉如此則人皆趨可爲之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甘于淪落者或寡矣夫舉人與進士並用則進士不得獨驕舉人皆益自劝而善政必多卽未必人人皆然而十分之中少亦可有六七固已過半矣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可富而教化可行熙平之治可庶幾望也臣誠愚昧所以爲國謀

者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敕下吏部施行天下幸甚 疏入得旨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興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道人才大有裨益依議着實舉行吏部知道

議處馬政鹽政疏 隆慶五年 高拱

臣惟國家設官各有所職而非故爲剩員也若係剩員則不設之矣其用人也乃使之各舉所職而非徒以安置也若所當安置者則不用之矣今行太僕苑馬寺專理馬政戎伍所資鹽運司專理鹽政國用所賴皆係緊關要職非閑局也而近來視之甚輕卽卿與使皆以致不稱職有物議者陞之夫安置其人而名曰陞是以棄之之道用之也陞而實以安置是以用之之道棄之也棄之而用則其任必不勝用之而棄則其政必不美臣不知用人者乃何以若此也或曰致不稱職有物議者將何以處臣以爲不然夫考課貴嚴果不稱職有物議直去之而已矣獨奈何以此等衙門爲安置之所哉既劣處之使之靦顏又姑容之使之尸位遂致政務廢弛苟且狼藉而奸貪之弊且多祖宗之設此官意何爲者

而乃使若此哉合無今後大破常套凡卿使員缺必以廉謹有才望者推補而又議其階格卿視布政司參政使視按察司副使待政成之後視參政者陞與參政同視副使者陞與副使同如更優異查照先朝故事超等擢用則其官自重矣其官重則賢者樂就必且盡心于所職馬政鹽政當自修舉而所利于國家者必多非惟祖宗設官之意可以無失而用人之理亦得之矣伏望聖明裁斷敕下吏部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卿所言是馬政鹽政國家重務必重其官乃可責以實效着

寶舉行

陳四事疏 隆慶五年 汪文輝

臣惟先帝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覺嫌始于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搧並搆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于今是爲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欲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

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盡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摭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爭相詬病若市井喧鬨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棄短錄長爲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卽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爲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于前大臣任已專斷卽有缺失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 疏入下所司高拱惡其刺已調文輝爲寧夏僉事

議錄御贓三臣疏 隆慶六年 高拱

臣謹按該禮科給事中王璇題稱該巡視南城試監察

御史周于德因販柴炭商人有本地方富戶于彪賄託于德舊歇家曹雄投帖開具白米一百石欲求倖免本官隨卽追問情由當將曹雄併雄妻弟秦守忠等捉拏到官搜出身邊銀一包連贓發兵馬司監候已經具題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因陞任例該舉劾有齊河縣知縣陳天策假遞公文內夾柬帖呈具銀一百五十兩送至原籍以干保薦本官卽將原來冊柬發按察司已經具題嚴究又該兩淮巡鹽監察御史李學詩有隨商楊棟李祿開具禮帖銀一千兩送至學詩家當

彼伊弟令家人拏獲連贓送該府本官隨具奏盡法問遣外為照三臣職司風憲志向高潔事關名節乞敕吏部登記俟各官致績陞遷之時分別優待以為堅持清節者之勸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各嚴加砥礪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為照饋貨者小人之惡行卻賄者君子之美節為治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為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既不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顧獨于卻賄之人深求苛責或曰此必素以賄聞者不

然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而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為之卻也甚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者焉遂使受賄者泯于無迹而卻賄者反為有痕受賄者恬然以為得計而卻賄者皇然縮以自容而行賄之人則公然為之以為如其受則得以濟事幸也如其不受直不受而已而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恙也而又何畏乎是何使為惡者幸而為善者苦也夫君子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古有卻賄而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卻賄之名

則所謂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素有貪聲者一旦卻之是誠掩也若素非貪而今又卻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據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以掩者非也至于有人知見而卻之者是亦卻也非受也使無人知見安知其必受乎乃棄其廉于所可見而逆其貪于所不可知豈人情哉則所謂不得已而卻之者亦非也而世俗之論顧如彼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固有本欲為廉而恐事露人議其後遂化為貪者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

哉今御史周于德張士佩李學詩乃能于行賄之事明言而不自隱藏行賄之人直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之正而不可干以私持身之清而不可浼以利見理之明而不可惑以俗說本部即當登記簿籍以俟優處為廉謹之勸至于飭示諸司尤為吃緊蓋俗說之浸淫既久人心之蔽迷已深使非曉然以示則孰敢安然而為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不止當知守廉之為美凡遇有行賄之人即當執拏在官明正其罪仍另行南京吏部並兩京都察院科道

等官及各處撫按衙門一體知會以後凡遇有卹賄之官便當記之善簿而不得反用爲瘢痕列之薦牘而不得反指爲瑕纇庶乎淸濁有歸而激揚之理不忒是非有定而趨避之路不乖君子有所恃以爲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亦與治道之一機也　疏入得旨是

議處廣東舉劾疏隆慶六年　高拱

臣等照得撫按官薦舉太濫日益而歲增者往時之通弊也本部題奉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之明其說廣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虐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于是民不聊生盜賊因起乃貪虐既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于是良民皆化爲盜譬之病瘡者然始緣客火爲遏血脉聚而爲瘡其路既通而又遏之不已則瘡日積而血脉日微賓有難于救藥者也臣誠爲國憂先曾具疏議處彼處有司荷蒙命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預焉其自京

往者臣又每每集于堂階諄切戒飭諭以選擇任使之意欲以功名上進之階蓋欲爲皇上奠此一方易亂爲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勸懲係于黜陟而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既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于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于他省則雖盡心効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與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于進取乎于是寥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可以無處也臣誠欲于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參問者即便參問應劾奏者即便劾奏不必待復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弭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超陞如此則賢才雖衆而各有上進之途自不至于相礙體悉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褻庶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平之望也至于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徧則其撫按官自當守濫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爲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

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　疏入得旨是

弭盜疏　嘉慶六年　高拱

臣竊以海內雖稱乂安而盜賊殊為可慮其聚衆殺劫是處皆然然非皆飢寒迫也其間多健俠之徒博飲宿倡揮金如土自相雄視彎劍殺人且數千里外皆相聯絡召呼之間多可數千少可數百肆行荼毒而曾無誰何者也以求其故皆起于有司之養寇而成于上官之不察彼有司及巡捕官不職者多平日既不留心訪緝而于健俠之徒又不行懲禁任其所為及聚而為盜則

又自先畏懼不敢緝逼巡捕者又往往受盜之賄不行緝拏即有拏獲又多放縱卻祇蒙蔽上官以為地方無盜而上官亦甘其蒙蔽苟稱目前無事以待遷轉習以成風彼此相效以為善官于是有司之蒙蔽日益甚而盜之猖獗日益不可制良民受其殘害無所控訴每每被劫被殺不以報官曰官不為理徒益重賊之怒而禍益烈也直至劫庫不容隱匿乃始申報上司卻又以重為輕以多為少支吾了事而上司亦恐有己責也亦為之以重為輕以多為少支吾了事蓋不惟賊之故態官皆知之而官之本情賊亦皆知之彼此相款安然無事此其所以日益滋蔓而不可圖也使有司肯以捕盜為務有即殄滅則安得積而至于多又使肯以稽查為務凡健俠不務生理者必加懲禁有出而之他者必令里甲報知窮其所往而拘治之且收其家屬則安得肆意流毒二外使上司亦以捕盜為務日行體訪凡有盜地方及蒙蔽不以申報者必加重究議罷其官則彼安敢不捕使又以稽查為務凡捕獲強盜審是何州縣人即責問該州縣官有此無良何以不知出而之他何以不

問亦加重究則彼又安敢不行稽察即是而言則海內之多盜其故可知也若不重為議處恐故套牢不可破官以蒙蔽為當然而盜以劫掠為當然將使良民皆化為盜脫有揭竿而呼者又將何以處也請以後易議為條格各州縣掌印巡捕官有盜分別降級罷官各兵備及該道官所屬有盜分別降級罷官有隱匿不行劾奏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劾奏重治若果地方有盜即行申報上司就便捕滅上司若聞地方有盜即撥兵馬就便捕滅者免究仍錄取其捕盜之功量多寡為陞

賞曰罰必罰更無假借曰賞必賞更不食言庶乎捕盜有人而盜息民安可望于萬一也　疏入得旨這所議條格都依擬著實舉行

辨名分疏隆慶六年　　高拱

臣竊惟上下之分定而後紀綱立政令行近年以來屬官不奉堂官約束其在外省則推官知縣出自科甲者二司多不敢約束而反畏之上下之倒置甚矣上下倒置則紀綱何由立而政令何由行也以求其故皆因先年執政之臣悅人媚己于是險夫之在庶寮者託爲與

援入其幕中般闘是非堂官少不曲意于己輒行排擠而遂固以不利于是堂官畏之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則益恣其胸臆旁若無人自稱風采爲習以成風彼此相效雖未必有與援者亦皆以違拗堂官爲得計而安意承行者蓋鮮矣其在外省則由巡按御史見得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乃曲加護庇引爲私人託其咨訪凡二司之賢否悉由脣吻有所不悅遂以蜚變而禍終不免于是二司反皆畏懼過其來謁每留飲幕中親陪談笑以結其歡心蓋奉承之不暇而又何敢問其政事之得失乎今臣秉持公道門無私交庶官既不敢搬鬪是非而又每申明上下之分使諸司不得違越往日之風似可稍息但積習既久卒難盡變而以違拗爲得計者固尚有也至于外省則全是舊習無一人之不然矣體統既乖法度盡廢害政莫甚于此若不重加懲創嚴行禁約此風何日止也如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張振選縱下人需索不能禁制反刑受害者以怙終掌堂官戒示不行悔罪仍刑受害者以洩忿非惟執迷不返官守有虧抑且長惡不悛名分大壞此正所謂以

違拗爲得計者也合候命下將張振選革職冠帶閒住本部仍移咨都察院通行大小衙門今後敢有屬官抗違上官者俱照張振選處分上官有自降禮體款曲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其各巡按御史皆當以公正爲心不得仍庇進士推官知縣引爲私人使各盡其上下之分違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劾奏究治庶久迷之耳目可開而久紊之法紀可振其有裨于治道良非細也　疏入得旨張振選著革了職冠帶閒住近來屬官不受約束上官不行糾治反

爲曲悅名分倒置政體大壞甚所矣使行內外衙門一體戒飭以後再敢有這等的部院科道官着實參來重治不饒

論諳達貢市事疏 萬歷五年　方逢時

臣蒙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効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果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者告諳達罰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爲害

或曰日益耗費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皆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名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即歸何有充斥則費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曩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幾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預爲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愆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諳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構假託與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豫料者在我處之亦惟謹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曰貢

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旣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強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預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敷陳國是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矣

疏入帝從之

遵旨議治黃運兩河疏 萬歷六年　潘季馴

臣竊惟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爲喻而論爲政則曰爲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是太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然
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
必先求古來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黃水來
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于
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
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元時遡漕江南之粟
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
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
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

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
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
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猶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
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
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
淮郡晏然瀆渠永賴而陳瑄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
蝕旣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
當事者未攷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
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

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
正河遂致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
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
流旣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支渠
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分之一
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旣
復面闊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
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
力不至于此也以臣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卽草灣

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陳瑄之故業
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
免至于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
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
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于兩岸遙
隄或尋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
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旣無旁決並驅入
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
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于閘

河耳黄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于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于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黄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為性也決水乃過顙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今臣等乃欲

塞諸決益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黄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于海其意蓋可想也況黄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北經鄭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後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

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滿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不暇遠引他證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澀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所據司道諸臣款議前來臣復加參酌似應允從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所言不謬俯賜俞允行臣即遵照及時興舉除工程夫役錢糧數目另本具陳其緊關工程如高家堰淮城北隄廠馬坡濟揚州諸淺并塞小缺口十四

處工所必舉而伏前尚可舉事者一面分投興工外謹將條例開明請旨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黄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黄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為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為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現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一議築隄

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不築則決不已故
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
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眞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
且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監前弊
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縷覆護不與爭地
之旨倣河南遙隄之制除豐沛太黃隄原址遙遠仍舊
加幫外徐邳一帶舊隄查有迫近去處量行展築月隄
仍于兩崖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桃清
一帶南崖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

隄已壞相應復修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
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遙隄一道不必
再議縷隄徒糜財力又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
止爲淮城北隄除埽灣單薄量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
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
遏兩河之水盡趨于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
帶舊隄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如此
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
查得先該平江伯陳瑄創開裏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

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于漕撫啓閉屬之分司運畢即
行封塞一應官民幷回空船隻悉令車盤此在嘉靖初
年尙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奈何法久漸弛五閘已
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啓閉是以黃淮
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現存四
閘俱加修理嚴司啓閉俟二月前後糧運過完卽行封
閉惟遇鮮貢船隻方許啓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
船隻照舊車盤毋致曲徇使客致壞良規一議創建滾
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黃河水溜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

漲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爲隄所固水不能洩則奔潰
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
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合無各建滾水石壩一座
比隄稍卑二三尺闊三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
壩滾出則歸漕者常盈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
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一議止濬海工程
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爲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闊但查
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面闊二三里自安東歷雲
梯關至海口面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

止固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竝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升東西二尖據士民季眞等吐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況橫沙幷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礙河流故臣以爲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即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濬草灣徒費錢糧無濟于事一曾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強淮弱每每逼淮東注故

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墊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眞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現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三義鎭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伏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瀰茫築隄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桃清遥隄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鎭等決議塞則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江浦等閘議啓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南高寶與鹽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 疏入得旨工部看了來說

查議黃河後患疏 萬曆六年

潘季馴

臣猥以譾材謬膺重任晝夜思維欲求萬全之策以報陛下罔極之恩食不甘味寢不貼席者三月矣而卒未能快于心也竊惟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鎭諸口未塞桃淸淺阻也高堰黃浦淮

水橫流淮揚之民久爲魚鼈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州淮南之患耳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臣已于前月二十八日會本具題陛下俯從臣請兩年之內或可脫淮揚昏墊之苦免運道梗阻之虞而臣亦得藉以少逭愆尤矣然其大可憂者不在此也敢敬陳之臣初抵淮安即詢黃河出接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則臣竊以爲此黃河故道之最順者也又詢水深若干衆云深四丈餘則臣又竊以爲此河身之本體也又詢小浮橋迤西

則爲胡佃溝爲梁樓溝爲北陳爲雁門集爲石城集以
上十五里則爲崔家口即去歲八月所決之口也其間
淺深俱不能咨臣即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琰前往測
度去後隨于四月二十九日親督淮北分司郎中佘毅
中添註管河郎中張懋徐州管河兵備副使林紹添註
管河副使張純沿河踏看行至徐州隨據王琰揭報前
項河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
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坡一望無際原係民
間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逾年而淺阻如故

臣不勝驚訝隨據徐州碭山鄉民投守金龔汴王霜
等各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蕭縣薊門出小
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
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淤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
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河底即是陸地比之故道
高出三丈有餘行阻泛濫妨運殃民懇乞開復老河上
下永利等情臣嘗督前司道并山東管河道副使邵元
哲河南管河道副使唐汝迪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
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商邱諸縣至

新集閱視間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隨據地
方鄉老靳廷相等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
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跡現在儘可開復臣即自潘
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
趙家圈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
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錐鑽深河底俱係滂沙見
水即可衝刷又據夏邑虞城等縣鄉官王極鄉民歐陽
照等七百餘人連名呈告俱爲乞疏舊河便民事竊照
黃河故道自虞城迤下蕭縣迤上夏邑迤北碭山迤南

嘉靖年間岸闊底深水勢安流既于運河無虞亦于民
田無害商賈通行貿易大遂民稱豐庶自嘉靖三十六
年以後故道漸淤河隨北徙横流泛溢青野汪洋居民
十不存一運道屢年阻滯告乞早爲開通上利下便是
誠萬世盛衆等情臣度其言實爲探本之論但道里遼
遠工費鉅繁復又沿河荒度更無省近可從者而臣猶
冀崔家口一帶淺阻去處或可疏濬成河易爲力也復
督各官爲小舠至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委果淺
阻河底原係陸地委難衝刷蕭縣地方一望瀰漫民無

粒食號訴之聲令人酸楚該縣城外環水為壑城中瀦水為池居民逃徙官吏與城難守現今題請遷縣臣竊思之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夫黃河并合汴泗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止緣徐州以北非運道經行之所耳目之後人不及見止見其出自小浮橋而不攷小浮橋之所自來遂以為無虞耳豈知水從上源決出運道必傷往年黃陵岡孫家渡趙皮寨之故轍不可鑒乎臣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

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為溜溝再變而為濁河又再變而為秦溝止因河身淺澀隨行隨徙然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臣是以夙夜為懼也臣又查得此河先年亦嘗建議開復止緣工費浩繁因而寢閣臣竊料先時諸臣雖以工費為辭實非本心蓋誠慮黃河之性臣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決罪將安辭且前既有一河可通姑為苟安之計耳而不知臣子任君父之事惟當論可否不當論利害惟當計其功之必成不當慮其後之難必且所慮者

他決也既決隨塞亦非有甚難者故河變遷之後何處不溢何年不決寧獨不慮之乎臣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

利也臣故以為復之便至于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身謀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之所以盡忠于陛下也臣勘議之後即擬具題但因伏水將發猶望水勢洶湧或可衝刷成渠近又行據同知王琰回稱勘得北陳等處原深一尺六七寸者今止深七八尺臣看得伏秋暴漲之時水增六尺有餘則客水消落之後不免仍存本體矣伏望敕下該部查議如果臣所言不謬擬議上請特差素識水性科臣一員前

來候秋深水落與臣會同山東河南撫臣及兼理河道巡鹽御史邪親勘議如果可復即便估計錢糧會本題請早賜施行地方幸甚　疏入帝不納

恭報兩河工程次第疏萬歷六年　潘季馴

臣竊照治河之工築隄固難而塞決尤難今幸仰仗我皇上一誠默運上格天心河伯效靈諸決自塞臣原議欲挽旁決之水以歸正道今已悉從人願桃清而下昔如溝渠今皆洗刷深廣如故又查雲梯關海口大闊清口通利兩河順軌三月之間何形頓改止餘大澗口一

十丈亦合淮水尚分一小支東奔若天氣晴和功在旬日不足慮也但黃河雖已歸正而隄不築則明歲伏秋必復泛溢故堅築遙隄以固其防創築減水壩以殺其勢其工未可緩也高堰之工斷流雖已可期而一線未足爲恃必俟斷流之後隄內陸地乾出廣取其土加培高厚方可無虞再查黃浦八淺二口皆因高堰之水漫溢衝決高堰既塞則二口之築自易湖隄閘壩亦當次第告成崔鎮決水悉已歸漕並趨雲梯關下海據稱留之無益應合一體建築遙隄復將磨勝溝減水壩移建本處姑留羅家等口以殺黃流似爲尤當工程次第此其大都矣再照築隄不難而取土爲難或爲水占或爲沙掩遠搜深取務得膠淤老土方許填築夯杵並舉務求堅實臣等三令五申諸司道朝乾夕惕惟此而已臣等猶慮官夫暗用飛沙填藏隄內無從辨驗又製鐵探筒數十具分散各工令其時時錐探臣等閱工之時亦紆前錐探試如筒內帶出浮沙提不成顆即將本管官究治挖去改築真如燕雀壘巢日計分寸其工誠有不易者至于石工採運亦甚艱苦與其速而不堅孰若遲

而可久故未可責效于旦夕也近因風雪大作地脈凍結難以興工目下督擬陸續散夫先遠後近至明年正月二十日以前鳩工再舉伏望皇上少紓南顧之憂容臣悉心料理務圖永頼之計必不敢苟且塞責以負任使謹具題　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恭報兩河工成疏萬歷七年　潘季馴

臣竊惟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爲咽喉自儀真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于清河縣之東經安

東逹雲梯關而入于海此自宋及今兩瀆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堰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廬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孑遺之民攀輿號泣觀者皆爲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臣反覆計議棄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澀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

淮揚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惟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得况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于理爲順方在猶豫而工部移咨丁寧臣親詣踏看臣乃乘輕舸出雲梯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今復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遙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民生亦有賴矣蓋築塞似爲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爲益水而不知力不大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

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殊也每歲修防不失即此便爲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于復閘壩嚴啓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觀聽者偶幸成功殊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極誠敬潛孚而靈祇助順恩威並用而黎獻傾心念轉輸乃足國之資軫昏墊切儆予之慮宵旰靡遑綜綸屢飭其始也并河漕以一事權假便宜以任展布故臣等得效駑蹇之言其既也逮踰惰以警其頑折誚言

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竟胼胝之力俯從攻折之議國計與民困咸紓特頒賞賚之仁臣工與夫役競勸致茲無競之功遂成一歲之內今兩河烝黎歌帝德而祝聖壽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何敢貪天功以爲己力哉除用過錢糧聽巡鹽衙門查覈奏繳外謹將完過工程總數開坐伏乞敕下該部覆議差官勘閱明實施行 疏入賚李馴等銀幣仍遣給事中尹瑾勘實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九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

陳吏治積弊八事疏萬曆十一年　邱橓

臣謹言臣去國十餘年竊見近日士風漸靡吏治轉汙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託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佞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卽贓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現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懲貪之法全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卽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壽法

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勸懲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煙藉者不預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出身之途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聽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今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污蹟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

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舊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固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自爲恩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饋饋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于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餽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于外從而轉移亦不在于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綱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　疏入帝從之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奏 萬曆十三年 沈鯉

臣竊惟人君有位號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實錄此春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無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予奪其間者我朝自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石室之藏具在乃建文以革除而槩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則皆爲我朝缺典矣所據司業王祖嫡有循史職修

缺典之奏臣等請先述其略而後及所以當正之故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難踐位乃倂去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修高廟實錄遂將建文實歷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略也正統十四年北兵入犯英宗睿皇帝躬親六師自行天討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時爲郕王奉皇太后命監國旋卽大位次年八月英廟回鑾後七年復辟是爲天順元年其時姧臣石亨輩奏將景皇帝廢爲郕王加謚

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廟實錄遂以景泰事蹟附于正統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郕戾附至成化十一年憲宗純皇帝追體英宗本意始敕廷臣復景帝位號上恭仁康定尊謚改修陵寢景泰七年事蹟未及釐正此則附錄之大略也因循以至于今非謂其不可而遂已之也夫位號既復則實錄自當改正許其大不許其細是未體夫英廟之心而已矣伏讀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為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是在成祖親親之心亦必有不忍絕者而一時宣力歸命

諸臣或務張功伐或謂存形迹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成祖之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正使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為掩諱若此凡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稗官野史各有紀載安可盡革此不但無益于事適足示人以疑故議復革除者非為建文為成祖也議更附錄者非為景帝為英宗也茲皆所不必諱者也方今聖明在上修遺舉墜以宏先德正在此時臣等不敢為更張之議惟將英廟實錄中間七年事蹟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錄無相混淆如斯而已至于建文位號詔齊中原無降削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惟于高廟實錄之末摘出四年事蹟復稱建文年號如斯而已夫以我太祖甫定天下即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謚其主為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心同符太祖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也元主可謚何忍沒其號于建文元史且修何可缺其錄于景泰且景帝之位號既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卹錄而況其君乎況其為太祖之嫡孫乎慰祖宗在天之靈俯寰海久抑之意彰微顯闡幽之烈寓興滅繼絕之仁斯舉也實聖德聖政

之第一事也豈獨稱昭代之信史而已耶惟鉅典湮于累朝而一旦頓復公論關乎萬世而傳信無窮皆出自人主獨斷非臣等所敢擅擬伏候聖明裁定　奏入下部議不果行

請宥革除緣坐外親疏　萬歷十三年　溫純

臣竊查先准兵部咨該廣東道監察御史屠叔方題前事本部覆奉欽依咨行各撫按官通行司府州縣衛所弔取節年軍冊備查革除年間被罪諸臣除齊泰黃子

登外其方孝孺等連累遺親故不拘現在死絕逃奉
明旨務查世代遠近接續來歷明白的確開具奏免以
廣皇仁內有族黨親戚墳宅資產久在戍所者若一概
遷移回籍于人情恐有不堪合聽其自便願回者給與
免帖放回不願回者給與免帖仍在戍所附入民籍隨
住該衛即將冊內軍名削除不許復行勾捉本部仍截
入致成簿內通限本年十二月終奏報如原無應有人
數查實咨部不得輕信流移奸人妄告混免等因備咨
浙江撫臣准經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各清軍守巡海

兵等道及各府州縣衛所逐一查議呈詳以憑具題去
後未報該臣接管催據該司呈稱依奉行據杭湖嘉金
衢嚴處七府各回稱所屬州縣衛所並無革除年間被
罪諸臣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無從開報各具印結
繳覆在卷又據嘉興府申稱平湖崇德海鹽嘉善四縣
海寧嘉興二衛所並無前項累遣親故止據嘉興縣申
開應有軍人吳阿與秀水縣申開軍人朱慶員等雖無
明書方孝孺事蹟而有奸惡外親字樣范小孫等係忠
臣方孝孺株連楊任外親累遣桐鄉縣申開軍人仲阿

淼等事亦因革除年間忠臣方孝孺株連楊任外親牽
累發遣俱各有據均應一體申豁等因又據寧波府申
稱鄞慈定象四縣寧定昌三衛所俱無前項累遣親故
外據奉化縣申開忠臣戴德彝累遣軍人居叔保并戶
絕軍人楊佛童等擬合轉申豁免等因又台州府申稱
黃巖天台二縣并台州衛左右中前水軍等所松門衛
左右中前楚隘等所海門衛外屬前新桃健等所各無
應有軍人其臨海太平仙居寧海四縣台州衛後所松
門衛後所海門衛左右中等所各遣忠臣方孝孺王叔

英鄭恕累遣軍人陳景原等文冊到府理合申詳豁免
等因又據溫州府申稱永樂平泰四縣溫金盤三衛海
瑞平等所各無前項累遣應有軍人止據瑞安縣申開
忠臣卓敬累遣軍人徐亞生等到府合行轉申遵例矜
豁等因及准清軍守巡海兵等道各咨覆到司該本司
左布政使吏貞吉右布政使余一龍查得原題止稱革
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並未開有諸臣細名今據
各府遣到冊內有忠臣戴德彝王叔英鄭恕卓敬累遣
親故隨查得先為仰遵明詔查錄遺忠以彰聖政事該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肅具題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
孺陳性善戴德彝卓敬劉璟鄭恕鄭華王叔英程本立
盧原質龔泰盧迥一十二人俱經禮部覆查遵奉欽依
褒表備行撫按二院轉行本司于省城總建一祠春秋
致祭訖爲照戴德彝等既與方孝孺俱係巳褒忠臣則
凡累遺親故通應一體推恩矜宥但有補充軍役繼後
累遺而調併別衛者雖應宥其後衛軍役而原係軍籍
隨衛安居多年似不必更張生擾至如原籍有丁盡而
戶存及丁盡而戶絕者均應照例開豁再照嘉興府申

送嘉興等縣冊開有方孝孺株連忠臣楊任致累伊外
親范小孫等遣戍雖范小孫等非方孝孺親故而遣戍
實由方孝孺波及亦應併免今將各府縣衛所查過累
遣軍人姓名來歷分款造冊現在呈乞本部院再行加
覈俯賜會議題請施行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
浙江監察御史范議照捐軀盡節人臣殉國之忠襃往
勸來聖主礪世之典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節
蒙累朝襃崇恤錄所以振綱常表節義者誠千載之一
時矣但諸臣外親族屬連累發遣者尚未矜徦似猶未

足以普聖澤而慰忠魂也茲者仰荷皇上俯納部院諸
臣之言特旨查豁綸音一下非惟株連蔓累久戍窮囚
蕩得更生之幸而凡率土臣民莫不舉手加額感激鼓
舞共思殫忠畢義報效于明時矣臣等仰承德意敢不
竭力清查以期對揚于萬一今行據該司呈報前來臣
等逐一細加查覈除補充軍役繼復累遺調併一衛者
照舊軍籍隨住不必更動生擾外其方孝孺戴德彝王
叔英鄭恕卓敬諸臣累遺親故現在著伍供役者似應
悉從矜宥以霈浩蕩之恩原籍丁盡戶存戶絕者均應

遵例開豁以免勾擾之害至如方孝孺連累楊任併累
伊外親發遣者雖非孝孺親故而實由孝孺殃及亦應
併請宥豁以宏一視之仁據呈查議的確委無詐冒姦
弊相應具題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覈覆請將革除年
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累遣親故現在著伍與同眞等
八十二名連累楊任外親范小孫等十一名併丁盡戶
存戶絕朱阿定等六百九十一名通行本省各該府縣
衛所盡行宥免願回者給與免帖不願回者亦給免帖
仍在戍所附入民籍當差該衛削除軍名不許復行勾

擬仍督行外省直衛所遵照但有營丁在衛者一體查
明豁免開除施行庶聖恩廣施忠魂永慰不惟雪彼時
株蔓之冤亦且扶萬世綱常之重矣　疏入帝從之

陳十蠹疏　萬歷十三年　余懋學

臣竊惟諸臣之不能容李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
而惡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嘗保留張居正而忌吳
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于中故百妬發于外也
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
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推

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蠹爲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
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爲
誣上其蠹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則
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
私室是爲招權其蠹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
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
其蠹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論論人則
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爲承望其蠹
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群相附和

敢于抗天子而難于違大臣是爲雷同其蠹五我國家
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
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爲阻抑其蠹六自張居正蒙蔽
主聰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其蠹七近中外
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
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
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爲競勝
其蠹八佞諛成風日以寖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
及邊帥則等之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言及外

吏則頌卓魯重生非藉結歡即因邀賂是爲佞諛其蠹
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爲名高
侵職掌而毓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是爲乖戾
其蠹十也　疏入帝不納

請正文體疏　萬歷十四年　沈鯉

臣惟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
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之所肄業者更益怪異
不經致誤初學轉相視效及今不爲嚴禁恐益滋漬人
心浸尋世道其爲患害甚于異端蓋人惟一心方其科

舉之時旣可用之以誑過獲售遂其機括巳熟服役在
官尙可得志何所不爲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
亦于世道人心大有關繫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
因到部臣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
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
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于性術也唐初尚靡
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鉤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
關于世教也憲宗諭詹事黎淳曰出題刊文務依經按
傳文理純正者爲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曰中式

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爲文
何式乎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引用
左傳國語矣又數年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漢窮而用
諸子諸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
語而用之鑿陝散淳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
其文體尤恥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淸虛不實講爲妙以
艱澀不可讀爲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爲博聞道人
間不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
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己之鋪敍由自己意見以亂

道之經常白日青天之下爲杳冥魍魎之談此世間一
怪異事也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
士作玄虛浮蕩之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也可乎
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文而巳
乎抑孟子之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者豈爲無稽之
言乎臣等不以文爲重而爲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
謂古今書籍有益于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
光通鑑眞德秀大學衍義邱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
獻通考諸書巳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

講誦其閒寒素之士不能偏讀者臣等不能彊博雅之
士涉獵群書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
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會
同翰林院掌印官將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場
中式文字取其純正典雅者或百餘篇或十數篇刊布
學宮以爲準則非是不得錄取爲除鄉會試巳經臣等
題定有犯前禁者隨卽指名參處外其直省提學官各
持一方文衡品題高下人皆嚮風轉移士習尤爲緊切
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爲險僻奇怪之文而鄉會

之場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臣知無是理也乃往時止
于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直省小攷則任其變亂程
式置之不問是謂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
合無恭候命下容臣等咨都察院行兩直隸提學御史
及各省巡按御史轉行各該提學憲臣務仰體朝廷德
意相率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乎世道而不得厭常喜
新標奇攬異如復有前項險僻奇快決裂繩尺及于經
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書語者即使文采可觀亦摘其
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仍將解部攷卷容臣等逐一

閱驗咨送吏部以爲提調學政官殿最伏乞聖裁　疏
入帝從之

請停礦稅疏 萬歷十四年　溫純

臣等近覩時事不勝杞憂竊幸皇上屢禁權採撥害散
遣隨從虎翼中外臣民舉手加額謂聖明日月照臨停
止可旦夕待也不意蔑爾貴州亦遣稅使臣等志在獻
替若徒以一言塞責不求實回天聽是曠官職是昧禍
機是負皇上坐待有事圖之無及臣等之罪將用何詞
以解盖自權採四出其害則閭閻隱忍已極雖官司未
必盡知其禍則官民相向深憂而皇上以爲無事歷呈
變火災水旱民不聊生之地在在有礦稅之役在皇上
愛民盛心固日不忍加派乃有此舉在地方有司官吏
則曰奉有明旨誰敢不遵于是或攤之行戶或派之經
紀或爲頭會箕斂或爲椎髓剝膚蠅頭雖末雖細不遺
肩挑背負無微不及其所進數萬數千皇上以爲數止
于此不知此特其一耳而各官役之狼攫侵牟充私囊
者十而九也夫攘臂而奪之食弱者必怨于色强者必
怨于言悍者必操戈從之矣豈有奪民之財而戕其命

能使之束手而待斃乎彼特有所俟而未發耳皇上毋
謂臨清儀眞激變之後寬亦帖然無足慮也亦毋謂今
日解銀幾千明日解銀幾萬可以惟其所欲而無不如
意也夫多藏厚亡天地大數財聚民散觽戾箴規不可
不深長思也在昔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傳稱長國家而
務財用必自小人菑害並至今所用惟不知民艱之中
使苟求衣食無賴之棍徒從來大盜往往乘釁待隙今
鹽法壞軍餉匱戎馬凋疲顧此失彼山澤之雄樂禍幸
亂流散之民有死無生征戍之役沿途肆虐岌岌乎不

止嶽與隙矣而語目前之多故莫如遼左尤莫如貴州
與四川在四川苦採木之役民已喪其樂生在貴州號
稱九之匱餉皆資之各省而播酋復肆鴟張爲川貴大
害皇上惻然西顧方且趣兩省督撫星馳征討以拯塗
炭奈何復從而重困之軍馬芻餉方望內帑給發數十
百萬不止而又求數萬之稅于其地與索不產之名馬
乎此驅民使之歸播驅商旅使不更出入于滇楚雖如
藩垣不培盜必斬關而入病夫垂斃而復飲以烏喙鮮
有不立仆者皇上不爲封疆計則已苟爲封疆計可任

網利之徒恣意漁獵以擷其藩垣且益之疾而速其斃
乎故語民間愁苦各省礦稅皆宜報罷爲生靈命脈計
也語及疆事安危則川貴遼左尤宜先罷爲國家保障
計也夫生靈之休戚較諸一己之玩好孰輕孰重國家
之大計較諸一時之小利孰利孰害矧與民爭利而究
也必不得享其利又孰與以天下之利還之天下而使
一心愛戴疆圉無虞之爲愉快耶臣等竊懼時艱不忍
徒仰屋空嘆是用昧死而進其狂愚伏乞皇上深維安
攘之至計遐覽元元之苦情亟將各省權稅諸使概然

召回于以上綿皇祖之鴻業下答四海之民心宗社幸
甚倘少須時日次第罷遣則乞于川貴遼左用兵之處
先停征稅庶重地免分外之擾征討有底定之期其關
係國家尤非淺鮮惟聖明幸留意焉臣等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乞矜廉吏被誣疏萬曆十四年　溫純

臣等竊惟國家事有當婉詞曲陳以冀下情易達者有
當苦口盡言以求天聽番回者今事勢異象日急一日
臣等敢不盡言伏自皇二礦稅兼行旋以中官李道許

奏逮問南康府知府吳寶秀星子縣知縣吳一元一時
人心錯愕臣等雖身任言責此從九卿陳乞不再爲疏
煩瀆竊以爲舉朝之言公言也必蒙皇上垂聽又恃皇
上不許擾害地方之旨各官役或不敢違若歲事豐登
官民相安縱有意外之虞知皇上必暫爲而旋即已之
也今據李道許吳寶秀等逐令寶秀之妻上怖天威下
懼夫難脫觸以佐路費不及四金旋即自盡死別遺一
幼子呱呱就寄夫寶秀固國家一廉吏也臣等于京察
時訪其官大理茹苦有聲今任南康甫十六日偶與李

道路輒遭陷以鄰境奇禍且于桎梏中傷妻不可復生念幼子未必復見秪畏嚴命且泣且行而又重以長途跋涉之艱縲絏纍纍之苦不啻隆冬而遇霜雪之交加也此等情狀南康士民痛惜道路遠近悲憐我皇上聞而知之未有不惻然動念者也臣等聞其體甚羸弱倘付詔獄加以箠楚萬一不支或死杖下縱不即死傳之天下後世將謂皇上以中官爭利之故而致方面廉吏妻死身危不亦輕重失倫甚非朝廷爲民設官之意乎況今異星東墜明彰兵兆徐鳳以北旱二千里麥苗

無望民雜草葉以食即如皇上初年布衣所歷以回天意發倉賑貸以救民窮猶恐無濟于時而礦稅官役方且交錯滿道有掘之地不得則以一條鞭法索之民而民不能堪者有本地棍徒勾同官吏指某屋某塚有礦而詐銀入己者有一物而五稅或稅及于嫁資者有搶奪成風官役倡之市棍假官役以效之利則歸衆名則歸皇上者遍天下皇皇然相欺相爭相仇不至于竭澤殃民不已也不至于召釁起亂不已也即今輦轂之下商旅罕至況其遠乎郊關之外搶奪公行況其遠乎近儀真太監暨祿又報上新河民蜂擁萬餘幾成大變矣而今徐鳳以北大旱淮揚鹽法阻滯竈丁罷煎徐鳳閣從來揭竿聚衆之藪淮揚鹽課充年例邊餉取給之地也各省稅銀舊所資以充邊餉者亦少半充內帑大半充各官役之囊矣無論軍士枵腹不待脫巾乃見竊恐不軌之民與失意失利之民並起所謂失意之民林章黃是也所謂失利之民上新河之蜂擁與竈丁是也所謂不軌之民我朝之劉六齊彥名師尚詔輩是也然而不軌之民又因失意失利之民而起縱能撲滅將

安所資餉于庫藏匱竭之時即取原奏各官民而盡置之法亦何濟矣蓋天下所最可患者有可修省之時而以爲不足畏則可畏者至而修省無及有可挽回之計而以爲不足慮則所慮者至而挽回無及臣等誠願皇上之及時以挽之也及時則不過片紙溫綸而風行雷動立見四海臣民仰頌我皇上即堯舜禹湯文武不能過且其爲力甚易不然則其難有萬倍于今日者臣等職在守法竊有感于吳寶秀等之逮而恐天下之夫不能有其妻父不能保其子者不獨一寶秀也又恐今日

衆利之禍不獨在官民也故敢以苦口之言進伏乞皇
上特霽天顏俯察臣等所言原非過計臣等所慮原出
閭閻追苦眞情倘荷天恩憐吳寶秀之瘐而矜其苦涣
發德音放回令復原職臣等之上願也如以業有成命
仍乞聖慈于拏到之日敕下刑部併知縣吳一元從公
審實請旨發落俾得保其殘生臣停礦稅收回原差各
省中官及各官役以收人心以弭禍兆以保治安之休
于無疆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疏入帝不納

乞保聖躬重宗社疏　萬歷十四年　盧洪春

臣伏見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部頭眩體
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
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于祭而疾莫甚于
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疾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
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
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
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籍籍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
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之防其
為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

術其為患更深若乃為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
毋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于
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
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
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
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為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力
制此心愼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以左右
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
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冀以聾瞽

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　疏入帝震怒命治罪杖
六十斥為民

請嚴言官曠職之罰疏　萬歷十五年　李懋檜

臣竊見給事中邵庶論誠意伯劉延世波及言者欲概
絕之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
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
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
邇者雷擊日壇星隕如斗天變示儆于上災孽之間子
弑父僕殺主人情乖離于下庶以為海內竟無可言已

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賢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即如迺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諛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是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覩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

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睬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　疏入帝責其沽名錮二秩

劾廠監張鯨疏　萬曆十六年　張　訢

臣聞宦官之禍譬猶腹心之疾惟英明之主早見預防拔去本根故免日後之禍臣不敢遠引即如正統時太監王振正德時太監劉瑾舞弄朝權傾危社稷後雖萬死何足贖罪至今令人切齒寒心此二朝明鑒也皇上臨御十有六年宮闈穆清朝綱整肅文武諸臣兢兢奉法獨有東廠太監張鯨倚仗恩寵欺天壞法膽大心雄從來未有科道諸臣所奏八罪一一有據詔付法司覆究惡蹟中外臣民踴躍歡呼咸謂必將剪除元兇以杜後禍法司問明奏請邢尚智等俱奉旨處分張鯨姑念侍奉多年勤勞令痛加省改策勵供事中外聞之大失所望惡本不除爲害滋甚臣恐王振劉瑾復見于今日

矣敢爲皇上極言之昔我太祖高皇帝防制宦官極嚴有罪不赦洪武中一監官供事內廷言及政事即日斥逐因諭羣臣曰自古英明之君凡有所謀必廣及公卿大夫而斷之于己未聞近習嬖倖可得預者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夫監官僅言及政事未曾挾威逞勢如張鯨之甚也太祖即日斥去不肯姑息使如張鯨犯法太祖當如何處置也今科道交章法司究問皇上知鯨罪惡屬實即加顯戮以洩天地祖宗神明之怒猶謂其晚奈何令罪大惡極

者仍處宮闈禁掖之地乎往年馮保招權納賄皇上已
籍沒之矣近日宋坤挾詐騙財皇上即斥去之矣張鯨
之惡百倍馮保宋坤擢鯨之髮不足數其罪食鯨之肉
不足報其冤故京師爲之語曰寧逢虎狼莫逢鯨張言
虎狼有時而不噬張鯨無人而不害也皇上英明洞徹
太祖不難去馮保不難去宋坤何猶難去一張鯨耶臣
伏讀明旨以爲斷之邪佞者黜陟處決謂其奮壞邊事
也使鯨不恣權雖百佞智豈能擬罪李登雲張継發
烟瘴地方永遠充軍謂其受賄縱情欺君賣法也然受

賄賣法孰過于鯨尚智李奇等冒領鈔銀供稱張鯨主
令冒領者既加之罪主令者何獨幸免此臣所未解也
以爲鯨侍奉多年其弄權壞法亦多年矣皇上當深恨
之何復念其勤勞也以爲痛加省改猶可供事則未聞
狼于虎狼之人而可責令守門戶者也况在宮闈左右
安知不包藏禍心乎前數有流傳鯨廣置金寶多方請
乞皇上猶豫未忍決斷中外臣民初聞不信竊謂皇上
富有四海豈少金寶明並日月豈墮奸詐威如雷霆豈
徇請乞及見明旨復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紛紛遂以此

事爲眞謂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自此始矣伏乞皇
上大奮乾綱爲法割愛將張鯨重治以儆奸邪以釋羣
疑宗社生靈俱可無恙不然臣恐皇上之聰明聖智竟
爲此閹誤也皇上十六年清平世界竟爲此閹壞也以
一閹官之故而壞聖明之治壞祖宗之法壞朝廷之體
天下謂何後世謂何此忠臣烈士所以日夜仰天拊心
必欲殄滅此賊而後已也臣職在諫垣君側有惡不爲
掃除皆臣之罪故敢直言無諱惟聖明裁察幸甚　疏
入得旨這事情已有旨了這厮每欲與張居正馮保報

復私意不遂故醜汚君父好生無禮著拏送鎮撫司好
生打著究問了來說不許縱情賣法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

史052-476

請保護聖躬疏萬曆十七年　趙志皋

臣謹奏為披瀝悃誠懇祈明聖慎保聖躬以介萬年以衍靈長事臣荷蒙皇上恩寵叨居侍從尋歷卿貳爵位之榮稱養之厚有涓埃難報者豈啻爵祿恩寵而已哉蓋自有此身以來皇上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則此身非臣之身皇上所賜之身也愛其身而不知愛君之身天地間之罪人也然自古忠臣愛君頌之曰萬福曰萬壽天保諸詩可詠也愛君而不以古人之心為心非真愛

君者也臣不敢也請為皇上陳之臣惟古帝王之御天下能以天下重其身為上天之眷命為下民之共主為祖宗紹鴻業為子孫垂丕基九重端拱非以自恣也有逸慾之戒焉萬方供獻非以自侈也有耽樂之戒焉冶容麗色伐性之斧斤也有荒淫之戒焉崇飲酣歌迷心之鴆毒也有沈湎之戒焉夫是以燕存內固血氣順軌精明堅實壽考無疆周公為成王作無逸述商王不敢荒寧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厥享國長久者蓋此意也臣近歲以左諭德少詹事侍朝講恭覩天顏和晬聖體康強退而私相喜曰真萬年之令主也今年三月初于邸報中見鴻臚寺接出聖旨朕近因動火免朝四月中又見大學士王錫爵疏奉聖旨覽卿所奏恐見講官但朕自去年以來動火頭眩輒不耐勞煩欲以靜攝非安逸怠荒臣伏讀之仰見皇上虛懷納言敬德慎疾臣惓惓之所願望者然私心竊有疑焉皇上春秋鼎盛精神健旺稍有不和一發旋復何自冬相延至今也臣聞人身之有水火猶天地之有陰陽心屬離為火腎屬坎為水水宜升火宜降此水火既濟之理也善養者

清心寡慾俾腎水有餘自然上升制伏離火生津生液而君火常住不善養者徇情縱慾致腎水不足不能上升制伏離火為眩為暈而邪火盛行今奉旨久稱動火臣私心求之得非九重之內可以自肆將逸慾而不之儆乎萬幾之暇欲以自娛將耽樂而不之節乎嬿婉在側而衽席之愛不能自割乎聲樂在御而麴櫱之好不能自克乎有一于此皆足以損真伐和耗傷元氣夫元氣之在人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元氣則精神短少軀體羸弱致疾蓋有由

矣伏願皇上念天地祖宗子孫人民之重思古帝王逸慾耽樂荒淫沈湎之戒惜元氣之不可傷而于宮中娛樂燕褻觀之若花鳥水石然以寄一時之興行之有節而不沈溺守之以禮而不放逸則外耗既除內體自固元氣常足而邪火不攻聖躬自爾清泰矣苟爲不然則攻取者衆存養者微如火之鑠金也如斧之伐木也豈不可畏哉年不可恃時不可失願皇上當此富盛之年而調燮以培之則爲力也易若他日虧損之後而藥石以扶之則爲力也難此在皇上深思而力反之爾宋臣蘇

軾有言曰人生之所好者逸慾而所甚好者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臣願皇上信臣之言而已臣又惟養身莫善于寡慾寡慾必先于清心然人心必有所寄寄于嗜慾則念茲釋茲在嗜慾寄于存省則念茲釋茲在存省語云日親日近日遠日疎此有所寄之說也皇上當何所寄哉宋儒眞德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臣願皇上日臨講幄常御經筵與二三儒臣講究義理退則將所講經史覆玩而詳繹之務求必得于心則此心寄于學問而他念不足以入之矣又願如常視朝數召三公九卿于便殿商搉庶政退復將所上章奏徧閱而深省之務求必察其故則此心寄于治道而他好不足以奪之矣內廷之中非外臣之所得預又當擇其內臣之忠謹者給事左右以侍旦夕之起居以護燕閒之遊息取其箴善規過察其導慾獻諛由此自朝至昃必警必戒無以內逸妨外勞無以十寒勝一暴自然聖慮日清嗜慾日寡聖躬無不強固矣非天下臣民之幸哉臣待罪南都竊叨近侍願獻忠于皇上久矣秖以官非言責而匡扶朝政指陳時

事則大小臣工前後塞諫俱已言之臣何敢復瀆天聽至于保護之義臣實預有責焉而一念忠愛之心耿耿不容以自已也夫言及乘輿則畏禍者忌事關宮壼則遠嫌者疑臣顧不畏斧鉞而冒言之臣之罪也然苦口之藥治病者利焉拂心之言治國者賴焉臣乃直披肝膽而力陳之臣之愚也舍其罪以取其愚臣之所大幸也惟皇上垂擇焉臣無任祇慄祝願之至　疏上得旨

覽卿奏知道了

論公用舍疏 萬曆十七年　逯中立

臣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舍合于公則人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于公則人不服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以來未有上下異情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臣睹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砥行好修守正不阿之士如郎中譚一召疏中所云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臣不敢謂其皆晰然君子然而爲君子者多也而偶以一事固執一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跧伏田間壯志鬱而不伸忠猷蘊而未竟此臣所以深爲諸臣惜也方今中

外多故若無任事之人而今被斥諸臣雖位有崇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今不使之爲國家用而反令藉之以成其私名致感時者有憐才之嘆司銓者有之才之憂此臣所以深爲世道惜也夫諸臣有以爭國是而去者有以詆輔臣而去者又有以申救株連疑及輔臣而去者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而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曰有聖上親筆臣謂所罷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主上去邪之明即擬自閣臣亦大臣爲國之忠若所罷者果正人也出于閣臣之票擬而

有心斥逐者爲妒賢出于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彼職銜密勿身膺隆眷不補牘力諍而坐視忠良屏棄讒佞鴟張雖間有揭救然而諸臣之擯斥者如故也大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故臣又深爲輔臣惜也今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言者罷而論者愈多論者多而輔臣益不自安即如高攀龍一疏惓惓爲國惜才郎部院大臣亦許其願忠之心矣中外諸臣亦多爲之申解矣孫繼有譚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可採陛下重罰二臣以謝輔臣二臣罰而

輔臣能自安乎臣聞防口甚于防川聖如虞舜猶察邇言而用之況泰交一疏輔臣不以淹棄諸臣請乎陛下以心膂託輔臣則何不行輔臣之言從中外臣工之願明諭吏部于先後應議諸臣隨材錄用以示大公則君有容直之名臣無敢言之釁國收多賢之益廟堂無處分之煩衆驩自息輔臣自安矣宋劉安世曰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程子曰朝廷不失于舉錯使議論何名而沸騰猜疑而收人心莫要于此然臣又有言焉留都銓卿以沈鯉推而不用尚寶司丞以李懋檜補

而不允至于鄒元標慷慨大節海內屬目而不能一日立朝夫以陛下寬仁獨不能容一二直臣乎以輔臣見知于王獨不能為國用一二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舌聖明之朝不宜有此輔臣不思極力叩閽仰回天聽以收民譽而樹令名而徒忿衆口之呶呶以歸過于君父此臣所以義激于中不容嘿嘿也臣一介草茅蒙拔寘吏垣感時効愚罔知忌諱伏惟聖明裁納　疏入帝怒停俸一年

論修史用人疏萬歷十七年　逯中立

臣伏見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劉虞夔充總裁官輿論嘖嘖以為匪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而聽則臣可無言矣旣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為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于外廷付定議于部院而毫不以成心預也繼而思曰是出于宸衷之主裁歟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

隆眷也抑出于閣臣之票擬歟則是以桃李之私情謬為推引而奈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畢其說撫按之臣鎮轄一方境內士夫所改容而禮者也非巨奸竊寵不以列彈章其薦人也不得不寬廟堂之上提衡天下宇內才品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辱弓旌其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起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與士類所不齒舉世所不容者不即罷斥已為漏網逋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夔也為得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夔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箝臺臣也則黨護之心化而為機械儻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需人甚急廢謫諸臣無賜環之日中外士紳日夜望輔臣補牘力諍今未能進一君子而先進一邪臣輔臣又將何詞以謝天下乎伏乞明諭輔臣以後用人當秉公心勿植私黨以後擬旨當持大體勿挾私見則國家之休也亦所以成輔臣之令

名也臣再維修史鉅典也必博訪名流廣招俊士前輔臣疏有欲取之別署取之外僚取之閒廢取之山林隱逸而必曰文行兼優又曰行義無虧然邪媚如廣要者首預總裁之選矣第恐天下之爲廣要者不少也務行無節徒飾浮華之詞貪緣干進者亦不少也儻誤蒙收錄則修史之典適以啓邪臣奔競之途而開小人仕進之竇耳卽掇英摛藻何足以昭法誡而垂萬世哉伏望諭輔臣及吏部嚴行諮訪務求端方直亮博聞有道術之士毋得濫及匪人以汚本朝盛舉則仕路肅清而國史可傳不朽矣　疏入帝從之

論邊事疏　萬曆十八年　王錫爵

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經營與鎮定各當其時今則不然自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無復守戰之備一旦烽火作驚鳴鏑內響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晚而震怖憂悒止辦吸吸追九首事此一反也古策敵之臣搢紳守和親介胄言征伐雖各勝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數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隊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趨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轉相蒙蔽翕然同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隣垣內外便分爾我如徹哩克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爲誅首犯邊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于己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略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覩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傯調兵易將在知彼知己知擒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猝賭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惟和碩一枝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覩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

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員平復生于今日察彼己之勢審擒縱之宜其策必不出于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外敵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文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于流議毋怵惕于近憂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保

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部盡掃先朝大臣馬文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則非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兵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蒸落難合況輓餉詘于歲儉發帑困于國虛萬一諸部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爲不如且從容寓戰于謀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遽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略大臣既奉有特

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指如敵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敵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敵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嚴敵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豫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爲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而奉之此開關而款之彼稱南北兄弟爲敵國此稱臣納貢爲屬國古今强弱之勢原自絕然

不同有如今日改絃之後士馬誠練糗糧誠充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國家之全力具在豈可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爲三反之論而終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已惟皇上留意裁擇　疏入得旨覽卿奏具見謀國忠慮邊務重大兵機秘密要須臨事鎮定及時經營豈可倉皇紛擾因循畏怯這所議著各該經略督撫等官查照舉行毋得虛文推諉

請止開礦疏 萬歷十八年　　王錫爵

臣謹題今日該文書官劉宣口傳聖旨開礦一事節經諸人題請如何不見部裏覆來臣等仰見皇上留心國計不勝欽服竊惟天地生財本以資國家之用況今帑藏無餘財山澤無遺利則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開礦必當聚衆聚衆必當防亂現今山西河南間礦徒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奸民乘機爭利隱憂愈不可測且朝廷一切事務苟關大體皆可不惜小費爲之若開礦止于求利必須計算工本夥徒之費若干防兵之費若干與開煎所得之利若干果見出少入多不爲虛費而後可斟酌舉行非造次可因民間私請騙境遙度而朝廷便可爲之出旨差官議開者也戶部所以遲回未覆之意一者防患二者惜財三者恐差官騷動地方四者亦不欲宣露國家空虛窘急之狀使傳聞四夷愈輕中國臣等愚見如此伏望聖明採擇議具題以聞　疏入帝不納

陳天下四大害疏 萬歷十八年　趙南星

臣謹奏竊見楊巍乞休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衆正不容賢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于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疏入朝論韙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于是南星以病歸

論輔臣植私黨阻言路疏 萬歷十八年　湯顯祖

臣伏見陛下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臣以爲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于外于是無恥之徒但

知自結于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鬻獄市爵輔臣乃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極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

之政申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誡諭輔臣省愆悔過以召天和肅綱紀天下幸甚　疏入帝怒謫顯祖徐聞典史

備陳邊事疏 萬歷十九年　王錫爵

臣謹題爲遠臣戀主特陳邊境遺憂以決大計事臣之感誠忠款已具前疏六條中尚有國家大憂安危大計不可不盡言者臣竊惟方今邊事正在可爲而不必强爲乃議者爭言二十年貢市以來敵日益驕各邊備日益弛臣以爲此皆有之然自古豈有全利無害之事亦豈有算徹首尾之人趙充國班超一去邊而諸羌旡解當時並未嘗追尤首事剏今保安邊境二十年未久而蠶絲入而危乃固然必至之理豈可謂一哽一咽遂當廢食惟在講求病源痛加針砭一番將必簡兵必練賞罰必信順逆必明則三年之艾尚可得曆火之憂尚可解此臣所謂正在可爲者也昨尚書石星與臣言今之邊事乃唐事非宋事臣深服其言請遂以唐事諭方回紇叛盟蹂掠我奉天涇陽杖殺我命使郭子儀再出師禦之一則戒軍吏不得言戰過之出境而止一則親入

虜中握手定盟呼可汗萬歲而止今將非有子儀之威而敵非有回紇之桀彼其肯消沮閉藏以言款我而我必欲悍然厲齒把其前負而責之曰爾何不斬爾之酋以獻是樂羊殺子之忠也又曰爾二月約歸何不歸是尾生抱柱之信也如此號令如此題目譬之淸淵布網魚鱉寧復敢投此臣所謂不必强爲者也從來番漢講和豈有百年臣之初計固亦謂權忍須臾期于必絕而已絕一也而諸臣之論則以爲早絕一日可以快一日之憤恥臣之論則以爲晚絕一日可以落一日之便宜

夫便宜非偷息養安之謂也諸邊之不競久矣將少食
少兵少非倉猝可辦故不若趁彼徘徊塞外信使往來
之間而一面陰修戰守之備然則彼歸愈遲我應愈暇
彼以款愚我我亦可以款愚彼其功多于匆匆索鬧以
博一時之快心爽口無算也或有難臣者曰若是則遲
之可矣而尚書鄭洛之日夜求彼不已急乎臣以為此
非求也制土地輸金寶尊爵而禮之扶服而叩之乃眞
求矣今虛聲恐喝淡面羈縻費不費國財名不辱國體
何以為求即使洛而果求也則桓桓赳赳之夫乃落得

借他人之齒牙以措自己之手足人勞而遺我以逸人
弱而遺我以強則洛也何乏于諸臣之事而嘵嘵為哉
或又有難臣者曰夫待講而後修備則未講之前水泉
莽川之二捷獨何備而能然臣以為此皆執之有名據
之有勢彼客而我主彼驕而我怒彼曲而我過不先故
一舉可以勝之今川底迴遠未聞侵犯則主客之勢殊
矣而彼懲于敗日夜枕戈防我則驕怒之情異矣據前
後夷書現在乞哀請路並無反形則我復憑何名而遽
絕之曲直之理分矣臣故曰借講而修備或又有難臣

者曰然則敵終不歸終以言款我則我終當聽之乎臣
以為正不在汲汲聽之何妨且必無此理馬瘦可待壯
草長可待枯夏秋之候更以何辭臣前曉絕之說正待
此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待久而事機已壞不可收拾則
奈何臣以為凡已壞之事不可收拾且如鄭洛先主戰
而諸臣却欲撫此則掠虎出山無弭耳遂馴之理若羈
縻在前決絕在後譬之擲水覆之地而止耳本無壞事
何難收拾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何不聽鄭洛諸臣言
戰言撫各行己志之為兩全臣以為安危之機間不容

髮夫言戰可也言戰而必欲先破言撫之論使老成長
慮之臣一面防敵情又一面防人情一面憂同事之不
信又一面憂朝廷之不信譬之使船中流而遇風篙師
柁工狼狽無所措手而國家之事危矣或又有難臣者
曰敵易與耳即舉事一不當而何至于危則臣以為古
之易敵者王安石韓侂胄賈似道三人及其後如之何
也大抵敵性無常彼其內絕市賞之望而外負我以不
直之名窮猿怒虎無復顧忌泰山在前蚩尤之頭可觸
也而徼外雜夷聞之亦且寒心褫魄以朝廷之恩信為

不足恃五合六聚兵綷而不解然則國家之事本非宋而好事者日趨之入宋耳可不爲之深慮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慮危是矣有如敵再款而我再如二十年前事歲歲增賞以媚之尾閭之洩何時可已臣以爲向來增賞雖誤然亦會敵中無釁不能屑屑與爭今事當更始明旨旣已譙讓一番則乘其恐懼要以定約已賞已加之外不許另索一繒尺帛而將吏有私加媚敵者罰之無赦此改絃易轍百歲一時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如此而敵必就約固甚善郎不就約則我終以將少食少

兵少怯而不言戰乎臣以爲此又當以義理利害相提而論有如敵果就約則我雖有十萬橫磨甲必不可先失大信掩其不虞郎不然而嫚書鳴鏑之事起堂堂天朝寧復可以斂銳而諱割矢弱而廢射也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主晚絶之議者不能保將來之必不戰戰不能保必勝矣早與晚等之無全策也何以偏是此而非彼臣以爲事無全利前已言之若防敗而不免于敗則天也若本不敗而觸之使敗則非天矣今諸臣偏好言宋事臣又請以宋事喻岐溝之役樞密院主戰中書主守澶淵之役王欽若主絶王旦寇準主和熙和之役王安石等主進取富弼力爭以爲干戈一起禍福不細勸且十年不復用兵今千載而下觀之利害得失何如且他人勿論郎如富弼之侃侃爭獻納非今羣議以爲赤幟者乎夫一使之尹孰與萬全之謀而今之言弼者偏不及此是知其一而不知其萬也先是陝西總督缺出臣郎以魏學曾薦故尚書宋纁謂臣曰吾觀目前邊才無過鄭洛恐學曾前輩重望必不肯爲洛下不如俟洛功緒稍見而後用之今纁雖死而都御史李世達不亦

嘗聞之乎不意纁之言至今猶驗也臣素敬學曾之爲人剛方嚴介惟恐其不早用今方用而遽駁臣議朋友忠告人情所難而陝西巡撫葉夢熊臣亦嘗耳剽其膽勇會以爭事見劾于四川不忍遂挫其銳鋒擊搏之氣匆匆議調臣實預聞茲夢熊又見告矣姍笑鄭洛爲無能矣蓋學曾臣所重夢熊臣所奇然謂學曾忠于臣等則可謂夢熊敢于向前則可謂二臣必不誤國家則不可方今各邊之備莫如修守督撫之職惟在朝經暮營某邊還戍某邊給餉何討不煩內帑何策可支百戰此

亦儘勾二臣督事矣乃不揣其本惟其末之求舍已之事而僨人田之務甚臣且不暇與夔熊辯姑就學曾疏中所謂小犯小禦大犯大禦近理之論質之夫小犯大犯豈可先圖有如今日小犯明日大犯西邊小犯東邊大犯而舉棊調發七寨盡騷以待數年之久臣恐時移事變兵敝民殘學曾能保目所見亦能保目所不見否能褒華橫草以致其報國之身亦能神輸鬼運國家之財力否當宋太宗全盛之世而趙中令之諫問猶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

之後別有關心何至今日乃空拳空手之肯兵而百戰百攻之必克耶臣此言一出則議者又以臣為偏心不能容人不知偏心人臣之小過誤國人臣之大戮臣覩薦此二臣有如一舉蹉跌貽萬世之悔是誰人誤國也草莽已去之身所惓惓憂念無大于此敢直舉于慮一得步步蹈實之事以裨廟略以釋群疑惟皇上留聽無或社稷幸甚　疏入帝從之

寧夏兵變疏萬曆十九年　趙志皐

臣謹題昨晚兵部尚書石星接到總督魏學曾書揭並延綏總兵密揭為叛賊哱承恩陰遣人勾引套夷為外援致套夷入來寧夏城外住巳助玉泉營之戰勢甚猖獗夫寧夏鎮城後倚賀蘭山前臨黃河孤懸塞外與敵隔一水在內者據城以叛在外者反來應援則寧夏之城恐非中國之所能有也寧夏屆在東西六邊之中寧夏一失則東西各邊勢相隔絕而敵騎充斥于其中各邊恐無寧日而內地甚為可慮臣見書揭夜寢不寐乘獨具草進陳危急伏望皇上亟下兵部速行總督魏學曾議處將有可任聽其選取兵有可用聽其調發一切

隨機應變且聽便宜行事務期內勦叛賊外退強敵使敵人之勢不合則寧夏之鎮城可完而鄰鎮可以無憂矣兵部尚書石星見敵人久據戎騎復侵欲自請兵以往念套夷皆受中國撫綏或宜以朝廷威德或誘以市賞厚利令其解散如必不然則督率各鎮調兵使之力戰此星一念忠勇之心不避寧處者也又總督魏學曾疏請犒菜銀三千兩以資犒賞此何裨于纖毫之用哉語云軍無賞士不往今該鎮調發夯午之際厲兵秣馬之時若非錢糧俻充何以鼓舞士氣更願皇上念事在

燃眉仍發帑銀數萬兩以充其費以作其氣此臣汲汲
之私也再惟上宜激勸兵貴先聲更祈皇上軫念邊情
重大聲息緊急特降敕諭一道獎勞臨陣將吏另發帑
銀萬兩散給各鎮調兵以激勸士心即著兵部行文馬
上傳示及今徵選慣戰各將調發邊腹精兵及募義勇
敢死之士數十萬不日會集寧夏務期勦滅以寒敵膽
臣等書生未嫺軍旅借陳一得之愚仰贊廟謨萬一統
希聖裁無任恐懼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寧夏事亟陳時政疏 萬歷十九年 趙志皋

臣謹題今早該文書官李文輔口傳聖諭諭臣等以寧
夏之事臣等仰見皇上軫念邊陲至意又思寧夏兵變
以來凡有章疏奏上不踰時輒發擬票又兩敕將士以
安其心又不靳帑銀數十萬以充軍費皇上雖處深宮
念切西顧臣敢不具悉以對臣惟寧夏之變其始積戶
撫道剝削致廑明旨撫安謂可諭化不崇朝而厎定也
不意其謀益深勢益猖獗迄今三月未下此殆不可
不深為之慮者夫變起于降人哱承恩父子蓄謀已久
待釁而動自始事以至今日其謀若有成算其舉動皆

有次第其勾外援也出婦女以誘之厚金帛以賂之其
嬰城而守也密遣姦細以招集松套二處志在藉外勢
以據寧夏寧夏一失即犯靈州靈州一失即窺關中據
關中以臨河之南北可建瓴而下也其詭辭而求撫出
賊首以獻也蓋欲緩我師以俟各敵騎之至昨兵部接
得陝西巡撫沈思孝書謂松套二處因哱賊父子遺以
重賄與飲血酒鑽刀下為盟各領兵馬到于寧夏城下
不知其數紛布徧野我師雖已過河屯劄城外然因敵
騎之集防其夾救不敢攻城又屯住已久糧運艱阻師

老力疲勝負難必臣又先聞之逆賊造為妖妄之言以
鼓惑眾志倡為不道之語大犯忌諱以搖動人心此其
志誠不在小本兵調度于中殫竭心思總督戰守于外
畢盡智力皇上為天地神人之主係中外華夷之望乃
今深居九重漫視不顧節經奏請視朝俱未奉旨允行
今當邊事孔棘人心皇皇臣等若再不言是臣等順非
從過輔導無狀也伏望皇上大奮乾綱即出臨御召兵
部并大小臣工面定大計必討此賊則天威所震迅如
雷霆天語所加疾如風雨人心有不鼓躍而將士有不

百倍振勵者哉譬如家有外侮必須主人奮迅率衆捍
禦然後心力齊一鼓舞向前又如太陽一出萬方快覩
魑魅魍魎自然潛消臣又維今日之所可憂者不特一
寧夏爲然變異屢形災荒迭至閭閻匱乏帑藏空虛賦
役繁苛民生憔悴人人有思亂之心在在有觀變之望
西北各鎮屢兆情形東南倭奴已報入犯天意人事一
時湊合豈爲偶然大有可慮皇上謂土宇之廣大足以
制馭法度之森嚴足以束縛哉不然也變亂常起于承
平消弭必由于儆戒今日之事格天心挽人事在皇上

一念之憂勤而已若臣等有力所當爲之事自與諸大
臣計議而行不敢不竭其愚以副皇上之委任也臣等
無任激切仰望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萬曆十九年　逯中立

臣伏見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督責
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斥爲編氓朝論惜之臣言官
也誼不能默默無言臣伏惟陛下念閣務繁劇簡任輔
臣不即斷自宸衷而先付之廷推以示公也銓臣博訪
旁搜疏名上請公論採之盈廷可否決于聖斷非敢專
也亦非敢私也且威福者朝廷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
專也予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也以今聖
明在上公議在下一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
私自速罪戾而況郎中顧憲成者砥行好修往以直言
被譴陛下起自謫籍而用之矣司銓未久復遭擯斥士
紳相顧咨嗟咸謂憲成以直道被黜而陛下有不容直
之名將何以勸任事之心鼓豪傑之氣乎夫用舍者國
家之大政也銓臣者又用舍人之人也邇來相繼屏去
不竟其用孫鑨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官之空署

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今顧憲成又以罪去前者將
竭後爲不續人才摧謝可爲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爲容
容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
一日爲太宰非如徐一檟謝廷寀劉希孟也者則不能
一日爲部臣臧否混幷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爲權
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爲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
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
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
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憑喜怒黜罰幾于無章公

議廢閣然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于此故願陛下虛心而觀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朝並行已久而要之廷推之法尤自古而然故舜舉皐陶湯舉伊尹而必曰選于衆今輔臣趙志皐等不稽故典不惟遠圖妄爲牽引妄激聖怒節揭救數語釁之強笑而神不借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場交聳公私耗竭而嗷嗷思亂者又十室而九識者

抱厝火積薪之憂所幸公道昭白宰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事至此可爲長嘆臣職司獻納冒昧塵瀆非爲銓司惜一郎官也爲國家惜人才也爲國家惜政體也亦願廟堂之上共捐成心而重爲國體人才惜也臣不勝惓惓 疏入帝嚴旨切責貶中立陝西按察司知事

條陳禦倭事宜疏 萬歷二十年 李頤

臣竊惟倭奴警報業踰半載經本兵區畫諸臣建言如選將增兵造船建臺盡地分守一切戰守機宜不啻詳

且盡矣臣受事兩閱月終日拮据奉行不暇何敢復有陳說特恨島外狡夷輕視中國用是蚤夜殫思圖効一得宜擄聽見隨爲七條昔霸國用人不鄙九九之數聖明兼聽豈厭卑卑之言伏乞敕下該部酌議倘可採覆議上請旨施行臣無任惓惓祈望之至一安民心臣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倭警以來中外紛紜盡屬備倭之計臣以拊循爲職敢置民生于不講乎況臣所屬州縣大半逼近邊海地多沙磧物產非饒時值軍興粟價頓踊兼頻災之後閭閻愁嘆之聲比比而是如懷柔一

縣土瘠民貧極目蕭索臣查該縣錢糧自萬歷十四年至十七年分所欠柴夫等銀二千六百餘兩知縣賈濬非不苦心追徵而彌望草萊租稅安出舉一邑而其餘可知矣若非破格蠲免所謂財竭而斂不休民窮而令愈急上虐下離威尊命賤竊恐地方之憂不在肘腋而在腹心也容臣督行各道查被災州縣積欠錢糧稍緩者議蠲難緩者改限現年盡數完納毫不許貧庶民困稍甦邦本漸固即有外患不足慮矣一省議論臣聞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議論多而成功少不獨今日爲然也

況言倭情者必先述其可畏之狀談倭不啻談虎以致邊氓畏倭不啻畏虎臣前月入境經過固安地方見該縣人心洶洶至欲挈家南徙臣雖再四曉諭恐愚民終莫之信也且倭奴主謀多係中國亡命之徒鋒鏑之下豈無耳目轉眼春汛警報漸急廷論益滋若盡形諸章疏盡數發抄致賊聞之壯氣軍士讀之寒心愚民轉相傳告益重其疑畏而速其離散也臣謂自今以後除科道及當事臣工建白外其餘條陳倭策者許開具揭帖送內閣發兵科掛號送部酌議可行者覆不可者止與

日果以何策決勝仍查先日建議之人論功陞賞其罷閑官吏欲借建言起用無甚奇謀秘計通政司不必收受蓋所以安人心亦所以密兵機也一簡鎮兵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古之善用兵者每以寡勝衆固以其有勝算亦以其有勝兵也薊昌宣保四鎮環衛畿輔也有重兵雖挑選精銳者援遼而存留在邊者獨不可整理備用乎養兵以備緩急邊與海何擇爲邊報急則以防邊爲重倭報急則以防倭爲重除昌鎮兵馬護衛陵寢不敢輕議外合無移令薊鎮總兵官無論南北主客料理

精兵二萬宣保總兵官各料理精兵一萬嚴督將領整飭器械訓練戰陣無事之時照常防守汛地一聞警報不待徵發各總兵官星統前來薊爲正鋒宣爲左翼保爲右翼三枝兵馬逆擊其前仍令遼東總兵官挑選精兵二萬截殺其後首尾相應前後夾擊此常山蛇勢也倭奴雖狡欲返隻輪得乎今四方精銳行將直擣望京倭奴救死不贍豈能內犯兵法云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日之謂也一嚴城守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池之謂也使城而匪高池而匪深何足以言險安

可以守國然濠池淤淺乘此農隙挑濬爲易若牆垣增高及村鎮建堡雖爲保障長策而工費頗大且暮難完須俟倭警稍息方可次第舉行如教習鄉兵訓練民壯此守城要務各屬業已奉行矣臣巡歷州縣見城垣雉堞間多聚石塊以便擲擊然投石于下賊不以石反擊上乎是借寇以兵非計也間有貯灰瓶者似矣然瓶大難遠質厚難碎亦非利器也合無令濱海有司相地所宜土可陶者就近起窯募匠燒脆薄砂罐形如小甌腹廣而口狹實細石灰于其中另置一蓋覆其口土不宜

者于鄰壙窯戸用價收買如法貯聚俟賊將臨城用此擲擊將見鑪裂灰揚昏天撲地弓矢且不知避況敢仰面而攻乎價極廉而利用工極省而速成亦守城之一策也一取強弩臣聞弩者怒也其機甚速其力甚猛故彍弩伏弩連牀弩見于兵法試于古人不可殫述臣見邊防多不用弩怪問其故僉謂強弩難挽弩發一矢弓發三矢不知論遲速則弩不如弓論命中則弓不如弩即不利于戰獨不利于守乎近據總兵張邦奇圖說盡查營路戰車編派緊要海口使車前留隙弩發如雨誰

謂非戰勝之具也臣查沿邊臺路間或有之但爲數不多邊兵用之不熟遂爲閒具今江浙閩廣南直隸地方多產山桑檿柘皆弩材也人習此技即鳥雀微物無不應弦落者合無下令省直各造強弩一萬弩箭百萬分督各府開局集事非難停解弓箭弦條加派可免馬上差人陸續解運務汎前完足再令召募善射弩手厚給安家路費使人樂從多則百名少則數十名各令廣帶弩藥蓋弩藥最毒俗謂見血封喉猛虎中之不斃武而死倭雖悍厲未必人人如虎也到日分發沿海州縣教

習鄉兵守城海上有警徧發行間禦敵倭患既平或發邊鎮或留京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俟有成功發回原籍願留者聽此一舉也防邊禦倭均有實用矣一備神器臣聞器械不利以卒予敵薊鎮向知防邊不知防倭邊營銃礮神火器具雖頗足用但置設臺路各有正數原無多餘即舊有庫貯一二類皆朽敝不堪無裨于用自倭警以來各道鳩工聚材並手偕作計至汛期種種不啻足矣顧臣所屬地方二千里邊防八百里海岸況防倭之時又當防邊火器爲中國長技所謂多多益善

者近者閣臣題議戎器要略中間制作俱戰守利器已經督臣郝杰分行鎮道督造外臣思倭奴最可畏者不過鳥銃耳然鳥銃止于百步之內若魚脊竹牌用布襯裹其外以水濕之即數十步鉛子不能入也中國大將軍礮遠可六七里三眼銃及火箭遠可數百步以我之長攻彼之短彼敵當我哉臣于遵化另開廠局躬自料理遴委中軍參將閻世臣等調集匠役星夜打造礮一百五十位礮車五十輛三眼銃一千杆火箭二萬枝火藥二萬斤魚脊竹牌三千面併隨銃礮鉛子什物刻期

正月內盡數完報再于豐潤縣局委官陳雲鴻等現造
大將軍礮續完者借留五十位裁礮滚車五十輛俱聽
分發沿海要害以資防禦仍補發價銀勒限作速造完
前礮併滚車解還京營不敢違誤計合用工料大約該
銀八千餘兩俱應于備倭馬價銀內動支今查前銀該
薊密永三道分發兵餉及安家犒賞等項猶且不敷欲
濟大事豈惜大費合再乞請照數發銀以便接補支用
事完聽該道核實冊報臣覆核具冊奏繳所造銃礮等
件平倭之後可用禦邊固不朽器也一重根本臣聞帝

王之治天下每詳內而略外非外為可輕蓋內為尤重
也薊鎮為畿輔肘腋內拱陵京外環山海豈不稱根本
重地哉故敵臺烽墩壘雖碁布利兵精卒蟻聚蜂屯所
以為防衛計者至詳矣自倭警以來客班河間等五營
留防天津南北步騎數營調援遼左計前後徵發共二
萬七千有奇無論邊長勢分掣襟露肘而延袤海岸設
備為難先設遊擊吳惟忠蘇南兵二千餘名東駐樂亭
專為防海今且併調出關近雖題議增兵一萬五千而
南北召募未必旦夕可集邇者經略部臣議盡留兵馬

于薊保以資防守兵部覆議仍簡精騎赴遼聽候相機
調遣總之為安內計也竊思進勦有期則兵宜厚集萬
一事機未就按兵待時乞將薊兵一萬一千暫且撤回
或以南兵習倭不妨留用臣議豫簡鎮兵者蓋恐倭奴
分道入犯援遼精銳勢難急歸故欲各鎮再為料理以
備不虞其實邊卒非十分緊急豈容輕調若以出關土
馬分派內地海口倭急則防倭邊急則防邊兵不加募
防亦可周不然撤外以安內虛內以實外非計之得也
伏乞聖裁施行謹疏　疏入帝從之

陳時政闕失疏萬曆二十年　于玉立

臣竊惟陛下寵幸貴妃宴遊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
宮人奄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
腋房闥間儻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
斯豎陛下寵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
否道路藉藉咸謂義簸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為城社而
外廷之憸邪又以義為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
下一惑于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
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

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于今日者矣天宮廷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黃稼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戴未嘗忤主而終于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閫閾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他如李如松麻貴不可爲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爲本兵並時政闕失之大

者惟陛下留意幸察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一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二

請召對疏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日錫爵于三月中以病乞骸蒙皇上不即放棄許其召見商量國事使之心安臣因自念去國二年到京三月從未得一覩天顏臣子之情眞有萬分不自安者今既有此利見之機而皇上且明示以腹心之信如覆盆照日枯木噓春臣誠不勝欣躍悚踊之至惟恐犬馬病身不能一刻奮飛而至皇上之左右也乃臣自月初進閣以來初聞聖躬在調攝以天時作熱不敢造

次啓齒勤煩起居今以守候三旬未見消息誠恐過此清和之月天氣一日炎于一日而臣等欲望見清光且一日難于一日矣外廷之目覩見臣等默而辦事無造膝攄忠之効其隔牆獻疑望影騰娸又一日多于一日矣雖聖主天聰天明不出戶而見天下萬幾庶政原無廢闕臣等辰入酉出憑奏章以白事亦可粗逭曠瘝之愆顧今朝綱顛倒國是混淆人各有心下爭爲政臣等即身任百勞不能當皇上之一出皇上即日發千言不能及朝堂之一見蓋積玩之勢積疑之形有必不可自

下而彈壓空言而取信者譬之太陽升而霜霧自消黃鍾鳴而蛙自息此方今挽回世道最上一著之機皇上不惜聖躬之暫勞乃所以遺宗社臣民之永逸其所係非淺鮮也至如臣錫爵亦思少借陛下尺寸之地以効忠之萬一而至今屏息企踵日遠日疎耳不聆警蹕之音目不接起居之狀每日出闕見廷臣問及于此爲之口緘腦而難對面忸怩而無光皇上亦宜有以哀之矣爲此冒昧叩頭敢請燕閒登對之期臣願旅進軒墀共祝岡陵萬年之壽伏惟俯賜允俞臣等不勝幸甚

天下臣民亦不勝幸甚 疏入帝不納

定國論一政體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奏爲恭陳泰交要務以定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犬馬餘忠謹蓄以待靑蒲之對至于一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滌慮以其成蕩平直之治者請得傾言而陳之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一朝事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爆則亂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

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爲臣亦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下之士智力彈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

彼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兩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汗爲恥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激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于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于相矯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爲不平彼旣

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觀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額又不當峻者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嚴向者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為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于盈廷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著事有總萃則雖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

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黑白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置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為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于聽納之時逆意

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于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蹈浮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覈其不賢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懾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有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

不若盡捐前件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己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于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為必有辨者以為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為調停彙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于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惟用不覈弊率由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必

迹自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核
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
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于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
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
階之言而臣素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
擬皆共此一事耳所爭一若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
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郎上有所問何以爲
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預知然事各有
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與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榷

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
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決
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異言
過即休總之期于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
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于天下謂僚屬曰諸君
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
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
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
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顧今事任

及身始終知者竊計以爲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
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
目耳目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臣誠
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于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
天下國家之事爲臣等私爭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
之勞反盡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眞是有眞非是中有非
非中有是不辯自明愈辯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
定故臣願先自處于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
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于臣臣之得失當付之

天下已有未當即舍己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
從理此外曉曉苟非有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
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
分也抑臣又自維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皇
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
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
隕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于邃嚴威顏違于咫尺雖錡
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
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皇

上神聖獨斷羣下莫敢窺然以此為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一哉伏望皇上勤批答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羣情時御朝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隆旨以盡款款之愚忠若循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皇上

一加意于臣言臣于前月中已進有召見一揭方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進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略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願望之至　疏入留中

催發章奏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奏臣等連日出閣至朝房與各部諸臣相見兵部則催下原覆薛繼茂條陳緬甸夷情都察院則催下所擬史善言兄弟嫁母情罪戶工二部則催下議減雲南取金及浙直織造之數臣等皆惶恐無以應之蓋此數事或係遠夷待命急當處分或係嫁母重情有關風化誠恐批發少遲則有司無憑奉行暫徒因而打點其誤事有不可言者至于兵部疏中帶有現監犯人李材乃係陳中之一事不可因一事而停緩各項當行之務其史善言係進士官而所為悖逆至此臣等業已從重票處加聖意倘嫌其輕亦不妨再傳改票或徑發邊衞充軍無所不可若此外金兩織造之數則恩澤原自上裁量減一分即民受一分之惠臣等初不敢以部議懇切

而邀皇上以必從此尤非疑難之事固可朝上而夕下者又部院見有覆臣錫爵泰交之疏尚在御前此則關係政體士風之大者緣臣等自票已疏故擬閣部交責之詞以示同心體國之義若皇上以為未當亦不妨從中隨意改批發下其覆疏中所薦鄒元標王教鍾羽正張棟同臣乞如部議酌量敘用一二明白傳示可否若一概留中則臣言為虛而外議又將以責臣矣緣係今日議論繁多每每于皇上留中之疏手批之旨動輒歸咎于閣臣臣等因此不憚煩瀆通將近日應批緊要章

奏路節事情開具上請伏乞聖裁即賜檢發施行謹具
題以聞 疏入帝不納

請御門宣捷疏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爲該禮部題稱寧夏奏捷欽天監擇定吉期于
本月十九日恭請聖駕御門舉行宣捷受賀之禮已蒙
御批報可仰惟皇上獨斷廟謨布昭聖武廑戈內討而
大憝梟誅授鉞外攘而遐夷遁北眞太平之盛事臣庶
之偉觀也乃寧夏績報捷音許久而部臣至是始請行
祭告宣賀之禮蓋以非常破敵之功必得皇上親臨奏

凱以示鄭重而後國威不爽戰士知奮向前此則恐初
報首功之未眞繼此又恐盛夏臨朝之不便故遲之又
遲以至今日乃敢乘涼卜吉以請無非望皇上之一出
而已顧臣等惓惓之愚竊又謂此舉鼓舞士氣爲小收
拾人心爲大鋪張太平爲末消弭災變爲本現今彗星
示異皇上試觀廷臣以修省建言連篇累牘有一不及
于視朝者乎天變如此以應天之實致言之固當出人
心如此以接下之虛懷言之亦當出而今日乘吉典以
舉曠儀藉凱幹而快利見事體更爲精采將不惟天人

之間紛綸化爲太和諍議歸于一德而聖躬因此動盪
精神以療勿藥之喜臣等因此導揚休德以逭尸素之
愆唐虞喜起之盛復見于今日矣臣等不勝企渴瞻仰
之切誠恐臨期傳免又孤衆望謹具題豫請以聞 疏
入帝遣文書官杜茂口傳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
朕正欲出與先生每見現因數日前中了暑濕頭目眩
暈心胸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撐的就出見先生每傳
于先生每知之

請發宸翰免口傳疏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臣等前因雨後新涼特請皇上臨朝受賀冀得

一覩天顏以慰犬馬戀主之願茲聞聖躬偶爾感暑尚
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實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
依情深愛戴敢不仰體皇上護疾之意而尤日禱暑退
涼生玉體康豫自有親炙耿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願
有請焉臣聞天地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
謬蒙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羣臣不同必須精
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皇上口出御批間
常須出然所須者十不二三是上意未盡下宣也臣等

露章密揭亦有數陳然所陳者十無六七是下情未盡
上達也臣請今後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中官口傳願
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卽時據實
條奏以俟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
隨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御前望聖斷卽時信筆批出
以便遵行此亦聯屬泰交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皇上
御筆發出捧誦欣玩天語精當出口成章宸翰遒勁信
手柄妙中間卽有塗改增竄愈益見注思之詳審用筆
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託之

內臣謄眞不惟暴殄手札抑且朦朧獨斷使外廷之臣
盡以爲臣等之潤色及左右之詐傳以致明旨不信朝
廷益輕深可惜也竊攷先朝故事太祖高皇帝與世宗
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疊疊數十百言此時近臣卽
遞於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間眞屬家人父子是以宮
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由然矣方今朝事紛紜人情觀
望臣等旣未得朝夕望見天顏因感聖諭惓惓眷念臣
等之心附効愚忠如此伏望皇上取法祖宗成憲俯鑒
下情俾心相感通道成交泰昭示信任之篤以解壅隔
之疑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因事納忠不勝仰戴懇祈之
至　疏入帝不納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該文書官杜茂口傳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
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欽此臣等當卽將該地方連歲
災傷民間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陳
令其據此回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爲皇上之前
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于天下相傳國初時太祖高皇
帝因憤百姓爲張士誠固守抗拒天兵賊平之日遂將

富民租簿定爲糧額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
糧練兵銀之類但有加派並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
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于存留已屬虛名緩
徵併于別年反滋擾累此小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
疾首而數數思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
北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狡倭窺境剝膚將及以至
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
于民而徐揚之間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
無遺其勢又不得不取償于江南此如一絲之繫鐘鼎

一息之關性命其危且急何如者若不及今將養取之盡錙銖有如外倭內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于何取之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飢民之命滿騰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于入數如都御史褚鈇所開更有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孑遺之民命以爲緩急支持之計乎皇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撫臣朱鴻謨代劉應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曾以應麒催徵爲是今緩徵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豈其任

怨于始而市恩于終蓋實有萬分不得已耳大抵方今國患在于民窮民窮由于財盡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箠楚之威行于小民撫按猶可以參罰之令行于有司今民至困而箠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有司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于撫按窮而詔令有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漕糧金花之類原係緊要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于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器雲南之取金在皇上省之如千緡之失釐米而在小民得之如枯骼之獲再肉爲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縷而

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春天津等處道上纍纍賣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近京之民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賦輕之地如此則賦重之地可知又況于上有不可忽之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外形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在至急浣衣投璧未足謝民而何忍更以餘財餘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官及數家天下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痛念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百餘萬及朝鮮功

成與各處練兵造船之費又不下百餘萬羣臣束手計無所出昨者工部請御庫銀數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不敢主張仍下戶部議處夫內庫久積之銀內廷猶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內廷尚可宜索者伏乞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二十萬兩盡數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必俟盜息民安賦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天和消弭國患而皇上藏富民之間增光恭儉之德又乘此萬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真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臣等無

任懇切祈望之至　疏入帝從之

再請召對疏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該臣等昨于萬壽聖節中揭請皇上御朝受賀隨蒙傳免臣等不敢復言蓋以呼嵩介壽人情雖切于仰瞻而御殿垂簾天顏未免于隔絕此臣等所以寧惜聖躬之勞而不强爲無益之請也乃今過節之後倏已逾旬以聖躬言之則燕喜多暇精神必倍于常時以天氣言之則深秋正凉光景又不可以易得皇上趁此萬安萬福之時不暖不寒之候一出見臣等不爲太勞而

使臣等經年企渴之懷如赤子之得見父母覆盆之得瞻天日又使四海九州之人聞之謂皇上玉體之康强而耐勞如此謂皇上畏天變而憂人窮勵精勤政如此又謂皇上四月中豫訂召對之期其令出無反如此又謂臣等果見信于皇上而辱預諮議政事振飭綱紀又如此道路紛紜之疑渙然消解臣工唷沓之口肅然屏戢此所謂聖人之明一出戶而見萬里聖人之威一舉趾而安四方者也該臣等前此每讀聖諭一則曰股肱二則曰心膂夫股肱無一刻而不屬元首心膂無一息而不通呼吸則臣等獨可一日而離皇上之左右乎今旬月之間彗星火星金星相繼示異又河南山東江北等處相繼告災臣等朝夕衆心計無所出惟有藉太陽之餘照揚淸躍之休聲以庶幾于彌縫補救之萬一而皇上顧何難輟此宮中分寸之陰借此膝前咫尺之地不以慰臣等惓惓狗馬之懷乎臣等度至上旬意滿已納未必能有所陳請但念此時天顏之一面勝于臣等于百疏之間安天語之一聆勝于臣等千百言之擬旨乃今日人心世道所關不容不汲汲耳臣等不勝懇款

祈望之至　疏入帝不納

乞禁止倭人貢市疏萬曆二十一年　沈一貫

爲倭奴貢市萬萬不可許懇乞聖明酌審中國安危大機奮乾斷以消隱禍事臣聞宋臣范仲淹守制時不忘朝廷屢上封事臣雖非其人而頃承召命顛辱記存又事關桑梓而爲國家安危大機所係欲黙不忍輒此疏聞頃者經略顧養謙力主倭奴封貢一一當許且欲就寧波開市以饜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相弔以爲今日何爲開此一大釁也臣請言倭奴始末以明

其不可邇按史乘所載自有中國即有倭奴豈無侵犯不過如蚊虻之噆軀之而已獨自嘉靖壬子來蹂躪我浙直山東以至福建廣東沿海萬里且直入腹地淮揚徽太杭嘉金衢之間至窺南京所在為墟于是用兵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幸以祖宗在天之靈自壬子至庚午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此可謂宇宙以來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倭奴無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來不知吾土虛實所以禍少自永樂來有貢貢輒數來則限以十年一貢竟不

遵約或數年一來涉吾土若故鄉識吾人如親舊收吾寶物諸貨如取諸寄尤嗜古今圖籍凡山川之險易甲兵之利鈍人性之剛柔國紀之張弛無不熟知而吾民之頑黠者利其所負其償反為之用嘉靖中兩以非期拒還因泊海島經歲奸闌出入益生心焉是時謀國者昧大計以為貢可以示廣大明得意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圖以為貢可以利金錢得異物雖倭之始貢豈遽有他心而勢之所漸不禍不止其病中人如蠱蝕之食心而不覺此前事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

乎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恝然而已乎何也貢市成則吾之于倭當客之也苟吾方客之而彼實以盜自為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剸刃以劖吾腹于斯時也不防則有患防之則示以疑將防之乎不防乎喪亂以來上下講求沿海數千里設兵者四十年矣士氣始奮民生始安貢市成則此兵直當撤去將撤乎不撤乎又豈將增兵以衞貢市乎海上之兵非有他防獨防倭也而今既客之矣客之則不當防防之則不當客防之不已則客之不誠是召亂也大抵防之

是正理客之是權術權術不可久正理不可廢如養謀計則治天下獨恃一禮部足矣何必設兵部哉殺倭之術于陸難于海易故須出海遠哨而扼之于門戶之間雖失無大患衆寡相當即勝之矣一登岸則彼跳梁咆哮之勢非我兵所及即吾之衆不能敵彼之寡也貢市成彼僞以選兵數百來出吾不意則吾數萬兵皆失勢披靡無用又況彼戰于死地吾戰于生地勝敗之勢懸可知矣獨也吾民與倭通勾倭為亂四十年來民與倭絕亂本始拔貢市成則民復與倭合寧獨倭也王直徐

海之流將復乘釁而生矣由此言之臣所謂數十年後無寧波猶遠言之也恐不待數十年之久矣夫天下事有履其地而始決者有不待履其地而可決者若貢市之不可許此不待詰關白之情履朝鮮之境而昭然共見者也關白之求貢市何不于朝鮮而于寧波朝鮮無可欲而寧波有可欲也關白得其欲則寧波失其欲矣一寧波何足惜禍恐移之社稷耳夫朝鮮雖屬國外臣也寧波雖商郡王土也為救外臣之危而危王土以從事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智者不為也我國家如

金甌無一傷缺今倭止在朝鮮境上我師又大得氣而輒為所恐欲俛首以貢市啗之假令倭破殘我江南蕩搖我沿海折將損兵不能支如異日事養謙又當以何策啗倭也養謙亦可謂畏倭如虎矣畏倭如虎正當格之于境外不當延之于闕內曾不是思而聽一浮猥詭惟敝之言以敗國事素負安在養謙又可謂愚矣夫此事易決而廟堂亦非乏人然而久未聞詔止之命意者朝廷將畢羣議以服眾心乎今臣不敢不急上此議以為萬萬無許理竊以卽怒倭之心不過勞海上師一戰耳況國家業有以待之者乎洪武間無歲無倭患無歲不與倭戰當時所以待倭之術亦不過如此今海上法彌密兵彌練何憂其來若毀壞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狡夷啟無窮之患愚人知其不可也伏望皇上敕下兵部并諸當事者毋以小畏致大憂毋以私諾誤公計毋苟目前今歲之安而忘明年之危務奠宗社于磐石之安處置得宜而四夷自服矣臣無任瞻望之至　疏入

帝從之

劾王錫爵疏萬歷二十一年　高攀龍

臣謹奏竊近見朝寧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急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

曾有以諸臣賢否陳于左右而陛下于諸臣亦嘗一思
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
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此輩逆耳如逵基等陛
下已嘗收錄何獨于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袪邪之果
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
臣工反還以拒諫諍之誚俾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
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于張居正申時
行察其用心何以異于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罷斥
固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孟尋之
遐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于斥逐之盡乎　疏入謫
攀龍揭陽典史

請斥奸與忠疏萬曆二十二年　安希范

臣竊見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于位趙南星孟化鯉
爲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錚錚震天下止
以與嶺竪子一疏而歸使楊應宿鄭材得窺意指交章
攻擊如孫鑨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
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鑨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
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媢嫉不使竟其用也

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
應宿辯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
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
龍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于此乃動輒自文謗
之寢斷坐視君父過舉彌縫補衮之謂何苟俟降斥之
後陽爲申救以慰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
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
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
其禍者祈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媢竈之戒復攀龍

弘濟官以獎忠貞並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
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　疏入帝怒斥希范
爲民

再救降謫各官疏萬曆二十二年　趙志皐

臣謹奏爲朝臣譴謫數多閣揭未蒙批發懇乞寬宥以
全政體事近者皇上因在廷諸臣奉職無狀屢下嚴旨
切責一時科道官降謫者三十四人部臣降謫者九人
大小臣工肅奉天威無不跼蹐震恐臣等于本月十三
日具揭伸救一次續又于二十二日具揭伸救一次俱

留中未發隨該部院九卿大臣連名疏救雖荷批發而降謫人數更多衆情益爲駭然咸謂自皇上臨御以來未有如此施行也不但今日卽祖宗二百年來亦罕見有如此施行也臣等備員輔弼受恩最深當朝廷如此大舉動不能先事挽回尚忍容默自保而竟無一言乎密勿之地固當以潛消默諭爲事而不當以明諍顯諫爲功但兩揭懇情未蒙允答匪特在廷之臣交責臣等卽臣等自省叨居政本碌碌素餐亦何能頃刻安乎夫朝廷之上天子元首也大臣股肱也科道諸臣耳目也今天戚屢震南北臺省摧殘已甚耳目傷矣耳目既傷則股肱亦不得安尤冀聖明元首之尊一垂念之也今大臣救過不遑小臣蒙罪無告一語牽逮追責苛嚴一事謬誤譴罰無已舉朝皇皇重足而立伏望皇上俯鑒臣等區區微忠特霽天威普垂寛宥將降謫諸臣曲加貸免庶政體少全臣等亦可以盡忠補過思爲報効之圖矣臣等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疏上得旨卿等昨所奏揭朕已悉覧了且此責處乃爲兩衙門食祿忘君不忠失職罪戾自致朕尚念言官姑從輕處了卿等如何又來救激這所奏朕已知道了姑著還遵新旨行吏部知道

請視朝疏　萬曆二十二年　　楊東明

臣竊惟人主卽欲自逸其身亦必視時之可逸與否若時已變而不變災屢見而弗恤目前雖若無虞而天下大可憂者將不旋踵而至是不可不爲寒心也皇上臨御以來十五年以前太平無事皇上乘國家閒暇靜攝深宮臣亦私計聖體爲重苟得海宇昇平卽無勞以政事可矣豈期三五年來世道日弊東征西討歲歲戰征

亢旱淫潦處處饑饉時而妖星見時而河水赤時而巨星殞地時而雌雞化雄種種災異疊見層生而尤可憂者則人持有我之見朝無濟美之風上下相猜直枉莫辨國是分搖于衆口主綱竊弄于旁門大臣無所擔當邊塞動遭掣肘議論多而成功少安其危而利其災是謂病在腹心又非邊患可比皇上深居無慮自謂太平猶昔也豈知世道人心之壞一至此哉臣謂時不可以自逸者正謂此也夫法宮之內披覧文書在聖意非不憂勤在羣臣無所感奮方今遐邇臣工畢集闕下伏望

皇上深維時變翻然勵精如川貴土酋作何擒制作何
蕩平各直省水旱饑饉作何撫安賑濟明詔該省之臣
俯賜臨軒之問則不惟四海九州安危之狀可洞燭于
聖心而龍顏快覩精彩倍生鼓舞萬國之人心消弭天
下之災變其機莫要于此矣夫人君奉天理民以視朝
爲職自古未有人君怠于常職而天下不亂者矣上慎
念之哉 疏入帝不納

請寬言路疏 萬歷二十三年 馬經綸

臣伏見邇者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

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
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爲
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
而搢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寶鑒佑之所
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旦自塗其耳目耶
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于他
給事又波逮于諸御史去者不明著其應得之罪留者
不明著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
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
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
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
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
能援故典排閽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
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
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
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
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强得之是陷陛
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

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
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
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
箝口不言者不于此而于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
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
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
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爲雜職則輔臣何
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爲編氓
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

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于天與人臣受命于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獲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旣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廟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計乎　疏入帝大怒貶經綸三秩

弭變修省疏 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奏昨因乾清宮火災異常伏蒙皇上諭旨下頒引咎自責痛惟聖主惓惓兢惕一念斯固可以感格天心轉災爲祥矣臣等更思聖念眞切如此凡願効忠靖獻者孰不仰體虛懷圖竭涓滴而況于股肱一體受恩最深者其愛君憂國之切更當何如乎除祭告修省等事已經禮部題請次第舉行外其餘合當亟行條款臣等謹遵奉明旨僭擬開列于後皆係今日緊要事宜最關政體者伏乞聖明速賜裁酌施行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一下詔罪己節戒敕百官臣查得嘉靖年間三殿火災皇祖世宗皇帝曾下罪己之詔頒示天下今宜倣而行之又累朝或遇災眚多戒飭百官共圖修弭臣等竊見今日朝臣奉公守法者固多背公徇私者亦不少以致政令失平傷和致災似宜寬敕戒諭大小臣工令其痛自省改益修常憲共襄平明之治庶上下交儆乃弭災首務也一檢發章奏仰惟皇上靜攝玉體深處法宮臣等忝備密勿至經年不得望見清光一吐忠藎所恃以流通情神袪壅蔽者惟賴章奏一端耳乃近日各衙門

本章多留中不發以致事務停閣官曹空虛夫六部分統大政昔人比之喉舌一時氣息稍窒身體豈得安寧故一官久缺不補則堆積弊竇若不知幾何事一事處斷未了則牽連罣累者不知幾何人此乃拂鬱羣情傷和召災之大者仰望皇上淸心勵精將吏部屢次推陞官員及各衙門奏覆章疏一向留中者盡數檢發使政務不至壅滯百司得有遵承以上二款伏乞聖明裁定施行一簡拔淹滯邇年海內降謫罷廢官不下六七十員近日兩月內黜降者至四十餘員或因一事之差而

擯斥或因一人之累而速及其情實者可原寧可終棄
至于屢奉明旨俱有不許朦朧推陞之禁當今主上明
聖朝廷有道之時豈忍因一微罪小眚終身錮人惟望
皇上特下吏部從公甄別凡昔遭棄諸臣查其志行端
潔懲創已久觸迕無心爲天下公論所惜者具列等第
請旨定奪不得更拘朦朧推陞之條使搢紳咸得揚眉
吐氣不至摧沮拂鬱斯乃爲回天心轉世道之一大機
括也一選補臺省近因科道缺人已經吏部題請又經
都察院催請俱祇候日久未蒙發出夫國家以分理政

務責之大臣以糾察欺蔽責之科道厥任同重非可曠
缺今官少事廢言壅情阻竊望皇上將吏部近日推用
科臣及行取風憲等疏亟行批發令其選補如額庶幾
臺省充實言路開通臣等亦得藉以採攬忠益補救遺
闕此修政格天之要圖也伏乞敕下吏部施行一慎刑
守法併禁止扳累以疏枉濫竊惟朝廷所守者祖宗之
法度刑官所據者欽定之律令近來刑部問擬囚犯據
律定罪而明旨每有加重司官且被嚴譴此雖皇上懲
奸鋤惡之意而使執法之臣無所措手似亦可暫而不

可久夫法不可縱亦不可枉惟取其平乃可久行惟望
皇上垂念今後問刑一以律例爲準至于抄沒一事其
情真罪當者籍沒何辭但近有拷勒妄扳累及平民鋒
楚之下何求不得豈獨寃抑之氣上干天和且京師天
下根本使人人惴懼重足屏息不遑寧處大非治平景
象也惟望聖明特詔問官勿許扳累無干以致破家殞
命斯仁心和氣轉嗟怨爲歡忻實弭災要務也伏乞敕
下刑部施行一暫停織造併少緩燒造以蘇困窮夫段
疋器用皆上供所需豈能一槩減省但近年增派數目

日多一日費至鉅萬據蘇松浙江陝西江西各該撫按
官俱稱水旱兵荒催收不前一時庫藏皆無積儲小民
貧困已極勢難加派仰望皇上憐念公私匱乏之時約
己恤民大施恩惠將江南織造段疋山西織造絨紬及
江西燒造磁器暫且停止或減其數目寬其解期以待
各該地方稍有蓄積陸續造進庶上用不缺而民窮少
甦亦召和一端也伏乞敕下工部施行右所開列俱係
時政切要之務中外羣情所共喁喁引領而望者懇祈
聖明留神省覽俯賜批發臣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號

上得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知道了

乞振朝綱疏 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奏為天變屢形懇乞聖明大振朝綱以回天心以維世道事臣惟天人相為感應變不虛生在人君修德行政以轉移之而已今年三月乾清坤寧二宮災六月欽天監奏彗星見又奏閏八月初一日日食至九分餘此皆天變之所不常有者而見之于數月之內可不修德行政以消弭之乎臣愚以為修德行政之要則莫先于振綱紀蓋人君猶天也惟天宰制萬物區別庶類惟

人君統馭萬民役使羣動君統其綱臣分其職治隆于上化行于下此唐虞三代之盛時以及漢唐宋之治朝皆如是也其閒有不能盡守其法而亂亦隨之捷于影響有可驗者國家二百餘年紀綱何嘗一日不立法度何嘗一日不行臣工何嘗一日不肅民志何嘗一日不定雖有微釁隱慝搖惑世風劇惡大憝誣害善類而旋發旋滅卒未有為朝政之累世道之梗者而今日之事則有大可慨者矣皇上臨御以來日視朝政萬幾親總五夜夙興又且留心民瘼加意人才召對輔臣諮訪部

院側鍼納誨虛已受箴朝無異政人無異言斯太平極盛之治矣邇年以來玩愒起于治平憂勤怠于安逸紀綱之不振未有甚于此時者臣私心慮之久矣今臣已迹歸于此不言是終無可為之時也願少垂聽焉臣惟古之帝王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居尊御卑由近達遠無有弗届者也皇上之不視朝將十年于茲臨御久慮人心漸弛雖法度未嘗盡廢而詐偽不可盡窮若不及此時反之恐將來益難支矣皇上意在效法皇祖然皇祖晚年亦為權奸蒙蔽左右誣罔賄賂公行濁亂朝

政至末年一怒而舉安然亦晚矣此乃前事之當鑒者而可復蹈之耶願勵精圖治質明視朝或五日一出或一月三出天威不違咫尺臣工儼然質趨此朝綱不可不振者一也六曹章疏奏發有期數年以前雖不視朝章疏隨時即發且多御批乃今一槩不發夫推官而不發則官不得就職奏事而不發則事不得奉行近因尚書孫丕揚之請一日發下二十餘本京城歡聲動地然所未發者尚多也至于奏請行取著選賢與能以司耳目也內而臺諫不可久虛外而知推不宜久滯且使部

中進上待選與起復養病補任者不致久稽也又內而部寺之陞遷外而藩臬之驟補守候甚久胡可遲之乞俯從部請照常票發俾人才不致阻滯此朝綱不可不振者二也國是人心關于世道往時大小臣工朝無異論而邇來則漸乖隔各懷已私黨同伐異又有不修職業而出位言事者志在彰已之直稍自其疏草而借人代上者意圖售已之謀常厲有定分也欲逞其奸則後口剿談而不顧名分邪正有定論也欲肆其害則誣口醜詆而故逆其心是在察其幾而亟反之庶賢者得行

其志而世道可挽回耳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三也言邪既以不止則頹風波及下賤彼不得用之小人因而哄然譸起幸邊騷之多事得以負戈從戎于其間流言道路惑亂聽聞而好事者又從而梁道之以遂其攻人害成之謀又有一種罷閒官吏舉監生儒如梁新孏之類藏匿京師投入勢官衙內作文寫書四布撥遞旋即送入報房令人抄報傳示四方夫報房即古之置郵傳命令以遠之遠近者也非奉命者不敢抄今則朝奏疏而夕發抄不待命下而已傳之四方矣近日又有劉世

延一本論臣及石星與李楨坑其詞頗不類世延語因查通政司並無有副本乃知儉邪小輩假此以誣誑善類其風豈可倡哉此朝綱不可不振者四也劉世延以窮凶極惡之資肆亂臣賊子之行中外遠近側目已久今一旦置之于法舉朝欣欣然世延之肆惡顯而易見世固有心術險詖智巧難深氣焰足以熏灼一時機權足以籠絡衆志壞朝政而不顧國家之利害者其肆惡微而難知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五也夫利源一開則賄門逕闢奔競之塗啓攘奪之患生且利能令人智昏

自古英明才智之主夫豈鮮哉一徇于利則智昏于得恣多取之念肆無厭之求凡可以瘠民而肥己者無不爲之此唐德宗瓊林大盈之積可鑒也臣不願皇上之冒此名也即近日採礦一事一疏允之十疏繼之至有一省請開三十一處者小人之放肆至此然豈盡爲國家謀哉無非逢君之欲遂己之謀徙以長奸民之釀亂耳今除開採已有成命外以後再有聞風瀆奏希圖竊利者悉行禁止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六也夫昔年星變既已兆其亂萌今復再見豈可俾其無應伏望皇上

軫念上天仁愛之心爲先事消弭之術察臣出于愛國
無以言爲贅疣將所陳六事俯賜施行力加振作務使
紀綱正而風俗還斯宗社之福臣民之慶也臣曷勝懇
切仰祈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補本兵疏　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題近該總督邢玠報朝鮮倭情萬分緊急朝鮮國
王又欲棄國逃遁且其踪跡詭秘暗差人役赴清正處
而金總兵已行脫逃慶州生員亦欲率衆順賊矣人心
離散糧草莫供我以孤軍遠戍其地後兵未繼進退兩

難此誠東方危急存亡之秋也臣等見報不勝駭愕日
夜思所以爲拯救之術而顧念此國家大事全賴兵部
主張主張無人誰任其咎掌管兵部者須得熟練兵機
久諳邊計忠貞體國之人專心實任決非未經邊方者
所能幹辦亦非署掌職事者所可擔當況今天下兵事
不止一倭處處可憂處處當討倭既倡亂則自東北至
西南遼東山東直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盡當備
禦矣此邊則九鎭處處日夜防禦而今四川又以邊患
見告矣西邊則雲貴兩廣時有土官土目猺獞諸種并

緬甸安南等國俱煩處置矣中土又有礦洞山箐及民
間盜賊不時竊發皆當豫防矣此非倉猝所能咨應苟
且可以支吾者前以部印付于侍郎李正原奉旨意止
是暫掌非爲久計而乃無尙書之命則令何人擔當旣
無擔當之人安有認眞之事臣等竊覩皇上之于倭事
隨到隨發隨請隨行聖心亦旣獨勞于上而特廑于中
矣然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悉行間之事卽臣等二三
書生雖不敢不竭力贊理而豈能旁通行間之事必妙
選得人特畀專職令其曉夜籌度悉心講求詳利害之

所歸悉緩急之所宜防東而不遺于西慮前而不失其
後庶幾其有濟耳各部之事有差尙可補救于後兵事
一差則國家安危在乎呼吸此何等大事而可以不急
圖乎皇上之于倭事無不急圖但一本兵不會急補故
將士謂皇上用兵之意尙在紆緩而多前郤之情朝鮮
君臣又謂皇上救援之意尙在紆緩而生去就之計倭
奴揣摸皇上之救援未急而爲急攻先發之謀此無足
怪蓋形影之間原可自疑也試觀輦轂之下班行之中
能確然信皇上之留意戎機者有幾人也而況其遠者

乎夫然用一本兵此極易尋常事耳而皇上猶難之則
事有難于此者皇上又將何如作難而使人不疑此固
將士之所以解體而盜賊之所以生心也臣等日夜憂
懼屢嘗奏請而未得俞旨則謂聖心必有然回之時而
今日事幾逼迫不可復待不得不再三瀆陳伏乞皇上
卽賜乾斷勿更遲疑將吏部推上本兵前疏亟賜定點
一員令其到任管事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再照數臣之
中衆口皆推蕭大亨爲第一倘得如擬則華夷共服中
外交慶蓋大亨之才以爲刑部尙書非其所長以爲兵

部尙書則有餘裕當此倥傯緊急之際臣等萬不敢爲
徇私負國之擧尤望皇上寬其小嫌而究其大用則大
亨之感恩圖報尤當萬倍恒情也臣等不勝憂國憂邊
激切諄復待命之至謹題請旨 疏入帝不納

再催補本兵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題適接總督邢玠塘報內開南原已于八月十六
日被倭打破副將楊元從西門殺出不知去向等情臣
等見之不覺失聲大叫震慄無已稍時接閱書札內開
閑山失守西南二面無處非賊賊兵二十萬我兵二三

千而淸正又向忠州來別處屯守難撤南原自不能守
全州亦難支持此時禦之于陸歧路已多若海中無兵
登萊天津皆可深慮故今日之計水兵甚急海運甚急
若閩浙一帶不必槩爲驚惶惟當併力朝鮮爲治標塞
源之計又言朝鮮兵糧固少本色將發去馬價須收散
盡坐以待斃無所措手足矣又言本兵此時尙不蒙點
聖上何不自計社稷此當合九卿臺省叩闕急鳴之時
也臣等手撰其書涕淚俱下照得楊元以萬里孤軍而
當萬數之賊臣等固已日夜憂其難保今竟覆沒則何

以作我軍之氣而圖屬國之安伏想聖主聞之必當動
色靡寧矣所賴總督邢玠經理楊鎬皆不二心之臣總
兵麻貴及部下諸將盡一時之選急宜責其收功于後
天津登萊保京師左臂必須大調閩浙等處水兵以成
之一則可以爲保固中國之謀一則可以爲夾攻倭奴
之計所宜急圖不可復緩其朝鮮糧餉雖絡繹轉運不
絕而兵多道遠安能卽遂所發馬價旣皆罄盡必須再
發一二十萬前去接濟庶無內潰之憂顧此等兵食大
計頭項多端少有差失國家安危所係今無熟練本兵

日夜主持籌度而但取辦于署印侍郎豈是長策臣等屢次進言皇上都付不理一旦敗狀來聞相視但有長歎皇上何不以宗廟社稷爲重一至此乎邢玠欲九卿臺省叩閽急鳴此眞瀝血披心萬不得已而爲此無聊之辭也伏望皇上卽將本兵蕭大亨准用令其亟行到任籌計東事庶可以補前失而圖後功不然一二書生必致誤國卽萬死何以贖罪乎臣等謹僭擬諭帖一道伏望皇上允發臣等不勝涕泣哀懇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備邊材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等連日接得東征塘報我兵之在朝鮮者與倭苦戰破其一城三寨而島山城中尚堅壁死守我兵仰而攻之甚難爲力四面援倭源源而來呼吸之頃成敗懸殊臣等日夜關心不敢以一勝爲喜實以未了爲慍也顧隔越千里徒有此心而力所可爲者在于廟謨今廟謨尚多缺失獨恃一戰以爲孤注豈不危哉所謂廟謨之缺者云何夫兵部謂之本兵謂之樞筦乃以其事付之侍郎李楨本官拘守文義不諳軍旅皇上何取于楨而以大權付之因循不改彼胸中本自無奇安望其慮遠憂深而預籌勝算以擔當軍國大事乎念此慄慄竦骨寒心者一也其在朝鮮止恭邢玠楊鎬二人以與李諸將耳聞楊鎬躬親臨陣出入于矢石之間奮不顧身誠可倚藉然在朝廷亦宜豫先作一準備萬一此人有少蹉跌數千里外何人代之爲一邢玠復有不虞何人代之此等事幾關繫不小有備無患皆當豫籌者二也今本兵不思吏部不管各衙門不言但恃皇上之福德與祖宗之威靈天意因爲眷顧人事亦當修舉不宜第曰

靠天而已也今朝廷之上官多不補小臣所管者惟一事未補尚可兼攝大臣則上衞天子下治萬民必不可以不補補亦不可非其人也查得隆慶年間因北邊多事特添設兵部侍郎二三員以備督撫之選先帝留心邊務廣儲賢才如此誠萬世所當法伏望皇上加意于用人一節不以愛惜名器而並虛緊要大僚特諭該部將各部院堂官一一遴補以重朝廷又收羅堪充督撫兵備親臨戰陣之人分布于薊遼近地以備緩急庶幾平居無事可資其籌略而修廢墜之典倉猝有事可藉

其勇力而應協勦之務以上各官或敕吏部秉公竭忠再加斟酌推舉或將吏部所推斷自宸衷欽點發下仍令廣詢博求備用之人不得以尋常才品徒取充位國事幸甚臣等幸甚 疏入帝不納

陳議兵事疏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皋

臣謹奏為東征平定無期國事驛騷可慮懇乞聖明神斷并集廷議以圖長勝久安事臣臥病床蓐鼎復聞東征大舉敗績不勝憤懣顧此身雖病此心未死誠不忍見國事決裂至此植將東倭始末叛順無常以至今日

議戰議守願皇上少垂聽焉臣嘗閱載籍東海諸島限山阻海惟倭奴最稱雄長附庸者百餘國至唐始更號日本洪武初寇山東淮安浙江福建傍海諸郡于是遣萊州同知趙秩賜璽書諭王貢其入貢不從發舟數千襲我為風飄沒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秩歸後遣僧入貢亦屢寇山東福建沿海地方上乃命湯和築登萊至浙江沿海諸城防倭衛所又勅山東福建海上諸城自是貢寇無常永樂間都督劉榮守遼東倭兵復至榮合兵圍之斬首甚衆自是不敢窺遼東正統間寇大嵩大肆荼毒假進貢之名肆殺戮之慘歲以為常嘉靖間中國豪強招集倭衆雄據海上而肆其毒于內地遣總督胡宗憲招遠近雄兵智謀勇敢之士又搜括東南財賦歷十餘年而浙直之患始息迄今三十餘年矣朝鮮君臣積弱不振倡自恃強興兵直擣其國皇上恤弱摧強遣將援救攻取平壤三戰連捷而封議遂起遣使來廷而封議遂成于是封詔下矣冠服賜矣李宗城楊方亨二使遣矣不意行至中途變起不測奸臣構危言以慴正使而宗城于暮夜逃出釜山之營矣宗城紈袴子也

上詘天威下忌衆口敢為陳情祇自受罪而皇上先從御倭初不失著何者因倭夷之攻朝鮮而興兵救之為以大恤小之仁因倭夷之請封而遣使封之為柔遠能邇之義夫封既不成則自當主戰顧戰非孟浪以冀僥倖也必內固根本有磐石之安外度機宜有壓卵之勢然後一戰以收全功若不可戰則當堅守以俟瑕隙或屯田以贍軍需或練兵以蓄銳氣乃今不量彼己不度勞逸惟悻悻然以思一逞先敗于南原方整頓收拾兵糧粗集而去冬再敗于蔚山更整頓收拾兵糧大集而

今冬三敗于泗川夫合水陸十萬之師四路一時並進孰不謂智慮已周謀畫已定可以制釜倭之死命矣何中路以被誘大敗東西兩路亦以攻城損傷陳璘兵船又何以被焚掠耶四路之師一時潰敗近又倉皇無計斂跡退防揚言以待查勘矣是銳氣既已阻消輜重業已散失又未知將何整頓收拾以圖再舉也況東事自開局以來又復二年有餘竭四方水陸之選集遼近征調之兵人情洶湧海內騷然前赴朝鮮猶水趨壑曾不能得釜山尺寸之地三戰三敗貽笑倭奴恥辱中國亦

已甚矣豈朝廷之錢糧百姓之膏血數萬之生靈爲博功名之兒戲耶臣竊謂用此忿兵原無勝理惹倭集釜山去日本一帆而近彼之轉輸接濟順流而下朝發可以夕至而我陸隔遼東水絕大海相距數千里兵馬不勝奔走之勞糧餉不勝搬運之苦此其不利者一倭坐據重城三窟聯絡或以逸待勞以近制遠而我裹糧束甲野棲露處以仰攻其堅此其不利者二有此二不利安在其能勝也今丁壯已斃于鋒鏑縱欲再調不過柔弱之徒況宣大山西薊遼諸鎮連年徵發戶籍空虛北

人乘機將挾賞賞其勢決難再調若復要召募率皆烏合即如前徐中素上疏自稱平日畜有死士三千比及東行旋于京城內外招集市井傭販之流此輩目不識旌旗耳不辨金鼓泗川之敗正是此兵言之令人可恨兵可再調乎東征歲費藏金數百餘萬山東浙直閩廣下常賦之外又加六七十萬閭閻窮民不勝剝削加以水旱之災重以開採之役逃竄流離人不堪命餉可再運乎及今以往若不長慮卻顧以圖久遠之計將見在朝鮮則專藉天朝爲其報復終無念亂圖存之心在中

國則兵疲糧竭脫有奸徒乘機倡亂如近日河南插旗之變則在我非特不能救朝鮮且將自救之不暇矣于時東事從何結局此臣所以伏枕而思五內焦勞不能已于言也以臣愚謬之見北人不時入犯隕將喪師尤爲腹心之疾是豈可舍近而求遠不若合督臣邢玠仍歸本鎮與薊遼撫臣一意制敵而以東方之事悉以委之經理撫臣萬世德擇一大將與之協同而世德仍量加部銜以便節制限以數年爲期先將臣調集兵將逐一挑選擇其精健可用者量留若干其餘徒耗軍餉悉

令撤歸然後將所留之兵分布全慶要害之處因山爲
城因江爲塹堅壁把守互爲聲援然後遍歷朝鮮八道
擇其膏腴之地爵其開墾分委廉幹官員責成管理仍
不時查覈如某道闢地幾何秋收積穀幾何以定賞罰
久則彼食自足我餉可以不運矣一面調選八道精壯
之人分委驍暢將領嚴加訓練如某道練馬兵幾何步
兵幾何練一隊則可撤我一隊之兵久則我兵可以漸
撤罷兵可以自守矣一切險要置以重關設以烽堠務
使倭奴不至如前衝突尤望嚴旨切責朝鮮君臣臥薪

嘗膽協力相維臣有不用命者許經理撫臣即以漢
法繩之一切未盡事宜與錢糧應請給并冗員應減去
者聽世德會同監軍及查勘科臣具疏題請其分布將
領備任官員聽其諮訪便宜行事如此則訓練精兵咸
振屯種廣軍資饒險隘設國本固可戰則大張撻伐直
搗釜山以洩三敗之恥不可戰則堅壁清野保護八道
以絕狂逞之謀是中國之兵餉不煩遠輸朝鮮之積弱
亦可漸振即倭奴知我有備進無所逞亦將自圖歸計
矣若內地山東浙直閩廣之間一切禦倭事宜更宜整

飭如列堡築城布兵以防侵犯此尤不可緩者臣竊謂
安內攘外今日之東事必當如是伏乞皇上加意留覽
勿視爲泛常仍敕九卿科道諸臣各秉虛心毋拘成
說詳議上請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上
得旨朕覽卿奏具見老臣憂國籌邊至意東征未得取
勝朕心日夜懸注正爾諮詢長策圖維萬全奏內事宜
著兵部便會同五府六部九卿堂上科道等官悉心詳
加議處來行卿宜倍加調攝亟出輔理以分朕宵旰之
憂慎勿久虛延佇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二

陳天下安危疏 萬曆二十五年 呂坤

臣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溫飽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

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已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飢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粟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牛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于挾上怯于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而戶缺于役占家累于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鬬怨民誰與合戰夫人心者國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

戶困于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若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皆不急之需徒累小民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西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豈止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絕少寒暑飢渴瘴癘死者無論已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又如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

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
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
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巳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
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與
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爲攘
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
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
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勳造四千之說而皇店
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

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于彼
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
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梁家遣僕設肆
居民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
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若撤還內臣責有司輸
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宗室皆九廟子孫王錦襲等蓋
世祿奸豬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
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賄
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

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同錯臣懲萬姓驚疑
誠恐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
費甲金之貧十廟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于科
道之風聞嚴遣猶未爲過今眞知其枉又加禁錮寶害
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勳
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
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
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
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加往年陳恕王

正甄常照等獄臣擬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
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
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
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
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閣邃密法座崇嚴若不
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
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
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
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

明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
兩都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藉衆爲兵
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
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既許兵
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爲倭不止陛下誠早決
大計併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輪解之物矜
殊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
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
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

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
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
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匿加以官吏法嚴兵番
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
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
機恐嚇挾取貲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搜徧京師陛下
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
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于棰楚者未
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

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禍祥之地今環
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險毒既
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
者幾人暮夜之際防虞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
愼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
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久不視朝人心懈弛已極奸邪
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秪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
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
于質明放軍夫于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愼無昏夜傳宣

若夫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于今日強半留中設令有
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于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
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于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
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
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
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
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
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于一人結九重之讎
于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宮中虛無

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
民不樂有生怨讟愁嘆難以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
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籲天
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
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矣　疏入帝
不納

條陳海防疏萬歷二十五年　李頤

竊以倭奴欲窺中國先寇朝鮮初以中國易與深入平
壤迨我兵環攻一鼓而下雖銳氣少摧而雄心未已遂

假請封之說脫逃比之追優游五年練兵聚餉置器造
船種種齊備方聽使臣東去而彼已整楫西渡水陸並
進又稱聽天朝處分緩我兵援救覬覦我狡黠異常
我太祖高皇帝廓清寰宇四夷咸賓獨絕倭奴之貢蓋
灼知綠繳最滑非豚魚可孚神謨遠矣今客國重來豈
爲朝鮮彈丸之地其情愈狡其形愈露幸遇聖明同符
太祖命將興師再彰天討一以固肢左之藩籬一以驅
揚邊之鄙睡天威震赫聖武布昭聳中外之人心鼓將
士之敵愾封京觀而靜海氛旦暮遇之矣惟是大兵未
集倭衆先發閩山夜襲金慶風靡萬一狡奴乘燎原之
勢揚西航之帆海濱到處是岸猝然無備言之寒心天
津登萊等處最爲要害近設撫臣專理切中機宜無容
言矣至臣等所屬沿海要衝延袤七百餘里向無專設
官兵雖經臣等先于萬歷壬辰料理稍有次第然甲兵
器具悉抽借于防邊額數之中嗣因倭警少息旋即撤
還頃復尋理舊緒節行鎮道覆加籌畫玆據冊報分布
兵防如主客官兵以石匣振武等營共三萬四千三百
有奇各畫地分守以密雲左右等營共一萬八千五百

有奇各整備應援如戎車火器以營路偏廂等車共五
百四十餘輛大將軍等礮共七百餘位佛郎機共八百
六十餘架及隨營隨車快槍銃礮火箭等器械俱足爲
守禦之資叉夫應設烽堠坑塹哨船馬撥等項及修濬
城池簡練壯快鄉兵一切保障事宜業次第舉行務臻
實效第前項官兵雖豫行布置申明責成須俟汛報緊
急先以分守之兵統赴汛地再俟倭勢猖獗方發應援
之兵飛馳協剿據玆一成之畫似若有備無患然必疆
圉寧謐兵力有餘移緩就急庶克有濟今邊兵精銳業

多挑選東援諸寇往往伺隙倘倭氛塞警一時並起則
顧此失彼終非完計查得臣等先年酌議薊鎮應設協
守副總兵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四員共募南北軍兵一
萬五千分統駐劄密薊永三道濱海地方俱屬薊鎮總
兵官節制倭急則量調邊兵策應邊急則量調海兵協
防聲勢相聯緩急有賴已經疏請依行尋因議封中止
今事急燃眉大非昔比設將募兵必不容已第時詘舉
贏恐物力難繼無已則請照先議設遊擊二員各統兵
三千共募軍士六千一駐永平道屬一駐密薊二道屬

[illegible]

各路要適中地方以爲防海專兵又近調臺兵三千三
百餘名其額缺自宜另募又因難以處餉暫以主兵代
爲守臺茲應照數召募權留防海併照先議設一協守
副總兵統之控駐三道海隅要害之中東西遊擊兩營
俱聽調度策應並屬薊鎮總兵官統轄總計三營增兵
近萬除抵補臺兵者已有成議而所增實止六千不爲
過多相應責成三道選募無論南北務得精強仍照原
議協守一營量用馬六百匹遊擊二營各用馬二百匹
俱以附近州縣之馬充給便于臨敵馳擊互相策援其

各兵安家銀照例每名五兩月餉銀一兩五錢及將領
廩費馬匹料草等項俱候部覆咨至另議請發此專兵
之當議者一也薊鎮所重在守沿邊臺垣等工率三年
一次題派分修臣等近據鎮道議派現修工程俱照先
年規則每磚牆一丈春防用軍二十五名秋防用軍三
十名敵臺一座用軍五百名餘各酌派有差此閒暇無
事綢繆牖戶計也今征調紛紜邊海並急若工役不休
則軍力滋困戰守奚恃似應照近年防倭已行事例無
論春秋兩防以十分工程爲率量減四分止修六分如

吳衍惟校

每磚牆一丈派軍五十名每敵樓一座派軍七百名其
餘次第減派稍恤荷鍤之疲豫養衝鋒之銳仍督行三
道嚴爲稽査毋容將領等官賣放滋弊潦草塞責軍兵
期有實數修砌務要精堅違者從重究治脫倭報緊急
則當盡停工作速赴汛地防禦又難以平時例論者再
照各省直班兵向來專事版築往往以脆弱充數器甲
俱無逃亡相繼即修守尚多虛應欲責之賈勇禦敵難
矣合候部覆通行河南山東北直隸撫鎮衙門督令來
歲春班將領將所統軍兵俱要挑選精壯足額各帶犀

利器械刻限正月中旬赴薊以便分布修防毋拘常期後至其官大廷殺邊兵四枝併行精選速發入衛如兵馬器甲仍有不堪不足者責在統領將官容臣驗閱分數按法劾懲以肅邊紀此班兵之當議者二也薊鎮營路歷年製造軍火器具總爲防邊頃因調發征倭官兵一萬二千六百有奇各以該營器械等項隨帶東行不足者復別項借給又南北省鎮調到官兵經由薊門所帶器仗間有缺少及合用馬匹馱騾與中途倒斃應補者俱于沿途營路借發便其速行業行各道通查借兌

過的數冊報酌議第器械馬騾邊海所需甚急內當刻期補還然計費不貲且近發征倭軍士例給安家等銀多屬有司借支候另請補庫今各庫空矣諸所急用豈能速輸合無請照近年防倭事規兵部量發馬價于密薊永三道每道二萬兩聽專備前項買馬造器及海防雜辦一應必用之需詳爲登記有餘則互相通融不足則再行酌請事完冊報臣等核實奏繳並咨部查攷庶有財自可利用興事不致失時此兵費之當議者三也臣等前所經畫不過以本鎮兵馬守本鎮封疆萬一倭

奴狂逞擁衆長驅非厚集精銳未易撲滅臣願于受事之初曾陳愚見謂宜豫行薊鎮總兵官無論主客南北料理精兵二萬宣大保定總兵官各料理精兵一萬嚴督將領整飭器械訓練步伐無事之時照常防守汛地一聞薊門重大警報不待徵發各總兵官速統前來薊爲正鋒宣大保定爲左右翼四鎮兵馬逆擊于其前仍令遼東總兵官挑選精兵二萬截殺于其後首尾相應前後夾擊使此奴四面受敵隻輪不歸彼時雖經部覆通行迄今歲月頗久請再行申明俾豫爲整備所謂勿

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耳乃若昌鎮兵馬擁護陵寢本難他援顧薊昌接壤脣齒相依未有薊鎮告急而昌鎮可坐視者亦容臣等審勢相機量調標營馬步官兵各一枝就近于密雲道屬地方協防然非萬分急迫未敢輕調此鄰鎮之當議者四也以上四議臣與鎮道等官再三商榷以簡便可行乃敢上請其間增兵一節尤爲喫緊蓋兵增則諸條俱稱實際無兵則多言總屬虛文倘謂天津登萊業已添兵增餉勢難復及于薊則臣又有請焉京營兵餘十萬雖勸校閱向未試用合無挑

選精兵一萬速令赴剿容臣督行將領嚴爲訓練分布
海上晝撤邊兵周防禦墳雖京師根本之地居重斯可
以馭輕而薊門肘腋之區攝外正所以安內況近在數
舍匪調遠征加給行餉聽其更番亦士心所深願者從
此漸習精勤潛消驕悍其利不獨在邊海也師行糧從
自古記之今順永二府屢罹災傷閭閻艱食臣等方擬
隱憂業行各司道查議務多方積粟用備兵荒適該部
科題行以二府民運京庫銀兩改徵本色儲之郡邑更
爲便計容臣等徑從便宜一併督行俟各道詳報來日

或量請漕糧或借給糴本不妨積貯過多統候放支另
議銷補不敢一一陳瀆今將分布過海防官兵車船火
器烽堠馬匹及城堡壯快鄉兵等項事宜備造奏冊隨
本進呈伏乞敕下該部覆加查酌上請定奪施行　疏
入帝從之

言倭患既平兵勿輕動奏萬曆二十六年　沈一貫

臣竊惟皇上以倭賊既平頒詔天下舉朝臣子欣欣然
謂睿算神謨讋服四荒之遠莫不舉手加額相慶相勗
蓋因今日之功而思前日之所以成此者不易又思後
日之所以繼此者尤不易也是役也關酋雖黠不過一
人奴也羣醜雖繁不能當我一大郡也蠻僮中于一隅
師遂勤于七省數百萬之兵糧六七年之奔命豈惟大
小臣工竭智畢力卽皇上旰食宵衣亦不能一日康豫
夫以國家全盛聖主獨斷而成功猶若斯之難也蓋用
兵之事資費浩大徵發艱難虛內事外本非長計而又
勝敗之數最難豫期東功之成天幸不至之絕耳痛定
知痛至今思之不能不爲慄慄有如水火焚溺可復蹈
哉故古稱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從天下之未亂未

危而圖之一善言卽可以結民心一善政卽可以弭民
患爲力易而取效大也至于已亂已危而圖之卽集衆
思而未必濟事持衆善而未必拯變稍失算于秋毫卽
貽禍于罔極衽席之間瀚海再波鬴屋之下夷酋接踵
憂勞不得不萃于聖躬財力不得不耗于中外縱爾善
收亦已疲瘁爲一蹶跌悔何可追故舉朝之忠計咸謂
國家之武功雖可觀而政治實多闕如礦稅擾民太甚
閭閻民不聊生盜賊日夜窺伺而有竊發之虞守臣竭
力補苴而有難支之勢孔子有言有國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臣每誦斯言輒爲震惕自古蕩析播遷之禍皆始于上下不均民心好亂可不畏哉伏望皇上居高聽卑思患豫防勿任一己之情而拂百姓之欲勿貪沾沾之利而輕丕丕之基勿謂小民易虐而刑法可嚇勿謂盜賊易誅而甲兵足恃聖心抑慎聖斷清明常欽欽如倭患未平之時而不少忘荒庶幾上下交利臣主俱榮盛德成功傳之萬世社稷幸甚　疏入帝從之

勑礦使陳增疏萬曆二十六年　郝敬

臣接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揭帖內稱開礦太監陳增背旨營私剝官虐民包賫鉛砂抽丁加派諸不法狀一句一切齒一字一墮淚官不得一日安其位民不得一日聊其生以聖明在上而豺狼噬人于大都狐鼠公行于白晝日甚一日莫之敢問是祖宗之法令虛設而皇上之明旨不信也夫內官不許干預外事此高皇帝明訓也貂璫進用差遣絡繹是中葉敝風耳今陛下不能遠法高皇而下襲中葉已爲過矣所幸者明旨不許擾害地方不許動支官銀不許加派小民可以稍救百姓

水火之命于萬一今據吳宗堯所奏無論山東六州二十九縣卽益都一縣之中一年之內已支費過銀二千兩必非無據也出巡比較打死臨縣礦夫孫有三月不許埋葬備極慘酷貧民畢林韓文等久被刑禁富戶瞿放徐大亮等橫遭擄掠必非無據也計口抽丁包派金銀卽益都一縣丁夫二千名共派銀三千六百兩又派鉛價銀一千八十兩則通省六州二十九縣約歲派銀十餘萬兩必非無據也疏內縷縷萬言罪案百款卽謂膚受之愬未必一一可信如臣所摘數條似非影響大

于明旨有背不一行勘何以服吏民之心正貪殘之罪而彰陛下無私之明夫吳宗堯一縣令耳任事未滿一年書生貧苦初得一官豈不自愛而甘心挑禍況前日之韋國賢獲譴不遠也彼豈不知之且開採一事羣臣百言而聖上百不聽豈因一有司言而忽聽之彼必知之矣欽差內使百言而皇上百聽又豈因有司一言而遂不聽彼必知之矣何苦舍七尺之身冒雷霆之怒徼必不可得之倖而呼必不可回之天哉此其萬不得已之情亦可諒矣故臣以爲宗堯之言非盡無據不可不

爲一勘問也然此沿其標耳倘開採之役不停內臣差遣不罷禁其勿擾而實導之擾也禁其勿加派而實縱之加派也禁其勿支費官銀而終不免于支費也地方何時而安寧哉何也彼明知聖旨所謂勿擾者爲寬慰臣下之權辭而以有司之不應誅求者爲阻撓礦務之大罪有司以騷擾需求爲違旨內臣又以阻撓礦務爲違旨有司之論違旨者不下而內臣之論違旨者已拏問矣是則陛下之旨在財貨者則惡人違之而在地方民命者雖違之固無傷耳天下仰見陛下之意在此而

不在彼雖三令五申堯何益乎故臣以爲礦事不停則明旨所云豈惟陳增不信即天下吏民亦不之信矣然陛下所以不肯信諸臣之言者其故有二一謂昔言開礦無利而今所獲數萬金安見其不利也昔言開礦有害而今宇內晏然安見其有害也不知陛下所謂利者在帑藏之私蓄而諸臣之所謂不利者在閭閻之傷殘剝之閭閻而收之帑藏是舍百鈞而收秋毫也何利之有陛下之所謂無害者幸目前之無恙而諸臣之所謂有害者慮將來之不測漸積于目前而決裂于將來是今

日而不能逆料于明日也何爲無害如但以帑藏爲利閭閻爲非利是則臣之所未解也如必待禍之已然而始信其爲實然是則臣之所大懼也伏惟陛下思倚伏之機究聚散之理納苦口之評燭逢迎之奸煥發明旨停止開採是唐虞再世而化日重熙雖豺狼狐鼠如陳增輩欲搏噬吏民其可得乎如謂經費不足則開採之所入原未供之經費也如謂內帑之缺乏則鋪宮買辦依舊取之外府也天下之疑陛下愈深而陛下之明旨不過爲愚弄臣民之虛文也奈何豎宦輩不弃髢覷之

也哉伏乞陛下先行停止然後以宗堯所奏合彼處撫按一一查勘請自上裁以正陳增之罪庶民心悅服大小臣工仰見日月之明顧臣所深恨尤不止此者據宗堯疏中述陳增自狀數語云便是撫按官兒說咱的本也不下只是咱的本便下得快些等語尤爲不法陛下此意外人雖心知之而不敢言陳增公然言之而不知忌是明倚陛下挾制臣民以歸過于君上罪莫甚焉惡莫大焉聽臣之愚並將宗堯所奏速行勘問勿再擬閣以中奸人之言再將臣疏一并批發如臣言是乞陛下

鑒其直而有其死如臣言非雖戮之可也斥逐之可也
亦足以罷臣之言責而彰陛下之明斷倘一概寢閣忠
良徒勤而天聽愈遠疾痛呼而不應盜賊猖而不誅日
積月釀以至天變人離雖復盡天地爲黃金變河沙爲
珠玉而瓦解之勢成天下之事敗矣當是時然後取今
日之言而追思之取今日賊壞天下之小人而族滅之
何補于埋亂之數哉伏惟陛下早賜裁決生民幸甚宗
社幸甚　疏入得旨自今都藏匱竭國用不敷開採礦
務原爲不忍加派小民且屢有旨禁約擾害陳增已有

旨了還著遵奉敕內事理潔己奉公嚴束下人毋得自
干法典吳宗堯借言官等奏揭狂逞顯是要名姑且不
究遣所奏知道了

修省弭災疏　萬歷二十七年　馮琦

臣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爲極異至山陷成谷地
涌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
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
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
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

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
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
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
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
務剝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財盡
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
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于富民更蒙毒害
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
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

群奸怨萃朝宁夫以剝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
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塵之警
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巴拜誅關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爲
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于何
徵兵于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
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闡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
心仁愛明示儆誡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
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
納何其賢妄說令徧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

有定額無礙云者蘆證指經費羨餘近者抵詞類仍正額猶遣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趣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爲經費間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鼎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嚴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辯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

風一倡孰不效尤巳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巳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則幸甚　疏入帝不納

劾督璫誣重臣疏　萬歷二十八年　朱吾弼

臣竊謂省直邊方之設巡撫用以表鎮將吏惠綏百姓所稱天下之重臣是巳以山西內供神京外抵邊塞得淸介端方如撫臣魏允貞歷歷其中墨吏寒心窮民安堵七年之結據口碑載道一生之砥礪士論傾心奈何惡璫孫朝者妄加汙衊顛倒是非不顧重臣輒放言欲食其肉寢處其皮臣竊謂此舉關于國體世道匪細蓋四出中使前此之忿貪殘似憚撫按得議其後天下人民前此之被荼毒尚賴撫按維持其間今孫朝汚辱允貞朝廷知有公論于朝不加切責于允貞不賜慰留恐是非無兩可邪正不並立正直解體宵壬得志中使盡無所憚以播惡人民盡無所賴以爲生斂怨于閭閻者

日深醸禍于國家者日盛縱不爲國體惜而于世道可無慮乎且朝之出也朝廷原非擇賢而使不過乘機遘會通同原奏官得差爲自利計其鑽營以肆虐壓稅銀以肆貪與網打平民索取紬段氈絨兇狠黷貨種種不法致縣官閉門乞休山西之人所共見共聞會謂朝足勝任使乎伏望沛發明旨重懲孫朝之欺妄溫諭魏允貞安心供職使天下知朝廷有重臣非羣小所得間庶國體崇人心協治平在是矣　疏入帝不納

陳礦稅六害疏　萬歷二十八年　田大益

臣竊惟內臣務爲刼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邱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卽令有司威以刀鋸祇足驅民而速之亂耳此所謂斂巧必蹶也陛下嘗以礦稅之役爲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四海之人方反脣切齒而冀以計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僞必敗也財積而不用祟將隨之脫巾不已至于揭竿適爲奸雄睥睨之資此時雖家給人予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

吳舒帷校

此所謂賄聚必散也夫衆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自簪纓下至耕夫販婦茹苦含辛搤腕側目而無所控訴者蓋已久矣一旦土崩勢成家爲讎人爲敵衆心齊倡而海內因以大潰此所謂怨極必亂也國家全盛二百三十餘年已屬陽九而東征西討以求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脈二豎固而良醫走死氣索而大命傾此所謂禍遲必大也陛下矜奮自賢沈迷不返以豪璫奸弁爲腹心以金錢珠玉爲命脈藥石之言褎如充耳卽令逢于剖心皐夔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謂意迷難救也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陛下拒諫不納則負宗社願深察而力反之　疏入帝不納

論孫朝魏允貞事奏　萬曆二十九年　沈一貫

臣惟今日政體有一時之低昂而關當代之治亂不無大煩皇上之主持者則孫朝魏允貞之事是也祖宗斟酌百王立綱陳紀詳審精密防患最深如設官分職布列中外內則閣部院司以至臺省百僚外則都布按司以至府縣各屬靡不相兼相制糾結維持有一官必有數衙門爲之統轄有一事必有數耳目爲之經承故當

吳舒帷校

其任者雖似有掣肘之苦而事精物詳法行政肅規模廣大體統公平君子有所依憑以効其忠小人有所忌憚以斂其惡國家二百年來太平無事者以此凡人臣之老于世故久于仕途者莫不抑心戢志以爲宜然而不敢有所踰越惟敢作敢爲不知事體之人則忿其拘束而思決裂之此甚不可許者也一有偏信獨任則勢重于柄而難轉毒鍾于隱而難治矣憂患之來豈淺淺乎如巡撫一官祖宗所特遣以肅憲于一方者也雖無所不統而錢糧則制于布政獄訟則典于按察各差巡

撥又頡頏于一時未嘗不寓相制之意焉故足倚信也
惟今礦稅內臣則體統不載于憲綱職守不著于會典
欲行即行欲止即止欲參論即參論欲罪罰即罪罰使
中外臣僚不得寓一毫相制之微意而盡廢祖宗之良
法竊以為假之太過矣非惟憲臣不能制也且反制憲
臣亂是用長屢奉皇上嚴諭豈不望其會同和衷而撫
臣以安民為務中使以瘦民為務職事既已相反調停
何處得施理所難通必不能盈其欲法所難假必不能
快其私水火異心終難和協臣久已憂其有今日之紛

紛矣夫祖宗久設之官經制也皇上暫遣之使權宜也
以權宜而妨經制非久安長治之道也朝廷之所以尊
而國家之所以安者惟恃此體統法度撫臣必不可廢
而徇內臣內臣豈可縱而參撫臣撫臣可參又何有于
按臣又何有于司道而又何有于府縣盡魚肉之矣軍
民何所恃以為安乎如此則百寮撫綏之計窮而四海
更生之望絕內外低昂陰陽消長于此乎決皇上不可
無主張于其間也且臣聞之醫之用藥必使之相畏而
相使然後得其用用人亦然使之相畏然後各懷小心

而不至于廢法使之相使然後共舉職守而不至于廢
事且兩重其人雖有一人壞之而尚有一人救之可無
意外之虞既已相畏必復相制皆莫敢自為用而盡為
朝廷用此明主用人之術也今日之事即不能伸此抑
彼以為撫臣重猶當兩存而兩制之使形跡渾然無以
測皇上之喜怒宮府一體無以竊皇上之威權庶幾國
紀無虧而民心無失也臣為宗社久遠計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奏入帝不納

乞免發私宅擬票疏 萬曆二十九年 沈 鯉

臣竊惟內閣之為密勿者豈不以軍國大事運籌帷幄
機宜密而不宜洩故因而有是名乎先朝懸榜閣門一
應官員人等不許擅入夫外者固不可擅入也內者其
獨可擅出乎臣鯉于嘉靖年間改庶吉士臣賡于隆慶
年間改庶吉士先後中秘肄業猶及見內閣輔臣辰入
申出辦事閣中擬票旨意所得預聞者獨寫票中書而
已其于諸司章奏誰敢攜之以出而越閣門一步者後
不知起自何年內閣輔臣偶然患病不能進閣遂將本
發于私寓棑一擬票自是以後乃遂相沿為常一往一

來十年十日始不能無漏洩矣夫公事而議于私室大政而決于委巷固已非朝廷之體矣又況機事不密而有害乎且臣等亦因是有不能盡職者何以故中使臨門銜命守催則不得從容審處以竭其心思二三寮友各自爲寓復不得相聚商榷以資其謀斷故率有進呈甫畢而旋即後悔以爲不當者玆所謂不能盡職也夫首輔平章軍國臣等同平章事今姑爲首輔代庖耳乃遂亦因循故事擬票私家寬之則見爲苟且急之則指爲專擅或以爲高下其手者亦安可獨任一見而居之不疑也若至于時當暮夜然燈秉燭衰朽之人眼目昏花連篇累牘微落細字欲逼近則懼有疎虞不逼近則不能了了其進呈甫畢而旋即後悔者此固亦一端也抑更有可虞者印在閣中臨時開用用畢封鎖亦宜慎密今秖因用印無時印不能隨官出入遂豫印封篇常三五十副付之直票中書使得隨便使用幸今中書皆其循謹守法可保無他者安知異日無不肖之人與意外之事出其間乎臣等亦不得不爲是凜凜矣伏望皇上深維遠慮仍復先朝舊規發本閣中公同擬票以上尊朝廷之體統下盡臣子之職分裳寢窺伺之孔隙亦革故鼎新之一事也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疏入

帝從之

請愼終保治疏　萬歷二十九年　楊東明

臣竊惟天下之治本于人主之一心而人主之心則常始乎勤而終乎怠所貴明主採納忠言振勵逸志斯可以保治平于無疆而垂休光于有永皇上踐阼以來躬勤庶政阜猷美善未易殫述臣幸生盛明之世叨膺獻替之司以爲聖朝無闕可以行所無事矣乃臨御既久漸致因循朝堂不御講筵不親諫疏徒勤不蒙俞允章奏非不覽發而一關緊要輒爾留中凡此數事俱屬間終皇上蚤夜以思應自知其不逮于初矣夫以皇上宅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居九重深遠難以進見之地即累歲月不出積章奏不下忠藎之臣有浩歎而已如皇上何臣以爲臣子之所敬而畏者皇上也至于皇上之所敬而畏者亦有上天之明命祖宗之典章與夫大小臣工四海九州向背之人情凡此三畏皆明主之所凜凜不敢忽者不得曰吾爲天下君欲勤則勤欲怠則怠

可以任情自用也且皇上每以盡職責臣下矣豈以大
小衙門各率其職遂可安然無慮乎夫天下猶一家也
家長不親事則子弟童僕必將各荒其業而家道日墮
矣人君不勤政則百司庶府必將各怠其職而國事日
非矣爾者議論紛與忠邪莫辨以致國家十餘年來所
簡拔忠直賢士相繼摧殘臣以爲此時政之大關也則
皇上深居不悉下情之過也從此不易弦轍流弊可勝
言哉然皇上久不臨御動曰聖體違和臣聞輔臣蒙召
之日親見龍顏開霽天語春溫想靜攝以來久有勿藥

之喜矣茲者仁聖皇太后聖誕在邇而二月春和又當
開講之期臣初禮垣輒敢布款款之忠叩闕上請昔唐
太宗末政之衰聞魏徵十漸之疏而嘉納之皇上固薄
唐主不爲者幸于臣言少留意焉　疏入帝不納

請罷礦稅疏　萬歷三十年　沈鯉

臣頃以瞻仰至情疏請面見伏蒙聖諭令候旨行且諭
以閣務繁重宜與元輔同寅協恭臣仰奉綸言默自循
省皇上以腹心任臣臣亦以腹心事主則今日所謂協
恭者寧有外乎生所學勿欺二字乎蓋腹心之臣當言

不言與有言不盡同欺也即掇拾微細與過爲激切亦
欺也臣內顧幽獨仰體聖心苟非慎社稷深憂何敢爲
激昂高論雖諸臣累言而不聽或老臣萬一之可回故
瀝血嘔心進其愚說臣原籍河南當東西南北輻輳之
衝四方民隱無不預聞而頃者奉詔北來所至皆觀風
攷俗悉其情狀乃知當今時政最稱不便者無如礦稅
一事蓋採榷之始皇上本以權宜濟乏不欲重征其分
遣內臣亦以區畫下情便于上達乃內臣不能仰承德
意濫用羣小布滿州閭窮搜遠獵而羣小之中又各有

爪牙羽翼虎噬狼吞無端告訐非刑拷訊遂激爲臨清
之變武昌之變蘇州之變已煩皇上處分而近日廣東
遼東陝西雲南尤復紛紛未已臣竊觀天下之勢如沸
鼎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農商交困流離轉
徙賣子拋妻哭泣道途蕭條巷陌雖使至愚之人亦知
如此景象必亂無疑乃今市井奸民猶復肆爲欺罔皇
上秖見其目前所入如此豐盈寧知其私充囊橐十得
八九彼假公圖利一旦事生地方固參家自屠獨使朝
廷當百姓之怨耳夫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于民心之

嗟怨朘削愈甚結怨愈深譬之燎火求然乘風即熾彼
愁苦無聊之衆何事不爲而不及早安輯潛消亂萌也
皇上豈將誅東征西討宣捷獻俘神武赫赫無復可慮
乎以臣愚計則亂生不同有逆而亂者有憤而亂者逆
而亂者如寧夏播州彼先據不祥之名而我爲仗義之
伐故人心用奮天戈所指當即芟滅若憤而亂者則所
謂土裂瓦解者也以四海之衆而囂然皆怒一倡萬和
雲合景從朝廷之號令必不可行官司之法度必不能
制兵丁何出餉于何資盡國家連歲興師行齎居送按

丁增調廢畝加租瘡痍未瘳呻吟未息更有徵發豈不
速亂在昔唐德宗時稅間架除陌錢比涇原變起百姓
操白梃逐官吏曰自今敢復稅間架陌錢否此今日懷
亂之人心所必至也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與狄
戰國人曰君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此他日遭亂
之人心所必至也臣不勝杞憂方今亂形雖成禍機未
發必欲速弭大亂莫先收拾人心必欲收拾人心莫先
停止採榷徵還中使緊治榷徒曠然與天下更新此大
聖作爲太平景象海內人心所日顒天而求者也上也

即不然而改弊撫按代與征輸則賦額即可無虧窮民
亦得蘇息目前救弊亦其次之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夫
財貨之聚珍寶之玩縱爲可欲比之于四海萬邦祖宗
之所垂金甌大業孰寡孰多往時中使未至則賦有常
經藏有恒積夫孰非皇上之財也而今則商旅不行貨
物不聚私橐盡滿公帑盡虛朝取其三暮失其四孰損
孰益礦額非取諸山澤稅額非得之貿易皆有司加派
于民以包賠之也有司既加之而使者又攫之加征者
有數攫取者無極一林泉竟所餘幾何割股實腹詎能

安飽曰包曰賠何以示後若反是而君不獨富民不獨
貧上下相安公私兩利熙熙乎好義終事矣孰利孰害
泉貨本流行不滯之物有乘除之數夫既拂民情而聚
之又不收民心而守之一朝有變瓊林大盈豈能不發
及今而止猶國之財也孰得孰失臣老誖誠不知國家
大計皇上試以今時之事而徐察當世之人心凡爲士
爲農爲工爲商與宦遊織服內外者無大無小有不如
臣所言者乎即道路往來之人室廬居處之衆入而巷
議出而偶語者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封疆之臣介冑之

士或邊腹憂守變戰者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微獨是訓
礦稅內使如浙江孫隆湖廣杜茂者彼皆不昧其本心
而稱賢者也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夫以當今時勢舉天
下皆知之而亦皆私慮之其爲可以不寒心也而猶可
泄泄乎雖然此諸臣餘唾也臣何故又言之蓋諸臣有
言責而言者憂在其耳目者也有官守而言者憂在其
股體者也猶在外者也臣腹心親密之臣也則憂在內
矣惟在內故分獻分念而媚茲一人者其情爲獨切惟
情切故凡可集衆思廣衆益以宣其抑鬱而効之主上

者自不得不詳不必皆出諸臣口也此前所謂勿欺之
指也惟皇上裁察　疏入帝不納

請明功罪以勵人心疏　萬歷三十年　楊東明

臣惟國家奔走臣民與臣民樂爲國家奔走者有大機
焉曰賞罰是已故士有蹈身家冒矢石棄性命于須臾
者非其愛生之心與人殊也前以利賞後以懼罰其勢
不得自愛耳故王者不出堂序而能得士人死力樹功
邊徼者恃此機也如功罪不明賞罰不當無論當事者
灰心解體而後來者且視爲殷鑒猝有大難誰肯竭心
力自扞文綱哉頃者倭奴狂逞蹂躪朝鮮擄其臣民蠶
其都邑大張聲勢意圖內侵誠天誅所不赦者皇上宏
恤小之仁奮伐暴之勇以經略付宋應昌征勦付李如
松二臣奉命而往遵旨而還論二臣者紛紛靡定頃奉
明旨自今四方多事朝廷之上必須功罪明白方能使
人遠本著吏兵二部會同查議宋應昌李如松是功是
罪從公據實來說欽此是諸臣之參論與明旨之會議
非有成心亦非核功罪之實持賞罰之機而已臣竊思
此事係朝廷勸懲之典係九邊將士觀望之心又當時

事多艱策勵人心之際不爲二臣計當爲國家計也臣
安可徇衆論之同昧獨見之異不揚眉一吐其愚乎謹
按東征之事有失利之罪亦有克敵之功克敵之功大
失利之罪小朝廷用人當存其大略其小錄其功赦其
罪是所謂持大體也檢髮而櫛數米而炊是有司細事
豈傑笑之當朝鮮之畏倭遠遁也所不失者全羅慶尚
兩道耳今一旦舉故土而盡復之將謂朝鮮自取則望
風而逃者必不能完璧而有將謂倭奴自退則力戰而
得者必不肯棄利而歸非麗人之自取非倭奴之自退

則是功也豈一無所屬哉且二臣之功可無論而從征血戰之軍士可不酬其勞乎陣前死敵之幽魂可不恤其後乎不酬其勞不恤其後是朝廷自今以後不欲復使一人如酬其勞如恤其後則寧可念追逐之功而忘發縱之力乎臣反復思之欲不錄敘二臣不可得已然臣亦有以責二臣者二臣亦不得辭焉當應昌既取王京也宜的據情形明報天子如倭果可剿則當部乘勝長驅以成破竹之勢倘勢不能爲則當謂臣力已竭宜別選代庖之將奈何計不出此倭未歸也而詭云盡去

川兵未見殺也而詭云亂民且謂倭往來無常難爲確報夫一確報不能尙可儼然稱經略乎今都人士總不知倭之兵馬若干數目倭之糧餉若何轉輸倭之盤據意欲何爲倭之乞款有何指據遷沈惟敬之遊語執乎行長之游言廟堂不得眞情緣士無由藉手覘全勝之賞忽後事之圖應昌不得辭其責矣如松之從事西寧也臣聞其衝鋒陷陣收退敵之功乘瑕先登建焚巢之績綽有戰將之風矣第賊所掠民間財物甚厚如松悉取爲已有輦載而歸寧夏人皆得言之古大將勾當公

事回還篋中惟圖書衣食者豈若是乎平壤之戰力拔堅城對踏之兵得失相半臣亦爲如松壯也第縱恣我軍掠取朝鮮被慘不異倭人古大將秋毫無犯即取一笠必斬以徇者豈若是乎故謂如松爲戰將則可謂爲廉將則不可謂有戰勝之功則可謂爲節制之兵則不可如松應難置一喙矣臣誠愚謬謂應昌之功宜錄也因其塘報含糊或伏隱瞞姑以薄報其功如松之賞當明也因其兵無紀律貽怨麗人姑以量行其賞其他諸將領諸戰士諸陣亡之卒宜速加精覈厚行賞賚生者

酬其本身死者錄其後裔庶慰前人之忠義又結後日之人心然今之罪二臣者多謂倭奴結聚春汛可虞假封貢成徼倖之功啓釁端貽無窮之禍諸臣遠慮悉屬忠獻臣則謂此當視簡書責望之初情自可爲二臣功罪之斷案非難決之疑也如必欲縱橫釜山俾無噍類驅除一旦杜患百年國家且將自屈其力韓白亦難遽效其能臣恐斬二臣之首無以服二臣之心矣然臣猶有說焉昔趙子弟無尺寸之功而漢高輒捐四千戶之賞誠謂吾不愛爵土則人不愛死生帝王勵世磨鈍機

金在此昔東南倭患之烈至今寒人心膽胡宗憲一舉而平之而卒從吏議身死牢獄豈不冤乎頃者劉綎之發朝廷亦嘗示帶礪之封黃金之賞矣總督葉夢熊壯懷激烈自請平賊賊平之後即一尚書銜吝不肯予委曲閻闒茸賊羽翼卒成內變克滅元兇周國柱之功婦人孺子所知而僅僅世以指揮使國家之待功臣既徒寡恩蓋亦不信之甚矣臣惜豪傑之不為用也今宜急敘東事之功並錄用宗憲之後于夢熊國柱易其封而優敘之更破格以待岩穴瓌奇之士毋若書生拘攣于

毫髮間則海內英雄必有為陛下出而了倭事者矣

疏入得旨吏兵二部一併看議來說

條陳河漕先務疏 萬歷三十年 李頤

臣竊惟祖陵鍾毓兆萬年之鴻基漕渠關四百萬石之大命國家重務孰有踰于此者自去秋黃河南徙陵運俱屬可虞中外共切隱憂延推不一而足詎意臣愚謬叨簡命皇上之所以付託臣者何重且鉅也臣感激天恩兼程赴任假不能負薪荷鍤刻期成功顧心雖欲速而勢難遂成受事之初所可自効者惟有急先務而已敢為皇上陳其梗概河臣久缺簿書填委臣擇緊要者披豁數日即趨鳳陽恭謁皇陵旋至泗州恭謁祖陵朱睹松楸蓊鬱王氣雲蒸臣蹈舞之餘周環相視陵麓之東先年砌有石隄捍禦淮流堅完可恃即去歲蒙牆衝決黃水漫入致河與淮會合經泗州洪澤湖其石隄水痕較之往年尚少二尺臣不勝私喜但蒙牆決口未塞萬一伏秋水發河淮增溢不無可虞防禦之策惟在接築汴隄遏絕黃流障水東行盡由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自洋河為便業經河南撫臣具題檄行該省管河

官議築歸德至永城一帶汴隄二百三十里估用工料銀八萬餘兩暫借本省歲修夫銀分委商邱夏邑等縣管河官鳩夫辦料修築臣抵任之初亦即檄行該道上緊與工勒限完報又鳳陽撫按二臣會題議自宿州界首鋪至本州東關止計長一百餘里內應接築汴隄三十餘里估用銀一千餘兩分派鄰近州縣設處夫役委官部押赴工臣抵任之初即催行知州馬獻圖上緊興築如期報完仍派撥官夫畫地防守此事關保護陵寢急務臣當督同省直管河各官同心戮力竭蹶趨事不

容時刻怠緩者也至于徐邳一帶運道淺澁新運迫期該撫按二臣權宜濟急一併奉題督行該道會同中河郎中李同管河運使運同自徐州鎮口迤邐至宿遷縣磨兒莊倣照閘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閘二座并挑濬河身積蓄汶泗泉流以濟重運估用工料銀二萬八千餘兩于河道銀內撥括支用仍委各州縣掌印官採石辦料臣躬閱各閘俱已鋪底砌石臣又查覈工次分別犒賞嚴行申飭定限閏二月內完工此事關濟運急務臣當督同管河各官如期竣事不容時刻愓誤者也又

開泇河備運屢經言官建議未有僉旨查前任河臣劉開韓莊渠一帶分洩湖水續因黃河遷徙運道爲梗分委中河郎中督同運使運同等通行濬闢業已成河第中間間多淺狹且有微山未竟之功湖水散漫牽挽艱難必開黃泥灣支渠方爲穩便估計工料約用銀十六七萬兩庶奏完績臣因謁陵之便率同司道各官親歷查勘此亦必不可已之役惟是運期已迫費鉅工難未敢遽次舉事須俟閘工完畢糧運盛行之時臣當酌撥徭夫將淺狹處所隨宜疏濬并建土壩草閘節蓄湖水

撥派輕便糧艘分道並進亦可免于擠塞稽遲此備運之一策臣當次第舉行以竟成緒者也臣又惟黃河南徙乃年來非常之變前項工程不過救一時之急必須上築決口下疏故道斯爲永賴完計第決口三百餘丈河流湍急遽難塡塞故道三百餘里淤爲平陸遽難開挑近據省直司道會勘約估錢糧非百餘萬人夫非十數萬不克濟事工費浩繁臣一人之見未敢輕議現今會同河南山東直隸撫按督率各該司道及管河官親詣彼處覆勘會議另行題請外惟是水性就下即古之

善治水者不過因其勢而利導之未敢與之爭利也今河流已趨下而南必欲障而東之是搏之過顙激之在山即使神禹復生亦難于旦夕之間奏平成之績臣何人斯而可若斯亟也先經科臣疏議河臣之任宜先爲隄防挑濬以爲目前祖陵明歲新運之計繼殫力挑濬黃河故道通運長策以爲日後經久之圖蓋預計及此而先得臣心之所同然矣臣自受事以來虛心諮訪親身相度甚愧臣之才力審目前之時勢窮日繼夜僅僅辦此幸而有濟亦不過因人成事何敢言功惟是沭隄

增修而新土未必堅實恐難禦排山之勢閘座增建而黃水業已斷流難保無膠舟之患迦河備運而濟河支渠未開不免虞風波之險臣一念及此不覺心悸股慄寢食俱廢幸賴皇上純孝格天至誠感神河伯効靈支祁遁跡祖陵自奠磐石之安漕渠自成完璧之運此臣所恃無恐而鼓舞精神以從事焉者也　疏入帝從之

劾內監路辱大臣疏萬歷三十年　湯兆京

臣備員法從巡視西城凡有作奸犯科例得露章參劾況有壞法亂紀之尤在臣巡視之地而敢默不上聞乎

伏見掌翰林院教習庶吉士禮部侍郎敖文禎于宣武門過內監三人馳馬直過肩輿因怒詬柄驚馬命衆猝肩毆打從人文禎走避四旁內監郭成家復擁過辱詈嗔成救護及錦衣衛差人勸解亦肆毆打當時萬目聚覩莫不咨嗟嘆息謂爲耳目所未經夫卿貳乃天子股肱重臣城門乃輦轂咫尺禁地蕞爾諸璫乃敢于白晝大都之中挫辱朝廷重臣目中寧復有皇上乎宮中府中總是王臣原無彼此大臣小臣自有階級難容僭亂若使內臣而可以虐外臣小臣而可以詬大臣則紀綱一敗萬事瓦裂天下何由而知天子之尊皇上何恃而操臂指之勢陛無級廉近地卑賈誼所爲長太息也昔漢文帝中庸之主申屠嘉節俠之臣尚能檄召鄧通廷辱流血豈以盛明之世而容陵虐之璫皇上嚬笑不假于左右威權不貸于督御中外莫不聞知而三璫獨敢跳梁正所謂極惡窮兇怙終罔悛者臣職在擊邪義不與之同朝第敢據實上聞至于三人姓名則既打之後馳馬直入內府外人不敢詰亦不敢問伏乞皇上責令司禮監查實的名敕下法司究擬上請庶舉朝士氣得伸

四方觀望頓肅臣愚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這奸兇內官著司禮監查實的名重加處治來說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三

議開泇河疏 萬曆三十一年 李化龍

臣看得河入中原以湍流挾淺上潰溢四出所至則靡從古以為患矣迄于今日施治九難蓋南虞陵北虞運水性無常勢不能必出中道人力爭之互有勝負堵塞挑濬歲以為常所謂勞費無已數逢其害者也臣自肩事以來于沿河上下方數千里逐一周視下淮徐觀兩瀆之合流上鳳泗望二陵之佳氣乘舟而遊沛城之中逆流而溯泱口以上出蕭碭經隋儀過東長入曹單四

之猶陸工賑水勢詢之故老咨之士人乃始知河勢之大凡而得施工之次第也茲謹會同鳳陽撫臣李三才按臣高攀桂鹽臣蔣以化山東撫臣黃克纘按臣嚴一鵬議得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為符離河為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

遞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陵然有隋隄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隄護其下于陵無害也第其北抵于山南近于淮倘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泗泗之患上及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淺澀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隄隄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為路壞非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

則不南不北既遠于陵亦濟于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前督臣排眾議而斷之獨合三省以興茲役亦謂得算假令不惜大費必竟全功一勞永逸豈不休哉乃以資用乏工程減以故狂瀾已迴下流復溢陵麓雖云亢爽運道尚在梗塞蓋所得已多直全利未收耳然則為今日計守行隄開泇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惟是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為疑乃臣則以為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泗

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隄壞
而無以過縴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閘而運不借河有水
無水第任之耳疏瀹排決皆無虞矣善一黃河者運河
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
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
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
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
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
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根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

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想已善三先年
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前督
朱衡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
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
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
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
募行而窮民不苦于賠窮民且得以養存旅而役興麥
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即國計無
裨計猶且爲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

之爲害也運入泇河而安流逆派早暮無妨過洪之禁
可弛㸙罰之累可免即運軍不至以剝蓄失事所全多
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遂恣横流而泗鳳泗
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
也彼直爲民禦災而若此矣仰況乎爲陵捍患其何防
之敢疎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
其索莫荒涼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
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溺于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
遷聞泇河之役且刺心疾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蟻赴火

蠅趨膻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
魚悔之晩矣泇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
泇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
高土而居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爲魚者少此爲曲突
徙薪于徐而出之阽陷阱者也無疑者二故泇河之
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至其分工則自李家巷
至劉昌莊全挑新河八里建閘一座該夏鎮郎中梅守
相淮徐道副使劉大文督率徐屬河防運同許一誠徐
州知州張執管理劉昌莊至萬家莊計長八十一里內

除韓莊等處二十里六分舊渠免挑外該全挑新河一十六里濬舊河四十四里四分建閘一座滚水壩一座築隄二十七里該夏鎮郎中梅守相濟寧道副使傅良諫督率兖州府運河同知汪兆龍清軍同知劉師朱滕縣知縣張鵬翼嶧縣知縣淩志魁管理萬家莊至黃林莊計長四十里内濬舊河三十八里三分全挑新河一里一分建閘三座又分直河工内王市東全挑新河三十里該南旺主事沈孚先帶管兖東分巡道副使陳簡督率兖州府管張秋河通判許仲壂沂州知州王許贊

縣知縣董三褄郯城縣知縣陳發生管理黃林莊至直河出口計長一百三十一里内除梁城紀家田家集其七十里舊河深闊免挑並王市東新河三十里派山東助挑外實濬舊河四里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滚水壩五座該中河郎中劉不息淮徐道副使劉大文督率邳宿河防同知許從坤揚州府管河通判趙性粹邳州知州周世臣管理其單縣幫修大行隄北面土工長六十九里南面護埽長二十四里該兖西道參政來三聘濟寧道副使傅良諫督率兖州

府帶管黃河通判許重壂曹縣知縣成伯龍單縣知縣屈允高管理以上五工總責成漕河道按察使汪可受會同司道提調往來稽覈其合行事宜則據司道府縣會議共十三款臣當以次徑行無容瑣瀆大抵河之所來蕩析沈淩爲害非常河之所去膏腴肥美爲利亦非常年來拮据無已北徙之南南移之北河之害一治河之害十河之害有補治河之害無補河之害止在沿河兩岸方數百里治河之害且漫衍直省方數千里不止矣總之先年止恐傷運使河不得北近且又恐傷陵使

河不得南南北迫隘幾無藏身之所蓋微獨民苦即河亦苦之矣迦河既成運已不借河河復不近陵臣以爲自此以後但北守太行隄南守隋隄中間蕭碭豐沛城郭所在各高起隄防以自救任河游衍聽與于其中每年相度水行何方但蠲其租入而賑以銀穀計費且不及治河之一二而他所省且復不貲此爲不治而得其大者也惟是河近北隄終有齧隄梗運之虞則請以俟來歲儲其時和年豐而民可使耶則無難大挑濁河以開中路不俾一勞足收長利儲其天災人害而民難用

耶則不妨死守行隄以救目前雖之遠略亦弭近憂至
于司道所稱泇河下流由馮頭集經落馬湖北岸至宿
遷盡避黃河諸險事亦可行當爲後圖儻異日財力有
餘再舉此役則運道所經黃河者不過入海二百里之
安流耳彼其強弩之末力何能爲斯亦國家之上事已
除將應開應濬河道地里繪圖貼說明白另封進呈聖
覽外緣係決河驟挽非易運道艱阻可虞懇乞聖明俯
從末議亟開泇河酌濬故道以濟新運以拯災民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　疏入得旨該部知道

遵旨備陳河工疏萬曆三十二年　李化龍

臣看得河自去年決蘇家莊入昭陽湖穿夏鎮以南之
漕渠壞南陽以下之運隄而魚濟一帶且覆于鄒此其
不可不治也明矣故臣議開泇不已復議保隄保隄不
已仍議分黃蓋謂併力于隄則隄一決而全河北勢恐
至于穿漕兼以分黃則隄縱決而水已分自不至于害
運蓋臣之分黃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比新河放水
旬日之間衝刷倍于原挑分水已及五分臣計河勢已
成因而塞之使全河南行則不直南陽之漕隄可治卽

李家口之運道可清一了百了矣蓋臣之塞決祛民災
也亦以保運道也當其時使臣得力督于上諸臣皆併
力于下夫料如雲春錮如雨埽急逼水水急刷河半借
水力半借人力將月之間築埽塞決苟幸竣事申嚴北
岸三隄之守使其游衍于蕭碭百里之間何全河之不
容何全害之不可去哉不意臣以家難不能督工諸臣
以臣不在工各有懈志遂至以衆爲政百不如法物力
不齊工程不速挑淤不淨守隄不堅始以張秋莊之淺
終以單縣隄之決水落河淤塞終難就工遂爲不了之

工局又爲不結之局矣當其分水自七月之終以至九
月之初自退滔滔分流南下卽決隄以後水猶匯湖而
下上灘無多魚臺城池南陽運道居然無恙而環豐城
以達于沛境已得平土而居之自非澴有所分何以害
僅止此則分黃之于保運固未爲無補未爲非策也惟
是河行隄北終非久計再淤再徙害且叵測臣不得不
爲漸不可長時不可失之請而陛下且有經畫料理以
待新臣之命矣臣莽迷草土何宜復預河事而時已入
冬不敢不移檄責成以俟後來今據諸臣會議若謂塞

決之工雖及強半而全河之淤已減初形且時入冬水已落矣無復衝刷之勢矣不挑而塞則有逆行之患即小挑而塞亦有別決之虞且議河者最難盡一防河者最易推諉若關河不大將來數百里之間一隄失守且借口自解矣故不得不議大挑也議錢糧則以四十萬議入夫則以二十萬初議請之內帑又以為不得已之計蓋知左藏之儲非可以幸得也再議復河夫之額倣助夫之例又以為民窮財盡非所忍言蓋知災疲之民非可以重困也于是不得已而較量于行運之難易更

以治泇為緊著若將以緩急分先後者夫今黃河起溜回空糧船及官民船隻又皆由泇以行然皆由連汪湖出口耳明春黃更溜湖且涸則無泇眞是無漕矣故直河改挑支渠也王市添砌石閘也大泛口之治溜彭家口之治淺也眞急工之不可緩者臣已檄行司道劉不息梅守相汪可受卜汝粱等分工併作矣不寧惟是即南陽連隄臣亦檄行司道李之藻傅艮諫等勘估修整矣備諸臣各暨厥心力年內外竣事則明年運事尚不至于無漕總之所難仍在黃河之工耳蓋黃河者臣難

之新臣亦難之何以言臣之難也夫錢糧至四十萬人夫至二十萬亦謂非常之原矣臣即經畫料理千百其方終不能離喪次而之河濱也今尚未有指處然縱使有處何以興工夫目不親為閱視儻一有錯誤則四十萬金皆虛費矣身不親為彈壓儻一有譟呼則二十萬衆皆仇讎矣興工至此害豈但河故曰臣之難也何以言新臣之難也夫治河者蒐度于野集議于衆移文于遠請事于朝冬初而作春盡而能乃為及時乃不廢事今臣已不能出門一步矣時已入冬行且及春新臣此

時倘未點用何時視事何時閱河何時議工何時請錢糧何時集夫役蓋冬前不至則大挑已無及春前不至即分水亦不能故曰新臣之難也夫不獨黃河之難也即運河之工業已紛紛制作矣而總河之臣不一經目不一措足羣情何以鼓舞人心得毋怠玩儻至誤事便是無漕故運河之難也與黃河一也總之以臣尸居其間而新臣不至耳故臣不得不為經畫不為料理以仰副九重之命臣又不得不備述其難急為之請以免愆誤兩河之工儻新臣以此時用以年內至亟為相度早

行陳請或夫料湊手急大挑以回狂瀾于既倒也則一勞永逸尚可以收平成之效于目前或時日無及姑分督以俟水勢之自定也則休養生息亦可以需子來之勸于後日不然就延日久玩愒愈深豈惟黃河無底定之期卽運河亦難保無稽遲之患矣爲此據實上請伏乞皇上亟黜新臣早來視事並乞敕下工部覆請將目前現做工程責成該管司道上緊督做如致誤事責各有歸則河事幸甚臣幸甚　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時政疏　萬曆三十四年　沈鯉

臣屢疏乞休未蒙俞允柴然一軀病伏牀褥感時觸事不勝憂國之念將終緘而不言則恐一旦長畢目且不瞑故昧死一言然猶囁嚅累日而後敢出諸口也何以故臣老臣也事在可緩必不敢輕易進言以自取周章之議又帷幄親密之臣也言在可已尤不敢激昂立論以輕擾君父之心惟臣今所處之地乃關繫民生休戚國家理亂而又適際中流急波之時夫是以寧逆人主之顏而不敢緘默取容爲燕雀處堂之安也請敬陳之

臣聞治天下者貴審勢今天下時勢何如哉天變于上人離于下駸駸乎有亂之形矣不及今尚可爲之時而主臣一意百倍厲精將朝廷號令政事力加整頓何由易危而爲安轉亂而爲治譬諸醫之治病而遇十分虛損之人非以十全大補之劑不能有起死回生之效也乃今猶泄泄然視之而徐徐焉圖之者豈以天下本無事而臣言不足信乎臣老誖誠不足與慮天下事其言誠無足采取也而在朝則文武諸官亦盡懷杞人漆室之憂不但臣也在國則農工商賈與庠序學校之士出議于巷入議于室者又不止朝臣也卽在採權中使亦

尚有五六老成不忍見民間疾苦者茲所謂左右近臣不比于外廷疏遠也在勳貴戚畹與國同休其憂國視常人更切也在藩服則又有天潢之派以山河帶礪之盟而欲傳百千萬世與天壤無極者茲所謂同姓一家又不比于勳戚異姓也皇上試以其兼聽並觀之心而倣古設鐸建鞀之意或顯詔以求直言或密察以觀輿論詎不皆與臣之憂道臣之辭乎卽口語不能皆一直婉或有不同其孰敢保天下終無事乎夫內外臣民人人皆有變亂之心而備亂猶可不亟乎猶可不申嚴號

令以振作積玩之人心猶可持諸司章奏留中不發發
而不以常期乎猶可使諸司當事之臣日有補牘之繁
人有掣肘之苦而不得自舉其職乎猶可使中外衙門
無處不有缺官無官不是權臂而[illegible]以慢令致期誤民
誤事乎猶可使海內賢才一一皆老死林下而見謂無
仁賢之國乎猶可不照常行取補足臺諫以自廣大其
聰明乎猶可使天地不交股肱失職如日行陰霧中而
不見陽光如常處嚴冬時而不行春令乎蓋自古變國
之臣未亂而言無其形也常苦于言之不聽既亂而言

形已成矣又苦于聽之無及夫與其聽之無及也則寧
備而不用乎昔唐德宗時海內殷富天下宴然過今遠
甚一朝變起遂至乘輿播遷幾不保其宗社此建中四
年十月幸奉天事及廣德元年十月幸陝州事也一屆
卷可知矣唐以前宋以後覆轍相尋有甚于此者臣不
敢歷歷言之矣夫天下皆知其將亂而至尊居九重之
上不見不聞臣實有不忍者故輒敢盡言之語云賜不
幸言而中臣惟願所言之不中不願其多言而偶中也
蓋臣既不能借青蒲一膝之地以吐其一腔忠赤又不

能剖心自明而所憑惟紙上陳言倘天鑒終不可回臣
終亦無目可瞑矣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疏入帝不
納

請召還言事諸臣疏 萬歷三十四年 姜士昌

臣竊見大學士沈一貫沈鯉相繼去國輿論無不快一
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
居貞士與己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
諸臣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
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

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鯉輩老成之彥小有同異
亦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于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
于恣所欲為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
于己所欲用所欲為者又無不可資力而得志所不欲
者輒流謫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
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
賢効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既歸貲財如山金玉
堆積鯉家徒壁立貧無餘貲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
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非皇上聖明幾至大誤臣

以為輔臣若一貫憸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纓一貫之賢奸為皇上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讎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黜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趣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

亦亟宜召復以為盡忠發奸者之勸至于他臣以彌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皇上于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為不然皇上初嘗罷傅應禎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脈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召魏允貞李三才黃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蕭基陳鳴岡饒伸郭實諸壽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曾李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衛等于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戍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謫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為輔臣者可不鑒于此哉　疏入帝怒鐫士昌秩

乞休第二疏萬曆三十六年　葉向高

臣謹奏竊惟臣求去之意誠以受事數月莫展一籌政本何地輔弼何官而可汶汶容容苟且度日反覆思維不能安處下情未伸愈增鬱結憂愁困苦生意槁然即欲扶病入直而幾務方殷萬難展布銓臣問臣曰庶官曠矣職何以修計臣問臣曰邊軍譟矣餉何以處臺臣問臣曰憲署空矣要緊各差急何以應諸如此類臣皆不能置對身居此地當任此責即臣自忖自思亦不能自恕而敢望天下之恕臣乎人情有所冀而不得必有

後言夠合天下如焦如焚之心舉天下至危至急之事盡責之臣等而臣等實無以剖疑端一啓則猜度滋多悠悠之談何所不至今同官既已堅臥而欲使臣以孑然之身當四海九州之望顧影無侶呼天無門臣誠莫知其死所矣功名富貴臣已灰心報主酬知臣待來世惟望皇上哀臣憐臣亟賜臣歸臣卽身先朝露敢忘聖恩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疏入得旨方今國家時事多艱正賴卿協贊匡濟豈可遽然求去宜卽出入閣辦事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乞振朝綱疏萬曆三十六年　周起元

臣仰惟皇上臨御以來英明果毅一號一令悉稟裁奪自以爲無太阿倒持魋綱失馭之病矣近以靜攝日久百凡庶政有漸流于下移而莫覺者夫蔽明之奸行于下而不覺之名歸吾君甚可痛也臣不敢濫引譬以二三時事諸臣所焦舌而陳者申之近者賢令李嗣善棠驛人人加額至若滿朝薦等救萬人之命功在嗣善上而梁永等戕萬人之命罪又浮于馮進朝乃嗣善獲宥而朝薦長囚則以進朝而波及嗣善也罪閹不付廷理是以恩綸垂涣而中寢也則朝薦等之不獲宥蓋皇上之左右幽禁之也然而禁貝令之名則皇上受之矣舊制駙馬體統甚隆今駙馬冉興讓以被辱逃已蒙顯罰顧婦寺孖牟未聞重創公主不能以保其夫天子不能以庇其女煬竈傳奸其何疑焉是興讓之覆冤莫照蓋皇上之左右壅抑之也然而辱戚臣之名則皇上受之矣今以四海之蓄加以礦稅之括入三殿簡樓久乖龍見之期累年不得報竣何也良由大工未竣盈脊家于是食璫家于是稅使又幾幸以免掣而家于是乃別立

一種忌諱邪說以默聳而逗遛是工役之不得早竣輸矣也皇上之左右因此以爲利也然而廢朝常之名則皇上受之矣放棄諸臣批鱗者不罪觸權者永錮竊窺皇上原無成心第廢臣鯁直之性多爲奸璫所恨在廷一二宵小圖報效于權門者又從而媒蘖焉是以有僞學之牘有說事之單大察有林下黨人之款又慮臺省中爲之發憤而明其不然則先設依傍之名目以震懾之甚且造爲蜚語曰做選時某人推轂某欲科卽科欲道卽道不惟布之道路且明告君父使人憂讒畏譏不

敢昌言明雪而護持正人者日益寡一任彼摧殘踩躪莫敢誰何而後愉快又廣爲之挑怨一切不得于輿評者皆歸其禍始于草野曰是某林下所構害也如湯賓尹事未發時徐兆魁且論爲之疏曰東林所以逆折賓尹者其跡已見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是以怨毒益勝而忌且怒之者日益衆護持既寡忌怒又衆即大小臣工虛心旁觀者漸至熒聽且咎諸賢之不隱彌戢羽而爲此孤憤也是以正勢漸孤又有奸人陰通于禁中安排謗訕而中止之是廢臣之不獲賜環也蓋皇上之左右

挨過而沈淪之也然而錮忠良之名則皇上受之矣此數者皆叔季苟且之紕政非熙朝所宜見也皇上清夜思維必不願彼此名今皆冒而行之昭之臣庶垂之史冊天下後世以皇上爲何如主然實非皇上之本情由左右近習爲構鬬或于酣樂之餘爲有心之蒙蔽或以閒暇之際爲無心之簸弄歲月浸淫落其術中而不覺久之且習爲故然矣伏乞皇上收攬乾綱釋滿朝薦等于囹圄加楊應吉等以刑治大役立限報竣淹滯盡賜振拔此不過頃刻一轉念而叔季紕政變而爲熙朝盛事天下後世稱爲君誼辟必歸皇上矣臣一念樸忠忘其忌諱補牘陳言仰垂清覽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宮僚徑去揭萬歷三十七年　葉向高

臣伏見左春坊庶子馮有經以被言求去二十九疏未蒙批發遂于昨日申時具本親詣文華門叩辭將坊印送至閣中臣不敢受有經留印而去臣不得不爲奏聞竊念臣子進退當候君命近者挂冠徑去者已多雖明旨森嚴加以重罰終不能禁此在諸臣之罪信無所逃

矣但杜門經歲哀請頻煩九閽茫然終無一報固從來未有之事也進既不可退又不能拘縶羈維無所控訴亦從來未有之苦也古稱人君之德曰使臣以禮曰體羣臣今日諸臣望皇上之體之者切矣皇上一爲處分使得以禮進退是諸臣之幸也不然彼窮迫無聊自甘從罪臣子不足惜而其如國家之體何哉夫功名爵祿人情所甚愛潔身勇退人情所甚難今使人棄其所甚愛而就其所甚難則亦足以觀世道矣伏望省覽至于馮有經之送印辭官併望聖裁非臣所敢擬也　奏入

帝不納

請革解納白糧積弊疏萬曆二十九年　　徐必達

臣于十月十四日接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惟任揭爲江南重役未蘇上方玉食難緩懇乞特申功令以恤民艱以便漕運事內言東南小民解納白糧之苦詳且悉矣臣詳讀而細分析之內有屬于起運之弊者則漕臣得而禁之如大戶派兌有官戶之拖賴搖榜驗包有官役之需索雇覔船隻有船人之攬騙告領水脚有吏書之扣剋及押運官之索騙渡江過淮之遲延皆漕運

御史所能查禁者卽張惟任所謂處置調停立法革蠹無敢煩瀆議者也又有屬于收米之弊臣寺得而禁之如廠倉之堆垛倉役之勒索撥運之假籍使費之侵耗則臣寺管倉之卿丞皆能查禁者亦無敢煩瀆議者也至于軍先民後之故套皇店皇木及黃馬水殿官座等船之挾詐淮安通州盤驗之阻滯索土宜索常例講鋪墊講耗增攙金盜木之陋習則漕臣難以施其禁臣寺不得預其事不得不仰懇天威而嚴爲禁革何也軍先民後朝廷原無此令原因軍糧船九千餘隻其勢盛也人衆白糧船不過數百其人少其勢弱以衆欺寡以強欺弱勢所必致且軍官武猛多縱容軍卒以圖索騙遂成故套不知白糧乃玉食之供各宮之膳其視軍儲之糧尊卑輕重蓋天淵矣安可以軍糧船而先于白糧船乎皇店皇木黃馬水殿官座等船雖皆屬于朝廷而所載貨物不甚多原與白糧船重載不同且河路狹窄止此一線之水彼偶船運木皆驕夫悍卒藉屬朝廷爲言上用不容白糧船先行必需索重賄方許其行一近其船卽稱磕損勒要賠補小民唯唯不敢申訴此挾詐之

所由興也淮安通州皆關隘之所恐有夾帶向許盤驗但官不自驗委之下吏巡攔之夫明知其無夾帶必需索足願方放過關此阻滯之所由病也至于索土宜索常例講鋪墊講耗增加二加三聞各倉屬于北門者有之而非臣寺諸倉之弊此四寺之弊皆漕運御史之所不及禁臣寺之所不能知惟仰天威赫然嚴示白糧船乃上供玉食宜先于軍糧船不許軍糧船壓之在後仍行漕運御史製成憲牌上刻奉旨白糧船在前軍糧船在後不許攙越違者重治數字無論軍民船隻各立牌

一面則各船官軍方知畏憚而不敢仍稱軍先民後之
故習矣皇店之貨皇木之牌皆非重載速行之差不許
阻當白糧船如有阻當許漕運御史及地方撫按官拏
究則挾詐之弊可塞淮安通州二關驗得白糧船無夾
帶即便放行不許就延時刻仍嚴行戶部轉行各關部
臣禁戢下役毋得指稱查驗刁詐留難或以白糧船既
載糧米難以夾帶亦可免其盤驗則阻滯之患可免至
于北門收米人役如有索常例講鋪墊等弊許運糧人
等訴告于巡視衙門參提重治則騙害之端可息此皆
御選明臣奏議 卷四 吳舒楳校
仰仗皇上之威靈獨斷而非臣等所能爲力者也又照
得軍運之船必待舊運船回方能兌新運之米若民運
之船則在在皆有人人可雇不必借于舊船而吏書作
奸通同經紀埠頭受人囑託豫指某人之船受其雇值
利爲己有及至兌米船尚未到即欲追退其值而託辭
趕船掉臂逃走矣一縣之內一船未到別船俱不得行
一府之中一縣未完別縣俱不得發此起運之所以遲
而軍船或得以爭先也近見張惟任牌行有白糧府縣
以雇覓船隻俱要見船立約交銀裝載勿許吏書積棍

把持作奸指處舟而延風害違定限以誤運期如有仍
前積竊該縣不時揭報以憑拏治吏書坐贓究革等因
誠得革弊之源速運之要以後郡縣永永遵守一應白
糧船俱限于十二月內發運則軍糧船俱在後不得與
之相爭自無阻滯之患張惟任所謂橫舟黃流望洋無
策覆溺虞危近寒守凍買車推輓撥運狼籍之弊無自
而有矣其巡漕御史尤當先一年內八月間即領敕出
城料理運事斯來歲不患乎倉猝而難措此則先時而
執其機不惟民運可早而軍運亦可早而過淮不出三
御選明臣奏議 卷四 吳舒楳校
四月之外矣此又在于都察院之早題請而皇上之早
俞允也蓋一遠而萬事俱遠者也又查得軍運船回空
其遲速責在押運把總與各衛指揮千百戶今則收糧
一完繳有薦疏各官即輕騎先歸而回空之船任其優
游于天津淮德之間貨梳鬻以求朝夕而聽其船之沈
于泥沙且并其板而賣之船既不回糧何由兌須嚴責
運糧官押令空船俱到方許回家換班不則仍行參究
庶乎空船得以早回而新運不致誤事總之惟漕運御
史早出國門則軍民之糧均得早兌此又探本之論先

事之要領也　疏入得旨戶部知道

乞裁藩邸求請疏 萬曆四十年　周起元

臣接邸報見福王一本為比例懇乞賜給鹽井茶銀奉
聖旨著查照潞王例行該部知道欽此臣竊嘆福藩之
拙于自謀陛下之薄于愛子也陛下以天下為家未有
不保其民而保其子者福藩之所為恣恩寵而算錙銖
者亦既不遺餘力而攘利矣猶覬及四川之鹽井乎試
思今日四川如何景象乎播土征魂尚作春閨之夢建
昌戍血復染瘴草之煙水西伏戎時虞跋扈之形聚豕

入苦每懷走壙之想蜀固瘠國也天未厭禍又剝利以
佐災無乃不可乎頃者皇太后遺詔蒙陛下推廣孝思
加惠四海維時二三老臣曾莅蜀者力陳鹽課之累是
以恩詔鹽井有課無井者著撫按官議豁蜀人方引領
望澤而可頓虧德意乎夫陵谷尚遷徙無常鹽水歷幾
時而盈竭異又歷幾時而鹹淡異非永永潴于不涸之
源也井敗課存竈戶之賠納不堪相率棄業逃亡矣賦
額且不能取盈往往派賠州郡以足京邊之需彼土之
官自撫按而下莫不計窮于捉襟而術窮于借餉矣潞

府之例舊稱難支福藩之富無容再益前者求開鹽
个者復求鹽課長此不已意欲何極將扣之額徵之內
乎抑增之額徵之外乎扣之則軍國餽餉之需歲有常
數不可虧縮也增之則巴蜀罷敝之餘倍算加繹又必
不能輸應也況陛下眾子神孫振振方興今日引潞藩
以為例他日必有引福藩以為例者陛下又將同之以
能為賜乎抑異之而靳其子乎異之則等屬天潢之派
未可厚薄視也同之則盡括惟正之供又未必足為宗
室贍也臣竊謂福藩之提規此請也于殖貨則利于德

義則悖陛下之沾沾此愛也于私情則牽于法制則違
夫堯舜之家常有餘饒兼并之室日懼不給何者奢儉
之致異也計福藩所入不為不厚矣以好善為樂則保
有令名以節嗇為寶則永不乏匱陛下何不裁之以義
教之以儉俾知國家有一定之賦分封無濫乞之規事
必師古法以制情不以反汗為嫌收回成命則福藩沐
皇上之慈愛更倍于錫予之恩其為子孫黎民之利不
亦溥乎臣又有請焉一人作法天下之則也涼貪之弊
其應不爽陛下年來務媢聚而廣誅求藩王象之又何

貢焉願皇上下明制遵太樸愛人力惜國用爲散財發粟之仁捐貨利之私行見風聲一倡臣庶景從天子不言有無而諸侯王敢于言多寡者未之有也此躬行之效身教之說陛下誠能俯採臣言翻然更始則薄海內外咸仰聖明毓德于青宮者將習睹節用之規而消欲賄之萌況屏翰于列藩者其敢聽宵小之謀而恣無厭之請哉臣區區上陳不勝屏息待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劾稅監高寀疏萬曆四十一年　周起元

臣謹奏福建稅監高寀素行貪殘甚于別璫歷年海商一切貨重美麗奇巧之珍百入于寀與參隨未必一貢于朝廷臣生長其地耳而目之久矣谿壑既盈虐聲久著不意益肆鴟張大開狠噬齕削鬬閧殫膏竭髓皇上取用各項物料卽一草一木莫不按數于值而寀刻剝樓船連舸接艫揭百尺之桅檣窮雕飾之極麗所取物料桀欲白沒彼市舶貿易之夫挾貲幾何令一旦盡付烏有誰能甘之相率控取自無足怪何乃簡梟雄以作威倳利兵而相向揮刀戕二十餘人又放火延燒二十餘家越日披堅執銳統率驍騎乘守衛之偶撤徑弄兵于轅門撫臣袁一驥節制一方寀不能遂其蝎浮之貪夙懷忿憤按劒要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拼虎鬚以解厄寀復留而要盟皇上試思從來稅璫最貪最狠最毒如高淮梁永陳奉孫朝楊榮輩曾有殺人放火節鉞要留方面如寀之大逆不道者乎臣讀撫按疏揭參以鄉人見聞不覺髮指而繼之以痛哭也近者邢洪持兵器于禁地盧受假狐威于票擬皆漫不處分今寀又見台矣所當亟行兩觀之誅用雪萬民之忿非僅撤回

械鎖可以了事者臣聞省會人情洶洶莫不欲得寀而甘心焉賴巡方與在事諸臣安輯撫綏幸未告變臣恐防川不決決必滔天宿火不發發必燎原萬一戈矛起于肘腋海濱因而搖動倭夷乘以生心寀粉骨不足惜皇上豈善爲社稷計乎寀之言曰多進孝順便可保全首領寀以累年之括搜挾百萬益藏出其珍玩綺縠歌舞角觝享用作樂之剩貲可以結左右之歡而及于寬政倘一遂其奸是皇上不惜太阿之重而僅易此阿堵也示之臣庶昭之史冊虧累令名豈淺鮮哉　疏入帝

不納

劾三黨疏萬歷四十一年　李朴

臣惟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覺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于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

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爲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亓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爲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爲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贓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姦如韓敬趙時用輩如趙興邦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寃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姦然後斬諸姦以謝天下宗社幸甚　疏入帝心善之會葉向高方從哲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四

乞休第六十一疏萬曆四十二年　葉向高

臣謹奏竊臣八載備員孤蹤獨立荷蒙皇上寵眷恩私隆天重地近世所無言雖不盡用而不可謂不用事雖不盡行而不可謂不行人言愈起而信任愈深求去愈殷而慰留愈切君父之于臣子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臣私衷感刻莫口不能宣筆不能寫千生萬生變爲犬馬以報皇上猶不能報也茲當萬壽聖節臣杜門日久本不宜靦顔復出但情不能已于今早勉强同臣從哲

詣仁德門叩賀禮畢之後臣念自此永無再到宮門之日謹再五拜三叩頭一以謝皇上累年養育之厚恩一以伸微臣遠離闕廷之私念伏望皇上察臣微誠成臣素志更勿以溫旨留臣卽賜俞旨放臣歸去使天下人知今日朝中尙有奉旨去國之大臣而臣之蒙恩于皇上終始不替如此君臣上下皆有光彩何幸如之臣謹于私寓恭候數日至于不得已而效尤二臣是臣之罪而非臣之得已也臣不勝冒昧懇切惶悚之至　疏入得旨覽卿奏求去愈切情詞愈苦朕心惻然不寧但閣務繁重豈從哲一人所能獨理少待新輔道南至日卽准卿去以遂雅懷卿旣念朕恩當思終始圖報且八年勞苦何惜數月勉留若效尤徑行不候朕命旣非卿從來忠愛之義將貽朕以恩禮不篤倚毗輔臣之名卿心忍乎尙體朕懇至之情毋得再有陳奏該部知道

劾璫辱官剝民疏萬曆四十二年　王紀

臣看得驛遞之設原以供命使之往來非以供寺人之魚肉自中使四出而驛遞之膏血盡矣孰意又有狂悖不法如李永其人者按永不過一掃除賤役耳豈得押

解一差鳩聚四方亡命大逞聲勢擅作威福懸挂龍旗妄僭天子之儀仗僞造印信竊弄人主之大權攜帑以至千餘得銀豈止萬計惟圖夾帶以射利罔顧明禁之叠頒至甚陵轢署官搶奪縣印勒金取贖則與强盗剽掠者何異墩鎖驛夫非刑吊打借銀赴救則與暴寇殘虐者何殊蓋廣文卑秩也猶是朝廷之命官驛夫賤隸也誰非朝廷之赤子一旦横被李永吞噬至此眞貂璫中之豺狼人面而獸心者也目今瘡痍之國人心驚懼若不誅一永以謝天下則後之爲永者將不知其幾而

迢遞千里其橫遭剝削荼毒之苦又不知其幾千萬家也至于把總金廷貴指揮楊惠楊應吉身奉公委藐視刑章助桀行兇敢造逆天之冤業如虎傅翼大張食人之爪牙貪殘毀常法律何逭神棍崔晃吾陶在川劉尧子等流毒肆虐藉勢詐財歷訊已明誼宜漏網除臣等移咨南京兵部先將金廷貴崔晃吾等提問正法另行奏請外伏乞皇上垂憐郊圻重地疲驛苦情敕下法司將李水嚴拏究問依律追贓庶刁鋸餘人上不敢輕蔑天憲下不至播惡小民而窮困驛遞亦可以稍寧矣爲此具本謹題　疏入帝不納

劾趙煥疏萬曆四十二年　周起元

臣惟皇上御極以來于言官獻替雖罕採納而輒多優容惟獨權與近臣姦者其敗不旋踵其錮終身忠臣義士扼腕久矣謹按吏部尚書趙煥斲喪大節難以縷陳今營據要地結權璫而招黨與逐總憲而傾善良借事誅鋤兇險狠惡近日倒推孫振基等三臣皆罹其異已一時芟盡此三臣者非有玷官常干清議而獲罪于皇上也特以議論異同居恒建白詞多與趙煥相觸犯煥

恐終不利于己而急修嫌怨豫爲翦除以儳侍長竊柄耳例推一事明旨令科院從公擬議而趙煥獨擅雌黃略無顧忌是煥之權尊于皇上也乃悖然以職掌爲爭則吏部侍郎方從哲不由會推徑資躐進顧未聞敢爭執半語何其葸縮于大臣而狠毒于小臣也饒應鼇起廢籍猶清貞端謹熟猶不同宜遭煥忌謂不當以祠部改銓似矣乃科推正閏自有往例任意轉移巧用猾手何其昔求子賢者而道融于所暱也有科臣周永春亓詩教爲之畫策有司屬李養正郭士望爲之布網彼皆度皇上待大臣有禮不輕呵譴遂敢蔑明旨而弄威權逐異議以固爵位夫議論原有兩端雷同誠非國福在皇上尚容臣下盡言以參酌是非之衡在諸臣亦誰願因殿上之爭而自傷和氣趙煥不能擴大公以秉衡澳小羣而事主乃挑彼此之鬪以收一網借言路之歧以營三窟雖自恃羽翼堪耐彈抨恐公論久而澄淸豪傑代將輩出雖有善畫三策者無能爲煥劾一籌矣例轉何足爲三臣辱特臺綱自此廢壅權奸自此縱橫長此不已將令言官俯首喪氣盡折而入于權門羞黑朝而

識青史臣臺臣也豈能坐視臺綱決裂默無一言以希
全祿位哉伏乞皇上敕下三院九卿科道會議如果趙
煥植黨擅權掎滅臺規逆旨報怨即立賜三臣仍入班
行以懲奸謀而肅憲紀若臣所奏不實即將臣與三臣
同罷以謝趙煥臣雖投膝邱園有餘榮矣　疏入忤旨
坐停俸

條陳時弊疏 萬歷四十三年　熊明遇

臣竊惟春來天鼓兩震流星晝隕地震二十八天火九
雨蔌女妖兵端吐火卽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
熒惑襲月金水合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恒風枯旱

今日者且山東大祲黃河水稽天太白經天輔星湛沒
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侖息碎
首蹙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
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
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
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
憂六舉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
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
之人漸如隤擇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見銷
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匠夫可樊
或天子小梭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濵黔之守令
皆途窮揭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洎讒講之口
甚于戈戟傾危之禍慘于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
事可不寒心哉　疏入帝不納

請蠲賑疏 萬歷四十五年　王紀

臣惟天災流行何方蔑有未有如畿南三四年來旱蝗
疊見至今日而益甚者也追維四十三年大旱僅亞山

東幸皇上發米十萬石以賑救之凡今日孑遺之民皆
君恩之所留也次年春夏又旱二麥一顆一粒不收者
十之八九秋禾稍稍暢茂却被蝗蝻蠶食幾盡小民望
今年二麥之熟不啻以日爲歲誰料天不悔禍災沴相
尋未已乎去年三春無雪自春徂夏五月不雨蘊隆蟲
蟲如惔如焚河水少溪澗斷流眞是赤地千里比前酷
烈更甚矣臣方雲漢之是憂而飛蝗突生適與之會整
若行陣疾若風雨所過殘毀不盡不休誰其尸之羽孽
與旱魃爭出肆虐昊天上帝似乎有意以降喪亂者矣

頃六月十三纔得透雨已後時矣即今幾幾小民餓者餓逃者逃二東奇禍轉眼再見此時此際欲勸輸而閭閻懸罄矣欲議賑而倉庫若洗矣諺云巧婦不能作無麫湯餅臣又安能神輸鬼運以活此百萬涸鮒計惟有哀號皇上速沛浩蕩之恩而已一切恤災事宜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毛堪劉廷元開列上請伏乞敕下戸部再加查議覆請臣等遵照施行一曰發帑金邇來內帑之請臣子諱言亦淺之乎窺皇上矣不嘗以中州大饑發三十萬山東大饑發二十萬乎況三輔根本重地非二省比嗷嗷待哺之民不下百萬何忍令其顛躓溝壑竊謂欲急救民命非十萬金不可夫十萬盈數也合之似稍奢分之則無幾皇上自爲根本計諒必不惜此阿堵矣不然愁怨之民心一散急難收拾瓊林大盈有不爲大盜積者乎孰若蓄散之爲愈也一曰發倉米畿南饑饉薦臻民不聊生久矣頃復遭此奇災家家懸釜待炊斷非升斗之水所能活也前歲皇上曾發米十萬石一半賑濟一半平糶今歲之災更甚于前臣亦不敢望之太奢只如前歲發臨德二倉十萬石盡爲賑濟

足矣此一米也以朝廷視之直滄海涓滴耳而散之民間粒粒皆續命之金丹也豈其有愛焉一曰留監稅夫榷稅算及雞豚是手實之法也臣甚爲國體惜罷之是矣惟是今年已征在官者計一年不過四萬三百餘兩半屬槖解內帑長物也進之秖益朽蠹留之足起溝瘠輕重已自較然況斂于民者還散之民寧獨全活飢莩抑且並收美名矣何惜此錙銖而戀不忍割也臣竊謂留之便一曰急蠲停夫帶徵之法從來已久況當九邊呼庚之時臣何敢輕議蠲停然實非所論于畿南也奇災之後更有奇災嗷嗷飢民即本年京邊尚有鬻妻賣子難完者若并責之九年帶徵縱敲骨吸髓必不能完徒有驅之死且逃耳至于死且逃將并本年現徵亦恐化爲烏有矣其爲利焉合無將四十年以前帶徵盡爲蠲免四十年以後帶徵暫爲停徵俟明年大熟仍照舊帶徵庶國賦民命兩不相妨計無便于此者　疏入帝從之

再請救遼防疏　萬歷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伏處田間耕食鑿飲爲終焉之計不圖東事破敗皇

上過聽羣臣之言起臣大理兼御史職銜馳赴遼東宣慰軍民比及在途又蒙有催熊廷弼星夜前來之旨其促臣之來不爲不急矣臣聞報之日仰體憂懷俯憫危狀不顧妻子不謀友朋束裝五日而卽就道日行二百餘里雖熱毒遍體而不敢言病其趨封疆之難亦不爲不急矣但以人臣未有無憑而擅往地方之理每朝廷小小差遣且給敕書勘合以便行事况軍國重情不藉王言爲重何以感動人心而激勵士氣不藉關防示信何以往來奏報而上下行移所以必候領得而後可去

前日具疏恭請未蒙批發迴與前月兩次嚴旨緩急不侔一似以臣爲可有可無之官而不必設宣慰爲可行可止之事而不必往者臣竊謂此官可無而此行宣慰斷斷乎未可中止也何也遼東軍民及調來薊保宣大甘延川浙援遼官軍皆皇上守遼禦敵良民赤子也無罪無辜而驅死于一年之內者十餘萬人或全城死全營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弟死其兄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號而皇上忍不爲死者惻惻心動乎方軍散之日遼瀋數城放聲大哭惟各抱頭搶手收拾包裹待敵至而去耳幸敵未至而魂魄雖收頭顱猶寄朝人暮鬼誰卜所終人有百死而無一生日有千愁而無一樂家家抱怨在在思逃而皇上忍不爲生者惻惻心動乎皇上此時卽不下罪己之詔悔制馭之失號痛自刻責以上囘天心下挽人意而亟付尺幅之紙畀臣宣諭弔死問傷拊循慰恤以見皇上之念念救遼而不肯忘遼棄遼也則全遼之父老子弟與援遼之官兵人等誰不感激泣下拭淚而相告曰吾君哀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憐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

之念遼不忘遼救遼而不棄遼也有如此又誰不忠義感慨捐糜圖報願出身以投伍出貲以佐軍出死力以禦敵而顧乃悠悠忽忽漠不關意一至此臣恐遼人之灰心解體而潰不可收于一旦也皇上何吝此半通之綸方寸之符不早屬臣而慰此一方之人耶且前者兩旨催促之急臣晝夜馳赴之急中外見之誰不誦皇上任人之專壯微臣赴義之勇乃徒以領敕之故稽留于此不得前行萬一不相諒者或謂臣畏往遼有規避之私或謂臣係新推有觀望之意而臣不將與全軀保妻

子之臣沾沾乎一官者同類而一視耶是行也君恩爲重臣命爲輕灑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軀于邊塞惟願皇上早賜頒給勒限出關刻期報命遄往遄來俾遼人咸泣咸知德意遠過河東之詔而臣願畢矣臣責畢矣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候命之至　疏入留中

陳河東諸城情形疏　萬曆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惟遼左爲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爲河東根柢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靑陽

棄矣慶雲搶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蒲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城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丞甸新甸靉陽孤山鹻場一堵牆洒馬吉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咸遠鎮北等處城堡數十座已棄去而邊內之村寨已搶燬無遺矣獨遼陽瀋陽爲河東孤注而昨據經臣揭報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敵未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順使幣往來而朝鮮不敢不從

既無背腋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瀋何可守也雖有敗殘新集士卒四五萬人皆有名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奚啻萬計且又無甲馬器械而所調各鎮兵馬又多不來間有到者亦聞戰驚散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皇上以爲當棄乎當復乎皇上試問羣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成敵國東西之交絕北關觀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雖精

兵良將甲馬器械錢糧芻粟等項一時齊備足以副臣之用臣猶恐敗氣難復覆水難收敵鋭難當敵交難斷四顧躊躇無一措手之處而況乎事事俱無臣又如之何哉臣昨隨諸臣會議于中府議及恢復皆決然以爲當復及議兵而皆謂兵無議餉而皆謂餉無議處兵處餉或調或募或近或遠或借或括而又皆或默或爭迄無成議即如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萬隨臣入遼姑壯聲勢以定人心又且議徵此而恐此阻難議調彼而恐彼空曠左牽右掣尚望其他是其所謂當復者不過爲

國家慷慨粉飾之詞而心口私語必謂兵餉難辦且守遼瀋遼瀋有失且守河西河西有失且守山海關山海有失再作區處云爾是豈眞能同心共濟亟圖收復以保遼鎮保京師而保宗社者哉且今日之禍皆前日明白所已言後來之禍自今日理勢所必至臣請再爲皇上明言之夫前日敵勢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開鐵東北一條走路四圍逼束無充拓之兵山地出產無寬餘之糧使于清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戰不催戰議復清河撫順守寬甸再建城

設將于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互相犄角以漸逼而轉格之猶可幸也自大軍三路敗沒而敵兵始出入無常自我兵坐守四城而敗始交合西部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轍卽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而危京師之榜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北關皆陰順之而內患除矣彼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瀋陽而不攻我夫開原古之黃龍府而元之所謂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搬運金錢財貨數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拓之兵而今且合兵于西向無寬餘之糧而今且因糧于我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與鄰近各部落使之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各部營所得春夏兩賞于我者幾何又何愛于我而不從彼以攻我試觀前此塘報敵攻開原而西部五營卽率三千騎搶慶雲又率五萬騎至廣寧索賞是西部明明已皆爲所用矣而遼瀋可保乎遼鎮可保乎不惟遼鎮難保也如彼全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十萬金與諸部令入攻昌薊薄京城又分數十萬金與諸部令入攻宣大趨兩關以牽綴我使不敢出京城

一步然後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至之事而臣十年前不幸而屢中之言也且十年之前禍機隱微臣已策之而無遺豈今日之後事勢明白臣又料之而不驗皇上動疑臣下之言爲欺爲誑試檢臣疏牘一二覆覈有一字涉欺誑者耶卽中外諸臣凡有章疏皇上一切疑爲欺誑置之弗聽徒視敵緩以爲緩敵急以爲急而今日併敵急亦不以爲急也諸臣惟各感慨欷歔以氣運付天以天下事付皇上自理而相率苟且支吾爲悠悠待盡

之計而已往昔皇上與中外諸臣交[illegible]臣亦已
極矣今日若能共爲收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
其全山海尚未逼而薊昌尚無恙猶幸一隙之暇可圖
恢復之舉使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而無有
中隔使戶兵二部以京師視遼共商兵餉彼此通融而
毋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按諸臣皆
以京師視遼凡選徵調那借搜括催解等項一一眞心
委曲多方措處而毋以套應則兵餉諸事尚可立致天
下事何遽不可爲而顧猶悠悠忽忽漫無所救緩急于

其間豈眞待遼鎮盡失西攻昌薊東入山海天津一帶
而後皇上始聽臣下之言中外諸臣始肯破例破套爲
同心之應而天下之事去矣當斯時也臣之肉固不足
食而中外諸臣之誤皇上與皇上之自誤亦何以安陵
廟安宗社謝天下而各保其身家也乎臣久廢田間苟
活性命本無仕進之志忽蒙皇上起臣大理寺慰臣念
國家事重不得不星馳而來不意諸臣竟用部院職銜
授臣經略處臣以非分之榮加臣以絕筋之任臣實不
堪比欲具辭而相知諸臣皆以大義責臣中止臣往矣

臣已移書訣絕妻兒寄謝親友拚此七尺之軀爲皇上
戮力封疆豈利害死生于度外矣惟是兵餉有無遲速
實係遼鎮存亡京師安危之急務乞皇上省覽臣疏亟
敕廷臣會議開原地方應否恢復如不當棄便須急爲
處辦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勒限齊備毋缺少以窘
臣用毋遷延以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議以掣
臣肘毋交攜于臣不相照管而獨遺臣以難以致誤臣
誤遼誤國而并誤諸臣之身家則宗社幸甚諸臣幸甚
臣愚亦幸甚　疏上得旨恢復開原乃禦敵安邊急務

應用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著各該衙門火速處辦
刻期齊備毋得藉口缺乏將帥以下不用命者先斬後
奏著星夜前去用心經理以副朝廷委任至意該部知
道

陳戰守大略疏萬曆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惟今日禦敵之說有三一曰恢復一曰進戰一曰固
守當開原初陷時鐵嶺北關尚在懿路蒲河未逃法當
亟復開原全我形勢今破者破空者空徒分數萬人馬
守各空城無一人民居住何益似不可令[illegible]以戰

爲先著何也戰固無俟于復也顧以此時漫談進戰之
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險要以守爲穩者何也守
正所以爲戰也然而守何容易八九月間敵統全衆駐
新寨日壓撫順關而窺我遼海我猶守在一面今冰堅
可渡或南出夾河搶清鞍村屯以窺海蓋或順鴨綠江
而上搶鎮江以窺金復不然則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
敵出愈寬我守愈疲兵分力寡守何容易也頃臣親至
各邊隘口相度地形算敵之出路即可爲我之入路者
有四在東南路爲寬奠南路爲清河西路爲撫順北路

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置重兵爲今日防守他日進
戰之備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其不可少者此
分布險要之大略也每路設兵三萬人裨將十五六員
主帥一員布爲前後左右中各營如遇敵對壘則前鋒
先出中軍繼之左右助之後軍殿之使各路自爲一分
合奇正以爲一面如敵與一路相持在西路則南路北
路各出奇兵東南路悉力以佐之在南路則東南路西
路各出奇兵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鎮江當設兵二萬
人裨將七八員副總兵一員半屯義州半屯鎮江夾鴨

綠而守如敵向朝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拒堵而四路
則分道以綴之敵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西
以應之使各路總爲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此各路聯
絡之大略也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漫坡可騎步
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奠林箐險阻可
專用步當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
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將兼領之此酌用南北兵將之
大略也各路領兵到邊責地而守無警就彼操練小警
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爲遊徼

以一路率所部直入敵境而分其三之一設三覆以待
且戰且卻遇覆則又戰然後從容進邊而東路未已西
路復然北路未已南路又然更番迭擾然後相機進戰
或四路並進或三路牽綴而陰併一路此多方以圖進
取之大略也兵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
各路兵雖三萬如深入百數十里必須留營數所撥兵
防守而前路迎敵兵馬必漸單薄所定前數斷難減少
且兵馬既臨各帥往邊遼城空虛應再設兵二萬平時
駐劄遼陽以壯中堅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

州三岔河設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
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今者敵
勢强盛已併有兩關及海東諸國又令降將李永芳等
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今議用兵十
八萬馬九萬匹而現在主客殘兵續到援兵及召募新
兵暨近八萬尚在沙汰雖作實數其餘惟有召募徵調
二法遼人以遼守遼之說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屢試
不效勢不得不取諸徵調臣請以此責成兵部每兵一
名歲計餉銀一十八兩兵十八萬該餉三百二十四萬

兩內每軍月給本色五斗該糧一百八萬石又每馬月
給豆三升九萬匹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重十五斤
者日給一束歲除四個月青草不計外計八個月該二
千一百六十萬束小束倍之通共歲計船費幾何車牛
人工各費幾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請以此責成
戶部往者清撫開鐵遼路蒲河俱無恙則河東以遼陽
爲家業廣寧爲轉輸今遼陽爲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爲
家業山海關爲轉輸凡兵馬糧餉器械馬牛一應軍中
必不可少之物勢自不能不仰資協同幹辦臣請以此

責成督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紛執留及發來兵
不成兵馬不成馬每詰問來將皆云院道不容挑選甚
有授意遷延故將瘦弱塞責者除已到者容臣挑選發
回換補外其以後調將徵兵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此
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略也度我兵五而當敵兵一即
他日人經訓練器經整頓猶須三而當一今敵已有衆
近十萬即我兵十有八萬尚費支吾誠度海內物力不
得不減省籌畫若此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若
舉兵進戰敵主我客于法尤應加倍閣臣姚宗文疏欲

兵部于臣所議外量增二三萬人以爲訓練策應之用
戶部照兵處餉之外多備三分之一此尤多多益善有
備無患之長策也伏惟聖明裁斷　疏上得旨這所奏
審度形勢及分布戰守方略頗合機宜所用兵馬糧餉
著該部多方措處毋致缺乏經撫職任封疆務同心協
力以圖共濟鎮道將領等官都要實心任事料理兵食
戰守之計毋得因循推避有誤軍機各省鎮應調兵將
著作速遣發仍挑選精銳不許以瘦弱搪塞熊廷弼著
益用心經理副朕倚任之意

請勅限發兵疏 萬曆四十八年

熊廷弼

臣前疏言部調紙上有兵過關無兵以虛數誑皇上省實查得自三月失事以來援兵到遼陽者止有此數止足抵開鐵失亡及召募新兵逃兵之虛數及見樞臣黃嘉善辯疏開列遼東現在新募出關三項自謂十萬之數僅少二千又是紙上之虛數而臣第出一揭以覺之不敢復瀆聖聽惟是事到于今冬寒已過春暖已來時候已屆事勢已壞有不得不爲皇上之封疆生靈求救于樞臣而望其受臣之言以實數相應者當去年六九

月問開鐵迷陷北關繼亡遼陽已危在旦夕顧臣時初到猶得張大虛聲多方搖惑以爽敵疑不輕出今日久情見凡我兵之逃亡馬匹之倒死糧草之缺乏出關援兵之有無西來市馬之瘦損某營某處之孱弱某城某方之低塌一一皆被間諜報知又敵兩入開鐵收割運糧誘賺我兵竟不敢出益窺我無能爲而前用之法窮矣據諜報口辭及朝鮮逃回兩將所言皆云敵于二三月間合兵進攻歷歷有憑而遼陽危不可言矣遼陽各兵除河西兵馬盡數發與總兵李光榮防禦西部外其年來召募遼兵雖數近三萬竟不可以兵名眞保宣薊及南浙兵之殘者亦不可以兵名川兵毛兵僅能穿山透林非平原衝戰之用惟總兵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各領馬步設防要害而國柱懷信管下皆陸續烏合之援兵世賢管下多召回逃陣之殘卒俱見敵立足不住世賢嘗私稟臣云我部下各兵說動東敵便面黃無人色每張門頭敵向前而後隊便退走如中國螽路兩番光景實是心寒惟賴手下數百親丁勉強支抵如何能當大敵其他總兵併親丁亦不可得雖在虎皮驛三塊

石地方設防皆明知寡弱抵敵不住但畏軍令不敢言不如且回遼陽依城據守爲穩臣于諸總兵中更恃世賢今其言若此使臣心膽俱碎顧又恐無故撤回益示弱以速敵至且徑棄瀋蒲而不顧遼陽益失掎角而無兵護耕種百數十里民士皆拋棄糧草益無所出猶力持之不聽乃各道屢以爲言郎閔臣姚宗文亦勸臣聽許回城第以一總兵輪當更番往彼防守蓋亦深知遼城現兵必不能乘城固守三帥各兵必不能拒險當敵而爲此根本之慮者也臣不得已聽其更番回城操練

如前議而頗違臣初心初計矣去秋併滿歸逆本望多
發援兵今春得再守滿故遣三總兵于適中處爲南與
北犄之計而今已矣敵如攻滿滿我必不能救也本望
撥兵守清河寬奠防敵南來而今已矣敵如搶村屯窺
南衛我必不能救也本望撥兵守鎮江爲朝鮮聲援而
今又已矣敵如攻鎮江攻朝鮮我必不能救也何也三
總兵現于虎皮驛一帶列三大營以待敵尙懼不能抵
敵意欲回城況遠而奔救瀋蒲再遠而奔救清發再遠
而奔救鎮江朝鮮此臣斷斷乎有以知其不能也凡此

皆兵部紙上調兵之過也樞臣不應受虛誑之名而臣
亦不應受失誤之罪勿謂臣不先言也爲今之計不亟
徵多兵遣援則遼必不守不責成各省鎮則必不肯遣
援不先責成兵部則該部寧誤封疆必不肯失省鎮情
面而援兵終無到時臣嘗見兵部調兵不論其鎮之兵
多兵少某家之有兵無兵某廢將之或存或亡一概填
書入疏某家土兵一千某將家丁幾百某處調兵幾千
某處合兵幾萬皇上閱之豈不強盛可觀而不知此紙
上之兵也今宜確查某鎮某家有兵若干某將現存家

丁若干某將贖罪能納馬若干又能募家丁若干然後
從而調之不得少一人一騎以誤軍機則省鎮不得推
諉而各將亦無所容其展脫此其當責成者一每咨調
各邊兵馬之文動稱一面發遣一面即給錢糧補軍補
馬補造器械而一毫不爲解補以致各省鎮畏其欺誑
不肯調遣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調兵當一面發銀一
面調兵使各省鎮得隨發隨補不致空虛各汛地以滋
他虞如兵部無此錢糧當力與戶部各衙門爭討以應
急用此其當責成者二每見各省鎮留兵留將或報其

家無兵某將物故兵部即置之高閣而竟不肯執覆以
責其必發又如調各土兵纔被人駁即拱手而謝曰聽
地方官斟酌只斟酌二字即將調發斷除殆盡此又紙
上之兵也今後或有吝留不遣及逗遛不行者疏到即
覆以如數必發爲主此其當責成者三又嘗見部請欽
限日某鎮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某省道里若干
應限若干日出關然此限雖定而兵部已先忘之矣何
況各省鎮何曾見處一承調不如期者此又紙上之兵
也今從定限日期必不可遲誤一刻一時以長兵將玩

驚難御之漸此其當責成者四今土狠毛浙各步兵僅可用于寬甸清河山險之地而緊對山寨如撫順三岔兒一帶平坡漫嶺非西北各邊兵必不可若兒土毛各兵易調則任意調之而西北邊兵頑皆爲督撫所阻而不敢多調此又紙上之兵也今除調土狠毛浙兵五六萬但足山險之用外餘當悉調西北邊兵之勁者以便衝突此其當責成者五伏乞皇上嚴諭兵部通將前調未到者近今增調者明白開列務足臣議十八萬之數而一一酌量遠近定之以欽限仍乞天語諄諭樞臣曰

前者三路失事之後假有援兵接濟出關張揚聲勢或冀敵不再出攻開鐵乃坐視邊臣呼號漠然不應既已被敵窺破連陷重城姑令待罪視事若此番調遣仍不如數不依限致有失陷兩罪並發定有祖宗朝處治本兵之法在此臣之所謂當考成兵部者也兵部既查有某鎭某家某將兵馬應調確數矣又爲處給錢糧補募軍馬及各丁安家矣如此而猶容詭不遣逗遛不前者此各省鎭之罪也如甘固援遼總兵以下在遼者甚多誰不對臣言祁譽二家有兵可調而該鎭乃疏稱其無

兵不肯發遣如此之類誰念神京危逼誰念皇上顧憂誰念宮寢宗廟震驚不寧併乞天語諄諭諸臣曰此非救遼之師乃勤王之師也若遼東不守禍逼京師他日煩費諸臣者更苦更難倘有調發派數不依欽限因而失誤者定有祖宗朝處治督撫之法在此臣之所謂當考成各省鎭者也兵部如數以調矣各省鎭又如數以發矣而軍不精銳馬不壯大器用不堅利兵部但滿調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各省鎭但滿發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此猶紙上之兵也冒虛名而受實禍年來遼東

受累海內受累全在于此若不于山海關上逐一點驗出關何所稽考何所責成伏乞皇上特遣科臣之有風力而實心任事不避嫌怨者一員駐劄關上隨到隨驗凡不如數者參不依期者參兵馬孱弱器甲朽鈍者參仍卽發回立限換補如有倖縱出關而臣復點驗不堪者臣卽執筆而議科臣之後此臣之所謂當亟遣科臣到關查核者也今時急矣雖核徵調之實嚴考成之法若必待考成各省鎭然後來援而遼已去矣頃聞薊西部落已經受款自應移緩就急依近調援查得寧夏固

原甘肅延綏等處游擊各領兵馬一千七八百名現在薊鎮駐防應急調出關救援至于各省鎮兵之調在通州昌平天津者聞已近二萬許人臣不知是何方兵士盡否堪戰亦當査其悍猛中用者如越効忠許定國丁啓試等所領各兵之類速發至遼應用又有原係援遼兵數而近為兵部曲徇天寒之請留派內地過冬者一併發遣亟催出關以上各項通限二月初十盡到遼陽遼者以飛調失期論罪保遼陽無事薊鎮與京師自可安枕無憂無煩過慮無事張皇正不必堅持神京為重

之說坐失遼陽而先自喪其所為重也此又今日之第一緊急著也伏惟皇上亟賜裁斷施行 疏入得旨援兵屢奉明旨通未著實遵行倘致失誤該部與省鎮各官豈能辭責今情形益迫救援難緩所請兵馬著如數調發勒限赴遼再有遲誤著以玩成之法處該科不時查參同罪不貸應遣科臣便作速議覆

請處分以重封疆疏萬曆四十八年 熊廷弼

臣前以部調紙上有兵出關無兵責成兵部部臣黃嘉善揭辯謂臣介介于部中爭禮之故而拾疏語以相加此淺之乎視臣者可置勿論但謂先進數言欲臣收拾人心聯屬將士臣乃因是以媢嫉相譏而自認為知罪是謂以收拾人心聯屬將士而語獲罪于臣也是必勸臣以勿收拾勿聯屬而後可無罪也臣即粗戾何遂不曉人意一至此頃臣閱報見科臣官應震疏言部臣明是謂臣只此收拾云云八字一味嚴核足以召怨致亂將來遼亡非兵力不足之故竊善得推諉謝過是否洞中其微部臣當自知之而惟是臣于今日行事實過嚴實有不能自諱者蓋遼東向來文驕武惰下懶

傲而上縱徇全被一寬字所壞一事不作而冀人從己安靜一法不行而冀人感己仁慈一人不處而冀人誦己寬大本市德避怨而藉口收拾皆庇貪容懦而托詞聯屬大家相噏相沫只圖作人情了套數誰肯認眞上緊為地方幹事而苟有一認眞上緊者出又從而忌之詆之運肘足以排之布蜚語以敗之以致今日事事壞處處壞將一完全遼東失陷一半而今尚可不認眞不上緊悠忽遷延再將此一半失陷以為皇上宗社憂乎缺兵將甚急催兵部徵調而漫不著意乏糧餉甚急催

戶部處辦而漫不著意兵弱馬羸甚急催各省鎮揀發
精壯而漫不著意猶謂地遠情疏不管他人死活至地
方官火已燎眉刀已在頸宜何如其急急者乃敵方收
糧運窖而我却悠悠于轉輸敵方開局治械而我却悠
悠于打造敵方空壕樹柵而我却悠悠于守具敵方秣
馬礪刀而我却悠悠于餉養操練事事讓敵人人畏敵
顧目口兀坐以待敵每一事公移私劄千言萬語且任
飄風過耳而臣催安得不急詞語安得不厲此其嚴嚴
在急公有藉兵倚部道之庇而違將官約束者有採草

所本而抗令擅回者有拐馬成羣脫逃者有棍弁蹤徒
濁亂營伍者有銜蠹索錢坑壓合營馬匹至兩月不與
草料者以至剝軍倒馬玩法誤事之類臣知之安得不
問處之安得不重此其嚴嚴在執法卽地方官弗諒臣
為急公而嗔其太逼弗諒臣為執法而怨其無情因而
觖望動咸牴牾者而臣不顧也卽因而別立議論如斬
將而謂某可惜誅逃而謂兵非逃引水而謂淹邊城堆
冰而謂軍渰死之類以阻惑衆心而臣不顧也卽因而
對面弗言而私稟各院地方弗言而布散長安以必伸

己說彰臣謬而臣亦弗顧也何也恃有皇上獨知于其
上閣部諸臣協助于其下也乃部臣亦為此說以佐之
而臣復何恃哉自去冬以來相知寄書無不以開霽威
嚴處綱道將為言臣駭詢其故始知有謂臣于各道講
禮叱使簷下站立者謂臣性氣不好不容人說話者而
不知其為以告者過也按部院儀注部臣補服見于簷
上道鎮素服見于簷下一路皆然獨分守道簷上相見
臣恐禮自臣壞待茶時從容語之見其辭色俱厲遂止
及該道行後各道鎮不安仍請改正如儀注其情節原

是如此而傳聞如彼何怪部臣別部中爭禮之說互相
印證若謂臣性氣不容人說不審是與臣細心商量戰
何以勝守何以固兵馬何以練器械何以修糧草何以
運車牛何以辦而臣拒不容耶抑亦一事不作但以避
詞支抵而不容其說也今臣于部道鎮將固懽然相得
也操急縱舍顚倒互用而實非專主于嚴也今坐定一
嚴字以生現在者之心而且使四方調補者皆疑畏不
敢進臣卽欲盡變其急公執法之念以收拾而聯屬之
亦何可得去秋遼陽朝不保夕臣為皇上竭力死守今

已半年無事臣雖不敢言勞然亦未嘗有罪今臣急公而人以私抗臣執法而人以情撓臣言敵難攻而人云無妨臣言兵要多而人云將貴臣言兵將尙難用而人云兵精將勇總謂臣不能寬容而善用之使惡緩樂寬者皆喜其說而叢怨于臣之一身不但他日敵來臣之法令決不能行于諸將而中間借事搖動暗相鼓煽且更有不忍言者臣本不敢言斥而人情事勢相迫而來不得不趁今日一控訴于皇上以求寵斥别選賢能早來收拾聯屬毋徒以臣實部臣之言而重殘遼之後禍

臣素善飯自去秋搆病出關猶日食數盌馬上挽强左右顧射今纔數月耳食已減半手至不能舉弓心神怔忡眼目昏眩鬚眉頓白肌肉全消誠不料一强壯之身一旦銷減至于此醫官董一中謂臣過憂過勞過惱過鬱臣性命不足惜實恐誤皇上封疆事初五日部道鎭皆勸臣善攝臣撫膺自傷不覺對之泣數行下嗟乎此病此苦誰有憐臣諒臣者惟天地祖宗與皇上鑒此心耳臣無任哭懇天恩急迫待命之至　疏上得旨遼事敗壞皆地方官玩愒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復封疆朕深切倚賴今情形甚急豈經略釋肩之時自棄前功著益殫忠任事與諸臣協心共濟毋爲人言所阻該部知道

請敕臺臣查勘遼事疏泰昌元年　熊廷弼

臣謹奏伏惟神宗皇帝以半殘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勞不知其罪頃臺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竄遐方此時天理不在人心有罪無罪一任橫詆但謂臣以破壞之遼遺他人他人從何處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須收

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可奈何修德猶伏一破壞之案以俟日後成則惟他人功敗則惟臣罪而詰之過早也去年開鐵連陷大小各衙門相向而哭莫卜所往而今且依然冠履雍容公私燕語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懿路蒲河空城而逃無論已遼陽人北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或顚倒衣裳或棄置妻子以先脫云爲幸而今且去者歸散者聚嬉嬉然室家相樂也商賈逃難同縮者今且捆載塵至塞巷塡衢不減五都之市矣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遼城非常破碎士民知

不可守而謀欲先去敵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且內外鞏固壯哉一金城湯池也卽瀋陽奉集堡向爲人跡所不到而今亦以修守之固官吏商民晝夜通行如腹裏也皇上試問修德遼陽破壞否去年無車無牛無夫運糧自臣與各道處辦本地牛至三萬餘隻車二萬餘輛晝夜趲運而軍中始漸有糧草三路失事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鐵庫局甲仗多不可用復調宣大各鎭匠役晝夜改造又增造大礮數千位槍礮一二萬計而軍中始漸有器械採桑削幹買角易筋調延大各鎭弓箭

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漸有弓矢又調各鎭木匠旋造雙輪戰車五千餘輛每車安礮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輪火人火罐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中始漸有攻守具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斬貪懦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卒數十人而兵知戢不時捆責不餧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收拾寒衣有賞馬棚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犒以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紗羅獎以花幣而將帥知感激亦無不人人盡心整頓圖一結局以歸鄕里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破壞總

是破壞臣從無可下手處下手收拾以至今日規模粗定自是爲他人下手張本何須爲人代愁而至于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槖中金也金從何入謂臣內侍奧援也而臣生平孤行一意謂臣聞敵來而肝膽墮地也而冒險往撫順巡覽毀撥甲衛敵圍援瀋陽者獨何人斯修德有耳目有心肝終當自曉不待臣言惟是臣以積勞積鬱自五月二十一日發病嘔血吐血大泄大瀉虛危沈篤七月初始連疏請告非因人言也卽從瀋歸病發再告而時亦未聞人言也遼陽莫危于去秋八九

月今年四五月凶險日臣已撑過此後局勢已定無奈內有二豎入臣膏肓外有諸臣唾臣顏面扼臣喉吭掣臣手足百般弄臣死不得死生不得生雖欲不負先帝厚恩而去亦何可得修德不欲臣養病去而欲臣貶竄去則貶竄之耳何必矢口詈人遽傷雅道頃臣遣姚宗文書曰朝廷以一塊殘破疆土付弼而爲之保全以無虧弼以一副完全身子報朝廷而爲之消亡其大半遼已之亡而致存弼且之生而致死天地鬼神實共憐鑒卽爲衆口所銷鑠而一段勞苦公案有遼山遼水在

此實錄也無端結黨傾陷排殺臣勞欲臣家罪而去輔臣栗擬定爲衆口所挾惟乞皇上電斷將臣罷斥卽敕臺臣張修德馮三元立限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使天下人曉然知臣罪之所在而不爲他人代受其過病臣幸甚　疏上得旨熊廷弼先以病告隨以會議昔回籍聽勘其所奏事情候勘自明不必再辯該部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五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六

金吾遺逮廢弁疏　天啓元年　畢自嚴

臣竊照從來欽差官犯俱須奉有明旨齎有駕帖而後從事所到地方恭設香案羅拜宣讀所以祗畏君命而對揚天威也原任山西北樓口副將今廢閒陳天爵所犯罪狀臣誠不知其何如惟是緹騎遠入于數百里之外既無明旨又無駕帖止憑金吾一紙之批眞僞莫辨臣竊訝之若其非眞則錦衣爲天子之禁衛何容擅有勾攝若其果眞揆之累朝之令甲刑章之舊例將無稍

殊刺謬矣乎竊念人主一舉一動一賞一罰必期可垂青史爲萬世法誠不可不愼者也現今天津道劉策已將陳天爵羈候惟謹然臣待罪巡撫叨有地方之責未奉明旨駕帖遽難輕發官犯卽差官劉僑亦似有逡巡不便拘執者伏祈皇上鑒别眞僞特頒明旨以便遵奉解京究問庶雷霆有赫而日月光昭矣　疏入得旨知道了

請發宮疏　天啓元年　左光斗

臣謹奏竊惟內廷之有乾淸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

祖宗以來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尊制歷代相傳未之或改今選侍李氏旣非殿下嫡母又非殿下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託以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賢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之人尚須乳哺而強負之哉又況睿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

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爲乎故在先皇祖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卽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于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于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便者倘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于今臣誠有不忍言者伏乞殿下收回遺命令仍守選侍之職或念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徙別殿殿下仍回乾淸宮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幾宮禁淸而名位正宗社之靈寔式憑之矣

疏入得旨移宮已有旨了

仁義兼盡疏 天啓元年　　左光斗

臣謹奏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聞變倉猝趨朝人情洶洶朝不待夕維時大臣從乾淸宮中叩頭執奏扶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几筵而避居別殿蹤跡張皇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不容緩之勢驚聞其故喧傳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玉奸璫布滿陰爲腹心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卽安臣于初二日隨公疏後有慎守典禮肅淸宮禁一疏語甚微婉此時但知定宗廟安社稷爲

大不知其他初三日宮中震怒觸幾不測賴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票擬隨奉聖旨移宮已有旨了名封事旣云尊卑異稱禮部再酌議具奏欽此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緩還乾淸宮宮禁肅然內外寧謐臣等舉手加額共幸廟社有靈矣皇上旣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惟是自移宮以後自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皇上如天之大度宜無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特恩在聖衷調護在輔臣非小臣之所能齋度若株

連憂引使宮闈不安非但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魯褒公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爲毋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後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相與歎服因取朱熹大旨此等處置自有至當不易之則閻錦衣勘問諸璫時語連宮禁槩置不問深爲得體伏乞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及今日調護何方一一曉然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仍乞將劉遜姚進忠等正法暴其盜寳罪狀與天下共見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槩從寬政令反側子自安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政所以寢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盡胥在此矣臣區區之心始終知有定宗廟安社稷而已矣　疏入帝乃備述李選侍凌虐聖母與節次無禮狀宣諭百官

敬剖和同之旨以銷結習疏天啓元年　侯震暘

竊惟朋黨禍國人皆知之而漢唐宋末季皆不免何也人黙運于風氣中有不自覺者卽覺有不自持者臣行能踰步初入班行輒不自量欲大小臣工自任爲挽回風氣之人昔孔子生當周季兢兢致戒于矜爭羣黨而晰其疑似之界曰和曰同和別于同在心術間不求同所以和也皇祖初年察相以權賈禍繼之者欲去權之名居權之實遂開天下以疑竇伺皇祖寵有所移實無搖國本之心而有其迹獮士因起而爭皇祖疑批鱗者有市心焉彌爭彌格爲逆繼之三十年來爭者非一正直與忠厚爭新進與老成爭廊廟與山林爭大要借此爲題追妖書楚獄不忍言矣因而有東南西北之號然東南西北以意同未必以地同又未必東南者終于東南西北者終于西北也惟不和故不得不分類以求同惟求同故不得不峻防以樹黨而和愈傷矣臣每從草莽中平心剖質後事參觀大約主西北者詆東南爲側媚爲柔邪甚者爲別有肺腸不利孺子主東南者詆西北爲假氣節假理學甚者爲挑激爲交排擠善良互黨互摧毋論道德究竟功名不成爲功名富貴不成爲富貴可痛也竊念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則與其隨也寧規與其懦也寧亢西北似已但使影響攀附便希竹帛恐能逸比干之席不勝剖也容可無忠厚老成者收塵静波恬之福彼立論必依于寬以惜人才以培國脉東

南似已然迹類于全軀保妻子倘國家危疑震撼之時
呼吸不可待將盡人異轍孰回天轉日殺身以成仁此
兩者倘令鹽梅相濟琴瑟互調不謀身而謀國則渾然
道德真儒自足千古何至禍人禍已以禍邦家哉遑不
具論且如張差一案與其風癲毋寧不軌綱常所係掩
覆何庸但當日宮闈震動聖意昭明處分自應婉轉移
宮一案晨雞乍驚亟籌其萌能御已安微防其過此又
天理人情之至兩念合為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
無奈其漸激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慰留者三錫非

榮識者恨之乃若鄒元標王德完所稱社稷臣非耶偶
涉異同尤不可解德完兩請之誤糾者良是然何至盡
沒生平形容刻畫且汙衊同氣語出無倫使還而相詬
者幾成于野之戰也元標無必兩字臣亦不能矯其為
是以百折不回之身提衡于姧雄進退之際而猥云無
必可乎然意有公虛原無偏執今兩臣不難剖腹以相
明旁觀豈尚執形而不化元標疏云無異兩村農攜手
入城邑人唆之訟至對簿無以應也亦可原矣臣故願
南北諸臣悉捐已往之葛藤適還本來之平蕩其所祈

于二老臣者譬如邱山塊然不動行者自期譬如鼎呂
寂然無聲叩者自響高凝肅穆確然自任為挽回氣化
而毋徒以變世熱腸急急開旁借之門可也至楊李定
獄他不具問節律以喪師失地棄之市朝決不至以妄
殺干天和何故百千疏不應借德完一語朝上夕下顯
示條旁為衆射標若不速破此疑人言終不可了近日
同異斯亦大關鍵矣凡此俱經諸臣指摘臣雖有積念
似無可言屬者南疏屢及元標復具疏自明而山陵事
竣德完與荊苑續又相繼乞休恐種種追尋猶是從前

枝蔓故不揣謬為剖晰祈化異歸同不同迹而同理則
雖偶異不妨太和幾微之際未可口舌爭也且諸臣不
憶三四月間事乎遼陽一潰狼顧不暇遑惜異同則平
日之矢口而爭者為身起見為國起見亦當于平旦之
時隱隱自問了了分明矣人以用兵為催官是又以破
遼攢朋黨論雖云謠語亦儘可思臣因是而又不得不
豫盟于樹臣也沖君御極衆正匡扶雖海宇拭目明良
之會亦難情占望風影之時無論搢紳臣見山人墨客
下邑窮鄉亦必各有主喙各爭鳴喜為左右袒此真風

史052-574

氣所流有不知其然者是必樞軸之地先幾戢破定力主持相與默融默濟毋謂獨昧之冀各戒與瓠之誚庶幾不爲流毒所中乎此雖不必然之防而不得不上鳴宸聽以懇祈于救時哲相者如此臣草疏畢忌府丞邵輔忠主恩雖報一疏語頗糾纏臣所扼腕而嘆龔永錫結習者政此類耳統惟聖明裁察施行臣不勝激切願禱之至　疏上得旨近來議論紛淆輒以異同起見這本剖晰和同有裨世風國體知道了

諫令客氏再入疏　天啓元年　侯震暘

臣伏見內閣傳奉聖諭奉聖夫人客氏勤侍朕躬未離左右自出宮去朕午膳至晚遲未進用昨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違寧還著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得煩激竊臣自入都門無論搢紳士庶皆頌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嚴峻外惕邊疆無一言一動不愜人心稱中興令主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褻聖德爲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明聖當陽幽邪並照況山陵竣事出宮奉有明旨不必總總過計爲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疏繳聖旨竟容不加督責臣李欽戴今月廿六日果傳客氏午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所期不謬而搢紳士庶亦無不途歌巷舞頌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諭臣且驚且駭謂此有所矯托未必出于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謂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遏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又不敢信皇上圖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乃不忍一保姆至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非幼外之則有疑丞輔相內之則中宮叶琴瑟之迷兩宮稟小星之

義起居飲食調護維持以節嗇精神以漸摩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耶且皇上一身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功即位之日怵以選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衰宋之懼此又天地祖宗仁愛之甚借外憂以動我皇上者也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竭力以鎮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涕泣何爲者且皇上不念三喪並舉兩宮繼棄皇上于誦詩舞勺之年先帝廿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

頊雖升祔禮成寶城未築竊意皇上九重之内必有寤寐興寂栖棬飲痛者而反以愴泣保姆之諭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爭情宛轉揣摩而莫得其故甚矣爲聖德累也禮曰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魯昭公慈母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恩以義絶若是則今之乳母可知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既闢門闕不易奈何獨使幺麽里婦狎近至尊哉非臣等餬餬送喪之日萬姓犇崩千官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靡

不舌撟眼張者喪回禮臣周道登語臣云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望塵號慟觀問之有錦衣臣駱思恭曰此先皇保姆恩寵未遠是以悲耳臣喟然興嘆同此掖庭阿乳之功適當後先繼進之際何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行路猶憐厚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高明不祥皇上即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遜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嚮出時入尤萬萬不可何也宫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

巷猥褻之身何得快混視聽況奸瑺孽小内外鉤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昔王聖寵而嬌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毒流搢紳禍貽宗社良可寒心我祖宗家法森嚴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又況風聽臚傳種種疑議業已見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然皇上青年睿體得一婦氏淑慎周旋無損聖德且安聖躬曉曉拂聽胡爲者也竊體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

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既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其出而復入也何以窴窴然憂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抑而自調矣載誦諭詞禁外廷不得煩激是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閽力爭臣喜此心即可以爲堯舜臣若承旨緘默是順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充皇上爲堯舜之心亦烏用諫官爲矣伏乞皇上忻然轉圜立收成諭其客氏或優以金帛或歲時問勞示無忘簪履斷不令出入大内瀕近宸嚴至于内侍人員亦須詳辨彼老成正直者

大抵不善爲逢迎者也願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倚任
而倚鋼勿旋罪而旋賞使輾轉猜疑愈開旁隙則情法
自爾域祉自淸孔子曰惟女子小人爲難養也故因是
而并及之臣無任悚息祈懇之至　疏上得旨云屢有
旨諭如何不體朕心又來瀆擾候處賜借事沽名姑念
言官且不深究

門軍法紀全強疏　天啓元年　侯震暘

臣于前月二十六日抜差皇城巡視甫入公署有燕山
伍長閻科呈告內監呑賄坐占多軍事當批該總查解

去後隨據山東把總劉光溥同稱拘集各犯審據李堂
供係府軍左衛直軍容應本門內官錢霸等三十員內
除病故一員現在二十九員每一員內官占軍八名名
曰小伴當每名每班折錢八十文各內官共占二百三
十二名又有大伴當各內相下占軍一百一十四名每
名折銀三錢一向交納不缺因本月初一日該伍長閻
科上直拖欠伴當棍錢未與內官朦朧開送三十名于
中府拘拏以致具告審據周四供係內官王受下家人
趙鎖子供係內官趙昇下家人各稱本月初一日伍長

閻科欠伴當棍錢因各內官聳捏拘拏以致告狀前情
是實等因到臣及巡視部臣張國紳會面質諸奸一一
索詐常例免首無辭則贓證有據矣臣准擬十四日赴
署公審將奸徒責究昨進科門監趙昇等來見手出一
揭明開官錢原係太祖舊制爲修帚網巾之費閻科每
月包認官錢三分執棍錢一百二十五文今九月侵尅
肥己懼罪刁誣等情因稱已具疏入告下錦衣矣臣始
駭內豎之無法無君明索軍儲暗要俞旨玩禁廷爲兒
戲欺巡視爲贅疣一至此乎彼見該總拘其兒僕不容

保領度臣審實後必將具奏故乘間先發皇上未及覺
輒下所司打問豈知門軍之刁頑負放相沿已久必該
監未嘗利其有而後可以行其法昇等今日折官錢明
日索棍錢彼日餘幾何能堪此乎惟借此爲名臣等巡
視所到多雇覓乞丐充數臣初受事極意振刷輒取腰
牌查對盡露前情咸訴爲內監剝膚計不得不出于此
臣猶謂積弊相沿當漸漸釐革而昇等暢于法不可逃
乘于機不及待豫混天聽先取各犯以去若至臣公審
必將曰此欽犯也誰敢加刑如此則皇上設立巡視衙

門何用以一門計之每月占軍二百三十二名折錢一萬八千五百六十文作銀三十三兩四錢八分又占軍一百十四名折收大伴宿銀三十四兩二錢以上二項共計一月銀錢六十七兩六錢八分以一年計之當得七百一十二兩一錢六分一門如此各門可知四衛如此各衛可知皇上試問昇等是否祖制是否爲應得之貨宿衛安得而不寡防守安得而不弛近來外患愈殷內備愈懈且閹官作横所在而然門監沉稱無賴如捽憲臣屏輔臣不一而足皇上俱不嚴究以此驕恣無忌

郎臣叨巡視僅數日金海河死屍一軀蒙皇上救內外緝事衙門嚴查具奏竟如充耳而東華倒死男子又見告矣似此疎玩將嚴究軍伍而奪其糈難責其勤將少從體恤而法漸弛奸宄漸不可問且業蒙告發未經剖質而先弄機關尤難輕貸伏乞皇上敕下法司究擬若侵剋果虛則坐門科以刁誣之罪幷罪衛官若侵剋果眞則坐門監及李堂周四趙謫子等以科斂之罪而該監情虛誣奏亂法欺君尤宜嚴加究處庶法紀明而奸宄息臣亦得明其職掌矣臣草疏畢見兵部題差張國

紳督催官大兵馬此固愼擇而使但臣等科道部三人共事所藉稽核守衛官軍總數及三日一換每班細數皆部臣司之國紳拮据有日綽有擔當臣與憲臣周邦基任事伊始實藉國紳同心整頓詳處一番務求妥當不作畫餅而國紳忽委別差該部疏議經略出關詞甚佩佩臣又何敢借留彼爲但所催後勁兵馬原係各地方官選發各有專管業已戒行令第沿途迎督已耳國紳現有職掌皇城一差亦非細故惟向來看作套數所以積弊相仍牢不可拔四五月間添差科道專守長安

等門是何等備今未可緩視也臣故不揣謂宜留國紳現核該監與該衛等互侵細數上聞以終此局聽該部另委別員督催兵馬不知可否統候聖裁臣無任悚息祈懇之至　疏上得旨已有旨了張國紳題差催兵不得議留該部知道

禁廷人命疏　天啓元年　　侯震暘

臣叨皇城巡視匝月間屢報人命其沿舖假死查無主名者不具奏外其于係內相者一見于金海河一見于十庫一見于壽皇殿壽皇殿死屍劉大爲十一月初三

日事臣著把總查驗知係戌字庫官于忠名下家人有
伊父認稱煤氣燻死此或刼之以威或誘之以利總不
可知業有親父領埋不必深究若十庫死屍劉三則前
月三十日晚懸梁于庫南廂房者也臣批該總立刻查
報據稱係內相毛奉名下家人素不守分潛廢本官衣
服因而自縊現奉旨著司禮監拏問竊念縊固稱兇非
萬不得已孰肯輕生以理度之定從迫脅猶恐承問者
不免任意出入草菅其民纍纍是懼而兩事俱在月初
一陽節與萬壽節輻輳嵩呼臣不敢上聞然事關職掌

終難默然至金海河事則係臣題請在前奉旨敕內外
緝事衙門嚴查具奏乃褎如充耳若罔聞知臣令懸死
者衣服于通衢俟所親來認及有丁氏具告到臣稱氏
男楊守禮來住宮房九月二十六日梁小坡多人叫男
出外口稱梁公要他不知何故身死禁河氏姪丁國臣
見衣報知伏乞嚴究趙冤等情臣止見幼孩扶掖丁氏
眼枯口咽哀楚萬狀問伊姪何在則云以報知之故冤
禁衛獄矣旋著該總查問稱係司禮監奏聞特下錦衣
衛嚴行究問本內事情無由抄看臣念錦衣衛正所稱

緝事衙門介內外之間者必當關白臣疏取致死緣由
直窮到底乃越日傳抄聖旨這事情你每如何回護還
著究問來說臣益不解所稱回護者何指爲護內相則
國臣尚有得白之時爲護屍親則國臣永無可生之路
夫投河男子不知姓名懸衣搆認法也國臣見而報其
姑丁氏丁氏痛其子死于非命而哀鳴情也死者死矣
生者求伸得抑令繫執老媼勢將與其姪俱盡不逃殺
三命乎代爲鳴控者非臣之責而誰責也亦在大慶前
未便瀆奏亟移揭那之司禮監據該監回文查得已故

掣了楊科官房一所原係科名下內官趙進忠將房恭
進仍與科姪楊守禮看守進納房租役有內官王尚用
貼進忠守禮頂頭銀一百兩將房三人同住至今九月
內王尚用開知各處宮房俱有欽賜之語向進忠守禮
索要前項貼頭銀兩其楊守禮不知因甚情節于九月
二十七日投河身死至十月十八日有神棍丁官郎丁
國臣孔大孔五王轔登等唆使丁氏指屍詐賴不遂彩
告聯詞于刑部山東司審理丁氏實供守禮素有風疾
時常要發離家日久不意投河等語況此房欽賜梁太

監于二十五日役河于二十七日止隔一日梁小坡與
守禮素不識面且無仇隙實爲誣害不待辨而明也因
誣不甘于十月十二日將情具奏奉聖旨本內有名人
犯著錦衣衛嚴行究問欽此該衛卽將梁小坡拘集聽
審本衛于十月三十日具題覆奉聖旨這事情你每如
何回護還著究問來說欽此至今該衛尚未覆審等情
到臣臣乃知明旨所稱回護者蓋指國臣暗言也嗟乎
守禮丁氏親男也子死母告何待人唆國臣丁氏親姪
也弟死報姑何得稱唆且明有趙進忠王倘用與守禮

爭房致死謂不知因甚情節其誰欺乎孔六等不知何
人要未有有告而無證者由後言之所連殺又將不止
三命矣其謂丁氏口供風症等有無不可知卽有之或
錢神買和倘忍言哉夫司禮監必其人老成而明于國
體者任之因皇上所託爲親臣也似此妄命曲徇情面
不仰承聖明好生之德可乎因念前月門禁一事監官
寶軍執法臣特疏糾參願爲皇上一釐宿弊乃趙昇等
取旨如寄而臣疏第云知道了含糊未明臣故將李堂
等三人關送法司虛實定有著落聽該部具覆若人命

重情亦盡黑白倒坐其于悖國憲而干天和不小除劉
大一案免究外祈皇上將劉三楊守禮二獄併敕法司
從實從公嚴行鞫問俾人人知禁近之地三尺不私庶
冤抑得伸臣叨巡視者亦得施眉目于掖垣侍從之班
臣愚幸甚且臣非謂中官盡匪人也祖宗法制原不令
干預政事今以臣職掌所關參者自參問者自問反不
令臣預聞倒置甚矣故不覺嘵嘵及此併此後凡重大
事情悉付外廷究擬廷臣自能仰承德意宣暢輿情其
有偏私矯枉者臣等亦得以白簡從事當此國家多故

勿更開煬竈之端使羣情憂不在絕徼而在蕭牆也臣
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疏入得旨丁宦等已有旨了劉
三併法司問擬

請發帑金疏天啓二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天討方張公私俱匱懇乞聖明垂念危疆亟
賜發帑以濟燃眉事臣惟率土貢賦臣子職分自非萬
分緊迫何敢呼天妄籲乃蜀中不幸遘此異變有不得
不懇乞于皇上之前者先是天啓元年五月內奉旨調
川兵三萬援遼部文議定每兵一名給銀一十七兩通

算該銀五十一萬兩監軍總鎭督餉等官與吏承稟糧
戰馬船隻俱不在內是時臣待罪藩政日接部檄急如
星火查庫貯僅四十八年未解加派銀四萬兩餘將京
料缺官頁扇價銀各邊軍糧盡行那借共解到重慶聽
支者二十二萬兩沿江經過州縣如叙馬瀘重夔等處
共兌支過大糧邊餉銀七萬兩餘俟內帑找補猶慮不
足復兌解巴縣大糧銀三萬兩重慶庫貯清出屯銀三
萬兩該府徑行大足酆都等縣取解五萬兩有奇貯府
聽支于時西土苟安東圉孔棘秖期速發以濟阽危且

謂將傍冬初會計期近那新補舊猶可撑持乃不意與
常之禍頓生肘腋之間其在重慶貯庫者支發未半盡
為盜資川之西東財賦州縣悉被殘破雖保有川北下
東上南三處而援兵經過坐派行坐二糧募夫搬運民
不堪命逃竄亦空臣在圍城之中與賊相持一百日先
後集衆五六萬每糧經費不支與布政使臣周著竭盡
必較巳措過銀十萬餘兩數又不足共立券書多方括
借藩府郡王搢紳士民通共助銀六萬兩其力巳竭今
不惟各營士兵嗷嗷需餉衰足不前即松建各邊經歲

無糧近日諸酋乘釁生事在保縣屢以生番圍城告在
建昌則以蘭目蠢動告遵義兩次被占建武為賊門戶
正當戮力之秋孰肯枵腹從事臣閱邸報蒙皇上軫念
成都重地特遣督臣張我續總理四省之兵兩次發帑
金三十六萬兩仰荷聖恩不勝感泣但查先年征播寇
在巢穴全蜀無恙號令徧行倘動九省官兵費金錢二
百七十萬兩今賊不軌禍在通省其難十倍于播雖戰
敗奔逃而渝城未復元惡在逋萬一賄通彝司結連黨
類豕突鴟張更難收復今若乘破竹之勢為犂庭之舉

必得數十萬餉先安各邊之心然後一意勦討四路會
攻懸賞以鼓將士納降以散黨羽諒此幺麽不難撲滅
但兵多費廣不能尅日內告資用之不敷外懼各邊之
生變臣愚不肖若不亟疏控籲為罪滋大懇求皇上憫
念西南重地塗炭巳極且蜀安而鄰省皆保蜀存而常
賦自充安危得失所繫匪細伏乞俯允再發帑金五十
萬差官陸續解發川中容臣與督臣會同三省大兵尅
期翦除檎獻首惡用張天討奠安地方藺賊既平則諸
邊又易撫戢西南半壁可復覩太平景象矣　疏入帝

從之

上復讎疏 天啓二年　王之宷

臣謹奏禮君父之讎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讎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讎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

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瘋癲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讞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赭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讎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梃擊之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于張差之梃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于上矣又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訟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寬奸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聽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紅

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亦有人心者以堂官對衆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增減之皆當治以大逆不道之罪非止大不敬也

疏入帝不問至五年魏忠賢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案之宷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中下詔獄瘐死

新餉苦累難支疏 天啓二年　高推

臣聞國之所賴以為本者民也國失其本無以為國矣民之所賴以為天者食也民失其天無以為民矣臣自奉命西巡由中州抵秦境時方四月麥已登場矣從此

而再佈秋禾八月以後其利猶可獲也迨踰隴而西萬
山叢集窮日馳驅無半里平夷之路亦無半里可易之
疇百姓普無餬口之資不得已而墾百仞之巔以爲阡
闕陡阻之壁以爲陌畝壟既不堪注薄土又不能滋一
遇霪雨爲災漂蕩衝決則土去石出地盡糧亡矣其視
他處膏腴肥饒安土樂業者不啻天壤之隔也且西北
地寒窮荒之時序欲陽二麥至八月方熟天末之陰陽
弗正諸禾入秋末始收一降嚴霜百穀盡槁稔歲不獲
贖裏之半頻年復有旱潦之憂其視他處一歲二熟十

局滌塲者又不啻天淵之隔也至秦中事竣攬轡西征
其山愈叢其地愈瘠時已六月將終麥方吐華諸禾奄
忽臣呼左右而問之西之山何如乎對曰不減此處之
山也西之地何如乎對曰瘠于此處之地也臣不覺伏
軾而歎曰有是哉民何不幸而生于此域耶一遭荒歉
又何以爲聊生之計耶越數里擁擁簇簇紅塵赤日之
中披裘裸體之輩咸伏地遮輿而告曰遼餉苦遼餉苦
不減則民當餓死矣臣進而詰之奚爲而至餓死也民
答曰山地荒薄三分不敵他處之一即大有之年所得

不過五斗未有遼餉一半徵納一半聊生既有遼餉一
半納糧一半充餉民皆枵腹待斃矣臣因而窮之爾既
餬口之無資至今何以爲食耶民皆泣涕以道曰夏秋
之間樹頭之莊溪澗之菁猶可充腹將至冬春水合草
枯即山蔌野蕨稍有存積然而茹毛茹草終非長物民
蠢蠢轉溝壑矣言罷號泣之聲徹滿山谷臣亦含淚以
之爾各安業即當爲爾請命也越二日擬筆局即以
民事詢鄉守知府郭之祜細陳閭里之窮備言遼餉之
苦其燭照民隱者至詳至悉謂民困遼餉而摧折者十

之二三矣此鞏昌民窮之大概也既抜部承臨路傍歷
店近郭窮鄉家塞其門人泥其牖臣呼左右而問之此
何以故對曰此窮民之逃竄而亡其家者也臣因而詰
之逃往何地答曰東則散而之四方西則趁食于外地
臣不覺撫膺而歎曰有是哉散之四方猶可言也趁食
外也是驅百姓而爲敵也是何光景成何世界乎甫入
將中狄道金縣之民擁門而告遼餉之苦者視鞏民無
二也臣進而問之爾何若是其急乎答曰遼餉之困甚
若倒懸不減則民無孑遺矣臣因而詰之奚爲而無孑

遺也民答曰山僻要荒地不堪種歷來正額不完加以四十四五六年三載亢旱顆粒不收民猶戀戀故土不肯輕去其卿井迨遼餉一加重困難繼正供之催吏方去加派之呼吏復來完之則白骨無肉之可剜不完則官司催逼之難受百姓日窮日蹙茲皆空壁而去矣死亡流離不知其數矣疾首蹙頞蓋不勝其呼籲之悲也臣乃撫慰以安之爾各就里即當為爾請命也已而知府龔懋中進署相謁手持一冊以示臣開而閱之乃五州縣窮民之狀也極言新餉之難完備悉逃亡之景象蓋謂昊天不弔頻歲不登自泰昌元年僅熟其半次年又以冰雹為祟半救不獲兼以遼餉催逼蓬戶流亡者十室而九百里之內人烟斷絕有司追于催檄遲于守提萬不得已乃呼一二現在之民千方督責剜肉醫瘡以完前件窮者逃矣即今富者亦以賠累而窮矣滿目堪憐觀百姓之自吐自陳倍詳倍悉即鄭俠之流民圖不作兩觀賈誼之長太息實無輒輕已此臨洮窮民之情狀也按部踰河千里黃沙百穀難樹草木斷絕禽鳥亦稀其淒涼之狀視河東更苦一時執戈持戟之輩有

三五成羣有十百為聚含淚而告遼餉之苦者觀乎民更急也臣進而問之爾何若是其迫乎答曰遼餉之苦甚于荼毒不減則軍為餓莩必且空伍而逃矣臣因正色以詰之向何為而困吾閫今何為而出此言也僉曰邊荒絕塞沙磧不毛窮軍臥薪嘗膽以守邊疆全賴京民二運以為活計未有遼餉之時京運呼天不應猶借民運支吾自有遼餉百姓皆以遼餉為頭而邊餉全不完納也有司皆以遼餉為先而軍需通不照管也守成窮軍有一年乏糧者有二年乏糧者甚有三年乏糧者向猶典衣以自計今則無衣可典矣向猶賣妻以苟活今亦無妻可賣矣臣于風埃露處之中惟見淒慘哀憐目不忍視痛哭流涕耳不忍聞臣即溫言以撫之廟堂之上不知爾輩之苦楚爾宜念朝廷平日之恩養各守寧宇即當為爾請命也臣乃立檄各道以查邊餉之完欠據洮岷兵備道右參政秦士文報稱洮岷之餉除京運欠五萬餘兩民運猶欠二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也臨鞏兵備道右參政徐鎮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七萬二千八百餘兩民運猶欠二十二萬六千四百餘兩也帶

管靖邊兵糧道徐鎮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二萬五千三百餘兩民運猶欠一十萬四千四百餘兩也分守西寧道副使楊俊臣報稱除京運欠二十萬有奇民運猶欠三十一萬五千六百有奇也分巡西寧道右參政郭之琮報稱除京運欠二十二萬有奇民運猶欠三十五萬一千二百有奇也西寧兵備道按察使王佐才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二萬六千八百有奇民運猶欠一十萬九千五百有奇也帶管肅州兵備道郭之琮報稱除京運欠六萬六千有奇民運猶欠一十七萬四千四百有奇

也莊浪兵備道副使馮任報稱除京運欠六萬九千九百有奇民運猶欠一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也以上京運共欠一百四萬八百餘兩而民運欠至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二百有奇也嗟嗟邊蹶何地守邊何事而忍令此輩之枵腹耶此又兩河窮軍之大概萬分不可緩者耳臣輾轉顧慮再四思維當邊庭告急之後神京左臂盡爲敵有皇上方且宵旰舉朝臣工畢智竭悃恨不能罄天地之藏括山海之積爲國家宏物利而襲至計臣即有胸無心寧忍自外敢不仰體皇上之殷憂竭

力公家而顧爲臨鞏之計哉獨計臨鞏天末也其地非膏壤肥澤之地民非家給人足之民也臨鞏小府也其減之不過九牛之一毛其加之亦不過大海之一滴也且甘固重鎮也由河湟松山紅井以至酒泉玉門數千里之長邊實全陝之門戶其關繫匪輕猶不減大遼左之重也諦觀自有遼事以來四川之變不知費各省多少物力矣黔中之禍不知費大內多少金錢矣即山東河南畿內白蓮之亂又不知廑皇上多少憂思矣區區兩河仗祖宗之默佑皇上之威靈及道府之綢繆其不

至如川貴之續者倖也至火酋物故諸子生心虎視眈眈窺我內地即今九月二十後海外擁衆萬騎過我河南以示狂逞一時羽檄旁午日無寧晷即臣與撫臣日飭各道將嚴加隄備然猶彼衆我寡彼强我弱彼有糧而我無餉岌岌乎有累卵之危幸而天佑皇家敵之腳根未定二十三大雪二十四大雪海外駐宿之地雪深三尺朔風透骨冷氣逼人敵不能存縮頸而去河西一塊土不至蹂躪而莫可收拾者尤倖之倖也然敵可保其不來乎天可保其常雪乎萬一明春和煖捲土重來

則滿目鋒鏑不知何以支持已即不然而窮軍內訌揭竿鼓譟又不知何以翦滅已計此時而方且動大內之餘藏以爲固圉之完計欲民之再出遼餉也得乎不得乎即欲少緩須臾而不爲之速賜蠲免也能乎不能乎臣想皇上超然遠慮則新餉之能當不俟臣言之畢矣臣草疏之餘時閱邸報見諸臣之請蠲新餉者古厥層額十之八九皇上之注意危遼如俞所請者十無一二臣不憚三草三毀躊躕再計然而地與地不同民與民不一臨鞏之民所供皆係邊儲臨鞏之糧計數不及他

省之一大縣然蠲之在上不過毫釐存之在下不啻巨萬民之困窮倍苦民之望恩倍切臣之遍歷兩河目擊民艱日夜嘔心爲國爲民一念樸忠告于皇上者如此昔帝堯在上一民之飢猶已之飢況今之啼飢有不止于一民乎文王在宥民未有傷視之如傷況今之窮民有不止于如傷乎伏乞皇上軫念窮邊亟停加派俾民得稍遺餘力以自養即遺餘力以實邊並敕戶部速發京運以救涸轍之枯魚庶軍民其有瘳乎兩河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戶部知道

防緝都門劫盜疏　天啓三年　宋禎漢

臣惟論治者莫不以弭盜綏民爲先圖謀史者亦莫不以盜息民安爲稱職蓋小盜大盜之積也而劫盜尤煽亂之階也嘗見斬木揭竿弄兵潢池之輩率皆繇于胠篋探囊御人剽貨之徒故在清平之時而防禦捕緝法已不容忽矧今搶攘際乎凡在郡國之間而劫掠相聞漸已不可長矧近在輦轂下乎詎意邇時法度廢弛盜賊縱橫鼠竊狗偷猶不足問鴟張豕突實繁有徒臣前

月初入班行聞順天府庫被劫心甚駭之未幾北城復有劫殺一家六命之報益駭聽聞然皆幸而獲不踰時網不甚漏也今月臣奉堂劄接管南城之次日即有正東坊住人王廷勳告于十二月初三日二更時被盜二十餘人劫財傷命又次日據正東坊住人程惟勤告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夜被強賊二十餘人劫財傷命又據正西坊住人李嘉賓告于十一月初九日夜被劫臣已批行各該總把勒限嚴緝外因查卷簿則冬季之被劫行緝而未獲者不獨此也在十月二十五日則有崇北

坊陸道被劫矣二十六日則有宣北坊陳大被劫矣閏
十月二十六日則有宣北坊尹代卿被劫矣是皆劫在
黑夜責在捕營各經歷行該總把臣陳邦政等嚴緝去
後而杳無一獲者也王廷勳等三起之未獲尚在一月
之內陸道等三起之未獲直踰兩月有餘捕總之職掌
何事兵番之分布何為既不能勤巡邏謹鈴柝防之于
未失事之先復不能嚴期限密查訪緝之于既失事之
後攻剽每月疊見捉獲累月尚淹則將焉用巡捕員役
為哉迺若總把臣尤有可異者在王廷勳之被劫也正

其該管地方廷勳當盜至之時潛出奔告于把臣乞其
救命把臣直應之曰誰人不有命廷勳因泣懇再三懇
即發兵追捉而把臣竟恬然不理夫有地方之責者一
聞有急便當不介焉而馳矣豈有求救者號呼于前劫
財者狂逞于側而忍于袖手敀于坐視若此此寧獨不
知有官守亦豈復有人心者哉隨查夜巡番役每牌鋪
額設二十人不為少矣惟是捕官往往勉取常例受賄
買放遂令嚴更夜柝寂不聞聲救援躡追茫不見影而
各番役輩捕緝無能迺唆盜扳良指賊行詐種種作奸

逞恣小民之被其害聞且有通同盜者法紀敗壞殆盡
盜賊安得不橫行也至于督捕郭欽者有提督之任無
督率之才既不能弭盜以靖郊圻更何辭瘝曠而溺職
守臣前疏已再追見兵部覆疏謂欽精神用之以彌世
情不暇用之以詰不軌是該部既知之稔矣茲時何時
提督何官彌世情與詰不軌何者為職分所當為豈有
明知其不稱而尚可一日容之于其位哉伏乞聖明垂
照如果臣言不謬即飭該部將把臣等分別究處用警
玩曠仍速推賢能以任提督俾率各捕員役洗心滌慮

設法防緝未獲者務緝盡獲無事時恒防有事庶法紀
振而盜賊屏跡京畿靖而四方咸安矣　疏入得旨這
劫盜防緝等事屢旨申飭本內捕官賣放夜巡及番役
唆盜扳害尤切近弊著嚴加禁治把臣等分別究處該
部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六

蘭地善後機宜疏 天啓四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恭報蘭地情形與善後機宜仰祈聖裁以期安攘事先是臣切責五路將吏滔進龍場擒酋搗穴又慮酋黨懼死負固多方曉諭令其逆首擒酋建功贖罪去後隨據各路道將塘報官兵大至龍場齊入得功有差降將胡世孝王繼宗等奉諭擒獲僞都督李遶達蔡金貴及奢崇明妻安氏等臣恐元兇未得老師匱財于是親抵戎行申嚴賞罰道經大洲江門永安永寧與詢

問古藺落紅大壩新寨太平滻衛一帶皆膏腴地也衛雖隸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造逆奉旨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文武不惜軀命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逃奔境外尚未獻俘而藺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爲利翻以養兵爲累故談及改流輒多蹙額但二酋造逆滔天連年血戰僅而得之即欲仍畀宣撫將與之誰人乎況永寧一塊土西自建武東至遵義三面而環之賊欲動則無處不可闖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遙最難照應譬如人腹心

肘腋之間去一虎可復進一狼乎當聖祖時天造草昧西南酋無不畏法故特就中設建衛所以通血脈徒用牙錯之義殊少彈壓之威傳尋至于二逆肆惡橫行已無天日在蜀以爲土司而寬其文網在黔以爲鄰酋而置之不較陰謀既久一旦擧發殺官戮民不啻刈草此亘古未有之變也倘可因循苟且不爲長久計哉以臣之愚參之衆論咸謂當以赤水河爲界自河以東龍場一帶悉以與黔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就永寧城中設立道府與遵義建武互相犄角則呼吸相

應聲勢聯絡用以彈壓諸酋保護內地計無善于此者若黔省以爲祖制不肯更張則照黎平鎭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衛所雖曰雖枝亦無不可臣不敢侈開疆之名以滋多事但審地勢參人情似不得不出于此惟聽廟堂之公議皇上之酌裁耳至于二酋業已無藪無家入險逃遁或旦暮擒得或遲以歲月俱未可知惟黔蜀脣齒利害相依屢據該省撫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參將林兆鼎提兵一萬殺衛羿子猓玀等關直入大方該撫臣即督合營兵又行令總鎭李維新接管事畢再發重

兵燹挨外獨是蜀連年用兵公私俱匱庫藏括而又括餉糧借而又借小民之仳傷未復膏血盡竭不戢自焚最為可慮臣憂心如惔不能朝夕疆土既清蜀宜確議一面設法將各兵漸撤以省民力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皐謨合詞上請伏乞皇上俯賜裁定敕部院會集九卿科道從長確議覆請轉行臣等次第料理奏報庶西南苗彝之地與安于萬萬年矣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疏入帝從之

地震陳言疏　天啓四年　畢自嚴

臣惟春秋地震必書誠重其事也微臣竊曰陰陽之舛戾因縱觀時事之艱危豈容無說以處此東則製械造車闇然思逞西則陽順陰逆狡焉難憑則可虞在邊境選餉加派在官雖徵其所不得不徵在民實應其所必不能應則可虞在窮民左藏空匱而沿邊之兵餉不能時給即最急如榆關亦以海運暫停轉輸靡繼每懼裸體脫巾之呼或出風餐露宿之旅則可虞在卒伍軍興方殷飛芻輓粟固不容已然瀚海風濤而長年三老每葬身魚腹之中即竭蹶芻牧而重趼繭足多困踣輪蹄

之下誰非赤子而茹苦至此極也則可虞又在運務凡此皆足兆畏皆足鬱和臣自嚴濫竽督餉承乏撫方值災異之洊臻思奉職之無狀所當痛自修省不遑寧處者也夫災異之來天所以儆辟人君而亦所以仁愛人君也人君應之以實則震懾實為休祥酬之以文則仁愛終為譴責故天之鑒下也洞見于幾微而君之同天也轉移于呼吸即今似有不容不亟為修省者如煌煌綸綍間由中旨之傳宣致令輔弼不得關其事萬舉萬當而一誤則救藥靡施將無啓儌倖而滋猜嫌乎是內批當慎也如瑣瑣貂寺濫承延世之寵光致令樞筦不能守其法作威作福而一轉則勞臣解體將無嗟濫觴而叢指摘乎是恩澤宜節也乾坤之生才有限乃以背繆之大僚而一言擯斥以道學之名備而投老巖穴以批鱗之直臣而長伏草莽棄騏驥于伏櫪舍楩梓于斷潢將無失算乎是人才宜惜也金甌之鞏鑿總屬朝家之屏翰羽林之貔虎孰非王國之爪牙顧寄兵柄于貂璫幾同伏戎于肘腋既糜大內之金錢且胎他日之隱禍將無非計乎是內操宜罷也以上四者均足為聖德

之虧損也伏望皇上亟圖修省次第舉行庶幾人心悅而天意得陰陽和而災變消矣　疏入帝不納

地震頻仍疏天啓四年　畢自嚴

臣竊惟有災異則有感召有感召則有事應今瀛洋數百里及沿海一帶皆臣統轄轉輸之地則皆臣罪戾之所感召也請詳言之津海國也蛟宮蜃窟人所爲望洋卻步者也今樓櫓洒天艅艎銜尾日驅一方民命以狎于驚濤怒飈之中此其地利安乎否也津餉皆新餉也海內所爲竭澤而漁者也左輸關右輸鮮梯航無巳耗

斁中原此其民情安乎否也津兵皆新兵也所爲備神京山海後勁之用者也年來調東兜調御門調關門足不停而席不煖弱者踣于路強者竄于途今日壁壘幾空狩有緩急將何以應此其兵力安乎否也津海地利兵民無一得安其常而謂坤輿職械獨能循其寧靜之體乎邇者風霾屢作雨澤愆期皇上方下明詔與大小臣工共圖挽回而地震又見告矣以宅中定鼎之區而虩虩搖動是豈可以修省之空言而回既怒之天心乎則臣願以修德之說進兢業常存而佚遊宜戒也儉德

維國而賞賚宜節也啓沃當遴而召對宜舉也以至深宮燕處培養無疆之祉尤不可不愼也凡此皆修德之屬也臣又願以修政之說進東事方熾而邊防無使弛也遼妖已平而嵩患無使擾也遼民久困而反側無使驚也以至採納忠諫慰答寰宇之望尤不可不亟也凡此皆修政之屬也誠使德政交修法成湯之自責則天不能爲災地不能爲異而皇圖愈爲鞏固矣　疏入帝不納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天啓四年　楊漣

臣竊惟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秖供掖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于翦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愼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

賢悉排去之顧于羣護選侍之沈漼曲意綢繆終加蟒
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
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淸修如鶴忠賢
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
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愼行
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大罪
五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
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顚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
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

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
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
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
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託言
疾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
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
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
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
聞忠賢與客氏大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

矣大罪十先帝靑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
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衞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
以私忿矯旨殺于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
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
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
褻近又于河間毀人房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
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
明日廕錦衣衞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
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

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
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
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
爭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
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
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搒掠視
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
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
罪十七北鎭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

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
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涖任忽傳旨詰
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蔑王言毋論玩言官于
股掌而惶惶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
緝姦自忠賢任事日以快私讎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傅
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
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
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
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

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
意忠賢與姦相沈瀣創立內操藪匿姦宄安知無大盜
刺客爲敵國窺何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
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淸塵墊道人
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
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
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
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
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

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
奈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
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
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或姦狀敗露則又有
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
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
忠賢而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而不知
有陛下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
請待其旣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

靈尚尊于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
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麽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
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
並出奉聖夫人于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　疏入忠
賢懼魏廣微調旨切責自此忠賢日謀殺漣次年再興
汪文言獄羅織下詔獄許顯純酷法拷訊遂于夜中斃
之

請除姦璫疏　天啓四年　　蔡毅中

臣惟學校者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君

雖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奏于九卿而謂一切朝政皆
親裁以封璫爲忠代之受過合監師生無不拊心悉歎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錄臣皆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
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馮保二事願皇上邇之瑾在
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聞諸臣劾奏夜半自起擒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旣而少作威福臺省劾奏未閱畢朝公疏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于南京今忠賢無保之功而極瑾之惡二十四罪無一不當悉究舉朝羣臣欲于朝罷跪以候旨忠賢遂要
皇上入宮不禮羣臣今又欲于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而皇上漫不經意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乞將漣疏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卽不加劉瑾之誅而以處馮保之法懲之則恩威並著與神祖媲美矣　疏入帝不納

糾傅櫆疏 天啟四年　左光斗

臣惟君子之別于小人者清與濁而已矣君子之不能容小人猶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濁異則其好惡不得不異也然而鵠終不可以爲烏烏終不可以爲鵠其好惡殊其面目終不能易也臣于本月十九日接邸報見刑科給事中傅櫆爲邪臣比匪人把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立賜處分以銷隱憂以保太和事內論臣及科臣魏大中除大中自疏外其云面性男子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途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爲仇似乎科臣猶知有有道有清途有善類也者而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著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于山人墨客絕迹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廷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以知櫆之意矣櫆之意不利于攻功有鄒維璉不利于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倂欲羅于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薦之爲銓司亦嘗亟稱其才品

國咩二十年清冷臣隨同鄉諸臣後一緘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疏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必欲與之爲讎也豈其性與人殊耶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倒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也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困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矣願科臣之愼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退倒得預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

有的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揆不許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嘗目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脈絡機鋒長安洽覷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鄧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擬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願科臣之愼持之也臣忝竊非據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塡胸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從公議處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在言路不能獎恬拔滯爲何掃除清流顚倒國是仍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另選賢才代茲重地　疏入

帝有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跡自明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再劾監織中涓李實疏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以蘇松兩郡料額有定無點金之術以遂織監谿壑之求李實因此肆螫于同知楊姜臣願一罷以自此丞之無他而皇上不加臣以譴逐更令安心供職又念臣力請免楊同知之逮治而革職爲民此不惟臣荷優容

之仁卽楊姜亦深感寬處之德然而姜原無擅減之事以此坐錮臣雖靦顏就列誠有大不安于心者頃又見李實摭拾遷辯鋒深情遁措詞倨侮垂涎無厭皆由肯小指點提弄臣不明白參透定貽不了釁端夫袍段以四十萬分爲十八運按運支銀原編額止有此數卽實之疏亦不敢謂蘇松料額有濫此數之外事理甚明不煩喋喋楊姜奉法急公並未擅減昔漢文帝以阜綈革舃嗇服御假令姜果能爲皇上減省冒費是以中興之罷孩海內之殷富宋仁宗因陝西用兵行三司議節省

主望皇上剛固敬君之至者豈不卓然賢吏然而原非有滅也皇上聽實之言而以擅滅不敬坐姜此天下所共憐臣之所大不安而皇上所當轉圜而昭其寬益者也實來蘇杭一帶嘗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而官府之條開指訪之門捉民機為匠人甚苦之乃又有背違成憲決裂舊章兩事則歲改袍船是已夫李實仍舛之嘗領袍段也嘗具疏欲躡孫隆行事而孫隆于蘇松袍服之外未嘗從管鎮撫寧廣各府州歲改此數處向無貂璫之跡今一旦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參商絡繹

驛遞恐咨萬一奸民構出事端誠恐禍生臣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為有司存累年之規而深為地方防意外之隱憂近來數郡中攫取已收去銀錠萬兩未聞一縷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于地方不再計而明矣此其必不可紛更者一也又袍船每歲八隻神宗已裁定著為例劉呂兩監行之久矣今忽增造二隻歲歲要加派修造之費驛騷要設處夫廪之費李實不過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顧也萬里挽曳之苦不恤也漏闕萬千之稅不念也此其必不可紛更者二也大凡管織造之官多勸皇上奢侈少勸皇上節儉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實但望其照舊例循行不至格外作耗足矣仇士良言固寵之術必使人主廣侈其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强每事直諫力求先裁一切之處見實自觀于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責大乎是伏乞皇上嚴諭李實于歲改袍船一事但令照舊勿聽宵人攙置恣意更張此江南之大幸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已飄然遠引甘為聖世逸民更當諒其無損滅之罪曲賜輕處則臣言見采地方蒙庥雖加三

級段官有餘榮矣　疏入得旨楊姜稽誤袍段把持運船已從輕處巡撫官表率一方職專察吏豈得漫無甄別一味護庇如何瀆陳揚參定行奪問

請興江南水利疏　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謹奏江南蘇松常鎮四郡幅員不過五百里歲輸租粮二百餘萬最急莫如水利而水利之最大者莫如吳淞白茅劉河三江蕃環蘇松常與嘉湖數郡之湖澤咸歸翕于此為宣泄入海之道近劉河一線僅通吐納而吳淞與白茅二水則淤為平陸前代屢濬具有史志可

攷國朝永樂二年尚書夏原吉來濬之正統六年工部侍郎周忱濬之隆慶四年都御史海瑞濬之至今而五十餘年猶未施工以致吳淞江自澳塘以至新涇口及東西蘆浦二壩等處六七十里淤澱不通白茆則海林塘墩鎮涇等處俱久壅塞先後建議之臣皆以爲請本屬郡紳亦每每叩閽求濬而輒以數浩中寢三吳百千萬生靈之命脈引領此舉而皇上未有治水之命地方不敢擅興大役邇年小有水災低田輒淹沒直浙數郡錯受其患如常州吳江常熟崑山嘉定上海青浦無錫

宜興等邑之圍荒田數萬頃每遇稱白兌運之時有司但得派高鄉攤補而高鄉賦役原重又不甘心爲低區白賠以此有司常致成降罰而小民受敲扑追呼亦終不能完額今年巨浸暴漲瀰千里者水之爲害也而停蓄經旬不消者水利不修之爲害也若今日又因循不治則東南水患日甚一日而國賦與民生兩受其累矣臣查都御史海瑞開吳淞用銀七萬有奇前按臣薛貞曾委官估計數目亦不相遠白茆則知縣宋賢力請疏濬大約工力可五萬而足通計兩江工費以十二萬計查三十六年除應天六府賑濟不計外蘇松等府實嵗發賑銀五萬兩今時詘皇上不能多發帑金而賑災不可少或可就以賑數再添一二萬發開河工臣檄各鄉飢民盡赴工作計丈定工計人授役計日給值所全活必無量而水利亦興役雖有霖潦不至傷稼昔宋臣范仲淹守臨安遇歲凶轉乃大興工作募飢民赴役就食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今臣所言實尚欠五萬兩容臣于所屬再搜括積欠導河銀並贓贖再查照往歲或量行徵派以奏其績若夫濬之之法惟在尋其故道淺

者深之窄者廣之應闊者闊應堰者堰應石者石豪民有于淤地之傍墾成業者如不大妨河心寧稍縮其河面以存之期于水通而止但不許一二奸猾占淤塞爲私業昔成祖命尚書夏原吉出治水遣官齎水利集以賜原吉其注意如此是以奉行者皆殫其心力克有成功今皇上若肯留神此舉乞于工部司屬中簡任練達官一員來董其事以明聖意之決方不爲道傍之築至于分任府佐等官則就所屬可擇用也　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請修省以弭災疏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謹奏看得臣屬松江去春已有地震之異今冬且震亘數百里搖動數郡矣抑且有一二時而兩三震矣震而瓦木有聲乎有圯城頹屋者矣稽之史曰陽爲陰所塡而不得升則震姑勿論占驗之說然有陰壓陽而二氣不平五行不從災沴不生人物不戾者乎伏見邸京師地震奉聖旨今歲各處災異及京師地震朕深懷儆惕封疆多事著內外臣工盡心職業務修安攘實政毋事虛文臣等躬逢此異皆奉職無狀所致除痛加修省及申飭文武將吏矢心愼毖共圖消弭外竊照江南祖宗陵寢之地財賦數百萬所出之區此地安危天下治亂之候也而今日天時人事有大可憂者江左素尙風流重儒雅近乃好談兵語亂伏覩皇上銳意求治臣等方以爲是中興之象而左道妖言狂妄不逞之徒見邊事尙急派徵無藝且曰是季世之象偏袒而奮白梃之秋也轉相惡惑遂漸搆逆萌雖各各就捕而餘燼豈盡消滅臣即條教與刀鑷並行未便同心嚮道不可不謂人心之變也又去歲七八月忽旱垂實之穎轉爲牛實之穗棉花則牛腳不結而歲征布縷皆誅轉鬻于中州各河道處處乾涸即孟河太湖之間素汪洋彭湃且枯涸不可行舟貨物柴薪一時湧貴父老皆以爲百年未見之異臣于歲災未敢輕報以啓小民覬望蠲稅于水涸亦不敢輕報以不祥災異傳播中外然而不可不謂天時之變也有此二變而地震隨之臣等又虞其召災于將來也震後不十日而浙之長興遭大盜慘變此亦其徵應而臣等又慮其未盡消融于已事也昔漢宣帝聞地震下詔求直言舉賢良方正又假貸貧民而災變亦遂消弭伏乞皇上求極言敢諫之臣舉巖穴忠讜之士亟講所爲盡人事以回災變之策又望俯念江南虛耗已極百姓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以奉敲吸長此不已必馴至不可救藥目前節孫未靖庚癸時呼即不能下蠲租貸貧之令亦宜速沛德音一切煩苛盡行報罷行郡縣吏務于催科中求撫字之仁臣等凡民間疾苦具疏請命者所一一允之施行則閭巷無怨讟之聲而奸徒亦不敢有越軼之志根本安而民氣和而天地變異自消矣　疏入得旨禮部知道

水災請蠲賑疏　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于五月間以稽天巨浸連數郡菽麥蔬菜莖葉
以俱沈棉花禾秧淹洪濤而盡腐桑田化爲滄海號泣
徧于郊原業具疏報聞荷蒙聖心惻隱覽疏必愀然動念
臣猶謂三吳雖地不堪下兩種而六月尚可插爲苗遍
行災重地方有司官親往各鄉勞來督令堰築者培土
畚築溝塞者決淤濬通富戶令其捐資借貸貧佃令其
竭力戽車私計稍高之區或可補插薄穫不謂自臣拜
疏以後又經一月今且三秋入序而晴霽之後水且益

漲兼以吳淞白茅二江五十餘年不開入海故道湮塞
而浙省苕霅諸派與江海翻波逆湧蘇松常等數郡地
形如坐釜底不能宣洩今舟楫往來不循河道每見飛
帆鼓枻于田畝之間以取捷徑臣令人往驗地淺者可
沒頂深者則沒數竿其地勢最高者亦當褰裳而涉補
插晚稻嗟已絕望且村落屋廬盡如水中亭榭久爲魚
鱉之宅叩之則闃其無人而散之四方者亦不知其所
之甚至有枕藉死亡于水涯而不知其姓氏者矣大都
無郡不災無邑不災或川騰谷沸人畜隨溪而下或城

圮屋漂男婦巢樹而居或露宿堤汪洋之浸或圩堰爲
澎湃之波或舟筏撈人于城郭或杖鉢呻飢于道傍此
等景象見者垂涕聞者酸鼻父老皆言此災比萬歷三
十六年其數有倍蓋三十六年高鄉未甚淹而今則高
低並渰三十六年一漲便消而今則兼旬不退三十六
年菜麥已收而今則饑饉薦至三十六年積貯尚饒而
今則十室九空三十六年地方寧謐而今則人心思亂
臣而言及于人心思亂則固有不敢言又有不得不言
者皇上方以江南爲治安顧決禍患于旦夕似欲以危

詞激浩蕩臣是以不敢言然而蛇豕之徒無日不包藏
禍心雖倡亂者不必飢而以無居無食之民誘爲斬木
揭竿之舉其號召甚易是以臣又不得不言嗟夫磬土
之毛不足供食指之衆矣而鄰境又無可乞糴鋤犁既
除牛犢亦賣始于搶奪究而弄兵夫豈盡不必然之慮
哉周禮荒政十二究之以除盜賊明荒之必亂也荒則
必亂故弭亂莫如救荒而救荒莫先足食足食莫先于
賑濟與蠲折今東西跋屜師老數年餉耗無算皇上與
閣部諸臣與軍國最急最乏之需以待濟于江南而臣

欲以江南最危最苦望澤于皇上似乎見一隅而遺全局臣惟計全局是以益重之一隅今日所望皇上亦不過大施一年之惠蠲折賑濟以救此殘黎饑餓小民俾歲歲爲急公好義之百姓萬一荒而致亂變出叵測如前所逆料者卽大費軍需未必便可收拾一年之不蠲而數年蠲之乎臣所謂顧全局而益重此一隅者也又有言者曰折米利在有田之家不在貧民不知粟出于富人之藏而入于貧者之腹江南豐歲且資客米儉歲益不可支若不先下折令則富室有所積必曰此白留以

餬口者也富商有所囤必曰此係蠲以上供者也如是而米日之價日貴民卽持錢無可買處近見松江十二錢買米一升視京師等貴而奸徒洶洶所爲至有强開粟舍之廒强搶販夫之米非不懸重典以剿之正恐徒法不足以止亂七八月後景象當不止此誠于災重縣分速允蠲耗折米則民間稍有蓋藏及商賈之囤聚者皆出糶以倡貧民雖價高不能禁抑而有貴米可糶就中所全活亦不知其幾千百萬生靈此所覺在殷實而所活實在貧窮者也蓋列祖皆深知江南賦稅其輸將獨多江南安危其關繫極重是以凡遇災沴之歲特沛浩蕩之恩誠以所蠲者小而所保者大也今歲撫屬漕白正耗米二百五十餘萬石俱輓輸以達太倉如倉儲積通算可濟若干將卽于全災縣分允漕白蠲耗議折至于賑濟乞照往例特遣官員齎賑更望留滸墅關稅一年及稅契事例贓贖魚課行賑誠災重民飢事勢急迫不得不爲不達時務之請今皇上仁慈天縱眷念定鼎之區在事諸臣軫恤時艱特先本根之計必有大沛德音以慰雲霓矣　疏入得旨江南水災已有旨了作

速勘奏蠲賑其目前要緊事宜不及奏的便宜行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七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八

劾魏忠賢疏 天啓四年　魏大中

臣謹奏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于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于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于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于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是陳居恭傅繼教輩遍朝中聲息人怨于下天怒于上故楊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

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以得溫旨即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于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左右所而聚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于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眞孤立于上耳　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切讓次年以汪文言獄羅織下詔獄許顯純酷刑拷訊獄卒受指與楊漣左光

斗周夕斃之

極言捕務不修疏 天啓四年　高推

臣聞天下之至微易忽以爲不足畏其中實有不可測之憂細者視爲故常識微君子每卑計而豫防之若夫四如多鼠竊張虎視之輩盜藪四起糾衆橫劫猶不急圖式遏亂略之策欲成久安長治之業其道無由矣臣自丁未通籍中外無故桴鼓不鳴即有一二鼠竊狗偷大亦畏首畏尾躡跡潛蹤未有通衢大都之中青天白日之下肆行剽劫旁若無人如今日者惟是東西交訌

如派劇仍海內動搖大盜蠭起以畿南則有沙河劫鞘之盜矣河南南陽縣又以劫殺守備張承茂告矣外而窮鄉下邑萑苻探丸陸梁肆害弱肉强食者不知凡幾也以近郊則撫按之家營弁矣出使之少卿又戕矣下而弱植孤蹤戶商大賈流劫殺掠道路以目者不知凡幾矣以都門則順天府庫劫銀一千矣眞武廟衚衕許國熙被賊殺死六命矣若官遊京邸明劫暗偷吞聲忍氣隱匿不以上聞者不知凡幾也臣前任京營職司捕務斯夕冰兢食不下咽每私憂過計慮如漢季之赤眉

黃巾我朝之劉六劉七往事之白蓮妖寇一夫大呼千
百嚮應揭竿斬木弄兵潢池此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又
最可慮者近聞強敵欲從喜峰口進邊遠征既無兵革
之足恃近攻亦無捍衛之可憑此其禍又有不忍盡言
者臣每念及此肝膽俱裂是可不爲豫防哉防之則在
守土矣守土賢則捕緝維勤消弭有道大盜無橫行之
朝守土不賢則玩愒成風禁戢無策小民亦無安枕之
日是以渤海之盜以龔遂治之而自平廣陵之盜以張
綱治之而自解蜀中之盜以王溫舒治之而自息若夫

今日盜賊之縱橫其弊有二目前弭盜之急者其法有
四弊何在盜之生也責不獨在盜也責在捕盜者貓鼠
同眠豺狼莫問覩識也而故匿之以養交得贓也而故
遁之以使縱甚有窺伺上官之意旨密爲曲蔽之通同
捕盜卽爲盜之人防賊乃匪賊之輩民何懼而不盜乎
然盜之肆也咎又不專在捕役也咎在守土者捕獲計
拙塗飾計工盜大也而飾之以爲小盜有也而蔽之以
爲無甚且人贓俱獲而故縱之以示寬上下相蒙苟且
了事則捕役何憚而肯拏盜又何憚而不肆乎法何在

一曰防微漸蓋小盜大盜之積也爲虺弗摧爲蛇奈何
若夫萑澤初起制服猶易胠篋可除則除之探囊可撲
則撲之萌芽拆而斧柯矣可令滋蔓難圖乎一曰嚴窩
主蓋大盜小盜之藪也源之不塞流將何底若夫大憝
巨惡原得主名主窩則坐之以窩主强則坐之以强大
羣渙而小羣亦空矣可令盤根據結乎一曰勤捕緝盜
某日失事卽令某日嚴拏盜尙未遠贓跡猶存一成鐵
案則百喙莫解如驟雨當前令人欲避而無可逃是迅
雷難掩之訣也一曰嚴三尺蓋鞫盜憑贓若贓罪旣明

應流配者卽流配應梟戮者卽梟戮律例昭然毫髮不
貸如烈火在望令人畏之而不敢近是拔去病根之劑
也夫令長弭盜之官也若保定若東安若文安不能禦
寇而反爲寇所劫則平日之疏玩可知已至都城內外
將臣與巡視科臣嚴督捕役晝夜緝拏以清輦轂伏祈
明旨亟敕各處撫按道府諸臣加意督飭各該有司軍
衛遇有强竊卽從實申報如半年之內盡數拏獲者卽
紀錄優敘倘有隱匿縱容朦朧不報坐視不拏卽拏有
不及分數者輕則降級重則三褫庶法令明而人知儆

人心儆而捕緝嚴捕緝嚴而盜無容足地矣此夥甍狂
譬事期可成如但只言之而已乎實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上得旨盜賊縱橫剽掠皆
因地方官巡緝不嚴以致滋蔓這所奏著便行與撫按
官嚴行督捕不時申報有違玩的重行處治該部知道

嚴斥魏忠賢疏天啟四年　宋禎漢

臣竊惟宮豎之惡譬猶人腹心肘腋之疾未露當嚴爲
防杜既露當亟爲殄除絕其本根勿致滋蔓敝兒下當
斷不斷之亂臣不敢遠引即如正德時劉瑾朋比罔非

初經科道交章論列處分稍濡而瑾遂貸僇後用幾成
不軌逆謀雖卒正典刑乃國體所傷實多矣萬歷時馮
保欺罔專擅隨被臺臣糾劾神廟赫然震怒將保等
正罪籍產嗣後近侍斂戢四十餘年間無復敢竊弄威
福者矣是在處置斷斷之法遲速只爭頃刻利害輒判
千尋兩朝之已事可鑒也臣前有舒廠不宜輕畀一疏
特爲太監魏忠賢逞勢弄權已見其端竊恐恩寵太過
必將怙寵益驕因驕益恣貽禍且有不可言者故以裁
溢恩請皇上省賞以嚴防覬望皇上也詎意下忱渺薄

未足仰回天變乃忠賢之恣肆果且日甚一日頭臣堂
官楊漣目擊憤發揭其諸大不法狀臚列入告中外臣
民莫不傳誦稱快而不意竟蒙嚴旨臣從邸報中捧讀
至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之語臣不覺悚然自
念曰皇上而不慮及孤立也則已誠慮及孤立也則忠
賢者尚可一日留之在傍哉夫今掖庭之內非媚忠賢
而爭求爲容則畏忠賢而但恐獲戾是皇上之前後左
右無一非忠賢所值爲私人者也章奏之間稍觸忠賢
之所忌則必寢閣偶傷忠賢之所愛則必折抑是舉朝

之正士忠言無一非忠賢所得而壅蔽者也故忠賢留
而主勢適成其孤忠賢去而主威適因以振皇上何可
不熟思之也憲臣疏中有謂積重之所移人人祇知有
忠賢不知有皇上是正恐黨與漸成而皇上將不免于
孤立也故請亟除忠賢庶幾可挽孤立之漸是正體先
皇顧命之惓惓而盡忠于皇上之苦心也皇上何可不
熟思之也矧忠賢在今日不惟有不容不去之辜亦有
不容不去之勢蓋人之奸惟未至發露猶或徘徊蔽飾
可望有省改求全之日一至摘發而仍得倖免必益無

復顧忌奚啻心驚于騎虎直敢氣揚于張鴟勢固然耳
今忠賢奸狀業已昭揭倘不及早處分勢且日益肆志
將如縱轡之馬決隄之水馳驟潰裂至于不可收拾華
下所兢兢過計有不止主勢孤立已者弊一至此即寸
誅忠賢寧足贖哉皇上又何可不熟思之也且皇上所
以未忍遽問罪于忠賢者特以其效勞自先朝耳夫馮
保非亦事神祖于先朝爲穆廟付託之内臣乎神祖一
問其惡遂立斷而嚴譴之以今皇上躬堯舜之資懋法
祖之德豈以神廟能納臺諫之言斷之于保者而皇上

顧愁置寃臣之言靳其斷于忠賢乎竊知清燕熟思之
下必且奮然振挈乾綱無俟臣詞之畢矣臣昨草疏已
就適聞同官具有公疏因即列名共籲冀合詞易以動
天聽乃茲尚未奉有霆斷輒敢不避聱瀆于冒宸嚴伏
乞聖明念權璫之去留實關肘腋喫緊而乾斷之遲速
尤爲利害攸分即將忠賢亟賜處治庶收盈廷忠益以
俾君側肅清則伏戎不復在旁斯黼座無虞孤立矣臣
無任悚慄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屢旨已明不得
又來瀆奏該部知道

極言濫舉縱貪疏 天啓四年　宋禎漢

臣惟外吏三年一入覲受計典至鉅矣而屈指今距計
事尚無浹月期云届矣適者皇上勵精獨斷自柄銓總
憲以暨掌科掌道攷功諸臣悉廑宸衷愼擇特簡一時
大小臣工無不欽仰聖明適當大計舉吏之時丕示人
政一新之象甚盛際已臣願効區區冀裨察典萬一者
竊以爲激濁之用宜莫先于道府而州縣之課當先嚴
于甲科蓋臣起家外吏矣嘗見道府錚錚表著者固十
居七八然閒或有一二不肖者其播惡必倍甚于州縣

蓋彼恒自恃爲莫敢問也即有問者亦必待于積久不
可掩蔽之餘則其貪壑已盈矣況且有未必問者乎又
嘗見甲科中亭亭循卓者固亦十居七八然閒或有一
二不肖者其狼狽必倍甚于鄉貢蓋彼恒自視爲不至
敗也即有敗者亦必待于潰濫不可收拾之際且雖寒
灰可燃矣況眞有不必敗者乎吏弊人情一至于此倘
不著實綜覈及早摘發則此膏枯髓竭之氓復能堪鴟
張虎噬之官哉至于卓異之有舉以風頁也迺見舊時
在外所擬方面必屬省會道府有司必屬倖深甲科詎

知衆矣何等關繫使惟省會之是狥則是人因地重又
思惟倖深而後預則是挨年取資耳甚有煩言已嘖于
衆口而該省顧惜情面猶欲以混充亦有官評共見爲
平常而入京締構夤援徑得以濫竽仍斯弊習又何貴
于斯舉爲也夫卓異者非常之謂須異才通八面而後
可謂異人之才須貞守嚴一介而後可謂異人之守非
常之名必有非常之實方足以當之又必有非常之寵
方足以酬之苟既標爲異品而致覈生平無異于儕
伍作用則盛名難副或既褒爲異等而比及遷擢仍無
異于尋常資格則殊典轉輕臣竊謂今次此舉寧刻無
徇寧少無多多宜不過數人而止而此數人者尤必採
諸本省之報牘質諸舉朝之公論有實見其某地某狀
可據爲異才實見其某時某事可據爲卓守者而後錫
以寔獎之榮隨卽優以不次之擢是非常之寵與非常
之實相副勵世磨鈍道無踰此者倘一時偶難其選則
寧闕其典以示重愼勿濫其人以充數也其于風頁庶
有實效乎縣吏之拏問以懲貪也近見彈章所臚列贓
私每以千百計而究竟莫追其二三卽前次大察提問

亦十餘人矣詰其贓果能徹底窮究盡數追完以入公
帑而佐餉需乎恐未必其然也且如陶郎先六十萬之
贓已經科臣勘結千眞萬確屢奉明旨嚴追者而猶輾
轉支吾虛營開脫矧夫付諸該省之提問者撫按不過
下之司道司道又轉下之府廳供贓滿紙追時多成子
虛銷繳無期限比祇應故事有懲之名無懲之實吏更
何憚而不貪也臣竊謂今次有應拏問諸人其在朝者
卽付法司訊究至追完日亟行分別配遣以正其罪其
在任者移文各該撫按務要勒限問結勒限追完如過
限未完卽將問官一併參處則犯者足爲殷鑒而人不
敢效尤問者亟于自顧而法不至曲骫其于懲貪庶有
實徵乎夫茲時司計諸臣皆仰荷皇上特達之知倚任
以振久弛之紀綱而滌積刻之治道者則各矢虛公共
圖整頓該諸臣有同心焉而臣尤欲以衆行實政四字
爲當事者殷殷望之庶幾協方新之人煥維新之政計
典因以有光而吏治民生均有賴矣伏乞聖明省覽臣
言如有可採亟敕各衙門申飭施行　疏入得旨近來
吏治日隳甚至濫舉卓異縱貪官該部著實綜核舉行

陶朗先如數追贓遣作迷具奏

修政恤民疏 天啓四年　宋楨漢

臣聞天災流行何代蔑有故自古聖帝明王不恃天之不降災猶自恃有轉災爲祥之一法從克謹天戒以宛享天心無不立於者恭惟我皇上躬天縱聖明之資數敬天勤民之政謂宜天休滋至雨暘時若也詎意年來災異鼎見入春方有風霾地震之警徂夏而亢旱且日甚一日中外人情莫不皇皇然懼人窮之已極何天怒之未艾耶臣愚竊以爲惟君與天精祲相盪善敗相

因故災異之來天所以仁愛人君也遇災恐懼君所以善承其仁愛也攷昔苦旱之甚者莫如商湯之世而致雨之捷者亦莫如商湯之世觀其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言未已而雨方數千里矣是惟君乃能格天也明甚載觀其首鼎以自責者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是格天當先圖其政與民也又明甚茲誠欲轉災爲祥轉旱魃爲甘澍則羣臣深憂私懼無益也惟在穆清之上于政與民之間實加之意而已夫政最關繫者莫大于詔旨之講寡臣伏覩冬春以來言有稍觸忌諱輒多留中即忠蓋補牘而竟靳吁俞今之恒暘而不雨得無應是歟近且有甫奉綸旋聞反汗令臣下惶惑而莫知適從今每欲雨而復暘得無應是歟以至讜直之便卹屢經顯請猶未得爲而恩詔幾莫彰夫大信中旨之親裁間出票擬所弗及焉而輔臣苦莫効其贊襄是皆關于政體之大者而已有不節之虞漸成否塞之象又安得不爲亢旱之徵也乃民之失職尤莫今日爲甚矣比年徵調頻仍而戰死者逃死者不知塗炭幾許生靈邪教蠭起而從妖者敵妖者不知芟除幾許民命此其厲氣原

足以干天和而況弊政又足以離衆志自加派之令日繁閭閻之脂膏血髓已遍吸遍乾焦枯而無起色自放成之法日峻有司之追呼敲扑每如焚如灼悉索而無了期即使天行無水旱之災而比屋空虛到處蠢動識者已切杞憂更奚堪夫災祲之稠疊耶臣憶去歲給假家居時適值臣鄉累月苦旱米價踊騰人情洶洶在福州則古田閩清在建寧則松溪浦城在漳州則詔安山谷間遂有聚衆千百揭竿肆掠者不旬日而亂萌遲至閩省震驚賴一時在事諸臣協力幹旋幸不及于大亂

者幾希耳迺今以臣所聞旱魃不獨在京畿也外而河之南北山之左右楚蜀閩陝之東西皆非無事之國也而皆有赤地之災無麥秋之望饑饉方且洊臻盜賊安得止息是民已思亂而天復若以旱挑之亂萌言念及此誰不寒心尚可泄泄焉不爲此孑遺計哉今之時加派雖未易卒省然如科臣所言陶朗先何棟如等催行實跡之賦共有數十餘萬尚無一文之納皆久經奏題奉旨抵餉矣獨不可上緊勒限盡數嚴追或亦可寬加派之銖兩乎及成誠不得不嚴然如餉臣所言舊額

追餉三年內計共該一百四十餘萬未經給發不審貯解何地業已奉旨查覆矣獨不可立刻請出給濟夏餉或亦可緩及成之須臾乎他如徵收火耗一節非不屢奉嚴旨禁革炳如日星無奈有司奉行猶然褻如充耳祇見餉額有加則耗羨輒隨之加倍故加派者小民無窮之害而不肖有司之利也有察吏之責者獨不可加意詳訪不時特糾數人正法追贓懲一警百或亦可令陋規之漸洗民生不至重傷乎蓋方今之民害已如火之燎原不可撲滅但得寬一分則民即稍寬一分之生

機緩一刻則民即稍緩一刻之死路故求莫求寧者能就未易猝省中曲求其省就不得不嚴中曲解其嚴猶庶幾于失職之民補救萬分之一卽于惠民之天挽回萬分之一耳至于州縣俸未及期者議暫免覲俾各地方得免署官之騷擾而復得賴正官之撫綏各有司得省道里交際之浩費而且得免因公科斂之污名誠爲救時良策業經科臣尹同皐與臣同官李應昇劉之待先後具疏蒙允下部計當事者軫念民艱必與覆行然覆之此其時矣倘更遲時日則越在遐方者恐已俶裝

于途徒以派者恐已染指于鼎又何如速覆之利民臣普也凡臣所言或諸臣所已言而未見諸行或諸臣所欲言而未竟其說竊念就政與民之間以求格天之實端不越此輒敢不避瑣聒懇乞皇上仰念譴告之蘊隆俯軫孑遺之湯火愼傳宜于出政之地速敕所司布寬恤之條則側身思過旣遠同乎商湯而露禱致誠更近法乎神祖如是而天心猶不昭格天澤猶不旁流者臣請受妄言之罪伏望聖明採納施行臣無任悚慄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旱災修省當條行實政何得動議

詔旨且靈餉緊急欲以追贓抵充加派遼餉方查舊額
便欲停緩豉成此等條陳緩急何賴求穎漢不諳事體
姑不究該部知道

矢心入告嚴杜請託疏 天啓五年　范景文

臣行能淺薄一壑自甘久已無志世用猥蒙聖恩不棄起之田間俾以典劇自揣病軀綿力重任難勝兩次具呈堂官求爲代題而嚴旨赫然立催受事臣卽沈痾委頓何敢再爲偃蹇且當聖明厲精求治臣亦妄思澄清銓序有以上裨聖治萬一則臣區區私願也今天下圖

職業之念不勝其圖榮進之念愛名節之心不勝其愛富貴之心舉國若狂嗜進如鶩每怪古今同此人也何遂茅靡瀾翻至此毋亦銜鑒之地先自不清巧營者一歲數遷拙守者幾年不調天下亦中人多耳此實致之使競而欲其恬漠寡營詎可得乎臣卽不肖不願使奔競之風自臣而開伏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積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一人欲私不可得卽欲私一人亦不可得斯不亦明白晝一與天下可共循乎若不論三者更于何論其由別徑不問可知將何顏以對天下且年來舞文玩法吏弊叢生幾不可問矣今欲直窮到底一清穴窟而自己先有拖帶打疊不淨官長作事最難欺者左右對此輩又何以爲顏臣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臣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願諸臣勿爲臣等諱選人如林鱗集都下臣不能以一人障其目而箝其口也明矣且臣非故爲矯飾不情也誰無交知誰無情面臣亦豈與人異惟是自反生平不慣俛仰一意報國先在不私寧忘交知破情面而必不

敢負君父以負此心耳天下人材爲天下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萬世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之可自信者而四方之人恐未必信臣之素賓緣熟徑入人膏肓不有以力砥之而競逐無已廉恥風微其爲世道妄所終也臣故瀝揭肝腸苦心道破無非欲天下各司其職業各愛其名節恬漠寡營共偕于大道豈曰小補之哉自成成人之道似無先此除銓政大端稟臣堂官次第上請而夙昔盟心皆以人告伏祈天語丁寧庶無隕越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疏入得旨這本說的是以後歷除推用一循
資望可挽競風務著實行如有欺違請託的指名參奏
該部知道

簡兵屯守疏　天啓五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備陳協勦之難亟議固圉之策伏祈聖明治
臣不效之罪立賜罷放敕部速議兵圖以無誤封疆事
臣行能淺劣濫荷重任適黔禍震鄰奉旨協援屢援黔
省督臣蔡復一手札移會春初舉事臣因各兵調集一
面檄各將本年正月二十六日誓師二月十一日會兵

大方一面移咨黔督去後至二十七日遵義監軍僉事
盧安世呈報到臣云黔省大兵已撤正月十五日渡河
奉黔督令二十七日會兵水西城適該省參將許成名
于二十日到府隨于二十二日會兵進發等因臣遂飛
檄永寧一路鎮道毋泥前期俱于正月三十日點發過
河至二月初二日據盧僉事塘報副總林兆鼎李同俀
良林陳一龍等併黔中副將許成名會兵先發板山營
胡捌化等攻破樂蒙沙溪巖孔一帶併力前進至二十
三日于白蠟坎與賊對敵賊勢猖狂我兵出奇分三路

包截將賊殺敗斬級三百六十三顆二十四日至八里
水西賊追趕陸廣官兵甚急我兵投抵護出趙僉事并
滇毛兵七八千等因又據大將李維新道臣謝渭許士
奇劉可訓塘報副將秦衍祚同鄧懋官潘應奎孔全斌
等前進赤水一路初五日至層臺有馬兵殺手至海了
大路來截各兵奮勇對敵斬級二十顆生擒五名俘獲
男女一十五名口器械牛馬不計坐營劉宗良張洪烈
郭起柱張令等前進龍場一路行至養馬司賊猶擂鼓
渡河張令衝鋒右手重傷一箭追賊大敗共斬級三十

餘顆溺水死者無算自是兩路賊俱深避不出捉獲黔
省潰兵王佐等始知黔兵已退各將疑阻未敢遽進等
因臣當檄各兵撤至赤水衛馬鈴堡兩處屯劄一面差
人至黔省移問進止知該省路苗蠭起未能再進臣思
賤兵待敵已逾一月賊雖遠避必有狡謀該省業已暫
停偏師未可深入隨于三月十二日檄道將退還永寧
減汰新調且耕且守聊固吾圉獨是仰奉成命經營歲
餘不能建尺寸之效以慰皇上西顧之憂纓髮徒懸逍
遙貽咎臣之罪于是無可贖矣顧臣碌碌所處實難敢

誦言而無諱可乎夫奢崇明父子雖未正藁街之戮然黨羽擒斬財用罄之獸奔鳥徙仰人鼻息所恨若安酋未受戎索甘爲逋壓耳臣稔知安酋原非勁敵去歲犯黔督定三戰而三大敗今歲犯遵義亦大敗賊之最驍雄無如曾仲賢羅奇前歲犯古藺一戰而擒斬厥後傾巢犯永寧又一戰而宵奔官兵非畏之也秪是一入其界百徑千岐既佯退以誘我又扼險以邀我髙山密箐衕木皆巢深洞峭崖無處非窟重以陰雨晦蒙罕覩天日雖有智勇未免張皇夫人能搏出山之虎而難逐鋌

險之鹿者形不利勢不便也今日用兵全爲三逆節殺賊數千百人而不得元兇何濟于事此一難也兵既深入夫運必不能前採野無獲伏莽難防無論利鈍難知卽戰而勝黔滇不牽其前賊併力邀截必犯情歸之忌此二難也據黔督移約令蜀兵東出遵義西進畢節而黔專進陸廣是蜀環賊之三面而黔獨處一又以水西城爲信地計黔省至陸廣爲程二日由陸廣至水西城亦程二日蜀自瀘州至永寧爲程四日自永寧至水西城爲程九日由遵義而進無官程可稽然大約須六七

日多寡遠近之數迥然懸絕此又難之難也夫蜀民之困極矣馬巳竭而猶求鴻欲集而無所吸髓既空揭竿欲起外則建昌松潘彝夷在在跳梁內則屯戍各兵嗷嗷待哺畫地之餅難啖無米之法難振如臣庸闇實所不支昔馬援平交廣狄青取邕嶺皆越二三年而始得賊酋當時未聞降酋有如安酋之肆逆亦未聞官兵直搗其所匿也今日卽不言戰而言守遵義逼近酋穴酋豈忘情永寧赤水原非蜀衛奈地當全蜀之衝聲苗咸伺新附未馴勢不得不守是蜀且新增二邊稍有疏虞

難遮竊發臣所爲日夜傍徨寢食靡寧者也顧臣不獨爲蜀憂且爲黔憂蜀尚有民而黔巳無民蜀尚能耕而黔久不耕無民誰則爲兵無耕何由得食招募土司徒滋騷擾之害遠偵轉運更多劫掠之虞計日而戰數米而炊前跋後疐其苦更倍李督臣蔡復一按臣傅宗龍皆赤膽勁骨肆應有餘西南半壁自當廓清但願皇上寬以歲月大發糧餉勿玩小醜而急撻伐之功勿惜小費而掣任事之肘務令完固根本剪除支蔓足兵足食一舉而殲厥元兇卽蜀局且不勞而結此不兩待之勢

也臣方草疏據僉事盧安世揭報督臣蔡復一將移鎮遵義此阨賊項背殷得地宜伏乞敕下戶兵二部速議便宜推廣餉𢿱專委任而責成功戰勝固已在廟堂矣臣庸碌病軀不稱厥職自審甚明不敢逃罪仰望聖明立議削黜倖存殘喘高厚洪恩銜戴其有極哉除留兵需餉另疏陳乞外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八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九

請燬要典疏 崇禎元年

倪元璐

臣謹奏爲公議自存私書當燬敬陳膚見以襄蕩平之治事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鬨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本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燬者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變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

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鄒即紛囂改亦多事以臣
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屈役史臣之筆亘
古未聞當燬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
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望
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繙誣先帝
僞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
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竊假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局將
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
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

必有受其累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
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
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曅等之附和希寵不足
問矣最上者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宏圖劉廷宣
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爲異本末
炳然雖有枝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當華之席未對老
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槪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
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
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詞臣之在

當日則更有難焉者舛錯未下斧鉞先懸婁逢元閻學
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
于作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巳甚者將傳書成
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遷無
將等字而以傅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
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
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巳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
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
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

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陛下敕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
殘存書板盡行燬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
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稱摩信史凡關三
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
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
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錄新騰選佛之說毋
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臣向
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事統關大計伏惟
聖斷施行　疏入得旨這疏持論虛平有裨新政該部

知道

辯楊維垣詆東林疏 崇禎元年　倪元璐

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為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縱入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已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為大咎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

不已必將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君子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為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為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爌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横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爌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閣筆也然廷弼究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

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即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當修復是非無中立伏望俯賜鑒察幸甚幸甚　疏入帝以論奏不當責之

請餉告匱疏 崇禎元年　畢自嚴

臣竊惟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東而薊密一帶在在戒嚴西而宣大二鎮時時枕戈至于山陝諸鎮叛服無常戰款靡定無地不設重兵無人不需月餉羽檄頻馳飛章蠭至非以數月無糧見告即以效尤寧遼為要臣承之

司計竭蹶諮諏敢抒固陋仰佐持籌一曰覈民運之逋欠國初九邊主客兵餉俱有各省民運以資供億後來開發京帑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無奈承平日遠疆場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爲必不可少之物其視民運積逋漫不經心夫臣部舊例缺額至一百六十餘萬猶竭力供辦省直民運俱祖制額編乃任意延逋不知臣部之京運亦各府州縣之所解納億萬姓之所輸將與民運何異奈何歧而視之也今後責成各鎮撫臣年終徑自査參其山陝極邊地方有疲瘠太甚者准照腹裏上疲

州縣豫爲題明量減分數其餘分別懲戒此後臣部先儘民運原額以酌發京運之數儻逋欠仍前而參疏不至異日邊儲有誤疆場之臣難他諉其責矣一曰議屯糧之徵收祖制軍丁俱隸衛所各有屯田徵收本色入官還充軍糧支放是即唐朝府兵營田寓兵于農之意聖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者此物此志也迨後年禩寖深有子孫瓜分其田者有貧窶轉鬻者有丁倒戶絕而埋沒無存者有田本磽确而荒蕪不治者不才武弁旣視爲乾沒之資奸猾軍旗又悉爲延捱之計

又或無災而稱災不遵納本色而告納折色每不多不過三錢又且緩征逋負于是屯糧之設什不得五而祖制盡湮沒矣爲今之計似當行委府佐官員加意査核有埋沒者則迴流而窮源有荒蕪者則設法以開墾清査完日地方撫按具實奏聞造冊報部定爲額數徵收本色入倉非遇大荒不得輕議改折以飽奸貪之腹則屯糧漸復祖制之舊而邊餉亦稍助一二矣一曰嚴京邊之考成目今太倉如洗國家隱憂乃各省直京邊錢糧共止三百四十二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兩而拖欠者

每歲約至百萬臣部將何所賴以撐持乎因係百姓物力有限旣完新餉頓逋舊餉亦緣有司急新遺舊若曰是可緩圖云爾至于考成之例止于薄罰降級玩愒易起今後臣部査有拖欠獨多者特糾一二從重降調夫度支之困極矣出入之數相懸生財之藪已竭所恃九邊續命者止此惟正之供而積玩成習非惕以功名之路不可也一曰汰踰額之營制先年各邊鎮俱有一定兵馬一定糧料名曰經制如田之有畔不得踰越逮後督撫條議陸續添設總爲固圉防邊言亦鑿鑿可聽然

兵日增而餉日益後遂至于不可繼矣督撫痛心戰
昔何以減而有餘今何以增而不足度其緩急設法裁
汰以歸經制斯亦今日清餉之急務也蓋今日單餉別
無生之一法止有節之一法額外節得一分則額內留
得一分矣總之清理民屯稽核京邊直還以單餉之所
固有而攷覈經制澄汰兵食實祛其邊鎮之所本無伏
惟采納亟賜施行　疏入帝從之

劾孫之獬請存要典疏 崇禎元年　吳　煥

臣聞世開治平惟定一是臣子事君莫先盡禮有如行

僻言堅咆哮于君父之前以冀驚衆聽而魅至尊冀私
交而傷善類此不忠之大者也臣閱邸報見詞臣孫之
獬疾廢不能供職一疏不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燬
云皇上于熹宗嘗北面事現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
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
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忍心很手
使于祖宗則失孝于熹宗則失友是明歸皇上以不孝
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進呈而曰投入之獬尚知有
人臣禮乎夫欲知今日要典之燬毫無損于聖祖神孫

之孝慈應先自當日爭梃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
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擧奸欲殺忠良苦
無題目故借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梃而執至排禁闥
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此而不問將亢闈魚腹
踵發禁庭東宮危矣惟廷臣爲朝廷持破梃詰奸之威
神祖光宗自行炳燦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
當時召對慈寧藹然面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
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
及光宗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

之觴一旦哀思太過聖體慍病崔文昇李可灼浸以瀉
下之藥進而鼎湖遽逝攀髯無計則滿泣呼號咎歸嘗
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遂以悲憤叫號
定諸臣不赦之辟而以聖躬嘗試之律文昇立辟總鎮
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太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
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宮府徑庭危疑
紛起誠早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疑則負扆負鼎他
無遑恤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聖
眷無改恩禮有加于先帝之孝益彰顯已雖日爭梃擊

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于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
志選徐紹吉葉諸大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
孝稱之爲慈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
在今日又何妨于燬如以皇帝之制爲必不可更彼偽
祠之建偽爵之頒位上公錫鐵劵錫土田何一非稱皇
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扃愚斯當世而不知三
代之民斷不可枉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
言亂聽邪說橫行夫觸邪者爲君子媚邪者爲小人兩
言可定臺省臣首疏即舉以入告顧有一疏之內一觸

邪而一以媚邪甚至始觸邪而繼即以攻正變換無端
何怪乎人言之及惟是始進雖未甚正而能首出攻邪
或當徐俟以觀其將來之向往則政府主持國是萬不
可不斷而其俟似宜少需分別忠邪萬不可不嚴而其
路似宜少廣蓋遵王之路宜闢蕩平使天下同心易向
以共遊大道可息紛囂而消反側如復有陰陽閃爍形
迹顯露者必與衆共擊之今日宏開治平之象似應如
是則有識者宜即以此意明告于皇上明商于政府乃
何至倒置其詞譸張爲幻政府本用嚴而名之曰兇心

本用斷而名之曰辣手將必至首尾兩端依違情面賢
奸並進而涇渭不分羣言雜投而黑白莫辨養成一不
痛不癢爲過爲命之世界而後可則又誰肯身任勞怨
擔當國是以開闢清明之治哉不幾上負聖明而邪正
犄角無已時也伏祈皇上將孫之獬立賜褫斥以爲人
臣無禮于君者之戒仍諭政府蚤出視事一意擔當猶
示寬大而嚴闢邪說以定國是以息紛爭則世道立見
蕩平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據奏孫之
獬狂躁宜加處分第已同籍詞臣閒局不必過求該部

知道

嚴行彰癉以息羣芬疏　崇禎元年　吳煥

臣竊計是非者人心之至公也誅賞者朝廷之大柄也
是非混淆即淸時不能以定國是誅賞不嚴雖聖主無
術以開太平況當泯芬濁亂之餘必有一番大剖析大
劇割然後可冀蕩平師濟之盛自逆璫煽禍世界倒翻
賴皇上聰明神武立殛元兇旌忠起廢除奸遠惡之詔
播告再三亦既彰明較著矣乃竊觀廟堂之上持論未
見有畫一之繩刑官未見有明允之奏司勳未見有旌

揚之典相蒙之久勢必至于相激恐元黃之戰復興有
負皇上宵旰求治之念臣竊憂之夫天下公非公是人
各有良惜是自匿其心以閃爍于陰陽不測之境則相
尋傾軋無已時自朝論紛紜以來南北水火凡再三變
至閹臣魏廣微出鋌而走險以其權拱手授之逆璫魏
忠賢動稱中旨莫敢誰何當時國中盈已有內魏外魏
之謠原其初意將借以驅除異已爲一時立勝局耳孰
知國之利器不可倒持刑餘陰毒饕殘無厭逆璫騎虎
之勢旣不能下而憸邪狐假之羣又不可解于是驅除

不已因而戕虐搒掠不快輒動刀刃門戶兩字幾羅織
天下賢士大夫而空之甚且伏甲宮牆張牙闕外震主
之威幾危社稷誰實厲之階哉此誠國家一大厄運也
然臣則謂此正天意欲助聖明以開治平故特生忠賢
爲世大逆觸之者爲君子襲之者爲小人若懸一西秦
之鏡以照破天下之肝膽卽陰陽閃爍無可藏身自此
流品可淸朋黨可散國是可定也臣竊伏田間靜觀逆
璫自弄權煽禍之始以至殄滅其勢凡數變而在野在
朝諸臣不幸而身逢其殃其皎皎心跡確然可指者品

亦凡有數等方逆璫宮廷露刃中旨使權浸假有履霜
堅冰之漸而能凜乎蚤見飄然遠舉則見明哲全身之
智及羽翼漸布爪牙斯張赫然威焰方將擇人而食而
諸臣首觸兇鋒明蹈虎口至身爲虀粉則見捨生擊賊
之忠及至網密無魚淸流投濁必務驅除剗削而後已
而諸臣挺持自若鎩羽投荒則見守正不容之操及至
殺焰通天冤聲載道風雷震疊海宇張皇而能乘便建
言危詞激論直批鱗甲甘心責譴則又見忠憤激發之
氣而其間亦有欲進不可欲退不能而借差請告曲避

投閒以自完名節則見修潔自好之標乃有舉朝無敢
開之口觸石有必碎之威而伏蒲請劍首擊瘋邪以翦
璫類則見朝陽鳴鳳之節又有事係邊疆典邀封爵岌
岌乎有蒙恬賜劍之危九錫加身之變而發憤上書抗
疏辭廕除折逆謀則見當幾力諍之勇及至忠良已盡
篡逆垂成天地祖宗明威欲殛然聖怒未張伏戎在側
羣虎密謀積威未解而挺身犯逆慷慨擊邪如諸臣補
牘連章盡發罪狀則又見扼吭除兇之烈此其品雖人
人殊而心迹洞然同抱忠君報國之念故衡君子者決

當以此爲定鑑應從風波泥淖之中分別其所爲君子不應于剖心碎骨之後復強誣其爲小人若夫建祠獻媚貢諛養奸其作俑當先者固蓄欺君賣國之謀即附和同聲者徒知保身固寵之計廉恥喪盡貪影懷慚誠何顏復廁于冠裳之列乎至于天人共憤罪狀昭彰國有與刑決不容毫髮假借者如劉志選梁夢環之傾危聖母田爾耕許顯純李承貞李實等之同夥殺人田吉倪文煥劉詔等之贊謀助逆立當肆諸市朝投之荒服而遺奸漏網更有一大憝曰崔文昇文昇爲逆璫第一

腹心故特遣之督漕以扼江淮要害此其志不在小交結逆虎踞咽喉陵轢撫按剝軍虐民幾激成大變迨江御史何早抗疏陳言立遭譴逐鄉官孝廉居然逮繫如縛雞豚且與劉志選朋比逞威招權納賄東南官寮半天下生殺黜陟俱出其手倘忠賢逆謀果成文昇必爲元輔此其罪在李實劉若愚之上速應逮問正法者也乃若十孩兒中第三人曹欽程同朝共棄人類不齒言之污頰然其當先殺四御史以獻首功投入魏良卿崔呈秀之幕傷殘善類無所不至科臣吳國華首發其奸

立致嚴譴併所薦熊江周詩雅無端屏斥至今未得申雪非潘士聞力擊除之其叛逆之罪當不在崔田下其臨出都門拜別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斷逆慟哭失聲而出如此異類兇殘亦決當提問追贓以償三臣之命臣安敢避睚眦之嫌而不以入告乎皇上旌忠錫恩業已屢播明旨仰祈今日斷然行之蓋立國之綱廉恥爲重彼効死除奸諸臣如楊漣周宗建等皆碎骨裂膚而周順昌至拔舌敲齒罵不絕口而死生氣凜凜爲臣死忠之義宇宙間尚留此一綫倘不亟爲

表章人心幾至于澌滅而助璫殺人諸兇自非誅殛竄逐亦無以懾奸黨而戒將來乞皇上明詔法司將田爾耕許顯純崔文昇曹欽程等立提至刑曹正法應誅者誅應遣者遣即奪諸奸恩廕以旌忠直此天意人心所共快者也誅賞既明之後更邀天語申飭朝野守正諸臣共濟同心若更有巧詆忠良及黨同報復者是即顯悖明旨天威咫尺誰敢仰負聖明將國是可定平康立奏矣　疏入敕下崔文昇法司鎖之馬房諸閹伏宮門哭聲震帝座帝益怒逮首倡二璽及文昇各杖一百發

孝陵淨軍就宮中處分原疏留

直抉吏治病源疏 崇禎二年 范景文

臣被命撫豫受事匝月慄奉簡書無日不以察吏安民為兢兢伏念今日吏治之病惟有一貪而對症之藥止為一廉然貪吏之日多廉吏之日少者其起于察吏者乎何也吏之能為貪必有才力可恃而吏之敢為貪又必有牆壁可倚者也其一段翹然自喜之氣既已奕奕動人而工逢迎善彌縫又能偵上官意而巧中之相得既深覺察不暇彼之志遂肆膽遂張為所欲為無復畏忌且分其囊橐供作苞苴延譽多方虛名易起甚有畏其奥援假之羽翼而不敢動者以是薦剡日騰于上而怨怒日盈于下彈文所列不過一二庸碌悃愊無華之輩聊充故事而已嗟嗟撫按意向屬官之所奔走也撫按舉劾屬官之所轉移也而今若此世安得有吏治乎好官不過多得錢原屬昔人謔語今竟守為秘訣人見得錢既多又復好官自我通神得力轉相效尤卓然自立者有幾即謂吏之多貪上官實教之可矣又何誅焉若其潔己愛民者有顯肅剝民自肥者有重戮昭昭垂

示斷斷不假甄別嚴而賞罰當苟非病狂喪心誰不自愛其官所謂借其愛官之心以成愛百姓之心則風厲之善術也昔齊威王不過一霸主烹阿封墨齊國遂以大治正于風勵天下之術有合耳今皇上銳意太平將立致唐虞之業而海內未見向風誰司撫按激揚無效臣每為痛心思一力破此闗然地處睽絕權在受成無術以耳目人所恃為耳目者惟司道府廳各官故責成亦宜先自各官始語曰大臣法小臣廉豈廉節止小臣事哉所謂法者即以廉為法也己不廉而求人之廉則無法以身教貪而以令責廉則無法所升者不廉而所黜者不貪則又無法果欲以廉為法則莫如斷絕饋遺夫饋遺者以交際為名而賄賂為實者也此徑一斷則情面自絕威望自肅上下綱紀相維職事相課了無黏帶而後真是非乃出與勸懲乃行豈不休哉行之歲月而吏治有不變民生有不安臣未之嘗聞故持一廉為對證不若拈一法字法乃祖宗以憲後世皇上以繩羣工者也律云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追奪除名饋遺非

贓乎枉法者通算全科受餽遺而有出庇非枉法乎臣特揭與諸臣約煌煌在上或無敢有越厥志臣若自言而自背之無所逃說謊之律諸臣而仍不同心以相應臣請操三尺議其後則諸臣實負功令臣未嘗負諸臣即負諸臣臣敢負功令哉伏惟天語申飭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懲貪責成道府執法禁餽甚得申飭吏治之要該部即與覆行

陳黔省情形用兵機宜疏　崇禎二年　朱燮元

臣自歷黔境乃知萬山皆苗獨上下六衞一綫通道迤

西畢烏赤永四衞久被酋隔討省城歸業者尚不滿五百家敗址殘阡蕭條滿目秖有營哨各兵畧爲裝點該先任撫臣傅宗龍以洎前督臣張鶴鳴皆逐衞設兵出據屯堡迄今濱路疏通米不騰貴實有攸賴近日龍場六廣乾溝徉狠劄佐等處築城四座漸進逼賊大勦規模似亦粗立但此賊局也城多則守廣勢分則力微酋隔河立哨日夜眈眈營則騎虎安能復下襲所恃者安其爵欲得官而效順今被逆彥逐入東川箐峒矣海子峒民兵居酋腹心頗有牽制今已淪陷矣入秋水涸酋

必四出大犯此定勢也臣惟八年以來局面屢換或專言勦而殺其獻功之人益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撻伐之威酋亦不附今日之策在于以守爲戰以戰寓撫專講致人之法嚴爲先事之防將必求于摧鋒兵必期于用命爵秩太易則精神全在競賞提哨太多則臨陣反相推諉業已申明備爲訂定若壘陣紙兵謬居參贊之職白衣遊食爭誇軒蓋之榮此皆軍中大蠹臣先從此裁破情斥絶隨遍歷各隘觀其營壘移平就險取近據衝日取各將士較其膂力多寡試其銃弩槍刀二試

而不中程者卽行汰革其地方最爲害者在于零星小功緣各將坐耗糜餉無可搪塞有虛報賊級而殺順苗以送驗者有一將已經撫定而一將乘隙掩殺者有本來投順而詭稱設伏縛獻斬首就戮者夫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總是良民況六衞腴土儘多全賴此輩耕墾惟是殺不當罪事每失信遂致勾夷生釁叛服不常臣三令而五申之逆則必勦毋縱惡以養奸順則共撫毋此收而彼殺肘腋之間安靜妥帖然後一意圖賊募耕墾以資粒食懸賞格以廣招徠戮訛匿以定煩

嚴飭省差遣以絕需索清郵遞以節虛費把兵精勇者悉收之降將有才者參用之任忠實之土司選屢勝之驁手用一將必求當一將之才養一兵必期得一兵之力日夜孜孜不敢怠遑按臣蘇琰與臣同心共火攻禦方親于公署督造試有奇效一切指麾風行雷厲司臣朱芹等道臣張允登等皆拮据劬勤不遺餘力餉糧俱獲敷三方畢會臣自當親率將士直擣長驅若其勢有可乘機難明布用奇迭出惟力是視固不敢孟浪以蹈前車亦不敢優游而稽天討蠢爾小酋伎倆有限安位一豎子夷漢相猜各自爭攻正苗運告終之日仰仗皇上威靈一二年間或可滅此妖氛以少靖疆圉矣　疏入帝從之

議主客兵餉疏　崇禎二年　畢自嚴

臣竊惟方今軍興孔棘財用匱乏朝夕講求得一最耗糜之大端最節省之要法則軍餉中之客餉是已夫各鎮主餉之外又有客餉主餉者計口之需也客餉者不常之用也總計各鎮客餉已一百九萬三百餘兩矣客餉之費不一其大者則有征調之費邇來征調漸稀即循例分防入衛者用亦有限而支放開銷寧無冗費一虛事故扣存寧無報一漏二至于以主為客調遣不離本鎮何以行坐兼支此不可議節省乎其次則有撫賞之費今宣大撫局方殷勢恐難惜小費至各邊叩款無日而芻弁仍居為奇貨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召買之費貴賤相權本折相生原屬善政今則高擡時估從中侵漁鉅萬金錢半供飛銷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修築之費夫一勞永逸工作豈成年例且估計報成目破更自多方此不可議節省乎年來臣部按

額題發而法阻于稽覈各邊計數責償而情憚于清理不分孰主孰客誰知用少用多及給發難前盡以危詞恐嚇曰枵腹待斃此為主餉言則可耳其于客餉何與焉臣度今日之財用至不足之中各伏其有餘而以根究無人遂爾埋沒于因循徒使拖欠虛糜中外開一互護之端而成一相沿之局亦誰思其究竟哉請及今亟定節省之計以後臣部發餉先儘主餉其客餉必不可已者各鎮督撫務行造冊奏報敕下臣部核算無弊方行題發各鎮仍于季報內詳細開銷或解遲遲延各鎮

不妨于上餉中通融支散候客餉到抵補庶在各鎮用之有實臣部省之有名而百萬之中可以節省過半矣至于主餉仍合民屯兼本折而定經制務爲長久之策永垂可守之規亦籌邊裕國之上計也 疏入帝從之

請無急近功小利疏 崇禎二年 劉宗周

臣伏見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夫今日所汲汲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東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三空

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不勝糾人不勝摘于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頓者

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于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家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

給爲才諝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且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遏恃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自爲內降爲禍中何以追尋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于天

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于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于堯舜矣　疏入帝以爲迂闊然歎其忠

請撫卹三秦疏崇禎二年　吳煥

臣謹奏流賊之殘虐全秦禍中于西安漢中最烈鄜延宜雒之境實係賊大淵藪往來結聚處也臣自奉命巡

行離西安而北初至耀州又北而至同官其荒涼廣漠之景即已迥異長安至一出金鎖關則爲宜君爲中部鄜州寧州真寧千餘里皆荒山大川竟日行不見民居烟火纍纍白骨委溝壑中臣每至一拒寨即向山谷中搜飢民問之至一州縣必停車一二日遍訪父老子弟真聞真見乃知耀同宜中鄜雒寧真數邑之民自遭大荒大亂大疫之後死亡逃散十分已去其六七子遺苟活惴惴焉皆團聚一隅其餘極目曠土遍地蓬蒿山窩水窟盡爲盜藪而此子遺之民既虞盜賊之復來又憂荒地傳糧之拖累終日皇皇只思逃竄他鄉以全性命臣再三撫慰許其即奏聞朝廷爲汝料理無不感泣號慟今臣不能卹視而府州縣官居其地者皆思卸擔求去新選者多半聞風不來故延安府屬之官十缺其五慶陽平涼二府之官十缺其七若自今不爲計慮二三年必化爲異域臣竊思此鄜延寧真之地皆前朝所創爲雄都鉅鎮先賢韓琦范仲淹從此奮武揆文外御敵而內拱衛者也今何以一旦至此哉蓋緣此地界在邊腹之間卑隔故向來在內之臣委之邊鄙在邊之臣視

爲贅疣且土寒地瘠三四十州縣坐定爲老明經之缺潦倒貪殘無所不至故官輕俗悍一任強陵弱衆暴寡魚肉刀俎而莫之禁賊觀其可憐之狀真如無毋之子流離荒野痛棄之悍奴豪賊之手而無可控訴嗟乎此三郡者尚可緩視之哉長邊踞其北則三郡乃邊鎮之腹心省會枕其南則三郡乃長安之門戸如及今再不料理使窮民散而盜賊叢則腹心化爲毒螫而邊鎮何所恃以自固門戸盡爲賊窟而省會何時得而安枕臣愚以爲欲絶三秦之亂萌必先從此地急爲下手臣初

出巡時卽與撫臣熟商及此及行至鄖延目擊頗危方且躊躇深計而撫臣遣臣手書纚纚數百言所以為三郡計者甚悉皆先得臣心之所同然故不忌煩瑣一一為皇上陳之一曰分荒熟以便徵輸延慶之地山深川廣原土曠人稀今値兵荒之餘且死徙相枕阡陌荒蕪若仍舊額不為分別則遺民欲墾熟田先防荒累坐是束手欲逃應亟令公勤之吏履畝註明將荒糧暫停為之歸併里甲止據現在徵輸百姓既樂于荒田之不拖累又曉然知成熟者之不可推諉將民業可歩而錢糧

亦易辦弄便計也一曰緩舊糧以完新稅舊糧之拖欠已非一日之積今死者死矣逃者逃矣卽現存遺黎皆鵠形鵠結苟活無計新稅固不堪為夙逋之償而趙甲豈能代錢乙之累卽額欠不可頓蠲而徒挂空名亦無益目下不若將此數邑暫緩舊糧使其一一完新新糧不及額者官有常罰民有常刑則吏胥不能借名以混將戶長亦難指舊以扣剋可以恤民力而亦便徵輸矣一曰摟盜窟以拔禍本盜之不可盡也豈不欲悉化盜為良以仰體皇上並生之願然無奈盜積有年拔延慶

之南則尚有本地大酋營三寨以盤結延境之北則神木府谷地方秦晉交界更多遊回賊聚千百以鴟張兩地聲勢相應此皆亂民絕非飢民也依憑城社據之急則假為殺良之說以挾官府防之緩則時逞咆哮之威而肆擄掠今若諭之不可懷招之不肯聽必將大發兵威掃除之以拔數十年之病根不敢不先爲皇上告者也一曰給牛種以續民命自盜賊興而民間資耕牛畜皆搶掠殆盡故有土既患無民有民又患無耕土之具幸皇上允罪撫贓銀賑濟候山西撫臣追解前來應令各

州縣乘今秋穀價稍賤糴貯倉廩賑給此則撫臣先清查貧民戶口已有頭緒卽當飭有司亟圖者也一曰選縣令以託民依延慶平三府土瘠民貧俗囂糧欠故多坐明經之缺不知救濟艱危正需才幹一官到任萬命攸關大縣必期揀選科甲卽明經如恩選貢亦儘多青年壯志此在吏部掣籤法選時一覽可見必須選擇精明强固之人不然漫以龍鍾潦倒朽儒付之是直以萬千民命委之溝壑矣一曰少寬疲邑攷成以展吏才夫攷成之法以課羣吏豈容寬假然在上疲之邑難及額

即新糧不可寬而舊糧必斯通變如以幾年逋負責之
現在一人將州縣官未到任先懸參罰以待故來者悔
而思去選者闘而不來其不肖者明知攷滿無望猶鼠
吏胥惟所稍潤橐以去故民任瘡痍糧皆拄欠若得寬
舊糧之罰而止攷新糧之成則官得安心料理民生有
賴國課亦得輸矣一曰平薦舉以鼓吏治薦舉之法從
來明經盡壓于科甲之下即預薦者亦甚寥寥不知全
陝州縣官明經十居其七我先棄之彼安得不自棄非
棄官也是以數十州縣民命棄之也況現在臣所耳目

儘多錚錚自好在不肖者斥問宜嚴而能表異者薦揚
宜廣此今日振揚吏治之先務也一曰清宗祿以救民
困不浮宗室桀悍當事日抱隱憂止就宗祿兌宗糧一
事論之有以祿少而欲兌多又以無糧而包糧强兌奸
貪吏書既通同以作弊不肖有司亦託同以謝責民受
其殃而邀將其餉端實由此計莫如申飭道府州縣官
盡數清查某宗應食祿若干應派定某州縣某宗應納
某州縣糧若干各先定一清冊以應食之祿配應納之
糧糧浮于祿則本宗找辦官糧祿浮于糧則有司找還

宗祿井然分明不容紊亂臣已經出示清理自非邀皇
上之命則有司法令不行此救平涼之民于水火最急
事也此數者乃爲全秦決瘓潰癰拔本塞源計行之非
一手一足之力今幸督臣與陝西延綏兩地撫臣皆念
切痌瘝同舟共濟臣一路巡行目擊危形心憂亂本竊
計當急從此處下手故雖字踰限額不敢不縷陳于皇
上之前祈皇上天語丁寧下部敕賜准行如臣所奏請
分先然後舊糧搜盜庙給牛種選縣令寬攷成平薦舉
清宗祿許着實奉行計無阻礙則三郡肩背脊膂之毒

除而全秦通體皆得安泰矣其關于邊防內患殆非渺
小非沾沾爲延慶平三郡計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據奏延慶平三郡景狀殊可軫念安民弭
盜奏內八款允于補救有裨着各與擬行缺官速當銓
補勒限到任已補不到的具奏便行查參該部知道

革大戶行召募疏 崇禎三年　范景文

臣奉命撫豫日思所以撫之之方而求一當惟是與民
休息爲第一義顧今天下民生瘁矣或困于水旱此患
在天者也或厲于盜賊此患在人者也倘可隨時補救

隨地銷弭不至大害獨官患苦之而莫可解免則莫如差役臣請得而悉數之如錢糧之收有收戶解有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固曰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庸則與作頁理或然也而所僉實非真大戶何也大戶之錢能通神力能使鬼不難倖免而殑脫雉羅大半中人耳中人之產氣脈幾何役一著肩家便立傾一家傾而一家繼一家繼而一家又傾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即彼所謂能通神能使鬼以免一時者亦漸日朘月削免與不免同歸于盡此

不水旱而荒不盜賊而窮者也豈不痛哉往時建議者心痛之變為條鞭法以闔境之力役均于闔境之丁糧此其害宜少蘇矣而試觀民間有不經年累月奔命于公家者為誰有不賣妻鬻子斡貲于津貼者為誰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戶之革者未革也總之役在民則官便役在官則民便此不兩利者也便在民則民欲去便在官則官不欲革此不兩立者也夫官民之不相勝也久矣有司官即不無念及民瘼者無如胥徒之中為格何蓋僉派一行則手得高下口得低昂日市其重于

民間而民奔走以奉之嗟嗟民間天子藏富之地而反為彼外府以致官日富而民日貧在官之人日富而民日貧民貧矣國安得富私費多而公賦詘此必至之勢也臣剜心齎目議下有司實行條鞭之法一切差役俱歸之官錢糧官雇人收為議處餘官差人解為議盤費倉漕為之議腳價官委人買驛遞為之議芻豆官募人義供應以市值平買不立官價名色凡夫頭銷添搭幇貼之費徹底蠲除百年患苦一旦灑然不亦快乎是非移民之害于官也官任之而害自減耳官自經手官自

留心金錢無所容其穴窟名籍無所容其耗蠹郵驛支應無所容其冒破在民免于害而官亦并受其利所慮失利者獨胥徒耳豈官以為民豈為胥徒哉如有日與胥徒比而陽奉陰違名去實存者斷以白簡隨其後從此百姓自辦正稅而外足不至官府目不見青衣日惟含哺鼓腹以嬉遊于化日是亦一時華胥也即猝有水旱盜賊亦有以待之豈足為厲哉竊臣司理東昌曾行此法歲所省以數萬計東人至今思之臣不揣欲以已效之法試之兩河以起沈痾將欲使兩河亦如二東也

而今畢務矣人去法弛久將復數所關于民生休戚者
最大故特披瀝于聖明之前其中條款頭緒繁多不敢
一一瀆覽而略陳其大端如此臣謹會同巡按河南監
察御史吳甡具疏以聞伏乞天語申飭著為功令敢有
變法虐民者官吏議處參究不少貸將休養既久物力
漸充久安長治端必由之矣　疏入得旨體恤民隱是
撫按第一急務這奏內革僉派行召募飭吏治安民最
得要領便著定為例勿輕變便該部知道

督黔善後事宜疏　崇禎四年　　朱燮元

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夷之法必先內固水西自
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衍業已悉入版圖大渡
要隘俱築建新城列兵據守既有扼項拊背之勢當為
深根固本之謀從來人士財用原自相因參據衆議必
須分建衛所責成有功各將久任世守不惟鼓舞激勵
用為酬勸之資且因以勞來安集永杜窺伺之漸請備
陳之安酋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普定適中之所為
三岔泉水至此始滙為河織金臥這等酋皆由此出犯
臣于二年四月內牌行參將侣邦雄在地方鐵王旗築
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六十里距河倘十五里建
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化處將義架底五哨以環之
由鐵王旗迤北與平霸衛相對為思臘河係應察阿奎
阿傀等各酋出犯之路臣牌行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
三十里樂平地方為三路總隘建城一座移兵屯劄又
都司僉書任先覺率里民于七里房沿河築一石堡離
樂平又四十里由思臘而北為鍬箕隴又迤北十里為
鴨何河又迤北三十里為鴨池河此則各酋會聚出入
之大隘與威清衛相對隔一百四十里崇禎二年六月

臣與御史蘇琰查此一路羣賊如毛先于距威清六十
里乾溝地方督副將楊正芳一面驅殺一面建造石城
以便駐師及後過河戰勝臣因與撫臣撤出各兵劄于
河上總兵林兆鼎率同楊正芳陳謙彭應魁袁可成覃
載勳等各將共于鴨池河岸上分定丈尺建城一座都
司僉書任先覺亦于鍬箕隴建城一座皆上據高原而
下瞰長流即一葦片刀無不瞭然者自鴨池迤北三十
里為大索橋乃各賊暗渡之所已建一石堡又迤北四
十里則為六廣此酋千百年通衍官道也天啓六年該

前任御史傅宗龍行副將今陞總兵官王國正建剳佐
等處五小城又崇禎元年前任督臣張鶴鳴會同巡按
御史陸獻明行本官建龍場大城一座題奉明旨命名
敷勇臣履任後與御史蘇琰酌度地勢去河尚遠仍牌
行王國正責成將官方國安劉鎮藩于六廣河岸建城
一座又于迤北三十里虎場地方建城一座以防賭抄
自此迤北三十里為黃沙渡臣行袁桂芳于九莊地方
築城一座距渡可十里又迤北六十里為明家渡先是
崇禎元年督臣張鶴鳴行參將牟文綬建城一座題奉

明旨命名息烽臣閱其規制稍狹行參將牟文綬展拓
工未竣而奉調入衛臣行袁桂芳同守備牟海奇修築
報竣今年二月又于烏江渡口築一小堡過此河皆遵
蜀境矣以上各城如敷勇鎮王旗乾溝俱九里三分高
二丈鴨池息烽俱七里三分高一丈八尺六廣六里三
分高一丈六尺虎場九莊猴箕隴樂平劄佐俱三里三
分高俱一丈五尺內外用石包砌以上皆在西地控制
河岸用以防邊者也貴州省城向苦湫隘居民多在北
關酋變將積聚盡焚以致大餓臣行王國正楊正芳陳

謙彭應魁張舜齡孫志學袁可成覃載勳等共築新城
一千丈添造三門廣順州無城向苦賊害三年二月內
行屯田都司孫志學定廣守備蔡紹周署州事都事馬
登裔新築石城一座洪邊開科地方該河防道僉事沈
翹楚親督築石城一座又安南普安二衛地方該參政
朱家民督率各將前後築新城十一座此皆防盜竊發
用以內固者也迤西四衛除永寧衛城堞無恙畢節衛
安酋代修其赤水衛普市所摩泥站多被毀掘該道參
政鄭朝棟會同總兵許成名督各將從新修造用以聯

滇蜀而馭夷通商者也以上各城木因于箐石因于山
採取拉撞則因之兵力惟木石二匠磚灰二窰頗費價
值皆各將捐貲督兵拮据共效臣與按臣或助工費或
犒工匠俱裁部冊為費頗省臣據各將報到工次恐其
苟且搪塞于今年正月初八日自省出巡南至普安北
至烏江遍歷查閱至二月十七日回省查驗所報俱符
中有未建月城與丈尺稍不合者摘出修補今四月內
陸續俱報到臣該臣看得城垣立則屯劄有區田土闢
則粒食漸廣與酋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十里聲

息易閧哨探聯絡苦守之俾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勃勃各懷出谷之思臣惟久任屢煩明旨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正爲總兵不惟入地相宜且見功苦得酬將士驀氣劃然一開此亦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于左一設建衛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十一座廣順開科等處皆係內地祗是營頓舊日營哨因曩爲守不煩更置惟沿河自三岔起至于烏江內如鴨池敷勇各宜設衛鐵王旗息烽各宜設一直隸守禦千戶所敷勇則以六廣虎場九莊烏栗爲四所劄佐小索橋凹紋設爲三哨鴨池則以大索橋簸箕隴乾溝樂平爲四所七百房安家橋麥城設爲三哨鐵王旗則以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底設爲五哨息烽則以烏江明家渡落邦閧朴設爲四哨大小相權如臂使指無事荷鍤而耕有警一呼可應爲長久計似無出此一久任世守查得沿河一帶向爲酋地今俱各將戍守應增新缺除總兵王國正外如鴨池副總兵楊正芳安莊副總兵商士傑鐵王旗參將范邦雄六廣遊擊方國安初守六廣今調徉狼遊擊劉鎮

藩樂平遊擊金頁田九莊部劄遊擊袁桂芳簸箕隴俞書任先覺皆應責成久任內范邦雄應加副將方國安劉鎮藩應加參將袁桂芳應與實授敷勇鴨池宜設指揮各三員千戶各六員百戶各十員鐵王旗息烽宜設指揮各三員千戶各四員百戶各六員擇其勞久功多且專任版築之役者容臣酌議敘題世守再照九司尚存其三如養龍司土官蔡啓東底寨司土官蔡應旨乖西司土官楊光綬家口俱被殺擄或無助逆實跡應照播州袁初袁切事例改爲世職副千戶附入息烽其產悉聽照舊管業庶省此贅疣且便控制一監臨提調衛所既建將士碁布則勢易相畸而力亦易分如總兵官王國正整飭沿河一帶奉有明旨除責成駐劄龍場時時巡歷經理外中間統馭查覈必藉監司如沿河巡視兼理屯田此河防道責任然官係添設未必久任如鴨池鐵王旗一路應隸威清安平二道敷勇息烽應隸貴寧畢節則貴陽府爲提調各有界限庶便責成一官俸兵食衛所既設土地亦屬添官必資俸廩設成必需口糧相應卽以地之所出收取爲用今訃沿河一帶地儘

廣衍惟是各將士從去歲至今甫息水西之役又有猓
㑩金火烘兩江之役未遑開墾近日又抽援滇省故
未能一一清楚大約二衛二所安定之後秖可用兵萬
人計舊例一軍授水田十二畝旱地六畝入應照二胝
成例量寬之俾足自贍其各官俸廩亦就中取足近日
現兵除下六衛省城井安南普安二衛外沿河一帶幾
及二萬自此地可漸闢兵可漸裁今方寓戰于耕後可
即兵為農其田現在清丈地方豪彊侵占影射負固不
明者容臣一一以法懲之一更易新名二衛二所之地

經臣親閱二遍公署街市雖云草創亦可棲止街市闤
集多者千餘少者亦有數百家生聚日久自當改觀如
敷勇息烽于襄連雲有嘉靜氛恬波奏膚俱蒙欽命新
名今如鴨池鐵王旗樂平乾溝皺箕隴六廣九莊虎場
開科鼎站阿機尾灑定頭小龍場亦資孔乞請皇上俱
賜新名改易耳目一振僻陋其二衛應設經歷各一員
二所應設吏目各一員臣已行各將俱草創一署合敕
吏部選授以上各款俱因陋就簡草立規制臣殊慚簡
陋多有茫昧統祈敕下兵部酌議覆奏明旨容臣遵奉

施行謹題　疏入帝從之

陳黔蜀連界扼要情形疏 崇禎四年 朱燮元

臣謹奏竊照黔之迤西四衛曰畢節曰赤水曰烏撒曰
永寧永寧衛與蜀之永寧宣撫司連界犬牙相錯向來
彼此相安未有爭者自奢酋作難先將黔之弁紳士民
恣行屠戮然後四出犯蜀其幸脫者或入箐刺或被擄
賣或逃入烏蒙鎮雄十年以來不見天日今幸事寧稍
稍還集流離瑣尾之狀有不忍見者夫哀鴻日久誰無
安宅之思黍離可悲宜與生全之計顧此衛為黔蜀合

縫之區若事不兩利情不交暢則措處失宜紛搆環起
非大公之道長久之術也總惟照祖制以清界限酌近
勢以定規畫俾協于情而當于法則彼此自可相安而
地方庶可寧謐臣不揣愚昧謹列五款于左統冀聖裁
一黔蜀界址查黔之永寧衛設自洪武四年屯田五萬
三千二百九十畝其餘皆為四川永寧宣撫司之地舊
制宣撫司城垣衙署原在城外後因宣撫橫法生事議
遷城內以便彈壓自是宣撫司各夷與蜀人多相雜而
居今黔蜀紛紜互爭甚至假威權以恣虐嗟此孑遺多

有不保生命者近閱邸報吏部已陞有永赤同知蔣之
芳合責成本官到衞臣移會蜀中撫臣委府佐一員查
舊日街巷自辛酉以前爲竴喚集父老將街地逐一踏
勘某爲黔某爲蜀某爲宣撫司各查出原址周圍丈尺
取各認狀是黔還黔是蜀還蜀則公道明而人心自服
矣一蜀鎮駐劄蜀之幅員最廣設立總鎮原無定所惟
地方用兵隨處屯兵劄駐如松潘越巂遵義建武皆有
舊駐衙署今奢賊既殲水西就撫西則普市摩尼赤水
南則瀘衞建武交錯相環永寧一塊土反在腹裏查此

衞係黔省按臣出巡察攷與提學道臣攷試駐劄之所
今此彈丸地武士若林布滿街巷黔之軍衞士民曾不
得聚處而託足焉夫以全蜀之大決不宜駐總鎮于黔
衞查自永寧至瀘衞五十里由瀘衞至建武九十里相
距頗近論形勢則建武扼控諸蠻最爲要害舊有衙署
亟宜移駐仰不然則瀘州衞或城外宣撫司舊基皆可
駐鎮惟將此一衞仍歸黔轄庶疆界明白而流移獲返
此似不待再計者也一川貴參將查永寧衞原設迤西
參將一員統東衞所各軍以資守禦及後改爲川貴參

將兩員交轄除黔用衞所各軍外蜀以鎮遠營兵輪番
撥防奢賊發難時參將久缺新推薦全尚未履任以致
縱橫無忌今川貴參將武聲華反移駐瀘州衞舊制盡
失且黔中衞所各軍分屯歸伍誰爲管束相應仍照舊
制移駐該衞督修屯政嚴行操練兼飭蜀中防兵以修
武事庶幾事有專責勢可兩利也一四川敘馬瀘道駐
劄盡四川之有敘馬瀘兵備副使原用以整飭兵防保
固邊境兼制鎮雄烏蒙烏撒東川四土府責任綦重守
道已駐敘府巡道已駐瀘州獨敘瀘兵備向駐長寧縣

今復移駐敘城相距建武永寧爲期五六日最屬不便
蓋者永寧宣撫司棄爲外夷寔有彈壓以致尾大不掉
今關土內外既入蜀之職方自應就近統理合將敘瀘
道署移入蜀之寧衞宣撫舊基之內其于建武瀘衞相
距不遠既便飭兵兼秉兼可鎮夷消萌似爲妥便夫總
鎮則議移而兵道則議入者蓋文臣法紀清肅隨從稀
少軍民咸有依戴彼此自可相安也一宣撫司內外四
里昔年攻入永寧奢賊父子遁走時臣未經履畝審據
降目并蜀人習悉事者俱云奢賊地有內外四里外四

里地多平原與江安納谿瀘州合江仁懷壤界相接向來俱蜀人佃種照額輸租其內四里與水西接壤多荒山險固惟古藺州稍有腴土俱係各目分管賚賊貢令輪當驛馬蜀人曾未有至者是時餘孽未靖兵革方興臣因其舊習以外四里開屯聽兵以內四里分給降將參據衆議謂有三善藩籬要害人自爲守一也兵部題奉明旨賞格頗優借土酬功不煩兵費二也効忠者即給牛授官俾諸夷各把日後具有榜樣三也各將如羅乾象杖義解圍擒斬奢仲賢等甚至賊當隨斷其幕子

而不顧羅京周殺逆寅于險箐胡汝爵先赴義于成都又畢應台鄭介王心一羅甫宋武張令等聽劉蒼鯤之招伎義擒兇共出死力皆懸望酬賞以彰大信今准四川撫臣張論移會疏藁深籌熟算欲建長官司俾令世守業有確論其經理剏始臣實首事不得不述其概至于近日時異勢殊道鎮將議或有異同又當隨時斟酌務求長便臣已在局外合應專聽四川撫臣與按臣酌量處分不必以臣議爲據也以上各欵統祈敕下兵部酌議覆奉明旨行臣併四川撫按二臣遵奉施行謹題

疏入帝從之

蠲錢糧疏 崇禎四年

畢自嚴

臣竊惟百姓之所苦者在催徵而州縣之所苦者在彈射在有司顧此失彼勢必挖新以補舊在百姓舉四朝三何如蠲舊而完新試查照舊冊未完之數直截蠲免布告海內自天啓六七年舊餉未完俱照恩詔槩從豁勿問使百姓曉然于金石之令而有司亦不致前後瞻顧爲猾胥所愚以困百姓則蚤蠲一日蚤得一日之休息矣詎臣因是而並有請于六七兩年新餉之雜項

也夫臣與同官右侍郎周士樸題定帶徵裁入攷成催督矣疏墨尚鮮臣豈忘此惟是天啓六七兩年省直雜項臣部徒虛執其籍至崇禎二年各地方始認有定額今欲以新定之額懸索未認之項于三四年前無論有司實應且憚而催者自催逋者自逋其何以信功令且雜項最多者惟抽扣一項而抽扣實在舊餉之中今舊餉既蠲則不得不併蠲雜項也否則我欲帶完六七年之二分而彼將割三四年之二分以應那東補西名完實欠況乎完者之寥寥也臣竊憶年來搜括之傾沃土

亦鮮遺力參罰之類循吏幾無完膚凡可爲督逋計者臣部不憚儘力行之矣乃時將季覈初限大半愆期豈有司之愚甘以其官爲射的而狃緩征之小仁忘嚴譴之大恤耶大都民間止有此物力寅支卯糧則卯年之逋勢也郡縣止有此鼓扑趲新償舊則新額之逋亦勢也臣愚謂欲急現額正當示寬舊額欲了近欠正當盡蠲久欠則從此現額之相續捷如流水或可計日而俟也比者秦晉災荒業已數年項復旱魃爲虐即齊豫江北之區俱見告矣若必待其額請而後蠲何如恩自上

臣朱敬校

出者之足爲感動耶謹將天啓六七兩年未完舊餉并天啓六七兩年未完雜項共銀五十二萬一千五百有奇開列于後恭候聖裁其已徵收在官或起解在途者地方必有文案若故爲隱匿者臣部得于訪聞定執白餉從事即省直撫按亦自當據實餉在以聞也伏乞敕下臣部將天啓六七兩年恩詔內應赦舊餉照數豁免并六七兩年新餉內懸坐未認雜項照數停徵庶省直得一意完新而亦用以蘇息災黎矣　疏入得旨道天啓六七兩年各省直未完舊餉并雜項銀兩依議照數蠲免以示朝廷軫恤窮黎至意其有已徵及起解的仍著查明報部敢有乘機隱匿者定行重治

臣李敬校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九

御選明臣奏議卷四十

請勿用小人疏 崇禎五年　　黃道周

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為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寶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寧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賒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通達而

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搢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譎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于事前言每多于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于久頓而謂亂生于無兵餉糜于漏卮而謂功銷于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劌頑而頑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損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　疏入帝不懌摘葛藤株連數語責令其陳

遵旨具陳疏 崇禎五年　　黃道周

臣竊見邇年諸臣所自營心計無一實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

驛實非為陛下邊疆乃為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為陛下科場乃為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于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搢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細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

嗜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材令諸臣之才其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繑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若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彦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者也　疏入帝益不懌斥爲民

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　崇禎五年　華允誠

臣竊惟當事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覈而騁其訟通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寖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鬬智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于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于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爲案牘鉤較之能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觭議論滋擾遂使剿撫等于築舍用舍有若舉棊以興邪啓釁之歲時爲師韓從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與楊鎬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侯薦賢之章目爲奸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

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黜陟大柄秪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謫官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欺莫大于此矣擅莫專于此矣黨莫固于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　疏入帝詰其朋

有旨使責使陳狀允誠列上閔洪學溫體仁徇私朋比等事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而洪學亦旋罷去

痛憤時艱疏 崇禎九年 劉宗周

臣竊惟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于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

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斂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幷窮于督撫朝廷勒

限徵勦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竄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關于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

廷掃除之役正懦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選廷臣賢能者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淸野聽其竊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于觀兵哉 疏入帝怒甚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淸直

劾溫體仁疏 崇禎九年 劉宗周

臣竊惟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

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襲趺文法日繁耿固日甚朝廷日疏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巳以來醸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邊也而責之赦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鎭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仁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㚇㚇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于是而

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姦之要故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録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之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

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

以儆貪之令由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鐵刺成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改轍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

疏入帝大怒斥爲民

劾溫體仁六大罪疏 崇禎九年　傅朝佑

臣竊惟陛下當邊警時特簡體仁入閣體仁乃不以道

事君而務刑名竊陛下意在振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竊
陛下治尚精明彼則託以張威福此謂得罪于天子鳳
陽皇祖鍾靈之地體仁曾無寸雨綢繆兩地失守陵寢
震驚此謂得罪于祖宗燮理職在三公體仁爲相日月
交蝕星辰失行風霾迭見四方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
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而日尋怨恩圖報睚眦此謂得
罪于天地強敵內逼大盜四起高麗旦暮且陷體仁目
賞目瞻中外解體因之此謂得罪于封疆體仁于見屏
于復社諸生募人糾彈株連不已且七年又議裁茂才

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于體仁之手此謂得罪
于聖賢同生天地誰無本心體仁自有肺腸偏欲殘害
忠良抵今文武臣僚幾數百人駢首囹圄天良盡喪此
謂得罪于心性夫人主之辨奸在明而人主之去奸在
斷伏願陛下大施明斷速去體仁毋以天變爲不足畏
毋以人言爲不足恤毋以羣小之逢迎爲必可任毋以
一己之精明爲必可恃大赦天下除苛政庶倒懸可解
太平可致矣　疏入帝怒除名下吏按治踰月體仁亦
罷

諫令錢士升回籍疏 崇禎九年　詹爾選

臣竊惟輔臣錢士升引咎求罷遽奉回籍之諭夫大臣
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
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瑕以非法導主上
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愛心如焚忽奉叱擬之命遂
爾執奏皇上乃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
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者君爲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
名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
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廉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

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向方不靈億萬民
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于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
非是者弗錄人見賣牛買馬紬德齊力徒使強寇混跡
于道迎父兄教必其子弟則或疑緩于數文免覲之說
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
用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啓
之刑書戕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
人懼陷阱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
對衆欷歔輔臣不過倜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譽

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熒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爲責大臣弼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沖寧進禮退義毋藉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濡滯臣愚不勝惓惓　疏入帝震怒而詰再三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削籍去

撫賊未可輕信疏 崇禎十一年　范景文

臣謹疏據職方清吏司案呈本部於七月內巡按塘報稱流賊八大王于襄陽等處與小民兩相交易開局打造軍器又每日督造戰船積至百有餘號等情據此已經移咨總理密察情形撫剿互用須防意外毋墮彀中併咨江楚鳳應皖操各撫嚴檄所屬鎮道府縣緊要處所防備去後相應具題等因到部臣查得流寇蹂躪中原十載于茲矣皇上銳意蕩平以撻伐之柄屬于理臣熊文燦十二萬之兵二百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內民力九邊兵力供其指揮原欲摧陷廓清洗而空之非令一撫了彼遂藉爲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曰剿曰撫權可兼行勢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剿而後撫求撫在彼而權在我不剿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如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法剿之以制其死命耳今楚賊張獻忠據理臣初疏以爲眞切輸誠終無異志果如所言便宜解散徒黨賣劍買刀安意耕耘即使隨營効力亦宜卷甲韜戈靜聽調遣乃人不

散隊械不去身分食于地資貨于商據險而復問水市馬而復造舟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言者此其逆萌叵測何啻狂逞豈獨智者知乎理臣身任撫局或當服會之間別有駕馭決不至以賊遺君父憂然而當局易迷偏聽不察倘養癰一潰破堤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亡載道飢寒之徒易于嚮應決裂譸張蹂躪豈有及乎臣已密作文告嚴飭沿江依其來時以計殲之而猶恐千里長江處處可乘順流橫渡皆不可知且賊狡智多端眞僞難辨人扮估客船作商船白衣搖櫓猝發一旦可不

為預防乎伏乞皇上嚴飭理臣旣任勦何以勦之不力兼任撫何以撫之有終收局于巳殘毋患于未著寧使臣言之太過蠲事尚亦有利焉乞併敕江楚鳳應皖操各撫嚴督道鎮府縣選臚練兵遠探密哨節節布置再行關使設法稽查商民船隻分編字號毋使乘隙潛窺或調水師一旅扼之江楚中間以伐狡謀想廟堂必計之早也伏祈聖裁施行

疏上得旨該部看議具奏

識論當存人材可惜疏 崇禎十一年 范景文

臣等待罪南國碌碌班行不能有所建明以仰裨聖治

日懷惕悚惟于邸報中仰見皇上勵精化理側席求賢夜寐夙興急欲躋世三代之上而流寇饑饉不能即慰一人之心頃者枚卜之舉廣咨博訪至下霽天光曲垂清問特簡五臣俾以爰立求之如此其誠擇之如此其愼也而兵部尚書楊嗣昌忽從衰絰首膺白麻想因綸扉無習軍旅之人以彼久歷嚴疆曉暢邊情必能雪恥除凶立定大計天下無不亮皇上不得已而用之心轉臣自起家筦樞以及秉政封事屢上頻以終制為請情辭惻然聲淚俱下終惕天言逡巡就列其不得已而應之心天下亦多亮之乃詞臣黄道周等執義廷諍不憚再三以致仰干宸嚴卒無迴避或謂輔臣昔日奪情尚可援金革以為言至于今則未有處也亦豈得已而爭之哉一時羣議咸快主聖臣直乎今再見皇上必且欣然嘉納益惜材濟急不妨通一時之權而立法垂世仍當存萬世之經總言用人朝廷並行不悖孰敢弗服乃伏奉嚴綸黄道周降六級調外任矣何楷降二級調別衙門矣林蘭友補任降級矣劉同升趙士春俱各降三級調外任矣天下乃始徬徨疑惑不勝私憂過計蓋以

難得而易失者人材也難振而易靡者士氣也光岳之所鍾孕靈不常鍾祖宗之所培育用有時竭即令以草土棘人置鼎元揆亦因人材之難也如道周等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脫棄之何得其用乃共推碩果遂壅抱憂此臣等所為人材惜者也古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事鮮伏節死義之臣凡以氣為士在上長養之下而用舍之間實關天下趨向諸臣之處分在皇上不過聊示創懲以神磨厲第恐見聞不察遂謂朝廷有意厭棄直節必且習成頑鈍脂韋成風毀方千進亦豈國

家之利耶則臣等所爲壯氣慮者也皇上神明天縱獨觀萬化之原豈其念不及此所以然者欲以安輔臣之心而得其用耳臣等以爲若之則輔臣之心更安何也輔臣淹貫古今儼以豪傑自負亦知夫遊淸議推人望則不能出而有爲卽昨連疏剖心欲明懦辯于天下率臺召對力救道周胸中所存具可想見皇上若容言者則輔臣之心以自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故曰容之所以安之也且獨不觀之往事乎宋唐介極詆文彥博彥博乃請召還唐介故介之名終不高于彥博則今日

輔臣之所以自待與皇上之所以待輔臣從可知矣以臣所聞道周立志欲法古人學問卓有原本而淸風頑懦識洞人天忠義凜然實有堯舜吾君之思何楷林蘭友皆剛腸勁骨百折不迴風鳴梧岡一時稱爲四瑞劉同升趙士春忠孝家傳蔚爲時棟會經帝心親簡不愧科名海內咸服得人之數臣者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識忌諱何有依傍聖明或亦鑒其無他耶雖其持論不無過激稍嫌于戇然漢廷稱戇者莫如汲黯而淮南寢謀卒賴其戇如公孫弘乃發蒙振落耳則用舍之間可

不慎乎以人事君上臣極軌輔臣職在贊襄諒必極力推援以昭急衷行事敢願皇上終爲輔臣地以宥諸臣也臣等叨在九列苟難三緘謹此合詞披瀝上請伏祈
睿明裁察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大臣當絕私奔公尊君體國何乃附會邀名玩視屢旨摭拾台諫明屬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著范景文明白具奏

新甲誤國請正憲典疏 崇禎十五年　馬嘉植

臣謹奏臣敢對曰指當事以封疆爲兒戲蓋斥中樞陳

新甲也新甲罪狀長安道上三尺童子莫不唾罵何用自簡臣猶正告其罪彰明國法以垂戒天下萬世之爲司馬者祖宗三尺法以治天下者也苟功罪不明賞罰不當雖有熊羆之衆百萬之師安所用之新甲亦有血氣心知豈全不知兵懸不畏法尚求賒死蓋有所恃而無恐新甲之心路人知之矣以爲登司馬之堂不消講方略不消講戰守不消顧君父不消恤人言已別有術可立于不敗見前此爲宗社之罪人犯千古之淸議者伊何人哉生前倖免兩觀之誅沒後猶蒙殊等之錫者

伊何人哉天下事不過如斯耳表鉢授受則燈火遞相照也寧負公家不敢負私室此新甲敗壞封疆張本也至撫鎮求成損威辱國成與不成皆罪磬南山之竹書罪無窮姑留其說俟事久論定另結一重大公案臣祇請就封疆失事論之新甲淪陷藩封一罪祖宗金甌地尺寸不可與人今拱手棄去一罪叛帥愛子護送出境一罪以松杏為孤注坐視不救一罪其更有失策者當革左竄伏山中勢同釜魚誰為附和私人倚主撫議養癰滋蔓一罪數年抽練喪于一蹶沙場白骨波底游魂

修淡旌旗飲恨何極誰為交通授意以致撓敗今門庭震驚事變叵測一罪臣平心以論亦何讎于新甲哉恐姑息養奸新甲之前既有新甲新甲之後又有新甲天下事尚可言哉伏乞敕下法司會議罪狀大奮乾綱彰明國憲以存天下萬世之大法封疆幸甚　疏入得旨已擬有旨了該部知道

國勢阽危廟算未定疏　崇禎十五年　馬嘉植

臣謹奏竊謂治天下者急則治標須識目前之利害通盤打算須觀天下之安危蓋內憂外懼闖關至今未有如此日之劇者也左支右詘自皇上御宇以來未有如此日之窘者也似病久之人千瘡萬潰百孔俱發及早延醫尚有補救若仍諱疾忌醫因循姑待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必有一錯皆云未雨綢繆今既雨矣風雨飄搖岌岌不支安為回然悟不知怪羣臣坐觀成敗于下皇上獨處孤危于上此真可憂可懼可痛哭不忍言而又不敢不言者也敵逼門庭而泄泄者且曰己巳丙子戊寅入且不久適耳不知丙子甚于己巳戊寅甚于丙子至今而益難試觀天下大勢何如乎海內騷動望屋而

食揭竿以起所在糜爛民之思亂者十室而九萬一此乘其虛彼乘其敝轉瞬之間措手不及天下事未知終始皇上宜召見廷臣一切兵馬錢糧等衙門逐一條對不厭反覆毋俾游移以臣愚見關門兩急尤當通盤打算加各口不宜防衛突乎津門登萊不宜防游兵以擾海上乎津運不憂資敵糧乎臨德不宜設重鎮乎圖漕有督撫矣至于水陸不防張頤以逞乎羣盜蜂起二東川浙暨江淮南北勢難一旅抽調作何應援乎柳營精銳太僕上駟俱喪關外縱選督撫能隻手博戰徒步攖

隙乎叛將賀人龍等跋扈無道作何戢滅乎闖曹若捲土復來汴梁無窩撩乎潼關上下大河南北與餉道運道作何防扼乎二東咽喉作何掃蕩乎留都豐鎬盈盈一江保無乘風破浪窺覦根本乎倉庾懸磬萬一事患臣測作何供億乎及今不圖後要何及兵法有云致人而不致于人又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徒以有用之歲月坐消于無益之舉動不太謬哉皇上見安攘無效不得不請命于天而臣以為總不若急修人事恐齋醮未撤在內啟軍民之氣在外增窺測之心片紙符

籙豈能禦侮折衝所當早賜停罷如果臣言不謬召見廷臣求講實着是職定一大機括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帝留中

乞停遣部科催餉疏　崇禎十六年　倪元璐

臣謹奏為官省則事能辦則勵謹條簡便責成之法以速輸將事夫臣部急餉惟嚴攷成攷成者明乎其有專責也其責已專矣又別設官以分其責是教之卸也以臣之議催餉科臣既當停遣催餉侍郎亦宜併罷即分催司屬亦可不差蓋臣以為節用變人之道莫大乎省官遣一朝臣地方即多一番供億小民即多一番驚畏而究竟無加于撫按幸不辱命仍是乞靈撫按耳今之巡撫比于古之大國諸侯而巡方繡斧所謂代天巡狩者也撫按不能為誰能為撫按不足賴又誰足賴乎朝遣既停撫按自無所推卸然猶望皇上特申嚴諭兼敕撫按而尤專其事于按臣蓋撫務猶繁按威特重宜併令按臣選委廉幹推官一員專催一省餉務仍以其姓名上聞使推官凜凜常有天威鑒臨其上夫推官者州縣所憚也而自治其土即于地方無所擾怖皇上以錢

糧為第一義攷核按臣而推官能否臣部亦得而問之誠無逋欠即與減俸行取否者論罰有差凡為此者誠以皇上天語必愈于餉臣之筆舌而巡撫必愈于客卿之侍郎按臣必愈于行省給諫推官必愈于閒局分司此臣所謂省官則專者也至于錢糧起解職屬藩司往者州縣多有完徵解司而被部參重罰者此由藩司不為即解或挪移他用或委任非人部無由知惟有參罰州縣以致羣論不服勞吏灰心今請合有司完解到司取有藩司實收印結立申到部臣部于文到之日即于

本官名下註完成優立務吏部紀錄先經降罰者立與開復凡收結不到部罰在州縣收結既到而銀解後時者計道里遠近錙罰藩司持之斷斷如此則賞罰明而人無曠職臣所謂能辦則勵者也帝王之制天下貴乎術簡而法信當民窮愁苦之時術愈貴簡然而行法不信則簡適所以導慢臣所謂速輸將之計者止此伏候

聖裁　疏入得旨覽奏簡要直截深得速運之法已另有諭旨了

劾馬士英疏崇禎十七年　劉宗周

臣竊思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事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

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奕棋以河為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于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掎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為今日第一美政矣　疏入福王優詔答之促其速入

陳時政疏崇禎十七年　劉宗周

臣竊惟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擇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

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
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人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
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
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
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
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
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
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
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

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
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于訛言南下徘徊順逆
之間寔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者
也　疏入福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

陳五事疏　崇禎十七年　劉宗周

臣竊惟今日時勢敬陳五事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
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
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
吾滿座戚畹騶鬨矣讒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伍

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
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
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
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
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爲犯上無
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
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
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
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徇國者若有

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
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
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
尚刑名而殺機先動于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
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
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
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衞臣有不敢問
者則廠衞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
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前者

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藉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巳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　入福

王優詔報聞

御選明臣奏議卷四十